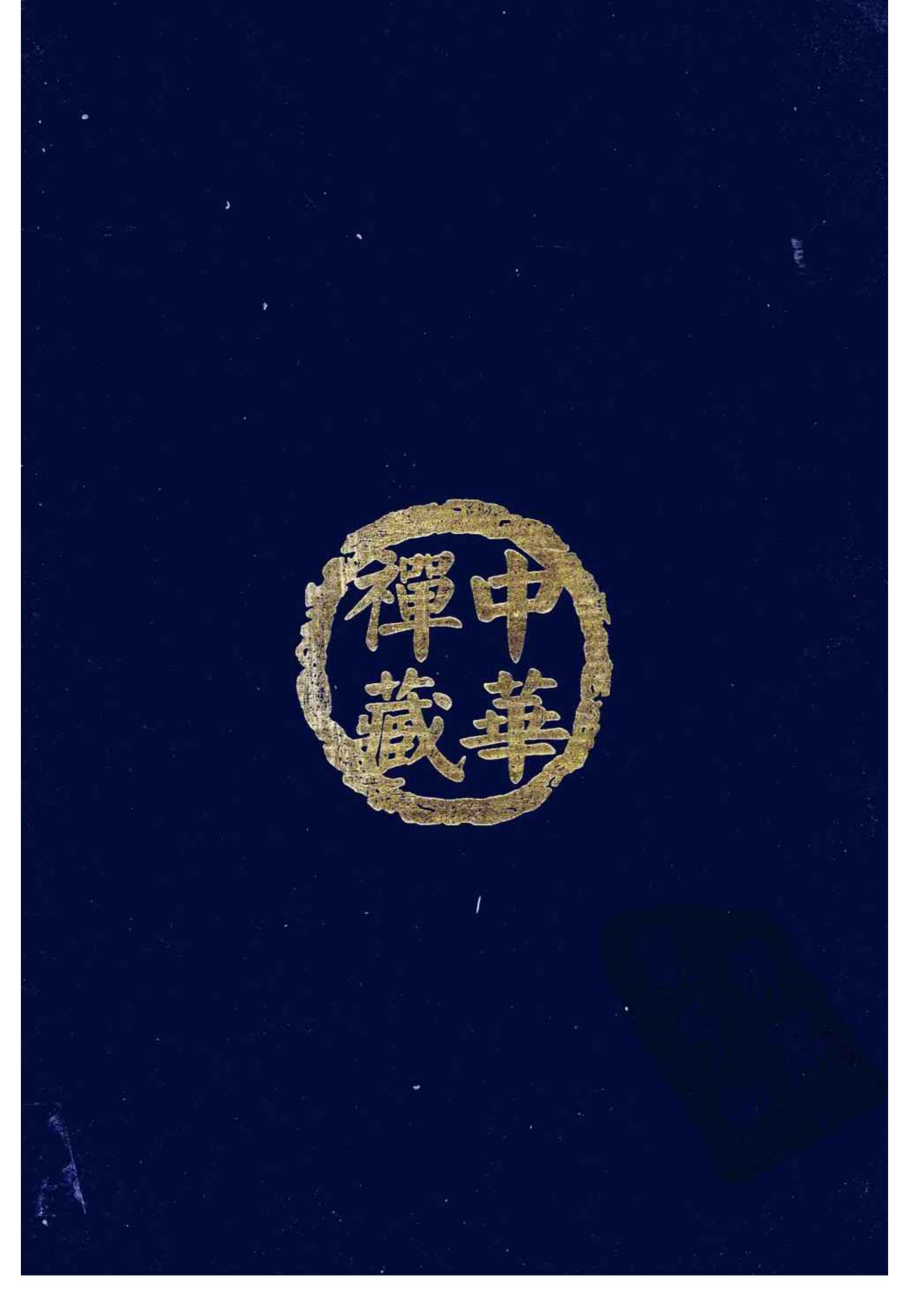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十五

（9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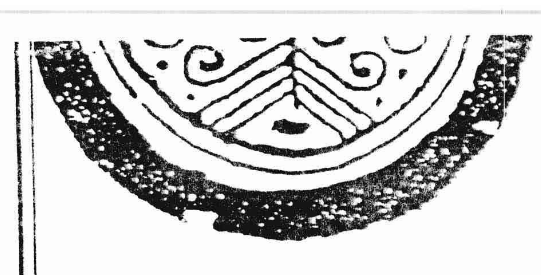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一、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

二、布水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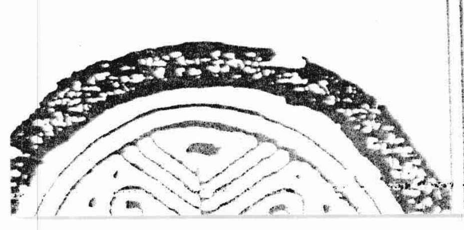
目次



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

唐・寒山 豐干 拾得 詩

明・梵琦 首和 濟岳 載和



寒山唱和序

佛祖慧命相沿，雖貝筴梵函，喝棒顧盼，作用不同，其體一也。唐世韻語盛行，村稚爨婦，能解歌吟。寒拾二老，涵跡於中，移商換徵，積成篇什。大要憫世癡迷，沈沒于利欲生死之海，而不知止息。故閒言以挑，冷語以諷，痛言如罵，正語如經，縱橫反覆，斜側正視，無非爲此大事，毋令斷絕耳。余嘗題其端曰，掃盡塵沙轉見沙，千年若尋白生花，閭丘只認豐干舌，落葉飄零何處家，嗣後擬其作者代有，而步武全韻，銖兩不殊者，則楚石琦公一人，今石樹隱公繼之矣。蓋江河愈下，可謝可悲，事有甚於

古時援手無力，忽復不禁，乃以舊時機杼，重翻花樣。雖文彩頓新，而絲篾相接，綿密無間。余喜而爲詠曰：糞掃堆頭無價珠，癡人覿面漫躊躇，千年長夜黑如漆，忽發神光是此書。世有讀者，無俟豐干、閭丘而後知其人。木叉道人鄭龍采。法名弘辨

合刻楚石石樹二大師和三聖詩集序

寒山、拾得、豐干三大士，不由閭丘之口傳之，孰知爲文殊、普賢、彌陀之化身也。嘗誦其詩，或喜或悲，或笑或罵，究其所以然者，無非使人徵善棄惡而已也。斯後楚石、石樹二公，何其人，輒敢和之。亦嘗誦其詩，亦喜亦悲亦

笑亦罵雖時移事易究其和之所以亦無非徵善棄惡而已也其詞轉意宛悉亦如之嘗錯雜于三大士篇若不可辨然則二公者抑天台水牯牛之化身耶抑三大士願力未諧而再來應身耶不然何其聲氣之同如此夫楚石石樹既不下三大士之風吾輩又豈甘遜閭丘之志哉閭丘錄詩于石壁高巖老樹之上余則錄詩于空江瓢笠之內因編次之遂成古今合璧不敢私祕一肘公與天涯有道共之於是稽首以偈贊云

稽首三聖楚石石樹三聖去遙楚石已逝五百年來聲韻幾墜唯我石翁唱導末世繼寒拾風承豐干智追挽

古音筆花生瑞蕾海天台去來何處文殊古院國清破寺短句長謌不落文字宸生何緣得聞開示廣陵道上負笈隨侍每見揮毫因錄編次合刻流通永傳盛事曰三曰五是一是二請著眼看快追雲駛虞山社弟子許宸翰法名且住

和天台三聖詩敘

虛空可畫乎雖不可畫而天地山川烟雲人物細而醯雞太末大而剎海浮幢太虛空中一物不受而實無一物不包也然求圖畫虛空打破大唐難遇好手有大脫空漢寒山拾得并豐干三人掣風掣顛炊熱國清冷竈

唐言梵語題徧天台山巖石壁有好事者編成書冊目之爲詩而實於三人實際分中不留剩迹也數百年後有法鐙慈受中峰諸老從而擬之已是犀角生紋月邊帶暈矣又有楚石琦老從而步韻不免虛空釘橛我石樹法兄以烟霞道骨丘壑心胸高掛鉢囊放浪黃海雖胸中空洞無物而咀嚼寒山諸人言句忍俊不禁復爲步和一字一句如入萬山深處荒寒幽悄使人毛髮俱慄又若高山望海靜夜聞鐘曠若發蒙猛地痛省較之楚石可謂後來居上壓倒元白而實石兄實際分中亦不留點墨歸於圖畫虛空而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有

人沾著字句、如塗毒鼓、聞者皆喪、莫謂紙墨文字中、遂無殺人刀活人劍也、眞具眼人、急著眼覷住西江雲居

晦山法弟戒顯題於鄧峰禪室

和三聖詩自序

嘗讀三聖詩、聲韻似出尋常、意義都超格外。故愚者讀之易曉、智者讀之益深、三聖之詩至矣。追夫三聖示迹寒巖、或悲或笑或舞或歌、或書石壁、或書樹皮、爲狀不一、爲語甚奇、人皆目之爲風顚漢也已。自豐干饒舌、閭丘傳頌、而後世知其爲三聖詩、然不知其詩曷爲而作也。不知作者之意、而讀之何爲。蓋三聖以憫世之熱腸、

爲惺世之冷語其意以諸經之旨玄微未能旦晚解悟故以觸景卽物之句爲引迷入悟之門使智者得魚忘筌愚者因象覓意智者去浮辭而證實際愚者由粗言而悟直指此三聖憫世惺世之深意也擬作者加法燈慈受中峰諸祖而賡韻者惟國朝楚石梵琦禪師余初讀之不知三聖之爲楚石楚石之爲三聖再讀之恍若三聖之參前楚石之卓立也是時凡遇佳山勝水好風朗月目之所見意之所會輒不禁長吟短詠獨於三聖詩未敢輕和癸未罷參高臥黃海復見三聖詩讀之爽然曰此余向所欲和者也去余三百年之上有楚石去

楚石五百年之上有三聖時移事易風韻若合符節彼在盛唐國初者猶有世道人心之歎今時人心逾薄生玆不辰所見所聞又當超三聖楚石而快言之隨拈三聖韻而爲石樹詩不逾月而和竟乃驏然曰吾願在二十年前而酬於二十年後吾事畢矣但未知於三聖憫世惺世之旨有當乎否也姑錄此藏之名山俟後五百年或復有人焉讀之和之耳石樹道人通隱題于黃海石筍峰前。

天台三聖詩集序

唐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

緋魚袋閭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七十里、號爲寒巖。時來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殘飯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之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僧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偈、理合其意、沈而思之、隱况道情、凡所啟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爲冠、布裘破弊、木

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

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
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
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
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
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
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衆此寺先有
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幷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
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卽今無人住得每有一
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
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迹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

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廚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迹沈無所。乃令僧道

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幷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

菩薩遯迹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弊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淸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廚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淸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爲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　願超生死

天台山國淸禪寺三隱集記

豐干禪師、唐貞觀初、居天台國淸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唱道。乘虎出入、衆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攜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忽

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熠告尊宿等易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卽負之而去。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廚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嫚駡、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卽撫掌大笑。一日問師、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敎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臺作什麼。曰我

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回天台而化。寒因眾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箇師僧、費卻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迹、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廝兒、卻有大人之作。溈山來寺受戒、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溈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于今、還相記麼。溈亦無對。拾拈拄杖曰、

老兄喚這箇作什麼。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卻也。拾掃地、寺主問姓箇什麼、住在何處。拾置箒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眾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

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藍神、僧廚下食每每爲烏所耗、拾杖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遯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閭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能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師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呪水、噀之立愈、閭丘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淸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閭丘到任三日、

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闃無人矣。寒山拾得尙處僧廚。閭丘入師房。止見虎迹。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舂供僧。閒則諷詠。入廚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撫掌大笑。閭丘致拜。二人連聲呵叱。執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相攜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閭丘歸郡。送淨衣香藥到巖。寒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采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僧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于此。因號巖

爲拾得。閭丘俾道翹尋訪遺迹，於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石壁間云。按舊序，二人呵叱，自執手大笑，閭丘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鎖子骨等語，乃知寒山不執閭丘手，閭丘未嘗至寒巖，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今傳燈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

詩歌

若人何鄉何姓氏，隋季唐初亳傑士。屠龍技癢無所施東守西征徒萬里。天厭荒淫殺邐君，大地山河移姓李

滿眼淸賢登廟堂、書生分合山林死。歸來寒山三十年、
不堪回首紅塵市。遊戲千巖萬水間、篤言足躡龜毛履。
不飢不采山中薇、渴來只飲山中水。風飄戛擊惱幽懷、
移家屢入深雲裏。貧衣襤褸足風霜、不礙寒潭瑩無滓。
時訪豐干看拾公、漠外形骸忘爾汝。擾擾人寰螳蟇擅、
哂然一笑寒生齒。擬將大筏渡迷津、咳唾煙雲生筆底。
銀鉤灑灑落巖阿、至今護守煩山鬼。世無相馬九方皐、
但從肥瘦求形似。詩成衆口浪雌黃、往往視之爲下俚。
近來一二具眼人、頗憐名字遺靑史。雲哀霞縷妙語言、
謂與騷章無異旨。寥寥千載無人知、偶逢知者惟如此。

知與不知於我乎何與此其所以得爲寒山子。

富哉三聖詩妙處絕言迹。擬之唯法燈和之獨楚石。十虛可銷殞一字難改易。灌頂甘露漿何人不蒙益。

楚石和尚和三聖詩集晟藏主編次求余題之因用韻以寓擊節之意云。至正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南堂遺老清欲。

書帖

陸放翁與明老改正寒山子詩帖。

有人兮山陘雲衣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玆、
至不可讀。放翁書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朱晦庵與南老索寒山子詩帖

熹啟上清泉老每往、兒輩附問、黃壻得之聞久時得書
也。出師表未暇寫得、催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
成、幸早見寄。有便、只附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
無不達渠黃巖人也。熹啟、上國清南公禪師方丈。

首楞嚴云、我滅度後、勅諸菩薩、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
種種形、度諸輪轉。終不自言我眞菩薩、洩佛密因。唯除
命終、陰有遺付。天台三聖、其斯之謂與。舊集載朱晦翁

與國清住持手帖，勸其重刻寒山詩板，有刊成當見惠之語，得非以其辭理淳正，有合於儒道耶。西齋老人屬和，灼見三聖之心，其言無今昔之異。華藏原明禪師，刻梓以傳，使三聖人撫掌於大寂定中，西齋爲不滅矣。其法利無窮，可得而思議哉。洪武戊寅冬，僧錄司左善世、吳門大佑。

刊三聖諸賢詩辭總集序

宣情達事，世教有取於詩。吾宗聖賢高蹈遠視，邈然矣、亦彷人情近習，琢爲文句，蓋憫物之心不可遏也。抑將激誘於道，奚啻宣情達事，流齗百世珠玉之擬哉。觀夫

豐干寒拾三聖所唱、楚石琦公之和、韻皆痛快激烈、斥妄警迷。山中天靈義首座、服膺有素、願繡梓以傳焉。且篋舊本諸名公序帖、及三隱集記系之。又以佛國白禪師所作文殊指南贊、詞勝理詣。永明壽禪師、布衲雍鏡中圓前後山居唱和之什、暨古德十牛頌、并諸歌偈、切於風礪有裨益於世者、比次成帙。勸率善信陳智寶賈福常、俾諸衆緣、併與刊行、謁言爲弁。因謂醫方萬品、求對治而休、海寶千般、得如意而足。披此集者、藹然逗著一言半句、撲落眼屑、粲發心華、方信聖賢憫物之心、誠有在也。是則助揚激誘、微天靈之勳、吾誰與歸。永樂丙

申夏、結制前一日、僧錄司右闡教、兼住鍾山靈谷、幻居比丘淨戒。

天台三聖詩、流布人間尚矣。古今擬詠非一、而未有次其韻者。余不揆凡陋、輒撰次和之、殆類摸象耳。雖然象之耳、亦豈外於似箕之言哉。歲丙申中秋、四明比丘梵琦頓首。

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

唐豐干三聖原詩　寒山　拾得

明四明楚石梵琦首和

明西吳石樹濟岳載和

○寒山詩　寒山原詩三百七首并二和詩共九百二十一首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鐘鼎家、虛名定無益。寒山

我讀寒山詩、虛空尋鳥跡。誰能橫點頭、獨有松下石。一字不可加、千金豈能易。捧心學西子、取笑非求益。楚石

乘霞入塢深、蒼苔幻成跡。笑看牧牛子、空山樵老石。畢竟牛何歸、石頭不可易。花草總忘言、此中誰損益。石樹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眞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寒

身將枯木同，心與蓮華淨。萬善無異途，千邪皆稟正。不離文字相，不卽眞如性。浩浩天地間，咸遵法王令。楚

秋空潔如洗，我念歸眞淨。山高絕世緣，樹影忘偏正。林氣養素懷，天香適野性。記將今日期，鴻雁來時令。石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寒

寒山不可見，石上訪遺蹤。木屐藏何處，華臺隔幾重。溪流深夜月，樹老舊時松。可歎閭丘子，栖栖失所從。楚

林中常獨步、幽徑絕人蹤。直上身孤險、迴看山萬重。瘦藤牽古樹、破衲照青松。長憶寒巖子、追之安所從、石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寒

人命呼吸間、榮華定難保。不如天台去、山水清且好。江月長近簷、松風可娛老。胡爲逐名利、來往紅塵道。楚

亂離何足畏、慧命須勤保。泉石固幽深、隨緣納亦好。偶爾住民房、且學棲賢老。塵市即山居、觸處無非道。石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

莫比心如月、秋霜亦非潔。諸來參學人、試聽虛空說。楚

小鐺煮日月、泉水何高潔。毛髮生光明、草木豈無說。石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恆凝雪、幽林每吐煙。草
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沈迷客、窺窺不見天。寒

昨向山中住、不知今幾年。巖高長隱日、樹密但藏煙。策
杖遊峰頂、飛禽過我前。澄潭深萬丈、徹底是青天。楚

高巖託老骨、不必問何年。世事付朝露、人情任暮煙。神
畱搖落後、意在發生前。流水杳然去、桃花笑碧天。石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
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

東鄰嬌小女、芳意未闌珊。眉似初三月、琴能再四彈。頻

來花下坐自向鏡中看不料傷春死瓊樓夜夜寒 楚
十五西鄰女金璫玉珮珊嬌姿依水見素指把花彈老
大誰爲惜虛無只自看枯形向壁坐萬古流蒼寒 石
俊傑馬上郞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
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寒
誰家遊冶郞白馬繫垂楊卻引如花妓同登載酒航春
風弄水碧落日映山黃忽掩泉臺路珍羞不得嘗 楚
征夫如敗葉驕子等枯楊吾豈逐戎馬自然浮野航梅
花方丈白橘柚洞庭黃反笑風塵者曾將此味嘗 石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暈年昨來攀葛上半路困風煙徑

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寒

住久都忘世、春深始覺年。山花紅似火、野草碧如煙。月落澄潭裏、雲生疊嶂前。時時敲鐵磬、驚動老龍眠。楚

河圖未下點此際是何年。至靜立山水、無端起瘴煙。紛紜成太古、寂寞置當前。不覺春風至、吳蠶三月眠。石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寒

心如大圓鏡、萬象同輝耀。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于中有得失、向上無玄妙。打破此鏡來、吾人云甚要。楚

心與境絕滓、身與山爭耀。身心無異論、水月互相照。於

此悟尋常何、必譚玄妙。玄妙則不無、眞機非至要。石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
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婆娑樹、幾年爲一春。寒
白石照淸淪、幽棲遠俗塵。山高雲作頂、地僻虎爲鄰。縱
有長生理、終無不死人。蟠桃花果熟、知是幾番春。楚
所思若沈淪、聖解亦成塵。得到孤峰頂、方超萬壑鄰。法
忘不立我、我盡自無人。滿眼天花落、融融大地春。石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
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身在一枝。寒
形將影自隨、行與止誰爲。始富張車子、終窮蔡克兒。才

高鸚鵡賦地絕鳳凰池可信陽春力難回朽木枝。楚

舉棹波自隨靜坐但無爲快織追雲使憑凌歌水兒莫

遲花兩岸須聽月分池此意向誰說江頭鳥坐枝。石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

瓜夢裏受神橋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寒

青春開上苑白日照神州出就都人飲行陪國士遊。馬

驕晴更躍花豔暮還收老去空惆悵河聲西北流。楚

茅蓬地十尺廣大過皇州蒙眼入孤定橫身縱四遊。圓

書一枕載世界半竿收若問此中意黃河水逆流。石

一爲書劍客三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不勳。學

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寒

磊落夔龍士、聽明堯舜君。黃扉論大道、紫塞樹奇勳。食

肉封侯骨、經天緯地文。北邙山下路、到此漫云云。楚

少有屠龍劒、時艱未遇君。自從立志節、無復論功勳。士

壁霜分色、蓬窗雪照文。徘徊獨長嘯、情理爲誰云。石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幡箔。死

將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生廉死亦樂。寒

天下白玉棺、八成黃金槨。送終無貴賤、未可笑纖箔。不

死丁令威、千年化爲鶴。莊生喻髑髏、何用南面樂。楚

勘破未生前、那用天爲槨。生不重千金、死奚貴一箔。不

打嘉州象、便跨華亭鶴、無喜亦無瞋、何苦亦何樂。石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
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寒
只道山無路、那知處處通。澗泉聲滴瀝、雲月影朣朧。上
下千尋峻、東西四面同。谷神呼輒應、非在有無中。楚
峰遠若無色、歌來徑別通。白泉黃葉溜、疎樹薄烟朧。入
壑探奇異、登巔觀大同。寒山招我去、謌嘯月明中。石
天生百尺樹、剪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抛之在幽谷。年
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拄馬屋。寒
何處好園林、此中多樹木。擎天要一柱、匠者入空谷。歲

久霜霰繁根深枝葉禿棄之不肯收無以成我屋。楚

世如破漏船身似無根木船破須高岸人老宜深谷水流岸已非葉落山頭禿積雪送溪涯寒林露茅屋。石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史更無名。寒

寒食向西城其誰不慘情白楊千萬葉靑草兩三塋再聽流泉語如聞慟哭聲焉知有死日爭利復爭名。楚

垂首望孤城荒煙生慘情玄雲迷故國黃葉覆新塋不見人顏色時聞野哭聲嗟哉負心者徒竊一生名。石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

以金籠貯、肩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鵠、飄颺入雲飛。寒

金籠鎖鸚鵡、鸚鵡苦思歸。既失煙霞伴、徒傷錦繡幃。臨

風吐音響、對月理毛衣。若得君恩放、還尋隴樹飛。楚

乾坤一籠耳、八鳥將何歸。安得恃金粟、而終依錦幃。扶

搖仍御氣、歌舞謾褰衣。我志不羈落、蓬蓬空外飛。石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

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寒

翩翩馬上郎、借問誰家子。賤妾有高樓、須君駐行李。雞

鳴北斗斜、鴉噪東方起。君意終別離、妾身在泥滓。楚

垂楊繫畫舫、水影照西子。色豔比天桃、命澀如苦李。長

歌、絲竹交短舞、山雲起。爭望謂神仙、須臾成穢滓。石

父母經營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口過⿰口過。拍

手催花舞、揞頭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客屢經過。寒

田舍苦無多、荒來亦任他。草深蟲唧唧、林密鳥⿰口過⿰口過。野

老攜壺至、山童拍手歌。幽棲自可樂、百歲等閒過。楚

華士硯田多、山僧甘讓他。眞文毋甚解、閒話不勞⿰口過。露

滴花含笑、風來鳥帶歌。日長無事做、但看白雲過。石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

果獮猴摘、池魚白鷺銜。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寒

有美千般草、無令一樣芟。深林常積雪、別洞近寒巖。碧

樹雲相補、青山日半銜。不知何所說、幽鳥語喃喃。楚

野草當鋤去、邪書遣筆芟。清風涼夏木、紫氣蒸寒巖。松

晝雲初合、花明鳥獨銜。丹經無句讀、諷誦口喃喃。石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

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惟有黃泉客、冥冥去不回。寒

春秋更代謝、暑往卽寒來。一雨野花落、多風林木摧。方

看朝霧擁嶺、見暮雲開。少小顏如玉、而今喚得回。楚

節序何爲者、盛衰迭往來。月光不云去、花影暗相摧。小

定香初刻、微吟鐘乍開。此時清興在、茗味舌端回。石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樹舞青煙。蜂

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寒
今日是何年、東風碧草鮮。山晴還起霧、水暖復生煙。鳥
語如相問、花枝豈自憐。野人無個事、高枕石頭眠。楚
深山不記年、花草逐時鮮。瘦竹常穿月、高松不綴煙。白
雲容我嬾、破衲豈入憐。嘯傲孤峰頂、青燈影獨眠。石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魁偉。生爲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
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寒
堂堂七尺軀、所學尤奇偉。每著古衣冠、不怕閒神鬼。達
少窮困多、有材如命何。將琴換美酒、痛飲且高歌。楚
苟無諂曲心、才氣自高偉。醜顏命爲人、搖脣慣說鬼。彌

天此輩多、正法將如何。伎倆有時盡、奚用桃符歌。石
粤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巖
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天爲被蓋。快活
枕石頭、天地任變改。寒
人生一世間、俯仰惟覆載。去者日已多、曾無故人在。思
之氣鬱律、感彼雲靉靆。高岸竟爲谷、新松俄偃蓋。百年
能幾時、虛空終不改。楚
但了目前事、無論千百載。勞勞聖人心、敬之儼然在。日
月自光華、雲霞自靉靆。恢恢大地中、那許微塵蓋。俗眼
縱遷流、至道何曾改。石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幽
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卻百年愁。寒、
山林有何好、每愛此中遊。江月白如晝、海風涼似秋。柴
門向悄悄、樹葉風颼颼。寄語貂蟬客、可來消汝愁。楚
道人有深意、山水恣夕遊。霜靜草色苦、月高松陰秋。鳥
歸花亦睡、風定葉還颼。此意有誰解、江天釋我愁。石
妾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
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牀。寒
趙女發清唱、聽之聲激揚。臨風奏此曲、曲短意何長。去
壻出不歸、幾冠朝未央。焉知秋夜永、明月照空牀。楚

娥娥燕趙女、夫壻客荊揚。獨處思激楚、短歌不能長。引聲有時盡含意殊未央。風月吹向夕、羅羅照人牀。石

快撈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謂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致者。寒

自從開闢來、此地無車馬。而有聖道場、深山連曠野。人生百年間、日照四天下。誰是金石姿、常存不亡者。楚

萬派須歸宗、快會越天馬。如人拘小竇忽然見大野。亦猶三藏文、一時悟言下。言下事如何、不是之乎者。石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繼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住口手、端坐鬢紛紛。寒

堆錢向百屋、我固不如君。一道清虛理、知君亦不聞。下
方陰有雪、絕頂晝無雲。未息塵勞苦、誰儂為解紛。楚
世無知我者、而常懷此君。此君久默然、而我亦無聞。丈
室懸紅日、臥牀生綠雲。山光交四壁、心境絕塵紛。石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疏。林幽偏聚鳥、溪闊本藏魚。山
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鉏。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寒
可愛白雲居、長年與世疏。花殘無戲蝶、水靜足遊魚。野
樹行堪倚、園葵懶不鉏。茅簷風雨過、飄濕案頭書。楚
四照蘆花居、隔簾天影疏。分飡飼野鶴、科樹蔭家魚。堤
窄祇容履、坡閒好學鋤。此身山水鏡、几席不留書。石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溪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寒

地遠心逾寂、情忘理自窮。水聲常浩浩、嵐氣正濛濛。永夜猿啼月、無時虎嘯風。纖塵遺未盡、不可住山中。楚

丘壑探無盡、臥謠意莫窮。短笻分翠靄、孤笠入空濛。松靜暗如雨、竹深涼欲風。此時聞亦寂、人在葉聲中。石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個個總無裩。寒

何由傾我意、不得與君論。一悟天眞佛、長拋火宅門。風霜令鬢改、利欲使心昏。頗憶阮生傳、危哉蝨處裩。楚

心已同灰冷、更將何事論。世塵緣有路、吾道卻無門。泉
響能淸感山光可滌昏。笑思囫地日、無務又無裩　石
白雲高嵯峨、綠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
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寒
青嶂鬱嵯峨、潺湲流水波。林間無雀噪、谷口聽鶯歌。回
首暮雲合、向人秋意多。秦皇與漢武、千古恨如何。楚
筆峰太峨峨、潭水淸無波。上下隔千里、漁樵互答歌。歌
從何處接、聽者不能多。祗有無耳人、聞之將奈何。石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
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寒

閒行芳樹下，卻坐小谿濱。白日又長夜，黃泉多故人。悠悠前後事，擾擾死生身。借問東溟水，乾來幾度春。楚

崒崒高峰頂，冷冷淺水濱。飄飄雲似鳥，磊磊石如人。白白梅花骨，青青蒲葉身。悠悠世外曲，句句和陽春。石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寒

遙見川上花，朱朱兼白白。開落不暫停，寒暑相催迫。宿草生故墳，垂楊映新宅。新宅能幾時，百年如過客。楚

不忍賦東園，桃紅兼李白。方茲朝露榮，倏為秋霜迫。轉眼飛觴地，痛心改墓宅。人生聚沫間，誰是千年客。石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眞。昨朝始趁卻、今日又纏身。月
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寒、
遣愁愁不去、認愁愁不眞。誰知遣愁者、正是自愁身。身
貌年年改、愁端日日新。無愁亦無喜、方見本來人。楚
學道莫乾苦、疑情須發眞。掃開千件事、拌此一生身。秋
去黃花盡、春來綠葉新。靜中觀物理、何者可愁人。石
兩竈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蠹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
載爽人情、始載破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卻遭刺。寒
道傍多大樹、樹下羣兒戲。上有一蟬鳴、不知身是寄。螳
螂來捕之、求免黃雀累。黃雀破蟬射、哀哉作詩刺。楚

融風吹白沙、萬物各遊戲、老蚌出潛波、肉張沙上寄、彼饞鷸鳥來、持啄身兼累。漁父坐而收、乃爲季子刺。石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采花。偎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鬬論爭物色、此地勝余家。寒、

五月南塘路、芙蓉正作花。朱門蔭楊柳、綠水鳴蝦蟆。冷浸金盆果、濃烹石鼎芽。此中可避暑、修竹繞吾家。楚

南陌採桑女、紅裳出眾花。朔風看戴勝、兆雨聽蝦蟆。茗點楊花蕊、蔬烹蕨草芽。尋常生計好、稱是野人家。石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寒、

富謂無貧日。貧思有富年。由來人作鬼。枉用紙爲錢。白
骨深泥下。青苔古墓前。虛空猶可料。生死莫知邊。楚
人富愁貧日。吾貧如富年。萬峰隨分住。不用一文錢。澗
水茅檐下。巖花竹檻前。寒來可曝背。暑氣坐涯邊。石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祗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
懷鈎距意。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弔客有蒼蠅。寒
人心常不足。此事古相承。富欲身千歲。官貪日九升。黃
泉葬白骨。粉字寫紅綾。酒肉陳高座。徒悲一聚蠅。楚
愚夫做家業。念念子孫承。取利必高等。收租加大升。廪
盈愁絕食。箱滿歎無綾。勞碌爲牛馬。屍牀弔臭蠅。石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喧宇宙、
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謂無能繼後塵。
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寒
六個兒郎同作伴、千般藝術更無倫。是非强要分淸濁、
聲色徒然立我人。只道朱顏長滿鏡、那知碧海會飛塵。
可憐掩泣華堂後、縱有笙歌不可陳。楚
裁詩補衲舊和新、體致從來重五倫。翻憶聖皇形似獸、
詎知貪吏面如人。恩辜愛日龍文錫、名浼秋風馬矢塵。
遮莫生前忙悔過、森羅殿上恐難陳。石
白鶴銜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求

逹毛摧落、離羣心慘惻。卻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寒
十年不相見、彼此無消息。待雁雁不來、釣魚魚不食。天
長關塞遠、佇立空悽惻。縱有一封書、何由寄親識。楚
崑崙有大鵬、一舉萬里息。剛風壯其威、小人肥其食。佛
示無緣慈、午齋先憫惻。羽毛成世界、彼此不相識。石
慣居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訪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
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寒
天台國清寺、古木亂泉中。此地橫千嶂、何人識二公。雲
形旦暮改、石色古今同。須信這箇意、推尋無有窮。楚
誦詩幽澗上、遺響白雲中。瀟灑寒山子、規模楚石公。言

詮非有異、神解將無同。信手揮毫處、層巒水不窮。石

生前太愚癡、不爲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寒

迷是悟中迷、悟是迷中悟。迷悟非兩途、皆由一心做。心源常湛寂、從本無住故。無住亦不立、生死海乃渡。楚

知迷即不迷、求悟便難悟。但看日用時、祇貴無心做。無心做甚麼、清淨本然故。迷悟雲盡開、片花流野渡。石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搒采蓮舟。膝坐緣熊席、身披靑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寒

朱門年少妾、白髮老來愁。竟作商人婦、長隨賈客舟。花

殘。始春釀霜隕末冬裘。歎息風波裏。何時返舊丘。楚

長干有蕩婦。妖麗不知愁。爭試都中馬。頻乘江上舟。璫

鳴珠翠璣。袖倚鷫霜裘。旦暮風流盡。煙埋骨一丘。石

氏眼。鄒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共老。一種好面首。昨

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著破裙。喫他殘䴺䴹。寒

飛雉感故兒。掇蜂念前母。焉知棠棣人。正恨飛蓬首。坎

坷一生中。崢嶸千載後。眞金去砂礫。嘉饌輕䴺䴹。楚

昔日淮陰侯。一飡寄漂母。卒與三傑參。次列元功首。醉

飽雲夢前。笑譚鐘室後。不如平等人。窮老喫糖䴹。石

獨臥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靉。心裏絕喧囂。夢

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抛除鬧我者、歷歷樹間飄。寒
路出危峰上、春深雪未消。獨行形問影、枯坐寂忘囂。玉
立千尋刹、金飛百尺橋。須臾雲欲起、化作雨飄飄。楚
高巖積空翠、極古未曾消。石迸泉云靜、雲閑樹不囂。神
遊國清寺、夢坐石梁橋。得句笑無筆、臨崖刻木飄。石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闕復一虧。圓
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爲。驊騮將捕鼠、不及跛猫兒。寒
虛心待萬物、無適而不宜。待物苟有心、紛然成與虧。千
峰若菡萏、孰是雕鏤爲。將欲究根本、問取石女兒。楚
於心何所好、制用但隨宜。責己應長損、與人勿暫虧。卽

名超有漏、不啻證無爲。如是心持遠、眞成作者兒。石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靑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寒

榮枯有定分、修短未嘗均。匕首生衽席、旄頭沒戰塵。淸宮不畏暑、陋巷豈知春。一去無回日、驪山殉葬人。楚

工夫如病瘧、寒曝未能均。暫爾破凡見、依然臥法塵。野村花落晩、荒塚草爲春。此景君須悟、這回可示人。石

驪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憐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個是蓬萊島。寒

東西南北人、南北東西道。有往必有來、無生定無老。婚

姻本相結生死各不保劫盡火洞然誰論林與島。楚

蕭蕭華表門、薜蘿遮墓道。靈臺何所歸、枯骨不知老。狐

魅雜相居、子孫安可保。其如項後光、而照於林島。石

竟日長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日何冥冥。骨

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經。寒

風輪轉烏兎、不得須臾停。昨暮沈厚地、今晨出高冥。雪

霜有肅殺、蘭艾俱飄零。人命若朝露、勸君尋佛經。楚

須彌繞日月、飛光肯暫停。此方夜如晝、彼土日云冥。彼

土花將發、此方葉已零。世人何不曉、不讀雜華經。石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黃泉。漸

滅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寒
故人猶記面、相別未逾年。有恨成千古、無書達九泉。殯
宮新草木、華屋舊山川。不見高堂會、空悲畫像懸。楚
莫問今何日、花開又一年。山深如隔世、世險即重泉。過
客草頭露、浮生萍在川。誰知峰頂月、無影直高懸。石
相喚采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
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寒
朝遊荷葉間、暮宿荷花裏。日落煙霧生、風來波浪起。妾
歌采蓮曲、君唱結襪子。同蒂復同心、馨香殊未已。楚
我昔弄輕舟、泊在蘆花裏。靜看江紋生、坐到山月起。垂

綸追玄眞凭橈笑船子。今讀寒山詩，浩浩情何已。石

垂柳暗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在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寒

昔往桃作花，今歸雨成霰。扁舟隔江海，數夢還鄉縣。逝水去不回，故人難再見。欲留五色絲，以繫孤飛燕。楚

人身小天地，寒涕如飛霰。皮裏載溪山，胸中藏郡縣。智人方寸施，肝膽萬里見。苟不本所從，茫茫梁上燕。石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寒

前鬼擔屍來，後鬼欲奪喫。邀人證其虛，竟賴實語力。雖

遭後鬼啾復因前鬼飾思量我是誰從此輪迴息。楚

獸相食且惡八類忍殘喫殺子不充飢賣身無氣力恩

情既斷絕天理難遮飾怨報影隨形輪迴卒未息。石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

羇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寒

少年學弓劒所向振威稜碧海擒龍易靑山射虎能長

尋花作伴儘用酒爲朋一旦佳城閉其誰見滚燈。楚

僞儒談道學狂氣似鋒稜言大行偏寡名華實未能蜢

蝗傷稻客蛺蝶盜花朋秋盡愁無緒書窗拍晚燈。石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個在朝

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爲大海。寒
富貴何日來、留將少年待。少年忽復去、惟有白髮在。髮
白歸九泉、須臾陵谷改。方當未足心、欲吸無窮海。楚
古道空郵亭、光陰安可待。故人去不還、知己無多在。秋
柳寒風摧、紅顏霜鬢改。徘徊瞬息間、日又沈蒼海。石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佸。烹
羊煮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寒、
七十白頭人、娶妻年二八。婚姻既失時、意氣何由佸。豐
婦不執刀、哀翁多被殺。夕陽在西山、好與兒女決。楚
南方無垢女、年歲登二八。龍藏獻明珠、寶生位已佸。豈

如花柳洷、暗把英雄殺。旦暮入泉臺、妖魂受斷決。石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袴瓦作裩、到頭凍餓殺。寒

慎勿登權門、權門有覆轍。李斯遭族夷、蘇秦就車裂。多結他人怨、獨求自己活。小人不容誅、君子先去殺。楚

我看覆車人、方甦復蹈轍。艮弓卒就夷、威骨終爲裂。歷歷千劫中、勞勞幾時活。如何不自珍、輾轉受誅殺。石

我見百十狗、個個毛鬇鬡。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艮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寒

貪夫計斗粟、怒髮上鬇鬡。志士心四海、惟憂道不行。鵙

梟嚇腐鼠、返恐鵷雛爭。欲識曠蕩懷、悠然如水平。楚

青靑梅柳巷、螳蜋勢鬈鬈。俄驚車轍聲、礫礫從傍行。不

量些微力、鼓翅欲拒爭。前轍死無悔、後轍歎不平。石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腥膻、鸞鳳飢徬徨。駿

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寒、

萬古一相望、山川何渺茫。撫心兮躑躅、搔首兮徬徨。明

月混泥滓、伯勞棲畫堂。賢人不見用、自古涕淋浪。楚

四望荒煙布、塵昏接混茫。人情安寢食、吾道歎徊徨。魑

魅登高殿、鳳凰棲草堂。空山每念及、涕淚一浪浪。石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其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髻

高花匌市、人見皆睥睨。別求摻摻憐、將歸見夫壻。寒

荒郊枯髑髏、舊日如花麗。對鏡寫蛾眉、教人梳鳳髻。嬌歌及豔舞、側立兼傍睨。一去不復還、冥冥泣其壻。楚

美婦街頭走、丰姿頗佳麗。火櫂妒長裙、雲山挽新髻。三市蹁躚行、萬夫婉轉睨。一朝珠翠沈、誰肯爲伊壻。石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鞆。何須久相弄、兒家夫壻知。寒

白日城東際、紅妝水北陲。尋春何處女、障面不勝吹。惹草縈羅帶、穿花避玉鞆。風前立不語、此意有誰知。楚

何事東家女、尋春走四陲。繁花當路笑、弱柳任烟吹。蕩

子青絲履、王孫白玉鞍。無言聊一盼、意不恥人知。石

羣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纈、閹奴紫錦裳。為觀失道者、鬢白心惶惶。寒

女伴踏春陽、名園百草香。雙飛憐翡翠、並立妒鴛鴦。柳細風吹面、花深露滴裳。暮歸如有失、閑夢亦驚惶。楚

山寺襯河陽、佳人燒願香。身光飛孔翠、步影動鴛鴦。草鬭合歡帶、花吹學舞裳。不知春夢短、老淚各愴惶。石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自當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渠下觜處。寒

鬼是人所為、人正鬼亦懼。鬼若異於人、陰陽孰來去。明

知心自驚、卻喚佛相助。瞋喜在面門、何曾離當處。楚
有客論無鬼、見鬼必惶懼。幼小讀中庸、切身不可去。孰
令幽怪形、而借神明助。正直視吾心、若曹無立處。石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
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鬒髮時、行住須努力。寒
寒暑去復來、未知何時息。嘗聞古老說、天地有終極。螻
蟻保一身、蠛蠓恃兩翼。人心苟不妄、本具大神力。楚
伊空立世界、旋轉無暫息。濁惡沈幽冥、清眞歸太極。誰
無三藏樞、皆具六經翼。文字縱筌蹄、此中寓道力。石
乘茲朽木船、采彼紝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

齎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緣苦起。寒
向上無爺孃、向下無妻子。自語還自歌、獨行又獨止。人
人我知識、處處吾鄉里。借問何以然、佛種從緣起。楚
將軍噴虎威、性命輕蘭子。遇敵若爲休、交鋒不可止。枕
戈守一隅、帶甲奔千里。貶眼死刀頭、來生再殺起。石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
槁非堅衞、風霜成天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寒
先聖既有作、後賢可無述。如磨古銅鏡、塵去光自出。一
念成佛人、飄風未爲疾。現前不了悟、浮雲掩白日。楚
山水道之華、子予成著述。非天古本窮、借我筆端出。寧

使煙霞痼，且消文字疾。林泉浣古心，蒼靄浴紅日。石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芝朮，搜斥詎成仙。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爲，桂樹相留連。寒

苦樂隨時改，形骸與化遷。未能拋富貴，何處覓神仙。地發金鐘響，潭開玉鏡圓。世人空悵望，惟見嶺雲連。楚

流水行雲處，因之見不遷。有心皆作佛，無事即爲仙。悟世微塵窄，窺天一鏡圓。頹然形影外，惟與道相連。石

有人坐山陘，雲衮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狐疑，年老已無成。衆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寒

直道兮爲陘，芳心兮結纓。求賢兮不得，躡影兮孤征。路

遠兮難致、神勞兮何成。太虛兮寥廓、金石兮堅貞。楚子游兮野陘、蘭芷兮爲纓。眾鳥兮烟起、孤鶴兮雲征。佳人兮不至、好夢兮難成。于心兮玉潔、于志兮石貞。石

猪喫死人肉、人喫死猪腸。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猪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寒

寧食自己肉、莫攬他人腸。止殺可延壽、改過勝燒香。人欲殺猪時、猪走無處藏。死後墮地獄、身先投鑊湯。楚

陽世作屠戶、陰司拔肺腸。莫言猪肉好、須信菜根香。故殺壽終促、清齋福久藏。滿腔蓮漏水、難入沸鑪湯。石

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屎。遭得誰鑽鑿、因茲立九竅。朝

朝爲衣食、歲歲愁租調。千個爭一錢、聚頭亡命叫。寒、
不見木傀儡、何嘗遺屎尿。高低逐線索、動靜因關竅。渠
本無愛憎、他來任嘲調。分明幕裏人、代作啾啾叫。楚
謬說佛法者、分明運屎尿。不知宗教源、山海同其竅。毛
髮有差訛、黑風吹鬼調。不爲野干鳴、便作蝦蟇叫。石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喪禍。所
爲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擔死屍、六道不欣我。寒、
渴時飲水漿、飢來吞飯顆。但貪生處樂、不究死時禍。先
要斷惡緣、次宜營善果。了然見法王、從此除人我。楚
生猶摭橡實、死亦艱蓬顆。不以善鍾祥、而爲惡釀禍。種

麻豈得稻、樹栗終成果。此說甚分明、爾毋辜負我。石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趾躧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痛苦哭蒼天。寒

學道猶貪富、為僧好買田。利名忙似箭、生死急如絃。作福居人後、隨邪在眾先。鑽頭入古井、仰面望青天。楚

學地貴英實、如秋秀稻田。悟禪若跳枕、調性似和絃。臨事宜思後、當仁不讓先。始終無所失、言行利人天。石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慚神佛少、心懷嫉妒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應難避奈何。寒

須知真極樂、不離此娑婆。水樹談玄久、山禽念佛多。參

隨假菩薩，蹉過活彌陀，欲步金蓮去，其如未徹何。楚

可笑少年婦，同羣癡賣婆，閒行念佛少，聚首說人多，買紙遊天竺，燒香過普陀，原非眞實意，災障卻如何。石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險詖難可測，實語卻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教莫此居。寒

衆生色所愚，嗔作墜車驢，三業不淸淨，還同碾磨豬，從來神識暗，反謂佛言虛，地獄方將入，天堂未肯居。楚

昔人負業債，償報一頭驢，菩薩度生切，現身曾作豬，頭皮等蒙昧，道眼本空虛，何故髑髏人，穹廬爲隱居。石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

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寒

必以身心淨、當於口齒廉、空門魚肉臭、暗室鬼神嫌、稟

戒情無礙、餐蔬味自甜、爲僧最可惡、飲酒夜厭厭、楚

有士用謙謙、名清字愛廉、讀書多聖解、作事少人嫌、聞

道生無苦、安心死亦甜、悠游天外想、何對又何厭、石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溪霧冷、嶽色草門連、竹

葉覆松室、開池引澗泉、已甘休萬事、采蕨度殘年、寒

曾到幽居否、心知不在言、千峰雲影接、萬壑樹聲連、鉢

有松花粉、崖多瀑布泉、無人同道味、幸自樂吾年、楚

諸子著高論、依余忘世言、芟雲松節古、洗石竹根連、爾

志在寒月吾心如冷泉因時發一曲追和上皇年石
益者益其精可名爲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爲有易能
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寒
本來無一物必竟何損益人壽有短長虛空無移易身
遭因果縛名落生死籍八萬大劫終神仙詎逃厄楚
庸人不自損我以損爲益庸人恐易之我以易不易有
益而損之那得生死籍不易而易之何處是苦厄石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洎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筮
遭連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靑寒
有人尋佛教凝坐誦禪經不肯求諸己徒勞識一丁茫

然紙上語、默若霧中星。指出西來意、春山疊疊靑。楚

至文不加點、莫自詡窮經。道不滯三乘、力安用五丁。畫前焉有易、悟後亦非星。落落見眞意、巖巖眉欲靑。石

碧澗泉水淸、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寒

眼將山共靑、心與月俱白。魚戲水自閑、鳥鳴林轉寂。楚

前山山氣靑、後海海雲白。鳥語本非喧、猿啼眞是寂。石

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只者是。寒

虛心絕嗜欲、實語無文綺。不學諸凡夫、誇張金與紫。眞空作牀座、妙有爲衣被。過去佛盡然、當來亦如是。楚

傳來千佛衣條律如文綺雜采交光明爛于恩賜紫三賢藉此遮七聖以茲被學道之禪人必當尊敬是石

白拂梅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奉宜當暑高提復袪塵時時方丈內將用指迷人寒

至境離名相將何作見聞閒拋手中拂坐對嶺頭雲朗月非標指清風自掃塵點頭猶有石掩耳更無人楚

至道若爲說於茲示見聞手邊霏玉雪言下雨珠雲微指徵羣妄高揮絕點塵當年一喝下千載鼓聾人石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眞

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寒
當知歷劫金剛體、即是浮泡夢幻身。豬肉案頭明底事、
龍華會上待何人。於中措意乖玄旨、直下忘言達本眞。
未悟終難安穩坐、三登九到且勞神。楚
微塵堆裏三乘法、泡影波中諸佛身。夢破峰前所有境、
道明眼下已無人。空來畢竟還歸實、幻了何勞更說眞。
目送遠山疎樹外、天高雲散獨馳神。石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
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
七十年、冰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

彈丸方知無意智。寒

方袍圓頂人。多失出家利。佛棄金輪王、何曾戀榮貴。子孫不唧嚠、個個無英氣。天子詔且辭、庶人呼即至。唯貪衣與食、溫飽百事置。小輩作交朋、狂徒爲法嗣。闍羅使者來、然後分愚智。楚

采采山中薇、豈同人世利。世人無路來、誰與論尊貴。花木適性靈、陰晴看山氣。雲不呼自來、月不邀自至。機不在迅截、用不在鈍置。此意豈人知、我言爲我嗣。聊爾託巖阿、絕聖而棄智。石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害己。散

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裏。寒

吾觀聚斂僧，不及盜家子。盜損己利他，僧損他利己。善

惡粲然分，吉凶從此起。蒼蠅案上立，心在糞堆裏。楚

寄語參學人，毋認賊為子。子未盡偷心，毋當終累己。法

財長復銷，妄想滅還起。更不發深省，績麻荊棘裏。若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

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謨。寒

寧為市義客，勿作守錢奴。錢散義即聚，財多身乃殂。黃

金難免死，白璧易招辜。無備行險道，其誰為爾謨。楚

武士嫺韜略，何如為佛奴。功成閣上畫，戰敗刀頭殂。荷

不希榮寵何由羅罪辜。應懷竺乾史萬古勒爲謨。石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瞋心。寒

遊戲虛空藏莊嚴智慧林一毫無欲念萬事不欺心。楚

以瞋爲佛事雷動筍成林雨歇雲開後清光何處心。石

汝輩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刹窟再三勸你早修行

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汩汩。

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寒

人我如山高突兀中有四蛇同一窟不持寸刃能斬之

頓使形神超恍惚人我轉作內外空更無世間塵土汩。

世間出世得自在逆順縱橫是何物。楚

活卓青獅睡兀兀，乾坤浩蕩藏鋒窟。風梳石髮勢猙獰，氣噴雲根像恍惚。霞爪香侵花草深，奮身影與烟霞汨。有時吼破太虛空，百怪懾然如喪物。石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中王。寒

無始墮蒼茫，何由發智光。人間憂日短，地下恨時長。外道癡尤甚，天魔毒自傷。直須收六國，處處奉君王。楚

寤寐陰陽復，相須一道光。情癡嫌刻短，苦極恨年長。不察天時度，翻將人理傷。冥盲坐暗室，何日悟心王。石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

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寒
萬水朝東溟眾星拱北極悠悠天地間畢竟承誰力虎
豹能食人魚鰕為人食何嘗噉空虛總不離形色楚
有日空之宗無乃數之極毫末成花種普天歸帝力禽
魚自飛躍男女安衣食奇哉造化工一氣吞五色石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
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寒
無時因有無有處緣無有日月成晦朔陰陽配夫婦非
麤不辯細見好方知醜地上瀉水銀一任東西走楚
無之不可無有者如何有昨見馬上郎娶歸園中婦初

年貌如花、老去顏多醜、緊縛不是繩、步步隨他走。石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
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壘壘松柏下。寒
天地一鴻鑪、萬物付陶冶、同在橐籥中、孰爲呼吸者、得
鹿反失鹿、失馬卻得馬、如看畫壁人、特地分高下。楚
別有煅鍊才、總歸一大冶、推出無位人、打徹癡禪者、辯
虎兼辯龍、呼牛復呼馬、此間是何境、擬議非高下。石
嗔嗔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己、此
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寒
買肉又買魚、養妻兼養子、脂膏在他身、罪過歸自己、可

惜七尺漢，竟成一團滓。死後入地獄，生前昧天理。楚

常觀萬物生，亦復有妻子。而忍破其羣，以圖肥自己。既調五味和，旋棄八珍滓。業報在陰山，輪迴有定理。石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個得泥丸。棄金卻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沙一處，成團也大難。寒

財物聚必散，智人乃行檀。如將泥彈子，換彼黃金丸。寸草不肯捨，凡夫甘自謾。使居輪王位，一切施更難。楚

事多不可解，養棘而伐檀。恠看壺睡馬，術向劍藏丸。雖見邪風長，何愁正法謾。妖狐臨古鏡，醜狀避應難。石

蒸沙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甎，那堪將作鏡。佛

說元平等，總有眞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閒爭競。寒

作善如登梯，造惡如入井。持戒如守城，坐禪如磨鏡。千般出心地，一等明佛性。聖者常自修，凡夫好爭競。楚

迢迢平直路，故故投深井。失眼換魚珠，怖頭逃鵲鏡。瞠眙昧幻形，隔殼猜眞性。一擊碎虛空，問君何處競。石

推尋世間事，仔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即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面總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覺皮。寒

參禪捷徑法，要自忘所知。先不昧因果，次令識幾宜。無念念莫守，有念念成非。伊今正是我，我今不是伊。從頭

盡剗卻何用存毛皮。楚
世出世間法、咸當歸正知。遣魔律所尙旌善史稱宜權
在分輕重、機忘截是。非本來無相狀何得邈名伊。讒言
同啄木徒鼓一張皮。右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閒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
人言孰采、勸君休歎息。題安餬餅上、乞狗也不喫。寒
今時學道人、未困先疲極。無量劫修行、皆由勇猛力。中
心自勉強、前進勿休息。初種蟠桃枝、果熟乃可喫。楚
懶殘不拭涕、精勤何至極。若作懶字看、便非知道力。丞
明非不墮、五欲先知息。一老可同參、如飢得飯喫。右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卽成冰、冰消返成水。已
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寒
心法自然眞、世間無可比。仁同摩尼珠、又似淸淨水。若
但著語言、何由出生死。百非俱剗絶、諸佛咸稱美。楚
虛空不可量、大海若爲比。毋以管窺天、莫將蠡測水。魚
通文字活、龍鬪劒環死。世眼雖重明、無能得盡美。石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
翩騎白馬、喝兎放蒼鷹。不覺今流落、皤皤誰見矜。寒
當年可作樂、莫待老侵陵。少壯人所羨、英雄誰不稱。臨
餐獰似虎、使氣捷如鷹。一夜髮盡白、粗豪空自矜。楚

獨影弔荒野。青天鬼哭陵。首陽名尚在。東海德無稱。邱
穴走蒼猯。松楸啄怪鷹。生前不黽沒。死後孰哀矜。石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
我不鑒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灩。極目波上鳧。寒
幾般聲與色。專只誑愚夫。自不省己過。人皆來面諛。龍
泉雜鈍鐵。魚目混明珠。苦海方流蕩。身同汎汎鳧。楚
綠竹名君子。青松稱大夫。節高竿尚直。皮老面無諛。清
露潤琅碧。名言吐玉珠。可思不可見。遠水照晨鳧。石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
厚褒貴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寒

惡者從他惡善者從他善善惡都莫分從他自舒卷舒
來大地闊卷來滄溟淺伎倆有盡時無窮不聞見楚
旣不思爲惡亦無心作善死生同夢觀罪福如雲卷若
使我山高便知學海淺古今一貫之於此明眞見石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
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頤訝惜餘光寒
貧富各有死富者徒輝煌錦繡蓋棺上笙簫盈路傍貧
家雖冷落土穴同埋藏一入黃泉去何由見日光楚
富翁居華屋雕棟花修煌貧者住茅屋參差在道傍可
憐兵火慘大小沒囊藏棲泊覓無所哀哀泣露光石

世有聰明士。攻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采超衆羣。不識個中意。逐境亂紛紛。寒

有客高當世。潛心學綴文。廟堂思輔主。巖谷比徵君。議論才無盡。吟哦句不羣。惜哉輕佛法。口業太紛紛。楚

靜入昆蟲性。微思成至文。蜂飡知報國。蟻食敢忘君。出處常分序。飛行不亂羣。人爲萬物首。奚忍各紛紛。石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蓑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爲。寒

地僻無人到。苔深一徑微。松間縛茅屋。竹上掛蒲衣。靜看青山朶。閒拈白拂枝。焚香作茗事。此外更何爲。楚

山響發淸慧、泉聲語細微。松風吹茗火、竹陰透禪衣。拭硯雲開石、臨書鳥下枝、物情爲我轉、轉處見無爲。石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覲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甕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三兩首。寒

不說無事禪、不飲無名酒。靑山在吾左、流水在吾右。芳草生滿庭、白雲飛入牖。從來只麼閒、倏忽成皓首。楚

石根流乳泉、味不讓天酒。靑山遮屋頭、白雲來座右。奇書開古倉、高唱響空牖。杯茗獨斟之、瓶花相並首。石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爲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時成齟齬。寒

農夫勞四肢、久坐卽酸楚。公子美粱肉、啖藿爲失所。野
人樂深禪、蔬果吾愛汝。使各捐故習、未免相齟齬。楚
今非戰國時、朝秦而暮楚。英雄一委身、沒世在其所。德
祐自興亡、義熙相爾汝。此爲守道人、吾法無齟齬。石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
入煙霞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寒
野鴉身弊惡、亦復有雄雌。粲粲鴛鴦鳥、行藏無不隨。梳
翎紫潭上、宛頸碧溪湄。何羨雲鵬翼、搏風朝夕池。楚
溪上游鸂鶒、閒關雄與雌。飛鳴何自在、來去每相隨。莎
草鋪青岸、萍花沾綠湄。芳春情正戀、忘卻華清池。石

或有銜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侗侗。繩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懵懂。寒

羊祜五歲時，探環桑樹孔。前生明皎潔，後世直儱侗。儒者或有疑，聞之心亦動。釋尊說因果，實爲開懵懂。楚

安得佛圖澄，夜光生腹孔。委身縱入夷，出語多能侗。每使殺機伺，屢消惡意動。一張積累勳，事物何懵懂。石

少小帶經鉏，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妻疎。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惜一斗水，活取轍中魚。寒

陶生自荷鉏，晚與五兒居。跡向東林近，心將上國疎。有田多種秫，無事好觀書。本絕功名念，臨淵不羨魚。楚

逃名志學鉏、野性託幽居。牆角孤梅老、門前五柳疏。心中無俗累、身外有藏書。每向靑溪坐、垂綸不釣魚。石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塗鳥雀身、五嶽龍魚已。世濁作羺[illegible]、時淸爲騄駬。前回是富兒、今度成貧士。寒

車輪生四角、行客心未止。堯舜尙爲名、巢由不忘己。龍中多蝘蜓、馬外無騄駬。亂世奸邪人、太平雄俊士。楚

寰寰一大輪、善惡何時止。凡濁未忘身、聖賢能舍己。世資豢犬羊、道駕疾驪駬。勿使蓬心人、反嗤夜羅士。石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關天命、今年更試看。盲兒射雀目、偶中亦非難。寒

世亂防邊將、時危納粟官。征夫多作鬼、戰馬得辭瘢。寵
贈真何用、名旌只好看。不因兵革苦、那識利名難。楚
讀書嘗下第、援例輒爲官。心有蓬茆塞、身無刀箭瘢。煤
山劒上恨、金匱畫中看。可歎謀臣輩、仍然善死難。石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
取驢飽足、卻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寒
世間貴與賤、相去不能寸。貴者隨心成、賤者作事困。外
物安可必、前生預排頓。不如兩置之、肚裏無憂悶。楚
余觀苦與樂、總屬人方寸。澹泊享清安、貪婪致飢困。爭
名道德衰、好戰甲兵頓。不若至無爲、淳淳而悶悶。石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狡猾。弄璋字烏䖸、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荑、常遭青女殺。寒

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我此閻浮洲、地頑人性猾。只欺瘦竛竮、偏愛肥婠妠。積惡無所逃、終是惡合殺。楚

老矣秦樓女、長年稱二八。商人買作妻、情性太輕猾。猶逞美姿姿、以當肥妠妠。精神暗裏消、不在執刀殺。石

赫赫誰壚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齩便是走。寒

爲人不愛錢、生計何由厚。若學貪汙輩、黃金堆到斗。身雖著衣服、行不如猪狗。一似瞎獼猴、隨他驢隊走。楚

營營富貴人，貪性不忠厚。心計高于山，金珠量于斗。杞綱僮僕干，不畀看家狗。大樹一朝崩，猴猻各自走。石

吁嗟獨濫處，羅刹共賢人。謂是荒流類，焉知道不親。狐假獅子勢，詐妄卻稱眞。鉛礦入鑪冶，方知金不精。寒

近日爲僧者，皆非貪道人。枇杷樹子葉，認作馬家親。開口說相似，到頭心不眞。借衣誑檀越，正是野狐精。楚

世亂見忠孝，時艱念道人。犬恩尙戀主，鳥善不忘親。慨論事何險，悲歌恨亦眞。獨慚獵隱者，衣食敢求精。石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罇。蘆萷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寒

富至雖云樂、貧家亦有歡。門開當大野、客至倒深罇。就把青荷葉、鋪爲碧玉盤。浮生如過鳥、急景似跳丸。楚

山居別有致、雲物自呈歡。軟草長爲座、鮮花時在罇。香泉煮石鼎、野果鬬磁盤。無事登巖首、雙眸送兩丸。石

個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暫回面。寒

鮮衣美少年、飽食閒庭院。父母使讀書、朝廷待開選。裝囊千餘金、述作滿一卷。準擬買試官、攙先求字面。楚

歙州程秀才、借席若溪院。氣志本陵霄、文章曾入選。如何奇寶光、僅作副圖卷。再舉圖天飛、朝廷已改面。石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疏。長存廟石下、時笑路邊隅。累日空思飯、終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幷帶五升麩。寒

孝廉逢世薄、交友爲財疏。寂寂同孤影、煢煢守一隅。仰看雲裏雁、誰贈雪中襦。縱得眞金屑、緣貧化作麩。楚

貧士無長策、交遊親亦疏。相逢遮半面、獨哭動三隅。煮字難爲粥、披衣罷作襦。胸中成錦繡、棄置等靑麩。石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天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鉤。寒

簇簇車馬地、重重歌舞樓。兒皆尚公主、女盡嫁王侯。一旦長伸脚、頻呼不轉頭。寧知前去路、只有業交鉤。楚

處處看花地、時時在畫樓。詩騷通爾汝、杯斝動公侯。無幾春生頰、俄然雪滿頭。釣竿閻老手、難免上他鉤。石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聞羣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寒

晨昏但見雲霞起、杖屨惟隨麋鹿遊。野色山光同闃寂、車輪馬足省喧啾。從他鏡裏添霜草、暢我林間坐石頭。無限英雄生又死、奈何日月去如流。楚

一生祇會爽山景、每到千峰恣獨遊。青嶂白猿銜月走、疎林翠鳥帶風啾。辨音莫向人謀耳、得句先須自點頭。

不覺理窮、聲色斷、落花無語送長流。石

富貴疎親聚、只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啟。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寒

何以禦凶荒、黃金不如米。有米復有金、四海皆兄弟。世亂風土薄、人貧盜心啟。姦訣九天上、正直深溝底。楚

有弟也有兄、有錢也有米。無錢無米時、無兄亦無弟。汝貧到人家、報道門未啟。汝富坐在家、人來捧腳底。石

我見一癡漢、仍娶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戶是新差、貧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寒

苦哉摩訶羅、破戒私置婦。官納田地租、家充弓弩手。死

生無人替，財物爲他有。業鏡在面前，尾把插背後。楚

鄰庵有一僧，還俗娶少婦。賣卻福田衣，鋤犁長在手。姻緣誠偶然，廬舍原非有。牛尾縛乾柴，火來業在後。石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爲累愚。寒

谷響雖似有，電光忽然無。人生何異此，不得久踟躕。既旦還復暮，如斐必對夫。千齡同一盡，未用相賢愚。楚

石火無爲有，水鹽有得無。萬物亦如此，名相強踟躕。緩急見儕輩，窮通明丈夫。誰云同一鍪，不復辨賢愚。石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個。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只

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巴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寒
重義輕王侯萬中無一個他人願安樂自已甘轗軻雖
若晉楚富不如夷齊餓呦呦鹿鳴篇我唱君可和楚
榮榮食祿者死節無多個月在雲迷天車行石接軻晚
花蝶夢寒秋柳蟬聲餓高操趄頹風後來寧寡和石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
翁娶老婆二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寒
兒侵父母財在上須寬耐父母借兒錢不還傷所愛聖
賢教尊卑義利分向背餓狗爭骨頭人爲畜生態楚
靜者性柔和鬧者性不耐鬧即貨利趨靜將山水愛兩

兩各自爲、一一無所背。靜鬧一處居、便多可笑態。石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爲學士。未
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是書誤己。寒
從小爲近臣、未嘗讀經史。本非卿相才、翻傲文學士。折
獄不以書、耕田正無耜。斯民得財貨、財貨終害己。楚
博達古今書、才如顛長史。兒孫各俊英、祖父皆卿士。甲
第列千門、良田開萬耜。財多誨盜淫、殃累歸諸己。石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處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
儻六個賊、劫掠法財珠。斬卻魔軍輩、安泰湛如酥。寒
古今無二道、魔佛亦同居。住相遭魔罥、觀空被佛驅。水

中偏得火衣內不留珠酪。本全抛卻、誰來問熟酥。楚

汪汪大宇宙、勿謂苟然居。身正天神護、心邪鬼使驅。亡

猿殘萬木、瘥鶴獻雙珠。德味誠哉重、馨香加美酥。石

畫棟非吾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

渡不造筏、漂淪為采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寒

樂甚無為國、蕭然不住家。都忘山色好、轉覺世情賒。六

月炎天雪、三冬枯木花。早來塵累盡、何處發根芽。楚

天地為廬舍、鴻濛成一家。歲時隨分過、山水興偏賒。披

衲增雲結、加飡煮雪花。恬然無別事、靜默護蘭芽。石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

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寒

吾年六十餘自少離鄉里謝事片時閑推心何處起焚香讀經律染翰修僧史且莫徇浮名人生行樂耳楚

停機復貯思彈指已千里直使迅雷崩那容浮瘴起平酬入野謳公斷如良史聲色未分時圓通無眼耳石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眞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寒

我有一面鏡照之無不見中虛忘彼此外物齊近遠老幼各隨形姸媸皆滿願夜深掛高堂更是何人見楚

五色惑人眼所見卽非見彼執幻色故知近未知遠若

能離見見處處大悲願。一室懸明珠、大地無不見。石

鳥弄情不堪其時臥草庵。櫻桃向杳杳楊柳正毿毿。旭

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楚

白日誰扃戶、青山自繞庵。鑪香雲淡淡、鬢影雪毿毿。鶴

舞千尋樹龍吟萬丈潭。蕭然坐深夜見月出東南。楚

不負梅花約而來住破庵。蓬窗蒼靄入紙被雪花毿。厓

倒寒冰樹雲深冷石潭。此時燒榾柮、吾道在江南。石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爲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

有綺羅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寒

歲歲送春歸、春歸定可許。芙蓉滿池沼、杜若生洲渚。裒

鬢忽驚秋。飛光如插羽。欲求身後名。個是閑言語。楚

春日正遲遲。游車驕自許。桃花迎遠村。楊柳拂清渚。魴鯉躍金鱗。鴛鴦交錦羽。詩人縱曠觀。安得竟無語。石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牸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寒

人心剎那間。生滅不可紀。歷劫受輪迴。無明為種子。貪財殊未歇。長惡何由已。若欲識其源。如身影相似。楚

陰司善惡籍。名字不勝紀。張三為虎兒。李四作羊子。生死既未休。輪迴那得已。一人破情見。萬類誰相似。石

之子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

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寒

成佛非外求勸君當內審。從初放逸生積久昏迷甚。木

葉衣可穿茅端酒莫飲。道眼若未明報作檀家葚。楚

寢食尋常事亦宜內自審。夢來覺匪遲覺後夢猶甚。至

性通飢飡眞心見渴飲。君看萬樹桑爲結長生葚。石

昨夜夢還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力。呼

之回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寒

如人卧一牀夢想交相織。正欲渡河去忽因乘舟力。覺

來念篙師兩個元不識。石女問木郎虛空作何色。楚

夢中偶看月五朵霞光織。織女下階來不借雲之力。問

我是何名我答云不識松風忽吹來紅日映窗色。石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爲子孫愁下
視禾根土上看桑樹頭秤槌落東海到底始知休。寒
總爲無錢悶錢多始是憂積來常恐盜散去又添愁護
己蛇蟠窟嫌入鼈縮頭求言他世苦已覺此生休。楚
無田固是苦有産亦常憂富者艱嗣恨貧者多子愁東
家少杓柄西舍没鋤頭何日俱齊備忙忙死未休。石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
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著茫然一場愁。寒
教君放下著不肯暫回頭只道身長在那知死可憂自

今須猛省從此莫貪求好個天眞佛逍遙有甚愁楚
勤抱栴檀樹從他强出頭問心能不愧臨事可忘憂明
日來誰在浮雲去不求笑看高座者心戰暗生愁石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畫相似常
騎白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個是誰家子寒
有一好郎君常居闤闠裏論花花弗如比雪雪難似白
月當天耀淸風帀地起惟聞古者言不識誰家子楚
何宅俊兒郎問來名苑裏面圓水月如手秀蓮花似聞
善身先拜見賢心奮起出言偏有序眞是成家子石
個是誰家子爲人大被憎癡心常憒憒肉眼醉瞢瞢見

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臠、除此百無能。寒

不失沙門樣、何妨俗子憎。狠心徒狠狠、狗眼任瞢瞢。一

鉢檀家飯、孤雲野鶴僧。只談心地法、堪繼嶺南能。楚

小兒無骨氣、閒戲也人憎。作事不聰敏、發言多憒瞢。昨

看爲濫丐、今見作頑僧。經典何曾識、偏于酒肉能。石

人以身爲本、本以心爲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

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卻令菩薩病。寒

挽弓挽其絃、執斧執其柄。斷欲斷其心、拌死拌其命。佛

是大醫王、法爲圓滿鏡。一照爍羣昏、一丸消萬病。楚

身從無相生、心豈可爲柄。想納故承胎、蘊深而受命。全

聲歸普門雜色交圓鏡。眾生繫其中、諸佛憂成病。石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

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喫他杯臠者、何太冷心腹。寒

錢氏有勢時、路人加骨肉。一朝逢破敗、百鬼瞰其屋。弟

死兄不葬、夫亡婦不哭。皆由積惡深、餘禍延遺腹。楚

勢家貴快心、那痛他身肉。東郭佔田莊、西村拆樓屋。彼

情不可伸、此怨只聞哭。白日化冰山、鼯鼠齊滿腹。石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

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寒、

我詩非俗語、俗子徒嘲誚。既不說利名、又不干權要。得

何有誰知臨風恆自笑可喜復可愕無玄亦無妙楚
道人自作詩讀者任嘲誚幾輩謂平常數家矜典要豈
期世俗知但向山靈笑適性偶吟之有何妙不妙石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爲舞穿酒盡緣歌醉常
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遂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寒
凡曰剃髮人後先非一輩貪財逐日貪酒肉從頭醉偏
造僧中惡無疑地下儽如來有方便教汝勤懺悔楚
俯察天地間庸夫無數輩囊錢似虎爭角酒如泥醉生
犯王臣訶死遭獄主儽慈悲仍放還惘惘不知悔石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沒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

斜有瓮瓶振撥無簪笏。風至攪其中、灰塵亂埻埻。寒

天地會有終、人生要當沒。無因駐少年、未免成枯骨。卜地置墳塋、全身葬袍笏。焉知數世後、耕者翻泥埻。楚

吾常弔古墳、老樹荒雲沒。枯葉蓋黃土、青苔生白骨。誰爲九院燈、誰是一門笏。回首歎茫然、風塵互埻埻。石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多伏處。見我舊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寒

富家造生墳、樓觀何曄曄。疊石作高牆、通川與渠接。多栽花數本。贋種松七鬣。葬不逾三年、廢蕩令人懾。楚

何如尊宿家、不慕光塵曄。那有虎威𣆶、曾無鬼趣接。觀

心成水國、舉指生火鬣遊戲在人間、境緣安所懾。右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
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閒、為此心悽愴。寒
死者何所歸、誰能問其狀。子孫亦流落、閭里難再訪。個
個嫌宅基、人人罪埋葬。良由德不修、使我心惻愴。楚
自不為生謀、終當見死狀。泉臺何處歸、故舊無人訪。一
哭向靈牀、三杯澆野葬。茫茫萬古魂、弔影獨酸愴。右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
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寒
先師有遺訓、守之不可失。勿云滅度久、常存平居日。山

鳥啼空空、野鼠叫喞喞。言是行乃非、苦輪何由畢。楚山
叮嚀學道人、無事勿相失。花間襯綠雲、松頭落紅日。春
深鳥語頻、秋老蟲聲喞。曉了此中玄、可云參學畢。石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猿
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寒
無事晝寂寂、不眠夜悠悠。雜花春爛爛、喬木夏颼颼。霜
曉鶴踽踽、雪晴猿啾啾。此心坦蕩蕩、何必懷惆惆。楚
心中常落落、世外任悠悠。春山花棣棣、秋樹葉颼颼。雲
門雁肅肅、石壁蟲啾啾。此際獨灑灑、切莫空惆惆。石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趁向北、西見趁向東。長

漂如汎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空。寒

獼猴一舍住，窈窕六窗通。不限內與外，無妨西復東。貪

來心似火，老去鬢如蓬。善惡俱無礙，皆由本性空。楚

松際結船屋，六窗齊豁通。烟雲或上下，日月自西東。急

影送流水，飛光如轉蓬。靜觀萬象外，雲洗一輪空。石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

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抛卻卜商語。寒

安危本自致，禍福非他與。小輩數相親，忠言多見拒。三

尊不自歸，六極先爲所。勸作有義事，勿談無義語。楚

善惡惟人召，異同非物與。衆形見合離，一念分迎拒。亂

況已彌天忍心不作所乃遺鄒魯言而教鮮卑語。石
俗薄眞成薄人心個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
故兩相笑俱行諂詖中裝車競嵽嵲翻載各瀧涷寒
來往無量劫受身安得同昨朝爲稚子今旦作衰翁不
出因果內常淪生死中未能超彼岸爭奈腳瀧涷楚
日月人皆共謀生未必同嶮崎官路馬潦倒野村翁不
道常情裏安知異類中一言天地動晴雹灑塵涷石
是我有錢日恆爲汝貸將汝今旣飽煖見我不分張須
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寒
白衣施僧物今日返持將官吏加箠楚誅求蝟毛張買

田固不廉、流血非所望。先帝特獨役、聖恩何可量。楚
此身誠乃寄、長物況堪將。相彼守錢虜、胡為高氣張。有
無情不接、親友怨相望。時事滄桑變、生前未可量。石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怒似家狗。家
狗趕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師子吼。寒
人間一念惡、便屬閻羅部。兩手無寸刃、何以制鐵狗。火
逼寒風吹、顛狂四邊走。號呼痛切時、個是誰音吼。楚
虛空大文章、函蓋乾坤部。點墨化雙龍、看雲變蒼狗。鉢
底山河藏、胸中日月走。猛風吹古嵐、草木知哮吼。石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買田。空

覆不得走、杭頭須莫眠。此言期共見、掛在日東邊。寒

有個安樂法、傳從諸聖賢、但能依佛訓、何用置民田。飢至托鉢食、困來伸脚眠。絲毫念不起、受用福無邊。楚

杖履經過處、論交山最賢。一飡隨分寄、孤衲不須田。石秀徜徉坐、雲深自在眠。夢回明月上、花影到牀邊。石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恆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寒

城郭多是非、林泉無畏懾。遊魚不識網、仁獸那知獵。日出平地雲、風吹滿山葉。長憐巖徑幽、杖履歇復涉。楚

世情殊可哀、山意不爲懾。林木作衣裳、詩文當狩獵。心

閒如白雲、身輕似紅葉。猿鳥引吾前、恣懷登且涉。石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
笑外凋零、不憐內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眞實在。寒
山中好畬田、種一收十倍。地主既不常、耕夫亦頻改。泥
沙得潤澤、粟菽生光彩。秋刈春復然、靑山鎮常在。楚
石樹生何代、靑靑深幾倍。堅貞雪不凋、古勁霜難改。玉
幹老一枝、瓊花新五彩。光澤照無窮、蔭覆天下在。石
寒山有躶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
不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寒
欲待黃河淸、難教白髮黑。勞生如掣電、努力在修德。煮

菜塞飢瘡、織麻縫破衲。心王寂不動、降盡持刀賊。楚

遺吾靑銅鏡、圓圓兼白黑。黑光鑑鬼心、白色照人德。文

水織空囊、菱花藏破衲。開來識者稀、能殺無明賊。石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采藥空求仙、根苗亂挑掘。數

年無效驗、癡意瞋佛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寒

死後書銘旌、棺中具印紱。多將異寶埋、未免偷兒掘。數

者何冥冥、思之轉鬱鬱。勸君營葬時、莫貯珍奇物。楚

斗笠薄戴冠、草衣勝繡紱。忘機事釣綸、節用借耕掘。傲

骨既崚嶒、雄心何怫鬱。內直而外方、筆下不容物。石

昔時可可貧、今日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偬。行

泥屢腳屈、坐社頻腹痛。失卻斑猫兒、老鼠圍飯瓮。寒
貧士養其親、所憂飢與凍。富人多酒肉、賓客常倥傯。富
人安足誇、貧士誠可痛。所喜老瓦盆、勝他金酒瓮。楚
酒肉朱門臭、風霜寒士凍。金戈一鬪爭、紈袴彌倥傯。財
散下場空、年衰孤影痛。當時賓客儔、誰復遺殘瓮。石
可貴天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
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寒
青山與白雲、可作高人侶。風月兩無心、時時到窗戶。幾
多塵外客、未識幽深處。自古優曇花、無緣不能遇。楚
性情既寡合、雲水遂成侶。松柏爲衣食、石巖作牖戶。意

超非想時、句到無言處。次第四時花、未開心已遇。石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眞佛。寒

無明煩惱窟、中有最靈物。含攝太虛空、光明如皎日。不隨生死輪、何凝泡幻質。往往錯安名、非心亦非佛。楚

無生那有窟、可死者何物。夢破斷浮塵、雲消見杲日。晴霞照古交、華露潤淸質。萬有交光明、故曰心卽佛。石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趣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寒

學道要分明、勸君休莽鹵。譬如適萬里、復得還鄉路。一

旦造其居全抛跋涉苦。升堂見本尊個是家中主。楚

海水煮成鹽鹽成又作鹵。云何去者心忘卻來時路。蝶

夢忙爲歡鳥聲頻話苦。我人稟最靈安可不知主。石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寒

深山一個僧高臥白雲層。解把鑪中雪分爲海底燈。楚

峰頂立孤僧下深雲萬層。夜分紅日湧樹挂千輪燈。石

閑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寒

平生愛山水山水有清輝。不獨還林鳥吾心亦倦飛。楚

秋山如錦畫雲物生餘輝。倚杖看紅葉無聲其鳥飛。石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欄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

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軟火、飢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廣置田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會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寒

本有黃金宅、光明了不隔。春來花自紅、雨過前山碧。幸自開六戶、何須安四壁。空房我不居、曠劫誰能惜。任此一朽舍、年深白蟻喫。成時藉他緣、壞亦非吾宅。鼎鼎百年內、行行冥數極。誰爲主人翁、凡聖咸取則。楚

寒巖是故宅、久與風塵隔。繡石千尋高、幽溪萬里碧。白雲護柴扃、青蘿生土壁。聲消聞始歸、色盡空猶惜。摘葉作詩箋、煮花當茶喫。悠懷樹下居、懸念火中宅。落落效

古賢超超悟玄極。應身水月如化影無常則。石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羣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朶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寒

婦女如畫瓶繞觀知表裏中藏屎尿惡外假容顏美口吻流涎唾髻鬟堆垢膩面香只燕脂衣臭同齊紫巧把珠玉裝濃熏麝蘭氣徒迷俗子眼莫惑高人意轉盼顏

色衰、須臾光景去。不肯斷淫心、猶然誇皓齒。死時若朽木、未久蟲變異。遠送向荒山、遊魂作妖魅。生前悟自性、便入如來地。楚

偶來聚落間、猶在深山裏。有女如山花、兩者誰稱美。女子不自然、偏著脂與膩。山花發天妙、本色開紅紫。女子多豔情、山花但清氣。看女同看花、莫生分別意。癡人看女子、心魂被鉤去。不想西施塚、蒼苔生皓齒。何如山花落、年年常不異。以是鏡古今、可辨狐與魅。從此更超進、已越諸十地。石

一自遁寒山、養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

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寒
只管徇塵緣，何由成道果。朱顏暗裏消，白日忙中過。古
聖傳藥方，教君免貪火。將求安心法，且去面壁坐。楚
一鉢隨時納，淵毛兼野果。花雲飄衣來，天露送食過。崖
滴珍珠泉，風吹石子火。烹茶獨飲之，靜與青山坐。石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爲去津梁。
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寒
大我須忘我，居塵莫染塵。有心皆作佛，無路不通津。語
默空爲座，行藏道是親。吾非憎濁富，性本愛清貧。楚
空谷寂無人，蒼崖不受塵。蘭風石上拂，松雨澗邊聲。

靜詩偏瘦。聞深道益親。山花長富麗。道者莫言貧。石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回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爲多患累。與道殊懸遠。拆西補東爾。不達無爲功。損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寒

我聞梁武帝。起自一名士。入相又爲君。尊賢復用士。初迎栴檀像。特遣黃華使。達磨西天來。臨朝談妙理。眞心本自明。聖諦翻爲累。即迷悟求之。如反覆手爾。此道尚儼然。古人今亡矣。欲明達磨心。武帝迷者是。楚

晉唐佛法盛時。亦多偉士。近世法道衰。豈無忠孝士。名

臣忍垢己，僧作兵奴使，更慨法中人，財色兼爲累，意態
何所爲，不及庸人耳。緬懷上古風，我其苦守爾，哀哉復
哀哉，斯道將已矣。哀哉復哀哉，法弊至于是。石
吁嗟貧復病，爲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
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顦顇，多愁定損人。寒
弟兄同造論，無著與天親，不料千年後，空堆一屋塵。寂
寥師子吼，孤負比丘身，末世誰弘法，靈山見佛人。楚
萬法不爲侶，于中誰更親，坐消一頓飯，勘破半微塵。不
識方眞識，忘身是大身，寒雲沒花影，無境亦無人。石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

解乘機杼、那堪事箕箒。張婆語驢駒、汝大不如母。寒
人間忤逆子、善語難勸誘。但苦爺孃心、偏甜妻子口。東
鄰破糞箕、西舍生苕箒。不及鸜鵒兒、能供盲父母。楚
引導二乘人、化城方便誘。豁開正法眼、笑破虛空口。日
月雨芒鞋、乾坤一敝箒。靜看無極前、萬物得其母。石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磐陀石。辯
士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牆植蓬蒿、若此非有益。寒
三四十年前、吾家大叢席。僧如無心雲、座若不轉石。今
日多閉戶、貪夫乃懷璧。將來知興亡、現在識損益。楚
古人爲道切、脇不沾牀席。開田手荷鋤、舂米腰墜石。乾

慧忽傾湫、高操如執壁。慚惶流俗師、與法曾何益。石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

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暾。寒

山居無可說、世事不須論。栗色衣遮冷、松明火照昏。青

黃林葉變、黑白野雲屯。半夜千峰頂、開窗日已暾。楚

物情皆失所、山事可深論。淸梵聲無際、孤燈影不昏。月

從厓脚出、雲向寺邊屯。巖壑初開夢、青松湧曉暾。石

憶昔過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汎千舟。送

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寒

不覺成遺老、猶能話舊遊。千人同一帳、萬里只孤舟。北

過黃龍塞、南登白鷺洲。頻遭風雪苦、耳畔尙颼颼。楚
寒巖生異色、時復坐而遊。雲軟幻成海、山深夢在舟。神
淸低五嶽氣、爽出三洲。不必誇悲壯、風沙塞草颼。石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無文。呼
時歷歷應、隱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寒
聰明長不昧、隱見果何神。似谷呼成響、如波疊作文。聖
凡形盡壞、今古理常存。若向言中覓、徒添鏡上痕。楚
至道識高遠、幽操動鬼神。行言須尙質、道德必兼文。風
柳情無緒、寒松志獨存。將心涵皓月、碧落見天痕。石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弟兄。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

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寒
拾得寒山弟、寒山拾得兄。從來無住處、借問甚時生。寒
暑隨緣過乾坤似掌平。何人知此意、步步踏瑤京。楚
天地共根本、聖賢皆弟兄。史經雙眼活、花鳥百端生。君
正邪多定、人安亂自平。寒巖憂未已、懷我念神京。石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眞意度、喚作閑言語。寒
甜桃不結實、苦李偏生子。昧徹祖師心、隨他文字語。楚
春來草自生、秋老花結子。不用人力為、天公各無語。石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
任運還同不繫舟。寒

勸君了取自心休心了從他雪滿頭縱使染來仍舊白。
此身無異壑藏舟。楚

何事古人不肯休橫擔榔栗萬峰頭。誰知逼塞虛空去
卻笑藏舟有負舟。石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牆壁分散盡木植亂差橫。輒
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任風吹驀塌再豎卒難成。寒

井上一株木藤纏枝已傾。上有二鼠侵下有四蛇橫。牛
怒來觸之勢危難久停。是身大患本道亦因他成。楚

名苑營臺閣未成勢已傾。補東西又倒整下上將橫。雪
壓窗差脫風吹門不停。無人掃三徑黃葉亂堆成。石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寒

車馬填前巷，笙歌咽後堂，弟兄俱在座，兒女儼成行，稱意錢堆屋，排頭笏滿牀，黃金難贖命，碧樹不禁霜。楚

富室日彫落，難留一草堂，明珠空有斛，古木斷無行，劍佩橫都市，琴書散石牀，同看門下士，面冷半天霜。石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墊濕，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圖頂上立。寒

登山頂不露，入海腳不濕，虛空量不大，閃電光不急，利劍斬不斷，俊鶻趁不及，一句絕思量，石從空裏立。楚

草履石痕青、繩衣山翠濕。風喧花影狂、人靜灘聲急。飛鳥過無心、行雲追不及。澄懷、玩物理、嘗到溪頭立。石

買肉血⿰氵聒⿰氵聒、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撻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牀、兩個當頭脫。寒

提籃買魚蝦、只揀鮮鱍鱍。抛放池水間、十可八九活。斫肉血淋漓、揮刀難止遏。殺生養己命、怨報何時脫。楚

呼狗狗頭顛、刺魚魚尾鱍。人心愛瀟灑、物命貪生活。如何殺不止、而使善根遏。譬汝坐囹圄、寧無求早脫。石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情。不識心中無價寶、恰似盲驢信腳行。寒

人間那個無生死萬萬千千爲識情提起金剛王寶劍
御來諸聖頂頭行。楚

前境本來淸淨故如何後境起迷情當知眞體無前後
不向祖師行處行。石

心神用盡爲名利百種貪婪進已軀浮生幻化如燈燼
塚內埋身是有無。寒

愚人日日營財產百口團圞繞一軀眼下只誇今日有
生前不信本來無。楚

澄淸覺海忽生泡莫認浮漚是汝軀縱使馮夷鼓天浪
馮夷歸息浪還無。石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塗造罪柤、不學白雲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秋到任他林葉落、春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橫眠無一事、明月清風是我家。寒

貪心不足可傷嗟、鳳髓龍肝更吐柤、歷歷心珠能返照、茫茫業海此爲涯。彎弓射落青天月、信手拈來鐵樹花。多少神通幷妙用、盡歸無事道人家。楚

志不榮華少怨嗟、名言聲響味如柤、自從夢斷霞天月、不復塵緣鏡水涯。白氣浩吞無海岸、青峰高出大蓮花。尋常一日三回步、沒個閒人到我家。石

客歎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爲恥。應

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寒
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無一事不知不知便爲恥身
從何處來昧者眞疎矣向外馳求人虛生浪死爾。楚
住山實瀟灑不執尋常理衣葉亦成趣食松豈曰恥古
人誠有之世味久疎矣好句生風泉嘯歌爲樂爾。石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旣有枝葉心懷便諂諛若
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寒
如來所說法尙有不了義外道豈無書其言多諂誑太
虛絶朕迹眞性離雕僞灑掃菩提場拔除煩惱刺。楚
往聖倡微言後賢標大義末流遭亂離衆說歸淫詖不

謂世風衰、反疑人性僞。我儕重有憂、寓誨於嘲刺。石

一瓶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個瓶牢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寒

把鏡照自身、自身從鏡出。若離鏡卽背、若認身非實。此鏡與此身、不異復不一。貪玩掌上珠、蹉過天邊日。楚

磁瓶養小鵝、漸大身難出。鵝勿傷其命、瓶無損其實。破此必彼亡、兩者不存一。若要出活鵝、先問做瓶日。石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峰遙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霓。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仙路迷。碧落千山萬仞見、藤蘿相接次連谿。寒

層巒疊嶂勢難齊，到頂方知世界低。鬱鬱深林藏鳥獸，蕭條古洞起雲霓。縱橫徑路從何入，來往遊人向此迷。仙境重重遮不見，漁舟錯怪武陵谿。楚

削出芙蓉天欲齊，長空翠浪浴高低。春朝華頂來青雪，秋晚楓林帶紫霓。漫道俗人遊不到，縱教仙子過還迷。石梁獨坐看飛瀑，一滴沿流分萬谿。石

余見僧繇性希奇，巧妙間生梁朝時。饒邈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誌公師。寒

每愛天台景物奇，奇花異卉發無時。騰騰任運難拘束，跨虎豐干是我師。楚

法運垂秋異出奇、道人聽訟太傷時。從今只合埋雲去、
敢曰寒山是我師。石

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饑餐一粒伽陀藥、
心地調和倚石頭。寒

獨將瓶鉢度春秋、喜本無心更有憂。可信途中未歸客、
千呼萬喚不回頭。楚

眼前不識是何秋、一笑黃花百不憂。坐到忘形人境寂、
風吹桐葉響牀頭。石

衆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燈月未沈。圓滿光華不磨瑩、
掛在青天是我心。寒

道果圓時五眼明，日輪出後衆星沉，奇哉快樂無憂佛，只個逍遙自在心。楚

一室寒燈竹護深，夢回鶴立影沉沉，臥看月在高峰頂，個是無爲道者心。石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寒

滿鉢持來飽有餘，人間天上任君居，從心印出凡和聖，一悟眞空脫舊模。楚

屈指今來四十餘，廿年水宿與山居，舍舟擲釣黃蘆岸，撥草瞻風見古模。石

推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羣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脝、個是癡頑物。寒

山川險谷間、藥草常豐蔚。潤之以甘雨、曝之以烈日。根莖初不同、花果亦異出。誰知有用材、本是無情物。楚

茅堂坐臥深、胸次殊超蔚。碧樹襯黃雲、丹霞吐白日。晚看村犢歸、朝聽林樵出。我亦採山花、聊儲鉢中物。石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靑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牀施酒果。寒

在昔有幽人、自言吾喪我。我今亦喪吾、隱几軒中坐。雲散碧天高、風來黃葉墮。浴然水一杯、旋摘枝頭果。楚

不問今何日、安知人與我、悠悠雲外想、兀兀巖中坐、新竹葉方舒、深松子正墮、頓令心地淸、何裏超因果。石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蘗卉、千萬斧刀痕。霜剝萎黃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寒

每見高明士、難將毀譽論。燒天徒費力、斫水不成痕。舌是興亡本、心爲禍福根。萬般皆自造、誰謂屬乾坤。楚

聞有曲轅樹、蔽牛安足論。百圍橫幹影、千仞見枝痕。匠伯不爲顧、斧斤寧及根。安能如散木、朽廢在乾坤。石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寒

孤雲出沒了無蹤、昧者何曾達本空。現前不費纖毫力、
日出西方夜落東。楚
虎頭戴角漫追蹤、舌上蓮花透碧空。莫問西天十萬隔、
即今移置娑婆東。石
憐底眾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椒鹽。去
骨鮮魚鱠、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寒
持齋猶不足、茹素太無厭。就筍煨糠火、生葱拌食鹽。麵
同魚作臠、麩借肉為臉。妄想沈生死、都因為口甜。楚
安閒便是福、澹薄未曾厭。舌靜不思醬、山深那得鹽。煮
花誇肉膾、烹筍勝魚臉。睥睨刀尖死、只為口頭甜。石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以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
夫不識字、何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寒
個個貪生富、家家怕死貧。偏盲識字眼、不喜讀書人。玉
帛能招禍、文章好飾身。然臍郿塢日、何止一酸辛。楚
讀書可不死、讀書可忘貧。至若不讀書、便是貧死人。能
達孔聖意、餔是如來身。不悟兩家旨、讀書徒苦辛。石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
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寒
將瓶貯虛空、繞四天下走。貯處空不少、瀉時空不有。神
識空一無、妄想著如韭。出釜而入腸、到頭何所有。楚

衲袖貯朝雲、雲氣隨我走。歸布尺宅中、斯須復何有。吾心似明月、并照山中韭。帝釋王都間、光輝無不有。石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寒

此身閒逐片雲孤、明月清風何處無。盡大地人教作佛、一莖草上一金軀。楚

兩莫雙兮一莫孤、鎮州道有趙州無。天高雁影分南北、交頸鴛鴦不露軀。石

或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寒

飢食山中一口松，臥枕松根一拳石，自己猶如陌路人，誰能更向他家覓。楚

瘦骨終當埋白雲，此心久已同巖石。霜天月白露華濃，切忌道人無處覓。石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跡，舒處周流徧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處圓。寒

近望台山接雁山，道人住此絕攀緣。身心契理無多少，鏡像交輝有百千。赫日雖高行嶺下，恆沙不遠在窗前。世間出世俱稱妙，情與無情總入圓。楚

不住舟兮即住山、山頭水面寄生緣。詩題殘碣知存幾、
字化蒼龍不計千。有想亦同明月上、無心恰遇落花前。
夜分夢坐須彌頂、日照中天分外圓。石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
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塗事似麻。
只爲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逐迷邪。寒
茫茫苦海實堪嗟、浩浩滄溟尚可涯。須信有錢公子宅、
不如無事道人家。鵲巢豈厭棲高樹、毳衲何妨續斷麻。
聲色縱橫魔境擾一揮智劒斬羣邪。楚
無航業海古來嗟、霧漲雲浮詎有涯。自入山中爲道者、

不隨世上倣人家。與來隸字閒書葉，笑殺謀生亂績麻。忽忽歲華驅我去，晚年何以敵諸邪。石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巒深可遁，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回。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奇哉。寒

四明咫尺是天台，野鶴孤雲共往來。水石參差連梵宇，金銀璀璨接仙臺。攀蘿挽葛登山頂，解帶披裘曳履回。長憶豐干與寒拾，此中行坐儘優哉。楚

吳興南望即天台，一道江波得得來。日月高懸寒石頂，風雲遙接國清臺。丹丘碧海聲猶在，木屐樺冠笑不回。

逸響於今非寂寞、琦公而後屬誰哉。石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寄居。愼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卽煩惱、盡令無有餘。寒

物換人皆老、星移歲又除。閻浮界上客、閃電影中居。一念從今悟、羣昏自此祛。了知心地藏、無欠亦無餘。楚

原草春方長、野燒寒復除。物隨中氣換、人得幾時居。駒隙能無警、狐疑貴自祛。幡然今入道、了了不知餘。石

水淸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旣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寒

歷歷根境識、堂堂佛知見。本空不待掃、元有何須轉。得

旨長快活，臨機善通變。舒開白玉毫，突出黃金面。楚
欲契聖人心，而當離所見。隔窗花影搖，高樹鶯聲轉。美
容易爲衰，靈臺不可變。如何無相中，菩薩夜叉面。右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免寒。不
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回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寒
熱則普天熱，寒則普天寒。欲免寒與熱，何異熱與寒。不
信作佛易，翻成行路難。自家眞面孔，直待晝來看。楚
寒時勿太熱，熱時無太寒。忽寒又忽熱，兼熱亦兼寒。知
此養生易，迷此養生難。可空顚倒讀，譜牒向誰看。右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

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令心性昏寒
衆生不了悟曠劫徇根塵自性常空寂由來絕糾紛八
生貪食獸獸死卻爲人人獸更相食妨他業鏡昏楚
欲畫空成色思揚水起塵雲山方作舞花雨自交紛紅
藥如歌女青松可韻人淸芬滿眼耳智鏡不爲昏石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卻遭沈溺假
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眞源一得卽永得寒
哀哉三界苦可以一念息大旱渠不焦大浸渠不溺日
月借輝光天人荷恩力眞源竟何在無得無不得楚
大士爲有情慈悲未曾息從火而出火因溺而投溺以

無身爲身以無力爲力。了知生佛相度心不可得。石

昨日遊峰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

颸卽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爲一聚灰。寒

形山中有寶、識海外無崖。此日能詳審、迷雲盡豁開。一

塵收大地、六趣滅非埃。化彼同成佛、如將麥種灰。楚

看山須到頂、學道如懸崖。仰嘯目無礙、高歌心自開。夕

陽虛過跡、空翠絕飛埃。翻憶劫前事、寒冰火結灰。石

自古多少聖、叮嚀敎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眞

佛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淸淨心、便是法王印。寒

大家訓奴僕、奴僕不肯信。得利轉聰明、失利恆遲鈍。奴

僕爲利死大家因財困思量有限身總被無常印楚
最後靈山事垂嗣以表信源流成遠迂法弊成頑鈍而
見高尚士甘於林下困哀哉斷索禪妄受冬瓜印石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上莫繞石橋路緣
此生悲歎幸居將已暮今日觀鏡中颯颯鬢垂素寒
是身如浮雲又比臨崖樹雲散歸虛空樹摧橫道路死
生達其源聲色非所慕學道貴從師師資傳有素楚
香嚴曾立言口咬一枝樹手足不相攀有人問道路答
之喪厥身否則負所慕萬竹吼千山梅花影自素石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

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寒

正念快猫兒邪心飢老鼠縱鼠不養猫斯人難與語 併

將猫鼠逐善惡俱無侶汝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汝 楚

爭看捕猫兒角尖入老鼠猫口生流涎鼠驚不敢語 猫

兒假小心相與稱道侶鼠子出角時這回不放汝 石

徒閉蓬門坐頻經歲月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 念

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回瞻郊郭外古墓犁爲田 寒

不見虛空壞徒傷岸谷遷有情皆肉段無漏乃金仙 省

去終由已迷來實可憐但令心作佛何處海爲田 楚

世亂少完璧人情多變遷有山難隱士無地可留仙 兵

火何其慘民情甚可憐。道人一鉢在、何處問原田。石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
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寒
聚財能作祟、貪酒遂成顛、為女將身縛、如蠶被繭纏。轉
添三毒盛、翻怪六親言。未死常遭病、魂靈在泰山。楚
野性時違俗、人因號我顛。閒身荒寺寄、破衲斷雲纏。面
壁竟無語、看花或有言。吁嗟名利客、幾個問寒山。石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
畔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關關。寒
自我得身閑、彌年不下山。雲深同鶴住、果熟共猿攀。最

愛千峰碧，從教兩鬢斑。絕無名與利，誰肯扣松關。楚

賦性樂幽閑，相宜惟在山。有詩懶琢削，無事絕躋攀。任爾物華改，隨渠僧臘斑。柴門雲自護，雖設未曾關。石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撐卻鷂子眼，雀兒舞堂堂。寒

各有隨身影，驅馳走四方。幾回聞辯誌，何處細端相。遠近燈肥瘦，高低月短長。不知圓寂夜，誰在涅槃堂。楚

奔馳哀底事，黽勉紀遐方。道自鳶魚察，心爲金玉相。竹房松火煖，瓦竈茗煙長。澹泊得山味，淸風來草堂。石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聰

明每短命，癡騃卻長年。鈍物豐財寶，惺惺漢無錢。寒

休學外道法，莫貪長壽天。如同地獄住，此是佛經傳。頓

悟無生理，方爲不死年。若論因與果，來往似翻錢。楚

參禪趁色力，出路問晴天。酌古非虛語，傳今自失傳。謀

生强壯日，悔過死亡年。枉復有家計，閻王不要錢。石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疎，地薄樹顛頷。不

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期利。寒

爲王贍部洲，多住歡喜地。善報得富樂，生民免顛頷。法

輪轉其中，佛力無所墜。若比三洲人，此方根獨利。楚

觀樹獨經行，乃思持心地。本根培植深，枝榦無顛頷。露

澗花修容、霜侵葉不墜。垂陰如淨居、幽廠快風利。石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

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高舉手彈指、南無佛陀耶。寒

無心邪即正、有念正成邪。識似甁中雀、身如籠內蛇。了

然知幻夢、從此息紛拏。盡斬爲三段、當陽拔莫耶。楚

誦詩三百篇、所貴思無邪。求友皆鳴鳥、于京兆夢蛇。正

聲尙和雅、眞氣任騰拏。仰止聖王意、宮牆長昔耶。石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閒。有

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上寒山。寒

青松千萬樹、白屋兩三間。在世人人穴、爲僧日日閒。貪

心多苦惱。俗事莫追攀。幸可供齋鉢。秋來芋滿山。楚
曠志乾坤外。棲心泉石間。雲蒸土竈冷。風韻樹瓢閒。野
果吾先摘。好花仙未攀。奇哉可笑事。夢想不離山。石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爲
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寒
佛滅幾經年。如今倏二千。誰明乾屎橛。總似爛泥團。說
法人成市。當陽口吐煙。身登師子座。心在野狐邊。楚
說法何多口。狂花委大千。誰能如鐵橛。未到破蒲團。認
指徧忘月。闡香不辯煙。安知眞實義。言論斷中邊。石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羣。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

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暮道倫寒
獨推華頂秀難與衆峰羣遁跡潛心處登高縱目頻青
溪飛白鳥碧落卷丹雲不慕寒山子其誰作隱倫楚
莫若金庭秀諸峰不可羣台星臨耿耿瑤草見頻頻高
接三靈氣平浮萬丈雲寒山曾叱石自許欲爲倫石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眞實未讀十卷書强把雌黄筆將
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蟫蟲齩破他書帙寒
凡作史書者篇篇論事實推邪立忠正萬古一寸筆孔
子修春秋蕭何制漢律後賢多避禍權勢訣滿帙楚
作詩關世風美刺貴其實命意動天神寫之大雅筆請

無文字觀續史見條律末俗逞浮華濫觴千萬帙。右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陀典能談三教文。心
中無慚愧破戒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爲第一人愚者
皆讚歎智者撫掌笑賜談虛空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
不解靜坐絕憂惱。寒
屢欲談大道難得忘言人。徒泥孔孟書學爲韓柳文。書
亦不成書文亦不成文。開口說今古籠罩天下人。言語
失次第傳作一場笑。何異蠹書魚故紙堆中老。若識本
無言即除生死惱。楚
閱世竟無味令予思古人。功成不自伐言言示無文。後

代澆漓甚徒能作偽文。綱常等羽毛、孔孟稱同人。畏哉
豺狼心、刀筆在談笑。此輩毋與鄰、寧共蒼崖老。埋頭讀
古書、求遠諸煩惱。右

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脚桅、後面又無柁。宛
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寒

君乘日本船、我泛高麗舸。風順且揚帆、浪麁宜正柁。蛟
龍任出沒、晝夜從掀簸。一日至寶洲、開懷促席坐。楚

生死如大海、以智慧為舸。煩惱似長江、以戒定為柁。識
浪如山來、業風隨弄簸。任他水鬼忙、我且安然坐。右

我見凡愚人、多畜資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

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毘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疏文空是鬼神祿福田一個無虛設一羣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眞無罪福寄語兀兀人叮嚀再三讀寒

種福如種木種德如種穀所積旣已多所須無不足當求早成佛自具出世福福德在世間徒然長三毒得之固爲喜失之翻成哭天衆愛莊嚴凡夫干利祿文人筆不停談士舌欲禿只爲無好心何曾離地獄參禪見佛性切忌作癡福禮拜勤懺悔時將藏經讀楚

善惡種不同禾稗非一穀爲善如種禾所食長得足爲

惡如種稗不得享天福乃勸今之人切勿行慘毒現世不殺生免向陰司哭我愛灌蔬翁雨露成恩祿我恨諸闡提酒肉集羣禿明明三寶階盲冥造地獄此輩無信根安知享清福少有血氣人是詩當熟讀石

勸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長不奈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流莫飲無明水寒

世間何物大最大無過理你會即是我我知即是你猶如一毋生故曰諸佛子諸佛觀三界惟將自身比自他等安樂滅苦永不起苦樂兩俱忘淨心同止水楚

地水與風火。聚散有至理。聚則爲你身。散則不是你。血肉還父母。方始較些子。咄哉清淨身。無一物可比。眞心亦强名。何滅亦何起。偶爾布晴霞。明月印空水。右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婬欲。心惡如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爲當。兀兀過朝夕。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猪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妒似顛狂。不自見己過。如猪在圈臥。不知自償債。卻笑牛牽磨。寒

苦海無舟檝。何由出渺茫。凡夫戀財色。戀似一羣狼。快活歸自己。煩惱令他當。天報了不錯。去惡存善良。來世羊食人。今世人食羊。强健作主宰。臨終發昏狂。閻羅面

前過刀劍林裏臥早晚脫輪迴盲驢且推磨。楚
百姓爲芻狗慘雲接混茫天下有治理聖人爲貪狠令
德使無訟雷霆獨敢當兵仗變農具頑很化貞良歲豐
亭時若高隱起屠羊渾然塵埃裏言笑但淸狂老衲歸
千峰雲霞爲坐臥盈虛一掌中乾坤如轉磨。石
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繞繞不離其盆中神
仙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寒
面白髮蒙蒙分明一躶蟲不爲鳥獸行常在人天中性
淨豁然悟輪迴從此窮剗除地獄業推倒閻羅翁。楚
物我不相蒙同一造化蟲蜋蜩出土死人死埋土中生

死原不異出入頗難窮。要作忘形者寧爲贅世翁。石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
直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渡奈河誰是嘍羅漢。冥冥
泉臺路被業相拘絆。寒
參禪了生死特達英靈漢。只是一味眞能降衆魔怨。幾
多惡心性孤負好頭面。不學向上人甘爲下劣漢。恰似
被罩魚身受芒繩絆。楚
欲入佛魔境錚錚須鐵漢。情乾理亦忘何處覓恩怨。歪
目見無頂眞心絕背面。堪憐近末流總是鈍根漢。不必
辨來機魚腮柳絲絆。石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天眞元具足，修證轉差回。棄本逐末者，只守一場獃。寒

方寸心難構，平常道在懷。終然無比況，勸你莫將來。往往昏如醉，區區喚不回。都忘許大事，眞個是癡獃。楚

蒼蒼千仞壁，相對似無懷。石骨忘寒暑，雲心何去來。獨看孤草死，幾見百花同。世智吾烏有，空山學老獃。石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臠。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寒

一等雛道人，形模恰似善。將心逐境流，作事隨情轉。每日縱無明，貪杯打大臠。如何喚作僧，正是癡狂漢。楚

天性本同然何獨爲不善心肝鐵打成口舌山旋轉笑挾鞞中刀怒翻几上鬱卒之地獄遊閱盡猙獰漢石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寒

生死若循環此中無可記誰論得與失謾說愚兼智諸佛本圓常衆生非變異同登甘露門一種眞金地楚

佛祖之正脈將毋口吻記選根斷僞情悟理崇眞智法弊聰明繁道衰風教異那得至誠人神光照天地石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百千般貪榮不知辱擎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

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寒

人生一世間那箇無天祿但只貪富貴未嘗憂寵辱酒思常滿杯錢恨不盈屋吾佛有勸戒妻子眞牢獄生聚暫爲歡死別長嗥哭泉路動卽至火輪來甚速相逢盡冰炭所啖非菽粟都由在世時軟滑生淫觸 楚

卿相在朝廷居高薦厚祿胡爲體至貪沒世受憂辱汝欲構園亭萬民爲卸屋汝欲求珍珠百姓爲下獄汝欲饕肥甘一羣爲慟哭不知福易終輪迴相報速刀山是臥牀鐵丸易精粟警戒語諄諄愚者不感觸 石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寒

修心有善惡、報土開麁妙。末上得菩提、最先明旨要。謗而不信者、頭作七分裂。懺悔福乃生、歸依罪尋滅。自心卽是佛、更欲從誰決。若待無常到、此時何所說。祖師示方便、言語太直截。且向三句參、喫茶珍重歇。楚

我觀了道人、無心求至妙。今之無明流、鬪諍爲玄要。惜矣蚩蚩氓、不顧石火裂。尋常戰兩頭、而苦於生滅。一礙

一切癡去就未能決。要知佛祖原。如幻如實說。山頂雲盡消。海底流俱截。所以入生死。生死心已歇。石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個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無奈何。耽財好淫殺。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刹。阿爺惡見他。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趁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菩薩。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眾人皆讚說。寒

啟耐貪瞋癡。使我長發惡。三賊暗埋藏。一朝親捉著。心

王苦相勸、令我莫打殺。元是自家親、孳生徧塵刹。逆之即煩惱、順之即喜悅。譬如猴被縛、縛緊將繩掣。掣繩繩轉緊、緩緩容渠說。渠說非我罪、總是君行轍。所好君欲生、所惡君欲殺。君作我受名、豈願隨君活。從此請辭去、不然同布薩。我聞頻點頭、契若石引鐵。可以書諸紳、處處逢人說。楚

嬰兒初生時、不識善與惡。蒙蒙天地間、寸心無耽著。惜哉伊父母、眞氣代殘殺。情愛深河海、罪過等塵刹。黃葉作金錢、止啼爲歡悅。鑿開貪欲根、金飾肘上掣。忠孝節義因、誓不早陳說。豫教失端方、性成蹈故轍。伏機當發

張恣意、但行殺很戾、入神明、邪淫爲快活。衰亡醞釀深、血肉黷菩薩。武火肆燔燒、應無堅固鐵。何如向道專功德、信難說。石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孃不供養。兄弟似怨家、心中常悒怏。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爲不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噇、抹觜道我暢。自逞說嘍囉、聰明無益當。牛頭努目瞋、始覺時已晚。擇佛燒好香、揀僧歸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卻閒和尚。不悟無爲人、從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䞋錢三兩樣。雲光好法師、安角

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寒

昨見一羣僧、袈裟福田相。清晨入市鄽、彷彿如來樣。開口論貨財、妒人生怨悵。師資甚失禮、犬馬猶能養。既已傲同學、彌令心怏怏。行時又慢老、坐處各爭長。飲酒無威儀、純成俗人樣。醉來卽鼾睡、睡起嫌末暢。依前詣酒家、更脫衣衫當。問法法不知、問書書在鄉。遊談誑檀越、假善求供養。又有一類僧、置產爲高尚。枷鎖不離門、長官時問狀。卻嫌坐禪侶、專作死模樣。汲黯譬積薪、後來者居上。安危自業招、禍福非天降。臨死壞爛時、不如猪

狗相。楚

千聖不傳妙。本來無形相。黃蘗脇下拳。此是慈悲樣。大事喪考妣。心中時悵悵。一朝悟徹時。方見眞孝養。孝養旣無愧。心王何悒怏。發言同石立。積德俱年長。今日之所爲。後來之榜樣。哀哉像季秋。學道不通暢。法未悟千差。事無行一當。外貌殊可觀。內心果何鄙。空耗住持糧。兼欺檀越養。出入近公侯。虛名自高尙。些毫不遂心。撫按投公狀。從古迄至今。祖師無此樣。覆惡佛不許。悔過淨名上。苟不發深省。奚免見升降。照膽有神銅。難逃種種相。石

有鳥五色文。棲梧食竹實。徐動合威儀。鳴中施呂律。昨來何以至。爲吾暫時出。儻聞絃歌聲。作舞欣今日。寒

鶢鶋至魯門。空嗉不復實。雖有鐘鼓音。未知宮商律。八憐文仲愚。謂是嘉瑞出。朱鳥在南方。來儀定何日。楚

重明鳥至祥。飫以瓊膏實。雖體玄黃文。鳳鳴天地律。曾爲皇漢來。本自月支出。令我懷佳音。翹翹企此日。石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晶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寒

最切不在身。至貴不在寶。天堂任我爲。地獄從誰造。眼

橫鼻直者。各自有心珠。玉兎與金烏。朝夕任來去。只是一珠光。變現河沙數。楚

大道誰賢愚。各懷一至寶。不知早自珍。乃欲更相造。亦如醉臥人。顛忘衣裏珠。終朝向外尋。海北山南去。忽得悔從前。奔走路無數。石

一生慵懶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卷經。無心裝標軸。來去省人擎。應病則說藥。方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寒

貪夫何日足。苦擔幾時輕。未讀生天論。那知了義經。一頭和酒浸。雙手把錢擎。月算分毫聚。年推息利生。無常

旦夕至、只恐不惺惺。楚
住山塵累遠、自覺一身輕。不作有爲事、但看無字經。經箋非玉版、萬古許誰擎。當下了其義、何勞智計生。凝眸天地外、非寂亦非惺。石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眞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寒
捨家得出家、有學成無學。四壁冷蕭蕭、六門空索索。已除桑下戀、聊向橘中託。天地即幻化、山林同旅泊。笙歌與鼓鐘、非吾所謂樂。楚

吾人想出塵、無習小乘學。若作不浄觀、白骨空胃索。將謂數息是、氣散終無託。縱想入鄰虛、究竟難棲泊。到此放身命、方得大安樂。石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爲比。謂言靈無上、妙藥心神祕。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寒

白首學神仙、黃冠稱道士。甚欲登蓬萊、奈何阻弱水。肉

身無兩翅、難與鴻鵠比。年老丹不成、書多術猶祕。王褚竟未下、金節徒思去。大患緣有身、長生諒非理。縱饒八萬劫、寧免歸死地。在漢淮南王、求仙爲廁鬼。爭如學空寂、舉世絕倫比。詎見人民非、休論城郭是。太虛常湛然、名相誰能擬。楚

世上無眞人、且多僞練士。貪癡障道門、不解火中水。扇羽巾華陽、神仙高自比。道經尚未探、邪術亦深祕。大藥詎人間、空使尋山去。縱負盈車來、丹成非極理。張皇說解尸、如空必墜地。銅石說點金、如人必作鬼。奇哉唐六如、擔水河頭比。鼎敗寒灰飛、精華何處是。神仙不愛財、

切莫錯相擬。石

余鄉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天垂一滴露。火

燒六個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布裹眞珠爾。寒

來從無量劫、畢竟誰爲主。綠水與靑山、分明全體露。只

將這個法、普施霧霔雨。聞者心花開、塵塵刹刹爾。楚

夢遊天地間、須辨其中主。月色自孤明、心光常獨露。默

時走迅雷、言處灑甘雨。萬物發陽春、如是運轉爾。石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千區。舍

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爲綠珠。寒

人間好男子、總與婦爲奴。色膽充三界、貪心滿八區。高

堂堆蜀錦、密座促齊竽。死去埋荒塚、猶含口內珠。楚
豪爲換馬者、客即守錢奴。將相車千乘、王侯第一區。空
餘金谷酒、孰奏商邱竽。死學賈胡去、剖身藏美珠。石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零盡。以
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脫體歸山隱。寒
其下有積蛇、是中饒毒菌。啜羹必致死、染指無不盡。瞋
障亦復然、所以修慈忍。但取懷抱空、何妨市鄽隱。楚
神仙嘗採芝、勿採山中菌。奚止傷昆蟲、食者同歸盡。愚
哉貪肥鮮、違戒何殘忍。不如守道人、飯蔬成大隱。石
繿縷關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冢宅、個是極癡人。到

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寒
利益眾生事、莊嚴百福身。修成現在業、報得未來人。第
一哀憐苦、偏多賑濟貧。非惟他受樂、亦足自怡神。楚
獨游無伴侶、萬里只孤身。苦路懷慈母、荒山念道人。見
聞寧鄙陋、操履益堅貧。瘦影臨蒼瀑、徘徊照入神。石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箭急、人世若浮萍。癡
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為造迷盲。寒
不假摩尼力、何由濁水清。心如難死草、境似易生萍。菩
薩愚癡障、聾聞解脫坑。凡夫著聲色、歷劫受聾盲。楚
莫厭聲塵鬧、勿耽山色清。少時同夏木、老去即秋萍。理

盡聞思路知深見識坑、茫茫陷身者、開眼卻如盲。石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
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寒
有一如意寶祕在形山中。濕煖歸水火、堅動還地風。推
尋不可得、受用了無窮。俗物都蹉過、喚他作天公。楚
四邊不見表、況復論其中。世界水交火、人身地接風。各
還何處是偶合若為窮。昂首貫寒暑默然存至公。石
余勸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
地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往任西東。若得
個中意、縱橫處處通。寒

譬如一眼龜，墮在大海中。出入無量歲，隨波若萍蓬。一朝值浮木，而不得其空。南去又向北，西來復往東。忽然相撞著，處處是圓通。楚

傀儡何人掣，顛顛光影中。霜清摧晚韭，朔吹捲寒蓬。沫聚鷗移夢，星沈魚啖空。全迷天極北，不再日華東。黽勉聲塵裏，怡然得大通。石

可歎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閒時，年年不覺老。總爲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來三惡道。寒

法界露堂堂，心王明了了。本來無聖凡，安得有生老。愼勿起貪瞋，從此添熱惱。還栽地獄業，未出修羅道。楚

鼎鼎百年間、世人多未了。我身如此閒、我性何曾老。夢
幻契無心、境緣安得惱。有時坐草庵、有日歌山道。石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玲瓏。碧
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寒
欲與雲爲伴、雲多不定蹤。澗將山作侶、山亦少玲瓏。只
是形兼影、相隨西又東。何須求富貴、富貴盡成空。楚
孤鶴高飛去、白雲何處蹤。澗芽徒偃蹇、山竹自玲瓏。雪
老陰崖北、輝生碧海東。須臾光氣滿、朗朗照晴空。石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
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觀無事客、憩歇在巖阿。寒

輪蹄俱不到、猿鶴自相過。每聽樵夫唱、時聞牧豎歌。出根雲漫漫、洞口石峨峨。一片莓苔地、青松繞四阿。楚

空巖花正發、輕策每常過。流水如人語、鳴泉和我歌。蒼苔俱細輭、老石立嵯峨。意外吞無極、胸中小太阿。石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語汝慕道者、慎莫繞十纏。寒

西南上峨頂、東北至臺山。菩薩所住處、衆生良福田。福田徧大地、住處同一天。智慧即菩提、愚癡自縈纏。楚

吸盡西江水、移開入我山。方知母產地、此是祖家田。落落無爲境、悠悠自在天。未曾起一念、那有識情纏。石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采取，莫共羊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食常不周。寒

光武萬乘主，子陵一羊裘。寧知堯舜讓，末掩巢由羞。社稷從爾好，簞瓢非我愁。夷齊竟餓死，天下亦宗周。楚

三秋猶袗絺，五月尚披裘。自是高人分，寧爲草服羞。時窮貧足樂，道喪易成愁。我輩當如是，天心日月周。石

自羨山間樂，逍遙無倚託。逐日養殘軀，閑思無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盤礡。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寒

問我何所樂，山林可棲託。澗泉處處流，松籟時時作。夜

月點明燈朝雲吐飛閣。六窗正虛寂萬象同磅礴。仙子海上來。俱騎一隻鶴。楚

此生何所爲。山水於焉託。少讀華亭書老和寒山作。拋卻七尺筇。高臥千巖閣。月來通嘯歌雲過足盤礴。一望浩無涯松邊馴海鶴。石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爲人枉虛老。寒

吾聞鹿腳仙草舍藤蘿繞。淸淨無欲身。莊嚴不貪寶。後

因姪女過貪彼顏色好。竟作蝜蝂蟲、俱成鴛鴦鳥。自茲失神力、由是落魔道。爾輩居華堂、身心豈可保。婦人如雨雹、能壞垂成稻。相勸早回頭、紅顏鏡中老。楚

二僧談禪理、諸天皆圍繞。飛花雜彩雲、垂語成珍寶。少頃論荒唐、品評姿色好。情動如獮猴、心飛類鵠鳥。頓失大神通、而墮於邪道。紛然鬼使隨、慧命不可保。譬彼植秀禾、禾禾秀不實稻。春夏不加工、無復歎秋老。石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羣峰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矹矹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處播嘉名。寒

山高數千仞、夜半日輪明。嵂崒含雲氣、玲瓏列畫屏。林

華開又落，谷鳥送還迎。久不至城市，無人識姓名。楚

事近轉難悟，思窮翻易明。掀開道理障，撤去見知屏。本地風光露，故鄉山色迎。要知親切意，父母未安名。石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胸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顦顇。卻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寒

自古到如今，何人獨不死。燒香誦道經，願學長生士。宿骨非神仙，塵容轉顦顇。飄蓬八十秋，彈指須臾爾。楚

除非身不生，方得至無死。釋老向遺形，況乎中下士。若還取相求，神識徒顦顇。道德能現前，長生訣乃爾。石

迴聳霄漢外，雲裏路岧嶤。瀑布千丈流，如舖練一條。下

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鎭世界、天台名獨超。寒

天台山最高、遠望勢岧嶤。葉吐千千樹、花開萬萬條。黃金堆作寺、白玉削爲橋。不假神通力、凡夫豈易超。楚

天台列河漢、望處轉岧嶤。江水流三浙、雲門路一條。臨厓看瀑布、踏雪過溪橋。偶記寒山草、高吟性自超。石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翫偏嘉麗、虛巖蒙霧迷。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華出淤泥。寒

深林人膽慄、絕澗水聲淒。桂樹山中滿、桃花洞裏迷。靜聞鐘遠近、聞望月高低。不覺成華髮、何煩降紫泥。楚

石瘦苔痕古、山深木葉淒。兼秋聲帶別、向夕望成迷。夢

與林鐘靜、風來野梵低。觀心遊物表、不復異雲泥。石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靑蘿疎麓麓、碧澗響聯聯。騰

騰且安樂、悠悠自淸閑。免有染世事、心淨如白蓮。寒

綠竹林中坐、靑松樹下眠。山禽聽不絕、石室近相聯。有

意招人隱、無心學我閒。宗雷在何處、冷落半池蓮。楚

石筍爲淸供、石牀堪穩眠。瓦鐺碧澗近、茅屋白雲聯。念

佛嗤多事、著書消大閒。興來時卓筆、擕杖上靑蓮。石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只

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寒

我有一間屋、往來成逗遛。方當未壞時、且可隨緣修。椽

榻既差脫、崩摧何足憂。同袍儻見念、相送荒山頭。楚

三界爲鄰舍、隨緣且逗遛。悟眞眞不立、知幻幻宜修。但了一生夢、勿擔千載憂。法身本無恙、日照青山頭。石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寒、

胡爲起一念、不覺隨六趣。若了心體空、方知法身具。靈山非遠近、曠劫眞旦暮。生死甚疲勞、今朝忽然遇。楚

山居餐飲外、事事成眞趣。種火繼禪燈、汲泉供茗具。栽花宜候時、了道不愁暮。日月迭往來、心光常與遇。石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

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眞是如來母。寒
張公問李老、郭五答鄭九。識滅生死離、四人皆肯首。善
財但合掌、妙德遙伸手。歷劫始相逢、奇哉諸佛母。楚
天一不成孤、二偶翻作九。蜈蚣勞百足、菩薩摩陀首。毒
性及慈心、驢腳並佛手。更追威音王、還有老祖母。石
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四
時凋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宅主、露地騎白牛。寒
世事一何悠、星星放下休。枯椿臨倒日、惡貫結交頭。有
識成三界、無貪涸四流。歸來滿天月、不復見人牛。楚
人生事悠悠、老大不知休。昔日蒼梧曲、今年青海頭。舟

車如寶筏歲月過泉流。一事無消息、將鞭叱石牛。石

嘗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既摧折、沙丘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寒

衣冠從五帝、耕稼本三皇。去古日已遠、爲君年尚長。後來耽富貴、非久就淪亡。安得淳風在、貪心益渺茫。梵

北窗風有意、開卷問羲皇。我道無今古、人情有短長。滄桑多變故、王霸幾消亡。悲慨知何益、東流送渺茫。石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

應對卻是得便宜。寒

茫茫三界中火宅豈可歸修習戒定慧滅除貪嗔癡貪嗔癡本空戒定慧絕思了此即是佛非佛誰能知行住及坐臥蕭然何所爲衆生不請友日用無緣知萬象共酬酢縱横皆合宜。楚

此身無住着無住即云歸世上有家者翻然笑我癡有家便有苦無住卻無思此意問誰解寒山片石知偶逢狂放輩一任好施爲無故罵而去還他三不知熙怡成解脫逆順總相宜。石

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

舌甜脣觜諂曲心鉤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鐘高聲和。六時學客舂夜夜不得臥。只為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卻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寒

往古出家者出離三界家。近來出家者返入他人家。繼拜別父母重重貪愛加。放錢作衣資置產收租課。結伴喧魚肉同聲相唱和。厚茵高廣牀未夜先眠臥。肚裏濁如泥外頭將水灑。童奴稍失意未免惡瞋罵。乃是羅刹黨假號僧伽耶。楚

僧無善根者急難求出家。亦為無食者勉强投僧家。信

甚既不實眞誨從何加口佛心不佛人前講功課覓錢餧豕羊生涯勤應和遇酒便狂呼翻經當枕臥有時賽神明怨將雞血灑是神其享之必掃跡而罵假使佛出世無法可救耶。石

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著卻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犁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臂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臥牀席亦有眞佛性翻作無明賊南無佛陀耶遠

遠求彌勒。寒

僧寺收民田，官司驗物力。好鬧呼小名，豈復尊大德。常住歸自己，師資懷五逆。法王好基業，費蕩眞可惜。拋卻自家寶，走向傍邊覓。枷鎖亂縱橫，都緣耽酒色。饅頭著菜蹧，抵死不肯食。百種邪思量，詐云我心直。命終入地獄，鐵棒敲驢脊。灌口用洋銅，其時悔無極。從今便覺悟，腸不至牀席。打破無字關，屏除煩惱賊。卻覩大千界，掌上庵摩勒。楚

荷負法門事，能具堅忍力。從來師資間，所重者道德。今也不其然，師資互爲逆。不如鄉裏兒，師道尙珍惜。旣稱

悟道人法眼盲無覓用人多輕狂行事不真色營豐華
麗衣遠致珍奇食夢囈語言標自是爲指直何曾點石
頭莫謂望肩脊虛消信施珠罔報恩之極須與病苦纏
懊惱占牀席末後成懡㦬終爲敗德賊吾儕當龜鑑深
思復銘勒石

寒巖深復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閒青嶂孤猿嘯我
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寒

覓心不得心我道無可道枕石山中眠披雲月下嘯昨
來顏如玉今旦身已老寄語富家翁田園爲誰保楚

獨坐興不孤每復懷斯道至靜聞螘喧高吟引虎嘯巖

前石髮威屋角雲頭老憑檻摩蒼松歲寒斯永保石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社源客每接話禪賓談
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寒
有識乃同倫無情亦我親煙霞方外侶風月坐中賓影
散蒲萄夕香吹菡萏晨談玄常浩浩聽者未逢人楚
石屋靜無倫悠悠然影獨親一峰能作主眾壑不辭賓月
出松當晝風生蘭發晨清歌天籟嘯響答古來人石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何曾蒙幘帛且愛裹疎巾道
有巢許操恥為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寒
不作空王子甘為贋道人辭家剃鬚髮娶婦著冠巾買

本牛羊質湯休蟣蝨臣。明珠不自惜。一旦棄灰塵。楚

吾道隨時去。孤村同俗人。長穿遵業履。兼著子雲巾。卿

相難爲客。王侯豈得臣。何如羅世網。尺璧委埃塵。石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

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寒

百二十年八。渾無一個存。白頭都入土。滄海竟揚塵。有

酒且飲濕。無錢空嚥津。煎膠粘日去。未解截風輪。楚

世相若流轉。空花妄見存。眞心長在月。道眼不容塵。一

喝山川走。片言河海津。天樞定物象。寸鐵運風輪。石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霞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

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寒
內外了無物乾坤俱不收草衣復草屨山腳又山頭地
暖白雲起池寒紅葉浮有身必敗壞敗壞亦何憂楚
楓林萬葉下靜聽秋聲收水落見山腳雲開露石頭蒼
深烟影亂虛白月華浮安有輕塵集朗懷捐百憂石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閒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
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寒
由來隱淪客自號清虛士春暖且閒行月明多不睡身
從物外樂事絕毫端累坐石看雲山餐松飲溪水楚
經緯竟無緒超超爲野士都拋世上憂但向山中睡理

亂聽諸天夢醒安所累走窮華頂峰飲盡桃源水石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塗粉骨遭千擣長
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寒
方哀西舍兒又哭東鄰老去矣喚不回愁焉心似擣前
時畫棟宅今日青松道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楚
壽算謂無窮形神嗟已老雲光衣裏收溪響夢中擣綠
草布郊原白楊吹墓道大聲呼不還埋沒天然寶石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已身誑俗將爲道雖
著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寒
下士聞我說堂堂拍手笑老聃曾有言不笑不爲道頑

若水浸石忙如火烘蚤歸依佛法僧始信吾家好。楚

夾山早上堂道吾京口笑今日無知人鼓舌亂談道。燈

餤上飛蛾褲襠裏跳蚤若是爲法人惜取眉毛好。石

高高峰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終不是禪。寒

吾家在何許乃在白雲邊上有數株松下有一曲泉最好明月夜方當素秋天鳴蟲與落葉共說無生禪。楚

坐來閒不了詩想到厓邊動筆花飛硯煎茶鶴聽泉日華籠翠樹潭碧繪青天人境尙雙遣何容比量禪。石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

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寒

我和寒山詩、有得復有失。覓句行掉頭、揮毫坐搖膝。依他聲律轉自我胸襟出。法法皆現前當空一輪日。楚

高吟非作詩我心無得失。全刺寒山心、不搖楚石膝。風從華頂來、泉向天根出。炯炯照余懷、何殊冷竈日。石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八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寒

虛空一大宅、般若所生孃。身是神通藏、心爲自在王。千般歸有壞、一悟出無常。對境逢緣處惟柔可勝剛。楚

恩乳深於海、多生非一孃、悲傷堆古骨、慚愧老空王。節

孝寧虛幻禪心非斷常敢將浮脆事言行證金剛石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檗苦難吞順
情生喜悅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寒
諸佛成菩提始從一念信未曾有一物不被無常吞無
常吞不得閻老不敢恨更擬問如何但言今日困楚
所以為凡夫祇因心不信生死如鈎綸情迷自暗吞悠
悠何所歸忽忽有遺恨俊哉破網羅毋為境緣困石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違背心
眞無委曲不作諸纏蓋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口中
作得主是知無內外寒

我今欲說禪，不可作禪會。謂渠是卽觸，謂渠非卽背。背、觸二俱掃，洞庭湖無蓋。如何繼先德，將此傳後代。白月上林端，清風起天外。楚

世情付罔聞，禪道轉不會。塵剎既無方，此中安有背。堂堂獨露天，無底亦無蓋。并不知有古，況復論當代。悠然臥翠林，得句在言外。石

寒山唯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輪。石牀臨碧沼，虎鹿每為鄰。自羨幽居樂，長為象外人。寒

空中一片雲，地上一微塵。未絕身心累，難逃生死輪。行尋雞足隱，去與鷲頭鄰。可證僧為寶，堪將法化人。楚

雨過溪聲急、青山絕點塵。應機聞水碓、閱理悟空輪。長嘯忽忘世、高操不見鄰。相承千古意、必竟待何人。石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腳樹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餚饍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寒

飢餐嶺上松、困藉巖前草。動即行數步、靜時無一惱。自從削髮來、便愛居山好。大抵出家人、灰寒而木槁。楚

空巖抱古松、下長靈芝草。白鹿忘機來、體之無苦惱。青猿摘果還、且比人心好。以類推其情、我願澤枯槁。石

花上黃鶯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弦。歡之能不足、眷戀在齠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寒

春風入花柳、紅綠正堪憐。有女嬌顏色、無心理管弦。空房掩病枕、逝水惜彫年。化作孤飛燕、還來舊閣前。楚

芳草好顏色、美人生可憐。甫聞調綠綺、忽愴斷朱弦。野塚增新土、荒丘哭少年。寧無驚視聽、快悟未生前。石

棲遲寒巖下、偏訝最幽奇。攜籃采山茹、挈籠摘果歸。蔬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淸沼濯瓢鉢、雜和煮稠稀。當陽擁裘坐、閒讀古人詩。寒

吾廬信可樂、水石淸且奇。渺渺沿流去、騰騰信腳歸。千尋蔭嘉木、五朵拾靈芝。天闊雲霧散、月明星宿稀。無人同夜坐、自詠寒山詩。楚

山林宜朴素、意不愛珍奇。瓦瓮擔泉去、竹籃挑菜歸。水田栽紫芋、松地布青芝。籬下花常滿、座中人故稀。眼前無限景、隨筆採爲詩。石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來往、埋在古冢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爲報後來子、何不讀古言。寒

天上一晝夜、人間五百年。非生非死法、不有不無間。血比大海水、骨如毘富山。從今休歇去、只這是誰言。楚

至人出世上、一日勝千年。流俗雖百歲、無益於民間。流俗遺臭名、至人德如山。我常讀典雅、因之重立言。石

我見利智人、觀著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

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寒
睡時喚作夢、覺卽呼爲意。日夜不得閒、皆曰自心地。心
地本空寂、妄緣從何起。譬如已破瓶、無復作瓶事。楚
柏子已成佛、西來豈有意。達磨未折蘆、個個踏實地。鈍
置哂蕭梁、是非風自起。何如立雪人、以竟一切事。石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兎角弓、擬射無明鬼。寒
達磨返流沙、遺下一隻履。踢出脚尖頭、嚇殺閻羅鬼。楚
睦州忠孝事、草縛十圍履。山寇望而退、德風驚野鬼。石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
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寒

借問山中人、居山有何好。春花滿路開、秋葉隨風掃。獨唱誰與和、長年不知老。無榮亦無辱、此樂眞可保。楚

嘉樹滿山中、休誇枝葉好。花開有客攀、花落無人掃。風雨蕩爲塵、聲光容易老。英雄及早年、努力本根保。石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折作醫、蒜殼取爲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淚自覓長生。寒

用酒爲肝膽、將財作眼睛。頭風添艾炷、腋氣帶香瓔。座客千金膳、家人七寶羹。惟言無後世、只要樂今生。楚

吾人愛道德、如護兩丸睛。束篋能忘世、繩衣勝珮瓔。泉炊鸚鵡粒、香泛雪霞羹。何必錢三萬、一杯當半生。石

爲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催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終無極。寒

孝子人所嗟、逆兒天不惜。妻孥受愛憐、父母遭訶斥。詹水高下流、機梭往來擲。汝兒如汝爲、何不報罔極。楚

一朝聞道後、夕死又何惜。忠孝亟躬行、君親毋面斥。友于尙石交、師道豈雲擲。四句銘中心、深操之至極。石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寒

昔有婆羅門、脩身失其要。年衰得一男、首面殊娟妙。不久乃傾逝、悲啼眾所誚。去尋閻羅王、欲索文簿照。何遽奪吾兒、奔走來相召。其子爲老翁、汝今年已邵。暫時寄汝家、癡騃令人笑。楚

石雲得我性、久默思玄要。雅志生淸音、高情寄墨妙。花嬌不待譽、花落何勞誚。佛火燃孤明、松烟薄四照。泉光挂遠天、山響相應召。寡欲道眞長、才明德益邵。閒閒物外人、悠悠契微笑。石

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腳。寒

若無眾生病、何用諸佛藥。一藏非正文、連篇皆注腳。楚

古有妙醫方、醍醐雜毒藥。悟服化千身、迷飲走四脚。石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卽自流天下。寒

寒山三百篇、十倍高風雅。舜若多神抄、無言童子解。陽春白雪曲、自下和者寡。世慮誦時空、塵緣吟處罷。吾將列作圖、寢臥於其下。楚

吾愛寒山詩、通俗兼通雅。石女笑無言、木人別有解。倡前調旣高、後和聲應寡。意句劃交光、仁風吹不罷。朗誦心花開、如空雜寶下。石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

寒、

知是道、行卽到。絕相似、無可號。只心傳、休口噪。直下是、從頭掃。青山巔、白石隩。或愚迷、須化導。佛非佛、好不好。

楚

石梁道、人罕到。樹無名、泉無號。猿自啼、鳥自噪。杲日升、浮雲掃。峰之巔、山之隩。苔蘚詩、誰爲導。語世間、多不好。

石

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

養老客。寒

山上松、松下石。靑者靑、白者白。心無生、慮自釋。何所爲、一閒客。楚

山雪老、氷成石。霜殺靑、雲生白。春風吹、氷痕釋。且煨火、漫作客。石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寒

咄衆生、弄業識。請回光、本空寂。楚

看靑山、雲轉識。雲自閒、智自寂。石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寒

言之深達者心。貴似土、賤如金。無孔笛、沒絃琴。是何調、太古音。楚

山作骨、泉爲心。貴白石、賤黃金。吹天籟、和帝琴。與古人、同知音。石

重巖中、足淸風。扇不搖、凉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寒

深林中、聽松風。兩耳寂、萬竅通。盡情解、絕羅籠。問是誰、寒山翁。楚

石林中、臥高風。一字透、萬法通。問露柱、答燈籠。呵呵笑、無事翁。石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寒

咄諸子、只這是。信得及長不死。楚

楚石子、詩如是。與寒山無老死。石

我見世間人、個個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寒

堪歎六尺軀、只憑三寸氣。無厭積金玉、不住增田地。恨羅三、顛郭二。瞥然喉中斷了三寸氣。名與姓、誰來記。楚

本分衲僧家、冷冷丈夫氣。要於夢見處、瞥然悟心地。一倘無、況說二。心佛衆生同此氣。曠大劫來都不記。石

家有寒山詩、勝如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徧。寒

多處三兩言少時千百卷。擬抄寒山詩、歷劫寫不徧。楚
我讀寒山詩、勝讀經萬卷。忍俊不能禁、隨口和一徧。石

○豐干禪師詩 豐干原詩二首并二和詩共六首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回。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逍
遙絕無鬧、忘機隆佛道。世間岐路心、眾生多煩惱。兀兀
沈浪海、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電光瞥
然起、生死紛塵埃。寒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論心話明
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徧該。豐干
吾佛住天台、隨機示往回。冰壺無影像、萬德不將來。末
免心中鬧、直須行佛道。佛是自心王、清涼除熱惱。出離

生死海。肯守涅槃界。透水摩尼光。六塵安敢埋。尋常活鱍鱍。體淨絕纖埃。若去更不去。若來更不來。無有去來者。併除事理礙。分明百草頭。畢竟一法該。楚石

悲憫娑婆苦。時時念幾回。眾生背正覺。塵劫不思來。嬉戲抑何鬧。渾忘至要道。遷流生死中。轉輾增懊惱。識陰淪業海。情障翳空界。而以妙明珠。同於塵坌埋。咄哉豐干老。心淨無纖埃。不離蓮花上。化身天台來。惟心即淨土。十方不隔礙。南無阿彌陀。名稱萬法該。石樹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豐

太虛非有物。一任清風拂。悟得本來人。如癡還似兀。楚

眞空不礙物、隨用隨時拂。拂拂處更拂之、大智如癡兀。石

○拾得詩　拾得原詩四十九首并二和詩共一百四十七首

自從到此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卻多少後生人。拾得

行盡三千大千界、鳥啼花笑一般春。識得棚頭木傀儡、全是青布幕中人。楚石

偶住天台國清寺、食堂忘卻幾多春。獨行獨笑知何事、快活徐行不見人。石樹

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爲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拾

君不見茫茫生死不可說、一念之間頓超絕。無手人挑
海底燈昔本不然今不滅。楚
君不見紅塵堆裏學無爲縛得浮雲何快絕。浮雲散盡
繩結空、生滅中見不生滅。石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力微。學
皷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迷。拾
落髮墮僧數、難輕小沙彌眾流成大海誰謂水滴微。微
塵積不已泰山高可齊。凡夫至成佛、盡是昔愚迷。楚
壞裙成蛺蝶餘骨作須彌。多識情形變、方知道化微。參
差爲物等、好醜自天齊。以此玩人世、灑然豁大迷。石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瀟灑。八
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拾
摩尼無表裏、亦不論高下。從本便圓明、走盤何脫灑。一
眞含影像、五色交遷謝。非赤白青黃、任陰陽晝夜。楚
日月能空明、難照覆盆下。心光安可遮、燦若珠雲灑。常
爲萬象主、不與四時謝。塵刹皆徧周、須彌分晝夜。石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爲理。時涉涅槃山、或翫香林寺。尋
常只是閒、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拾
奇哉拾得公、說此無生理。本住天台山、常遊國淸寺。神
珠照夜明、智劒吹毛利。你推倒普賢、普賢推倒你。楚

偉哉普賢王、行願兼事理。嬉怡冷食堂、痛罵諸山寺。辨才瓶水傾、智用劍鋒利、樓閣觀千身、非渠亦非你。石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拾

一斬一切斬、自手握利劍。觸著無不燒、煌煌燕天燄。愚癡輪轉中、何時受苦厭。吞刀走繩索、只管長弄險。楚

言下可生人金剛一柄劍。按時魔膽消、渾處神光燄。何故頑皮搭、受苦不自厭。聲色非毒藥、過於懸崖險。石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愁亦無慮、無辱也無榮。拾

觸耳語清泠，狂夫盡喚醒。千邪俱打正，五道任流形。永滅輪迴苦，休纏愛慾情。紅塵飛碧海，鐵樹吐春榮。楚

好夢追千古，從今不用醒。青松同息影，怪石共忘形。寒暑酌真味，歲時徵遠情。高懷茲有託，莫問世間榮。石

諸佛留藏經，只為人難化。不唯賢與愚，個個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懷憂怕。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姦詐。拾

長修破屋子，未免枯柴化。裂破酒肉囊，掀翻綾錦架。臭煙四蓬悖，薰燎眾驚怕。何不審思量，尚然行諂詐。楚

參禪無難易，米炭何人化。玄義豈在編，大經徒設架。牀頭木虎驚，腳下繩蛇怕。古老示真機，今時學變詐。石

嗟見世間人、個個愛喫肉。椀楪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個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爐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換卻汝衣服。拾

他心諸佛心、我肉眾生肉。都來無兩樣、豈可欺四足。他是畜頭人、我是人頭畜。雖曰異皮毛、何曾殊愛欲。請君斷羊膳、從此開魚獄。今世施歡喜、來生免嗥哭。臘月三十日、革囊將火浴。首參無量壽、身著自然服。楚

我見膏粱家、乘車而食肉。誰知所食者、前世之手足。祇爲業債深、墮胎作異畜。此身在苦中、錯雜耽淫欲。眷屬

生成繁、刀砧湯火獄。猶知孝道哉、殺母子號哭。況乃含靈明、穢德不新浴。深省物同原、莫換他毛服。石

出家要清閒、清閒即爲貴。如何塵外人、卻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顇。況復不遂者、虛用平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拾

舉世重黃金、黃金未爲貴。爭如無事人、樂道山林裏。一等稱佛子、將身徇財利。纖毫不放過、贏得神顦顇。圓頂披袈裟、未梢乖本志。怙終無悔心、有處安著汝。楚

蕭疎林下人、珠玉不爲貴。長嘯青峰巔、高歌明月裏。昨聞荆楚客、碌碌貪生利。臘月販寒冰、眉目皆顦顇。寒冰

何處無、失本兼失志。負之待高價、大有人笑汝。石

養兒與娶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拾

貧女無妝奩、美容人不聘。富家女雖醜、送禮求年命。金玉爲首飾、豬羊作盤飣。不知生死本、妄謂因緣定。楚

石女好顏色、木人爲歡娉。昨夜成婚姻、不宰六畜命。交棗雲堆盤、山梨雪滿飣。爲歡正未央、八字誰排定。石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豬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拾

前時美少年、豔豔如花質。不覺老來催、風霜面如漆。勸

君急回頭念個波羅蜜。莫待獄主瞋、持書請臨屈。楚
碌碌塵埃中、活埋清淨質。發言明似鏡、作事昏如漆。心
馳厓上馬、舌舔刀頭蜜。若肯遵恬止、安心不受屈。石
佛哀三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沈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
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敎汝癡眾生、慧心勤覺悟。拾
前是功德天、後是黑暗女。得失人不知、升沈海難度。曾
聞諸佛說、只有一條路。無出自家心、好從今日悟。楚
怒目阿修羅、柔姿摩登女。都爲道之因、彼皆爲我度。瞠
開有頂門、無佛眾生路。祇要盡迷雲、雲盡不須悟。石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

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拾

佛心憐衆生、如母病憶子。欲與子相見、方令母無事。別離動萬里、呼召非一次。可惜好田園、死屬司農寺。楚

佛以一言教、開示於諸子。三車强分別、所貴究竟事。頓超十地位、證實無階次。爲僧不了道、田園空守寺。石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個意、修行徒苦辛。拾

無我亦無人、誰迷生死津。靑梅和黃蘗、空自受酸辛。楚

汪汪大海水、鹹淡不同津。一地所生菜、有苦復有辛。石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拾

拾得與寒山長詩與短偈。無窮大地闊、不見秋毫細、道易卻成難、道難還似易。休從別處尋、盡說君家事。楚

請以偈作詩、時而詩作偈。韻須等重輕、語不擇粗細。晝夜辨剛柔、文章從簡易、今君悟此門、可了生死事。石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拾

本有靈明性、癡人自作難。直饒當面見、早隔萬重山。事上通無事、玄中悟又玄。推翻狂拾得、把住老寒山。楚

悟之難卽易、迷者易成難。山上見流水、水中看戴山。拾公一點墨、天地兩重玄。不必天台去、蘇州有寒山。石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拾

世人妙丹青，傳相無不似。指點方寸間，難描在於此。眾生所流出，諸佛只者是。大地與山河，頭頭皆自己。楚

人心如面焉，亦有說相似。相似則非眞，而況言彼此。毋以是爲非，勿以非作是。理長能服人，所貴在無己。石

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謗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拾

罪福籠三界，榮枯塞兩儀。因雖無實法，果亦不虛施。作佛須修慧，生天未免癡。癡人謗般若，開眼造阿鼻。楚

亂世無完土、至人有靜儀。片言天地振、寸草雨雲施。成佛豈非夢、度生亦是癡。於心忘善惡、空盡苦阿鼻。石

世上一種人、生性常多事。終日傍街衢、不離諸酒肆。為他作保見、替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咎全歸你。拾

小兒要集學、先教一件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肆。既已誦佛書、便當明道理。道理若不明、葛藤纏殺你。楚

法無奇特見、但順尋常事。仁智當勇為、癡情勿恣肆。莫忘君父恩、且逃禪淨理。本地悟來深、方不辜負你。石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染貪婬。大有俗中士、知非不受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沈。拾

德薄眞成薄、山深未是深。古書嫌味淡、新曲教人婬。富有回天力、貧無買藥金。唯餘閻老子、不逐勢浮沈。楚

聖賢垂榜樣、悲願示。何深。斷指毋貪殺、食針戒妄婬。調心成道業、唾肉變黃金。果爾能如是、隨流性不沈。石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卻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爲力。拾

閻浮男子身、豈是容易得。削髮披袈裟、參方拜知識。要明自己事、休問他人覓。廣大信解心、摩訶般若力。楚

寒山非寒山、拾得非拾得。時時在世間、世人都不識。三聖百千名、一從何處覓。咄哉祇者是、不著有無力。石

從來自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淸。拾

法身爲假號，心印是權稱。問我何鄉邑，呼誰作弟兄。翩翩遊濁世，處處度迷情。恰似中秋月，無雲點太淸。楚

問余何姓字，姓字若爲稱。寒拾乃師友，聖賢皆弟兄。依依如有意，落落竟忘情。月瀉梅花影，臨溪徹底淸。石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貓。若能悟理性，那由錦繡包。眞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漢，用意總無交。拾

古來持戒僧，不畜犬與貓。常爲殺鼠命，紙衣無絮包。三條束腰篾，一把蓋頭茅。今則異於是，紛然名利交。楚

子胡慣養狗，南泉曾斬貓。用處了生殺，兩人同一包。維摩除淨室，稚圭不剪茅。勤脩雖異性，意氣自通交。石

進心常寬廣，此則名爲布。輟己惠於人，方可名爲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供一庸僧，早擬望富貴。拾

清涼觀國師，至老只著布。其子有圭峰，遺言以屍施。當知虛妄身，不是眞實義。畢竟歸空無，加何貪富貴。楚

六度若貫垂，萬行深密布。佛種從心生，寶花隨手施。孤雲勢薄天，層塔崇高義。所用皆御珍，不自道爲貴。石

獼猴尙致得，人可不憤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拾

凡人行舟車、不可至夜發。後岸未移篙前塗已礙、輙須防蛇虎、患及有怨讐殺。莫待禍臨身、狼忙叫菩薩。楚

獨露無言時、萬機從此發。松雲拂我衣、花徑迷人轍。弃瀑欲何之、青山看不殺。狸奴卻有知、常演摩訶薩。石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閒依白石青泉坐、或向紅塵鬧市遊。南北東西無罣礙、任運還同不繫舟。拾

茫茫大海一虚舟。楚

萬疊山川經覽後、小窗憑几夢中遊。何勞縮地觀河嶽、心境渾如竹葉舟。石

躑躅一羣羊，沿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狼逐。元不出孳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餉餉無餘肉。拾

尸毘古聖王，暇日遊林谷。一鴿遠飛來，而遭鷹所逐。將身代鴿命，割己充鷹腹。爲發菩提心，白骨重生肉。楚

利名爭市朝，何暇投林谷。羶氣羣蠅飛，腥風衆鴞逐。要時遭虎口，頃刻葬魚腹。父母哭哀哀，那處尋尸肉。石

銀星釘秤衡，綠絲作秤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向後。不顧他心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插掃箒。拾

道如身佩觿，一解萬結紐。悟得圓通人，明前復明後。古今凡聖學，迷悟翻覆手。周利槃特迦，殷勤誦苕箒。楚

癡情不可拔。柳線結雙紐。愛重則道輕。利先必義後。財交不到頭。色盡終分手。何似蓬廬邊。自長青茗箒。石

閉門私造罪。準擬免災殃。破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臥鐵牀。不許雇人替。自作自身當。拾

修慈得梵福。作善除天殃。至死入冥路。隨身惟願王。酥酡白玉饌。毾毲黃金牀。此樂不可既。非君誰敢當。楚

一念超方便。能消萬劫殃。談經度野鬼。護戒勅天王。雲葉成金蓋。曇花迸鐵牀。人人本具有。若個敢承當。石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拘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漏出人天。拾

今來古往性常然、活動難收動用間。任你白雲千萬帀、
到頭依舊是青天。楚
料得方圓又不然、那能恰恰有無間。從他榮辱隨時變、
不換青松一片天。石
三界如轉輪、浮生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覺死。汝
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拾
天寒雨作雪、日暖冰為水。四大合而生、六塵離即死。人
壽能幾何、佛法無多子。楚
人生在浮塵、魚命託流水。人墮水亡生、魚入塵即死。靜
看塵水中、生死沒些子。石

閒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爲伴侶。松下噉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個個入地獄。那得出頭時。拾

問石石不答。問山山不知。幾乾滄海水。誰食仙人芝。佛性不曾變。人心猶自癡。祇陀樹下蟻。又見絣繩時。楚

險夷驗道力。平澹契眞知。苦志憑毫管。清言生玉芝。臥心隨月性。開眼放雲癡。自笑人緣薄。林泉不逮時。石

古佛路凄凄。愚人到卻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爲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師。拾

水濁魚猶聚。花殘蝶尚迷。貪淫不肯止。昬惑太無知。腳下五色索。心中千尺絲。當人解除斷。立見毘盧師。楚

肉臭羣蠅集花殘人尚迷。邪風何所恃正義忽無知滿
眼纏污穢渾身臥亂絲。臨終交劇苦悔不早從師。石
各有天眞佛號之爲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卒難量盲
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淫佚樂此輩實堪傷。拾
貪心不知足自昔頂生王。統御四天下威神不可量。上
圖忉利主淪墜始知殃。已過無量劫傳聞爲你傷。楚
欺人强曰悟閉戶僭稱王。白家自奇異黔驢不忖量。虛
言折盡福妄想釀成殃。急早悔前過天眞毋太傷。石
出家求出離哀愍苦衆生。助佛爲揚化令教選路行。何
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拾

富自貧時積、愁從喜處生。禪心須勉勵、佛戒好遵行。道

感人天豎、邪招鳥獸横。心如一片地、不用掘溝坑。楚

欲知不可死、已見未曾生。鉢塔雲頭護、鞋山水上行。古

今一舌在、天地兩眸横。若論形骸事、賢愚無異坑。石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鐵圍。以

苦欲招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拾

榮枯親眼見、善惡寸心知。可歎公侯宅、徒將錦繡圍。財

寧無散日、運亦有終期。松柏薪將盡、兒孫失所依。楚

榮華徒自參、夢幻總何知。漸禿松楸頂、難堪楊柳圍。丹

砂不駐色、白骨無窮期。愈彼金枝貴、終爲黃土依。石

悠悠塵裏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憫顧。何哉憫此流。念彼塵中苦。拾

貪爲地獄因、瞋入修羅趣。只管向前行、也須回首顧。如來出世間、本救衆生苦。楚

聲聞拘小智、了了自爲趣。獨覺耽神解、後羣多不顧。欲哉大菩薩、代受衆生苦。石

少年學書劒、叱馭到京州。聞伐匈奴盡、婆娑無處遊。歸來翠巖下、席草枕清流。壯士志未就、獼猴騎土牛。拾

吾生太平世、親到帝王州。豈料干戈動、難爲海嶽遊。城池嗟已破、日月去如流。長夜何時旦、空歌甯戚牛。楚

獨引蒲團坐、讀書志四州。雅文隨意及、好句縱心遊。後
不見來者、前誰爭上流。悠悠白雲外、何處覓人牛。石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多勝境、
時來鳥語合人心。拾

山好千千萬萬重、馬啼車轍永無蹤。道人靜坐深林夜、
明月高懸太古心。楚

老衲斑斕山影重、草鞋無底印苔蹤。歸家洗腳埋頭坐、
冷煖從來只問心。石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卻見受驅馳。終
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成客作兒。拾

頻言嫌我絮寡語笑吾癡。但得偷心死、何愁別念馳。方
袍僧格量圓頂佛容儀。有智誇兒老、無財厭老兒。楚
但得無生理、何妨渾若癡。兩丸不可定、一念未曾馳。老
石頑猶韻、空巖影亦宜。偶拈紅葉子、題贈當家兒。石
若論長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
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身暢逸、卻念世間人。拾
無窮山水樂、不染利名人。松竹深深處、雲霞片片新。鑪
中撥芋火、月下轉茶輪。昔作紅顏客、今為白首人。楚
點雲生五色、幻樹復如人。真見母忘舊、空花漫賞新。胸
中開露地、指外運風輪。獨笑劫前境、誰分天與人。石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卻沈歸地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鄽俗。豈知鄽俗人、大有根性熟。拾

洋銅一壺酒、熱鐵兩盤肉。諸佛無妄言、調達長在獄。釋子當持戒、沙門合離俗。休誇色身健、正恐業果熟。楚

林老幾碗酒、汾陽三塊肉。了即涅槃山、不了刀尖獄。廣額本來佛、淨名偶示俗。禪爲忠孝原、生處切須熟。石

嗟見多知漢、終日枉用心。歧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到、定知亂紛紛。拾

若要速成佛、先須了自心。尋常行履處、徹見本來人。遊戲神通力、莊嚴淨土因。何勞一彈指、花雨自繽紛。楚

七徵覓無緒何處是眞心得法應忘法醒人不立人但空地獄業莫作天堂因一悟劫前事珠光萬道紛石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臨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輝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拾

境勝多般異峰高萬仞危靑天上頭轉白日下方飛鐵磬侵晨響金燈徹夜輝居山亦不戀涉世本無期楚

登頂若天步身輕無險危短筇同石立破衲逐雲飛孤鳥入空翠眾泉生遠輝閒吟不能已此路竟誰期石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匼帀幾重山縱目千萬里溪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寶莫能比拾

千峰嵐氣收、萬壑松聲起。明月爲故交、白雲作鄰里。清風屢披拂、流水長舉似。試問本來人、欲將何物比。楚

終朝無所爲、一念竟忘起。花笑兩三枝、雲來千萬里。微言絕對待、老石或差似。盡法不容毛、擬將何者比。石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鬧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覩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鄰。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拾

彼云無量壽、此曰釋迦文。不異我心出、還同他世因。孜孜厚行願、漸漸息貪瞋。大士可爲法、諸賢相與鄰。莊嚴信所慕、翹想在斯辰。楚

古衲不談禪、名流不論文。既能空有相、亦莫謗無因。仁極乃行殺、慈深故用瞋。居凡曾未累、在聖若爲鄰。落落隨時去、機前十二辰。石

可笑是林泉、數里勿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暢道曲、虎嘯出人間。松風淸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峰巒。時坐盤陀石、偃仰攀蘿沿。遙望城隍處、唯聞鬧喧喧。拾

松籟劇流泉、山嵐似吐煙。側身路渺渺、濯足波潺潺。南北雙峰外、東西兩嶺間。誰能忘世慮、自此立禪關。碧樹改紅葉、白雲停翠巒。林巢恣偃仰、野棹或洄沿。城郭不

可處輪蹄何太喧。楚

泉香流石骨、遠望似飛煙。聽徹峰極靜、心通水得潺。梅花開十里、茅屋祇三間。馴虎長依座、吟猿時護關。山人飄白髮、竹杖過蒼巒。晤笑疎鐘動、迂迴古澗沿。禪心清欲絕、不復信塵喧。石

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泡夢幻身、百年能幾幾。不解細思惟、將言常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拾

三聖數百篇、篇篇明佛理。流傳古尚多、散落今餘幾。讀者通賢愚、知之出生死。休將陽春曲、喚作江城子。楚

數讀三聖詩、言言關至理。傳之古僅存、擬者空餘幾。篡

和調旣高眞知句不死。其誰了了然信是奇男子。右

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 終

附重刻和天台三聖詩序

楚石琦禪師自雙徑發悟後作爲詩文皆第一義如雪山肥膩純淨無雜本傳所載著有北遊鳳山西齋三集及和天台三聖永明陶潛林逋諸家詩而西齋集與和三聖詩五百年來尤膾炙於老儒尊宿之口西齋集旣刻於吳中和三聖詩獨無傳本輒以爲恨今歲清涼寺傳戒隨藥藕二公登藏經閣見有以禪林唱和集名者乃楚石石樹二老人和天台三聖詩也爰分爲三集藕公刻原唱藥公刻石樹寂與季子栽甫刻是編一夕之聚頓令三聖密語二老心傳並垂不朽詢樂事也昔汪

大紳之論詩曰、有詩人之詩、有道人之詩。夫範水模山、吟風弄月。一草一木、窮其幽致。一字一句、盡其推敲。此詩人之詩於出世第一義、渺不相値也。若夫道人之詩、一自眞性中流出、通天地萬物之靈、而無所作爲也。湧泉源萬斛之富、而不立一字也。苟得其意、雖漁歌樵唱、鳥語蟲吟、乃至山河大地、牆壁瓦礫、有情無情若語若默、一一皆宣妙諦、塵塵普轉法輪。若是者可與讀楚石詩、并可與讀三聖詩。彼執指爲月、隨語生解者、雖讀盡三藏十二部、如數他家寶、於己無分、何足以知是詩哉。

光緒甲申季冬海虞弟子張叡謹序。

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新刻緣起

雲騰鳥飛于虛空、而虛空無跡。風動塵翳于日色、而日色不變。生死煩惱現乎我心、而我心體本清淨。所謂終日在妄、終日恆眞也。舉其眞、眞不可見。檢其妄、妄不可覓。眞雖不見、而性包十虛。妄雖難覓、而十界咸具。有無既亡、言思何及。古哲謂諸佛到此口掛壁。斯之謂也。然則諸佛說教、祖師垂言、豈非以釘釘虛空乎。空寧可釘哉。涅槃經有四不可說、以四悉檀因緣故可說。蓋衆生既迷、不以教無以入其門、何令升堂入室耶。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故聖賢立言垂教、或讚或毀、

或順或逆、捧喝交馳、與奪分明、種種巧施、總趁機妙用、卽令觸處親見面目也。且天台三聖、內秘根本之智、外現落拓之形。詩歌隨口、言言顯諦。笑罵狂發、處處靈機、凡眼莫覷、皆以爲癡。非閭邱感豐干之愈疾、孰知其爲三聖耶。又其詩散乎巖石舊壁樹葉、及人家壁、誰爲收錄之。是知聖作、必有克傳、緣固然耳。原本寒山詩三百七首、豐干詩二首、拾得詩四十九首。明初楚石琦公一一和之、明末石樹師爲之戴和、禪機俱徹、足見三聖之心矣。初刻分三集、名禪林唱和集。又刻或將二和簡次於原詩、叅刻成集、名和三聖詩集。然今坊刻寒山原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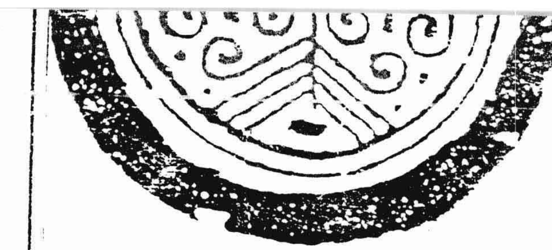
只一百二十七首、次第亦別、乃清雍正御選本也。光緒間有藕師刻原唱藥師刻石樹海虞張寂居士刻楚石、仍分三集、其序附此。民國三年春、常熟法華寺、耀文和尚、請余講彌陀疏鈔、城有張楚懷居士、以二和詩兩本、并娑羅閣清言見贈。十餘年來、欲刻未遂。戊辰有覺觀師、函索方外詩類之書。余志方切、遂函常熟耀師、蔡善士慧清、於藏書家訪之。唯得龐北海居士家所藏張刻楚石版、而藕刻藥刻二版、未知所藏。庚午秋又講圓覺於法華寺、本城蕭沖友居士、以唱和合刻舊本見送、余時猶欲三集分刊。迨辛未春赴蘇隆慶講彌陀要解、特

謁報國寺印光法師、言及於斯。即呈舊本、請以較閱。師云盍依舊刻之醒目易讀乎。師縱慧眼、所有誤者及俗體破體字悉改正焉。余易其題、曰合訂天台三聖二和詩集、遂登梨棗。即祈來者隨讀、直得寒山眞面目、而於清風明月、流水高山、恍然莫知我誰、可謂覿面而見三聖矣夫。

民國二十年辛未春天台石梁觀月比邱興慈謹撰

雲居山常寂光佛法僧覺覲裏成見立寶雲清元會元根禪了策德珩寬道等十八見聞隨喜其集板資四十元上海法藏寺壹百元伏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上海法藏寺募刻
揚州藏經院藏版





布水台集

清・道忞 著



布水台集

清初刊嘉興藏本

布水臺集序

天童山翁禪師忞公以密雲嫡子坐大道場無舌說法有聲如雷施藥對味擊塗毒鼓有叙子小釋迦之目賈其餘勇作爲詩文如涌身雲如灌頂水文人學子用世間智測度咸以爲抒山晝石門範之流亞余頃讀其全集爲之心開意解久之沈唫低回欷歔傾醒而不能舍然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孝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忘北轅之仇甘左袵之辱妙

喜以壞衣髠髮之人敢於左袒子韶抗權奸之議而觸冒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師何爲拳拳忠孝欲廸羣迷俾趨正教唯其忠誠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於砍臂斬頭亦將怡然順受如斲薦根如解膠革於毁衣然髠乎何有於乎薦嚴之疏龍髯馬角之淚悲也新蒲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蔡玉對之什空阬厓海之餘恨也徵諸妙喜以言乎其道則相符以言乎其志則相叶以言乎其旹世則宋世所謂忠義士大夫迨然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撐單出流連涕泗於陸沈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

軍國荆弓也宗社鄭壁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穹廬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東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也山河葶藶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殞今之人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者哉瑠璃之誅釋種也世尊對下拒諫而阿難愁悶慟哭開寶之師東山蘄春肉身爲故國而泣血天寶之亂荷澤編管殘衲與檀度以濟師是又何今之人廣大而佛祖之隘今之人圓通而佛祖之固今之人大覺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惡邪之志

與生俱生永嘉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忞公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習以爲固然是可以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譚玄說妙如刻人糞作栴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體大悲惻然憐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爲說法士大夫之所崇尚者文字也故又現聲名文句身而爲說法有人於一言半句汗下毛豎當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即是不

斷佛種斯即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然磨牙礪齒先教之以所以爲人夫焉有不能爲人而能爲佛者乎

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槃譚謹書

布水臺集序

布水臺集者山翁和尚之禪之餘之所爲集也禪者之言曰行於心爲禪然則禪有餘乎荷大法者無執懷勝業者不滯緜山翁和尚之禪而潑之莫非餘也暢之以一諧包之以兼弘緜山翁和尚之餘而大之莫非禪也或者曰儒之學依於實禪之教說乎虛實故自形其不足而虛則嘗見其有餘儻所謂大道是邪非邪予智不足以知山翁和尚之禪知其餘者甚矣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儒也今夫先王之所秩聖人之所訓其要歸於正君臣定父子不離明倫察物

者近是是故父子者人之始也君臣者人治之大者也吾嘗覽乎山翁和尚之集矣祝聖人而悼天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壽有疏薦有文如訶如泣君臣之義也諸如靖揚雅推之也義僕傳廣之也其爲翼彝說養母文篤於親也進而之於師有父道焉稱道勿絕所謂彝也繇師而上之百世之師身焉象焉譜焉經焉堂焉壇焉不忘祖禰之意也爲死者言狀自文林公傳自廣陵先生而下爲生者言牘自復古南詩自送以直孤下悟發感寄婉而有歸無諍之篇有懷之什兄弟朋友之誼也甚矣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

儒也或又曰天下之道儒者實之然而多實則多累是故亂之以生死撓之以得喪及其敝也至於悖聖人之言廢先王之服蔑君親之恩弃昆朋之族禪者即不然死生則一之得喪則齊之泊然無所起於心而澹然無所繫於世虛之謂也是以累盡而理存天屬雖離而彝不違世典已謝而敬不失故曰守儒之說實天下之虛可以處治世通禪之學虛天下之實可以處亂世嗟夫此又有爲言之也予智不足以知山翁和尚之禪而謂山翁和尚之禪之似吾儒者固其餘也

四明流寓雲間包爾庚題

布水臺集總目

布水臺集總目終

布水臺集卷第一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風

春葵風

乙酉之役處士孫開遠舉義嘉禾戰沒孤城詩以誄之

藹藹春葵向日而傾曾我暬御誰則匪臣

交交桑扈晨厺其枝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願言思子章服生儒蒿目神京奮挺大呼

南風不競北馬蹻蹻孤城絕援聲凄夜刁

鼓兵以出白日爲黃結纓戰沒豈曰國殤

彩仗雲旂歸神天上在帝左右招之或降

相韓五世博浪椎秦子胡爲者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中原血戰四海交腥鴛湖湜湜濯其潢涇百禩流馨

春葵八章六章四句二章五句

玉尌風

玉尌旌孝節也清師入邗謝女希韞與母張氏同赴井子宸救之母絕宸不忍厺死焉長子翰出護壚墓遇害於途于陛季子也感母兄之變亦悲憤而沒故作此詩以哀之

謝家玉尌鬱鬱邗溝華開瓊萼五葉綢繆有風自北

折屋傾舟飄肰墜之香潔誰儔

溫恭薦婦朝夕斯寅腥埃撲面何以潔身有洌者泉

託彼澄鮮孰能芳桂蕭艾同捐

宸也亢宗文心雕龍厺母生護卒嬰凶鋒天何以醉

何神不庇舍彼驕人維此胥忌

挈爾希韞靜女其姝令儀令色淑愼維圖青鋒是佩

用戒不虞見危授命終殞厥軀

迅雷遄呼親懼則肰忍看黃沙昏晦無天朝奔墟墓

齊思見賢誰曰爾正而斃戈鋋

陛幼孝友性自天成蘭芽方茁風雨交攖呼兄不至

聽母無聲悠悠千載閉此愁城

彗孛經天白晝宵昏煠山龍厺誰從如雲嗟爾謝尌

實繁有柯我心孔懷是用作謌

玉尌七章章八句

雅

靖揚雅

皇臨命鄭公陽備淮海卒靖淮海之亂也

皇臨孔章昭茲若監靡有爾勞皇不爾鑒仁則爾柔

威則爾悍哀我東人惠此良翰

艮翰伊何維鄭中州嵩嶽之霧申甫之儔我東曷棘
于邘之溝宛宛周道四方來遊
來遊來王高車大航盜思襲矣舞戈以狂以偵以誘
裏我姦伲不畏爾元俾民流徙
我翰戾至載安載集募兹拳勇弁爲武什毋啓爾戎
毋俾爾翼旣訓乃稽盜偵斯得
旣獲盜偵我姦卒俘正之皇刑往卽爾誅爾誅爾悍
我柔我恃闔胡不悛覆狂以喜
翰曰吁哉其饑而譁予而父母媿不而家乃陟其疆
乃造其廬大降厥心畢叩且歔
民之歔矣亂斯沮矣民之舞矣盜斯逋矣其曰未逋
憂我厥肮孰躋我圉以泳大康
莫此大康維翰實崇式崇式庸維皇之忠維忠于皇
厥猷翼翼秉皇之彝訓于南國
烈烈東南我翰營之湯湯江淮我翰清之旣清而瀰
王道之夷于萬斯季皇以治之

皇臨 九章章八句

韓城雅

韓城嘉瀚遠朱鎭君宦生瀚陽復建節于其地也

溥彼韓城瀕海之陽蜃蛟所宮鼉族維彊昌黎作牧
文運開張濟濟多士賓于有唐
化雨千春誰承遺則在帝神宗朱侯洵直太詠甘棠
來詶九罭乃誕嗣君天鑒有德
維此嗣君五色麟祥允文允武萬里騰驤纘我顯考
載鎭南荒四郊以靖海波不揚
鎭君出遊虎纛龍旂釃酒臨江橫槊賦詩敷其文德
率服島夷來獻其琛赤豹黃羆
嵩高誕申玄鳥生契矧伊鎭君萬夫之傑瀚水泱泱
鳳臺嵲嵲允矣九苞式生丹穴

韓城五章章八句

詩一

送以直愚禪師之雲間謁董太史乞黃檗和尚塔上之銘

間生亞聖人慜世垂高格奮迹兖黃間其道苦如檗
怒罵恣憑陵佛祖驚且易盡渠神通來箇箇遭點頟
住世八十霜重譯流聲兖疾彼投名者蛻委息影藏
豐碑久不竪天龍嘗歎傷愚公邵武輩派出耀仙王
投𨥺叩籌室一笑登其堂爲覓先師骨洪波泛淼茫
持向雲間太索取回天章太史聲名重文章繼子長
書之擘窠字寶以金玉相千載頌明德景行永不忘

送元白可公出天童

青眼當初最直錢等閒不把費君蒋揭來相見出新篇拍案槌呼感往季豈爲君詩動百千爲君創底裏雲烟春風吹翩又翩翩刷羽臨岡問所先兮意言之君亦肰咄嗟爲祝兮思賢兮思何在西之偏汾水滔滔清且漣三十白來足不緣泊肰亭箸蜕而僊古人細事尚兊鮮何況其中大者焉君聽兮訶志欲鐫兮訶未卒兮心卷洿門大事悲若塡君不僭兮誰共憐

送鹽梅鼎禪師住南嶽

大鳥高舉摶風翔千里之行月聚糧嗟彼屈蠖動求臧進退猶如牴藩羊我友鼎公氣摩蒼雙瞳敹得烏欲藏龍象三千蹴道場角虓鐵硬數公彊蕺林號兮難比方方公眼嵧足相當吳山越水已十霜打包別我上衡陽衡之高兮南極旁廻鴈峰蒋日月長金雞粟供僧中王山君自此壽而昌聞道季又告天荒君厺須敎喜若狂蕺生茅茨搆君堂黃華白水獻壺漿待君果熟時飄香奔丞鈞天亟躋蹌君不見大鳥高舉摶風翔

黃嵒山居卽景十六絕

黃巖寺

絕攀緣處路初入解轉身旹岫始開排闥谿兊金布地厭簷山色玉成臺

寨雲峰

塹顏不宿埜盤客寂莫難畱冠蓋羣日暮林號孤兔遠開關只合延歸雲

行龜峰

嘉林不住兒潛淵脫體全彰界外天自信生來能越格六藏何用小家禪

犀牛峰

不耕祖父閒田地肎守寒嵒異艸生觸處尚嫌頭角使又披風雨入高崢

雙劒峰

雙垂天末落羣峰日焰寒苉血暈重在昔虛空曾剖判至今風雨尚磨礱

鶴鳴峰

憯傷羽翰遠江濤集老南天萬歲岑翹首不無華表恨夏肰猶似發長唫

香爐峰

甄陶不費列中天信是安排造物先皎皎冰輪傳夜燭霏霏薄霧散朝烟

紅石嵒

丹嵒嵌壁切雲霓誰信通天步有梯蹋著始知來處迥虛空撲地萬山低

羅漢嵒

嵒背青峰月上遲森森白晝丞魑魅雲長湲鎖虎長嘯何似當季護定時

空生石

石中空可居人而上平如砥建閣其巓曰空生因遂得今名

盡道孤危曾不立誰知大地自空擎欲看樓閣空中見請向虛空背上行

鵓子石

憑高峙立志霄摩豈易雄心付薜蘿對月端懷天上兔臨風恰欲過新羅

姊妹石

尋眞偶共話烟巒幾度秋霜鬢未殘何事玉容人易老冰心端不似伊寒

瀑布水

聊將一綫放渠開不覺流通露布來莫怪險厓能箭急江湖聲落已如雷

龍潭

山外清谿門外菴幾人親自到龍潭腥風況復吹長壑望眼何當送曉嵐

清源池

古志雙劒峰頂有清源池生蓮華大如車輪而雍熙間瀑布流下紅蓮一瓣長三尺闊一尺三寸

劒脊池開佛國葉劈流曾下雍熙初霧根一瓣天然別僧問東林種似無

布水臺

落處分明誰解看爲伊覿面示來端因高就下誠難偕透頂還他徹骨寒

哭廣陵三我蔣先生

何當偃苑促雲軿濁世應難奏廣陵天上少微淪月堀人間白璧掩霜棱方嗟後夊來無幾未意先刑太復增塗就短章仍浩歎臨書不覺淚如膽

初住黃巖松壑弟許爲持盋乞濟上歲杪以兵荒見困寄次韻復之

望君如渴路思梅蹋凌猶登布水臺鶴骨未看雲外至鱗音但說苦中來自慚省己躬難勝敢道求人口易開且喜留將空盋在免叅日後償他哀

顧我青山住已殘幾回風雨凭莽闌未將玉笥參天出且等蒼松奈歲寒大地劃開畬片片虛空撲碎月團團三條篾更牢加束不為閒情便解寬

清宮品賣飽宮郵二比難兼共一輪為愛孤峰留晚焰幾忘寒瀑瀉微溪山光澹澹交眉睫松韻悠悠送耳根歡罷蒿湯茶步步不知天子若為尊

壽匡山焰𡼖師六袠 四首

青山未住早居菴說道春光過二三兜率尚然留益帶閣浮故自放癡憨每慳頑石推先覺為賣青松老翠嵐成就逝多非一一且攀千歲作司南

看輕沙界等纖漚傲骨欺霜別出頭未肯虛空言老大那從甲子問春秋咿哆使合嬰兒行雪白胷鋪古澗流卻笑季來難捉摸生緣更復道蘇州

但見山青復又黃誰知果熟自飄香山河百二拱高座華雨繽紛灑石牀太乙峰騰標月指盧華浪涌接人航無能九里沾河潤願頌千秋𡼖水長

少同師席誼同仁白髮相看一笑新毛骨奇君真是豹角踧慚我苦非麟更翻歲月思莽事別轉峰頭為故人把手共攜天外望海山落落何嶙峋

同諸子度歲黃巖賦得通字

共有凌霜節相依話夕窮威儀聲色外形影寂寥中敌衲寒輕荷新條綠暗通何須千嶂放已見歲成功

歲朝喜雪

帝曆頒新日瑤光暫玉臺限催殘臘去敕辨好春來舉世傳清白何山受點埃誰知林下士生眼碧如苔

歲朝雪後見晴東曹源大中二公

六出臨初節依然眼曉堇豐和兆以叶艸木怒方娠日月同今古寒暄送故新置身天地外自見宇無塵

春宵雪霽步月

碧落初開雪後天長空如洗月湧川山形有須分高下對影無支落正偏寒重春風猶刺骨光交午夜不成眠披衣起步中庭裏何似蛟宮玉殿莽

春莽五日寄懷唯一道兄

塞鴻將北燕南圖寄問寒暄近復如恡凍未開新歲筆折梅先發太季書莫嫌韻短句方絕須信懷深海有餘驛使怕傳春信後計程隔夜到君廬

春朝喜峯玉孫居士見訪出登盧山詩飄然有出塵之志別後復寄盧陵殘雪圖次韻速之

恐妨春信到山家竹塹疎籬戶未遮何來天外雲中客玉骨如梅雪綻華眉間隱隱五嶽氣顏之四壁流

青霞須臾忼慨出長言牽曳西峰寒影衮山峻兮寒
君自回魚箋明日復傳來水墨作雪祇淺淡半覆江
天未盡開誰云紙上幻空碧自是君胷藏山澤山澤
可藏亦可遂心眼胡為冷復赤世路風波莫等閒絕
險幾人㕘復還君之來處坦且平千山況復破春顏
人生急景如風度待等回頭已遲莫為君一友索枯
詮嵒𦫵拈出截流句不見瞿曇語殃殛我住久矣君
不住

用𦫵韻招拳玉孫陽江

化鶴僊人歸故家華表空看艸色遮千載何勞歎陳

迹過眼還同浪裏華君不見嵒𦫵一派烟嵐色聚作
風雲散作霞閒情故為立斯須半蒼半黃夕陽哀丈
夫作事莫徘徊寬限遲君燕子來桃華水醮武陵春
古洞門將半掩開君之倉澹千山碧君之懷滚彭蠡
澤問君山華火欲然血點支頭為誰赤孤蹤何似白
雲閒日上月下任往還有旹卷歸滄海宿有旹淺抹
青山顏空生嵒畔危梁度猿鳥幾回怨春莫無限遊
人盡迷蹤況驚足底險厓句待君來旹通一綫別峰
相見留君住

送愚拙二禪人之雲間

曉生鳳子出丹山彩翎一搏入雲間千秊俊鷂趁不
及貪牛之氣何閒閒虎子鳳子種性同樽搖況復起
天風一啄三洲便好歸日月之下皆樊籠歸來歸來
將爾叟太天百尺之危峰摘星辰而啖之千秋萬歲
何終窮

秋日寄懷介子黃居士

碧流清徹潄江尊上下同風只白蘋昔事況逢秋葉
落轉教天際憶眞人

玉局文章都尉禪脫空師語亦碑傳無人過與價三
百贏得雙眸貫五天

壽空林禪師五十

新鶯短髮入霜鬉保社爭傳老白袍是行便堪人藻
鑑無言不應古風騷何如世季千觴酒說甚天寒百
衲裯蘿桂從來晚益烈願同寶掌壽吾曹

毅宗烈皇帝哀詞

擾擾勞生皐日縣九重聞已懈天恩雲車自太狩玄
圃玉曆誰傳守帝籓山鎖諸陵鶯落翠月明深院悋
黃昏至尊勘破興亡夢觸處應知達本元

袈裟唫十一首

孤兮橫阜覺山涯十界通身入一家莖縷離乾生奴

海何人出得者袈裟
全封一幅絶邊涯稱體人人古式家緋早縱岐誰欠
少過勞雞足護袈裟
識青布幪裏生涯傀儡俳場盡作家黠過霧山偏落
節衫衣換得獵袈裟
祖關終古罕窺涯動著知君惡口家卻笑跛師能解
道鐘聲敲破了袈裟
襤襂半聽逐雲涯日炙風吹道者家可怪春寒人不
禁朝陽日日補袈裟
盡將格則做生涯誰信風流出當家但看堂前三下

版倚人不起整袈裟
棒頭黠出者生涯排闥春山撓入家一句風前何所
似東京王長老袈裟
丢聲當世徧天涯若箇門風壁立家寂莫芙蓉今似
鐵民衣曾卻御袈裟
天書三降紫雲涯拭目眞人笑帝家雪刃臨頭剛不
顧淸風千載起袈裟
烟蓑一粲旁江涯風雨蘆灣處處家打黠莫霞來日
好趁晴且得曬袈裟
垂鉤獨汎海東涯爲有長鯨足䟐家十轄絲綸拋未
盡敢辭銀淚卷袈裟

重陽旅一日初度絶學銓商尊玄二上座以詩見
壽次韻復之

靡吾一日占仁先經緯無聞綴錦篇太日早驚毛有
二來朝且喜菊猶鮮材艱繼祖慚前哲道足傳燈憶
後賢何日三臺詩偏拍萬季歡佇奏師絃

㳂社垂秋憯莫涼吾生何以恰厮當揮戈未返曾陽
日披霧先看豹變章慧命從來空作壽背肩若箇鐵
爲梁不辭玉露凋楓葉珍重黃華送鉋香

禪門四懇方

闘海泥牛太絶聲亂峰千疊向刀耕不期黄葉疏雲
水何意玄言落翠崢碑版尚空專甲字江湖徧譜隱
山名堪嗟無限方墳客春艸季季帶雨生 龍山

天華講得墜如菱誰信心工巧莫詮囘首虛空眞露
布轉身嶽色正排連尤滋謗語嘗同社益逐青峰入
莫烟高躅不知懷近遠麗眉尚說政和季 宛公

得意西江一句乾菴居占斷古僊壇空山曆準黃爲
紀石庫書饒夢不餐熟爛何人堪下口摧殘祇自倚
潑寒至今幽討禪棲處風急雲仍白晝攢 大梅

海國江天寄湯遊目前蕩盡與誰伴滿船載月收綸

廻一櫂扶風送客稝垂手寧誇紅錦奪傳家贏得綠
蓑衣爲人耍入洪波裏春曉吳江凍不流 船子

送峻書記之大梅住山

弔古寻恆憶大梅蘿龕爾況藉雲隈荷衣應待淺秋
剪松食須連曉露栽將指隨流人得妙急徵嚼碎核
還來眞風要見當季社莫謗投荒又一回

又擬梅送之

落英銷歇步餘芳條側新攀豈故常不羨傲霜華有
韻最憐濺齒果堪嘗景邀明月來還洺香引清風待
襲裳珍重好收殘核子耍鉏煙雨種衰陽

次答趙將軍玉韻 十四首附來韻

世事于今難問天十方諸佛也徒肰不如身逐浮
雲去圍繞山翁自在禪

男兒壯志薄雲天羨甚奇勛勒燕肰拈起威音舟一
簇千重甲透祖師禪

長青自古一般天纔動風雲便不肰變態中知無別
界鋒刀頭坐少林禪

長安奕出又番天我國誰知自晏肰寶殿苔生王不
坐區區終日熾肰禪

避秦謾說洞中天刦火空居尚洞肰百艸頭邊春慮
得鑊湯爐炭裏安禪

畫角聲催欲莫天八千義勇總凄肰浴身卻有驚殘
夢晝夜山河信說禪

謗言掘地討青天仰躲徒勞亦復肰簫後分明饒有
路誰惺北斗面南禪

粟散曾覩電裏天大千何異泡如肰與亾不管蜀魂
恨一例消歸浴喜禪

纖兒撞壞女媧天局破難完自古肰野老摧心長飲
泣哀聲只恐到三禪

倒翻大海洗青天火德吹教煖復肰撥亂纔方成至
治轉辭不說太平禪

山河不見漢家天仗劍何勞問討肰掇轉乾坤歸有
道赤松子去好逃禪

旬始忍看晝竟天長鋏一埽壯君肰殺人不眨將軍
眼作佛還他血性禪

帝化旁分閫外天蘇途四海誼當肰問君何日昆陽
戰倚馬長書露布禪

聖喆從來不問天數歸陽九豈其肰鬧籃扶出眞天
子大地從教定似禪

黃茅霧塞綠楊天一霎雲收便皎肰依舊大明依舊

日江山不動本來禪

丙戌孟秋送黃梅二司馬歸楚諱日芳之煩

九死從君再造朝誰知風雨正飄颻黃冠未奪孤臣願楚魄尤煩弟子招千里關山收夕夢百年心史付重瀏采薇我亦理歸楫臣阜期聽夜鑿瀨

箕子歸周孔子仁君之處義亦申申獨傷有衆能先祖堪歎靡階可哭秦轡正勾芑猶念楚風悲搖落豈思尊遙天永恨如何釋請向空王問了因

布水臺集卷第二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詩二

次金華宋學士霧峰留題詩

梵宮別啓一禪天龍象知奔代幾千繞洞春來秦社裏起霖雲宿屋頭邊明心謗詫香嚴竹說義仍多百丈田物外精藍誰共匹藏修好把祖風肩

霧峰即景十八絕

五磊山

五峰岌岌繞青冥佛首天冠差足竝人在上方杳靄中誰知盡蹋毗盧頂

象王峰

儼翹帝釋騰金脊彷駕日輪降碧霄立處難將涯際測見河誰道卻能漂

師子峰

勢欲翻身天上輥髭鬛直探萬峰頭金毛忽變西風裏五嶽蒼黃四海秋

石城岡

金墉千雉疊崔嵬崒跳谿山盡勒回飛渡只堪峰頂月中宵曾上女　來

九曲嶺

通霄路接水雲邊只恐方來落半途留得轉身吐氣處為人直殺卻成紆

峻水嵒

高原更激數千盤險設天關豈固關貴欲清聲喧海嶽等閒不把衆流看

濯錦谿

錦江春色羨華陽誰浣清谿曳許長想是天孫芸妙手冀同芝逸賽文章

清玉澗

不因秋色泰寒翠豈為春山焰影明激艷自來光瑤瑤衝撞還聽珮琤琤

羅漢潭

激印須眉宛若鐫名標聖者更何緣大都海眼光通透應供諸龍得自便

白龍潭

霧湫共說玉龍蟠月老風高誰下綸長見銀光生碧落為霖知是挾雲還

洗盆池

平如鏡面湛如藍飯罷臨池日有三是我是渠親勘

破方知安柄趙州憨

象眼泉

無熱池南象口通紺泉眼復迸霧峰青天湧自誇澂湛爍破還他一鑑中

砥柱石

滔滔萬壑下西峰力砥中流氣岏雄只欲狂瀾翻正道不知立老幾春風

鷹巢石

幽棲高託千尋石眼界橫將宇宙空肯搏不仍凡羽族門庭別是一家風

眠牛石

頑皮似鐵骨如剛鼻孔渾侖管帶忘祇爲袒翁田地好從教臥月更眠霜

望海亭

四壁排空山浪浮夜觀星漢曉蜃樓十洲自出重詹下豈是山僧闊兩眸

三石門

崇閣壁削鐵關峨顧佇纔生點頷多剛跨門來三喫險家風端的險如何

梅華徑

瞻風似入衆香國顧影還疑度雪山廿里谿窮仙苑出卻驚羽化蛻人間

次畬同參見壽詩二首

十季風雨晦明州白髮如君較一籌已濯冷泉分桂馥敢因黃落等芟蘇方隅迷久知東北世路驚冬識咎休山澤何勞遂後夜行藏今已付虛舟

駸駸從驅苦不緣已將身世等郵傳臥龍應需甘霖雨老馬常嘶薄暮煙慙逐綠楊舒化日冀同黃菊玩涼天切思兄幸叨三益寡過寧煩又數季

有以出家寒命題者次韻和之

詎干落魄運吾丁道本孤危合自行見說拘都方命太竟忘乳鴿就衣生玄微亦盡無雖卓冰蘗晏當有骨清千聖已霧曾不重萬緣何慮得嬰情

又和茅屋雪

茅齋斗大雪平鋪彷彿擔簦又五湖自笑風陵如葉脫何勞粉飾著珍塗雍身有半思嵩少洞豁無遮想佛圖最快禪餘諷後夜披帷傻把咎賢呼

和勝因靜壯杖調

共有穿雲度水杖山形怪甚吾家檇十洲無地問生緣挈老人天神愈壯明如日黑似漆孤標動魆今時

格竝肩佛祖較難齊趦歩迷途寧著力峭巍巍活卓
卓敲風打雨休驚愕乾坤呑卻化龍昔大地潛蹤何
處摸論權實分焰用掠得些兒恣戱弄等閒機變盡
渠來捴著靑天須叫痛似雷吼絶謂情敲彈拍拍總
無生玄關謗自誇金鎖一擊管教囫地聲掌圜蓋拄
厚坤擬佗鋒芒早滅門香海攪將成雜毒大用從來
軌不存

霧峰山詞

霧峰山趦方外出沒烟雲常自在親到方知立處高
頭頭躍著虛空背側橫看饒景況天然非覆亦非仰

霧苗無種石田生枯木糝華雪裏放盡羣巒俱撲落
風冉雨後更明廓岩嶢自出天外頭持載寧煩巨鼇
脚山中人活計寬耕雲種月恰相便攜將鍬子隨方
掘放下鉏頭當枕眠慵話禪嬾論道剎竿免爲他人
倒長思迦葉好門風安似而今生揑造負非人勝非
己紅白支支春色裏等平一道浩然均片念橫分生
死始最現成誰忌諱動著鋒芒全不是伎倆徒勞費
若干胷襟流出較些子松濤響谷口音韻致難將語
脈尋流水高山樵牧唱汝邊密在意何滾鶖相應同
本得萬象兊呑日月黑浛浛由來顯自家金毛奮迅

何疑惑貪程客錯路多班荊且聽霧峰詞一句了然
趦百億百億千般奈汝何

和石頭回艸菴詞

艸菴問我何年止虛空未兆艸菴起地無陰陽對無
根叫不應兮山弁水籠古絡今只等閒旋嵐偃嶽常
如是來不禁造者庭相諧何人得共偶芻狗哼哼吠
天明木雞夜夜震淸吼疇萬象寧煩口平懷一味家
常有堪歎兎烏兩彈丸磨盤終古遶菴丕纖塵[illegible]立
非攢聚佛國天宮那足踰直饒松竹可憐生日引淸
風幾百度吹毛銛利絶疑憂細切嶺雲恣刃遊大地

撮來如粟粒四溟歸卷一毫頭靡涉喧豈拘幽曉夜
堂堂六不收月圓當戶猶虧焰雪覆孤峰尚出頭尊
貴自來曾不陊乾坤那慮破金甌艸菴詞詞誰疇壹
千須是拾寒儔曠大劫來無變異箇中何地著春秋

又

普覽朮榻晴空止文殊境界千波起了事道人家如
何軒窻四面臨山水山水頭頭露本眞動靜閒忪無
不是眛己徒我山陡空弄機關若木偶瓢笠誰惺挂
對梢鎣風大作師子吼鬙鏃機嗔空口敢訶佛亦不
知有葫蘆棚上弔冬瓜撈月從籬緣壁丕衆角謗勞

山積聚一麟自足師絃揄啾啾耳畔亂蠅聲何似松風天外度柴牀疊足百無憂昔蹋白雲深處遊封密中心田地穩界行孰敢鎔絲頭狐蹤絕鹿羣幽趁將佛祖一欄收別甑香炊鐵酸餡無底籃盛夂猫頭雙眸炯炯澂如海大千世界等輕甌曲無腔若爲疇幸有山童調古儔枯木龍唫霜夜後撲空香霧滴清秋

用前韻索諸禪賡和

頭陀論劫艸菴止不數華開世界起都盧圜裏盡十虛斡宗那計山與水門外非無宿人多究竟承恩只者是到元平陟還陟千差坐斷信難偶指揗乾坤頭

倒卓揮斤艸木盡唫呫祖佛流祇一口雲霄目睞叟何有蚍蜉把住大風輪海底泥牛銜月走嚼碎虛空還揑聚趂情之見誰能踰神通卻訝少林僧雪浪崩濤一葦度悲生懊惱爲君憂弃宅抛家向外遊不信從來成現事幾多頭上覓安頭歸來好出潛幽干戈不動陣雲收風景故園常似昝覓得終非是本頭琳琅謏數闌干竹叮噹且聽語風甌我謌畢俟君疇千斤大洽貴同儔把手登堂相顧豁護持直到未央秋

和霧澂禪師山居詩十一律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松韻數來清素耳寒威幾度厭窮肩三冬自足爐頭火一道常飛砌下泉受用天然無盡藏爲誰千慮蹋峰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寒透梅香曾撲鼻煖回衲謝幾鬆肩有腔詠出風敲竹無簡招來月到泉寂寂柴門春半掩鳥銜華落碧嵓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嬾弄白拈輕巧手頻揩生鐵鑄成肩和雲共住郎當屋雜鹿分嘗古澗泉理亂關誰秦且漢支頤常自地爐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瓢笠自藏丹嶂腹青黃幾換碧嵓肩冷灰豆爆煨蹲䲭瓦缶雷鳴煮

瀑泉萬仞孤峰頭壁立雲霄目睞孰賓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未肯上流同濯足詎容孤嶼共攀肩幕天席地三椽屋酌古準今一掬泉兩眼盡驚空佛祖誰憐霜雪飽風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雲面多看垂雨腳煙眉少見隱霞肩有文品字生空火無漏銅壺響汐泉晝夜熾然譚萬象何妨白醭口堆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秊竹補巔秋遮澗足松添今歲護岑肩息心祇用三條篾漱齒曾營萬斛泉慚媿金鱗撈碧嶂星河落落衆峰巔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季薪續繩牀曾折
脚笻支仄厂近垂肩梧緣鳳託畱朱實磵爲龍蟠蓄
湧泉三尺寒松隨手植夜濤今已響庭葊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季帶雨耕春泥沒
脛穿林歸洞後支肩鉏荒剔出陰涼對斫覓流通濯
澗泉風起千山林葉響一聲石虎嘯嵒葊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季鬪海泥牛泯浪
迹抽條石筍老純肩每當芋熟思嬾瓚常自雲眠想
谷泉百鳥不來人不見天書那得貴嵒葊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不記季詎以樓高空四
目卻緣蕩盡亢雙肩壞成剎海榮枯對消息人間測
汋泉曠大劫收彊指內誰岐後後覓葊葊

哭竹林晦夫和尚

狂波正倚隄回瀾砯響忽聞一夜殘淮海瀨鳴千社
泣金山浪打六羣歡盲龜尚自艱浮木柱櫂誰同接
險湍堪歎衢昏艮導隱無能爲勸少停鑾

懷師子尊者

謾言晉爪衆趨羣誰解橫身劍下分從賦淵明歸去
操勁弦千載羨師觔

懷天童開山義興禪師

插莖菲見寶雲甍端信神功過五丁世遠不知師道
大籔林千古說長庚
月化士夫倍自憐况勞薪水下瑤天開名讖作青山
累太白峰高豈浪傳

詠史二 有序

唐末天下大亂巢賊入餘杭上雙徑衆風雨散皆
住持洪濟禪師獨危坐不起賊怒力揮三劍牀毀
而師無損賊惶懼施金帛懺謝而去

三劍撝來盡落空黃巢謾自逞英雄偷心肯向機葊
欸管取青天血濺紅
睬我如卿劍亦然空華那索淨眸葊一刀自落巢魁
魄神用何關別有玄

二月十九爲寶慶南禪師五旬賦此壽之

華髮誰云此日彰大悲聊示受生藭功勳法社終難
老道振林泉應不彫洞雪雅空方越徹學雲未見亞
杭標區區甲子何須論芳躅會看百世貽

山家十事

春耕

呼雨雲鳩㮚上林山家早動曉疇心古黃金待犂耕
出泥水寧嫌此際深

采茶

春衣不惜緝香荊爲撥烟霞訂玉英百艸頭邊如薦
得等閒入手總芳馨

割麥

何意滿車復滿篝稽勛不在麥黃秋翻思多少荒唐
者徒佃空言糞有收

插秧

霧苗翻茂貴重栽揑聚何妨復裂開步步消歸還就
己青陰不禁潑天來

夏耘

熏風乍扇綠盈郊秀發寧緣在蔹穮要見吾家眞種
艸直須豪忽不相饒

理蔬

冬種波薐夏種瓜莫言生計太周遮園蔬一飽曾千
足方信酥酡未並他

灌園

本分生涯在己躬何緣長自月天功桔槔不事身心
械幾度擔泉夜月中

刈薪

霧𧫴誰將續莫萠參天械樸恃長銘逢人若話其中

事報道山莊亦欲燒

打稻

抖擻早已落通身只爲從前力用臻那貴紫羅珠徧
擦普天敢保沒饑人

牧牛

大地耕翻總賴渠功成不宰樂何如金鞭擲卻山童
後惟有高空月焰阹

插田漫賦

宗說年來己默商開畬且種及時秧圖伊疾下三三
點鴈字俄分密密行會看千岐成子粒証爭九穗發

殊祥生涯況喜傻愚紬桃李從君競奏芳

哭雲門雪大師（時大師欲開戒期廣孝吳德以疏果致具官期生講世方荒亂毋得集衆啓壽張𦙶于寺 師遂封鐘版曰當此世界更說何）

丁亥八月十九日師示微疾矣日封鐘版親書一
紙示衆云小兒轉生死路上須逍遥皎月冰霜曉
啰栢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歃口
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

贖有清商又罷絃徽音寂寂黯人天汎同身世呱兒
戲輕等死生逆旅傳雪曲一聲歸去後遺言半偈話
來先獨憐皎月冰霜曉景倒閣浮焰尚偏
風流雅足厭當皆氣岈孤騫老不衰只有罵人三寸

舌曾無諂佛兩行眉山川澹蕩緣淸嘯艸木甡甡爲
解頤七衆同瞻波利對捫零何止五天悲
葛藤椿子徧閻浮金井梧偏墜早秋轇轕忍看狐兔
塞翺翔空憶鳳麟遊若邪瑟瑟聲如怨秦望蕭蕭色
自愁業海無能還逝水淸波返乞櫂慈舟

贈董山人 有序

廣潤擅山川之勝美盖二方乎象爲之間而難爲
仲季者也乃戢在荒陬閭汶不章于甚惑焉己丑
夏言如董君爲鼇革山門居肰宅中圖大矣賦以
贈之以見董君之道足以輔相陰陽有如此者

車輪卜得浛王居師表叢林天下模潙水源長合肉
山香嚴寂子豹斕斒瑞雲遠接天台脈迢遞崇岡三
五百峻極霄肰忽洞開横峰側嶺爭翔廻石城包絡
輪圍小纖悉其餘難紀考有云嵩少眞相似又道曹
谿鑾足疑千載胡爲閱世多湫霧不發如之何南來
有客須眉古五嶽烟雲隨步武跰足相山不憚賖造
門告我勿吝嚳金鍼一撥山河轉大地頓彰眞本面
司馬頭陀術固僊眼兊君爍四洲天。

送濟書記緣化三吳

常州濟禪者風流實瀟灑趯踢破芒鞵往來貫保社
培塿小諸方下睞篾如也太歲造霧峰謁我古蘭若
衝突駕頭來篩後還兼瓦活將夊雀兒喝起雲間打
相隨入天台徙倚石城下古壁切青冥曠懷觀大埜
驚濤日夜流疊巘如奔馬因思山海倫高深非聊且
誓兹息浪遊萬緣俱放舍此行胡爲哉山門日以猪
一木不虞艱掌拄欲支廈鐘磬久聲沈冀鑿銅山冶
𦥑相剝苔斑黃金思重瀉西告鄭三哥東投王大姐
驢腳尚未伸佛手先已問大智會有人知音寧患寡
不問富千金豈嫌貧一把佛殿倒騎歸廚庫傾還疋
鉏斧待他年一斫青天亘

遣世亂離旹艱目擊濡豪賦感以勖諸禪

虺蜴哀旹化百凶難具論千家無靜郭七戶少完郵
旁水愁攖攫循山畏噬吞何依佛蔭者不念大慈恩

悼亾僧

負笈趨東下星霜歷幾旹道芽悲不行霧隸苦先萎
有業會須償無生安可期悠悠三界獄咄咄好長辭

壽玉齊耿兵憲 先中秋一日爲公初度之辰

桂輪不放景同圜玉骨麦霜肯自憐道覺斯民知任
鉅文俟後夊應天全大千掌拓虞金粟三峽詞傾擬
譎僊普見門中聊示一人天曷以問生緣

弘濟悲願夙來承雖現宰官卻似僧海印妙持王合
甲禪心高寄碧崚嶒眼同曉漢秋初霽袪共瀟湘雪
後澄常把釋迦黃葉睬菩提誰夢記然燈
隱富兗黃箬有譚耿宗世顯遠君三書香無窖開黃
甲玄悟有根發妙曇攬轡澄清來漠北隨車霖雨到
江南三詞幸勿嫌封祝仁者如君壽豈慙

輓介子黃居士 有序

江陰黃介子明之聞人也久參天童先師于禪學
洞有所窺申酉之變兩都失守帝后賓在遐天麥
秀黍離子實傷之因陰圖爲恢復之舉事敗見執

證獄石頭城甞匍伏榜棘尤爲要門禪者題予肖
像凡一百二十言其詞曰憶自黃嵒嗣席天童踞
先覺堂卓卓孤峰楔以楔出毒以毒攻蛇吞鼈鼻
虎齩大蟲正令全提孰敢嬰鋒出語成詠百折不
窮佛果銜官大慧附庸穠秕之導往來愚衷國難
以來蹤迹西東兄遊天外我戲圜中世出世間皆
大英雄不負先師舊衲掌茸眉毛結其鼻孔氣通
轉谿正脈臨濟眞宗是木上座亦號山翁粤三日
將決矣復作絕命之章曰劒對刀山掉臂過長申
兩腳自爲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
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
羅手其奈雙丸忽跳何以一破箋書寄與福牧雲
禪師肰後坐脫圜中於乎禪師洎予皆出先師之
門予當夙生顚沛趦肰無累固以奇矣復于同門
之衆獨予二人若眷顧不能忘予哀子孤忠且慶
子學佛之有霧因次韻十章哭之詞不一而足也
聞禪師章先有八則又先得我心之所同肰者矣

同學禪流生按過毗陵爭說老維摩全輕三藏果頭
佛稍重霧山大集魔摧倒須彌寧有礙吸乾香海已
無波閻羅縱布巡官手天外橫身奈若何

誰之神字得君過雲日雅宜自蕩摩互換機能欺佛
祖倒行令足懾天魔騎鯨幻入蟭螟眼捉月兗搖碧
漢波功絕凌烟誠可歎名標青史意如何

交臂天童事以過南來新鴈攜還摩拈華早笑迦文
佛何意寧容障蔽魔只欲魚龍知性命還將折箸攪
滄波君臣義重千秋紀不審人間定案何

虞夏寧傷忽已過首陽風範若爲摩金塵在眼人迷
佛白日當天我辨魔但信蜀魂原不死肯憐楚魄已
隨波驅車欲上西州路肝膽爲君痛裂何

潑憎陽兗晦蝕過炎精直把血心摩自矜有口能吞

佛且喜無心得障魔櫂入蘆華收匏釣文生霞綺動
秋波遡洄幾結從君思不禁水天一色何
力盡孤城百戰過千將猶自手搓摩精忠貫日消燐
火正氣彌天伏怨魔馬祖休言心卽佛永明謾說水
猶汯滿船載月空歸去萬古光昭奈汝何
掉臂玄關直透過何勞闢支勘還摩毛輪吹落燈明
佛夜机平除黑暗魔劒刃鋒頭閒作戲紅爐燄裏碧
生波炎岡孰謂能焚玉奈有丹心不朽何
幾家虀露輓聲過捬臆爲君長痛摩九夏心空曾選
佛一翰劫盡不降魔爲留日月光天德因輓江河濯
世波壯志未酬先蹉跌百身我願彼蒼何
指冠無髮可衝過搔首青天頻又摩義重不知生共
死身輕那顧佛兼魔撥雲直揭中天日鼓腹橫呑業
海波堪歎末流眞五濁激揚無計輓君何
三際輕彈一指過漚生刹綱詎堪摩覺中蕩蕩元無
佛夢裏昭昭屬有魔一任青鋒橫割水不妨陽燄細
翻波雙丸幸有天公管珍重無勞問若何

　淨權相居士爲孀母七旬乞言賦此以壽

萊衣舞看幾廻翔蝬節嚴持七十霜曾事空王爲弟
子久依佛日注歸航心緣寶號聲聲徹口吐青蓮瓣

瓣香壽檀霧椿隨世相眞常體實逾金剛

　壽金剛菴主人五十

凡聖難期普化儔倒翻筋斗入閻浮莖茅插處瓊樓
見香餌抛沓錦串收玉偈滔滔騰舌上滾機密密屒
棱頭無生韻出淸霄外那論霜華點鬢稠

布水臺集卷第三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詩三

贈緣幻泫主 有序

泫主蜀人精練三學尤嚴律部邜齋鍊臂三十季無虛日矣吳興道山纍葉祖庭也昔於明而義學者始得俎豆其間自師嗣席乃不惑游議毅肰復古謀諸檀越遂挽予於越之大能仁院度予既肯可即日攜杖笠過別峰予所見知泫主者如此賦以贈之高其行誼爲可風也

凡落今旹盡厎刊衲衣强半逐雲飡食寸接得玄沙氣臂日常肰淨藏檀護戒眞如鶖護雪處名直侶鶴處彈亡亡心更有難企及泫道爲公起祖壇

莖齋菴詠爲聖月錢居士賦

不傷高丘不傷谿隨宜斗室卓郝西聖賢勘破渾如夢身世嘗多澹似齋瓮裏沈酣悲小甕山頭清餓笑商齊一莖我自千般足春至華香鳥又嘑

過吳江宿艸菴留題壁間

數椽小小搆孤邨菱芡交加水到門四壁天垂宜匏望可中落日大如盆

雜詠

秦宮灰㶳漢蒿藜隆準王孫歎莫之夢想不懷兜率好衲僧誰道失便宜

盆子無功又毓民與朝只應漢眞人憐膏忝得滿原火報主何如一炊榮

瀛國爲僧全后尼大元於宋豈偏私與亾自古有天命斬艾徙多曷爾爲

負固逡師伐不臣情原迫挾兄蒸民元元總在君王宥何辜累囚婦子嬰

浹旬九日苦霖蒸一日贏來半日晴蹋步谿橋休更

問聽頻葉落也心驚

辛邜九月予與霧喦儲姪禪師俱以弘法嬰難至明季春仲質獄東甌谿山險遠辛苦歸來即事賦

感淒成三十韻

甚肰甘露門稱二雅合楊岐調一腔失路不分天近遠衡陽飛太鴈雙雙

聽明濬察口雌黃近炊或吾莫汝傷璧桂塗蘭同躢折擬騷幾待問蒼蒼

不羡名高共斗齊牽犁拙耙笑同畦翻憐一海分東北黃髮番番隔望夷

霧山佛法付王臣弘護寧知非善因白簡卻遭閒論議既從天降豈由人

天朕茅廣住山翁支事誰閒遠錄公風靜碧潭雲太後秋空那倩水磨礱

非無籌策濾覘圖冐昧貪生不丈夫儋爾紅爐千尺燄黃金煆就玉珊瑚

千盤未動征車輻百曲先撐入漢槎運會生當凶有百風波險惡不須嗟

壯者肩囊少者隨師生八九日登逵山陽僕尚傳千古風割馬頭贋有思

爲緣一字入公門㪅盡波查不用論桃放山莊明十里無因歸主亦銷魂

山城無處不兵騷埜坫荒凉半沒蒿日落孤亭悲旅況還傷春燕對泥巢

官橋墅栁短長亭太國饑民倍旅萍差喜眼前生計復寒烟隴上麥青青

雲昏白晝儘愁忝那㝠官催程限嚴鴈蕩好山看不諦籃輿驀過老僧喦

一宿永嘉待質偵喧傳士女早傾城金槍何事仍罹難活佛由來浪得名

公庭羅織燄如山誰道人心只等閒一自頑皮經烈火丹砂信有九回還

阿房那得性從容無猒庭觀鬼亦忪卻笑停囚偏長智三關歸太設黃龍

骨堆平地起何來五百生脣藍業胎報得兩籌青竹篦懷春石女産麟孩

似還未是定諵譌屈棒有人早㪅何我自不偏渠不黨蒿枝長想拂滹沱

鈇扆袞榮總是虛泣麟譏鳳待何如憯來鸞翼甌傷太侃論曾聞李𡜊予

李公諱惟樾溫人也仕明官至掌科

帝座何緣犯客星𢇛呼御榻睡嚴陵乾坤老我千山丞回首富春百念典

法社危如漢祚傾典朝每憶禹諸丞揚舲擊盡中流楫誰羨烟波釣子陵

錢塘歸櫂始停綜還向臬司禮問官囚執可憐三界獄無生幾箇話團圝

絲縣命若爲傳衣古聖當之亦暗欷危嶮路還千里外麗眉驚作錦榮歸

杜鵑風雨亂枝頭行盡江南麥未秋譚笑對淸往昝

債百城還怪一生遊
往業今酬莫浪袭投身鄴縣豈徒肰任公不遠拋香
餌爭引魚龍出坎淵
勞生待砭痛加鍼結得冤讎海㵿滾㬎首尚銜師子
恨弄瀨人定爻瀨心
九季壁觀苦生涯積怨誰知是毗階毒藥到頭甘自
歃累人千載又皮皺
投閣區區墜子雲膏明自著喪來焚短槃果克兇長
焰敢憎如今世所云
忌身爲物語呶呶垂手何人肯弃拋鶩爻華亭歸太

客蹋翻船子打翻橈
支解忍僊幸自甘大千身命舍瞿曇蘊空端的誰爲
我手刃春風也太憨
大千朽故宅方燎乾艸誰擔入不燒得失未忘情見
在渾鋼打就頷頭焦
畏洩春光口欲緘語梁無那燕喃喃盡情說似人難
解珍重休將空夢函
次畣棲霞浪禪師 附來韻
常憶此宗百怨門橫身爲物鑚其根六遭服毒曾
無我千古皮皺空斷魂賺殺不妨頭角異明來卻

嚣我兒孫如今奇有驢三脚弄景偏令海嶽渾
揭地風翻白下門參天劒故刻牙根直將身命扶宗
教那顧人天嚣膽魂似我難方曇藹杲如君眞箇仲
謀孫龍泉謗說雙蓮獄兇躲斗杓漢亦渾
壬辰夏五賦壽聞聞上人六十
甲子巡周三百六厖眉豈是乏同儔塵勞桎梏人如
蜎一衲奇君百慮休
延促時因情念別念情消處古今空寥寥天地餘雙
眼似火榴看萬井紅
三歲觀河六十均塵沙劫豈異今身季季五月萬華

漾旹有香風撒白蘋
贈兇福妙高臺汯師
臺占妙高迴戛幽蘿龕鎖斷太湖秋青松難並春華
賣頑石空教亂點頭
贈賓化禪人
何緣化外盡來賓主作塵中益有因無米能炊香國
飯平斆大地沒饑人
九日過婁其章胡給諫以詩見訪次韻復之
六寓同昏颯颯秋堯天尚憶奉宸遊批鱗直遂檻曾
折擊楫詞長響若收且混樵漁尋埜客幸逢門徑近

滄洲最憐此日菜堪看無奈黃華嬾上頭

蕭蕭落木競隨秋獨泛玄槎象外遊信意冥鴻唯我適瀰天沆瀣許誰收歓酣陶令心非酒對桂壺公春滿洲壍塹固肰勤白社叓勞一擊破關頭

楓入吳江處處秋輕舠快挾傍偎遊横揮塵落三無漏縱布詞傾六不收捩轉夷亭通汐浦鑠乾斐水見瀛洲節鋒莫怪能相拄布帒盛錐合出頭

癸巳三月十九之作

蒼梧望斷翠輿塵愁聽子規十度頻艸木爭春新雨露園陵誰弔故君臣曾因血詔傳三月毎竭芳郊怯又春欲得悠懷消息盡東風休遣到平津

漢移魏易晉羈俘殉國吾皇曠代無霧爽飫聞誅賊子陟降昔詵聲神都昭昭日月宣明德悶悶風雷下使衍獨恨聖神嬰𠀤既哭將滄海淚爲枯

聖主焦勞十七秋誰憐君國共分憂補天莫屡女媧手營堀偏工狡兔謀舊壘僅存空社燕新魂無暇問湘流河山破碎何人過地老天荒恨未休

閣浮天子雹中觀今古興亾半局殘會見銅駝埋晉代早驚玉闕燬長安金甌欲破羣毛泣泰嶽將崩一柱難稽首大行皇帝烏不須誤國舉千官

若干大澤歎龍亾豈只吾君賦恨長畢命臺城梁武帝隕身仞利頂生王乾城乍涌浮幢界蝸國相爭古戰場萬歲山呼忞忭拜奉攀玉輅上慈航

題畫

喬林簇擁裏羣山門掩清陰白晝閒應有逃空人打睡惛無排闥一開關

題入山圖

千曲清谿路百洄孤笻直上此喦隈好思船子高岐語莫入西山叓不回

題千仞岡姪水月居

屈曲溝原數版橋臨門水接大江潮名山何處堪招隱玉在秋林艸自夭

次答麗祖方居士

古今見誚昔三世同帷幄達洽本唯心境緣何好惡如彼運斤人鼻端忞揮霍良由物我捐豈曰心眼廓黃海有奇士澄淦江漢濯千聖思汰刪今昔盡哀落無乃心慍煩瑚解不爲藥

復之

癸巳季冬々然心堂建叔則李寶應以詩見贈次韻

布金煩長者論道媿瞿曇幸傍香嚴室無勞虎護龕

出誰能不戶北槃認爲南歇處聊相指分燈恐未堪

又

欲識孃生面須空鏡裏天緬懷神共王趦步力還綿
依眞多礙俗在欲孰行禪邈哉林下士猗與渭濱賢

別唐人韋蟾贈商山隱僧詩二十五絕 附原韻

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谿雲師言耳重知
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歲月頻將落葉分亂峰不禁鳥辭雲耳根喝斷馬師
後未信人間別有聞

山林無意市朝分十步谿來五步雲一自千峰歸臥
後木雞夜夜曉窗聞

天南地北一區分爲雨爲晴幾片雲拽得虛空雙耳
脫難陀絕聽卻能聞

山泉覓到小廚分飯罷經行復聽雲老大惺惺能變
鑠聲由觀察不由聞

日掩柴門過未分乍開薄暮爲歸雲根塵似雪消春
水只用心聞不耳聞

四序首忌至與分生涯一鑊日鉏雲了知撲落非他
物不猒嗁鵑帶血聞

險韻無朋久不分拋來詩思冷秋雲光遍淨極如何

也砌下蛩聲鬬虎聞

爐篆烟消夜欲分一聲鶴唳動寒雲空山響命尤無
我過誤誰云是蓄聞

鐵頭茅屋一間分半屬山僧半屬雲今古寥寥空四
壁不知何法得畱聞

等將三世刹那分出沒還如松際雲萬里神光圓頂
後不由聲響豈由聞

雹拂羣宗派別分空雙白眼睇流雲千差坐斷三叟
月攪海風號亦可聞

劫外今時總不分孤筇一畫斷天雲髑髏識未全銷
盡枯木龍唫豈易聞

淺谿杓子竗難分不沓清風便沓雲色後聲前忌俗
俗眼根還作耳根聞

春冰泮後澗流分好鳥山山喚煖雲頂戴春光無厚
薄好音分得大家聞

藤蘿落盡綠筠分閃閃人間個火雲山茭何煩嘲熱
客從無剝啄到扉聞

炎涼世態暮朝分山舍悠悠只白雲黃犬自嘷霜自
落今秋不易去秋聞

千峰葉落岫難分塞鴈尤迷楚澤雲將謂山家消息

斷清香別有一枝聞
事事山家有寸分澗留明月對留雲與來不發蘇門
嘯逸響恐驚天上聞
清風明月兩無分邀到山家共伴雲風卻多情翻友
籟月窗幾度送清聞
隔岍家山到莫分幾多谷口鳥迷雲等閒蹋著來旹
路依舊谿聲不斷聞
無心待把祖燈分浪悉禪流駛若雲競向海門遙悵
望何如一見越千聞
爻象未彰兆已分祖機唱出叟和雲心華不容誰開

燦鼓打南天北地聞
宮商調合作家分瞥爾情生萬里雲魯祖經秊長面
壁青霄韻出幾人聞
谿橋蹋斷祖源分一笑風燕起白雲火發新羅唐土
熱從來濟道出常聞
金沙混處餤爐分噫氣衝開南嶽雲一曲無生連韻
唱總教大地入圜聞

除夜慧允知浴六十詩以壽之

臘盡人間甲子終晨允來日叓融融淨華折得春無
數定永長秊洗太空

乙未春孟值止水明侍者四十初度念其相從最
久賦而志喜亦志感也

靑鬢相依古越州霜豪又見一莖抽八還古教心心
焔九載巾缾事事周般若海同今日泳金剛種已百
生收風規自著休方我老大從傷鶴髮稠

大威上人六十詩以壽之

戒㝵身田定水盈叢叢忍艸競頭生春允六十人間
度知著伽黎是幾身
住老菴居歲月深階前道討半雲侵抽條結絲秊秊
事還喜歲寒不改心

壽吳爾世母貞淑胡孺人

撫就遺孤祀克承短檠幾對夜深燈瓊芳不共閒華
老三壽何勞頌作朋
蓁首孀居白髮稠丈夫心見事難秋鬢眉堪笑風塵
客一姓從人不到頭
玅體金剛瑜莫方那從甲子記春王古今一念銷鎔
盡未羨蓬壺日月長

丙申秋日壽經國王居士五十

海籌忝得十洲春穰穰豐秊萬室均封祝謾勞三獻
頌普天同此慶佳辰

休驚百歲半消磨三際由來一刹那去日還同今日
日昔人何事驗觀河
浮瓜沈李日長悠詩酒賓朋樂事稠放卻楊州騎去
鶴人間且住五千秋
何年海上遇安期傳得僊方善自頤五十須如三二
十卻疑王遠是君師

壽德輝何君六十

爭奇勉翠賦瑤華君鬢蒼蒼我歎嗟年可作忠唯護
毋才堪謀國僅施家綸收渭水辰方旦日挽長戈景
己斜漢自需人馮自老白雲蒼狗類如麻

晦中明上座曾親炙先師密老人于天童復爲山
僧監廣潤道峰二山院事今住台州未久頓與法
輪古寺于埜田蔓艸之間嘉其有道行詩以贈之

叢林戶說老耆年小試天彭結有緣不蹈西山高隱
躅肯隨保社拍盲禪油油嬾向時流道莫莫還爲智
者宣佛手未申驢腳展法輪早見佛燈然

伏枕唫

八月有事武林歸度錢塘病大作舟過山陰依止
故人六度菴中偃臥焉恐其將至于漸因求不直
裰子不覺湧唫遂成九絕

鶴骨病來瘦可憐自知身半入黃泉四方衲子爭覓
得佳話何人解共圓
熱發如登萬仞山一回著腳一辛酸幾多嘐盡半腸
苦依舊將身試險巒
五度經來況抱痾雅情轉覺故人多堪憐彼此染霜
葉只恐相將欲去柯
晃晃青燈挂戶楹幾回冷眼覷還明大梅何事貪聞
鼠拋卻常光認物聲
中秋十載客途看此夜懷深出戶難獨喜清光曾不
減萬千人尚倚闌干

一息懨懨絕所思隱几嗒若坐忘旹有人卻問生和
死點首與他自合知
老僧病到骨稜嶒從者病來亦莫興攢簇果然俱不
得何常爾病我肩承
轀涼車子雜鮑魚愁斷祖龍去國殂我己無家天外
客何山不可窆寒顱
垂竿幾待錦鱗來便欲將身入水薤我有三三金鳳
子散爲霖雨樂何涯

贈天石施居士

神鍾河嶽駋難評屬受霧山願獨宏衛植金隄匡我

㳒文滋豹霧變羣英才高眼自空當世意廣心宏小
渤瀛何日臥龍潭起蟄沛將霖雨惠蒼生

丁酉泉爲山僧卜壽藏于玲瓏嵒下作西嵒隱詩
三十絶

誅事天童十一秋重來兜暮更何求攜將朽骼依先
子返本或當正首丘

師子原開在水西南山敢望北山齊胡家曲共丁秊
唱尤喜臘鈎六二旹

綢繆未雨得從容誰逼生蛇便化龍我亦乾城如蜃
結玉礲金鎖待闢空

非心非佛難名邈魄邪魂兮莫浪猜華落華開誰是
主謾勞鬼伯苦相催

何邦歸厺待何秊卻把閻浮九土穿撐起空王空界
月從教任運落前川

盡空㳒界一方墳身後身前孰與論可歎投湘人厺
後大招不起遠遊魂

牛頭沒了馬頭回滑似泥鰍上舞臺不信遼東華表
鶴厺家千載始歸來

誰搬雜劇不收場燭燼中宵好主張休唉臺空人散
厺牛山徒有淚千行

億須彌積多生骨窖掘浮幢未足埋憑仗涅槃山色
好大家歸築臥雲齋

揣空出骨鑿空藏此地無金十二兩堪笑人生恆倒
置幾多剜肉作成瘡

賜他紅爛好平窺風日幾經炙又吹特地開窀圖掩
卻水晶龕裏著波斯

雞峰未死先遯滅熊耳埋藏後脫空我本不來今不
厺且栽松竹引淸風

休嗤死了仍全活欲活先須死一場多少生前無活
路隧泉擬見本生孃

特石何須費裹包開名浪魄未全勦他秊只恐成狼
藉普請諸人力下鍬

明是百秊需用物南陽画虎卻成貍何如太白親拈
出窣堵高高八尺奇

一二三文起話端厭骸徧地露踈山天童著意爲收
拾匠作依工取次還

本來纖芥物全無平地何須起骨都只爲巧遮人世
眼假銀城卻賣單于

紫雲如蓋覆金幢無盡眞燈照一缸枯骨謗云空點
綴㳒身元是一枯樁

山藏力負壑能趨唯有賴頑是者驢一道神光同皎
月枝枝撐著玉珊瑚
麓眠雲子千山曉松入風聲萬壑哀謗道來肯無口
說須知淵黙卻如雷
雲攢白晝暮烟迷無縫誰言號難提充國黃金都蕩
盡還他密室爛如泥
帶質兼文式樣高烟霞星月足相招臨池摹得同眞
本傳到諸方亦古標
重峰仰對臥龍蒼古記喧傳在上方論劫山靈長護
惜庇因蒙脉發天藏

玲瓏高倚卓嵒根竅穴分明正眼存怪道當季吾祖
傑等閒呼作破砂盆
淡藏玄豹淺來龐萬本修篁百尺杉天設鸞谿爲玉
塹城包太白戛嵒嵒（左谿名鳳下以鳳凰嘗下此谿也）
我師南院祖東山咫尺禪宮儼梵寒心賞不多天子
至龍臍隨葬可隨安（東山密菴傑祖塔也南院密雲和尚塔也皆在望中）
清谿流碧界煙嵐谽雜松篁覆一龕幸是高嵒人共
矚不勞碑版揭韓簪
鬱葱佳氣布香雲洞壑平如古沕潭慙媿兒孫成漭
出令人轉憶大莊嚴

吉祥殊勝口難評陰亥偏宜丙合程衛果形家眞不
謬一燈終古應長明
攬海狂風吹不入谿華流出洞中春方來欲識西嵒
隱好向南天看北辰

壽淞起嵩乳和尚七十

望重諸方臘日高飲人以德倍醇醪植扶宗教東山
嗽培養眞元五栁陶漁浦萬家熱業網赤梢千尾奮
金鬐欲知化雨沾羣彙頌說長河沸侶濤

寧宇居士與淮北嵩乳和尚同庚七十因隱書記
爲其乞言詩以壽之

淞起蟶蛾東海東生緣甲子喜君同泗州大聖空爲
量著意香華歲歲供
一日諳機早百齡春秋况復閱多庚劫空無事如相
委須信當生卽不生

布水臺集卷第三

布水臺集卷第四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黄巖沙門道忞著

詩四

戊戌暮春十九之作

融和最喜艷陽天無那春歸泣杜鵑芳艸天涯生欲
徧愁心畏向玉階前
遶梁燕子語呢喃何事東君去不還艸木光生春老
大空留雨露在人間
功成霧武上皇歸興慶宮前事御遠十二龍旂天路
杳吾皇神慮自通微

華冠久卸萬季牀玉漏聲沈古殿凉徒有九州神禹
蹟鄙對何自戴恩光
優曇無曆計春秋吹盡天香不斷頭尙冀毋忘悲願
力還從兜率下閻浮

春杪送隱書記歸山陽省嵩乳和尚

綠甸春畦正好商因師抱恙促歸轜鬱洲愁斷雲千
里豈憚吳山越水長
杜宇催歸日未斜計程半月可還家春風此去猶無
恙看徧江南江北華

壽林谷禪師六十

雖皆前道樹幾抽芽鑑湖水森空心
眼泰望峰高漱齒牙不打諸方閒鼓笛詎爭盧老破
袈裟人間甲子渾忘卻一任西窗日又家

中夏瀛侍者歸雲間慶母七十因其乞言書此以
壽

甲子重黍又十霜綠因春老漸垂楊芳菲謾謂今將
歇雨益荷擎日正長
華鈿雨洗春妝淨火吐榴英照曉新有相身中無相
相不同劫后共爲磷
三遷教子繼儒傳有子誰俱聽出纏俾續法王眞慧

命陳母較似孟母賢

永嘉以燮王山人過天童爲衆禪寫予照三月因
其東歸賦餞以詞

家住雁湖緊比鄰由來山水得情眞長書大士消餘
習閒寫名緇託隱淪想逸當年無道子思玄此日失
波臣從君繪就玲瓏石滅盡巫峰十二神

送楚源禪人還粵

爲流大法到炎方萬里征途曉夕忙來自南薰歸冒
雪此心端共楚天長

贈南海實行上人

劉漢曾參知聖禪𥧌王何似二南覽苾蒭日上黃金
殿譚落天華積檻犇

贈嶺南月千上人

三祀重溟到五羊寶林開徧覺華香從來大法流東
粤高韻還空智者頭

哭循州若乾寧禪師

鴈斷衡陽十五秋驚聞此日動離憂山藏誰謂能移
壑白露橫江失夜舟
太白堂犇艸衆删嘉君意氣獨閒閒多季賦就還鄉
曲卻怪今朝唱大還
從無佛處解成佛已見炎方佛一尊遮莫剛強難化
度還爲唱滅勵頑昏
火宅先君出瘴濱歸鄉化俗媿逃君蘭舟復住中流
楫瘴海誰開接地雲

太冲黎居士行季八十而集德存誠如衞之武公
敬壽以詞用志企仰之思也

命獨奇逢壽大椿尤欣五趣見天人操觚欲頌生平
蹟厥美難將十百陳差可麗公車並軌未容有道步
同塵微君福德持衰世敢保閻浮總化燐

赴召上京不及應瞽辭之命寄復嶺南二王同宰

輔
金地遥招已點頭天書旋忽降龍樓神允幸是同今
古日日與君對碧眸

贈靜香周觀察 諱荃

鮮烹大國莿通神小技詩文畫可人休怪毘耶能慧
巧大千手擲若陶輪

過淮河弔金龍四大王

丹心只擬挽天河洗淨乾坤穢濁多露爽千秋殊未
化肯憑險惡作風波

見聖諭三章

曾聞護國頌仁王何幸勉勉見我皇論道至忠天子
貴平拈公案細商量
嚴陵加足不稱臣光武包荒爲故人喝下疏僧承顧
笑千秋法社詠皇仁
豁達雅方漢祖雄御人以禮法堯躬鈎章擬欲詞明
德浩浩如天歎莫窮

上賜御画山水圖 有序

己亥閏三月
上傳敕天童召忞赴京命卽萬善殿安禪結制上
不時出宮就見忞其位須待若賓朋間於論道

之餘抵掌而譚天下之事則靡不周知曲盡一日出數軸示忞曰此朕數季并遺病昔作也遂以山水一葡桃一賜忞焉墨沈澹蕩筆意蕭疎殆騷人韻士揣摩半生而未臻其閫者上獨優爲之荅班固作漢書稱昭帝十四能知上官桀之詐今上十四總攬乾綱肅清海甸不假霍光之輔一皆出自宸斷尚以萬機餘暇博綜帝典王謨旁及百世家言旣承精一之傳復探西來大意至若詩文小技筆墨餘長猶善且美若此竊謂中古帝王未有聰明睿智如今上者也忞艸莽餘生得奉天顏已屬厚幸乃皇上手澤頒以見遺他日持歸藏之太白名山顧不成禪苑千秋佳話哉敬拜手颺言爲識其歲月云爾

一幅吳綾御墨鮮半含秋水半春烟崩騰瀑布疑匡阜澹遠郊墟似輞川籠賚固非龍惱盔手遺全勝始豐田名山歸奉天龍護佳話應知百禩傳

上語及先師每歷生不同昔之歎因出處士曾鯨所繪道影喜動龍顏遂命供奉王國彩臨摹二幅備極莊嚴賜藏天童其原本留中供養

異世奚殷聖主虔道兮師大德師全空生寫就趺坐石蝸相摹成下二天彷聽儒音宣寶座儼鷲浤雨灑當并通身兩處分鞘埜不盡眞燈耀帝乾

上命供奉王國彩重摹幻質留供闕庭駕臨方丈御覽一過爲忝數筆遂覺生肖宛然

黻黃項槁須支離任是僧繇巧聚眢成貴九重親手澤爲留七衆好風規三毛幸已仍加頰四面何勞更顯奇堪笑古錐成骨董萬季麥閣永傳持

上詢先師語錄因偕直說進呈御覽徹宵豁然神羿即日依忞疏請賜同大藏流通

徵言師亦遠睿智獨明眞旣發終宵歎旋敎贖典新瑯函光吐月玉軸曉生春大義昭星日昏衢息夜燐

上詰天童何義爲述其由兼請寺額上下弘法圓照眞覺法慶諸顏俾忞自定乃遵首二字焉

名山希寵錫聖主尚勞謙兩字從高揭諸顏聽自拈瑤章侵玉漢天樂動危簷太白標弘法名同實共兼

上問祖山初見何人云天童先老和尚上忽動容因問有何機緣云以工夫不切實爲叩棠賜痛棒云有什麼不切實上曰適生晚暮恨不及見此老耳忞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先師亦安能出得陛下大威光也上曰得三五季有箇會處當

自見渠忞曰誠如天言
皇封彌浩浩函葢廣于天當宁來何暮先師往豈[illegible]
暫爾親薦得一會自儼然今古無畦岍天言信不慾
上所居乎齋門書生奴事大壁書莫道老來方學
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之句爲語忞曰每對此輒
萬緣寢削因進曰少年讀李卓吾纔等待便千
萬億劫了也即日出家上曰亦請老和尚大書
用以自警
君王方鼎盛恒化切斯須緣以大人覺益之良士瞿
情封千界落心月一輪孤不住無生地蓬瀛詎所圖

贈慶雲李欽差
三朝歷事股肱臣鴛鷺班常近紫宸夙福信由多劫
種報來麟趾更振振
贈範宇張欽差
少壯從龍佐闢疆忠勤事事得君王洽門護念尤無
倦屬受霧山信不忘
贈春雨雷欽差
殷憂王事知忠愛清白傳家驗後昌桂馥蘭馨方楚
楚三槐應早植君堂
爲成茂成幹李大君少君製字孟祥仲謀賦贈

人言將相都無種我愛孟祥有父風飛鳥固然今已
盡良弓留待射天熊
鳳生鸞鷟虎生彪生子如君一仲謀記取他年麟閣
上絳侯題後亞夫侯
上庶兄敬一主人于朝罷暇間從問道終日無倦
容短章以贈嘉其好善忘勢敏而嗜學有貴士
之風無貴人之習焉
帝子寵來必肆奢翩翩誰得似君嘉菲躬動若同寒
素超俗思將類鳥霞學富淮南匪假託藉方松雪自
名家幾回臨漪亭邊過忘卻西窗日又斜

贈普濟上人
當年博施病閻唐普濟何緣衆口揚久隱西山稱逸
士今開藥室號醫王補虛只用參苓散導滯還加蔻
朴湯起死應知有活法一回汗出自清涼
題別山普應禪師所画白菜
何意呈身在玉堂凌秋幾度傲冰霜自憐碧藻堪同
潔未肯甘鹺遠逐香澹泊能明君子志麤疎不入貴
人腸平懷一種天然趣細嚼方知道味長
上于庚子孟春爰下辠己之言一切修禳諸事救
俱停止特於四月八日嚴修水陸道場九晝夜

以忞生遐陬未之或見也
慚受天恩渥驚聞佛事開在貲心意廣不惜大官財
僊梵凌空際天眞降九垓爲僧今半百恍誤蹋瑤臺
上于四月二十七日命遊南苑觀新建德壽寺敕
近臣就玄霧宮寢殿設齋管待極其隆渥
南苑策遊騎駿奔丞侍臣宮庭排盛蒸山海列名珍
飽德誠無盡酬章媿莫陳願謌天保詠回祝向丹宸
上念忞將別太後會難期自簡宣紙數十幅命作
大小行楷留宮上亦旁案書敬佛四大字賜忞
謂彼此展睬有同面晤云

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
託意存千古留思寄墨翰正虞風雨夕未易等閒看
上于乾清宮所祀關壯繆親睬良工雕刻黃金鐺
甲寶玉爛然蓋經三季而始就者因余歸太白
賜作山門護法
帝重關夫子肖形百寶裝海山憐忞轍歸護敕維匡
漢室猶堪託髡徒豈足襄名藍標太白千載倚金湯
上亟稱內臣張斐然與供奉虞世瓔一學顏歐一
學鍾王皆妙得其家風因拈案頭敕書展睬曰
此張斐然筆也遂命天岍昇子朗誦其文至忞

法名上曰不當犯諱但爲國體所屈忞曰君臣
之分無所逃也上曰心殊不安
幻質同殊劣虛名等聖凡馬牛呼不惜君國體何巉
盛世尊耆德天王式艸毘山林叨屐戴寧敢益與函
上再擇夏五既望聽忞但征尤不忍遽離如是促
席晤譚于風晨雨夕者旬有餘日無倦息之意
焉
征帆驚遂挂離思浩無涯風雨晨兼夕乘輿遣復排
寧云忘勢位直己外形骸我后誠高朗微躬若揩懷
上問忞幾昔再來晤朕忞云待皇上三十或徇馬

未塡溝壑當來敬致封祝上云老和尚定與趙
州齊年忞云審如慈旨尚得恭慶我皇八十也
峕譬學士在側進曰皇上固朕萬壽無疆我師
亦合寶掌千齡忞曰果爾則忞當百度來京矣
上爲大笑
逝水嗟難復朝宗詎所艱趙州如可匹寶掌不須攀
六度登黃閣千回覲聖顏坐泰長壽考金口自宣頒
奉 旨還山留別別山普應禪師有序
禪師之遇主于巷也會上出狩冀北登景忠山之
石室昔禪師在焉因命陛見愛其住山枯槁嘉歎

之久後上改萬善爲禪室特自景忠起師至卽抗
疏還山上益嘉歎與假一月旋命內臣賚從芳齋
詔名師住萬善禪室當是時上於學佛之徒甚生
敬信而學佛者日開奔競之端上由是厭之獨師
晏坐萬善八載至再錫師名顧無所覬覦其間上
始知學佛之徒有高世獨立者歲在己亥涼秋九
月予奉詔來京住萬善方丈八閱月于禪師行藏
至悉也今庚子夏五得請還山念世無知禪師者
爲製七言二律聊述其槩兼志留別之意焉

再四陛辭愈復留叱殘榴火上官舟不堪回首君恩
重難割永懷道誼綢歸意盛長方似夏離情黯黜早
如秋願言保愛珍明德日對堯眉踰趙州

越鳥翩翩向故山歸飛獨恨戀宸顏固慚八載葵傾
日尚羨嚴城晝掩關多嗜利名蕺物議誰膺寵錫等
雲間回天不藉揮戈力汝社殷憂未可刪

次韻留別春平吳上谷 附原韻

曉望承明捧表歸青門悵別柳依依雅知兩足稱
黃面不羨重瞳賜紫衣道大津梁隨地涌身輕杖
盋領雲飛入山要定南宗後又報丹書下翠微

祖印高懸世共知曾將因果決狐疑濟源骨肉中

興後燕市魚龍雜奏昔清淨身爲尊宿報廣長舌
作帝王師灞橋祖帳羣公在戲把終南隱士嗤

菩提未許是眞歸極目寥寥聆絕依天女并驅摩詰
室雲山秖蓄了元衣吸將鄱水連江盡丕使磨盤掠
漢飛何日相逢煙靄裏佳譚要不涉離微

著手胷頭便了知莽身金粟要何疑心空肰士休官
日智決烏臺選佛昔勞侶不妨俾給侍尼乾且喚是
吾師風流乞徧訶姬院下士從教謗復嗤

無家客欲擬何歸爲有林泉得便依山采蕨炊纓絡
粥池栽荷補水田衣頑心友石秋同冷野杖聯雲曉
共飛象縷消來清晝永要驅萬象話玄微

鬼神莫覷詎容知詔下丹楓也自疑尚想青猿來暮
日還思黃獨正香昔巍巍破頷風難繼濯濯芙蓉志
可師千載嶺存司馬悔悔來那得怪相嗤

上于十五日凌晨單騎御萬善門敕忞乘馬並轡
而行親送百餘步已回鑾矣復馳至北苑門握
手而別

艸莽臣何德皇情眷若琛分攜重握手回策復言心
愁豈關山遠悲因媿感深生平珠玉淚一瀉百壺斟

登舟南邁有感而作

從別九閽後傷心已百端憫茲弱者肉耽彼虎而冠
聖主憂民切黔黎見德難爲詢金紫客因訛國委官
舟至臨清十月不雨矣水涸塗見長秊束手無策
時護送天使欲遂弃舟余示以九重德意關帝威
靈果爾河水驟滿抵東昌大雨由是獲濟
大川稱利涉水涸櫂爲亭卒地潮生浦俄然漢起霆
雨沾天子澤威顯帝君靈萬國通輸運皇心亦載寧
過分水龍王廟讀永樂朝開河宋尚書禮公碑碣
大禹功成後嘉君著令猷力排南旺水分接萬川流
裕國非當世福民歷萬秋往來簫鼓客請一問祠頭

由京國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瞻敬皈
依者傾市井
遠涉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砰
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迺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
和天封佛慈祥蜜蜂頌凡六十首
瞥過寒岳異艸時春光溢目載途歸芳菲不盡隨高
步彩鳳長疑錟裏飛
憧憧雲水共生涯浩浩紅塵不入衙蹋得自來田地
穩隨緣到處可爲家
頓悟華情立構旹根元不涉兄支離香飄反惹尋香

客蜜在汝邊覓脾
四天爍破眼飛光豈爲尋枝摘葉怱入到芳叢無剩
句白拈雖巧不相當
相隨唱拍合絲桐向上何曾有句通直就春光苒見
諦得來不在對頭紅
千家籬壁透穿旹一一行從烏道歸俏揩有誰堪得
似無毛鐵鷂刺天飛
競落槐都天一涯人甘同夢已開衙進幢高豎摩天
幟要與荒夫作沿家
東風撮得指彈旹謅變何勞論坎離霹靂手還操化

母屋愚只見蜜生脾
相須摩厲候晨光波劫長因口衆怱家業掙來怠管
帶兒孫輩輩足支當
寧資飲露託高桐手眼圓明觸處通一抹華林芳欲
竭歸來勝唱滿江紅
直從天外得來時泥水罕曾一涉歸擎到衆香同上
院出爐金彈驀頭飛
阿閣滨沉罕測涯幾多游漾欲窺衙旃檀不雜伊蘭
種一撥魂消似巻家
酸囘梅子遜甜時香積持來話亦離何似春光摶在

手清凉一味爽人脾
風流雅自布聲兊劒俠羞爲刺客忄暗地傷人無毒
口神鋒恷見勇夫當
黃見秋桑碧見桐高蹤迹絶水雲通問渠妙旨從誰
得萬綠叢中一點紅
按下雲頭落艸時太華就實務眞歸爐錘控得綿還
嫪姹女能驚撲地飛
不入靑峰便海涯詎爭洽會敵官衙相隨萬指皆英
特久擅門風壁立家
變金攪酪亦需時春色誰亰總化離怪得鶯梭勤織
作錦章只富詩人脾
無復空華礙眼兊肯同碌碌世流忄揪翻海嶽從來
事縱遇風波自抵當
列刹何關戲翦桐化儀傳得古今通一般洽令霜嚴
甚爐轟轟轟不斷紅
端如郢手運斤時不動芳心得儁歸眼底若非空意
馬神馳華徑鶻難飛
行藏多在碧天涯投刺誰干宰輔衙唯有中山能醉
客尋常貨入五侯家
嫪意溁溁一掐時羣芳入手影離離風流醞藉瀟疎

甚道味天肰解腐脾
發機眞若電飛兊箭括來旨傢捷忄好鍊銅頭生鐵
頷孃生傄子倩誰當
春蘭秋菊夏荷桐異卉投來成大通自信色香元不
損那驚風雨亂殘紅
金谷園開袖拂旨綃襘彷帶御香歸天生邁種非輕
薄怪逐山雲得競飛
山谷摻窮掠水涯征車獵獵日投衙閒身只爲勞生
苦成了家兮又散家
不說鹽梅鼎和旨雪山膩艸總抛離如何妙勝天甘
露清味難醫濁世脾
虛名滿世競秋兊槐筴黃旨有底忄偏是婆心能爲
物自詒辛苦自甘當
身世付將爨後桐瑤臺有路碧霄通步虛一曲侵喈
轉吹落梅華五月紅
聲色堆頭驀過旨華阡拾得錦囊歸腳底自來空索
索瑠璃衝破壁梭飛
不隨尊貴墮邊涯華栁場中戲作衙贏得清香聞上
界別無濁富可傳家
香魂追到護歸旨霞蔚雲蒸色轉離何用魏尢誇大

藥文園雖渴潤生牌
雪消春谷媚陽光步馬蘭皐逐隊忙菌桂申椒同紉
結信芳誰道只吾當
誇誇瑞應遠來桐德合黃裳吉自通九里未言河潤
廣千家彩賽萬枝紅
鎗過當機正是時空山長自怨春歸羣芳收得先鳴
鴂鴈帶秋聲任匏飛
由來立地迥超涯滯貨尤嫌藂處衙塵內可居嵒可
託危闌長厭萬人家
杳絕音書鴈足時得來佳信自南離春光萬國供庖
膳羨甚空王俸猒牌
臭懷鴆毒負流光春到華斤曉夕忙誰惜寸陰能自
奮揮戈返日銳斯當
血盡啼鵑綠散桐苑期九夏證圓通蠟人坐看如冰
結信有蓮華透雪紅
幾人浪暖碧桃時躍馬天衢得意歸一見華枝春入
袖風雲騰踢怪高飛
活計從前未有涯何勞膏脂潤私衙自從識得東風
面信手拈來便起家
幸然采掇盡今時詎意烹徵要出離總爲人天存正
命不將雜毒壞伊牌
豈爲門頭逐影光長因垂手入塵忙沾嘗一滴焦枯
潤接待誰資蓄種當
葉飄金井不驚桐爲有先天化理通華岬縱埋幽徑
裏林園又見一枝紅
不似夭桃一見昔高枝趯得稱心歸堵觀百萬徒仰
羨腳踢青雲已遁飛
皇風自信絕疆涯幾度華封競搆衙行道迹同春徧
入雲山那怪盡爲家
圓通令證舌根昔蜜果先將苦換離甜透中邊陳口
角不知石箇悛心牌
天涯到處有風光占斷華前自不忙大地撮來還似
粟霧山拈出未厮當
幾艷春桃幾隕桐目前萬象一光通家常只麼隨牽
補誰貴天葩曜日紅
皇華簡命賦將昔遠慕招搖入貢歸豈比鑿空張博
望遼天只說汎槎飛
七金千子布天涯井井官司各有衙祇奉一人敷密
化山河一統大唐家
君臣道合慶同昔彼稷何須歎黍離堪笑首陽清餓

客采薇擬欲療荒脾
宅中圖大古稱尧吁咈嵒廊燮理怭化就黃金充一
國華胥未易黑甜當
分宮非放故居桐帝化須教萬國通最喜御園春色
密嵒臺處處帀千紅
丹心不審賦何時灸義相看等若歸遮莫霧均忠未
化芳魂散作九天飛
化外乾坤別一涯蘭臺分攝百司衙金甌數即逢陽
九粟散常稱帝者家
適當君國數遷時中露難堪見瑣離若教三春能寫

怨蜀魂啼血更傷脾
東風吹律轉崇尧按部傳餐不是怭細柳營邊時一
過還聽玉佩響丁當
魚躍鳶飛異子桐王來土德世亨通百華謌謂多開
落歲歲常看二月紅山海經子桐山下有魚鳥翼而能飛出入有尧見則天下大旱

送宗符華知藏歸潁報己亥轉谿之命

浛昌倚遇漳州權太公就全無機獨偃邵武英敏親折
挫浩翁矍鑠氣爲腹才贊不易生天地二妙同鄉豈
偶然各挺孤標稱傑特霧鍾淑氣定山川華禪策杖
來漳浦落落清風飲儕伍不羨千間起五羊因緣輻

輳嘉能吐揚帆直破五湖烟撥櫂謌長路四千凌水
灘頭不浪泊百城吳地盡還憐一登太白軒眉宇四
顧天尧開画譜巨壑蒼茫浸麓跟丘陵黑子何須數
幽溪轉步入玲瓏閟密重玄萬竅通咄咄仰瞻難取
足苾蕠從此狀飄蓬斯行曷遽理歸航苦海茫茫憎
瘴鄉爲接清關橋下水灑教熱惱頓清凉漳州子思
何長浛流佇看沐炎方他年理取石頭斧一斫南天
開大荒莫令權公與遇公英聲浩浩獨自擅清漳

布水臺集卷第五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嵒沙門道忞著

詩五

世祖章皇帝哀詞 有序

先帝遇忞誼同師友禮越君臣曾辭闕幾何時哀
詔遽頒仁王旣沒生民與汝社俱失所天寧不
歎傷况忞受知特叨眞淚者雖然世相無常先
皇早有明鑒故爾一期殫慮徹證無生忞尚以
區區世相動哀悲不亦愚乎然且不已於言誠
恐時流著於世相未諳先皇承願而來扶宗翊
敎撥亂世反之正一朝能事旣畢泊然歸休之
故所以比類進詞闡發幽隱以曉惑夫韓生之
說者非僅爲忞一人感恩地也

憶奉徵書覲紫旒齋宮就見意綢繆幾回諮決傾髯
席不禁生平話盡頭百篋陳飱怠日昃六龍返駕見
星稠 上一日巳牌即駕至方丈坐逮夕曛乃有饑色忞請回宮用膳時上譚鋒正銳及駕還夜漏已傳籌矣 鑾音聽隔三冬後何意驚聞晏玉樓

其二

武緯文經七歲君大風謌後復橫汾藝從紬論追元
晉學自幽求徹典墳酒德戒荒師禹遠 上一日同對譚時學士王熙在坐忞問學士還喫素否上曰朕爲渠戒酒[illegible]不能堅持况喫素邪忞遂問上酒量何如上曰三五[illegible]燒酒六升因觀古訓誡告酒先從此涓滴不嘗 孝躬盡瘁法周勤 上因太后痘疹未愈齋素三月藥必躬親 堯眉還向山眉結國匱民窮念若焚 上一日語忞近日在宮焦愁殊甚忞問其故上曰天災賦重民不堪命而國用匱乏無措是以爲憂

其三

洞開四目舜諸瞳天鑒高垂度亦洪孝重甑生翻埜
紀 忞進孝子黃尚堅萬里尋親紀上極嘉歎即命詞臣譯爲滿字以便御覽 才憐下士念
尤侗 上一日出名士尤侗集示忞因歎其才高下第位居下僚復爲上官論斥李廣數奇豈不誠然忞言君相能造命上旣知侗何難擢用上曰久有此心 間譚思廟長揮涕因說
嘉魚亟歎忠 明臣熊魚山諱開元 惠我生民須哲后堪嗟莫[illegible]

鼎湖龍

其四

大集犇盟矢不寒仁王今現御眞身離宮寶相巍巍
奉別館禪流浩浩安民瘼未蘇傷正切僧寮昔簡病
尤看 駕至萬善殿必詣禪堂簡問諸僧聞有疾即至其所躬問以爲常 劫風飄墜須
彌折梵海忍聞一夜乾

其五

嗜道濃于澈飲甘大圜再世不虛譚宸衷攸赫崇山
臆鳳閣何沈樂幻菴 山臆御字幻菴御號皆忞所議者 難輓歸思懸
太白尚期駐蹕省江南 上以忞決意歸山因語忞朕待四海瘠痍稍起將巡幸江

南必入天童親看老和尚山陵一旦先積獄幾許林泉色盡黜

其六

普天同此戴堯陰光燭偏多照翠岑不次三衣頒大內上賜丞服玩之外凡頒三衣并後計十一頂半千一供費南金上爲丞將遊南苑德壽寺特命御茶御膳二衙門官于玄霧宮就上行殿豫治豐齋以待費金計五百三十兩方辭鳳輦歸畐賓又報山亭接玉音丞歸山五月上已二次遣官存問尚憶詔工摹幻影傳宣中夜賜觀臨

其七

人生知己信難忘況辱紫宸遇倍常因祖致尊低御首丞四世祖笑嵒和尚霧塔距京西郊五里隧道即昌平大路上知丞脩葺因詢其地且曰朕得便當一瞻謁後遊西山親詣宰堵園遠作禮爲嗣推愛揀名坊上因丞還山特留門人本月本皙在宮卽日傳旨擇城南善果隆安二大剎出帑金三千兩俾之開法文珍德壽標蠣碣字重師蕘牓玉堂德壽寺記師蕘堂頒丞奉旨撰著適合上意嘉歎不已九事留中仍奉供傷心最痛太思長丞辭上上爲揮涕隨命中宫留丞衣拂杖笠蒲團數珠之類凡九事供存大內

其八

臨岐再晤訊何年韜露曾酬恐溘先馬齒尚然存阜櫪龍旂遠爾陟瑤天孤墳盡少儀常揭學道休遲墨未渝上座右大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之句以自警惕弓劒徒泰頓士淚無生誰信話來圓

其九

萬幾稍暇卽參諮黃屋身居貴不知煬虞休言師智者無憂今見拜沙彌上因董后仙遊作十旬佛事凡道場中一槪緇流悉皆敬禮山河影諜龍蹻碎日月光騰雨洗熹上語詞臣王熙周遡賦因馬爾知辭頓忘聞爾聲得大自在顧命從容何足道天宮歸太預知時

其十

位寄輪王行向人先皇智證越荈倫揭開羅縠明眞旨洞徹生緣了有身本是大悲聊示現何妨法界徧梁津慈雲知又他方布望失來穌痛我民雨不旹怪來無正諷當年底事天心近亦偏入夏雲雷空悵望淡秋月畢苦同纏從有寒翅生竈內更無禪穩敘郊荈生民何計存餘子直寫愁懷問昊乾

壽錢唐彥遠父胡老居士六十有五

滄桑再見占耆年僕若孩心未鑿荈弔古每懷林處士幾回招鶴陸祠邊介眉壽進武林春曾皙有參不猒貧人侶湖波常浩浩鶯華二月醉方新三月養蠶四麥禾仲春天氣正融和鷓鴣唱徹鄰封酒潦倒尊荈笑語多

杭州生長半天堂黃髮奇君壽益康蠟屐慣游三竺三
寺老扶謗說倩偲郎
少因學佛備知儒彥遠名喧動帝都父子不傳明有
訣無生話共莫躋蹻

世祖章皇帝御書佛字頌有序

順治庚子夏五余辭闕還山
上留門人月皆二子在京開法仲秋上即景山作
十旬佛事薦嚴董后命二子就隆安善果選僧
元潤等二十四衆入壇禮誦上朝夕臨幸嘉其
精虔各書大佛字賜之壬寅皆居佛日予得徧

觀感上隆遇三寶演爲二十四頌表章其事諸
禪乞題敬書下方

天章寵賚勝天球奎壁何如覺義稠一幅開張無量
相龍光長此賁林丘
生知獨擅信吾皇一揭洪名萬聖彰頓使河沙齊歷
耀墨華奚啻夜生光
正覺山前見處周金僊託出降龍樓畫沙誰問鍾王
體大總持門一字收
分明劈破又渾侖妙體全彰萬德尊天上人間唯一
佛聖非聖智孰能掄
離名離相絕安排五眼難窺孰鑒裁獨有君王神智
別一塵一點一如來
紫羅不事撒珍珠寶覺皇皇散帝都萬象森羅歸海
印寰中信據有霧符
忽忽慈容印指端身雲倏爾布眞丹霧山一會儼然
在何事曾儒費仰鑽
康莊不蹈卻旁趨邪徑常牽入險嵎王道平平縣象
魏直標正覺與歸途
作君作牧作明師肯假魏尤自誑欺一字染神爲道
種金剛食少會穿皮

九土同瞻奉一人雪山入後又楓宸難將尊貴分黃
閣只揭芳名徹萬春
至尊掌上定山河彤管揮來似劈窠杲杲千邦仰佛
日晻嵫再復不須戈
法門印定大毗盧一字弘宣海墨枯休向楷毫兩腕
力丕承丕顯百王謨
黃金擒涌梵天齊功德有爲落徑蹊何似頂王三昧
句高標魏闕醒羣迷
千靈萬聖總包涵長爲人天作指南那更輪王親掌
示華枝林再現優曇

阿字全該大般若善財參徧豆生芽玉堂庋事輕拈
出烟水滨憐浪子家
拈來不礙衆同看寧比中原寶影寒未達九重深密
意依舊見易識還難
六七訶揚衆藝門門中字字玅難論貫華試問誰爲
縷我后須宣信獨尊
夜夜朝朝起倒隨卻因相習故依希明威示以常伙
赫咫尺天顔孰可違
問佛爺人會慧超君王賜佛惠何饒黃金殿上能領
畧勝步蟾宮碧玉霄

天王華屋羨嗟哦佛寶親須復若何龍袖拂開千聖
眼靈山授記不爲多
從降閻浮國土來波旬嫉妒闡提猜天王不動降魔
杵祇把金僊御手擡
當年子夜踰重城六載星輝覺道成今日皇宮仍舉
步魚紋不蹋御街行
脫卻袈衣云是佛叟翻殿裏復名誰九重自是怠尊
貴如弟如兄表顯伊
非然逐色便隨聲天子何人鬧市明一字充通無相
佛案頭獲赦不多爭

總頌

同分寶殿御爐舞散作人間瑞世僊回首夕陽雲冉
冉一允東炤萬斯季

題虞山顧伯永飯僧愼保鑰

不奇白手卻成家半飯緇流事可嗟田德兩爲孫子
積貽謀千載羨君嘉
孫曾誰保祖爺田浪作馬牛實枉然一捨千生長受
用艮哉伯永永牢堅
歛遷寧古半江南天忌豐盈受氪譚渙散休云終致
福析薪爲子且輕擔

錢子續曾哀詞

叔世多凶氪何緣子亦招愆無中散悔皐入正平條
魑魅生求過蕙蘭苦獨夭良由往業致報盡自逍遙

贈獄司俞文叔

橫身爲物典刑司大士多方運智悲痛惻有生均愛
命井憐赤子入無知深沈怨雨難開霽鬱鬱愁雲且
拂披何日于公門廣闢三槐今己動銘基

寄懷東來堂敬一主人

朝回日夕話西宮一別丹飄歎見楓徑託夢遊來上
國無緣手韻挹高空三星共炤河山異兩地相看艸

對同剩有淚衷言不盡那堪迢遞付春鴻
人世徘場戲不如高明勘破在當初金門尚覩千宮仗遼海今縣萬里草豹變多君方霧隱荷殘老我著霜餘此生奉塵知何日夢寐尤思一握裾

秋日接息齋金太傅過訪之音湧成寄復

林下喧傳見一人宰官元是比丘身衮衣日補三千抑蓮觀長修十二辰樂道雲棲門弟子諱稱世祖老元臣千旗倘過雲深處嵒桂尤堪共厝神

仲秋登西徑山訪山幢禪師

故人高臥在西峰入訪烟霞知幾重千尺飛流鳴險

寶百玄鳥道出危梯譚空佛祖清蘿月笑落風雷起澗龍謗辱小山招隱賦幽期已共桂開穠

壽息齋金太傅七旬

聖眷方隆亟退休高風想見二疏流早期蓮界憑歸仗誰問赤松可寄遊戒滿不招天道忌息嚣深庇世趨浮進修況造從心日媿把荒言叟禱丘

次畬皇士陳太僕見壽之章

久付勞生一夢中何當玄韻下秋空吹劍未數三春雨拔拂尤如九夏風旣得眞人爲獎藉應知吾道不終窮感深峻阪垂長顧伏櫪尤思一奮雄

寧遠地禪師以無妄罹災將有質獄上都之行書告同人共襄資斧

骨堆平地起何因太國蕭蕭萬里身越石父贊誰共惜脫驂尤自想伊人

十年行道祇空囊縲絏堪嗟去路長肥瘠休將秦越眎一家有事百家忙

飛來殃旣出私門甘作忍僊不討論嬖自傷邾我自泣天涯剩有此心存

金粟密雲彌布之扁為住僧繼起抹以塗雅賦感五章

飮水思源倩自尋潑天門戶戴誰陰披雲往頌尤昭揭烈祖徽猷可抹黜不是幾希亾夜息何緣梟獍恣狂心應思默會桑條者鼓舌還能報好音

我家布帑許誰開見爾台山做出來似海吞流貪不息如蠶食國欲難裁鳩居巢構還陵鷁舫傷嚴襟便剪梅於爍先師功浩大美流芳躅豈容灰

贊之莫及毀奚從道大吾師天壤充未信修羅能障日敢嗤燐火謾燒空宇寰浩浩欽遺化公姓囂囂煽祖翁爛盡通身殷有鑒休將狂肆博災凶

橫拖榔栗下通玄掣電轟雷啓淊筵未覩佛來天啓

內誰知僧到赤烏毒師音震響騰三界象古趯風忝
八埏振起滹沱喇艸賊謗勞含血噴青天
㑲山峡屼可齊蒼悠謬其如道最荒杓卜犂中鐃脈
脈泿傳天子善岐黃狐非師類空鷲咕燈近陽明應
失炎稱祖大師何典據向魋旨外孔丘牆

壬寅季冬重挂毒扁以匾爲子縠居士所書因詳
述先師法道興起之由用旌其勞志不忘也

密雲彌布讖西乾最喜炎昭筆似椽兩處飛龍成一
點三方化雨潤多千碎魔不動金剛杵伐異惟翻鐵
舌禪從此話行金粟後祖燈長焰萬斯季

讀霧嵒繼起告先師密老人文五章

至性生來不近情横拈白棒打玄賓顏歸罔護金門
客舌短寧寬透網鱗以己狐行非鳳舉方人象步作
鴟蹲先師道望聞朝埜隻手何人可掩旻
一橛誰訾毁極麤無端口糞撒蟾蜍當季闒妄曾聲
臯今日翻空又捏虛賊肆刎心兒已著奸滚莽腹䶢
仍儲嗟師億劫長修行冤對如何孽未除
孝名爲戒特戕倫妄語因之亦弗遵白地贓誣欺炊
者平空盌脫賺生人猪揩金壁還增色桀犬青天枉
費神心行可憐如此輩也叨檀脂潤奸脣

佩恩酬德古今同獨爾包藏別有衷可是師資諸水
乳便當報答等仇戎翁誠念子情偏渥孫曷于翁口
肆訌三代斯民尤尚在矯誣只合蠱蒙童
紙上傳來祀寂音不妨背馬丐牛歆敢矍豈急亾家
子勃憗何堅躍冶金未覩超師明有作全因望上起
豺心黃龍久絕嗟還續若果烹魚我溉鬵

壬寅冬季月印上人同諸檀以金粟挽余因得清
理蔹社因其乞言書以贈之

犂開金粟啄羣鵜法窟皇皇暫穴狙種類招來方熾
盛朋從散太孰驅除宗存趙氏功非曰淚灑秦庭哭

有胥共說丹心同月皎一輪滑徹印江湖

悟禪耆德少參先師往來金粟天童老不忍太感
而賦贈

鼈毯破衲步龍鍾歲上鹽官歲甬東食德爲君懷報
者幾同拊臆歎獅蟲

贈子縠蔡居士

黃坡有士坡仙流牆塹吾宗世莫儔吳越令行憑執
舉一人南指自君求肉身佛下通玄寺金粟山横般
若舟爲法不將軀命惜亦貧如憲樂如丘

贈旦嵒日上座

血盡春腸謾自傷毁周夢裏說與亾丈夫心作先天
祖電拂金輪萬世王
十季禾黍動悲秋我法淵頹更可憂再覩中天懸慧
日揮戈端自想英流
贈覲周徐居士
場屋親經八十來心空一第萬緣灰笊籬倒握裏陽
柄撈摝淸風知幾回
贈穉升董居士
廣慧心空印福嚴得名得地道無嫌門開不二何人
過一默羣眞口盡鉗

爲素爲緇事共家儒冠道毂不袈裟法空埽盡維摩
室天女從敎日雨華
子穀居士取因沙掩室之義界一僧寮爲關偈以
贈之
金粟毘耶絶往還通身十界總爲關目前諸法空來
後摶取婆婆擲等閒
一室頹然榻僅容須彌廣座置重重何緣衆聖長相
對見壁情關盡落封
把關豈爲遠諸塵心不生昔萬法泯收卷大千藏一
粟蟭螟眼裏蹋芳春

壽濟慧曹道人七旬初度子觀請
金風謖謖響庭梧華發萱齡老益敷彩戲長看詩妙
舞絳桃誰問熟方壺籌添海屋禧徵共類錫蘭芳德
報殊眉壽稱觴羅砌下周遭想見玉扶疎
癸丑夏五上雪竇爲同門奇和尙封塔賦感兼贈
山夫正姪
千峯坐斷幾秋霜高燭忍看焰影堂正眼流通端在
子家聲還共瀑聲長
壽依寧秀峯李居士七旬口占
內景黃庭曾不事頭眞葆素得天全從來仁者壽乃

壽黃海一枝松萬季
壽萬善殿都監融通葹上座五旬
染秋華髮半凝霜力爾禪叢願益剛奉重不因誠素
積內監何以副君王
贈翀寓張居士
千金一諾重生平弘護吾宗念較誠是果是因君自
植桂昌已見二株榮
壽濟寰上人六旬加五
一句彌陀口不停神鸞久已肰仙經銀臺謗謂頻相
接金換也須越百齡

古屋參差水到門菴居住老勝桃源拈香擇火無餘
事唯看修篁長子孫
近市三彎百不賒蕭疎門徑度年華庭前栢子垂垂
實賓客至濃煎且當茶

海嶽許居士乞題竹杖

心空久已著薮林高節凌雲志入淡偶出爲君扶且
伴葛坡休放去爲霖

壽孫母朱道人七旬初度 子直庵浩維那請

柏舟賦就節凌霜聽子離塵更義方不慕三槐高宅
第唯期九族有津梁眞歸自識菩提路日觀長縣無
量外身世勘來同幻泡從教木末挂殘陽

壽靜香周居士六旬初度

薦得觀河見不遷梅林華發任年年逆推甲子從來
事掌置菴羅翫大千
家無薜券倩誰焚彈鋏詞無客若雲餉衆秖憑香積
僧老維摩現孟嘗君
樂歸智者壽歸仁水活山靈性自親齊楚勛名何足
論淸閒贏得鶴隨身

過龍池埽幻祖墖

千里懷香謁祖庭拜瞻靈墖想儀刑禹門水漲替溪
急茗類嵐開天目青澗肅只空龍起澤雲寒未許豹
流腥閻浮法道承疏鑿夏后功高可共銘
大法瀾頹際晉昔孤撐獨自力堅持法昌枯澹曾聞
此積翠冷嚴今見之千尺寒冰埋五頂萬方霖雨起
龍池瓣香拈出還羞澀吾祖門風未易追
空山卓立寶燈然星月烟霞吐復纏獻果不旹來衆
猱散華長自下諸天春經雨洗外難歇夏受風磨色
更鮮何日慈航還再駕一莿紅徧墖頭飄

題無錫胡節母秋紡圖

絡緯聲催夜織旹茹冰志苦許誰知存孤有願從嬰
後死趙何甘與臼暮手口勤家還作父荻熊教子更
爲師秋籬閑罷傷春艸三月龍歸事可嗤

過鹽官埽齊安國師墖

道景齊安大矣哉摳衣特特繞雲臺差排古佛忌諱
略辨別天人想鑒裁千雉嚴城歸海去一龕玉骨葬
潮回虛空鼓再何年打夢覺勞生眼忽開

次韻贈文白范居士

知君降自謫僊來風雅場登百尺臺至德作人誠有
造高才涉世豈無猜背尤似禹多疑虎天未喪文不
死回斯道主盟終賴藉泗波長此涇秦灰

贈文園范居士
大范文章小范禪廣行施濟補堯天解人紛似家同
闢排衆難如命共船起父旨曾祈汝代殉兄今豈覆
巢憐千秋義俠爲君譜聶政荊軻也悵然

贈魯白張居士
懸壺非術術市隱慕蔣蹤赤賜經年過求羊竟日從
禪心分月皎詩思減春容世鮮清修輩如君未易逢

贈師貲陳居士
北海知名久今來見大篇春工生腑臟百代入陶甄
篆得先秦法隸精後漢傳頻仰天下士好古孰鑣聯

磬折嗤當世高懷任放超匣藏三尺劒裘敝十年貂
虞夏蟬雙翼輿亾夢一宵天涯隨意往未易大梁招

恒止法師過訪龍池賦此以贈
道接天台法系長妙宣文句闡金剛即中理契消諸
礙境觀心融造兩忘邊辯困能摧衆論毗尼尤復皎
秋霜龍池縱到休棲疏好念汝宗正薄涼

壽湛淵清上人
望重諸山德亦全緇林不忝號耆年雪翎久護優波
戒崖壁曾參石磬禪莖艸手拈成梵刹纖漚瞋眼變
桑田橋流會得無生旨誰道韶光等逝川

壽曹母顧空人 子茂沈請
五福駢臻未足奇精修獨羨到耆頤冰寒玉齒繙經
急香爇金爐起定遲甲子數窮三百六萬年置在胸
頭旹還家但得眞消息天樂迎空孰問期

過中山永壽寺示石舸語山璉琳二法孫
啞弃勲名百葉芳丈夫作事肯尋常手高不補天殘
鋑慧命續將佛祖長
鐵作蘭橈石作舸棄悲長自載鯨波盲龜接盡方如
願肯放蘆葦傍月多

爲石舸璉孫作

居迎瀨水接秦淮浩浩玄賓萬里來無意爲人由佛
手有懷築室學黃梅雲門插足推敎折盧老書牆莫
放回倒卻剎竿仍豎起中山長見碧崔嵬

爲語山琳孫作
須彌標險句五老挾鋒芒對色高低露石頭大小彰
抱歸猶子健衘落鳥華香漏洩西來意唯山舌廣長
青山常舉足不廢口譚玄錦濯風和後練拖露白冉
朝潋方潑黛夕晦更霏烟吐出琳瑯句何人識大篇

宿馬寅公齋頭賦贈
馬氏庭多俊白眉喜見卿騷壇推執耳藝苑擅司衡

墳典羅今古求羊與論評高齋蒙下榻孺子媿平生
為繩其蔡居士叔姪易字莘耒渭綸
耒釋有莘起佐湯斯民親見樂虞唐翻思耒宰阿衡
事帶雨耕春幾夕陽
漁磯坐老渭濱寒夢入飛熊始擿竿八十鷹揚終奏
績芸窻休道費研鑽
到白門埽東山海舟慈寶峰瑄二祖墖
名重東山望不低吾宗兩祖此禪棲龍蟠地迴南天
壺鳳翥人高北斗齊晃晃一燈縣慧焰綿綿百禩賴
纘締徘徊窣堵思千集拜舞繞瞻忘日西

睹墅何季勝誅安慈舟高閣在東山華陽渡口呈橈
出白鷺洲弃載月還一嘯清風生萬籟乍揮玉宇幻
千間欲知祖德難磨處依舊豐碑洗蘚斑
笞入埋骨誌同龕雙墖依然似對譚同主作賓尊不
墮轉身就父孝何覃躬承此日思惟順面稟當年想
在參食德幾多忘德者風規聅祖若為慙
麥秀陵原作牧樵梵宮尤見柏松喬鍾山何似東山
固祖印還同天印標八葉繁昌流澤遠九重皈向毓
霧饒建康王氣誇今古許是吾宗不歇消
示東山翼善諸房衆

方袍圓頂越樊籠錫類何人賴祖翁門戶潑天承啓
佑典刑在望可迷蒙羽生丹穴非雉類驥產渥洼豈
駱同試問南朝三百寺宗傳孰似我家風
喜華山見和尚惠顧東山賦誅
為憐說食事蒸沙高揭進幢老倍加浚入般舟常在
定切操梵行久如家會將五部成完部疊取千華作
寶華何幸移錫勞我顧戒香襲得勝天葩
宿純菴沈居士園亭賦贈
別占秦谿一壑幽放懷天地任春秋攢眉白社非干
酒蒿目軒車似帶愁獨愛商山矜志節不爭江左尚

風流海舟祖席支那共賴近園林得寄眸
贈恆文沈居士
才兼文武幼沙場漢世嫖姚宋李綱百戰渾身都是
膽七言下筆便成章護生戟有軍持挂建剎艸唯赤
手將世出世間真漢子勳名那在勒旂常
過祇陀林贈介石登姪禪師
十竹庭栽散綠陰黃金誰羨布祇林階弃蝗鬭殘關
聽戶外塵飛杳不侵禪笑西山耽小隱詩憐雪水事
枯吟風流獨愛端師子一片冰壺道者心
登清凉臺為劒門謙姪禪師作

弃後清凉莫浪猜南唐古寺爲誰開宗猷昝建玄沙
旨洽令今傳太白雷入望江山如画出繞闌井竈若
雲堆登臨久欲舒高眼喜有家駒百尺臺

過金陵寺晤隱明綸姪禪師兼懷融澄故友舊居

廣陵別後各天涯白下欣逢况受齋錫類慚子無矩
矱亢宗羨爾獨詠諧人兼黃海從雲至戶正鍾山削
玉排爲昝友兄曾住此嗟能繼志更興懷

過勝音禪院喜晤妙明律主

市城無意建禪林種竹標空萬劫心高道不求緣自
至一簕滿地布黃金

摶風若箇遶圖南不落弃三傻後三慚媿瘴濱同久
出一旹忘卻舊鄉譚

獦獠根利大相倫鈍置秊來類莫振我紹眞燈君闡
律大唐天子只三人

題胡半菴書經愈患冊 有序

半菴胡内史郄生異瘡鳳冠人面日飲豚汁三升
哀號七秊諸醫罔效瘡忽自言曰我唐昔妃嬪盧
昭容也子弃世爲梁祖實害我于雒陽宮井今報
子耳醫何爲内史因感袁鼂事强起矢書諸大部
經爲之懺釋至華嚴四十卷而瘡平遂書不輟凡
十秊積經千餘卷散布諸菴寺昨過金陵半菴從
予乞言敬賦其事而告來者

椒蘭身弒報非輕誰道餘殃毒又萌推井難忘宮嬪
恨覆宗若解故君情攘來神罷同坏肥紿下浚冤似
石貞寄語權豪休逞志皇天會有大公平

人面瘡生痛莫調琅函千卷費鉛刀散華天女雲方
合入髓昭容怨已消不仗霧山眞洽旨誰蠲夙世舊
冤條信知慈力能弘護殘刻終殃長苦苗

布水臺集卷第五

布水臺集卷第六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序一

戒闍棃示見錄序

一眞法性迷以執之則識海波搖而衆生是見覺而霽之則慧天朗耀而佛日攸輿豎以爲十世古今橫以爲無邊刹海刹海也古今也衆生也皆所謂無盡無盡而無盡者也然則佛豈有盡乎佛無有盡而盡之寂智用三身焉所謂佛佛而體同者也寂者何卽吾人之性所謂清淨法身也智者何卽吾人之慧所謂圓滿報身也用者何卽吾人之行所謂千百億化身也故非智無以起行非行無以圓智而滿性寂之量智圓寂滿而佛於是乎出見矣文殊表智普賢表行此二菩薩所以爲佛佛枷始之師而與吾人常自偶諧者也惟衆生日用而不知而菩薩乃隱而不見雖隱而不見然未嘗不與衆生羣然雜處於闤闠之中或當其機緣純熟時或當其業苦殷繁時則爲其示見而破其滯名著相之情此其大較也宋南渡時台之兜率院有戒闍棃者放浪於淳熙紹聖間其事奇其迹詭其舉止多涉神異恠誕同時復有處女周七孃者與之賡唱迭和故爲佯狂垢汙之事而人益莫測其誰何也然其語言則皆曲終奏雅與佛祖修多羅了義教相發明至今台人尤能道其遺言逸事而蚩蚩之氓因之而遷善改過者衆矣固知二人爲文殊普賢正不必俟其命終陰有付屬而後定之也或曰菩薩是矣一見於唐則爲天台之寒山拾得再見於宋則爲臨海之善戒周婆菩薩於台若是般乎曰非也夫衆生之業殺爲大漁於水獵於山一舉而衆殺備焉台蓋山海之衝而漁獵之藪也業殷苦繁菩薩安之與然則曷不爲寒拾之風雅典馴而斷斷乎其言之也曰由衆生之機感而然也譬之水與月焉菩薩月也衆生水也衆生心水澂淳則如月在寒潭清光燁如也反是則昏冥無見矣是故感之以混濁則菩薩月見於四生六道之中作種種形與其同事開方便道度諸輪轉而菩薩非劣感之以澂淳則菩薩月見於華藏世界金色世界勝蓮華世界念念轉清淨微妙法輪於刹那頃成熟法界海微塵數諸大開士而菩薩非勝蓋水有清濁而月無二也於乎衆生居一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

然則衆生日用頭頭常在普賢毛孔中作息毘盧遮那光明內然生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劒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涅槃乃昧而不覺焉此則菩薩所大哀而必欲曠濟者也戒闍黎示見云乎哉故兜率院在郡城巾子山久廢爲民業今周君霞漪復舍以歸之菩薩請僧靈文主之靈文以菩薩示見錄字畫漫滅將不可讀欲謀新剞劂氏而問序於予因次述其事以授靈文焉

宗門寂徵錄序

結繩以往無論己自有書契以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乃至百王之誥誓諸子之瑀傳槃未有譚性命以語及生然者雖明睿如洙泗調適上遂如莊周博大眞人如關尹老聃發軫或有之其於歸途則未也由是人迷四忍家纏五蓋一奮其私智巧能以求得所欲焉耳大則龍爭虎鬭小則弱肉強食夷考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間蓋弑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況其他乎豈非輪迴六趣而莫知沒溺三途而罔覺者邪向使知有生然過患而殃累永劫如此將有先祖生而著鞭者沽一世之安媒千生之孽非其癡狂誰則甘之大哉大

雄氏之道所以拯溺救焚以躋吾人於大安之域者至矣然自漢明至東晉安帝時大教東被踰四百年而此土學者尚未知有泥洹常住之說也逮遠公王廬山乃著法性論以明至極無變之理則又標神於佛故矣志同人僉心西境有由然矣又一百三十年達磨氏來而教外別傳之道始顯東土其道也以無相爲體無念爲宗無住爲本其歸約也以絕待妙心爲統貫其勢之者不假離鑄頓證眞常其超生越然也由本不生故今非滅所以達磨氏之宗迥出百千法門之上又六傳至曹谿則得道者且如林故其廣宣流布亦莫之與京也厥後五宗諸師問出則唱和愈高機用愈密撥塵見佛畏漁父之棲巢擿劒揮空懼金塵之眯目然殆欲其速朽器殆欲其速貧於是遂有舍利流輝之杜多受譏歐阜坐脫立亾之首座見誚九峰莊生曰然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張天覺亦曰出家人本爲生然事大若生然到來不知下落卽不如三家邨裏省事漢以是知器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然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世無有若之似夫子直以爲夫子之言矣此祁仲子季超宗門寂徵錄之所由出也不然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

以載道事以考行道與行畧之矣而詳其寂也何居仲子若曰道與行之難詳也久矣以蔡邕之直筆止於有道一人爲無媿則有媿者衆矣道與行之難詳吾何自以徵之徵之以寂焉耳夫法久弊生物極斯反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鳳凰生凡鳥亦其勢之必然者由達磨至於今千有餘歲吾宗雜糅殆將不可別識天壤間自有玆錄非僅丕顯西東烈祖之徽猷彰章敎外別傳之逈別而今以後庶俾增上慢人知有法焉足以超生脫死如此乃不滾操實履而束手待斃焉爲可恥也則其福吾人又豈淺鮮哉

禪燈世譜序

吾祖之道之傳於諸夏也始於梁盛於唐而光顯於宋其間往往多高文博達之士故先德之出處與其言行之大端皆有傳記可考非直譜牒已也自元而降傳燈不修遂使一代宗匠與夫抗迹西山者同一湮沒無聞艮可悲夫忝出家染指法味時卽慨然有稗官埜史之志第碑殘簡缺無可捃拾思按宗圖纂爲世譜以代其志適艸刱未舉會天童老人有黃檗之請因執侍入閩乃得吳君所纂與忝先心不謀而合但惜其中多錯漏附會未免無徵不信之失遂發大藏考驗禪燈諸錄取其師承有據者載之不敢以景響參合疑誤後人間有說法當世嗣代未詳者但附於其宗之末俟其詳者補之於是較勘旣的徵以往言庶幾取信將來亦循名得實之一助云爾後之君子其有繼傳燈而作者或考徵斯譜未可知也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頌序

星輝午夜夢破靈山於是慨焉寤歎一切衆生皆悉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自證得耳富哉言乎一代時敎之淵源盖淵源乎此矣由其如此此諸佛所以出世祖師所以西來金剛般若所以破相除執三復丁寧詞不一而足者也按是經來自白馬東馱以後代閱一十七朝語經六譯名僧達士箋而釋之者亾慮數千餘家求其反常合道卽俗明眞不支詞不蔓義如道川禪師之頌著盖未之見焉師本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機謁蹣菴成公卒受記莂歸

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是經請問者師爲頌之凡一百八首段分無割裂之嫌珠聯有貫穿之妙言超象外意約寰中曾不異羲文之演易天仰觀地頫察身諸乎近取物之乎遠譬放出東郵白額齩殺南山大蟲鸚鵡洲和岸趯翻黄鶴樓驀頭拳倒拔舜若多身之刺金鏃抽自含沙出爍迦羅眼之塵華鉞消於蒗蕩直令明明天子識從闤市場中堂堂老僧薦諸百艸頭上儻逢得意忘言之士況有遺情達本之夫一句染神永爲道種則可謂獲輪王髻中之寶不假功勛受親友衣内之珠無煩探索者矣敬爲拈出以共

同人。

準提增益法門定本序

玉齊耿公之眎海州也甫浹旬卽以生平素驗之準提行法梓惠人間且以余禪者爲知佛屬一言以序之余惟公秉憲而籓蔽南服者也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經生曲學昧通變而拘故常當山海之沸搖未聞公有問而掫是焉得無讀孝經以弭亂演般若而消兵疑公於蕭若向乎哉因得詳以序之夫公家學淵源異才天授崇禎間上方薄蕤文而重經濟之儒公時爲天子徵名旋以邊功僉憲遼陽矣會夏

臺鼎遷有殷革命於斯時也使公不以推納自任則風鼓虺蛇惴惴生民將有載胥及溺之憂爲之安集而保厥首領者誰耶況今南北一家縱有洛邑頑民以公臨之直發蒙振落耳肰公爲此而不爲彼者正以有天下者不讎匹夫匹夫有欲而不遂故求求而不得故爭爭而禍亂相尋則夙亾繼之吾將以其所欲得者舉而與之彼猒其心則亦已矣夫計神州之廣大億兆之衆多統而稽之求智慧長壽者或寡至若男女若功名若財貨蓋有不顧碁元而希夫必得者矣曾是口而誦心而唯趨爾勤注爾想乃感遍之

簡易如斯也舍感應道交之至易而從蹈危履險之極難夫豈情理也哉使凡率土之民咸釋所難而圖夫至易則太平可以坐致萬世且享蘿圖而擬奪之禍又孰自而起之說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聖賢無如何乃若所爲求若所欲而如響斯應非子云昧抑舉世通惑焉而未解也余曰單醪投河三軍告醉虞虎持滿金石爲穿是遵何道哉亦惟心靈所致耳況託佛菩薩殊勝力耶是故經中佛說心力最大行般若波羅密故散此大地以爲微塵蓋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

勢勝於水。風必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爲力大。肰則至人者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未竟心力之一茲於隨意得果乎何有而驚詫乎哉。曰此蓋釋部之譚孔孟之書無聞也公儒者而嗜此乎。余曰道有發致雖殊濟相影響人有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者經不云乎佛有自肰神妙之㳒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是則山僧非釋公亦非儒非儒非釋當義何名欲知就裏根源且待虛空落地

歷傳祖圖贊序

先師之鼎新天童也雖無事不周猶於說㳒此山者爲惓惓歲在閼逢閹茂殿寓方成卽闢函丈之東營室曰先覺者儼設其位號而祠奉之復手自制文勒項珉以昭此堂所以建立之意其防微杜漸靡不剴心焉越十秊余繼典茲席每朔望旦尊先師遺訓必具威儀炷香展敬由是仰睇榱桷頻察几筵未嘗不竦肰思憮肰歎葢同泰之宮旣化於烽燧永寧之塔亦遷於谷王遠而瀉邑雪嶠近而五山十剎處處蟻蜂是穴誰免狐兔爲丘求其人天弃丕四海來同

有不嵩少夫玲瓏曹谿夫雙鏡者乎夫地靈則人傑人傑故地靈木有根水有源故余益廣先師之意繪從上祖宗首自釋迦文佛至先師密雲悟和尚凡六十有七世遇歲時節臘必展挂㳒堂陳時食而薦奉焉示後昆無忘先德之思或曰天童自義興開山世有喆匠而禪門由咸啓來諸家互爲住持略他人之宗祖詳自己之根源可乎余曰肰老蘇不云乎譜自我作故也況由先師泝洄以上至應菴華祖則天目禮諸家之宗祖在是矣由應菴泝洄以上至石霜圓祖則清遂諸家之宗祖在是矣由石霜泝洄以上至

南嶽讓祖則寶堅諸家之宗祖在是矣由南嶽泝洄以上至達磨西祖則咸啓諸家之宗祖在是矣由達磨泝洄以上至釋迦文佛則義興㳒璿諸家之宗祖在是矣提綱挈領本末歸宗安在其略人詳己耶圖成禪者請贊因不揣固陋次述於左以就正大方焉

嗚鼓錄序

趙括之譚兵也傾其父奢奢不能難長[illegible]之距趙入秦間使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illegible]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illegible]敗卷師四十五萬身滅矣而邯鄲幾不[illegible]以部伍

隸宗澤澤大奇之曰爾智勇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岳曰陣以後戰兵法故嘗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旨哉靡古名將雖我宗門亦然昝洞山价不嘗以寶鏡三昧密授曹山哉乃五世以還寥寥無聞焉何也克符道者不嘗成觀臨濟建立黃檗宗旨哉一時料揀炤用玄要主賓在所親承而傾述者乃不三葉而中衰其故又何也傳之不得其人與用之不得其妙均失耳昝人謂眞淨和尚拈提今古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皆此類也故用之

而妙卽小豔情詞縣州巴謌皆足使學者銷意中之積滯出眼內之金塵如其失宜縱佛祖言教適地作金聲其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何所以先德有言若作實法繫綴他人土亦消不得又曰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厺信知從上來事在人不在法不見道正人說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成邪何謂邪人無身奉塵剎報佛恩心徒沽名弔詭以徇一己之私者皆邪也傳不云乎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矧味道餐風親飫法乳一朝

懷挾胷臆剏發難端至沒齒矣猶亂是飾非擁羊是誣計其居意宅心非魔非魔所使又誰肯破滅從上壞人信根有如此者此銓上座孽忍僧之說之所由作也然則錄稱鳴鼓者何也從余命也於乎陳恆弒君郤庶人之賊父千載之下尚一二見者若踞人師位入室而操戈蓋亘億萬古春秋僅遵之忍焉沐浴請討猶之後矣鳴鼓云乎哉

金粟反正錄序

春秋之法尊王以削僭攘外以與內然淮徐之國外矣而動循禮義則亦與焉不以其外而外之也鄭衛

之邦內矣而事悖倫常則必奪焉不以其內而內之也凡所以嚴上下辨親疏定天綱立民紀以植人心於不欺者寧獨尼山家法爲然舉世出世間苟違斯道未有不干名犯分而淪爲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先師密老人六坐道場而金粟居一焉記莂同門十二人而三峰居一焉立三峰之徒子主金粟之道場名其誰曰不正言其誰曰不順哉名正矣言順矣必撥而反之正也奚爲繇其出乎正而入乎不正者也入不正奈何裂祖堂湮祖號泯祖德媟祖稱親而毫寫疏下而陵其上天綱民紀相次崩亾不正之罪孰大

於是是以天猒其衷人離其德獨夫㤗嘉遝來金粟之道場始復爲先師之道場焉反之時義不綦大矣哉夫旣反之可以总言矣而錄之出也又奚爲子輿氏不云乎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吾將假是以懼夫蔑祖欺宗之賊亂之人者

鏡麟錄序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發爲是言其在作春秋之後乎何以明之尼山冠帝佩王㳒天因地使有大位焉得行其道則巍煥之功無爲之治直士苴耳逮至獲麟則家居旣老知道之終不可有行也乃由定哀以遡隱桓取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善之可以爲㳒者則褒之以示勸惡之可以爲戒者則貶之以示懲微顯闡幽發奸摘伏凜乎若臯陶之聽訟無復有遯情者書成筆絶矣終傷夫道之不行不能揩生民于黙化之中並旹物于行生之內故滚以爲慨也或曰吾師舌弆雷電筆埽雲天爰自開㳒天童以來謗書充棟絶不寓目一旹無情之輩卒莫得而盡其辭繼而道大光顯于旹向之造爲謗讟者莫不媿畏生心焉乃今桑榆景迫反改背之所爲于金粟也則有反正之錄于禹門也復有聲臯勘愚之說無

辯而翻爲有辯何也曰反正之錄爲瀆祖也聲臯勘愚之說爲訕師也皆同室之戈而非鄉鄰之鬬也曰舟愚楫臯則吾旣得聞命矣彼玄素與蕃充外也非內也何譏嫌亦不少貸也曰爲其有傷雅道而付授濫觴也曰然則孔聞之韓東魯暮西秦爲聲利以壟登聯師門若傳舍返若爲之解冤而釋結則又何也曰吾爲親者諱也惡古帆介爲之以是諜諜也予又從而和之則所傷者大矣故予之所申說而諱貸者一取鏡夫麟經之㳒而懲創夫不㳒者也

布水臺集卷第七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黄巖沙門道忞著

序二

四明雪竇山資聖寺志序

春秋一書孔子作之以爲經左丘明表之以爲傳司馬遷攷古徵今綱羅上下數千百季之事彙之以爲史記其間善善惡惡之條是是非非之案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感可以廣聞達識其有造於生民有功于學者甚大故此三書者實天壤間一大典故尤非羣書之可得而擬也厥後班孟堅變太史公貨殖傳爲

志後世遂因之而志州志縣志民社其原葢一本諸春秋然皆事拘方内徒使人增長塵勞之見耳求其摽落情封神遊八極使人超使人遠使人緣慮空而故我見則方外山林志有足多焉明州雪竇山者踞四明山心重岡複嶺千巖萬壑奔攢涌注滙于高空然後瀑落天半下此數里皆絶壁一寶飛流噴薄如雪山由此張名寶之上一亙緑野平川宛如武陵之桃華源而資聖寺實宅中焉到門卻立回翔四顧則巒嶂倚空錦屏開画遊者葢警心駭目儼登蓬島寺建於晉盛於唐極崇於宋之諸宗稍歇於元之中葉

葢燬於明之末季今之興復者則我同門石奇禪師與其弟子山夫徹菴師南輩披蒙茸斬荆棘驅豺狼狐豹之族而鼎建者也道嚴恂公久掌記室不泯其師之功德重畏此山勝蹟奇觀不覯于時乃蒐校山川招呼泉石按列聖之徽猷集諸宗之法要摭王臣弘護之芳躅與夫蠟屐遊錍之迹騷人韻士之篇章不探討而論次之乃成此書心良苦矣然豈僅曰有功於此山哉予聞先佛有言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居世間麤人所不能見矧雪竇壤接天台固仙眞之所來遊山君水王之所至止在昔聖師如

智覺壽明覺顯皆弃後住持此山固嘗著宗鏡録百拈頌以惠來學今其書徧布藂林且流通高駒麗之國日南海外之邦亦足占此山從來法澤之汪濊有如此矣獨宋之仁宗切一夢遊窅然器其天下以不獲親踐爲恨苟使今志在御時一披覽不幾千峯寒色雪瀑飛聲恍然几席之弃可神聆而目接之與兄數十世老古錐之面目具在哉吾故曰使人超使人遠使人緣慮空而故我見可補麟經左史之所未逮者非誣也讀者幸毋徒作山林盛事觀焉可也

高峰抱樸蓮和尚語錄序

西天二十八祖秉教外別傳之旨遠自迦維東來震旦愍此方學者溺於見聞不達性本遂一埽文字支離之障直示涅槃無相妙心指南有準豉而造歸不弟黃梅無姓兒獲傳衣授法郎新州賣柴漢且濬發夫得道如林者而徑爲之岷源矣又六傳至德山鑒臨濟玄則大作師子無畏哳音直排斥佛祖爲幻化老比丘等妙二覺爲擔枷鎖漢十地滿心爲客作兒羅漢辟支爲守古墓鬼三乘十二分教爲拭不淨故紙而後世焦芽敗種之夫從而因噎廢食殆將鐵爐步自冐抑寧知得大機之百丈海不卅歲離塵三學該錬乎再來人之脩頭陀不閱首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乎禪判官之永明智覺壽不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貫通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卒折三宗之異義要歸於一源而著爲百卷宗鏡錄乎況夫蒐羅五教吐納三乘乃能不數他珍寶參則眞參悟而實悟因順風而疾馳載波斯之巨艦有如抱樸蓮和尚者宜乎其宗通說通開廓人天一似披雲霧而見青霄者也獨惜其緣不疇德行高於藏不獲布靉靆之慈雲澍滂沱之教澤所設耆婆法藥僅見之乎此焉然嘗一臠

而知鼎味安在目全瀾而始占其洪濤也哉是在具人之自得己耳至於師之行業一底乎粹美則求仲韓太史銘之最詳業與茲錄宣布久矣今其徒壹亭證公復以弁首屬予者痛師門祚日衰謂予知言爲能允揚夫師也

顯聖三宜盂禪師語錄序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夫一華拈出覿體全彰果世尊有密語乎然而百萬人天咸皆罔措者何也昝者趙簡子因姑布子卿以翟妃子毋恤爲賢欲試之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則世尊拈華之旨蓋可心知而百萬人天且碌碌如諸子直以常山有符在焉耳故四十九年從佛口生皆如諸子而末後始以正法眼藏付屬摩訶迦葉者所謂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者也西天無論已東國自有宗門以來師師授手皆命世亞聖大人雖機用羅張於李唐語言絢爛乎皇宋一如青天霹靂旱地雷鳴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苟非毋恤之雄略罕窺其意旨之所在者治襲至於元明之季

尊其師說而已無復神而明之之道遂使從上眞兒孫於繩墨千秋堂搆墜之非人彼步趨尤難兒奔逸絕塵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者邪三空禪師天岸祥麐雲中逸翮茂齡悟道石翁抽洞上之條早歲分燈空華結雲門之果尤復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困風霜於二十季間始歸而遯迹化鹿山之陽會爾密渡公遷化顯聖席虛西泉輓之出世於是果熟之香風飄徧界盈科之水決而滔天遂有陞堂示衆等語皆脫略窠臼剗去塵封直欲與五祖共唱巴謌睹堂同呼哨指乃過踐偃師之迹不許流傳一字侍者隨聞記集僅若干篇余過咟山始得讀於尼淨琦家不覺掩卷拊几長太息曰此龍象䑕斗者也曷爲䵷藏於此因持入天台爲之參詳校訂復捐貲壽梓公諸同好於乎師絃絕響野干亂鳴彼黄頭乳口尚往往以禪語銜佩社兄牙似劒口如盆反淩自戕藏有如師者往余與師同參黄檗繼今丁亥蓋廿有餘禩始獲對譚五雲山下朕皆淊門細大無他及逮過顯聖觀所爲布置蕟林締修堂舍亦可謂二嚴無憾者矣當丙戌之秋因事徑拂衣去不顧則咴蚖蛇戀堀掩先業爲己有者何如而增上慢之徒且以風流瀟散短之龍象蹴踢抑豈跛驢所堪哉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序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至于默而識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顏氏之子殆庶幾乎然不幸短命夗矣淺期所以痛悼之也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嗟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矣而九苞之鳳五色之麐曾畢世而莫之遘者何其中道折翼復創於車子鉏商哉此吾於山茨禪師不能無感傷焉師出報恩老叔之門報恩高臥磬山三十載學者非人物精奇不容廁籌室師以謦欬之罷英發之資茂齡親炙以迄于壯故師於報恩也固已升堂入室三拜得髓矣而報恩之於師則殆於祐之有寂演之有勤杲之有兊焉會恩有東明之命雅推師出世然師心期方遠大不欲蹈襲時常住未有幾節拂衣去淺遯衡嶽初止綠蘿菴玄學多歸之以口衆艱於食復下南源三遷一依古德枯澹住持磨礱鉏斧以砥厲方來遂有垂示拈頌若干語皆的的提持本分者著子姝無語言文字與人皷嚼蓋與今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者迥異矣乃誤服野人之芹竟爾一朝趨寂

於乎顔淵死孔子之道失傳師如永年吾宗可倚孰謂鸞鳳竄伏鵾鶡翺翔豈眞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也耶雖然塗毒鼓聲尚未停音當有聞之而命不全活者師蓋未死吾復何憂哉

翠巖古雪禪師語錄序

笞係寧勇禪師出楊岐之門道聲不減雪竇至于提唱之語尤爲精峭嘗曰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向前邨後邨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可謂抖擻屎腸爲人說禪而南堂欲公尚道不

忝不陽豔競裁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則說法之難也審矣雖然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故其示人也或有以光明相好佛身焉或有以飯食卧具衣服焉或有以園林臺觀虛空焉或有以菩薩化人菩提樹清淨土焉或有以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焉豈僅曰語言文字乎哉獨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故雖德山臨濟棒喝交馳終亦不廢語言三昧然求其縱橫辯肆樂說無礙一以理勝不詭俗不淫陋言言見諦句句𢙯宗非揚眉有正法眼藏點胷有涅槃妙心而能若是乎吾老矣

何幸尤及見翠巖喆公禪師其人者公炙先師實當天童旺化之日一時鳳毛麐角爭相騰踴軒昂太白之門唯公年齒最少志願獨堅鑿索斧㩳晝轍夜槃汲汲皇皇不問寒暑者十年始浩然大徹先師室中鉗尺極嚴許可尤審肯諾之聲未嘗爲者年假也直以侍者參得禪爲公助喜則其屬望于公也可知已乃公方銳意住山徑爾別去遯迹亮公舊隱耕雲種月一钁十霜由是洪州道俗相率捐貲贖古翠巖挽公出世爲中興第一代祖道遂顯著于時卓哉公也幻有師翁不云乎除卻釋迦老子福慧兩足有幾人

焉但於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相負况公律身之嚴求道之切奉師之恭謹事衆之勤渠固宜龍天推出無足爲公怪者獨其問荅提綱星馳電卷發揮玄賾光闡大猷駸駸乎山谷所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摝方知鐵石崩巖霜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莂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下一椎定當乃足多耳憯乎先師未之見焉敬爲敘次質諸當世明眼作家

嵩乳禪師語錄序

壽昌古佛始于大好山中翻出祖爺田地便爾耕雲

種月身世俱忘繼得博山爲首座相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由是父子之間和雲唱出大震洪音而新豐一曲遂簧鼓于大江之西矣博山老人從千尋對抄蹋著一條活路三十季來只就玄途展手鳥道接人彼學者方揩足無從望巖卽退況復波瀾海闊門戶天高羅龍打鳳獨貴超宗異目之夫縱有齊肩共蹋見與師齊者在所不屑焉是以半生開法未嘗肯諾一人猗與休哉敬嚴法道誰則如師然徒使門風壁立不顧雲巖路相次斷絕則余未免疑師之把住太甚也竭來淮海得讀嵩乳禪師語深喜博山有後及過山陽來青齊則河北之彼緇若素莫不知有嵩乳禪師又莫不誦說嵩乳禪師乃知禪師之道高德厚而入人深也今時雛比丘之住郡院而稱嗣祖沙門者彼非不印可諸方抑豈無侃祉禪語哉其奈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何故余聞之大論曰多聞慧辯巧言語美說諸法轉人心自不如法行不正譬如雲雷而無雨驗諸禪師之若此雛比丘之若彼得非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邪於乎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彼鯤鵬之化變其誰使之然哉然

則博山老人之把住也有以也夫

徽嵒歙禪師語錄序

雪嶠老人風高一世氣壓諸方至於操切叢林匡領徒衆彼固夷然有所不屑也及晚暮始住雲門僅得徽嵒歙公一人知明見諦行超履卓足傳語風之道無忝默識之囘矣未幾出主雲門旋遷慧日俄而眞歸寂示焉昔者顏淵死孔子深傷而痛惜之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今公苗而秀秀而實矣乃零落于風雨之交摧方來不獲受其利賴焉是則爲可深惜也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況能爲公收斂遺穗食我蒸民慮無好音耳懷之固宜也故吾于古木本上座之刻是集也樂而爲之序

湛菴常禪師語錄序

賈誼當文帝興朝之日卽發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不無過激然治安無策則漢庭之事可計日而見其非矣矧今日之禪門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奚啻如賈生所謂得以三四五六籌量而數計之與口譚空心心著有雪竇馳聲百頌峨嵋倍集千章固自謂不難陵大慧躐中峰而上之然究其本領茫無

實證非但乏爲人手眼抑且無利物誠心以故高者籠卿宰卑者結要權旣檀膏信脂可以廣拓亦㳒社名坊可以力攫門庭燄燄意氣洋洋彼且不自知其爲僧又烏知夫行解相應之爲祖哉我生不辰際玆風頹瀾倒之秋何幸尤及見夫說行俱到如吾湛菴常公禪師其人者公始親近天童先老人與今釋迦老子於往古過極無央世初發道心時同一軌轍皆以陶師承事古釋迦牟尼佛然我佛從是至二大阿僧祇劫始悟本來無有少㳒可得而受然燈記莂公則冥搜力索于十季之內遂得疑團打破土塊翻身不禁風磨雨洗亟韋覆護人天所謂行眞而解的解至而行兊者非乎自後出住台嶺一安遠方小刹炼無生情旺化冀遷大院之心然尤未足驗公生平及乎禍出明夷災生無妄經大患臨大難之際直得木人毛豎石女攢眉乃公處之一如刀凌白水火煅晴空曾不少干其懷者睬彼高籠卿宰之夫稍有利害當前則跼天蹐地憂畏百端幸值風恬浪靜則高揚已德下睬肇公者之何如存心豈非行在一處說又一邊所以說向飛龍之前行落跛鼈之後惟公則如行而說如說而行如說而行故其行也皆實際如行

而說故其說也無支詞雖今公語僅寥寥數卷然皆一一胷襟流出六祖有言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公則字義俱刪一以陶家輪下所眞參實悟之乾爆爆底禪與諸方來共相皺嚼而已昝黃龍恭首座住衡之華光罹有司民其衣華光旣遭回祿而恭語錄獲于灰燼中餘紙皆盡而字畫無損遠近爭傳以爲般若靈驗如使般若有靈則公玆錄方將炳耀于劫火洞然之中又奚俟山僧揄揚贊說而後流傳于世哉公嗣㳒石奇雲蓋近出雪竇之門而實遠臻天童之奧者也

大梅㳒幢幟禪師語錄序

一華拈出靈山五葉芬披少室所謂直指之宗兼不立語言文字者然一洞徹㳒源則性海瀾翻波光際天如風穴慈明翁孫東山昭覺父子唱彌高而和彌峻直令千秋震響寧惟一世警聞已哉沿至末流冀爲卑近探之索然者無他見解偏枯中殊不足故耳雪竇奇兄敬嚴㳒道座下親炙諸公多至一二十秋未卽放行輒以蓋佛子付我永嘉幟姪諸方不無老凍儂尤有官情世態之疑乃今永嘉出住大梅卒能力肩祖道弘闡大猷昨者過我天童山僧諭衆特請

陞座舉揚親見其雷奔電埽王應金春唱提大有過人處益信奇兄眼光爍破四洲天而尤子肖我豈爲名山中眞千里麈譚神掉固有素與洪波浩渺法海瀾翻非淺徹乎源底殆難矣哉其沛然若決之如斯也㦸公謙退方謂山僧譽過乎情抑當世尚有高鑒之夫其亟拈出而問之

大潙慧山海禪師語錄序

五峰學兄發明禹海記莂通玄實爲先師首出之子適住潙山同慶寺未幾卽唱滅金陵九鼎一絲幸不中絕者賴養拙明公紹而繼之也明公種田博飯最

稱孤硬而慧山海孫能于鋤畬種粟之間撼對插鍬之際薦得己躬下事與之互相唱疇固己奇矣殆明公趨寂遺以伽黎屬令繼席在今時短販之徒方且過鼓升堂晨不待夕乃海孫專人五千里乘雪竇山中力以天下第一名藍起我奇兄和尚悃悃監院自守者十季歲挽雪竇益堅及奇兄力辭不赴則又商諸山僧山僧痛明公門祚衰薄因以繼志述事勉令住持然後瓣香拈出露其一斑則眞本色住山人實無刀斧痕者山僧旣愛其行己高尚且喜五峰學兄之法道有奇故爲之序次如此

巢枸集序

靈山正法眼東土破砂盆相共傳持者寧僅四七二三類皆聖眞降迹卽自曹谿散席以來凡出而主導一方建法幢立宗旨未有不見超佛祖學貫天人者於乎羽嘉不世出應龍亦間生迨夫季葉代遠則山雞類鳳者有矣孔雀充凰者有矣而世乃少圓通之利衆多德貫之眠雲於是揚化一途遂爲高尚者所夷然不屑夫稷顏同道易地皆然如徙使情耽丘壑目睇雲霄己也則處者之荒唐猶之出者之悠謬又何以生泉石光作山靈氣哉餘杭靈章蘊禪師者靈

根慧質標格軼倫且也世未遠於黃牛居甚近乎瓜穴則孑爾單丁之操苦與達旦之風固其所素習者然也獨憶三十季前余己倦游發席師方棄經論學參太白禪一時龍象之衆蓋三千有奇焉至若五色麟九苞鳳余直歸之師者以師氣岸孤峯不可搖動故也未幾果於先師鎚拂之下洞徹見元繼余出山復拉師掩關邗上故師與余相從最久締交亦甚深然師浙客孤峯余亦廣蠻杜拘相與目擊時流遂其有不出人壽之語乃余生無定力益之業風鼓吹十數季來不億壽流長河以北惡斅大江之南正使海

若揚波殆將流澌不盡矣唯師願屹如山不爲五欲八風之所搖撼自操鋤斧品火寒鐺階多鼀螾之衣戸㪍輪蹄之迹世人欽風慕德唯向青峰遙禮磬聲而已罕識其面也適當雲披月嘯觸景遇緣㝵㝵發爲篇章輒使見者聞者恍若清商振耳白雪投衿綿乎邈乎不禁惄世獨立之想乃知師出緒餘尤能移我情況其大者乎昔有总名古宿湊隱龍山因洞山价密師伯二公披榛訪及不得已發數言醻荅之故後世知馬大師一百三十人中有隱山禪師且知隱山之非徑隱也夫師之非徑隱余知之矣而天童門

下復有如師者世未之或知也余故于師之所撰著亟爲論次而題曰巢枸集者蓋師榜所居吾因采而名其集亦古之制爾若夫殺青而壽諸梓則余意非師意也

布水臺集卷第七

布水臺集卷第八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序三

◎皇明歷科程墨徵序

上大姝人尼丘乙己明道德之廣崇統仁義之條貫律天時而襲水土繼往聖而開來學蓋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然其言于臣也特自信而曉諸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奈何不言道而言文哉豈非文卽道之華也道則文之精也文之渟蓄爲道爾道之洩宣爲文爾然則文也者豈易言哉爰夫孔子之道在帝王帝王之道不可見而見于典謨誥誓則皆文也後夫孔子之道在師相師相之道不可見而見於語言述作則皆文也文有清濁由道有汙隆道有汙隆而世運之升降恒繫之故觀唐虞三代之文而唐虞三代之世可知也觀漢唐宋之文而漢唐宋之世可知也觀六朝爰後五代之文而六朝爰後五代之世可知也夫文一而已矣而氣格高下代戛迥殊則又何也由于刱厥區宇之君故觀刱厥區宇之君而一代之文又可知也明太祖以匹夫起行間撥亂世反之正其俾天下重瞻日月光華再見

江山佳麗者不具論論其施設頒宣化民成俗之道莫不外飭內修固有宮壼之邇要荒之遠一時流風善政施及萌隸皆可教後世抑烏怪夫雲蒸霞蔚煥乎郁哉其文之昭而著盛而大也或曰三代之文尚矣戰國之文譎詭六朝之文務華絕根唯漢唐差近古體而宋與明則以帖括官人束功令而拘繩墨經生之所茹也才士之所吐也得之本無用于當世之務其失也啓剽竊而開濫幸之門以之扶顚則不足于以蠹國則有餘光熹之末之人可鑑已噫光熹之末雖高廟訏謨日已弛矣奚帖括之文之有哉直謂帖括不足官人則土木之災無須忠肅寧藩之變無俟文成二公何以尊安家國儼若子房借箸而籌策無遺也邪夫天有晴霾地有山澤人有夙生世有治亂文之不能不弊也由世之不能不亂也亂而求其治弊而復其初故必有太祖之君斯有大明之文文豈易言乎廣陵同菴蔣先生以文鳴世者也老我天民自安衡泌旣采東籬之菊亦擷西疇之芳信能言乎夏殷矣文獻恐遂無徵由是亟選洪武乙丑以來制藝止于崇禎癸未二百七十六秊之中總帝十六元十七鄉會一百三十六科凡得士若干人文若干

首題曰歷科程墨徵以惠來學心良苦矣於乎先生
是舉奚啻有功學者殆堪遺鏡百世之王使百世之
下由文而知世由世而知太祖之訏謨將必有君兢
臣業思所以平成夫天地而罔或苟且焉者則其文
其世也長見太和蒸洽雲漢昭回矣寧有闇汶不章
覯瘏而倉兄者乎先生心良苦哉

靖揚雅序 代

國家臣一四海維祖宗霆蟄雨濡三百季豐亨豫大
極于神廟熹皇末造冠攘式內盜𥙊斯作皇帝建元
之初旣赫肰誅內攘乃命吏捕盜守臣忩備突踰河

華東西跦躪數千里由是江淮大震廷臣建議淮海
惟揚州國之重地東吳西楚閩廣交廣島夷卉服各
賦職方來獻于庭者咸涉其封是不可無備無備則
擾擾乃亂臣昧死言惟玆帝臣二陽有文武材宜備
兵東南天子曰可七季甲戌公受命駐揚是歲盜由
商鄧入豫明季陷中都約姦民徐質等內應圖爲亂
公用分坊稽查之法閱實其辠咎殺之盜用是不獲
逞志于我又明季掠舒及皖又明季屠涇雄攻殺縣
令是歲揚民饑叫讙大呼合賊婦子惶駭途奔道竄
莫知所出公乃自往慰駐立黑⿰黑兼相勞苦如父母憂

爲申論置禁民感說至泣叩首搶地散去海陵安盜
氛以息揚民以生江淮清泚如故焉臣謹按公駐揚
偉績以什數遏亂最大其遏亂之功以什數除姦最
大蓋姦不除則亂不可遏亂不遏則民不獲有其生
自遏亂以外若一政若課農興孝興悌之條以什數
崇聖諭最大自除姦以外若誓師若厲禁訓兵練兵
之方以什數勸捐最大雖皆遏亂而生乎民者肰非
所以緩急存亾他若按籟動當事者不靑於以見公
之慮直方自命不屈撓于權貴於以見公之節擁劒
盾而敦詩書坐帷幄而譚性命於以見公之神之暇

肰而國家生民不繫焉故不書若夫以好生不殺消
盜氛忠君報國壯皇猷則又公遏亂致治之所以大
者於乎自內攘騰姦忠良輒伏人懷首鼠動襲戴尸
雖今天子多方揚厲之如初方謂外庭之士無復君
國之憂乃公于狂鋒四逞黃沙白骨滿望無際之秋
獨以忠君報國號呼二三臣衞千夫長百夫長父老
子弟卒使同仇有賦庚癸無呼爲天子徵江海生民
俛首領雖公豚魚之孚爰以化邦肰感之卽逼提之
卽醒則又出夫帝力與民生至性有不可誣者於赫
皇靈冒茲下土臣愚以爲宜纂其事播之歌詠允于

支冊以昭國祚靈長上天篤厚有明之意愚不敏謹摹擬風雅再拜稽首而屬詞焉

○新蒲綠序

過殷墟而興麥秀之歌行周道而發黍離之歎故國舊京人非物異一觸目警心之間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近婦人因歌寫怨聊攄憤懣抑豈知有百世下從而諷詠之哉我毅宗烈皇帝以英明之主數直凶危家亾國破宗廟丘墟此天地人神所痛心疾首于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也維今癸巳太歲莫春十閱星霜當僧衣投老匡廬之日雖倭遲遠道浪迹崑陰而

雨露之思中懷悵悒因爲諸同人共修薦嚴佛事亦已澂心滌慮潔蠲爲饎矣其如隱痛塡膺驅除不去乘間輒來遂人各言所欲言總詩文若干首篇而什之曰新蒲綠於乎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將何日而休哉（杜工部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細柳新蒲爲誰綠 建文皇帝詩云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三山艸序

余近得趙松雪墨蹟一幅盖史龍灣家藏展轉至轅轢嚴氏嚴氏寶之已數十秋復割以奉余友潤兒者余一日出以眎黃蕪二司馬司馬曰佳哉墨妙若出自顏狁祿手吾將奪之師矣子昂非所嗜也余戲之曰得無以追蠡哉曰否不然宋之社稷實敗亾于胡元氏子昂非趙氏宗乎委身而仕爲翰林何也噫嘻艸書字聖今古幾人擅長至若子昂之筆可謂夌躐一世矣尤以節義少之不齒錄況中材無所表見徒附利沽權詑謠俗曾不顧有識之議後此志士仁人所以泥蟠蠖屈長遯世而不見知者也焦山如公以茂齡行脚徧見東南諸大老諸大老間嘗以浩罷目之矣顧其人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尠有知其人者終歲古寺閒房翛然一衲踽踽凉凉而已獨與余宛有夙契始余施茶邗上繼而歸隱匡廬及出住玥之

太白公恆遷徙從余遊余固重公懷獨行君子之德亦樂與之遊而尤未知公之事苦唫也丙戌秋余旣退耕五磊矣公始從淮南寄余三山艸若干篇且曰不吝施數言冠卷首夫余固嘗從事筆硯至于詩其尤正牆面焉未之或窺也然鏡諸孔子之言矣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豈曰拈華摘豔弄月嘲風者之爲哉以余觀公之詩溫厚靜深一以己事相映發其有得于魯論之旨多矣然則公詩豈待余文以傳傳其落穆不與一世浮沉如此者盖

感二司馬之言亦以曉晩近世知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山集序

詩之義大矣哉用之朝廷則爲清廟之歌明堂之奏用之邑里則爲祈秊之頌方社之謠籥舞笙鼓或歌或咢賓祭可施帷房可詠征途可賦故詩之爲義大而詩之爲用廣也若乃觸景傷心因時致感苦雨凄風之候跼天蹐地之時子不得于其父臣不得于其君貞而不見荅于其夫信而不見諒于其友人非木石誰能無情人之有情尤水之有江河也江河不使其流注而堙之塞之則必頹山岳漂廬舍生民將有昏墊之憂矣人情不令其宣洩而抑之鬱之則必覬圖報復㬪冠興戎天下將有殆哉岌乎之患矣先王知其如此一聽其悲歌號咷天可以刺神可以訴君父可以諷誹夫友可以怨訕恬焉而莫之禁者所以導民志達民隱孚上下叶人神杜乖戾之原開泰和之宇詩之爲義固不大與詩之爲用固不廣與由商至周人萬其家而寥寥三百雖由孔子之刪肰穆如清風之吉甫僅見嵩高烝民二篇則詩之難言蓋可知己今時學者既無吉甫心眼復無小弁眞有不可

得已之情徒句推字敲棱磨縫合各求肖其所宗宗濟南則傑爲渾雄之調宗景陵則麗爲清新之詞習也皐濟南今也攻景陵風雅之場未聞玉帛相見徒以兵戎使乖戾之氣日中乎人心殺機動亂亾兆吾不知天下將何底止焉異哉源發高子之爲詩也直寫己衷直抒己見清新焉而悲壯愈甚渾雄焉而刻畫彌潑甚矣高子之詩有得於風雅之道也或曰高子爲今象先先生冢子先生蓋勝國名臣也當獻闖二賊踐藉中原時秦楚幾無完土先生提一孤軍開府鄖陽賊獨畏先生居官清正得民心越邑過都不敢窺藩者十秊及夏臺鼎遷先生始角巾歸井里與宗吉甫疑先生無讓焉高子幼聞過庭之訓所謂家學淵源固有自與余曰不肰蒙莊有言鄭人緩也呻唫裘氏之地祇三秊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秊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余也闔胡嘗睎其良旣爲松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異于人而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請卽以此定高子與今之爲詩者案

旅堂集序

諸佛如來有十身相海具足十華藏世界海微塵數大人相一一相具足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功德乃諸德相不逮音聲之一則又何也豈非波騰四辯舌覆三千廣爲有情示教利喜之所致與使非梵音滚妙令人樂聞則說者雖無倦聽者且猒生欲其剖迷開覺而成就慧身也不亦難乎此語言辭說文身句身之大有造於生人而世出世間若聖與仁卒無能躍冶而外斯文者所以能仁標號徽著迦文尼山自命斯文在茲五地稱雅思淵才文中王由是觀之文

之爲道至人得之可以化裁天地陶鑄萬靈英賢得之可以鼓吹休明煇煌治道處仁由義之君子得之可以典考作忠見君父於風雨晦明之候劫波遼而可迹古聖往而可追則莫非文之所爲然而有文情有文致有紀律有聲調有肌有骨有蒼茫之色有滄遠之神組織萬端機杼百出豈僅區區善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之末可窺藩即使泛博望之仙槎馳穆王之八駿投荒覽遠選勝蒐奇山閱須彌高封徵閻浮大魚覩千里鯤鳥覩萬里鵬而心靈眼活無與焉則亦多聞障智浮識亂眞又安能手抉雲漢幻出天章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入無間出無方語於作者之林哉錢唐爲西浙名區湖山靈淑秀發人文至若生知夙慧則未有如彥遠胡君之獨擅其美者也楊億之才成七歲禰衡之學富髫年所謂天授非人力矣乃追風驥足困躓鹽車未得一騁其萬里騰驤之步而星辰早已易位日月旋復無光君由是任情丘壑銳志禪思旣汲幽以造玄亦知微而之顯故得語言滚臻三昧之海文字大入總持之門筆陣排雲天詞波倒三峽其往也莫可遏其來也莫可知可枯莖艸化金身可卽毛端吞巨海兄復風雨之思雞鳴之

感慮無不可見君父而敦彝倫者豈若介甫之禪觀徒得句于胡笳十八拍之爲愉志哉余嘗上下古今竊謂昌黎永叔之文可以入事不可入理明道晦菴之文可以入理不可入事入事理而無礙者其惟大蘇乎于君亦云故君始可與言文而旅堂集之文夫是以謂之文也

李寶應語塔序

羲軒以爲書契之用未與民知結繩而已然各完眞葆素復性而致乎命焉殆蒼頡造字則天雨粟鬼神泣何也禍亂之源兆于此矣嗟乎殷人作誥而民疑

周人作誓而民叛固也抑未有穴我金縢藏彼奸宄如新莽之以詩書典謨攘奪神器者然害僅于一身禍止乎一世自宋及明始以帖括著爲官人之令則往往貞孝貞廉之士詘于科名大奸大惡之徒致身魏闕傅虎以翼搏噬生民抉湯搗壍寧曰城壞而宗廟且隨之矣此祖龍未然并知今日所以欲焚而擯絶之也蒼頡之字奚足尚乎雖然楔以楔出毒以毒攻倒握魔王印逆執六師幡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則又何嫌于叔則之語哉叔則高才達識下筆有神如傅賀對揚焦涵一二先生使人讀之不禁忠烈之氣聖賢之思油然而生貞孝貞廉叔則何多讓焉乃亦詘于科名弗克大有爲于時蒼頡之字顧不足恨與

○北都城南放生社序

成湯網開三面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當知放生法門蚤已濫觴于東土之聖人矣特以其時民性仁厚使由不使知俾無大戾斯已耳迨夫魏季則殘忍已甚傷殺滋多快鋒刃于一割忘業報之悠長於是我佛大聖旣推本夫性命之理復爲遡流窮源昭示

往業而後知作因于始果必隨來眞如形影之不可假易也故唐宋以後之仁人君子翕然歸向惻爾生慈哀人畜之無常痛形軀之慘裂或脫刀碪于垂死或蘇湯火於將危尤念其餘生莫必託命無家也遂有塹東海以爲池濬西湖而作沼俾凡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紅鱗翠羽剛介柔毛之族幸獲殘喘者悉游泳其間此放生之社在江南水國菱芡交加之地往往有之獨大河以西至于幽燕皆千里高原又人習騎射而京師則四方輻輳燕享之餘血肉盈俎羽毛委地恬不知怪者非一日矣徹機上人生緣南國遠禮五臺憩止都門延慶寺覩而愍之乃即柴襄明王惠吉范睿五諸君子謀唱此舉一時朝宰若金息齋曹厚菴輩同聲附和因購城南隙地若干畮相度隆窪爲室爲池方在經營之始則蓮生陸地旱發殊祥泉涌金波頓成惠沼由是東海波臣得脫枯魚之肆十千天子預聞長者之經其最異者牝羊爲楞腹而求餐三犢因全生而戴德咸皆夢告夙緣豈非往業推遷人羊反復之明驗與嗟乎報盡一朝改頭換面苟無宿命智通雖有至親之父子極愛之妻孥顚連在側苦毒當前誰則知之則又安知彼四畜者非曾

尊覺曠而現身說法者乎此在京放生之舉所亟亟
孜講者也雖然生放矣命全矣何以使彼我生已盡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之爲快哉先德有言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請在社諸
公更下一語看

○兆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

佛十力中業力最大諸業力中殺業尤大良以殺業
能障大悲心能戕菩提種能招來世三途惡報能令
生生冤對相仇互相賊害互相食噉無有窮已何故
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知凡有知者莫不係命畏死况

碎之以刀俎烹之以鼎鑊使其籲天無路毒痛糜軀
能遂晏然于懷乎所以戾氣干和乖氛致祲兵凶繼
作巷亂洊臻數十年來膏血沐川原白骨連山嶽皆
此殺業爲之釀致也而俗習成風恬不知怪固謂人
靈而物蠢殺亦何妨然人矣或觸網而殞身物矣反
傷弓而畏曲是則强弱有異靈蠢奚分且人物亦何
常之有玄鳥降而脈商李生狂而變虎是在一念之
善惡而人物之轉環立現矣瞽谿有言吾負汝金不
負汝命欠債還錢理應自償然則今之以命償我者
豈非昔我以命貫彼者乎今我能不貸彼則頫仰無

累已爲大慶况全之以生復之以性使其飛潛食息
樂育無虞將見慈祥德布豈弟仁流戾氣乖氛悉化
爲惠風甘雨是則泰和充于國善美浹于家還顧影
衾不大有愉快者乎都城之西有紫竹院者蓋內臣
宗公施莊居爲精舍者也背城僻處活水環流綠圍
蒼疇一望無際而羅青鎖黛掩映眉端者則西山羣
峰之奇勝也一日容舒沈公與諸同人憩遊于此睹
茲勝槩慨然有發于懷遂襄諸同志謀爲放生之所
顧殿宇廊廡傾頹復甚乃各醵金錢更番修葺不旬
日煥然復觀又歲以雙月爲期遠近聞者無不踊躍

隨喜雲趨川趣諸凡賸而至者潛鱗翔羽及角蹏介
毛之屬咸各游泳自若安養得所復延僧衆六時課
修預爲生物莊嚴淨土于是鐘魚交答唄梵遙傳一
時聞者見者各生慈悃互相勸化而萃膴珍饈之家
或止或戒翕然移風無慮數十百家矣嗚乎容舒方
留心祖道果能與同社諸公因放生而求厥無生之
理求之既切豁然如龎襄陽之一口吸盡西江水寧
止爲一身一世洗業致祥且將使窮生盡劫我之與
物共遊常樂我淨之鄉而後生不可得死不可得殺
不可得放亦不可得乃至我之與物因業果報俱不

可得則利樂夫人世者又烏可窮哉于時容舒與諸仁人聞是言已乃各合掌讃歎發大殊勝心仍卽勒諸貞珉以爲永久之券焉

韓媧石畫象贊序

曹谿六祖八十生爲善知識故當貿薪養母時聞經卽悟卒以居士身得受黃梅衣盔寧直嶺南獦獠根性太利蓋其素所從來有自矣大潙祐公親豫靈山之席特以三生曾作國王竟懵然于寒拾之詰問而木不能置荅焉五祖戒機鋒迅捷以雪竇之明敏望巖而卽退况其下乎然後生爲蘇省公則語挫佛印

未免輸卻腰間玉帶自以鈍根尤落箭鋒機則又何也流連詩酒之場進退利名之域一如老象沒溺汙泥復安能有所振拔哉山中苟乏老僧世上休言宰相今日三公鼎鼐卽當時之百衲杜多也一迷于處胎隔陰之昏且有惡聞三寶名字者矣求其大願夙承不自忘念如媧石韓公其人者豈易企及乎公博學高文於齊國爲巨擘之士雖今志尚勳業未能卽謝聞名之累而以僧形自繪必欲置身長林豐草之間苟其得時則駕也又豈屬忘靈山而以吾浴自外哉因其出圖索贊書爲之題

○悅然臺詩小序

暮春修禊詎止永和之季獨美著蘭亭而芳流千載其故何也語不云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况逸少之文與筆使二者當之將恐靈名兩失而山水之謂稱或更有在然則蘭亭之煒煌今昔不亦空乎廣陵屢經兵亂無論二十四橋無復舊時風月而芳草淒迷亂生宮館城郭尤然半是人民大抵全非矣唯卓月朱鎭君家以先大方伯之遺澤汪濊尤尚未艾宅東築土爲臺建亭其上遶以竹徑雜以華陰方其露溼梧桐風傳夜漏天階月上之時

輒悅然有會于中因以名諸其臺然臺僅止于是而山水之高深不可問也一日五雲肅使君來訪君殺雞爲黍并呼其子雲卿出見鎭君以識曲周郎相對風流太守棋逢敵手琴遇知音由是分牌限韻俄爾之間遂得五言四韻者人各四章不獨筆蕪潑煙霞抑亦五嶽起方寸彌覺山島聳峙天水淪漣使人悅然有會于其間者又不獨臺也於乎使君與卓月皆滇人聞滇山高巠深萬寶生焉風土與人物恆相類是詩其蓋以是也夫

布水臺集卷第八

布水臺集卷第九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黄巖沙門道忞著

序四

〇壽愚菴三和尚序

李耳聃者生衰周仕爲柱下史身隱市朝之中遁朝莫詰其行藏獨蒙莊評爲古之博大眞人孔子復以尤龍見稱意聃善言道德蛻委大化如龍之出此入彼非飛非躍時而淵潛時而天在時而雲行時而雨施蓋神變不測人也肰聃𠑽而秦失弔之固未嘗求異夫人間世者後世聽熒遂謂老聃騎青牛出函關殆仙去云皐亭浪杖人滑稽善辯爲世有騎牛不下之夫別刱一論曰老子蓋出關化牛而去由是證佐龍山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不見蹤之語實之且謂嬾瓚之不爲俗人拭涕皐亭之踢翻船子亮公之遯入千巖萬壑無尋處皆善用九六不爲首尾所累者乎謂泥牛鬬海自當別論若龍山船子輩亦只自行其心耳使徒悚首尾之累而固爲是硜硜焉者不幾乎藏頭露尾之人哉安在爲能善用九六者無己則有我愚菴老子在請得而偕鏡焉可乎愚菴老子者三宜盂禪師也師以蘇張之舌肆張大慧之譚機辯縱横詞鋒踔厲演爲偈頌詩謌莫不妙絶當時疑古來洞上之師如師者未可一二數也肰往往以遊戲三昧行心有時玄挺高提鞭笞龍象則傑號師王有時昇經廣說聳聽人天則雄稱義虎時而躳默思道時而拍手行歌時而棲遲邑壑之中時而放浪湖山之内夜叉頭菩薩面固已齣齣翻新矣乃當申酉變故之後六橋萃柳已敗西湖歌舞且休獨割衣資刱別業于西泠之左雕甍繡闥紅楯朱欄幾希乎洛下名園而俗宦拘儒嗇夫醉漢日連袂來遊載讙載謔或嘲或譙師方陶陶陽陽儼奉一摩耶夫人于二天之上十旬休夏爲之開宗明義殊不知爲不知己者詬厲有如此也雖師倜儻不羈乎而誼重交情今秋戊戌師且登六旬髮已種種矣意有所之念予不置竟破夏發錢唐截江而來適海波未平道途梗塞舟車爲遊徼所奪乃趼足走五百里訪予太白山中快譚數日滚嗟晚葉法門近事不覺抆淚而別因囘想師一往動履非有隱山西山之高尚嬾瓚船子之孤標酒仙遇泉大道之徉狂垢汙亦直自行其心耳肰當世卒莫得以聖凡名貌之莫得以名場利藪釣弋之矣未嘗硜硜用九六而首尾自無可累

者其殆神變不測所謂猶龍者是邪非邪問之玄冥玄冥不知問之參寥參寥不知問之疑始疑始不知或曰非問諸愚菴老子不可予曰得之矣至若他日之或騎牛仙去或夘而來泰失之弟也又何問焉

壽龍池萬和尚六旬序

魯儒之言曰人生而靜性之德也感于物而精搖神蕩焉是以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惟仁者靜而有常故壽也則致壽之道在乎人箕子陳洪範九疇之訓曰惟君能建極臣與民能奉極天乃錫之厚福旣獲多福矣非壽莫享故嚮用五福而壽居先甲焉則予壽之權本諸天或者疑焉而致詰之曰天如可問胡跖而長人如可期曷回而短遂六寓同昏悠悠萬世卒莫知其解者於是有大覺聖人者出焉爲之推本而極言之而後知羣生之來非一世矣過由無始於一眞法界之內不覺岐分能所故爾虛空横亙身世崢嶸業異而報亦殊焉惑爲業本眞爲惑依苟能一念之間洞徹眞元則夘生見謝今古情亡了本無性得性自在達本無命得命自在以了達性命得自在故然後短長可以任物眞俗不妨隨緣此霧山家法也壬辰冬季余退道峰寓裏裏諸善信以來歲午月

之吉爲法兄龍池萬和尚六旬初度求所以壽夫師者不得其詞因丐言於予予謂師上承霧山六十九葉之眞傳爲天童先師嫡胤其于一眞之本性命之元已洞若觀火矣彼方海漚沙界電拂聖賢而我尤以人間區區甲子循環春秋代謝爲之援天引人而支詞蔓說焉得無鏤鳥迹於空中繪魚蹤於水底也邪雖然壽身易壽世難壽世易壽法難夫師出檇李起如菴化闡閩吳六知歸向垂手湖海江湘則入穀皆英俊奔騰盡象龍坐荆谿十季未嘗言言滿天下天下舉識與不識言龍池卽知爲師師之壽世顧不大與師之壽法顧不長與方今發棼列刹相望非無暴得聲名如秋雨之方集者然僅砥行矯飾于一時究其終也立涸而已至使人扼腕而咨嗟曰某某亦奇衲子但晚季謬耳如此則俾之凶短折是謂福之益之壽考奚補法門哉若師者眞可以壽矣

壽古歙爾承吳君六袠序

劫初生人壽皆八十千歲住阿僧祇季逮行十惡則百季減一千季減十漸次衰減止餘十歲時間繼膺饑疫刀屠之災國城空廢人類幾殫而後善法方興重見豐樂展轉行善壽益增延至二十千歲乃至八

十千歲如是增減數周二十則有一大火災起上炎梵世下及大千焚蕩無餘謂之壞世間已壞次成而住次壞而空如是七火一水七水一風三禪非固六欲奚堅哀我矜人從無始至今身蓋不知嘗幾大小之災歷幾塵沙之劫也嗟諸俗見聞不超聲色世儒置六合之外而不論彼中天五印之區莫紀厥詳責以窮神曠古又烏怪其溟涬弟之哉唯能仁智周無際視爸尤今所以經稱七佛次第出興始于人壽八萬歲時洎人壽三萬二萬歲時出至釋迦出衰周則已歲不盈百矣輪王久不作戾氣日干和以至診侯無徵雩祈失効俄霜戈以刃接忽星劒而鋒交酷毒生人崩亾殆盡苟非植衆德本其在于今雖負犄生煮海之謀郭氏冶山之棨家有金谷貴埒五侯愈恐孽禍而胎憂求其青瓊如故玉對成行登耳順之季來純嘏之錫如天都爾承吳君者所謂百城而見一者也說者謂君多材多藝達而能慮果而知權富而好行其德推君之孝于以事君則靖恭爾位推君之和衷于以端揆百僚則好是正直推君濟人利物之懷于以子黎元育萬方則所好必與聚所惡必勿施計朕之棨七蠡用其五而霸越既已施之國復欲用

之家乃治產積居於一十九季之中三致千金焉唯君師蠡祖計朕能擇人而任時故雖屢折凶烽數臻饒裕朕失之不爲慍得之不爲矜推君皇皇之雅度于以託乃股肱寄乃心膂則必臨寵辱而不驚其神者也惜以家政𢚩科名不獲用之家者施諸國耳夫崑炎石化玉豈孤堅方國家運膺百六之窮彼淺艸易爲長蘆者已不勝霜摧雪拉之虞矣獨君如黃海蒼松生丹嵒翠壁間根無以歆乎黃泉葉僅止披乎風露千盤其蓋百曲其枝若弗克遂其蕩日摩雲之勢者朕而泰嶽色壯遊觀唯松獨也室朕則所以使君嗇其施者其蓋欲君豐其受乎亭餐霞味道之夫未遑晉交乎君而識君之長君蘭根甫于邗原噫蘭之爲蘭也其因君幽谷哉

壽德輝何君六旬序

粤稽古往牒聖若賢之對德立功于時也恆見于垂暮之季故雖天縱如尼亶使不臻七十將聖而不神矣雖奇謀如呂尚使不登八十將終老磻谿而無以奏鷹揚之績矣豈不壽也者爲五福之徵而生人之所欲必得者乎朕世有非聖非賢非忠非孝而託于忠孝聖賢之倫者寧獨新莽早夭可盜姬周之名卽

鵠立永嘉德祐之朝豈無洋洋節義自多之君子苟其溘先朝露將恐王蠋不得擅美于壽蘇武不至煢芳于後也及乎鼎湖龍去宗廟丘墟向之鳳翥鸞鳴者相率而化爲鶉爲鷟則是成人者古稀而敗人者又黃耇何也於乎疾風之下難爲勁艸故欲傲雪淩霜必也翠柏蒼松而後可近吾于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德輝何君者君世族新安歙遷于宛父早棄諸孤家日替零以至黃鳥可歌鶺鴒堪歎君乃毅然舍所學而經商淮甸遂由始有而至少有由少有而至富有還爲父相幽宅爲昆弟諸姪鳩集厥家卒怡如一堂之上焉謂君非大有爲之士而能振興若是乎既而清師渡淮君度江南必亂復舍所居積委宛保母及淮北安堵諸商復業君獨奉母不來噫嘻人情重棄財輕趨利此溫嶠之所以絕裾朱公子之所以誠有不能忍也况君含苦爲生難甘以一母之故棄若敝屣君眞天下士耳豈曰貨殖中人哉君而貨殖其天下之不幸乎蓋天下之大也需才臣而後治廟社之崇也需節孝之臣而後有所託以君之才遇主於巷必能爲君增其式廓以君之節孝當乘輿憂虞之日必能殺身成仁以從君于九天之上君而貨殖此天下之所以大不幸乎雖然今君始六旬耳安知八十不有磻谿之遇哉請得以是爲君祝焉

壽賓梧程君六十序

歲在甲午三月暮春朔有七日爲天都程君賓梧大長者六十初度之辰是日也巖壑生芳園林錯繡紫煙霏南陌旭日麗千門池塘梳楊柳澹澹之風院落點梨花輕輕之雨歸巢舊燕俯廉幕以雙窺出谷新鶯遷高枝而百囀于是君之親姻宗黨故舊賓從旣欣嘉運復慶芳時莫不相與挈壺觴酌春酒以介君之眉壽者君尤子扶漢膚敏士也以爲玉帛皇皇磬筦將將徒周章乎耳目耳念欲須君不朽非言不可乃卽予徵詞焉予進扶漢而告之曰維我閻浮南州上壽一百二十五中壽一百下壽六十尚不足以望鬱單越之千齡况四王之九百萬歲忉利之三億六十萬歲乃至他化之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歲哉然閻浮獨以三事一者勇猛彊記能造諸業二者勇猛彊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彊記佛出其土勝彼六天下此三洲又奚問焉故必有勝人之行斯可以壽矣君行謂何扶漢載言於予曰山君牧山而後寶藏貨財之蕃殖斯詳焉水王王海而後黿鼉蛟龍魚鼈之

廣生乃竟焉人盡戴天也而不知其高人盡履地也
而不知其厚夫余于季父亦尤是也第彷彿而得其
大都則仁能推恩故丘母有橋孝能錫類故殉孝有
子守貞有媳勇能果敢故奸發大憝而除通國之蠹
信能不侵肰諾故貰運千里而歸鄧氏生寄之金智
能知人善任使故所託皆忠謹而無隳事失墜之虞
若乃決機應變以濟世之艱危攄素推誠以通人之
蘊塞節儉持身澹泊明志堅忍厲操謙沖接物則闔
國知聞抑余小子又不勝其言之也噫予聞之先民
曰唯奢損福祿盡斯亾以君素封之家乃有儉德焉

又聞之梵經曰慈母于恆河救子兒母俱沒得生梵
天矧君孝母津濟無窮過此以往君齡必臻上壽肰
後乘天宮殿高升梵世方將與天地相終始日月同
久長區區人間春秋甲子又烏足爲君道哉

壽廣陵蔣母孺人序

孔子之爲門弟子言孝也廣矣獨于色養無違之外
別垂一訓曰父母之秊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所以悚惕乎人子者眞有淒肰凜肰不勝風燈
命脆之虞薤露易晞之感俾凡孝思可展者兮無不
殫其力焉肰山舟藏而岡固壑澤負而能移蓼莪之

浩歎方輿小苑之憂傷已甚抑安能使夫春萱不老
秋實靡凋菽水之歡終秊郄下斑衣之舞長自婆娑
也哉此則可問諸天而難必之人矣廣陵同菴蔣先
生者高文懿德博學湥思其今世之傳經劉向而抗
疏匡衡者與獨才廣數奇至九乃中丙科則龍蛇起
陸戎馬生郊倉卒之間僅奉一母丞江上流離轍遷
者踰秊及至復我邦族則三徑久已就荒松菊幾無
條肄尤且忘己之貧急人之難破產廢居一枝莫寄
至賃僧廬以容郄矣先生無悔焉采菊東籬下闔戶
日高眠寧直不爲五斗米折腰不爲王刺史酺其糟

歡其醨雖有同薦于鄉之郡使君曾無寸楮達殷勤
片言修舊好夫妻臣妾日稷稷肰典衣縮食求給乎
甘毳者知有將母來諗而已審其愛日之誠殆將一
刻値如千金如尺璧如寸珠而罔敢少弛焉者乃今
歲丁酉母孺人竟登九十矣耳聰可以審樂目明可
以刺繡自今伊始其爲先生酌春酒介眉壽者又不
知幾千萬億觴焉異哉人生七十古已云稀況願乎
其外況當今日眞淳已散大樸無存雲氣不待族而
雨草木不待黃而落孺人顧獨享有殊福而獲此過
量之秊哉或曰先生之父爲三我先生三我先生者

言語必信經德不回動容周旋中禮孺人既己思齋
思媚克相克承無違夫子矣使今富貴不能怠軒車
尤在念先生且奈何乃能安貧而成先生之志樂賤
而遂先生之高所謂孟光婦而實范滂母者也德厚
而福臻壽也固宜予曰然然則孟光與范母固咸有
一德豈盡如岡如陵眉壽無有害者乎而非然也夫
以高文博學之先生不獲厚食其報天固有懋德矣
今茲竭誠慮甘窮餓者凡而為其母也復不益之算
而傷其心焉天則何辭而謝先生哉不然人命駛速
速如川流其孰能挽之吾故曰此則可問之天而不
能必諸人者蓋以是夫

壽毛伯華母七十序

須迷盧半有天鄰于日月之上者曰四天王人間五
十年為彼天一晝夜彼天一歲周則人間萬八千年
矣等而上之欲天有六禪天十八無色界天有四皆
倍倍增況無色等極樂極樂等勝蓮華國土則又曰
劫倍倍增憶彼方電拂四王不啻奚有于人間哉雖
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然則人間百歲稱
曰大年不亦空乎異哉一眞法界本無晷運寧有歲
時乃此劫波彼晝夜此旦暮彼古今又復何也蓋由

羣生識心有定亂故世界成階差苟能一念不生前
後際斷則刹那包十世曠劫即如今矣念既不生則
自有無作妙力以之翻頭作尾則可迴過去世入見
在世以之翻尾作頭則可移未來世置過去世化裁
天地長育羣萌直其能事之餘于以壽吾親也何有
婁東毛伯華孝子也始為鄉塾之師以館糈養親焉
不足繼學岐黃之術以藝業養親焉不足日夜籲天
儻餘生有子荊一朝之祜願及親存而受之親亾雖
與妻子轉溝壑弗恤也今伯華稍能奉甘毳則父歿
僅母存且七十矣嗟乎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伯華乃無緣及親存與其未
衰之日克承菽水歡哉雖然資口體何如益神明夫
伯華固說吾祖菩提達磨之宗者也果能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一念緣起無生則無作妙力自可施由親
始不見玄沙之父捕魚為生沒于閩江當沙棨指嶺
頭時其父忽見身致謝曰吾以殺生害命墮冥塗今
賴師悟道之力得生天矣況及母無恙時使其垂老
而聞極則之語優悠猒飫坐臻斯道方且與伯華長
揖四生永辭三界睞彼生沉諸趣屢轉輪迴者縱尊
為天子父奉以天下養吾知毛母必蹙而棄之矣七

十稱觴而猥曰壽乎哉

布水臺集卷第九

布水臺集卷第十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碑銘

敕建南苑德壽寺碑奉　敕撰文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欲出現於世所以設教利生無非開覺羣迷俾明自性而已自性明則塵勞息塵勞息則法界純眞法界純眞則怨欣無寄故初祖之對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欣迷途未復覺路方遙苟不導修福嚴則沒在諸苦曷繇自振此覺帝之揚霧火宅凡以利樂夫人天者至悉也乃後世過舉匱國窮民專求祜祐於霧祠象設福之修且不勝其怨之蔑自蕭梁差跌以來爲世儒口實不知幾千萬喙矣天祚有清我皇應運爰以幼冲之秊總攬乾綱削平四海幅幀之廣奄有華戎其於敬天法祖之規致治勤民之本遠則希蹤大禹近實取譬漢文語其敏求則經生未逮推其問察則艸埜可師所以諸凡帝典王謨詩書六藝朝堂之得失相業之醇瑕靡不洞若觀火別若素緇尤復昇慕空宗留神祖道萬幾餘暇不廢諮參自非霧山大士悲願夙承示作帝王何以臻此朕君臨天下十有七秊唯是日求救寧與民休息槩未嘗勞人動衆經營臺榭少修遊觀特於順治十五秊八月日指授臣工考卜南苑中相厥爽塏之地掤茲霧宇一區中建普光明殿奉安釋迦文佛侍以韋李二天配以十八應眞歬爲護世四神王殿再歬爲三門司啓閉也後闢方丈以安主法之僧尊法教也左右爲廚庫僧堂安清衆也殿之左翼供觀音文殊普賢右翼供地藏藥王藥上皆十方世界名稱普聞之大士所以昭往行也復設東西二樓縣置鼓鐘於上所以號令晨昏也我後繚以周垣對以寨門罔不綠疎青瑣金煌碧輝用是集福儲庥上報聖母皇太后劬勞之德教育之恩是則我皇孝思永長百王足法其與專求祜祐以庇一人者不亦大相逕庭與歲在庚子實臣僧道忞奉詔來京之明秊也于時告厥成功中外莫知皇帝以忞學佛之徒於佛事門中爲能曉暢其故命忞撰文紀事鑱諸豐碑將以布告臣民焉忞愚不敏重違慈旨謹拜手颺言而獻詞曰

世雄設教開豁蒙昧如拔金鎞上智悟明識心達本覺即菩提小機羊鹿詔修福慧孩幼是攜聖帝明王霧山所屬我法塹城徯知崇奉匱民斂怨國是用傾

豈佛誑誤執事迹理世實聽熒大淸啓運雲開佛日
首出我皇聖智生知爰在幼冲總握乾綱神武不殺
懷綏以德揉此萬方勤儉斯躬勉勉大禹翼翼漢文
金玉爲度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古訓是師亦經亦史
亦典亦墳靈源一發糟粕詩書覃求祖意萬幾餘暇
日就月將諮參不置乃知我皇統御金輪誕從佛位
十有七載蔀屋乾乾遊觀廢罷荷與南苑誰輸梵宮
四天來下檐阿華采像設崔嵬金輝玉映於皇聖母
宸躬是鞠帝德式楷皇心孔念昊天罔極厚地無涯
德厚恩高何以報之有覺如來乃命臣工匪疚匪棘

精廬是飾以祈黄耇以介景福以引以翼允矣我皇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帝嘉忞學禪證有辭文宏肸詮
忞拜稽首對揚休命風雅典鮮賜於臣民明昭有清
天子萬秊。

南海普陀山梵音菴釋迦文佛眞身舍利碑

明州古稱三佛地其最著者曰鄮山盎周厲王時東
天竺國無憂王所藏釋迦文佛眞身舍利處也公明
州薄海五百里外復有山曰補怛洛迦者則普門大
士化迹所顯以佛菩薩慈因緣故自晉之太康唐
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齡歲奔丕赤縣神州之民至有
梯山萬里踰溟渤犯驚濤扶老攜幼而至者不衰山
處大海中爲支那四山之冠鼓涵風日摩蕩雲煙其
最高巘絶處爲菩薩頂菩薩頂之下爲梵音精舍當
日月晴霽則千山排闥而隱隱隆隆於青嬴翠黛之
中者鄮山也熹宗天啓丙寅有梵僧至自波羅奈國
見其洞壑平坦以爲八吉祥六殊勝地莫是過乃出
所懷舍利建墖其上繇是慈綱交羅海山互映矣墖
高如來身量内奉旃檀香墖一肘量黄金寶盎爲承
上以金鐘彌覆之而舍利實藏是焉初梵僧募墖平
江人莫之信舍利愍之乃顯神變爲之助發於是有

見三者一者見黑白紅色間錯者或唯見佛身相好
者或始不見而終見如徑寸大者遂一時傾施塡委
墖以成其莊嚴妙麗類鄮山而安奉之洊則舍利從
黄金盎綱楞眼中投以入及禮覲則出以眎如是者
再三出之則增長數倍不可取眎焉今上皇帝丁丑
春仲余自太白來觀山中耆宿咸爲余言且請記之
余曰舍利聖人之骨身也聖人神變不止是愍世厭
劣示其小者夫何足以觀聖人哉當觀聖人韜光掩
寂而舍利留靈福天上人間亙百代歷金石水火而
逾靈逾固者抑豈無自而然哉蓋聖人體道乎其身

達形神而一之臻夫大妙故能聖變無窮其自書契以還薄海內外苟非聖人非聖人達道弟子罕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豈其道與聖人異抑身夫其道者或日用而不知焉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焉是以見有虛弃依正相隨又烏怪其肰邪故佛與羅漢皆有舍利惟佛最堅不可壞而先德嘗稱眞淨舍利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嘗置鐵砧舉鎚擊之砧鎚俱陷而舍利無損謂其平昝踐履明白見道懇詣所致諗余舊聞豈不以其道之故哉是以先德說法往往提唱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之旨而近世皆諱言之余

恐聖人之道將隱而不章故書此而告夫吾輩之爲聖人之徒者復系之以詞詞曰

有大導師哀世昏濁示生五天四十九載身教廣被以逮多千乃愍末學碎此金軀布爲飛煙從烟飄墮珠糝玉粒舍利式傳生人之理髮毛爪齒以日以遷矧其骸壞下飫螻蟻上飡鵞鳶誰閱千齡探之水火不可湮肰咨爾佛子爾見有弃聖無所捐以無捐故如春在華光色明鮮亦如甜蜜卽蜜而甜無有中邊遠矣南國誰負導師於海之堧廣額隆準萬里懷來建此層巔嘡曰未建衆罔克知緝緝翩翩小大攸示出沒隱顯衆翕以跧咨爾佛子爾觀舍利勿以意甄導師非二卽爾觀時覿體見苐舉心分別舍利隱矣滿目空珞光復厝疑厥劣甚思而不敬虔稽首大士天龍之屬與其鬼僊式臨我詞我詞非紿以昭萬季

四明雪竇山資聖禪寺中興碑

粤維震旦心燈岷源嵩少四傳至破頭雖橫出一枝佛法尤隱躍於時又二傳而至曹谿則得道者如林一時散居巖竇由是天下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半爲釋梵龍天之宮矣而叢林之盛獨擅江西湖南者以有南嶽青原馬祖石頭碩大之師爰居於此也自一

人指南令行吳越之識縣諸大仰而後東西二浙大法濱流致茲名坊顯位蔚爲五山十刹其間唯雙徑天童雪竇最稱法窟者盍雪竇以顯天童以覺雙徑以杲故也天童盛時殿宇崇高百六十尺其他食賦之莊碁布三州八縣旁及海堧島嶼之區當此貪殘剝啄風火彌綸宏規莫問之龜尤能感先師一埽劫灰而歛之燼則山川祕圖之雄可想而知其槩矣雪竇則宗四明而祖華頂踞羣峰之上遊其高出雲天其羅青鎖黛不知幾千萬疊中乃霄肰洞開梵宇原隰毎毎雙谿流碧異境壽觀勝焉茲絕且也虹飛雲

瀑天設嚴臺雲壑幽奇珠林蒼倩所以發明王之夢
煥奎璧之章歷宋諸宗爰下敕書四十一道疊賜御
製御書御袍御香御茶金寶碑師號命服免徭役禁
樵采歲度僧一員守香火而宸眷不衰焉寺刱於晉
初名瀑布院後改瀑布觀音院至宋咸平間敕賜今
額爲資聖寺其成十方院以禪宗住持者則自常通
禪師始也其浸昌浸熾宗風丕振增其式廓輪奐益
新者則自明智一覺禪師宣而著盛而大也後雖興
廢靡常然承累世之餘烈則時有紹興之燬如湛修
之至元之災善來復之皆不旋踵而嗣興逮入明季

則常通法鼓久已停音子院師蟲殘成檮杌天龍告
哀鬼神西岙乃有崇禎十六秊之變兵燹之餘蜂房
螘室卒同紺殿琳宮雨風消歇此大人利見之機剝
極復旋之兆具章於此矣於是有司議除議革龜莫
告猷。一時甬越人士聞而慨歎豈可當吾世忍令四
明勝區頓埋荒艸哉致有道之師坐鎭之舊觀可復
也今景星巖不有石奇禪師孤風無忝二霧高道可
方兩覺者乎且天童嫡胤是嘗佐密翁中興太白于
起乳峰也何有其丕仙居告所以輓師之意師爲咨
嗟賦感而來說法茅堂儼臨萬衆門風險峻壁立千

尋益師旣傷雪竇運會之式微尤痛法門人師之混
濫〻一意撤其蔀葑別開霧牖凡有來者〻一與之刮
皮及髓洞根見元飲之以冰蘗飽之以雪霜刀尺鑪
錘之下固罔非鐵額銅頭而丕聲之輩莫不自崖而
返洋洋然太矣師不顧也居凡一十五秋殿堂樓閣
與夫象設諸天煥然一新莊嚴畢備厥功懋矣可以
配古而舉事維艱萬難於咎益咎之燬於咸通也有
士張昱者葺之矣其崇於景福也有刺史黃晟者施
田千三百晦而佐之矣繼撤新於周之廣順盛備於
宋之淳化乾興也上有佛心天子下有樂善高門抑

無事不咄嗟可辦矣今則四方版蕩荒亂荐臻而幽
艸芃狐轉爲魔孽且有假法產兇兵餉婿茲驕軍悍
將冀滿其溪壑者矣然豈無秉護世熱鐵之輪章天
降魔之杵如心樸羅觀察之俊顧奉侯其人者而十
秊之內山海交訌輈往非象弭之夫夕來卽魚服之
士師益與諸禪日在鋒刀頭而非坐卽臥者也乃能
卽此坐臥之中不動聲色需材則百圍之木不難塈
塈山谷而轉輸需石則千仞之岡可使奮迅龍蹻而
開宕雲水趨於爻事庶民說而子來非師悲願夙承
慈風廣被曷由致之於乎追還旣湮之寶所幻出方

巘之瑤天。雲老山香再起千峰寒色嵒崩石落重高雪瀑飛聲此豈尋常興建之事哉是宜文以誌之詩以詠之用昭此山與師功德俱不磨焉於是盥沐敬虔而獻詞曰

四明肇域三佛留蹤天台比峻禹穴推雄回翔百里盤結千峰星羸掩玉蝳翠排空寶坊碁布乳竇宅中儼開圖画巧設天工嵒臺插漢雪瀑飛虹蜿潭兇怪珠對玲瓏山鳴晉代宇刱咸通五宗迭主四海趨風堂堂二覺法中大龍霈雱法雨式廓禪叢夢感宸遊昭格帝衷奎章煥發恩賚曡降晉元代閱千稔其徸豈無興廢曰替斯隆孰如今者法鼓塵蒙旣侵魔孽返食師蟲景星將耀天假祝融一烈兵燹祓除晦霾乃瞻啓明皎皎在東昏宵不昧六宇兇汎何求為我以奏膚功民亦勞止歲迄荒戎磬是用憂師曰無庸在嚴法道兇啓吾宗二十五年坐臥兵鋒我攝我化不懊不忪龍戰于野谷堙為衕飛砢輗木作此梵宮梵宮旣作萬福來同豐年穰穰禾麥蓁蓁功德之大與山俱崇勒銘昭萬禩頌說何終窮

西徑山雙林寺中興碑

閻浮提中拔地數萬里而高出者為大雪山由雪山

東行萬踰繕邪岐分三幹而底于海壖者為東震旦國北氣渾雄多沙漠。中氣淵衷多土田南氣清和淑麗多奇峰怪石故仙釋之家大啓南荒極於浙地蓋浙東有天台雁宕之奇浙西有天目兩山之勝由天目南行至高地斷而復起綿亙數十里而盤踞其上者為西徑山山開平壤而綠疎青鎖間見層出于蒼松翠竹之間者為雙林寺由是五峰環抱則有天掌峙其北驪珠獻其南右擎雲筆左挾蛾眉莫不奔青擁翠以來宛似蓮敷海日焉至若池開浣雲滙諸流東合溎水然後倒嶽傾湫而下又不啻玉瀉天河矣由寺陟崋岡坐迎驛亭則西眺臨安東瞰錢唐南望江瀨俯眎集賢鄉龍飛鳳舞之山盡翔其下寺建于唐天成間有禪師景文者遙瞻瑞氣兇騰雲漢因謀結廬其上開基得銅佛三尊未久成寶坊初名寶林宋治平中敕改今額餘諸往蹟雖莫可攷然無準雪嵒天眞諸老遺象巍然俎豆其間豈非先佛之所留蹤祖燈之所駢耀者與嘉隆以來寺老僧殘始更十方為甲乙相傳至萬曆間復燬于火崇禎末僧愈式微里人憎焉乃以山莊安其餘衆力挽今山幢禮師居之住未有幾殿堂廊廡廚庫山門禪誦與寢興有

制明軒與淨舘交暉含風之閣吐月之樓煥然一新至于象設之莊嚴階陛之整飾疑寶林無恙時不是過也然而一椽一瓦罔不越崇岡踰峻嶺飛挽而上剡乎百圍之木不翼何翔千石之砢無脛安至來者驚爲神輸鬼運而不知壯者施力巧者施能富多財者施金粟師固挂壁一瓢隨身兩粥于市城無跬步之弃于檀信無寸畗之問郎邑中令宰挈一榼擕一觴且力却之公爭之卒欲憑高遠眺不可得況復濫同世流曲求旺化專事競弃搖鈴擺鐸之不足繼之以請託干求焉請託干求之不足繼之以貪緣要結焉貪緣要結之不足繼之以茶蔬珍玩焉度可以邀貴人一眄之榮傾顯者斯須之蓋慮無不効其奴顔婢膝而折腰擁篲者滔滔天下久矣乞播之入我桑門登壟之冐我祖胤也雖然師固非因之子而矯飾爲斯人而厲行直性成之剛天與之骨是以十載天童親爲入室之子不詐現知識身相不指稱太白師承可覘而定其素矣竊嘗論之百丈大智以弃無住持事諸凡有志于道者一衲雲水萬里求人及乎艸鞵跟斷得意歸來則石室茅齋笆籬樺戶大忌人世而已所以价密二公之訪龍山也望寒烟而進步品頭雪峰之道過新吳也覩黃蘗流出而興嗟彼四公者豈健羨夫名坊大刹思投託以圖安乎故住持之高踞蘂林非古也大智以後則禮周樂備或廣居而蓄衆或設象以標尊于是有興修之舉然揮金布地一聽長者之自求多福耳初未嘗事干募啓攀緣故爲干募攀援日征逐于城隍聚落之間以塵坌其緇服者猶非古也效古德而居山秉古規以建置于師僅見之固不當表顯其人歌揚其事而風回一世哉

歌曰

迢迢天目脈流長大徑凌霄小入蒼天掌中來自日旁撩空一劈青蓮張形雲冉冉氣何祥寶地三癸不可狀內閟慈容滿月光景文天使發嘉藏一朝布地檀金黃八部仍瞻覺帝坊俎豆壽修穆且莊祖燈千載覘輝煌胡然白社頓頹凉末世堪嗟魔力强假我衣兮倒我裳丟麵聲利若弃狼還回百六洪厄冒吹爐還師玉骨剛入戶聽雲繞薜牀八風從爾肆飛颺非師有作起仆僵道重人天自贊襄法象崔巍碧玉堂精藍再見五峰翔興衰起廢師豪芯塵坌袈裟世獨佊德器崇階道失場千間謗詫百回廊永寧塔蛋沒青陽同泰宮傳柏作梁當日高華轉眼荒滿原禾

忝歎秋霜師同雲筆驪珠皇我作銘詩寫玉鏘珍重
山霧勤護將晉與濁世章瀾狂

青州大覺院逵泫訣禪師道行碑

順治壬辰之秋季青州逵泫禪師歸眞大覺相國張
東萊己撫綜其大者爲詞銘諸塔矣其徒以師行業
迹涉神異事多逸于散忩芍据拾夫銘之所未逮者
而折衷焉無洪纖皆可振厲末俗盍曲紀之則以其
狀請論次于當世有聞之士然後授之豐碑而昭示
來茲先業其不泯乎遂以其事屬之夫寻寻惟齊壤
鎔海山山川淑霧之氣必有鍾而發越之者是以蔚
爲萃拔人倫神游象外之夫故夏莞之有竺泫汰也
則道重王公矣北海之有支曇蘭也則德服鬼神矣
沂山天作緇水洋洋顧何代無哲人獨是象泫垂秋
聖賢隱伏自青州百問之音響絕南陽乃邈如曉漢
疎若晨星焉於乎求崑璧於炎岡雖寸瑤莫問矧功
利之俗尚方堅誇詐之習湛日甚一齊未傳衆楚交
咻乃卓然不隨世波卒能以道自見若師之可傳叉
何議焉按師名逼訣字逵泫益都李氏子幼負出塵
志九齡以二親俱碆歌世相乃投玉田菴出家十五
得度本名慧田字見龍天童密和尚爲易今名云玉

田應院也師淹晉積歲竭若園十七至季二十四徑走
東萊從璽文慧明諸師廣習經論之學一日覃思首
楞嚴雖得多聞不成聖果之語復悵然自失始有問
津祖道之思矣於是矢志詢方遵海而南至瑯琊因
明空大德指參淨尧老宿于石河依之四載一日尧
問僧思無邪有思是無思是僧方擬答適師叉手立
旁尧曰見龍下語了也你尤自葛藤作麼師聆之徹
有省發益感奮立矢不語三季杜多行以終身期明
己事報佛恩德故所至翛然一衲披寒暑倉才接氣
而已至於忩軀事衆則由也兼人有輕勞無重務焉
聞天童道風遠敵薮林之盛雲水湖海之躋蹌不腾
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遂由河北造甬東徒步三千里
躬就刀尺之下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由是日有智證
雖服勤衆務陸沈下版之中而函丈中人固已別具
隻眼以待之矣因疾出山還益都繼而求登菩薩戒
品復再上天童親炙踰季乃以歸建薮林揚化父母
之邦爲請天童蹕之且致重誠焉歸卽潛住平山單
己岳居草衣木食卉無甘苦一嘗之殆徧有訪者曰
境僻人荒如此得無蛇虎戒心與師曰你欲見否回
睬卽一虎狂旁其人怖懼則揮之令去住凡五稔僧

俗四遠欽風親依唯恐後師知可以有行也乃自陳夙願由是天人協贊。一舉而成大寶坊寺距郡城一里當西北之偏青峰翠岫綠瓦朱楹時或旭日初升夕陽斜照則山光樓閣互相蔽虧規制差小天童而壯麗實過之東萊張相國允浚敬信復別刱禪院居師故師爲青之大覺萊之福慶兩寺住持惓惓以本分者著子提撕學者槩未嘗登猊座操鎚拂爲人舉揚衆請之師師曰莫誓速俟汝堂方丈就吾則爲老黄龍和尚當自有南禪師爲你輩說法也故叢林方在天開艸昧之初卽事事準以大智清規是以規皇

矩疉禮周樂備不赴外請不事交結老有養壯有學少有模至今遂爲大河以北法社之冠焉尤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聞鼓普請未嘗不身先率衆暇則詢老疾課童行利導諸司以爲常初夜必跏趺危坐中夜經行後夜禮佛或時湯步朗吟達旦蓋脅不至席者終身焉間嘗有病病雖至殆不藥餌不困眠卽病之一字曾不一語道及生平視身如幻嗜道若饑利衆如渴當流離之候收養遺孤兵亂之餘掩藏暴骼此其一班也所以至行感人眞慈格物化惡則一言從善履反則一動爲平夫豈偶然者崇禎十三

季歲饑民大疫死者相枕籍城鬼號焉宵嘑不止居人求師薦拔師以一紙宣示使貼其處則當夜無聲。寺基王產也化王衡國不允是夜王感異夢。卽親定封疆舍歸三寶。適搆禪堂値時大旱三月不雨有闡提者嗾諸當事議撤燬矣夜則雷電晦冥河水溢漏平淹子城數尺嗾者悔歇議遂不行。鳩工締造得大木焉工師曰棟梁材也丁丁伐之斷而不仆增數百人牽挽莫如何也中宵居民忽聞甲冑有聲嘽嘽焞焞宛若三軍赴敵而來者驚起眎之則大木傾矣殿之千椽萬栢皆信人唐鐸所募。鐸故郡豪吏聞師一

言示誨則棄吏爲薌香長者日禿山鄉化諸椽栢有人爲鬼攝至浚林使投環焉鐸遇之鬼驚曰唐某來迅逸而去人故念鐸不置而不知鐸爲何如人也一日有遇鐸于途而呼唐某者人聞之則涕泣拜跪于前具述所以活命之恩審之月日良然後鐸死其夜數百處空中高叫咸聞鐸催送椽木聲故殿工易就而師之感人有如此者。師詢方問道受益天童既浚依之亦最久故凡建置規模山門格則以至立身行己之大綱與人接物之細目雖道有汙隆風有南北大都取法乎其大者爲多法其海納山容之量則豐

儉隨緣方來翕受汝其巍巍堂堂之偉度則靜若山峙動若龍虵汝其壁立萬仞之孤風則聲利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爲王侯馨折不以貪販倨侮則天童之一目瞽紱輿僊也杜甲乙相傳之澌竭盡衣食置石橋伯牙兩莊場以安插其徒子則天童之金饎服從不以一釐小師有也居恆有達官長者入寺隨喜其迎送款接之禮一槩委諸知事卽東萊從受皈戒于師自稱門下弟子而師亦無疎暱其間逮庚寅冬東萊入朝造師言別獨惓惓餞勉有加則師猒世之意盖見于此矣壬辰九月望後四日忽示微疾至二十一日中夜與僧孕靄問荅竟乃泊然而逝訃告鄰封耆舊及護法檀越之家或相距二百里或相距三百里東萊遠在都門則又相距千里之外咸言是夜夢師來訣之狀留供三日端坐如生依法闍維收靄骨建塔于寺之西原歸窆焉世壽五十三僧夏四十五𦬆後說戒一十七壇從得具戒者千餘人鬀度弟子七十餘員僧俗皈依者不可殫紀异哉宗門玄唱絶于玄枵者彌運師以孑然一躬起末世越等流不憚烟水百城之勞虎穴魔宮之險汲汲焉皇皇焉苦志劘筋以求道利生爲事卒能道重天人德欽神鬼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頓然平白地上幻出龍天釋梵之宮僧無語言述作以光昭佛祖爾然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人知有佛祖向上事者則皆其開鑿之力也可不謂賢哉著爲辭以昭布來茲其誰曰不宜詞曰

含生之慧目盲以癡所蒙論刼迷眞道常行險惡中康衢誰與示出彼邪見菽我法自西來奕世有良工成風運吹毛智刃刮其瞳人天眼忽開大道絶隅封海岱惟青齊洋洋大哉風支竺代何贒格鬼孚王公山川孕靄淑蔚爲僧中龍時丁象教衰濯濯牛山童玄音久不唱俗尚唯利功饑世或相食人類轉頑兇乃有至人起悲願夙所鍾撫茲末運儔慘怛塡膺胷何以衆生魚使之脫罟罾何以渡河獸使之立飛豜溟探川以浥厥懷未易充浩浩玄風歘聲來太白峰勞輕求者重誠竭志乃通合郤盋盂口八面光玲瓏歸登戀鄉土揚化在我躬範人須自範尚口故滋窮虎可驅使令艸可辨餐饔心若不異時諸法自玄同道大天人叶德臻神鬼崇依教非面革說服本誠衷華嶽巨靈劈黃河一瀉東區區建置事滑以消㱊訌盍師末節爾何足爲咤忪異哉豪吏鐸志壯心膽雄

沭師只一言翻然悔悟終然生有奇節兒復在陶融
我敬師大者一目仕與農東萊稱弟子跪拜無德容
方在締搆初規摹制已鴻功成不自居謙讓度何洪
一朝能事畢雲雨散長空分身往告訣千江月影逢
師滅儀刑在高揭泰山聳銘詩告來者萬古開鴻濛

金陵大報恩寺重建瑠璃大殿碑記

諸佛如來於一切法成最正覺以故其身充滿一切
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蓋以法爲身亦卽以法爲
宮殿者也所以經言如來宮殿廣無邊自然覺者處
其中如是則金剛寶地本自天成菩提覺場匪從人

得又奚假運成風之巧程匠石之能而取辦於世智
辯聰哉第一眞法性雖生佛同源過由明昧之岐以
至升沈異趣勝劣殊形故凡有善世牖民之責者不
得不開張化儀導歸覺路爰自大教東來千有餘歲
其間聖帝明王一推我佛爲羣靈之首萬法之宗罔
不嚴飾祠宇設像標尊所以開覺臣民者意在斯乎
金陵梵刹經六朝建置凡四百八十寺鷲宮鹿苑之
崇實甲天下而城南大報恩寺又爲諸山之甲蓋在
赤烏間吳大帝以康僧求獲舍利爲剏寺長干里所
謂建初者是也晉大康中劉薩訶又於長干里掘得

阿育王所藏舍利復建長干寺嗣後宋元代閱或章
天禧或表元興咸仍舊蹟無增廓至明成祖永樂十
年始敕臣工準大內式一擬新之賜今額爲高皇帝
后報厥劬勞由是瑠璃紺殿與金色浮圖互相璀璨
允燭瑤天而寺之輪奐至此稱冠絕一世無與京矣
嘉靖乙丑殿毀於火以工鉅費浩之故中外朝野莫
敢問者數十年崇禎末國戚田弘遇疏請先師悟和
尚住持將謀是舉師以老疾固辭事遂寢後有舉者
功皆不竟卒及申酉之變又十年鐵山王公倡之於
前俄而謝世提督管公和之於後未幾大公官總東南

王侯宰輔所樂助者未及萬緡此都使危公有僅得
其袖卽欲成衣之喻而三宜禪師所以決是其說也
至順治十己亥六年世祖章皇帝留神祖道璽書傍午徵
詔宗門耆宿入朝顧問是歲沈君恆文亦以織造周
公之勸請華山見師之贊成直毅然身肩其任矣隨
於庚子鳩工壬寅集事落成於癸卯之季冬僅及四
周上自象設幡幢下及階墀闌楯煥然一新費金三
萬七千四百有奇而君之僻貸子息無與焉計工十
三萬三千四百有奇而城南五百家之助力者無與
焉翻劫灰瓦礫爲棟宇簷阿變苔莓塵土爲金碧瑠

璿信夫有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也君家世奉佛子弟多恂愿獨君詼諧廣肆季未三十卽威震楚吳縣金肘後矣尤潛心內典日書雜華諸大部不輟所著詩文亦富及滿車蓋翰苑之英起爲龍城飛將者也故說者謂君才兼文武智足籌機勇能涉事是以有成不知四載之中風波坎折幾更憂虞君唯忍力守之不足則以大愿持之大愿持之不足則香然頂臂祈告穹天至所然之香與殿毁之季正等皆九十有九焉而後知成事之難未可以才智襲也夫明當隆萬全盛之朝邊烽不擧刁斗無聲太倉儲積至粟

紅貫朽不可校尙於祖宗植福之地愛惜金貲遠獻闖一呼天下土崩終於府庫非其財焉清興十五季戊戌世祖親擇南苑嘉祥之壤捐金億萬建寺曰德壽者爲聖母皇太后集福儲庥及庚子工竣上備齋行宮命忞隨喜從容語忞朕寡兵與賦重民不堪命耳俟海內康安國用稍裕當爲名山勝剎次第修葺一番不謂鶴鳴子和沈君卽以是春手拈莖艸灑埽南天徑從荒蕪斷礎中扶出冠世寶坊異矣哉豈非國運忞運同一盛衰而機緣湊合眞有黙司其間不可得而思議者與增山川之瑞色啓社稷之靈長萬

衆歡騰人神叶慶顧不當綴以高文壽之金石而昭示萬齡哉但予學媿荒疎語慚率略淺陋無能行遠之羞乃沈君固援德壽往例謂予曾奉敕撰文有當宸衷北闕南藩何分朝市由是辭不克免謹殷重載筆而爲之銘曰

金陵勝地實甲眞丹山鍾王氣虎踞龍蟠滔滔江漢天塹維雄捍茲南土萬寶以通民殷戶實轂擊肩摩居焉絃誦市也婆娑俗尙好修投誠三寶香火家家佛聲浩浩嗟誰使之蓋在孫吳僧求舍利聿降天衢金石爲試堅莫可鑽允騰霄漢吞飲雙光乃徵神異

乃建寶坊忞檀旣普聲教斯張寶坊維何長干是肄崇祀千齡引之弗替爰至有明式增式廓金碧琉璃準以黃閣煌煌玉宇弈弈瓊臺天宮或遘下土何來四海翹風百神效命矧其在邇而不皈敬遂生魔妒舞馬奔騰一經毁墜屢擧莫興非無興者適非其辰運會之隆以待至人淸開世祖明大文皇同乘悲願爲忞金湯長干擧事德壽功圓何心庚子璧合珠聯雀鳴子和景陽銅山君臣一體神氣相關明明天子矯矯虎臣重開覺路拔我生民寶所仍還化城再出遠近來觀儼升兜率山川煇煥社稷靈長功德之利

以佐我皇允矣君才國之禎幹文足經邦武能戡亂
道旁築室鮮克有成風波反側何以底平君文能晦
君武能權爲謀爲毖弼旹仔肩香然頂臂昭格大神
信有冥鑒數符毀春告文紀始會計程終華美堪匹
檀弓考工君烈崔嵬我詩弘廣載之豐碑同流天壤

布水臺集卷第十一

住明州天童寺匡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記

重修城南海會寺記

都城之南有寺曰海會者刱于嘉靖乙未之歲世穆二廟咸命僧代度於此至萬曆元季慈聖國太后復發帑金命內臣周宣莅江撩其圮壞而增修之江陵張相國爲文紀其事詳且悉矣洎惟神宗顯皇帝臨御天下四十有八載厥聲匪赫赫也厥霈匪濯濯也肰而歲稔時和民安物阜家邦以靖壽考以寧是邀何德哉推本而言實由聖母垂範宮壼凡百施爲無非慈祥豈弟之仁福國祐民之事神廟惟能孝思無斁故陰受其庇廕而不知耳乃後世弗循也誤聽謬言悉舉累葉所崇之象設萬夫牽挽出諸禁門燬爲通錢焉及當陽九之厄也報亦如之語云君以是始亦以是終可不戒與今上受天眷命撫有萬方其于致福未索索肰也特於我法不忘佛屬維時順治丙申歲久寺頹都人士謀欲鼎新乃削牘命本寺僧赱江淮請今憨璞聰公住持是剎禪衆川趨宗風大振丁酉上幸寺延見聰復名入禁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乃命結冬萬善殿賜明覺師號曰昨上謂忞曰肰初雖尊崇象敎而未知有宗門者舊知有宗門者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于祖庭者也由是觀之聰公非明道蓄德之有素何以導利人主人主顧久而景慕且殷殷不解于懷哉公住海會凡五載殿宇廊廡與夫鐘樓鼓閣之屬率煥肰一新多三韓耿公樂助而檀越羅一淸實破産傾家力襄是舉者今秋庚子功用告成一淸念因緣之不偶締造之維艱也丐予言記之將以昭示後人使永爲十方常住不墜風規焉庶檀膏信脂爲不唐弃云於乎劫火洞肰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矧一四天下中有閻浮提閻浮提中有大清國大清國中有海會寺刱之自世宗修之自神廟以及今之重修皆未百季也與廢圮成曾不旋踵如此欲以予言永之不亦迂且昧乎肰則如何而可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在聰公與後聰公而起者之品望柰存則海會之隆替可卜矣聰公望天童悟老人爲四世孫蓋聮予爲猶祖也

古齊安丘縣準提菴記

安丘多高門巨姓而忠孝節義之家首推馬氏馬氏一宗四世祖孫父子兄弟五登科甲甲申第之寧崇闓

門之雍穆鏖角鳳毛之相似固矣乃奉佛逃禪則又
咸有一德何也自非善根同植悲願夙承曷以臻是
故是菴之建雖由勉初廣文與其室人孫氏爲子孝
廉諱長春者廣嗣胤而崇信淵源則自大中丞定宇
先生刱發也先生廉仁徹骨簡在帝心生子北溟見
素二公同登神廟壬辰進士北溟歷官至祠部郎中
早卒勉初蓋其冢嫡云見素尤邃禪學歷官至刑科
給事中以母老終養在籍二十秊溫凊如一日甲申
之變避地句容未幾掩息遺言葬骨於此以江南一
抔土猶爲大明地也後順治三秊出會平度州賈總

憲思塞先生于勞山笑譚終日勞山道士與公相識
者亦往往見之謂公非心宗有契而能若是乎矧我
薙染者流顧耽著乎死生哉故居是菴者當觀我由
四大以假合菴由甎瓦木石而虛成皆空如乾城如
幻士而無實體者也誰爲能住之人所住之菴人菴
不見則上絕攀緣下絕己躬然後回光返焰冥搜力
索而親逢乎本地風光焉則豈啻神遊山海將見化
現無方通身手眼可改禾莖爲粟柄可易短壽作長
秊可決砌下龍淵霈霧洒雨可拈印臺文石剖示全
經即我之神通爲準提之妙用奚有毫髮之間然苟

或受施生心因菴起著昧井藤之危脆忘白鼠之交
侵一朝報盡正恐對耳疇鑿得不貽長者之多累哉
是居者有損有益建者復有利有害矣菴距城東南
一里許有高岡隆然特起周方而四正者印臺也印
臺之陰地最低窪故城西諸水咸赴於此滙爲龍淵
古老相傳邃莫可測而涸於萬曆秊中然秋潦未退
亦方舟可泛崇禎十三秊始建菴其上今榆柳繁陰
蔽虧雲日青齊絕少山水此實佳精藍也

泰興霧雲禪院記

寶祚乏千秊之國金貂鮮百葉之家世間無常國土

危脆皇皇佛語詎不亶其然哉然世固有高人達士
舍宅爲寺如晉之王右軍許玄度輩刹竿巍然至今
無恙者則本其人之願力堅强故不爲有力者負而
趨耳泰興霧雲禪院者距城西六里綠壄平疇市聲
不到橋流水上塵壤靡侵足稱阿蘭若法菩提場矣
初名圓通菴由戴氏思敏孝廉君始君于萬曆丁酉
歲舍地三十晦刱宇延僧爲焚修計逮經申酉之變
則孝廉已即世子載甫又舉義沒于軍當是時煢煢
厥家亶爲風雨飄搖奚僧廬佛屋之與有乃其嫂廣
道人慨然發丈夫之志與繼述之思更置田三十晦

僧寮若干楹就金山敦請箬菴禪師駐錫其中易以水月之顏而蕞祉規模始駸駸有丕成之勢矣嗣後則有千仞岡公別峰秀公辛古某公相繼住持鯨音不斷法鼓常鳴雲水來者衆漸多居漸廓制漸備而道人矢志熏修行彌飭願彌堅心彌大復舍莊居一所爲中田之廬又感天心季茂才與邑中樂善之家共舍田百餘畮相與助揚激勸以成殊勝功德嘻懋哉皆可謂甚難希有者矣計菴之始自芇丁酉暨今甲辰歷年六十有八載領題凡三易住持凡五易廣殿明樓安僧可數百瑤田香界食指可三千莖艸化

爲寶坊給孤過子祇對豈不刱者難成者猶不易與於乎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先覽且不讓爲許可特揭而歸諸君子之徒矧道人僅孱孱一弱媳乃能强宗不與謀悍僕不得問直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于家國搶攘之秋使生而鬚眉當六尺有託百里有寄肯自謀身而爲方命負孤之事哉非願力堅强大節靡回曷以臻此今道人復不遠千里丞使鹽官問記于予者得無將來闡提之啗啄可虞思僧言以垂永久與夫善人君子尼宣有莫見之悲當吾世得見懷慨磊烈如道人者是亦君子徒矣聞其風有不興廉起懦仍鄙薄以居懷且不可立天地號爲人況覩靦三寶生破滅心其若韋天之寶杵何勉矣道人願力堅强節韋天寶杵當有默而呵殿之者謹合掌贊美以爲之記

重修石霜慈明圓祖塔記

吾宗自達磨西來六傳至曹谿則得道者如林八傳至馬祖則普天遭蹋殺十一傳而至臨濟則陰垂大對徧界淸凉自此英霧蝟出本支百世弈葉芳聯此玉音所謂慧雨普施于一切宗風常勝于五燈緣衍法之獨隆斯傳衣之最衆大哉王言可爲吾宗定衡

矣慈明圓祖者望臨濟七世是爲汾陽嫡子提撕黃龍之鼻孜肆譏訶摧藏語老之鋒平空脫賺劍積宣內則戈戟叢生榜揭僧堂則波濤沸起每每一持法喜的的從上爪牙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師其據虎頭收虎尾電卷而天旋者與芇後四坐道場良歸興化塔建石霜歷宋元明以迄今上六百載鳳毛鱗角繼繼承承復二十有七葉揆諸二五參之千七百則慧雨宗風未有如師之光明盛大者也第石霜支荆吳僻壤季湲人遠興廢不常歲在丙戌爾瞻會公始循四衆之請住持斯山于時香臺寶所亦越榛莽

光霧塔之毀于侵伐。而往蹟莫稽者乎。故星霜歷壹六𠍴。經鉏摎鑁討。乃得于寺西之原。由是磬竭衣貲。鳩艮工。礱佳石。又二季而舊觀始復。則公智亦盡能亦索。心亦苦矣。是故𦶜林頌公德者。不日兄弟重恭十字。則日同心耍著。一儀山僧直謂髑髏眼裏春風再動。應知從𢍏五葉之華。徧界吹開。則公之福我宗圖不綦大乎。雖然無影對下。黃金充國。從向南北潭湘根尋源。問何如正洁眼藏。滅卻瞎驢之為愈哉。旣從地倒。還從地起。三聖瞎驢舍公奚問哉。公為誰。祖磬山禰綠羅望圜祖。蓋二十六世孫云

重修笑巖祖塔記

霧山正洁眼藏。首付摩訶迦葉。六十五傳以至我祖笑巖寶禪師。寶出幻有傳祖。再世而分為二派。一曰天童悟。一曰磬山修。天童出大溈學。三峰藏。東塔明。徑山容。金粟乘。寶華忍。龍池微。雪竇雲。鶴林門。庵郵贊。通玄奇。與忞忝繼席天童。為一十二人。磬山出陽山授。竹林豫。報恩琇。山茨際。南澗問。又五人。故今寰海宗工。凡弘濟上者。皆師後裔。師唱滅萬曆辛巳。葬燕城小西門外。汝芳羅大參實銘其塔矣。李闖佀闖國變。塔幾毀。賴漢萍傑公保持之。厥後茚溪森慧樞

地增土垣。而塔免芻牧之虞。今順治十七季。玄水杲與慜璞聰共捐貲。重廓地若干畮。甃石為牆。中闢三門。內修房舍。可寢可興。規制遂為大備。聰。容孫。杲。微孫。森與地。琇之子。而傑則久參天童。稱角立者也。皇清啓運。今上問道崆峒。徵車四出。一時報恩琇。慜璞聰。首膺大覺明覺師號。茚溪森。慧樞地。留供御園。玄水杲。亦屢蒙顧問。說洁禁庭。不數世。且名聞京國。道埶宸衷焉。抑知昝在中葉。宗圖九鼎。係吾祖一縷之身乎。夫世運洁運。均有盛衰。當其盛時。能憂虞而密挽之。可使不衰。當其衰時。能堅志而力持之。可俾復盛。今滋盛矣。吾恐其衰也。是在後之密挽而堅持者

平江霧鷩寺十方僧田記

小釋迦之讖臨濟。曰。一人指南。令行吳越。而應之者。蓋風穴也。然自風穴後。今七百載。而天下之憧憧求洁者。咸於吳越乎是來。豈大仰之讖。有以肇之與。在明中葉。祖道式微。兊憙蓟湛然澄師。與先師悟和尚始號令吳越間。遂風聲稍稍起。自先師移主天童。則學者犇趍。追如水赴壑。眾幾三萬。指多有來自三韓交廣外者。槩稱說平江之霧鷩。主者接待有方。情至順治丙戌。予亦謬事天童矣。又五遷至吳興之道場

山而守靜祥公乃來言于予曰姑胥城東北隅有雲鷲寺者應院也崇禎十三季檀越某寺衆某延祥居之卽大殿及僧房五六間爲十方院會雲水麕至則合謀聚貲復今禪堂客舍諸寮尤苦饘粥有不繼時則又因唯一潤師之唱募置僧田若干畮今願雖未充事頗有緒乞師爲祥記之歸且劖之石更以施者之名載之碑陰庶有力者不得負而趨焉予爲正告之曰僧奚以田哉僧也者澹然無所營于世泊然無所介于中衣以雜碎焉而鮮華非所衣矣食以分衞焉而煙爨非所食矣居止以樹下冢間焉而棟宇榱桷非所居止矣蓋彼方眎四大爲毒蛇五蘊爲怨賊六入爲空聚故其于三界也則火宅之于身世也則夢幻之于形骸也則土木之時或尋求師友而決擇身心也則茹冰飮檗靡所辭立雪斷臂靡所吝時或志證眞常而思息苦輪也則傷白鼠之推遷念井藤之危脆寢以之廢餐以之忘時或垂手入塵而悲心拯物也則開妙莊嚴路閉三惡道門天堂地獄而皆往虎穴魔宮而必赴是以僧之爲道尊僧之爲德備而天人龍鬼阿須倫之族于僧有禮敬供養者莫不祐臻此日世度他生一如大象藏龍鬬之香設若燒時則與大兇雲降香水雨身衣宮殿其有觸者悉皆金色此僧所以爲世植福之田而世無與僧爲田者顧僧何以有田哉有之自與崇三寶之佛心天子菩薩宰官與廣行檀度之長者居士目其始也代分衞一精修其終也啓晏安資攘奪俾僧與俗卒陷泥犂之苦者實田爲之厲階也田曷以記爲祥公曰大哉言乎自今僧俗聞之將必有以大警矣是則天下精藍之有僧田者得斯言而與有永賴焉詎曰祥之不朽也哉予遂無辭以拒公因筆以爲之記

吳興竹谿禪智寺長生田記

吳興爲東南水鄉之國居民富而樂施故僧廬佛屋與民居錯置井閭間殆猶星分棊布然者然而密邇市里恆爲富室豪家幷呑者半而富室豪家又以破滅三寶之故卒破滅其家族者亦半獨郡治之南四十里爲竹谿鄉中有寺曰禪智者自唐至今幾千百季雖式廓虧矣而殿堂樓閣尚兀然于菰蒲墟里之中豈天龍呵護之力與抑竹谿多仁人君子踰于他里與寺無恆產順治丙戌秋嬾牧泓上人領寺事始節衣縮食合諸檀施之半置田若干畮用贍十方往來且取其生生不息之義故以長生名之而問記于

予肰後歸劖之碣以示後之住此者俾無失墜亦杜塞夫吞幷之原其爲十方計長遠也悉矣雖肰予聞諸佛說末法比丘行十六惡律儀則我法將滅十六惡律儀者所謂經營產業畜養牛羊之類是也猶慮我儕比丘著于四大復有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誡凡以爲此諄諄教敕者誠欲吾輩除貪去著遺身忘世務使生滅滅已而後寂滅乃始現前耳今上人口實是營皆生滅之法夫非釋尊寂滅現前之道奈何上人則曰佛以法住法以僧住僧以食住無食是無僧也無僧則無佛法無佛法則人天眼滅眼滅人天則從冥入冥未有不墮於險惡大阬者也是故經言閻浮提中若無三寶住於世間一切衆生求輕地獄且不可得況復人天師取其中者正者以弘教法我儕小人師其纖者末者以福人天不亦可乎予由是益大上人之言謹序次以爲之記

九奇遊記

往予二十三年前始擔簦造匡廬聞有癖山水愛九奇松石詭怪狂叫其下三月鄰人不能忍相與譁而鬨不已者予時心薄之以爲比丘雲鶴者流奚以樊若籠哉越二年予散步開先松陰邂逅一臞山衣澤舄從西嶺來蹁躚過予矚天空雲浮矯首望諸峯舄肰金闕弃開予時不覺劃肰長嘯而山臞徑弃揖予刺刺詫九奇拉予遊至再因共小立問從來始晃肰耳習名而識所謂愛九奇匡公者後予因事登山爲一過九奇公時遘予若平生歡浹潤瀹茗三四甌訂導予緣磴循厓造絕巘指石若戶若臺峰若扇松而蜿蜒若虯輪囷若蓋若蒲茵者敦杖而四顧徜徉德甚予時爲一破顏非所嗜也自此十餘年予多方外旣無從至九奇考石問水况又初不經心故今匡公日夜所摩挲玩索遊目所一見咨嗟以爲冠世絕境者予皆嘗肰陳迹矣但記山島竦峙上干青雲下臨江河有如匹練拖而東趨者大禹疏鑿之江也復有如天城寶堞屹立空際而湛肰安住者高廟龍興所敕建之塔若寺亭若碣也過此而往則青冥寥歷委蛇蹙縮若起若伏若滅若沒皆淼瀰不可測識况記之哉辛巳仲夏予自錢唐歸隱匡廬山居無事因爲汗漫之遊于是復過九奇則谷之涉而入者愈深徑之由而造者愈窈窕石之怪而刻削者愈崢嶸壁之蘿封而蘚食者愈斑剝木之春而葩秋而實者愈芳烈而旖旎居而洞房邑突坐而淨館明軒莫不脈弃

有加焉是日也節序溫和從者皆能詩予遂因匡公大發其天藏而博觀之凡計一壑之中左右陟降無慮十數廻薄然而東之西遠脈理并然登者不再登臨者不再臨惟覺岑喦參差頃刻異狀而藤林隥道又皆淨瑩可鑒故益奇也俄沙彌報茶熟遂還憩函雲軒則楚水吳山豁如繡競交舞交亂推排入座予方怪其唐突亭栢欲問適有片雲冉冉從水口來袞揮倒抹瞑息瀰漫予旣欲問忽言遂失江山所在乃笑謂匡公曰君之九奇何如哉公擬置答予卽呼杖揖別

涉園月室記

舟過峴山之西約二里許爲夾山漾漾中天水相摩如鏡環漾皆山山外歷亂山影參差舟行五六里皆漾至老尉隝始漾窮而溪盡焉於是舍舟而塗塗行三二里陵廻阜曲山益巃嵸翠潑松篁看端欲滴隱隱有亭榭樓臺見於林薄者盡潘氏天行子之園俗所謂桃華隝也隝踞鹿山之奔簫篁嶺之右矗嶂圍空層巒遠碧無幽溪而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無怪石而有虎踞師蹲之培塿犖犖而堯堯無千戶侯富鏡之資而有千尉桃千竿竹含風而引露是皆造物者與天行子互相裁成而補葺其不足者也故來遊者莫不歎其奇勝樂而忘歸天行子曰未也乃開關延客揖客而坐于昏幽之宇窅窅冥冥客將反走天行子曰姑待之少焉微明生於匕竇室白焉寥寥如東方之欲曙旣而漸明漸曙皎如清秋之月出于雲衢之上華支弄景四壁垂陰悉而數之山川艸樹雲物化變寫彷無方客且以爲神遊蓬壺之境身入輞川之圖似眞似幻則又莫不嗟訝天行子月室之有巧術也山翁老人乃爲之解曰非巧也由子之精神與室之孔竅塞至而通鬱極而暢者也子不聞乎其

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矣今坐子明軒之下滓牖之奔天光非不下屬也萬象非不森羅也然而形弗著著弗明何也光散而不收神颺而不斂耳然則妙道也者豈曰萬象森羅之昭著云乎哉心竅也者又豈曰天光下屬之分明云乎哉乃器時費日入作無從又何也則不憤不悱之故也於乎由天行子月室而通之天下之妙道其庶幾乎

五蓮紀勝

書稱海岱惟青州然差足以當之者東武也東武之山如障日馬耳九仙五蓮皆層巒矗嶂聳翠挹藍有

從來人迹未至者。而九仙爲勝五蓮雖源遡九仙九仙猶含章在醅五蓮則發洩盡矣故五蓮爲尤勝從東武來遊者路自楡林谿口。至寺約十里而近初稍平至一里則緣幽澗入滚林林木既蓊蔚益以蘿纏蔦結愈鬱密當春芳載吐則奇葩異卉莫可名識唯辨杜鵑如血紅映遊人而已澗石大小磊磊然有如几可坐者如榻可眠者如室可與居者如屛若障而可題可跋者有寬平如掌足容數十人者又有碣立如老僧三五輩下而來迎者行五六里越十八盤始明廓復折而之北則一峰卓立百許丈上凌霄漢下有老屋數間隱隱依嵒根則古之雲堂寺也陟磴升高數百武而後光明寺乃見焉到門卻立則羣峰峭峙衆壑攢流左聳望海右擎天柱間以燈臺玉燭羅列森秀踞中盆盂一峰尤彷若日出連山月圓當戶者寺後爲大悲嵒嵒之高丈不盈百登巔而俯瞰其背則獨拔千尋無著攀攬處下爲大小馬椿峰爲師子窠爲磨劒石爲硯池石面東爲蓮華峰爲龜峰爲石樓石船石門石塹石之磊隗而崢嶸者殆如林斯立矣由大悲嵒東岡而上登望海樓峰則汪洋巨浸一抹浮青諦睞琅玡霧山諸臺島直如鳧鷖鴻鵠浩

蕩波間彼萬斛艨艟之蠕蠕欲動者又不足言之也由大悲嵒西距天柱峰之北垂可一箭道寺僧斲石爲垣高二三丈。延袤十餘丈。上有亭臺閣道極其壯麗旁開一門從門納階由階下塹復西折而南乃天柱可登然非側身猨臂互相汲引莫能造也既造其巔矣則復極平曠千人可坐甲申之變賊入東武哨兵至山鄉民與寺僧咸竄是中相守彌日環睞無由上竟去內有石小池圜如鏡面湛爾一泓荇藻絲絲浮動覺有魚行其間者因憶往遊八閩道出江郞石下人言曾有錦鱗數尺從巔飛墮驗茲益信西下天柱復登望月樓峰則僅隔九仙一岸彼簪此倩爭出霧奇競相結秀下有仙人碑又下有千層塔皆岩嶤數十丈極其穹崇高出焉從望月樓南行一二里至犇岡則延連一岫兆分其五仰睞則青天一線俯窺則下臨無地自此至東綿亙數里一如大悲嵒背千尋蘿壁萬木琳琅時有鷹隼翔鳴嵒半諸餘猿鳥之屬杳然絕迹矣山本舊名五朶神宗顯皇帝敕改今名賜今寺額爲奉安御藏之所也

天井灣遊記

諸城日炤之間有山曰九仙者周方百里而廣瀚河

出焉河源發自天井灣天井龍淵也歲旱官民恒禱雨於此禱則輒應古老相傳有投物是中者往往獲諸海壖及鐵溝河內皆相去百有餘里則已通潮汐矣乙未予度夏五蓮同山中人往遊焉五六里外即瀑溝嶄岸巉巖難升復迷道翳林莽中乃攀蘿捫葛上一高山脩岡造極則潭反在下嵒更蔽虧其半殊寓目無從還步高岡南下瀑澗跣足順流而西冷風吹面艸木皆腥轉一巨灣則兩嵒夾連如巷計九仙山脊之水無慮數十瀧咸滙於此時方盛夏亢旱尤尚滔滔汩汩當霤雨崩騰之候又不知其溢涌何如也巷竆瀑落去潭仍百尺蹲嵒俯聆正環顧無策忽聞嘯聲傳響從者已有徑造其庭者矣則人人勇往爭先亟趨故道從岡北下如升逆流而西僅及外潭三方皆峭壁下瀑無際唯南岸稍能容足相與側身扶壁行百餘步始達中潭則嵒愈畐潭益邃聆升如巷者益狹肰瀑僅及肩乃厲涉而過復從石溜中匍匐升高而後天井灣者始造焉四壁凌空高嵒切漢飛流濺落天半散作微雨霏霏樸溼晴嵐潭周可畮許瑩若古鏡新磨雖片葉纖埃靡留此中者蓋瀑固莫測而寒光潛日瀊氣陰森令人立不能久予行盧嶽天台闥之黃檗觀潭衆矣其以是爲最乎神龍式宅厥有由哉

布水臺集卷第十一

布水臺集卷第十二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傳

龍池禹門幻有傳和尚傳

師名正傳號幻有生應天溧陽呂氏幼豐碩穎異不羈丱歲體忽尫弱自以爲壽不得長因感香山小說思出家焉年二十二依荆谿沙門樂菴薙落尋詣六庭參師習講學木叉戒參俄舍去叩菴菴爲開導師感奮自誓一夕聞燈華爆有省白菴菴可之菴沒師心喪三年然後治任抵神京初謁笑巖寶公公高峰

十世孫海舟慈其又大父也幷悟廣大楚黃無念禪師遊方時擬叩公流輩咸爲不可盡禪門方外繩墨公乃逸格提將來者無所緣泊故畏忌之公見師至便問上座何來師云南方公曰來此擬需何事師云乞印證心地工夫公曰認得心地便休何更有工夫印證邪師云不得不舉似過公曰參堂去師珍重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公驀趯出一隻鞵曰向這裏道一句著師茫然中夜彷皇公晨起見師猶立簷楹間驀喚師師回顧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遂有省而機不發一日有僧辭公公問何往僧云禮徧融師去

公曰曾與伊會過麼僧云若論會則徧界無避處公睥睨曰汝在廬山會過矣僧畬無公笑而不語師頓見公用處久之辭去公署正宗付焉且以一笠戴師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師受旨徑往五臺棲息祕魔嵒景不出山者一十三載會太常鶴徵唐公問道臺山見師如夙昔懇師南還師以菴未遑聽之至荆谿公則以龍池延師焉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參社倒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徙數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擔簦負笈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咸集焉椎拂之下多

穎脫而去者而天童悟報恩修稱寂聞二大士矣住六年謝事復遊燕都居普炤寺時縉紳輩留神空宗日夕從師質證嘗一日舉扇展示諸大夫曰當時孔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聾衆躍然其揭示多此類參師月川與師同參寶公左袒清涼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累萬言或者竊議以爲曷不自彊理乃踰畔而畊邪師曰吾誠不與比憂然後世將遂謂參門無人耳川卒毀版以謝居無何有爲妖書誣上者詔捕弗獲當事者藉口桑門時紫柏可公逮

繫矣。一時名德引太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死生死了顧反畏禍邪高臥如故事寢乃叅唐公再住龍池之命師前後京師二十餘季當是時兩宮奉我田服之徒方藉以有為師獨無所事生平如饑如渴。二以道為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好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無知靡所不知話問學者悉有契其機者嘗謂衆曰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魚鵞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

太只恐把箇死猫兒頭來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太於此打發得開太纔是好膾子手時有僧進云將死猫兒頭來著師笑曰果然不識師風度簡夷而神觀凝肅嘗燕坐中堂如在定者累日雖左右近侍有事不敢輒啓至其規誨提撕則慈意藹然有所訓敕時或質以經論援以百氏之言如日蒞天臨有目者咸睹至其機用玅密迥出情謂之表則聲澤亥逸昧者不覺師於神宗萬曆四十二季甲寅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劇譚山中宿習抵莫索浴浴出而示微疾衆環擁知師猒世因請遺訓師擧所著帽者三衆無對師乃拍机奄然而化盖三月十二日子夜也師生世宗嘉靖己酉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四夏門弟子依法闍維收靈骨建塔本山之右

天寧幻也慧禪師傳

師名佛慧字幻也別號嬾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也母戴氏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見紅光盈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慕空宗叅天台見松谷法師於華頂之勝峰寺求度不允乃泛海求潮音僧度復不允因之發憤棄身魚腹中且死得救免舟人憫之為剪髮詣谷始納為僧命今名留習台教五載一日晨課中聞豁然不覺心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逐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法舟者叅見之會濟方屬纊於是一盋烟簑孤笻天外南詢北訪徧見大有道者而卒機契圜通爲笑嵒入室之子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叅聲便輒喝一澂之以枯澹數十季門無宿客嘗示衆曰一翻相見一翻新好看盋盂柔柄幾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沉空無奈雨脚風清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

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焯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䆐遂多寶菴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即日拄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俄示微疾简曆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師笑諾爲更留三日仍涕泣固留不可俗弟子聞之趣置龕室師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工適報竣遂𦒟寂焉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師生嘉靖丁酉方其化揚神廟時重譯來琛山饒海富加以國家尊崇象教二時禪林講肆蔚然雲蒸都下遂衲衣空閒之輩匙不藉賴中貴人以自贍師獨斥太弗受也閴然一室嗒然一我往往絕粒則闔關危坐有餽之者粟逾斗錢盈環以上亦斥太弗受也時聞欬聲如老鶴唳聲若清泉而已然不勤真際萬行常與凡齋施茶藥利益事皆爲之萬曆間奉詔爲慈聖皇太后飯僧千朝事竣闔關如故故王公豪執希得見其面即非所欲方寸之檨溢不可遏即遏而䏰極清炎方若露立霜月中亦芯寒足梟士大夫從之遊者惟曹駕部安祖陳司業霻灘最久侍者一能明執侍終身而已明

嘗有句見嬾石卮言中云春水仰看人面綠名華低喚鳥聲紅則明益長於聲律者師語音如鐘足有輪紋龜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眞境司爨感天台聖僧事涉怪誕茲不具述云

聖壽印乾法師傳

印乾法師者廣陵人也法名海印俗姓韓父早卷母孫氏守志撫師見師黠慧異諸兒乃弛慈母之愛更張嚴父之威過庭必訓訓師嚴且倍常仍命師遠學金沙益日以亢宗望師矣然師志在出塵殊無經世意母微知之適師歸里就試促師畢姻師㫖羈塵網因哀乞鄰東之老僧體菴能公者方便爲剃落於是得隨三寶數一日公謂師曰千歲之椿必生廣莫之埜凌霄之鶴詎棲枳棘之林師默識公意即日禮辭太偏遊講肆凡性相二宗碩大之家若巢松若一雨若昧法師輩炎昭吳會間者莫不造請微言諸師降以大龍之雨師一一當以巨壑之投升堂入室無所關隘而京口悟心融公尤爲駿賞因輓師分座講說長河既淩千里沛然英聲遂𧮪𧮪起東南東南學士日望師開法受徒得挾筴一聆玄義爲倖然師自念長

木從瑯琊開法太原孚因禪衲悟明德山宣鑒舩擔青龍疏鈔出蜀擬埽南方魔子而卒自焚於紙燈吹滅之後宗門豈無長哉我未達耳若夫數他珍寶說彼譁音直先聖所訶者崇禎己巳春博山來禪師赴天界之請入留都師躡然起僅造籌室而山還江右師悵恨久之會友人山茨者從磬山來稱修和尚宗眼圓活能鍼灼著艾師慨然與之偕往修一見深相器重即以本來面目詰詰師師如癡如醉若不知人者十有九日而省入室呈偈修示以本色鉗鎚師迎刃即解如轉圓石於峻阪之巔修曰未也豪釐有差天地懸隔師聲喏而退發林故事臘八陞座師出問釋迦老子道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如何是妄想修曰成佛作祖如何是智慧修曰入衆出生恁麼則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不證得不證得箇甚麼修便打師拜起而曰若非今日親承指示幾乎話作兩橛修曰一面底道將來師云道得也是臘月蓮華修益器重之既而聞天童法化之盛復厺見密老人於太白山中親炙踰年會修遷湖州報恩復往省覲俄而修寂即欲抗迹西山高蹈方外而山茨禪師初住

東明簡師曰東明昆祖道場也老屋敗椽雖聊蔽風雨奈墻山未復祖塋尚薶寒烟衰艸中孤掌難鳴兄豈靳隻手哉師毅然厺嘉湖杭白三郡之護法及當事者卒趣師之議而東明繇此復業然師不自謂德復厺山後之數舍縛屋而居師為人外瘁中剛寡緣飾與物無違諍而義在必往不吝情厺留而師友恆切居東明時未三禩長興男子復搆室烏瞻深處延師師欣然樂就將為終身不出計矣歸京口省融公公復以老病留遂力卻烏瞻而棲城南之八公洞焉方是時師厺講座幾十年雖同學相過從難師經論重宣然嗛嗛之志未猷也會廣陵蔣氏元長董氏問曦二孝廉迎師入城供養且請楞嚴妙旨因而四衆聞之遂延講興嚴及散席歸京口公果猷世遺言命師繼席聖壽非所好也而義不可辭起敝支傾甫一年而病作就醫東隱問疾者往來如織師恆接譚不倦有甯生楚儒者以事遊吳門來謁別師曰子厺幾時歸吾不能待子矣把臂送之低回不已越數日忽索浴更衣命遂龕入室據坐跏趺令人扶其首久之熟睇左右舉手曰吾行矣主人暹法師戲謂師曰今日天雨縱厺不遠師曰吾有艸鞵在主人曰艸鞵犍

斷時如何師遂闔目不語俄撼之已逝矣停龕數日顏面不改如生京口緇俗聞之遂各備華旛奉迎龕室歸葬全身於八公洞之左師生萬曆乙未入滅於崇禎癸未五月之七日葢世壽四十有九僧臘則三十又一焉

曇常集三禪人傳

曇禪者字曇生黃州蘄春人出家廬山開先寺皈予爲猶父行㓜從予遊方動止有㳒奉予歷百城春秋十餘祺雖荒邨埜寺風雨晦冥之候未嘗見其有惰容尤㓻心己事於三二不是語發明從此信入先師悟

和尚葢器重之繼予歸隱匡廬爲予分衞千里遥執爨負舂如故廹先師沒予忝赴天童乃留黃巖始分岐不克從焉既而兵亂洊臻山寺罄遭焚掠殆居不遑夙夜矣而旋營旋葺初無介意以違予久將省予廣潤夏止邗之東隱菴一日無疾忽索浴更衣安詳敷座跏趺然後從容以趨寂之故告其徒徒驚愕悲戀跪乞遺言曰你自去廣潤禮覲和尚吾行怱不及見也言訖而終

常禪者字㳒藏長沙益陽劉氏子幼出家志參湖海以母老無依託乃負之遊方復以利養同僧爲母舉所至割食食母日食殘滓弃瀋而已母歿則荷骨以往於先師無恙時趨謁天童久而知歸逮予繼席天童即居請客侍者寮復典客霧峰廣潤故從予亦最久爲人質直好義觸事穎發於友恆面折其非於師亦橫機無所讓至於荷㳒事衆則身命以之後遊龍池爲龍池綱維一衆一衆服其公俄疾作預知時至命侍人安排果燭鋪設香几於是索筆書偈揖別堂頭竟爾坐脫

集頭陀字聖阜會稽郭子式也自爲儒生以德言重於越於越之子弟從之師其孝友則雍穆於家師其

文章則輝煌於國故通國之人莫不欲尸祝子式社稷子式而子式固深潛自藏也會藩監國日立以崇官起之爲一陛見即告歸用團練㳒保持里閈日有遊騎騷繹則自破産爲之供億不俾一卒入下戶之門舉平原平水若邪谿濱凡賴子式以全者千有餘家淸兵渡江遂從予雲門落髮爲僧自茲闔戶山菴躡足不履市城矣己丑冬予領越州大能仁寺不得已一踐都門歸而得疾疾且革名諸親友從容話別作偈辭世復取自肖象題之乃泊然長逝

贊曰善夫圭峰有言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

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繇情
臨終能轉業彼姝三十所謂轉業是邪非邪夫紛紛
荷槖丞蕺林其誰不曰我爲生死哉而臨行灑然寥
寥無有何也由信之不深行之不篤故耳況復狠心
蠆尾所作殆有甚於屠沽負販者予故於三人獨表
而出之嘉往所以勸來豈曰臨川歎逝而悲從我者
之皆不及門與

四明孝直錢先生傳

先生名敬忠字孝直上世以官爲姓葢陸終之後也
中葉祖從父官寧國爲宛人又九世遷鄞代有異材
故江東之錢氏曰顯高祖奐參政廣西以單騎平藍
賊功陞布政使曾祖瓚亦任廣西副使時人比大小
鄭云父颺虞公名若賡中隆慶朝進士授儀曹性戇
與時左出爲臨江太守以亟白故御史劉臺冤忤權
貴由是誣公酷禁殺多人疏動神廟致坐福堂者四
十季先生適生浹歲從父獄中受書慧巽具至性日
嗚咽吁欷不出父不自有生遂矢志力學服牀銳減
于時臨江拘禁日長母田憂悴成痨瘵歸侍則心挂
吳天趨省則腸廻浙水雖以父命受室歲時伏臘重
自悲傷未嘗與家人一接醴爲歡也先生慮患既深

慘心益危思致益登峰造極而文章憎命達凡五入
浙闈不第益自感憤卒連登四十七季春榜占麟經
第一魁多士方圖奏請忍不待時或勸先生亟萬全
出父奈何嬰鱗蹈既淵不得已置廷策不對復泣血
長安道上三季至熹宗改曆伏闕且請死頌父冤矣
會當事者多疑沮不覺憤懣之極歐血盈斗竟自囚
服待皐金馬門乃得旨原釋奉父生還計先生自少
至壯涕泣告哀風雨奔命三十季無寸晷少弛救父
之心故自臨江脫獄之後則如丹成黃冠道證高僧
再後際斷人間世無復餘想矣所以角巾埜服放意
湖山恆與名緇宿衲相遊泳兼通法乘諸書多所誤
述能安徹骨之貧不熱亙天之燄當涿州秉衡日由
攀附躋顯要者不可悉數先生爲門賢首出顧自浪
迹東瀛超然物外其高潔爲何如哉崇禎初名爲刑
部郎以母病告養歸授生徒穫館糈以奉甘旨者又
十季母卒服闋復起爲郎益清貞自對黨人惡其異
己出爲寧國太守鉏强植弱立法賑饑存活者數萬
終以道不諧時免官夲任旅食金陵甲申之變撫臣
馬士英迎立福王于南畿以定策居台鼎導主色荒
不問經國大猷先生患之乃極陳討賊復讎之義勸

上親征冀乾綱獨奮有以振厲朝埜其明目張膽皆
諸葛武侯出師表所未經籌策者書三上不省先生
知必敗卽日出疆依長公兗繡隱于海隅復援麟經
私定甲申皐臣四等之案其維持世教人心皆此類
尋以國事日非憂憤成疾明季新都覆疾遂革乃叓
號豈塵自題其旌曰崇禎遺老肰後瞑目而逝葢慕
元處士林外之爲人亦以雖死不忘先帝云

賛曰余讀有明成祖文皇帝所編孝順錄上遡黃虞
下終昭代自天子至於庶人凡散見于史傳者靡不
搜采僅獲二百七人其閒雖有處極人倫之變皆可

盡子職而爲之豈若先生父嬰宸怒同朝莫解子欲
出而之生所謂天雨粟馬生角也故爲先生謀與其
自爲謀亦安所施夫回天之力庶幾得一第或可萬
一陳情耳則先生之朝黃巻暮青燈也宜矣獨是父
幽毋瘵天各一方東顧西瞻愁腸萬結苟非竆神極
慮竭智盡能曷繇奮揚高翮哀鳴九天哉夫陸終之
後至颺虞公益蕃今其子若孫鳳翥鸞翔振振未艾
彼臨江之非酷吏天實監之矣使公無先生終閟幽
圄不出是以聖君殺賢守天下後世其謂神祖何肰
則先生之移孝作忠奚侯出身加民而後見之於乎

先生之曰忠曰孝其斯以爲忠孝與夷考二百七人
中舍五十而慕之虞舜誰與匹休哉

廣陵三我先生傳

先生姓蔣諱應參號三我邗之董子里人也幼孤家
貧攻苦寡強親戚歲以館穫有秋食孀母曰甘毳以
奉者數十季當是時先生自足握青紫如劵而救敗
扶傷蹀躞不能再肰先生弗恤也晝夜摩厲諸生故
先生鑄人之風以是日聞而先生車馬亦頓矣肰先
生方以得糈爲將毋大慶迺弗恤也迨巻毋則又鼠
思泣血不蘄有生故先生終弗恤曰噫負吾也夫肰

吾不人子負而天以吾子負則吾眞負也夫先生恭
不泄邇孝不忘遠居恆時有祭月有祀雖賓燕不廢
也凡祭必齋必夙明河在天則先生皇皇起睎曰旦
矣非采蘩風人交鬼神之道也不敬奈何肰履徹而
兗昭如故轉己祠墓禮俗歲一二屢先生則嘉辰令
節皆往雖豆無豐碩而烹葵燒芋獻醻交酢若謁肰
厀下者夕末爲先人分歲朝初復爲賀旦皆生人禮
也故鄉農望而慫若愼爾勿牧毋于先生隴恐先生
傷胥卻也春秋獻文廟先生不與從則陳詩書闕里
志於庭炷香束帛拜階除首九頓歔欷顧子孫曰先

師衣被我德厚焉可忘若欽念詩書訓邪忝先師不可先生豐頤後耳美須頷童子兊外躰而頎肰面目嚴冷類刻削神人自其勝冠時燕居必冠冠不釋元者近六十載門弟子遇諸途十步外必虛左俟端拱唯謹閭子合卿有軼才駘蕩無所忌居恆咄咄掀頷風搖四座殆隅先生則終日恂如不能言者今上頒朔先生庬矣肰左書箴右書銘兢兢如也故生平無過誤聞人過誤輒同廢病恐終不得活諸生也大則讓小則規子孫則畢讓無巨細孫某過中庩見屐焉蹴之偏先生讓曰齒君路馬何如蹴父屐讀詩書大

家子不識禮固當終朝不懌當食猶歎嘅孫某懼叩首自責無所容乃已先生見子姓類師生臨家人若臣主自妻媳以下終身未嘗窺戶庭焉一孫一子子善舉於鄉爲今孝廉君孝廉於先生最爲式穀肰先生廉隅見矣故先生終以德王子孝廉又以文雄孝廉恆多爲縉紳先生操觚家所誦說先生則人人樂道以爲三我先生眞古狷潔士哉雖肰先生清刻矜己諾猶古東楚風若其動衍禮洽得不穀焉殆鄒魯彬彬君子未遑也猶喜古皇先生穀少欲知足固一白衣杜多白社有外務則先生禦操不平忼慨肰固飲酒食肉新學近事男多竊笑先生肰諸近事男聞經行道崇勝業皆自遜不若先生肰察之則不若先生遠甚識者多謂先生用儒治身用佛治心則先生笑不言也肰先生疾革猶命佛者擊磬誦修多羅先生則傾耳聽俟聲琅琅不絕肰後右脇吉祥乃逝則皆古皇先生穀也當彌留時子婦梁割肱雜糜以飲先生幾起卒以衰憊殞此哲人憯哉

贊曰支闕文馬僧人二事皆末孔子稱之何也傷周道澆漓日甚也往余客句章見秦縣王子式姚州管生聖者其人皆布衣有王公之重矯節砥行以生人

之死當世之人因之而寡過者葢千十百家先生亦肰無大位整齊當世而危言危行當世亦憚之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先生有焉之三人者皆人倫羽儀也今一歲閒相繼化去余甚懼之肰於越多君子廣陵多廣商大賈故余亟采先生行事論次爲傳付孝廉君俾號於人曰先生出矣自古有死先生葢未之死也悲夫

義僕傳

吾家有老蒼頭忘其族姓里居小名進寶子無叓錫嘉名遂名進寶子幼鬻吾家仕吾先王伯伯父伯兄

伯兄之子子之又子五世矣爲人質愿寡言笑經旬未嘗見其啓齒惟渠渠力作無休時始吾王伯少有蒼頭方學推磑幾廢股日糞其主之田以佐佑之敎吾先王伯捐賓客之日鼠壤有餘蔬後歲大不穰伯父早器伯兄又不事事所糞之田日折而入於逋主之家蒼頭則爲之佃旣食其入復收其贏餘以供歲時伏臘暇則理蔬圃治水薪凡伯兄之家待蒼頭舉火者三世伯兄蕃嗣姓困於貧不能爲蒼頭置室遂終身亾偶然不聞其有外遇與夫不足之色以予少長見蒼頭大都若此近復聞其采藥山中得奇藥以之飲病者病輒愈方且以儷眞品目之予謂事出偶然未可異獨其生平奉主義至高有類古之良大臣者今之大臣有能彷彿於吾蒼頭之一節其肯以疆場之患社稷之艱憂吾君哉義士也夫純臣也夫

布水臺集卷第十二

布水臺集卷第十三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黄巖沙門道忞著

墖銘一

佛日石雨方禪師墖銘

鷲嶺別傳之道以不傳而傳少林直指之宗以無受而受分灰爆豆枯木糝華師子兒呞畸祖父母皆器此豈可以心思口議之與然其間顯晦在人興衰有數盛之所以之衰也周昭實濫幽厲之觴微之所以適顯也光武獨振炎劉之祚國運且然況法運而有不然者乎是故大風止而大仰來郢陽微而淮月焰

濤翻禹浪益由涌水滔天櫂轉慈舟則自鑑湖一槳道未墜地識大以賢然則祖述曹洞憲章雲門舍佛日禪師何適哉予與禪師竊嘗共侍基隆其嗣好木材以遠門桂公之狀來謁銘又以師同門愚菴盂翁與予交好誼不敢辭因得論次而擇其身證利生之大者爲序序曰師諱明方字石雨檇李武塘陳氏子父文錦母徐氏以艱嗣息故聞虎林法相寺長耳定光佛靈應著遐邇往禱焉遂於萬曆癸巳正月之晦日生師寶月懷吞金環手握所以靈根夙種慧業生知方就外塾早己卓異諸童矣秊二十二偶遊雙墖見寺僧行道威儀有感宿緣有在天誘其衷遂辭親弃家室還投法相寺從西築宗公鬀落首丘之義不忘本也故師歸受業衆請說法有曰古定光今法相驀地相逢難度量短十尺長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峰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盋盂一箇斷鼻芒鞵一緉海角天涯丢一回兩耳依然在肩上雲流天空務開生面益知師爲不可測人也是歲甲寅秋即與老宿靜安者結社修淨業一日擊木魚高聲誦佛號忽擿椎曰不惟西方東土亦可生靜曰且莫艸艸南泉三不是話子作麼生師茫無所置嘗曰礙於中膺爲之痛

次春雲門澄和尚說法嘉禾敬往參請告以所苦澄從容開導工夫自此緜密坐立稠人廣衆闃爾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矣見儕輩往往商量公案弄齒頰則歎曰禪若是我也會得或曰你試道看師出衆作女人拜儕輩愕然迦陵在鷇響遏羣音衆由是憚之後閱楞嚴至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然冷地撥著未免吐吞不下復丢見澄澄示以本色鉗鎚仍命一人半人所在直須親到冥鴻志天外一聞澄誨刻意拚茲生一盋千家孤身萬里太徑裝包丟江西湖南參憨山清[illegible]

異來二師于匡博山之阜往還訂擊快說無生甚洽也惟來以師造語未了玄勉教人下工夫自能入作無別證還丞趨納戒于雲門師自甲寅薙染至癸亥凡十載于中登黃海造衡廬入天目饑寒毗佛洞風雨西方菴灰心泯志如大死人卻恨死了活不得復下西峰過雲門時澄爐韛洪開江湖畢集如市師挾袱入堂要韋天約矣不語剋期七日徹證沉舟破釜示必死無還心二日聞澄上堂曰放下著頓覺通身慶快卽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痛加訶斥麾之而出

適于經行次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剎荔枝話遽豁然軒渠一笑首座搊住曰道道師曰恰值某甲拈不語戒座奇之山門送亡僧有問澄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身甚戰掉澄曰問話且置把者戰掉底去了著師曰和尚何得以四威儀見人澄擬答師卻作戰掉勢澄曰賊師曰賊賊料虎頭編虎尾通身環手眼而虎卒莫肆其爪牙解制入室澄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澄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好下棊某甲麤知澄曰他道有文作麼生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

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卻頭巾頂卻褌珠之景隨谷之響奮又何過焉澄遂印以偈曰分明識得趙州狗拾得鼻孔失卻口莫于萬仞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沉丟弃授斷拂一枝故師又自號斷拂子聞楚黃無念有禪師手段辛辣過諸方諸方雅號絕學道人往謁基隆與徵論大爲賞契去隱黃安鷂子山神允一道萬境俱閒恬然艸衣木食蓋不知夏之日冬之夜也俄澄圓逝奔赴雲門復入天台活埋香柏白馬之卧堅矣然大法屬肩承則已有排闥而入者不得已起象田應蘭芎再應天華梅破香包月生

海嶠一時四遠趨風來至莫可遏於是王大冢宰祁大中丞等復請主雲門顯聖寺門庭日闢道望愈隆杭司李黃公海岸大中丞集生居士親詣座激揚亟稱服焉住凡三年至丙子嚴印持聞子將諸公又請主古杭寶壽院誅荒薙蘵之次得苒住石田熏卯捨五百年沒荆榛而師出之咸謂苒石田後石雨師殆石田再來云既而風扇閩川福唐王充祿響師之切合諸紳士削牘來迎戊寅請主長慶己卯延入雪峰辛巳應古汀緇素之請結夏霧山秋開戒師峰冬季廉王蘇門朱聯岳等請主普明時處州嵯峨漳州三

平僖以住持相延師力卻之壬午居考亭霧峰夏五
爲浙中諸檀護請還寶壽是冬、再過天華癸未屺瞻
葛太常請與龍門師以棟宇湫隘爲改易基陛、一撤
新之甲申嘉禾曹侍御請主東墖乙酉歸龍門夏循
覺浪盛禪師與武林護法之議率同門諸法裔送澄
和尚神位入雙徑祖堂衆請垂示叓爲陞座秋却皋
亭佛日之命是歲龍蛇起陸所在招提遭劫掠將及
龍門、衆回皇懣師暫避師曰無庸也內心無喘外
復何憂兕徙至爲雲霧所迷果入剎不見而去丙戌
佛日勤舊及當山檀護三復敦請至是應之闢法弘

戒萬指圍繞丁亥八閩部使者同闔郡紳僚遣官致
幣請與雪峰芝山兩剎師堅辭不就時四方兵凶繼
見忽語衆曰世界如此不若歸去好衆莫之覺也每
歲元正小盡師以是日生冬、即以是日解至戊子初
三即撾鼓上堂曰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蹋
著艸途路叓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
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又云只因你不
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握指云、一、雞
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麼七不道參首座驚
問其故師曰我來日要上龍門座曰和尚幾時回師

曰初八九便來初六至寶壽初七上龍門勉示微疾
次早命湯沐浴屬託後事己端坐不語諸門人問和
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叓有甚麼分付值法師寄浮
者偕諸山問候師一見微笑而寂越九日封龕顏貌
如生奉安丈室、一日山兵麕至欲燬龍門見師龕儼
肰不忍與寺俱燼舁而出之百夫震虓力莫能舉由
是羣相驚異寺賴以存己丑中春依法闍維牙齒數
珠不壞頂骨糝五色舍利門人收餘骼及諸不壞者
建墖𢁉山麓於金龜嵒下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
有五師初主龍門時葛太常慮師受別請師曰山僧

傑別去終當歸根此地今示寂本山𢁉語果不爽也
師儀相清臞面長有尺秉心淵塞律己霜嚴珠回玉
轉其用世圓也風卷雲流其去住輕也海湛天光其
襟懷之澄廣也堂之高簾之遠其悟入之浚而玄也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語言三昧之絢爛有光乎祖
域也猶復謙光導物慈忍居懷所以一時賢士大夫
樂與之遊烟霞湖海之賓願就刀尺即屠沽販負市
儈輿僮之輩莫不瞻顏而說志闡教而悛心者也至
於翰墨之工得一字而瑱珉是託詞章之妙落一言
而什襲爲珍固不足爲師道矣若夫橫抽寶劍斜叶

弘通則叓有意不在言來機亦赴者如一日上堂有問七九六十三且置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師曰問卽不得如是則不弄唬𠳶舌解唫無字碑師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言諾不全蒙師指不化師顏請僧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師曰恐惡我兒孫僧作女人拜云恁麼則僧他香燭稱他壽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雙鎖金鍼暗穿玉綫洞簾高卷風起雒蕟宛其然矣不有銘而志之曷以懲頑儆而大鷲嶺不傳而傳之統哉銘曰

霧山密印少室直乘分張二五化變鯤鵬不傳而傳無受而受雅證相應寧容聲口二祖不往達磨不來華糝枯木豆爆冷灰師子吼時父母皆惡慈宗異目從來過量葉綴華聯敗乃祖胄霧根密囿異苗翻茂全囦淮月得焰郢春道無今古弘之在人矯矯散木浪躍中流烟發一槳櫂撥慈舟須彌橫空日月輔轉倬彼宸苔登合車轍式生異人承願而出水繪魚蹤空鐫鳥迹真雖不幻幻以顯真紅爐翥鳳石女產麟不昧正因徹見源底平空一擿雲開萬里楊飛九月燄結寒氷九轉丹還百煉金精龍以蟄神豹以霧變

雪送梅春霜敷蘭艷壁梭騰化囊錐穎脫喦虎奮威艸蛇驚活川魍鶩集湖海賢英誠投慢折名公鉅卿天華散彩佛日揚光爲霖爲雨迺梯迺航風回洞上光闢雲門今時盡卻空劫不存唫鍼枯骨唱妙非舌泥牛海吼木馬火嘶清波不化梭腸不控文彩縱橫竿頭變弄湖蘸星辰綫穿海嶽玉象倒騎紅鱗掌躍驪珠擊碎蔓戶推開勤修供養叓不將來皐亭葉落歸根龍門厷雷何客往有成言同途得妙就路還家漁歌唱晚櫂入蘆華松虛夜籟鶴空月巢風嚴霜重五天寂寥舍利光流金龜喦下薪盡火傳千秋焰夜

竹林林皐豫禪師塔銘

歲在丙戌林皐和尚入滅予聞之傷哭之以詩曰狂波正倚障回瀾彿響忍聞一夜殘淮海㶚嗚千祖泣金山浪打六鼇欹盲龜尚自艱浮木桂櫂誰同接險灘堪歎衢昏艮導隱無能爲勸一停鑾益慟之淚惜之至也今又八季矣其徒某持師狀來徵予塔上之銘夫師豐功在泉石至教溢湖江彼窣堵巍然必有大龍密而摸衛之者雖予銘而淪沒哉雖然山有時而騫石有時而泐陵有時而下谷有時而高文無淪焉銘之宛也予則何敢辭按師名本豫號林皐廸稱㶚

夫峴山陳氏子幼不茹葷喜燕坐十九出家薙染蘇之堯峰寺因誦金剛經有省奮志詢方瓢笠自隨首參雲門博山次參金粟密和尚一橫機無所讓最後參天隱和尚於磬山機緣契合乃依止焉一日隱謂師曰豫上座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見因緣師云非但和尚盡大地人疑殺在隱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云恁麼則某甲皐過隱曰祇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云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那裏是他會處師云放某甲過別通消息隱曰不要下語師遂呈頌云賓主相逢縱奪作家喝

下雲從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祀豈作親承解撥沙隱肰之適金陵緇白請隱和尚住中山石湫寺隱特命師往主其席且授以偈曰中山深處可安居就裏藏鋒得自如門戶打開來宿衲鉗鎚妙握勘拳虛宗乘了了曾淘汰己分明明任卷舒不是尋常流輩客莫將心意更躊躇師遜焉未幾出主武林寶嚴復因姑蘇申大司馬范方伯之請歸主堯峰聲望日著道大顯揚至崇禎戊寅潤州陳銓部笪使君以竹林荒廢已甚非師莫能起由是遣幣敦迎師欣肰就之至則基址之上別有僧居乃卽山之半披榛鑿石捌為

新寺不數稔而輪奐郁肰焰耀江淮矣居恆晉請必遜不容學者規避逮住竹林則日雜傭作躬勞衆務肰汾陽之夜參不廢華祖入室之牌旦日而懸故參玄之侶莫不惕其法令周章畏尤嚴父旋復感其為人誠切則又愛如慈母焉尤更留心老疾凡見方外龍鍾衰暮負挈瓢囊而至者必從容勸住與之盤桓朝夕有若舊識肰者或時有病則親簡藥石手自煎煮不幸物故一概津送以禮富貧不計也甃石為普同以掩亾僧之骼師為胼手胝足勞極至癱知事請師少閒師曰此輩皆為老僧而來安忍睹其暴露而

不取為厝置邪自以身旣匡徒必苦樂均之五坐道場未嘗聞操七箸背衆而食有典座自取常住麪作餅餌供師師廉問知其故立命賠償庫司且擯逐之所寓隨緣住持不發化主不通刺檀越不倚權勢以規免意外之禍住竹林日有僧乞羅文學書求郡牧程公為外護師知之追書責擯後文學以其事語郡牧牧甚多師乃親執弟子禮入山問道復於北固之下建菴曰生生者以奉師焉生平慈腸悲腹柔如脂韋而浩氣剛中又復確如金石崇禎十三年歲大饑江淮之間飛蝗蔽埜民道殣相望師食不遑處謦以

衣資賑諸饑者始參雲門師爲維那今徑山費禪師
亦居座下有闔僧卮堂規師欲舉罰費闢說焉師厲
聲曰老兄得恁麽鄉情太重他日若爲號令人天後
費開法金粟每每舉此誡諸學者出住石湫寺側有
廟神巨霧里人常以葷祀師爲神說戒誡神齋素神
即見夢於里之一方曰我受林和尚戒矣勿以葷祀
我也里人至今素祀卒以爲常乙酉夏五清師渡江
入南徐官民潰散被甲執殳之士環寺門交鋒也師
臨衆一如平時無少沮焉住竹林凡九載殿堂像設
山門寮舍以至庖湢罨用之屬莫不事事完美故閣
閣橐橐登登馮馮之聲未嘗一日停音也至丙戌冬
十一月旬有二日示微疾命止工息作十七日說法
辭衆十九日沐浴更衣定以明旦寅時太適呂山主
者有事廣陵其子泣請父至爲期越午呂至師屬託
後事已乃端坐說偈而逝世齡五十五僧臘三十六
門弟子建塔窆全身于山門之左方乃刻茲石銘師
之蹟以志于丘壟以告于來茲焉銘曰
少室燈非也談方毗嵐風刮愈寒芒二五分張六葉
餘光于千界月輝煌明終無盡曷由爾似而續者類
僧王季遠普通漸式微綿綿濟北獨延長師繼磬山

稱後起鉤深索隱揭其光誠切爲人無假借起屍之
德何允詳會老華亭不回竹林千載冷秋霜師一
顧之寒談發家聲門祚頓然張憧憧來者滇與蜀秦
鳳魯鱗冀驌驦江淮坐斷敢誰越一劍當門大啓疆
愛日嚴暘人共戴眞慈至育師有常漁歌唱徹歸舟
浦蹁躚雲外鶴空翔師德允宜昭百禩銘詩我作壽
無央

天童林埜奇禪師塔銘

李白之送友入蜀也則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其早發夔城也則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
日還盎蜀地山川險阻自古記之矣惟山峻水湍故
其人類性剛而果決堅忍耐苦勞以之向道則勇往
易于入作殆亦風土使然不然或蹋殺天下人之馬
駒間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緇雄代作半起蠶叢
之國無論法眼雲門從金剛大士劈華嶽以分流即
臨濟兒孫光明烜赫統系相承以來十傳則有東山
演十一傳則有昭覺勤十五傳則有臥龍先十六傳
則有徑山範二十四傳則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師悟
和尚閱世且三十矣復有今林埜禪師豈五丁鑿道
天固爲法社開象龍之路與師名通奇林埜其字也

合州長樂人。本姓蔡氏生而澄靜不類孺子不喜肉
食時年十歲父母度其志向非塵網中人因命依金
鐘寺叔父道然爲童行十七歲髮落性樂禪寂然讀
誦至年十九。恥州縣僧庸碌不足尚卽慨然動他山
之念由是出峽南遊然飫江南講肆十有餘載業息
肩當湖方期掩室千翰翻閱如來一代時教俄患痢
瀕死乃知經論之學非究竟法也時先師悟和尚正
王化金粟渴欲就參爲緇素留不果往適有傳粟示
衆參禪偈師聞之懷疑不已極力冥搜迄無所入會
粟過當湖則加領曰天賜我也亟遣僧請益粟曰敎

伊關中莫妄想益溟涬莫測所謂心智爲竭殆如土
木偶人者經歲時忽一日失足墜樓恍然而覺遂成
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
無力闘粟在吳門卽日破關忝金閶不以寒暄起居
玉帛見粟直奪角衝關左屬櫜鞬右執鞭弭與粟相
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年粟赴鄮山師亦隨往偶檀護
入山設茶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衆下
語諦當方許安排師時在衆卽曰食到口邊被伊奪
卻粟爲首肯撥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誕示衆世尊
才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尤向山僧擬討

甚盌挂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于此全身脫落透頂
透底無復纖機留礙凡侍粟十年逢場對壘互交刃
接每每倒拶虎鬚未或當仁少讓旣受屬累尤居天
童座下踰年始應禹航廣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
示寂師奔赴通玄衆議住持枚卜同門三卜而得師
名不容推遜乃繼席焉提衆方來直據本有雲裡雪
擁五見冰霜羣峰讓其高寒禪侶慕其慈媼雖極枯
澹寂寥學者恆輻輳如歸以出家嘉禾爲闔齋黃憲
副堅留勉住東塔未幾遂主棲眞旣而天童席虛明
州當道士紳公議歸師復遷居太白前後蒞衆十年

夙興夜寐寅畏小心雖在安常處順之中每懷臨深
履薄之懼然屈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
利害權勢稍爲貶損方師初赴天童山門以夙釁搆
訟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顏色左右亦謂乘間得以相
浼師堅志不往及司李專人請齋爲一赴然竟席未
嘗片詞干訟事其持正皆此類所以四坐名坊非有
子貢之先。一出與情共舉騋彼巧力而謀與夫詭遇
而獲者顧不可風範一世也邪師應機接物出語渾
樸不爲趨昌之華葉公之龍徙事藻繪以炫燿見聞
至其一二見狀中者則所謂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

骨要且使人慶悽住二季感微疾衆請辭世偈師瞋
目曰要个便个害甚熱大時有赤冶禪人求叓名師
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
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全身于寺并新菴之
左予益有語封其戶矣其門人古唐聞姪又以月山
泉首座之狀來乞予銘其墖予媿不文無以行遠然
辱在同門知師最悉念非予恐師行業久而遂湮抑
後有景行之賢將無由攷鏡而仰止夫師則予責也
乃論次其大端序而銘之銘曰
達磨一宗丕顯曹谿南嶽行長曰讖于西馬駒是育
血染霜蹏踔蹴一蹋四海平夷臨濟振興兖貢五燈
有嚴孫子碩大無朋世叓太白六五親承雲蒸霞蔚
鳳翥龍騰十二人中師其後出驀苴川僧性實難匹
撒手危樓翻身栁栗機警用圓風雨暴疾起坐通玄
衆山為低騰空漢迴萃頂雲迷蘭滋芳甸蕙紉春畦
聲馳湖海著意攀躋櫂謌東墖灣弄棲眞湧天布網
萬里垂綸鼇山連釣丹穴齊鼛鼓須彌浪揚渤海塵
皰據天童尊安太白風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翮摩蒼
神魚縱澤合浦珠還風規猶昝馭衆圓合律己端方
逢強不弱遇柔寧剛孤風車卓熚熚謙光下無與偟

上無侯王行果圓成出世功終破沙盆碎正法眼空
一錐無縫八面玲瓏嗣燈有人光焰無窮

霧隱嵩居如公墖銘

虎嘯則風生鶴鳴而子和夫物有自然之感通矣矧
躳師模而冶鑄乎人倫者世道衰于晚葉葉縣汾陽
之風不再響予猶及見楚黃無念禪師門庭嚴謐肅
殺如秋盎一于霜摧雪拉絕不以溫和姁嫗之者然
其規為先德痛斥今時不離使人趦情趑見者近是
常言我人生死根株潑徹金剛輪際苟非全卷無始
時來心豈易卒拔彼依違四大偃仰塵勞之輩直三
途蕘種耳焉可俾之入我法中而破壞我邪故極其
排斥詬厲鐖䟡方來如蝎而方來卒無敢登其門者
計同時偕予親依僅三五僧而嵩居如公實在其列
如公髫季嚮道丱歲披緇乘戒俱急而尤銳志禪宗
故義學之家朗達如雪浪恩高卓如雲棲宏古心澄
芳稱毗尼最著之師天童顯聖號禪社特尊之彥公
皆奮臂長呼與之箭鋒相直獨伎倆枯竭禪師無餘
由是伏膺禪師而動止規模之寢削萬緣磬空諸有
甘畢生作無意智人矣眷霧隱祇園之勝貰債以居
三十季古寺閒房飯蔬飲水人無知者而公亦不使

之知迨晩季爲故人觀如洤師請居上竺之蒙堂益遂閒心宴坐經行殊矍鑠無老意居恆不覆頭嚴寒沍凍雪頂蒼肰画就須菩提有與公久住者不見其拈弄紙墨忽一日索筆書偈曰今季七十五木人空裏吞雨打溼虛空燈籠笑破口擲筆長逝公亦異矣哉肰禪師之道實有以啓公也是宜銘以志之公楚人武昌秦氏子洤名常如禪師所命也銘曰

生死根非淺智拔一生辨在情枯竭銘詩我作聲金鐵書之擘窠劖之碣雨洗風磨允不滅

布水臺集卷第十四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塔銘二

南磵碧菴問禪師塔銘

順治十三季乙未之歲碧菴問禪師解夏磬山預告逝期至季秋二十七日蛻化于吳江之應天寺世壽五十二坐二十九夏十月孟冬諸弟子迎龕歸南磵依浛闍維越明季丙申二月十九日奉靈骨入師所營之壽藏中又明季丁酉其門人曉菴輩來天童丐銘住山僧道忞謹撮其徒絕流棨公之狀而爲之銘

曰

龍驤邁種式產靈窪優曇瑞應豈雜葦麻一 矧師桀願來爲浛艣松陵望族陽羨名家二 爻字安期僉宗驑驊號極淵博著書滿車三 晩憂無子僭用懲嗟乃供大會百日無遮四 師曰我來宵戶流赧厥聲載路其泣呱呱五 季方弱冠遊神道涯偶閱楞嚴思益超遐六 孰牖我明燦發心葩長踞磬山乞敲鎖枷七 山爲徵詰疑情愈加矢入重關大啓城闇八 有翩者鳳將遂求鸞神警而寤虓振飛翰九 皈投浛雨落槖理安尧陰痛憯棨我血汗十 首造金粟才申問端火蛇燒面骨毛俱寒十一 忘眠廢食智落情刊經茲淬礪孤危絕攀十二 磬山仍陟文殊復參豁爾開覺風聲指南十三 言莽薦得惱後抽簪箭鋒屢試編逼再三十四 從茲穎脫如龍起潭機用自在綱要底探十五 濟河待漲天目開嵐磬山縣屬大浛穹擔十六 旋命師攝報恩名藍師辭力矣豈曰不堪十七 狻猊在窟無虎方憨心期自許實遠且譚十八 報恩委順南磵化遷武林檀護競飛奏牋十九 良杖來歸一住十季家風嚴冷條令森肰二十 同居衲子戒抑短偏貴眞操履實行爲賢二十一 尋常怒罵稍忤扑鞭影響聞風望崖縮竣二十二 身衣不縢

英發迸泉居無惰容見者惕乾二十三 院宇日整贏月明鮮藏典伊蒲信施委塡二十四 檀金客盜虎警以悛劫掠踵門雷雨震巓二十五 甲申之變賊彌郊埏山房鎭靜賴師卒全二十六 慨念禪宗近系失銓續燈手輯有尧祖筵二十七 龍鬚天目遠造負巓高中兩峰蟬蛻在焉二十八 來瞻來禮式敬式虔乃知師意重本所先二十九 同門晦夫圓逝竹林遺命繼席師爲一臨三十 振龕入塔語集餘璞佛事既周歸閟磵濤三十一 專人三復乃鑒其諶安居結夏來莫可禁三十二 金山龍遊元勤覺場僉議揚化非師莫當三十三 牘齎公府塔放實

光我龍受之。奔丞若狂三十四 大悚汝會陞座舉揚乃
爲磬山。恩酬瓣香三十五 說張無畏舌吐廣長魚龍出
聽萬指躋蹌三十六 山有廟祀夏禴秋嘗毛炰胾羹。籩
豆大房三十七 請以麪代割爾犧牲非師道大孰感靳
王三十八 爰有大士南海載歸滲金沉渚咸各請祈三十
九 神以夢告空師式依與師何德師慈世希四十 大江
楊子風波險巇往往覆舟師實憫之四十一 乃造輕舠。
乃徵篙師援危拯溺無忝大悲四十二 荊谿復乾磬席
久虛義正首丘。往敢躊躇四十三 躬親香火灑埽庭除
先規罔替來學與與四十四 嘉禾漏澤共發之餘殿堂

俱燼鐵佛留軀四十五 佛亦何心。血淚盈裾感動羣情
援師拮据四十六 師焉至止滌荒搆廬半載落成悲智
所孚四十七 食時分衛靡間屠沽相勸過劉。廣惠貧孤
四十八 結社放生樂及禽魚秀人從化鄉宰延譽四十九
淮無恭順自遠欽風繇妻悍妒手刃諸僮五十 侍婢索
命爲祟爲訌迎師說法師音如鐘五十一 情緣爍破幻
趣頓空玉人自去淮水仍東五十二 順侯聆悟留止文
道踐登道場執禮愈恭五十三 齋筵重疊賑施彌隆師
一顧之。罄撒巖叢五十四 淮陰漂母祠墓艸封賦詩悲
弔舟己解罽五十五 瞻言百里道俗追從佇立以泣德

感何湯五十六 歸辭漏澤高臥磬山手封馬鬣南硐之
灣五十七 盡揮貲居免涉人寰世緣永謝畢遂投閒五十
八 日月無幾莢數開莫忽語近侍你榮須聽五十九 我
今住世有若晨星往矣金車。託彼祖庭六十 檜栢松竹。
蕩漾蘆汀將從船子撒此幻形六十一 詰朝解衆飄然
一輪遼廬大化浮漚乾坤六十二 風林月渚間復留行
爰發櫂謳。旅泊自名六十三 南硐既委。報恩復請乃往
濤谿別我檀護六十四 檀護別矣。湖山道舊肯受咨詢
告我不復六十五 舟艤應天。范蠡所遊師曰吉哉。泊欣
歸休六十六 那伽不動。出沒自在雲流天空去來何礙

六十七 寶幢砌復闍維金棺火後莖茅。鐵蛇莫鑽六十
八 薪窮不盡嗣燈有人一缸長畝予則奚輩六十九 瞻師
英特磬山白眉嚳師典刑。天下風規七十 師道曰超師
德曰乂師須曰臞師心曰戴七十一 眼兮碧落徑兮瀟
湘濯兮江漢暴兮秋陽七十二 月寫千身風宣萬偈機
匠玄沙語方大慧七十三 師今往矣吾宗式微紅輪收
焰桂魄潛輝七十四 曷昭來許。厥猷奕奕山翁作頌。其
詩孔碩七十五 其風肆好師固推雄我若有福往先道
峰七十六 師蓋知我我敢負師雲漢昭回。勒此豐碑七十
七 鬼神呵殿。天龍拱衞休有烈光千秋萬歲七十八

四明空林遠禪師墖銘

尼父徹環天下子輿陳說齊梁溈山七載單居思他山而遠去汾陽一言聳聽起白馬而遂行蓋開士志利生聖賢樂兼善固未嘗以硜硜小節靖退自高也明矣乃末學唯干祿吾徒亦慕羶苟名利之可求雖辱身而不顧于是有竭私智運巧能擁篲權門以希恩幸糞金檀護覬攫名坊者往往而是彼獨行之君子欲囘一世之狂瀾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哉矧今日之朝市山林尤覂驚聞而怵見則四明遠禪師之高尚眞足鑴世厲頑俗奈何復散佚其行藏不一法今

傳後微顯闡幽之謂何予滋懼焉按師族姓本青浦朱氏占籍鹿城依出世法名智遠字空林晚寓遯世之思又自號泯岩道人幼孤貧從其季父脫白於城之景德寺寺故應院僧徒不專白業師雖少恒猒薄其所爲多與循儒遊學爲詩琢句出人意表同社爭譽之感中峰甘爲浮詞又陸沉之語復弃去之茗親依聞谷印大師爲授具易今名當是時師志益高超心期益遠大慨時流無達識益猒薄其遊處遂之武原參密雲悟和尚于金粟雖痛棒屢遭未明厥旨而締交唯一潤公乃喜嚶鳴有胥和由是結伴裝包之

江右參無異來和尚於博山山以枯坐提話策諸徒慈接雖殷師無留意復擬上敷棧原由江達楚參無念有和尚于黃檗抵匡廬臥疾五乳山寺瀕死而研幾益力無楚痛聲重潤公日走數十里爲求藥餌不忍詒其勞苦乃相與買舟東下再參金粟始得疑情頓釋礙物膺消一時角立禪社之士方以拈頌淵妙相高尚探師機辨河懸沛肰若決則莫不欲肰自失浩肰歸重肰師堅矢不出人存心慕雙徑雪老人住山之風卜鄰石壁鳴雲埋雪灑一坐數秋逃秦之客不知有漢況復晉魏師蓋有焉崇禎辛未悟和尚遷

天童英賢畢集同參寶慶融公排闥數之曰楊岐得力慈明圓輔圓終其世子發明不自悟和尚乎今悟且住浙東望刹興衰起廢需人火急以子之德之才必能爲叢林理棼息諍乃不一出效賢勞索居奚爲師幡肰起謝卽日渡江入天童凡竭智盡能一以荷衆爲心者九載掌記典客歷領維那再充化士皆要職也不擇地而安之若固其他僧園物務事無洪纖情無上下靡不周悉悟和尚亟稱爲老成人一衆無間言非至誠動物何以獲上信友之若此哉悟晚葉憂天童住持難其人枚卜諸賢師名三豫則悟和尚

之記莂師也徵矣特師過爲剏特矯世退藏於密肎
善夫姚江邵子得魯之言師曰自五燈開寂學者苦
志無過閉門作活於從上師承啐啄覿面當機之用
失之已久天童起而重整宗風人始聞之駭既而疑
終焉傳信徧中外盛矣然所爲授受衣拂者以徵信
非以誨貪而起諍浸淫至今不復知師承所由重遂
名位如市販幾於筴馬以趨不求聞達之科世諦所
爲比周設財朋黨宗彊恣欲自便極機械之巧者我
法中曲盡其變懷寶遯世君子之恭於空師僅見之
益知師之深者崇禎壬午悟和尚拂衣入天台師既
精力衰頓不能從未幾悟亦圓逝乃重理住山舊斧
焉姚江求如沈子者久參天童以理學孝行爲時宗
尚與師最爲方外知交故姚江人士嚮師如求如沈
子而師亦愛姚江人士礪名行敦節義納交姚江人
士亦如求如沈子師之不忍舍姚江人士尤姚江人
士之不忍去師也因其嘗宣家塢阿蘭若爲居止復
愛其在四明深處故師無謙讓之言直受而已居無
何天關震於北地軸坼於南中原板蕩山海交訌而
四明又當其衝環堵皆戈甲師與二三徒侶日披[illegible]
荷钁躬耕寒隴暮斫青峰未始以鋒鏑在旁生豪毛

覘避想也方師住徑山時夜坐心怖故啓扉山行數
里怖事卽滅以是知師于生死利害之關早已等之
吹光割水居恆之所守操履之眞純不于茲具見邪
順治丁亥潤公告寂師赴弔錢唐爲主後事校讎其
遺藁壽諸梓而後返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師至是亦
無意人間世矣由是徜徉山水或吳或越居無定迹
然一往清風逸韻流響人間時欲俎豆而尸祝師者
幣相望于道故崑山有水居冰菴之請皋亭有山居
黃龍之請苕谿有郁居石敦之請師重違輿情一如
雁影臨江不以峻辭拒不爲三秋淹應之云爾特以
衛眞（亦師故友）之室潤公之房皆在武林谿畔昔常至止
不能忘情所以寤寐松筠託詠滄浪倚杖而謌曰石
作牆兮竹作窻天高庭戶勝銀釭覓心不得知何處
折斷蘆花秋滿江傷谷陵之易改對澤國以興嗟痛
師友之淪亡臨葛川而隕涕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師六月示寂）
師盍有隱于中故不爲瞿塘三峽之遊而卒奄
脫于拈華院者豈湯無爲而然哉師目微眇有遠神
至性仁恕表順裏方敬以修己誠以接物與人言若
慈嫗而造次不忘禮法覘爲措置動合機宜不乘人
之不能擠以自取生平無矯辜過舉之行苟非其道

雖掛壁以先立卻矣季布之肰諾有莘之取與畫如也在崑楊子仲英拓洋湖別業擬諫遺舊住者而後館師師曰豈以安我故使人不安哉即日引歸於越早歲肆力工詩詞翰連章寫水注而不竭參詢後不事繩削有自肰風水淪漣之致肰未學不本道眞味著語言文字住山後舉生平詩頌悉焚棄無存尚有記其風旛頌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鐵鞭打著泥牛背痛阿呵呵見也麼一犁春雨動耕鉏大隋劫火洞肰頌舌是剛刀眼似錐生殺臨機用較奇劫火洞肰無著處大千爭似一毫釐則師之所蘊可知矣予交

師在潤公後而師之知予在潤公弃當匡山一晤時即語公曰忞兄終成太器惜未有師耳繼予參先師機緣不契將發太谷師特爲予下清素之藥勸還金粟嗣後共事天童師職予職互爲提挈事咸有濟及予掩關邗上偶念晦堂之室不可無灸心之徒移書廣陵督予歸侍雖太白非晦堂其如入者之見嫉何一朝貝錦文成即智如潤公莫辨萋菲之口獨師始終別白之至予繼席天童矣自爲予直任三白羯磨之事成褫子于此而後己於乎師恩之盡友誼之周世孰有如師者乎幸師披緇而爲我法祥麟耳即不幸

而爲士林君子亦人倫威鳳杭之標越之徹雲之壹固不足以擬之矣師卒數月其徒行巍等奉全身歸四明舊山塔以藏之禮也霧章蘊公實主後事屬予銘予請公狀稿就而公亦沒矣僅登五十而云亡師生萬曆甲午至今順治丁酉蓋方六十有四而化厺予少師公復少予數季之內哭師未已又哭公焉人命脃危身非金石予亦秋林葉耳萬有一脫而辭柯則銘之未就無以表師又何以諫公哉謹抆淚濡毫而著詞曰

霧山大法千載流東雷音一震百蟄開矇弘道利生至人之事於爍先猷唯師克蒔何以蒔之悟入維泓機泉始達詞峽方傾晉在金粟頌說嘵嘵廣長師吐羣言止囂瞋息閴風胡縣爾輻聡彼爭食羣同雞鶩一犁春雨偃松挂瓢風鼓虺蛇我耕我樵嚶師衣毛奚爲不豎割水寧傷吹光豈窊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師恩友義爰盡其道隨順世緣不礙不留寒江雁影碧落霞遊生同幻寄死復電楬湖山委蛻暢我逍遙四明作冢烏膽爲碑師有嘉行我無諛詞高邁杭標秀凌雪晝越徹洞冰師居其右世出世間祥麟威鳳清風峻節千秋可誦

揚州福國院大桑門德宗道公舍利壇銘

於乎恚慢貪癡習結含生肌髓苟可以湼其心志則無機不鑱無毒不肆而不知植因如是果必隨來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苟遇雖至聖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也矧往來三界之人哉第比丘與世異者法應觀身如幻不以恩怨居懷耳豈遂謂夙業不今酬乎故吾於德宗道公事殊有潸慨焉公諱明道字德宗族姓余江西臨江府人。出家燕之萬安寺于于啓七秊至廣陵初寓關口冬夏施茶湯備極苦行衣穿肘露推衣以衣人啜弃

飲餘推食以食衆時已有肉身菩薩之號出于齊民之口矣繼遷福國院僅數椽湫隘不堪風雨公居而後施者川趨雲委四方至止指日盈千乃施廓乎基陛增崇乎像設樓閣殿堂巍峩璀璨傾動一時然公自眎欿然日接納往來撫療貧病無虛晷曾無倦容迨申酉之際揚民由生而入死者十之九東南子女從阿保而出爲羈俘者七之三矣然一登福國之門莫不施以無畏底于安全其有主贖而乏金二十三十者爲之稱貸而益之或老弱而無歸者給以衣食或家在白雲欲往而鍛羽者周以資斧計公所存活

無慮數萬口。而江淮之民。閭邑奉公亦不翅如僧伽大士焉公旣弘慈大願利物爲心時亦舉用有裨發言屢中故廩益傾盧至之囊戸益滿顯人之屨而障蔽耽耽遂有以伺公也不知人盍有因權假隙侵公損公惡求多求於公者而公之於人則無美不成無瑕不掩忘身以急人之危輸己以望人之腹固未嘗懷私以造勢黷貨以干公者也於乎公未抵邗時有以名老宿密告善士汝小泉者記之當有肉身菩薩于茲建叢林揚化導且以三百金屬之曰以此爲先唱後公住福國而汝氏歸金則公符夙讖矣餉船有

婦積歲爲狐所魅狐忽殷勤語婦欲依公修行婦將之來及門反走曰金甲神逐我奈何于是公命之進則進焉狐如數百歲老翁往往僧行有見諸藏閣者屠家有牛見夢于其婦曰我欲就福國院修行汝當救我次日其夫牽牛詣市牛疾奔入院婦聞之具以夢告因備香俾牛見公公曰著禮懺太牛乃點首則公德孚異類矣高興平因先帝之變頓兵淮右虎眎江東雖史公道鄰以閣部之尊重以天王之命親來眎師殊不爲禮于公則率諸將領朝夕膜拜之豫國大王之長驅入淮也明師失守縱兵屠戮三日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焉特先日見公爲公下令三軍不得入公院混公則公之慈可以化忍仁可以戢暴矣若乃孀居造像入圓通之夢以揮金貧戶修墳感大士之靈以倒槖片言而息河神之忿諍偈說而新韋天之服裳則又公之道行足以通幽及明有若此矣乃以無辜從雉于羅顧反不獲叨三方解網之仁卒以是斃圜土焉儻不以定業難逃通諸佛說則吉夫誨廸凶夫從逆者徯踪天夢夢耳彼聖賢垂世之訓不幾浪譚哉公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有八公嘗一日命小師簡本艸抄夾棒二方且曰我後時當用此不

數日而難作豈公眞先知與公沒之日哭聲載道道俗千餘人舁歸茶毗五色舍利見焉由是爭相淘取由灰及土以至頂禮龕室求而得者不可悉數頂骨厚寸餘彩豪奪目牙齒堅潤如玉諸骼亦咸發異香衆感殊緣歎未曾有共議合諸不壞者建墖于其院之後圃丐予銘而藏之於乎含生忞縱恚慢貪癡日消鑠其靈炎彼三寸氣息猶存非不踐藉當時傲睨千古及乎魂離㲉漏識去革囊已不終朝而形腐不終季而骨朽矣求其堅貞不壞舍利留靈何異山而使之奔海而使之立也邪然則公生平慈悲喜捨著

爲懿德淑行固筆難盡書第入口有碑久已豎之青徐揚豫者不于玆焉益驗哉況當怨讟相尋之日乎銘以志之使六羣輩與一闡提人知所創而興焉穹也銘曰

罽賓刃鄴都傷佛之聖來金棺因不滅杲斯彰印文俱形影相有大士顯揚士福緣與集風雨駕慈舟權忍僧貧者鋪病者賙哀我民直申酉膏原野十而九腙與元喘與口其一存咸所壽很折項虎戢牙幽明格異類家以何因魔遂讋皆金類指玉瑕字旦旦宙泫泫知往業今報償恬以受慨以慷你霆擊我安詳天既定人乃革設利羅晶五色含奇靄焦可泐此堅貞窮千億

淨明院思修惟公墖銘

惟石含玉盡天下之山皆石也而玉亟出乎崑岡惟蚌孕珠盡天下之澤皆蚌也而珠必産乎合浦豈非出者鍾天下山水之至靈而從所出者亦莫不皆靈乎有明隆萬間心燈尚微于世莫以說通無礙職使如來者在三學之輩不乏其人至若稱祕社特起之雄則無踰杭之雲棲宏燕之達觀可東吳之雪浪恩西吳之憨山淸爲尤著然諸師或過于高遠之一于勉

放未免後昆有不可企及之歎求其下學而上達庸
德而中行禪淨俱修三根普被則雲棲老人其庶幾
焉故當時出其門下士如士橋如鶯湖如眞寂固己
如威鳳如祥麟矣卽等而下之亦不失爲天外鴻鳴
皋鶴乃知先德所謂東土持戒沙門不如西天六羣
之衆良有以也夫以躍冶之金爲如此況親投刀尺
而受其裁成者乎則思修惟公之可傳誦于世也固
宜公生武林嚴氏丱歲知出塵以母寡弟幼不忍割
僅以白衣預雲棲之社至脫白雲棲受具大慈秊且
不惑矣文以雲棲其住規約之嚴約諸徒子不得住

乃卽敎場山之陽就對縛茅以居晝禪夜誦終歲不
休一日忽自念曰吾廬僧數有秊矣株守此不能廣
求法藥以自利利他奈何奮肰將遂弃去都人士聞
公去則遮道畱畱且百方公不聽則以淨明廢院恢
復挽公淨明者處天龍龍華之間道通閩吴甌越要
會也肰僧無郵亭旅泊而已故或循嶺而至或渡江
而來者莫不烟水凄迷有同失路公慨肰曰是不可
行吾志乎入搆其中乞食食衆衆至如歸浣垢藥疾
弗替也更慰勞之如是者十有餘秊住成大院至甲
申冬南北分家天下大亂公乃告寂焉惜哉以公淵

沖之資淳一之性不得聯鑣乎士橋眞寂輩也肰化
被都人恩沾雲水亦庶幾乎預十科而無忝者矣是
宜銘而告來者銘曰
倬彼錢唐古稱佛國道達江湖玄賓載陟憧憧往來
匪越則閩淨明扼要尤號通津昔廢未修水冷雲寒
厥路之艱嗟行惟難今焉來思化城幻出旣宿且信
夢魂俱逸胡自天逄曷從地涌有大沙門德爲世重
化艸爲丹化空爲碧處我雲堂食我香積今其歸矣
塔鎖霧龕天龍拱衞密布香曇慈光雖掩典刑則存
勒此貞珉以保後昆

布水臺集卷第十五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塔銘三

敕賜五蓮山護國光明寺心空開法師塔銘

有明神宗顯皇帝以佛心天子手握金輪統御萬方端拱以致治無爲而化成以故積歲有豐登普天皆絃誦民生其間婆娑永日鼓腹謳謌相與嬉樂乎昇平者四十季一時熙熙皡皡之風眞足媲隆三代矣而萬機之暇尤復遊心內典因諭近侍簡校天下名山寺院擇僧之有道行者敕令住持躬齎大藏以往俾集名緇專誠披閱上以福國下以佑民甚盛典也而五蓮心空開法師首膺其選由是名聞大內時國母皇太后適患眼疾意師戒德高崇必能消弭乃遣內璫顧問師爲呪水一洗而痊愈生信敬于時光宗尚居少海特命受名於師俾保聖躬及其踐祚也卽日遣官省眎副以滲金大士焉後毅廟繼登大寶不忘先帝初心復遣掌內官監印太監蘇晉霖等發內帑金若干修崇勝蹟則師實受三朝寵被身爲帝者之師矣順世圓寂則當表達上聞請加誄諡以終始朝廷眷顧之恩者禮也今滅且二十有七載其孫海徹將謀遷師塔始乞銘于予予惟師剪荆棘發天藏以啓佑後之來者其有功于山林髡士甚大則銘之爲可後顧予林下無顯望曷由發揚乎師哉雖然不朽者言予將終靳乎一言則師朽卒無從以振厲後賢矣予皋奈何因撫師實以爲之序曰師諱明開字心空成都龐氏子爲人性卓朗而梗㮣甫入鄉校卽圭角稜嶒不屑雁行諸子矣季十八適宗人有亟而無後者巨富也塾師聞而歎曰信夫黃金空積聚難脫鬼門關師卽進曰若爲脫得塾師曰出家修行卽得師內銘於心俄因小嫌拂意遂密逃淩志離塵間行且疾馳復赧言求丐殊饑甚念欲還家忽羣猴遮出其莽擲果而食審眎皆山菓也因盡取食之得弆邁遇一行脚僧控所由來僧爲披削攜之出蜀歷荆楚陟匡廬憩止金竹坪學諸經呪一季咸通曉復下金陵聽講經論於雪浪恩師之門三季聲焉始默心己光通益知般若之聞熏有素也恩甚器之然師志意高遠不甘以語言文字埋沒此生聞雲棲唱道東南門風壁立頗愜素心卽日挾襆往聞法受具親炙二季復動寶掌亾錫之興將欲蹋徧支那以求稱己所遊者于是潔己輕裝飄然雲鶴孤翔天外然往往

有欽其道須敬其行藏至不愛貲財願割而祠奉者
有之抑攀援已甚謙卻無從至絕袪裾捐衣盋而脫
逃者亦時有之截江渡淮冒雨安東野廟五日不食
矣適有挈榼叩扉以至者言夜來神式見夢俾餉師
且徧告鄉民聚族爭謀供養詰朝齋獻而師遁去過
雲臺睠山菴岑寂寓止焉時有嫠女𦋺幽扉復去之
乃入齊登瑯琊觀海日分衞諸城黍盋于敬軒臧氏
之家而臧與師宛有夙契心切因依援師益力肰師
亦愛其學佛知儒留書雜華大典三季朝夕供奉聾
珥盈耓而師一如木人對華鳥無欣猒見也聞九仙

五垛玉筍參天金莖插地山光與海色競秀而爭流
子瞻直謂其不減天台雁蕩心殊向往之切及乎躡
屩登山則奇峰怪石古洞霧巖若環堵如列戟若虎
踞如師蹲若鸞鳳之翀霄若蓮華之初放若應眞仙
子之遨遊乎蓬島者殆不可悉索而數計焉徘徊不
忍去今則依巖結宇面壁跏趺危坐天柱峰之下凡三
季僧俗歸附日新月盛咸欲為師興厥禪蔵師因疇
念茲山僻處海堧雖雲堂有寺而芳躅無聞者固僧
非祥麟威鳳乎抑天章寶篆未有以光被之也且東
武素悍而驕輕我驟而建大寶坊則必嘖有煩言正

恐未可以慈悲攝受之耳天作高山非萬乘荒之曷
由光且大哉由是定議入請大藏于神京初至之日
京師大德羣疑山非岱宗寺非名刹未易上聞紫閣
師但唯唯聽之護法龍天而已屬閒居無事偶遊西
山蘭若適僧薪司內監王忠者在焉與師相見一語
心契遂以師名與山奏上且白其肰上大說敕賜山
曰五蓮寺曰光明仍手敕師管領御藏遵持禮誦儲
集弘庥載賜紫伽黎金千兩差御馬監太監張思忠
齎藏以往師如敕供誦保安聖躬為國祈祥與民消
災弭患已赴闕謝恩上復賜內帑金錢若干命師重

修殿宇師奉旨鳩工匪舒匪棘載謀載惟環翠以為
城倚天以作塹因其高就其下端其表宅其中地不
封而爽塏宇不飾而虛明越六載工竣屢致山川效
順風雨時若而後東武之民始誕者信而慳者捨悍
而嫚侮者祟事而敬虔焉皆師誘掖得方善為利導
有以使之肰也師神儀挺特風度遒肰適而笑譚則
山林振響性尤剛猛不可觸當其義有所激念有所
之則堅如金發若矢雖千萬人鼎鑊在前必往也肰
詒謀作始復慮遠而思深每灼事機運精力恆曠百
世邇如今焉居臧宅日有座主講演城菴邑令故往

詰難主偶挫詞立待擯斥師聞而倒鳥馳犇爲之救義令方機鋒迅發師於結角羅紋處劈面便掌一衆皇駭師神色自若令乃屈服深歎佛法有人山中締構方興旋卽建菴于帝城之東撥僧往董其役衆多疑阻師曰是非爾所知也今長老徹公家世關東以遼陽失守航海依師秊少於衆而好攻摘衆瑕衆短之師曰休矣勿復言他日山門與你輩當賴此子安全在師卒公忝燕居城菴甲申之變菴衆星散遺公獨守菴之比鄰卽平西王第也王請清師討賊全家被難尸積如山公挺然顧義而不顧害爲掩藏之王

故德公而公之弟姪亦多仕清爲顯官時方鼎革京武之悍而驕者復起侵漁山寺衆乃迎公爲長老公旣治內復捍其外山門果由是奠安焉豈師諳練而達乎抑亦夙慧而通乎未可知也往來京畿愃馭羊頭車子一兩使僧推之幾邑過都則相率來迎遞程而送蓋自齊至燕凡持齋而信佛者多師弟子其爲衆所知識如此生平長坐不臥日誦大悲陀羅尼無虛晷暇則爲衆講演而尤喜譚圓覺將寂之日命侍僧爇香設座鋪置罘罳椅子於千佛殿中侍僧以師將講說如命嚴辦已覆師師問何時曰巳也乃拄笻

陞座衆集而師已泊然逝矣蓋崇禎二秊元旦也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四僧俗弟子哀慕不已留供三春至四月八日始依法闍維則顏須如生焉向非履踐明白有見於道而能然乎是宜銘而志之銘曰

琅玡名勝擅于五蓮岱宗泰嶽屏倚九仙其一神工斲削鬼斧雕鐫流霞飛翠聳霧凌烟其二中有梵宇輪奐何洇閈閎特起樓閣明鮮其三問誰伊始在我笞賢道焉斯備德也式全其四詔頒奎璧帑發金錢昭格天子結茲勝緣其五譚經匪舌說法匪筌繽紛

華雨益亦有秊其六兗我緇侶澤我林泉千松薜裏萬木蘿纏其七緣盡而滅歸復重玄猿哀落日鶴唳空谷其八白鳥烟沒秋水天連青山自在寶座依然其九林泉鬱鬱包絡山川佳城旣築露骨是遷其十我來豈暮師往不先歌以載揚百禩攸傳其十一

湖州禪定菴比丘尼大賢墓碣銘

春風之行萬國與一雨之潤羣萌也凡有根荄自非枯槁無餘罔弗條達與遂厥生惟大雄氏之道亦然不分男女靡間智愚能如其說身體而力行之其于超凡入聖脫然離生也蓋如麴作餽如金貿市如執

勞而索要如白晝之經營亦莫不從心所欲者世衰道微持戒則僧不如俗精進則女倍乎男然未有食我桑黮不懷好音如近代之庸妄可訝也坐解脫之牀恣無明之談計其我慢生滅己業主鬼僧宅矣叟冒臆籠人而眞碑屭本世亦混淆莫辨然則所謂身體力行者亦何自而詳之先德有言觀其死生之際如賈胡傳吏留卽留去卽去則吾于大賢尼事不能無感焉尼大賢者出烏程朱氏族父鳫湖生三子長曰士羆官廉憲季曰士鼇掌銓轉賢蓋其仲子也性嬚娓幼無妣於母家及笄而歸為倪氏婦則恭謹尤

鶉衣素飯蔬卻鉛華弗御曰吾畢生將近事女矣時夫承基亦以吏績佐宛平無幾何而承基卒諗夙生之大故哀人命之脆危因祝髮為尼復具名所以超越之道于雲棲宏眞寂印後先二師咸為指蹤安養且曰正當念佛時叟究卽茲念者畢竟為誰是謂禪淨俱修法于是服膺請從事焉乃結廬別墅一榻寒釭兀坐其中或弁日而餐或數旬不出當是時伯若季方貴顯門炎可炙母向有兩子一女念其獨瘁也而隱之賢固不為矯名行避離兄母然畏涉塵緣分道念雖以母命有所餽遺與伯若季之時通音問咸

絕弗往來辭弗拜受卽受矣立惠饑寒弗以私長四壁蕭然內戶不扃盜入室至無所攜負且去賢躬起傾瓶粟謙遺之其慈人愛物皆此類若其灰心泯志飮蘗茹冰則眞有人世所不堪者賢處之餘三十年晏如也一日忽書其座右曰我九月十三日且去矣弁偏告諸同行者及期衆咸聚觀之如市逮午果跏趺合掌誦佛號而逝玉箸雙垂異香滿室七日而顏頷猶生焉賢生嘉靖辛酉年三十三而薙髮則萬曆癸巳也又三十二年而坐化則天啓甲子也又二十年僧寂顯者為承基之弟始以其故處為十方菴且

請名當事題曰禪定則崇禎癸未也賢始終無憾有如此者顧其甸龕尚在宇下顯議別墖瘞之重其久而湮沒也圖所以不朽賢者丞乞銘于予予悲夫法人心懈怠始則忍苦悍勞終則名聞利養差池白首惆悵仍歸而世鮮明達將謂般若無靈如此予嘉賢勞朏而卒穫故樂而為之銘銘曰

羣生昧己兮逐物以征循名失實兮外騖色聲我山巖辟兮業海蚴蟉險墮四生兮噬吞三有六寓全昏兮迷雲垂布苾苾大有兮孰醒其故悲生拯拔兮佛日以曒羅張教綱兮有萬其門頓漸斯開兮羣機普

被如說而行兮無思弗遂如雨培根兮如春和變萬卉千肥兮實雖且曄人亦有言兮耕乃得禾吁嗟末世兮違負何多始勤終怠兮白首留連鹵莽滅裂兮報豈云偏爰有淑媛兮式生大家絅衣未脫兮螓首旣髽文鴛載隻兮幻夢乃晨靚妝淨洗兮等若埃塵託彼空王兮覃咨明導旣獲要言兮資深以造一榻寒釭兮諸緣寢削弗景寧惇兮家聲熇熇進幢高豎兮三十二季報緣將謝兮聲告人天死生之故兮夫豈小者誰當敝屣兮如弃斯也嗟爾敗壞兮不日而脈曷爲其故兮我慢自侈香飄玉墜兮般若之露曰

如不信兮睬茲碣銘

明中憲大夫分巡兗東兵備道王公墓銘

崇禎元季戊辰秋七月興化中憲大夫王公卒于家十二季己卯九月冢君貴一舉公與元配陳宜人合葬于南亭之新阡公壻大學士吳相國甡撰公生平之大者著爲詞銘其墓矣今順治十三季丙申冢君復細論公終始事蹟請予曲紀之按公諱繼美號元玉高曾世居通州餘西場父累贈奉政大夫綱避倭遷興化富而好義凡邑中有大徭役必首先率倡縣令侯與邑長者咸稱王君積德有餘慶後必克昌生四子繼曾繼祖繼芳公其叔子也性獨沈毅而端簡甫入小學卽蘄肰立崖岸矯矯諸兒中若雞羣鶴識者知爲鳳沼英物矣父以末致財顧自謂吾操奇贏丕四方商賈家安有奢望顧呫嗶詩書讀爲儒冠誤邪子無少長當侍吾商歲往來毗陵婁水閒公慨肰曰丈夫生當衣被天下柰何以一身一家之故日孳孳持籌而算爲由是發憤志學日成數藝輒作干將吹毛師子搏象之勢同舍生方環睬爲諧謔而不知其氣陵一世意欲出其長才有所用之也未幾補弟子員明季補餼膠庠嘖嘖有聲大小試恆居首冠以

屢困棘闈乃援例入北雍爲國學生一試而領丁酉賢書三上公車而成甲辰進士遂授河南府孟津縣知縣不以牛刀小試爲嫌下車清果稅草黃河渡船指索之弊拔萃大學士王鐸冠卷首甫三月商民稱便絃誦有聲調知本府雒陽縣事雒當七省之衝重以藩王掣肘送往事居最爲繁劇公廉明果毅端方自持一時號稱二鮑以不善事按君大計調簡丁未補福建順昌知縣縣居劍州上游山水暴發漂民舍恆數千家公備舟募善水者操而往援救活無算痛民貧吏墨善教罔聞爲之除火耗革拘差善者勸惡

者徵梆水南書院進民之俊秀者旣爻且師而申訓之三秊給由方伯大參咸稱公政爲八閩卓異以獲皐按君又挂白簡謫山東鹽運司知事家食三載至乙卯陞江西貴谿知縣以委署府同知侵漁帑金三千兩公要其交割分明而後駁黎撫道爲同知戚里怒公不留餘地復挂彈章改授松江府儒學教授公掀髯笑曰使吾日煩俗吏簿書與今往對名人彥士孰爲重輕欣然束裝受事課松士凡居前列者俱後先接翼太公爲高岡鳴鳳庚申由南雍助教陞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經略熊公廷弼一見公即以邊事相

期許握公手曰先生當世有心人吾爲朝廷出死力幹蠱封疆正苦軍前贊畫無人非先生誰共襄厥事異己者聞之不懌轉公戶部郎尋奉敕總理密雲餉務密爲京畿左臂中原財賦轉輸之地國家未造我政不修餉肥貪壑其來舊矣公建議以爲上兵伐謀其次財粟蓋士馬性命攸關司餉者所當珍惜如護元氣者也頻秊以來海內困於加派則出者之源既竭全宇疲于轉輸則入者之額恆虧況密兵非澤潞雄邊子弟之兵密餉乃民髓民膏千里饋運之餉筵龜理財以養民爲先今沿邊一帶屯牧盡廢對壘久

無所仰給大司農者一皆取辦催科不于此時省冗濫之端清出入之竇少寬民力而紓之命則天下事正未可知也乃按籍稽核剔逃勾亡得清省銀米二十萬胥吏謂宜中分之輸官之半皆公物也公正色曰你欲以吾爲市邪并埽除銀三千兩悉歸之縣官具疏奏報已即日單車復朝命而前後受事者畏其軋己多方壅遏祕不上聞公抗言本部大司農面爲公湔墨如土故京師有鐵郎中之稱是歲超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奉敕分巡兗東兵備道按察司僉事拜命之日公喟然曰沂兗久經白妖蹂躪城郭空虛

十無其一譬諸尫羸之夫元氣已憊唯有參芪差可延秊撫議是也大黃青枳所宜嚴戒勦說是也方今百姓危于倒縣乃必以虜級爲功恐東齊百萬生靈盡遭冤覆夫攻培之法無心誤用之而以上遺君父下禍蒼生尤且不可況欲假此爲高官厚利父母妻子之澤哉司臣所不敢出也檄郡縣吏爲殲其元魁恕其脅從凡不得已淪入妖黨者不惟開其一面且與以安全無夫者爲之嫁無妻者爲之娶始鴻鴈有中澤之謌黃鳥無剝啄之歎矣然大吏主勦而公主撫由是相左特疏調公就簡公曰噫吾本楚水書生

豈有私于東省哉不過爲今上愛憐赤子耳吾子幼以未能從吾宦且縈懷顧殺人之父兄子弟圖保一官其若吾子何徑拂衣南歸行李蕭然一如吳越遊學老塾師歲暮還家攜得古書兩篋而公所多者惟黃蓋儀仗而已歸里之日閉門謝事日課子貴一與從孫延禧俾就外傅而程督焉延禧者公仲弟繼祖之孤遺也公撫養教育睠同己子而子貴一實張孺人所出陳宜人亦愛護珍惜不啻己子蓋公能錫類故宜人能不妒忌所謂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御于家邦者非公之謂與

公幼懷澄清天下之志長而不遇有司至四十既壯尚淹滯場屋釋進士褐時且四十又九矣老黃榜博一外知縣復不遇上官調繁調簡乍陞乍降邅回而不克進者僅十六年始達承明出爲司道庶幾可行其志矣又以不遇上官終卷而懷之蹇迍阨塞不當爲公弔哉然衆貪而我介衆忍而我慈由今論昔向之墨穢而擅富豪者今則子孫流爲傭保矣向之暴橫而躋顯要者今則殘楊衰艸翻爲絕祀之魂矣獨公襲素封之後尚有郭內外田數頃公賦之餘饘粥桑麻足奉賓祭子庠生貴一世守而勿失焉孫仲儒憙儒敦儒悉淵源家學有能文聲固方進而未艾也是則公之穫于人者嗇而食于天者則已厚矣復不可爲公慶哉予懷明德公銘何敢辭銘曰

明賤科目黃甲是珍入供臺省出據要津朋從揖揖唱和詵詵一仆九援孰問豺麟公登黃甲久受苦辛風窗雪案後夜凌晨五十筮仕政歷多春乃民乃社維惕維貧包苴羞薦冰玉自璘清滋衆惡惠從在民栭下三黜匪直也人公實爲之自致蹇迍穹蒼曰否天道惟均枉終自屈直道還申公太何時之子塵湮幽宮作牧玉宇歸鄉天眷公德厥後振振封高馬鬣

祀享明禋天豈公私報你廉仁謂予不信曰有高旻

敬山徐府君墓志銘

敬山徐君諱德龍越之諸暨人也爲人醇誠篤厚持然諾矜己讓明萬曆間歲販茶來京都人愛之得娶京師周氏女生二子長曰純修次曰昌輔甫季十二君以疾卒二子與母煢煢在疚留京則上無伯叔終鮮親姻歸里則舉目鄉關雲山迢遞不得已落籍燕都二子賴依陰母家僅免瑣尾流離之歎母周氏亦以有子訓育故得遂其柏舟孀志焉然其間寒燈雪案之凄凉飲檗茹荼之孤苦殆有匪夷所堪者矣純

修既長以中官入侍禁帷昌碁繼晉爨儒生三子長天錫復補郡庠弟子員由是書香不斷家聲再振周母旦享年七十乃考終卒以未亾人之身歸祔君之原壤純修孝思無斁重其久而先業遂湮也後世子孫罔知水木根源之如此故丐予論次而爲之銘曰

浮幢幻宅兮天地蘧廬他鄉異國兮夢裏華胥繫維節義兮保爾孫子千秋萬歲兮封是幽居

布水臺集卷第十六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行狀

明天童密雲悟和尚行狀

師諱圓悟號密雲荊谿蔣氏子四歲有成人之度坐若禪思八歲知念佛每至春三二月輒動世間無常之想念尤猛切二十六歲因閱壇經發心參究討明大事因緣二十七歲負薪過山彎突見堆柴有省三十歲弃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白執爨負舂身任衆務不以爲勞獨念己事未明歲月飄忽爲之積憂成

疾三十三歲納僧服矢明此事告傳掩關千日傳雖屢變徵師師固未嘗爽厥玄旨肰傳獨不肯師師亦終不自肯以目前昭昭靈靈一似有物如是者復六載一日偶城歸過銅棺山頂豁肰大悟覺情與無情煥肰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師故常論劑限所悟卽有向上向下最初末後如世尊覩明星初祖弄拈華還有向上事也無還有末後句也無諸方謂埽除悟迹取東坡手忩筆筆忩心爲騐老僧直不謂肰嘗有頌云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息不由悟觸境依然隨事流五祖師翁葬此一著子

如座須彌山圓悟道暫時不在卽不堪良有以也其悟處尅的如此時傳和尚已先入燕都四十歲偕報恩修特往省覲傳見便問老僧離你輩三載還有新會處也無師卽出曰有傳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你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你三十棒師珍重便出一晚同衆侍立次傳曰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卽推攙衆兄弟出衆不從師曰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莫是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嗣是傳故爲師示

以師王迷子之法師亦爲傳縱以後猊返擲之威門外人見方心魂欲奪而傳與師師資相契己超肰情謂之表矣四十二歲告傳還南上天台探禹穴爲周海門陶石簣王墨池所賞識三公皆海內人望復留神空宗有素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益敬服師師後道化闡于海東由三公始也四十六歲傳返龍池師因歸省傳問你到諸方曾見什麼人師以腳打地以手拍膝傳曰你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傳乃撾鼓集衆付師衣拂師堅辭不受傳詰其故師曰待師天季肰後行止聽緣耳復命師

及修入室屬累扶持佛法師卽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傳由是默喜以為可倚以支臨濟也四十九歲傳叅師心器席苫枕凷如器所生者三季五十二歲心器畢衆請繼傳開法乃陞座舉揚號令森肰至若提唱本有指蹤極則皆屛此諸方所未見聞者葢禪宗自宋元以還寖少之庭久已流為傳習卽江西湖南別有商量浩浩匪緜在工夫卽密在話頭列聖綱宗至為繩墨夊盡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天葢假師一掀翻露布洞示眞元後三十季來說法之式駸駸

復返正始者師實啓之自此出世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瑠璃缾撲落粉碎摩尼珠驀面白拈唯餘條條赤手又遭截太升天使倆枯竭無餘擲地金聲不暇回顧直饒乾坤大地艸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棒頭一指靡不結舌亾鋒三賢未曉十聖罔通等妙二覺曝顋龍門更饒佛來祖來不可放過超佛越祖放過不可大矣哉一切衆生之平等寂滅究明幢也住五季百廢具修以故山行道意殊不樂

一日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曰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五十七歲遊匡廬將之衡嶽矣天台諸山削牘迎住古通玄寺茅堂艸座山衲十數輩師為朝參暮請一如坐大寶坊儼臨萬衆無異也五十九歲復遷金粟廣慧寺破屋敗椽始或饘粥不繼居六季遠邇來學如赴名師無作無為而大廈崇成倉堂幾滿萬指初師出龍池夢至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適葢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金粟故有千人井葢荈定云六十五歲復循閩人之請闡法斷際故山曰黃檗者僅五閱月返度嶺而甘

露濕濡蘖萌甲折有男子盲無所見嚮師求示師為開覺其來也扶杖而至其往也掉臂而行矣清漳王大司憲志道亦致書通所得曰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季道場儼肰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肰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為人不惜身命寧使器身失命終不為開第二門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敝漳近有僧歸述六月一日上堂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

何此是向菈菈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合他自見
其㳒施之惠及四衆皆此類六十六歲又應鄮山阿
育王寺先是明州黃司李端伯久參壽昌不羿因赴
春闈小憩匡廬夜坐有省肰開口則礙雖屢激博山
莫太膺至是赴官見師語大驚異因多方請師具道
所以願見之意師乃就之故開堂日指㳒座者便是
司李大護㳒于盧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
衆弃扶起厺也還見麽遂陞二一衆譁言善司李亦脫
肰首肯故爲師作眞贊曰菩薩面夜叉心惡聲流㪚
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

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
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
面相追遁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脚僧會不會喝後一
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大冤秃奴忒殺無慚媿風顚
漢老成魔諸方那箇奈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
德山頭上扃肰師殊無肯可司李之意一回相見必
潑錐痛撥不以檀越作從官少爲假借微獨李也方
侍御震孺謁師天童語及工夫不切實師劈面便掌
方瞿肰汗下遂呈偈曰倚牆靠壁多生迷賺海偷天
似也無劈面原來眞箇熱更從何處說糢糊與王大

司憲之言弃薦得一皆要津把斷寧使生身陷地獄
不將佛㳒當人情師之絕情離識第一相爲人爲若
此也住鄮山三月復爲紳士與司李請住太白名山
當是時師臘旣日高寺規模又極宏大建炎之殿上
干雲日一翰從艸萊中欲斬新扶起師固謙讓未遑
也乃不數季而幻出寶坊飛樓湧殿萬礎千楹崇宏
壯麗冠絕一時肰尤不足以居來學計袂連踵接而
至者極衣冠之國達鞨靡之邦公卿貴人接足頂禮
魋結編髮之君長多自重譯函書問道由是名聞九
重將葺長干大報恩寺纘成祖文皇之緒俾師唱道

留都師以老疾願終林麓再辭不赴識者尤爲歎服
葢師生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可撩起卽行門弟
子有持某宰輔書住某院者師潑痛絕之嘗語學者
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
神色儼肰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
弃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
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罔誓收付有司
恬肰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艸鞵腰包住院厺就
之間輕同學子不爲蚖蛇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
魏國弘基欲爲龍池標師一扁直峻辭謝卻他可知

矣故師住天童十又一季拂衣者三皆爲緇素强留
而止至辛巳季秋幡然出門萬衆挽之不可將比雲
鶴遨遊海天矣爲祁大中丞彪佳與兄駿佳要止別
業故棧絕往來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屨晨
滿如市莫能禁也七十七歲明州宋海憲特遣使迎
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不得已過甬水以天童屬累
宋公雚取道入天台仍住通玄寺通玄山紆路僻澗
肅林寒文頹廢久師旋爲葺理而學者力作攻苦加
諸毆逐有僕隸所不堪者益親依奔赴而至壬孟秋
七日師以衰頓之故竟爾趨寂焉世壽七十七僧臘

四十四六坐道場說法二十六季化溢支那言滿天
下以至日南景慕海外欽風且祠奉爲中興臨濟之
祖矣乃晚季慼世說法者多陷牛迹著說纍數萬言
極論之不己若是其齦齦何也師固曰與之直辨到
底待他開口不得枯竭無餘無可奈何彼自心折而
休矣故彼曰身見則以身見激揚之曰一橛頭則以
一橛頭發揮之曰極麤一棒則以極麤一棒整頓之
或援古德機緣卽折之以古德機緣或攀從上綱宗
卽讞之以從上綱宗或流爲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卽
斷之以世諦言譚紕說繆論唐子元竑有言彼示與

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潑智鳴鐘鼓撼山嶽以相
加遺而師晏然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
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卽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辨智
之夫知此道果不假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頫首
以入爐鞴其知言哉卒之師說出而風聞寰海江湖
閩粵之人雖然飫保社操鉏斧而山邊水邊者莫不
憮然自失願就弟子之列其與師軋者至爲狂詈爲
凶短折爲吐兇紅爛盡眞枯竭無餘無可奈何而大
慈攝受之心師終無間也師凡缾錫所到萬衆喧闐
瞻禮恐後晚居太白奔丞天下如一佛出現室中未

嘗以顏色假人語言文字羅籠學者當門踞坐如西
河師子人與非人驀頭生按又普請煩重廿里河干
不時輸運土木之役率出學人玲瓏岳負薪鳥道嶔
嵜動致頭破足傷而衆等堪忍依止辛苦都忘一時
英靈畢集號曰僧海焉其嗣法弟子受師記莂者自
大溈如學鄧尉法藏以下一十二人過此以往若招
手橫趨闌鞭卽太会凭雲漢以高睞入西山而不還者
未之或知也蓋師生平以眞實心行眞實行悟眞實
道說眞實法化眞實衆方其始貧食力也耕稼陶漁
無不備嘗繼而出家苦爲生死事大歷一十三載窮

神極慮心力俱疲肰後打失從前惺覺情與無情煥肰等現當其煥肰等現之時無復情與無情差別等相矣所以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垂手爲人衆諸學者搬甎運瓦挑土搜石或喊或罵與人詰與物諍固無事而非眞實法門者也復不以言教而以躬親名剎睬若浮雲金帛等諸糞土故凡在及門非甚不才未有不孤芳自封開鑿人天者今一十二人外如四明智遠白雲悟西皋亭智蘊武林寂肰雙林海懷翠巖通喆輩其選也肰則師承夙智悲爲法舟航又奚俟神告朱君䡾上而始定其爲慈受深禪師後身哉崇禎十六季癸未門弟子建塔天童迎師全身歸窆幻智菴之右隴適霖雨經旬泥濘沒骭而道俗哀哀奔送者萬人非師化育之深曷由臻此蓋林公論師以賣薪出家遂傳衣盋有類曹谿求道猛切深徹法源有類高峰以一宗鏡烙空萬法有類永明聖凡彼我等心一睬有類元珪豪貴當前臨機贈掌有類三角至于力爭祖命靡愛厥身旋嵐偃嶽弗震弗懾其黃龍大慧之流亞與崛起尋常中興濟北傾企竊八表芳躅映千秋夫豈偶肰者門人道忞謹狀

開先若昧明和尚行狀

師諱智明字若昧海陵毛氏子也父爲郡小吏沒廣陵故師驅烏廣陵之東隱精舍方數周而都雅白皙眉目如世所画善財者其師愛憐之少不以繩墨制廣陵故豪華多少季日牽引爲鬬雞走狗彈棋六博之事師旣生長任意便與人博輒爭道不讓其人怒欲鼠牙師而窘辱之師大媿畏家有僕善緣得從步日三百里乃挈之遊奮肰登金焦過南徐將蹤迹天下名山大水而問途焉莫宿銀山菴見其從方經營相嘈雜而方來又憧憧不已怪問之曰山門將延三大師講首楞嚴四方英賢戾至子遠近誰里將不爲法來乎師聞而疑信半且曰吾將觀焉且日趨堂司睬門牓一楞嚴必稔前五卷者與牀曆師從未聞經有所謂楞嚴者復卒不得楞嚴經旣而購求乃得楞嚴者誦則晨誦如故誦不終日誦而前五卷者已如建瓴下矣於是竟誦乃大師至至則人人奮厲欣勇見師反感切涕慕淋浪不自禁卒仰天於乎誓如今大師者而師志始由三大師淺焉三大師者雪浪恩和尚也恩辨慧滉漭無涯岈荷其詞河下注則谷陵深高易面況泐名相之石蠹章封句守之隄故當時三宗之學幾明而一世俶儻瑰偉之夫亦罕不揵譽

奮鬣其門恩一尺箠廸之罔假唯愛師超逸雖師愛
如嚮肰恩未嘗不輸壹舁見淵微盋喜海有再授之
經三車負獨聞之說故及門竪義則後至先鳴雖一
時嶄肰見頭角者亦自遜其捷足矣師既綸貫諸部
慧聲日遠則慨肰自命曰嗟乎戒急乘緩止可自利
膺城自守亦不可利人某微大師則溝中斷耳不及
此兼利所以報也吾將爲四戰之國乎乃南丞越北
丞燕納尸羅于雲棲詗禪扉于紫柏旣而聞其徙之
老有善百氏家言漢人魏人開元貞元之體曰堯山
者復躍肰起曰於乎五地聖人習之矣不曰雅思淵

才文中王是不可失于是日夜踰太行瞻伊闕徘徊
伏牛物色其人于古澗寒溜之下卒獲其善者而還
于時則有南郡之命紫柏之輓不得固讓盋作而曰
嗟乎吾所學欲有所用之也用而不蓄將竭久矣吾
欲爲吾用地也夫乃陟匡廬之巔放赦餘聞思泊肰
禪寂者三秊復循山之陽梯空杙險而上百折得所
謂古黃巖者居之又十秊愛其山川秀美且有終焉
之志而星渚都人士則又以開先輓矣當是時玄學
日親四方勸請之命日至言默而道究身隱而名隨
珠媚于川玉潤于山師盋無意也一以慈熖臨之不

猥附合亦不噭絕離故來而畏敬去而慕思久而某
人交子感往眢雖墓之木拱矣如始亾皆師有以致
之也師學始氾濫終渟滀而究則淨極光通如擷奇
探勝者造幽凿出深壑霄肰洞開天際瀕而訴下則
千里一目攬不盈掌盋其所睋者高故其所指者遠
聖言淵博學士俴夷苟非忩筌誰與見諦肰尤厚行
而薄說雖極辨海波翻終則咨嗟感發閒有一座之
間凄惋不勝而去者生平以尸羅爲足禪那爲腹首
楞嚴爲清淨寶目其入匡阜時與三者偕來而黃巖
則自謂于首楞嚴有深證焉所居曰智光者志證也

故敳林有睞楞嚴之稱而學者無異詞師道被東南
因在黃巖緣在楚肰其閒則皆若冉定一眢黃巖有
黃冠者來曰我許氏之苗裔也旌陽讖後八百歲多
得道者與敳林芬同時僊去我師命我當建玄元太
乙之壇于此從徙數十畚鍤俱具師乃禱後山之龍
與之約曰雨我也晴則君讓君我則去矣俄而雲生
剱岫風雨至驟撼山莊雷雹挾屋焉羽人懼曰噫佛
氏之宮也非我有肰師殆非常人矣郢之役陽朔安
居蘄春僧後至度失期閒行甚迫夜宿荒陂有告者
曰睞法師期改矣孟冬八日也我乃其衛法者旣而

夢師陞座服布木蘭色伽黎面黃髮紺如羸蓋佛也及至果然而師衣如夢衣故楚人至今尤敬虔焉其忞燕時僑旅邸有善許負之術者㕔垣聞師聲驚曰此宜擅大名何爲者趨謁則師也結廬而厺早歲孤騫自喜行往一橐中載寂音僧寶傳當山水得意處則出而登哦既又頓足擗膺曰嗟乎我獨不得與此八十一人者同遊哉則又泣復慨然挈之而往窮山絕澗至不能前復又還遇岐路則脫屣占之往往多獲道中歲則精嚴玉立有類清涼軛忽超放又類袁柏泉固疑之莫能測也然覩學子甚詳有擣其室灑

來覲者班其師之下拜之以爲瀆無人師訓立斥之甌之溫嶺來聘享禮有加而無主狀則曰此愓而貨我也貨而可行如我法何摽之使厺其僭大體多此類師挪自襄南終至秣陵中間或荊或吳或甌或越說法三十季大小經論四十餘座四方遺問無虛日身以外無長焉厺來不晨豫意至則行追隨者方啼急而師已莽蒼在望矣崇禎四季夏五以開先殿事遊西昌忽示疾于淨土蘭若六月十日手勒別諸護法狀洎門人弟子遺誡函封己自詣龕室跏趺笑謂衆曰我且試耳遂奄然坐化世壽六十有三僧臘五十有八門弟子奉龕歸開先建墖葬全身于黃石巖之前雙劍峰之下體先志也蓋師每歎此山水麗峰銛文中武外君子哉增人志力居者多得道云於乎師生而孤嬰出家踞涼蕭寺辛苦萬千重以內無訖德外有賞心不自殄滅足矣乃能起勞侶奮行開豎覺者之城休宮止舍莫之與禁當師之隆結軼玄途追亾逐北以紫柏之陵轢無嚴亦曰昧公天授迨其燕坐黃巖山若爲高水若爲深當世仰之若慶雲焉乃晚季喜建霧廟恆暴露于外竟不克願而終何也語曰人能弘道其如命何詎不信哉然馳忞學者三

十季名震公卿間一以遊戲三昧行心如生若死豈曰法傑亦人雄哉師有智光空響諸集行世嗣法門人若干人剃度弟子若干人忞不天依師得度開發蒙昧咨淩于外十數季乃今僅得與于執斧之役忞師行業將放失後學無所考鏡竊閔然不敏章餘論次爲乞銘之狀尚冀有以傳師焉道忞謹狀

故兄知廣西平南縣事文林郎亦采林公行狀

公之先由殷少師得姓世有顯人曰穎爲晉黃門曰茂爲隋右丞相仕于唐曰藻爲江陵府使仕于宋曰萱爲廣州司户仕于元曰詮以解元除評事判瀬自

黃門入閩而子孫守晉安因家晉安司戶值幼帝敵
遷起兵會張世傑討賊卒于軍而子廸因家南海評
事旣遷石壁卒于官葬大麻而子孫因家大麻由大
麻遷新豐里則公始祖八十八者也公諱淳字崇古
曾王父山王父一嵩皆有隱德不仕皇考時慶則詠
詞白沙陳文恭之風薄進取止于庠唯公幼琥學有
能文聲聲藹鬱甚凡十就棘闈弗第卒循資銓選得
廣州司訓凡八載弗遷大吏廉知其能則交章薦稱
遷廣西平南尹政成例得州牧以不能媚權司方拓
索毛吹冀中以旣卒之無纖豪挂議則以不及太官

凡公如此一哉之義命無諂上之容躁進之失蓋公
為諸生時方慨然于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傳而環嶺
以東秉觚牘者則以公文為模範一時貳州牧伯與
薦紳先生之家爭致師席其百里重研趨門下者歲
不止以百數然公卒敎之以孝悌忠信無倦有貴人
子驕公自以為不得不順擯之而後諸生知公意之
所在也則人人刮濯諸凡北面公者皆有懿行可述
其居司訓時念國家承平旣久所在弟子員習浮靡
寡能媚于天子邦家民命之託使萬有一而赫然震
疊之及則屈辱師聖非是乃輯為學之要切于修己

治人者八條日為申儆期與諸生更始平南交夷敵
姦民樂于為訟而贓胥汚吏多行譎盜之方故縱其
首事而招徠之民卒流亾莫有禁禦公則淑問而得
其情哀矜以畏其志納諸禮讓之域示以禍福之門
凡陳嘗葬育之道靡不有志載焉如指諸掌旣而不
獲大用于時則退而居鄉鄉人無少長畏公如父敬
公如師間有舉事過當者則不欲使公有聞旣聞矣
則羞縮屏避踪不敢直曰吾終不可以見長者惟公
邑居抵京國萬里聖天子威霧德化雖外薄四海而
土瘠民貧俗怙固陋忽達識遠見漸靡久之以至仁

之屬義之族不相知問民生之鄙薄風俗之不[illegible]
而公式生其間蓋若有使之者公二十喪父四十喪
母于生計蕭條之日而身孤母寡弟妹方穉公一提
攜奉負以至于長長則擇妻以妻擇夫以嫁凡嫁二
妹為弟再婚焉初弟灝失怙過痛得瘵瘵疾如是者
牀席者連歲月方趨救療則有糊口之累欲行[illegible]
則有內顧之憂出入狼蹌莫與為生公卒多方求善
劑而調攝之如初惟公性恬澹不亟亟于富貴而家
貧親老不忍心遠遊母吳則哀毁疏食而盡其志然
盡其物慮無有不得于心者然終以不獲祿養為憾

每與家人道父妣事未嘗不感愍欷歔泣數行下則謂福輕既重賴先人與庭闈之訓獲有寧宇使子孫知爲學與善足矣曷求焉乃舉祿仕之所入者度足以奉公賦餉歲時其餘悉以分贍族人親友知識置大宗小宗嘗食之田若干畮與食貧亾役之妻子皆有以養而又與人以讓遇物以誠方居東時有虛以告貸者曰我公之鄉人也我本字某名某以某行某役困此需貸公曰是與曰是也則如其所稱之貸而貸之凡負公貸者若而人與若而緡若而歲月旬日公未嘗舉而問焉於乎予行閱天下多矣所睹艸役

令長以官爲威以法爲穽漁獵生民吸肌膚以至于髓既而墨蔵彰聞上官論斥則包苴請託踰巨萬其有彌縫善巧歸獲自公者則恐喝傳丞追呼遞卒輜車繹絡載道涂爛其盈門而至既至則伐鬱近巷以大第居割里人世守桑麻以遒阡陌僕御聲伎雜沓飲食相過從無舊識皆新知苟其賤貧雖朞功厚善妻子轉溝壑不一哀悲賑恤之反非笑焉者皆是也此夫所謂爲盜不操弧矢攻而不用弦刃欺父母未有臯而弑君未伐者方坦坦施施騎從十百出入里閈上先人丘隴自以爲丈夫子生人世得志一時常

如此者聞公之風又何如施顔面邪公生穆宗五年生十九年而補弟子員生二十六年而進廩諸生生四十七年而賜明經進士明經六年而訓司廣州令粵西平南則公六十矣令三年而公歸歸三年而公卒從生至卒僅六十有六年而崇事乎生人之理孝友義讓之道則未可以一二三四指籌而算葢公所得于天者甚厚致力于學問者甚深而又有達觀以大之積憂重慮以淬礪之以至如此其醇且備也竊嘗論之古今人品若范希文之惠族王彥方之式鄉人陽亢宗之心勞撝字道允師儒皆有聖人之一體

而公則似乎具體焉者欤三君子受其豐而公享其嗇故吾于三君子尤獨爲公難公先配孺人何氏早卷止一女繼配梁氏生二子文一女長曰于達邑庠生次曰于逵邑庠生公沒之明年予始歸省姪二子與宗老瀕泣再拜溯輿以請曰日月有時將葬矣唯是碣上之銘無辭以徵史氏唯吾叔言之文余先君子將賴以不朽請狀之噫吾忍狀吾兄哉雖然予忝何自遯固陋使吾兄遂泯滅卒不稱知于天下後世哉因次狀于左以俟立言之君子采擇以傳

布水臺集卷第十六

布水臺集卷第十七

住明州天童寺匡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表

建海印道場啓佛表

伏以眞源湛寂迥絕名相之端慧鑒澄圓本無能所之迹忽因明而起焰生分別之見知俄植境以爲心結攀緣之識想元常汩其至性耽染入自迷流雲布情封哀覺天之難旦星排疑網傷意地之恆昏三界一往無還九居長淪莫出枉受多生苦報總因業對之崢嶸空遺永劫餘殃一本皐華之糾結非仗法流

水洗曷由滌垢除愆恭惟華嚴至教徧焰慈尊報圓十身統十虛以爲體富有萬德極萬行而彌綸澄澄智海波光皎皎秋空月滿坐微塵之刹土主伴同宣轉根本之法輪聖凡共證經自龍宮誦出不殊天鼓之騰音讖從雞足傳來儼若昳光之燭焰昇旨而眞常立復披誠而積垢全消信含生所敬之天允菩薩眞慈之父切念某生當末運忝作人師繼往才疏道有慚于先德開來智短學無補于後昆五篇七聚多違無德而檀膏濫受四攝二嚴素鮮寡修而信敬謬膺知瞶瞶而日脧老冉冉其卒至徙寸衷之鬱結每

中夜以旁皇方思九土悠悠正入猖狂之路更念勞生擾擾茫無解脫之期墮三塗則支分幽裂生五趣亦樂少苦多或饑疫而災逢況刀兵而厄遇肝塗壄艸長爲怨雨愁雲骨亂黃沙盡作征寃殢魄由是涓今月日僧延十衆高流期尅五旬晝夜六旹行道如法精修運虛空廣大之殊心徧週法界陳難說難思之供養出過諸天誦禮華藏玄文依持普賢行願爲此竭誠皈命肅淨壇儀炳智燭以煒煌爇心香而馥鬱恭迎十方常住三寶奉請塵毛八部龍天降現道場證明佛事伏願衆聖遙臨同對王之始坐于霧普

會等正覺之初成重重刹網全彰落落圓音溢聽仍同象王之步再奮師子之威燒香散華猶彼啓明東廟智即滿于初心低頭合掌方之寄位南求因早圓于此日菩薩透龍門以直上聲聞預嘉會而逍遙羣眞之解脫玄門普天共獲慈氏之南中樓閣率土同登業盡有情無復衆生名字地窮空界總爲菩提覺場微願如斯必垂加被

奏疏

應詔陳情疏

浙江寧波府鄞縣太白山天童寺臣僧道忞謹奏爲

恭逢盛典魏闕心懸媿值龍鍾葵丹勢阻勉遵
㳒旨力疾趨程謹攄愚忱伏乞聖慈洞炤事恭惟
皇上陛下誕登覺位示現金輪蕩蕩慈風扇二儀而
布亭毒煌煌睿德御六氣而子蒼生既振尼山之傳
緯樂經禮復弘竺乾之教達本明宗玆葢愍㳒運替
淩之際亟揮佛日金戈將出黔黎昏墊之危特示迷
津覺岸是以紫泥遙降蒲輪下迨于艸萊覺苑弘開
蘭臺重修于漢室葢振古以來于斯為盛而水土餘
生何幸而遭逢者邪維玆六月初九恭承天使到山
齎奉璽書開宣慈旨將以衰朽僧忞躬詣神京濫充
顧問夫踐土茹毛尊親有日車軌書文致後朝宗矧
正㳒垂秋佛祖慧命不翅絲懸
陛下夙記靈山乘願建極于治國齊家偃武修文外
唯孜孜以斯道為己任此葢歷來開創聖主所不謀
而合之盛典綸音雷動八表均榮固不獨僧忞私承
寵眷感慶交集者矣唯是僧忞薄祜眇躬濫芋禪席
穴處嵒棲洊經霜露犬馬殘季不覺六十有四矣頭
白齒豁步履艱難兼山麋埜鶴之性禮數罕修俛奉
命陛見威儀失序拄御案臺之白筆忞辠尤輕改恐
眼目昏重顧咨矛盾冐觸威嚴忞辠豈容擢髮夫皇

仁浩蕩天寶允遂嬾殘之高帝量包荒大觀亦稱道
楷之固忞道微德薄不及二僧固不敢矯飾高節致
方宸命但竊思昌隆盛世英賢間出抱道潛修之彥
可以翊贊皇猷丕揚盛化倘不乏人顧以衰殘無佀
之僧忞濫汚鳳簡聞命之日所以中夜旁皇媿汗交
集莫知所措者也緣奉敕旨敦嚴分難故違以取辠
譴謹遵旨即日就道詣闕矣至僧委係老病支離不
甚長奉龍顏尤乞聖慈矜憫俾犬馬殘生早賜終老
泉石謳詠聖德銜頂無窮矣為此據實上奏不勝翹
禱屏營之至

進天童密雲悟禪師語錄奏章

浙江寧波府鄞縣天童禪寺臣僧道忞謹奏為恭懇
天恩賜將先師語錄入藏以光祖道以茂皇猷事
皇上統承精一。道契眞宗性命之學尤深致意至於
古聖語言有關世道人心者尤必廣布頒行使若見
若聞各達本性方愜
御東眞覺皇之慈心振古希有者矣道忞幸逢盛化
身叨寵遇又每承天眷追念先師賜邀頂相復刻遺
編感恩已渥復敢何求唯是緬念天童先師圓悟生
當末運興振禪宗六坐名山忘軀荷㳒一時提唱機

語皆開鑿人天單明直指曰雖刻布人間但未經入藏恐漸湮沒道忝伏見宋景德季中僧道原所著傳燈錄三十卷頌降入藏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三卷及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亦賜入藏乾道七季僧蘊聞所進大慧禪師宗杲語錄三十卷亦賜入藏元元統二季僧善達密的理所進其師普應國師明本語錄三十卷皆賜入藏此四者人雖異代咸遇淸時道法耿光于今維烈况忝生値昌朝之運躬逢
佛心天子重法之秋誠千載一時奇遇謹披肴件事

例將先師圓悟語錄一十二卷與忝所編季譜六十二帙先經繕寫進呈外伏乞俯鑒微忱下頒
鈞旨賜收入大藏永使流通則正法眼千古長新而願力恩普天均戴者矣爲此冒昧具奏懇賜下部施行忝不勝翹禱待命之至

文疏

烈皇帝天壽聖節疏

象著龍文式昭聖人之首出籌添海屋爰昭化日之舒長體乾健以居貞梅萼先春早放歗陽和而布德妖氛帶雪消融艸木盡勾萌山河齊點首某雲中樊邈化外編民祖服犀顱無與拜颺之典茹毛踐土敢忘庇育之恩是用大集龍象妙轉經王燿帝綱重重無盡之義天恭賁睿筭消犂藏種種難思之界海克壯丕圖欽願帝執其中皇建有極動也時服也士適
帝譽之神靈就如日望如雲等放勳之巍煥垂衣裳而朝萬國在在謳詠春風舞干羽以格有苗人人躋登壽域金甌永固寶曆嘗新

烈皇帝薦嚴疏　甲申仲夏

龍太荊山曾動軒臣之哭天崩杞國每懷伷士之憂况于邦畿統馭之尊萬姓失大明之炤雖籲天以無

路庶訁佛而有靈恭悼某位皇帝身居黃屋心眷蒼黔寅畏一十七季渠渠民瘼饑寒千百億國惴惴厥衷破格求人寧忘垂磻釣叟轉環從善不辠折檻朱雲後宮無拙地之裳儉率之風令可月著尚衣有未明之詔足蹈之德史可日書方冀蠻夷貊狄之邦咸歸至化詎難艸木昆蟲之類盡沐恩波乃天地不仁黔黎寡福一旦潢池盜弄九廟業矣震驚彼兩堂輿虎生百神居朕罔主夜臺幽邃胡薤露之易晞玄路迢遙忽雲車其旣遠鳳闕崩頹於暴雨悲潑努秀之謌瓊支逆折乎飄風怨切黍離之歎月明故國觴人

回首何堪綠黯芳郊埜老傷心倍甚僧某道遊方外迹寄寰中仰五嶽拔地之雄光華猶笤緬長松擎霄之勢忠節自慚敬仗佛光嚴資僊馭伏願夢破大槐國裏眉豁彌勒樓青刹海壞成踪等秋林之落葉世緣聚散悟同過眼之流雲千聖不攜亡霧曷重處處爲人作主頭頭本地風光

告伽藍疏

穴復霧鷚審骨身之具在江浮瑞像知蓮社之將興明珠再至常聞故鼎反來非一。况濯濯厥靈有赫皇皇陰翊無私祖合當行敢託風雲之會聖慈易格願昭艸莽之誠惟玆廣潤道場向有巨鏞千石聲傳空谷疎疎清梵夕聯響徹九幽落落蟄闈晨啓盡謂藏山之必固詎同瓦缶輕捐誰知有力而夜逐幾隨凶鋒銷鑠幸山靈之有在致魔燄之徙張赤海無故波騰洪音自玆淵默乘潮泛汐婆娑海客時逢舞浪翻風出沒漁舟競見無亦三閭之戀楚殆將宗國難忘故非伍子以沈江寧有忠魂不化恭惟神聰親承智者密挈冥權入夢丹宸早看地轉天回佛日尚懸金鏡裏揚靈海甸何吝神輸鬼運鯨音還奮月樓中繇是敬獻蘋蘩仰咨天聽伏願不辭弘力速起沈淪再

扇雄風傳金聲于覺苑重挑慧炬震師吼於石城見聞增希有之思圓通徧周法界竦用起瑞雲之色廣潤普及含生地獄停酸三塗息苦

募楞嚴方冊藏經疏

黛抹千山者春也道如春而瀰湧宇宙潛行大地者水也道如水而觸處逢源黃華盡顯眞如奚翅五天之祕誥燕子潑譚實相況乎三藏之玄文所以圓覺經也豁圭峰之慧目十明論也洞郃武之見元安公之句破楞嚴良有以矣無盡之病回摩詰豈徒然哉太白名山天童寺者寰中巨刹冠世寶坊負海而消萬派之聲臨台而止千峰之勢風來水面池波動朱藻之文月到天心品腹剖玲瓏之竅繞戶駢羸排闥敷宣則羣象發揮啓檻碧漢當軒燕坐則諸天寂聽顧鷲峰其未沫方畢盋以何殊旃檀林長旃檀伊蘭絕蔕師子衆隨師子埜豜潛蹤綠疎青瑣樓臺基布星分殿閣乃南宮之琅函半蠹北闕之玉軸未頒與其遠莫致夫帝闍貝多重複曷若近易爲于檇李方冊裝潢披展几窻明淨之青。一任鑽穿故紙了殘星月交光之下不妨看透牛皮壯我雲巒之觀起玆烟巒之色功德輸於智者山川有待其人

霧峰修造疏

見刹發於一莖茅上非功力之能加撮大地於纖粒粟中貴當人之自信布髮果吉祥有地插標豈大智無人句章五磊名山海上霧峰古寺丹嵒戛漢碧嶂麥雲象王舒廻顧之容橫開寶刹師子踞盤空之勢力扞精藍百晦春田邁種霧苗獨秀萬株行對衝霄逸翮常棲石城岡千尋壯雉堞之雄攬海狂風吹不入梅華徑廿里延妙嚴之路衆香佛國步無差徘徊峻水嚴蓊彷彿天河之下降徙倚白龍潭上依稀玉甲之開明暫顏削出崇閎既門牆而岏岏密護周遭衮郭亦關鎖其重重屐矣小有之天允也應眞之堀但笞本袈裟院子蜂房蹬室寧曰一擦以維新適今改龍象禪蕿容與趦遥庶幾夏張而文舊打開毗邪離庫藏全憑木上座神通平鋪給孤獨黃金只在須達翁揮霍空中樓閣會看紙上飛來物外乾坤有冀筆鐵點出、

道場山募建法堂疏

妙善法堂說詃塵刹普允明殿含受十虛團圝四角六張。一晦三蛇九鼠是以色身三昧紅鱗偕翠羽齊彰根本法輪水鳥合對林共轉肰覺地如如不動昧

者恆多道場起倒相隨時人罔測苟不當機擊扣誰堪直下知歸所貴玉宇瓊樓不被莖茅蓋卻百萬億莊嚴還他兜率宮中本有庶幾華幢寶座儼肰特地斬新須彌盧高廣無俟燈王國裏遂來鳴鼉鼓響鯨鐘南山雲下北山雨會看紅爐飛彩鳳輥木毬橫雪刃牛頭沒公馬面囘直教鐵鋸舞三臺欲祈此話大行夏冀知音賡和

茅竹園菴募僧田疏

風霜埜坫出家兒況味蕭蕭烟水百城禪和子行蹤落落大地上孤征而弔景唯有古路之橫開夕陽中獨偶以誰諧無奈苒郵之不搆逢人青眼少莫定晨烟問路白雲多難期夜火化城如可廢寶所孰與歸東出緱江菴名茅竹者門當孔道路透長安既四通八達之途亦九峰三台之徑以故參玄上士雲擁而來絕學高人川趨以赴雖僧空不肰旅泊乃佛土亦有郵亭單安一宿之寮人人大歇盍貯千家之飯箇箇飽餐庶榔標橫擔透青山而直入倬軍持攜去傾白月以歸池長者發大心且喜布金有地檀那出隻手何怕獻珠無門百劫種良因莫當面錯過一薢園福果直舒臂搴將矣

募建東山翼善禪寺大雄寶殿疏

遡征來布塞孫綝勸景帝以停騶張晏在東山玄石為蒼生而起臥亂落一天華雨傳寶誌之弘譚開經幾度薔薇記青蓮之再至龍蟠虎踞地旣盡極南天鳳翥鸞翔人亦高齊北斗所以英標代稱俊彥清梵世擅名緇考園林則東晉實崇稽宮舘則六朝最著金繩開覺路淨名偕翼善同芳寶筏度迷川慈祖共瑄翁迭駕遡當年之壯麗奎煥天章問此日之傾頹災傷舞馬殃桀除相禪物有盛而必衰消長循環運無往而不復充國黃金埮現讖符正法當興合同船

子謌還驗在機緣適轃欽承祖德仗庇佛光莖艸拈來會有覽于之出手藏金傾布寧無須達之與心重增禪祉徽聲再起山川瑞色庶東吳勝事咫尺非遙將江左風流幾希不遠矣于旹天童八葉孫道忞因大咸咸子之發祥感能悟一公之高舉忝在見聞隨喜之下益生歡喜贊歎之心乃為之重復殿勸合十指爪而說偈言偈曰何年翼善燬琳宮遽爾與心問祝融願大因之忩費浩思滚益自增悲恫化城幻出尋常事寶所追還葢代功佇看神輸兼鬼運九天移下玉樓崇

梁皇寺募修佛殿疏

法菩提場含霧共託寶莊嚴刹衆福攸基所貴起廢興維新始免七零而八落橫一梁承一柱霧利底不妨點著知歸錐頭利鑿頭方慧心人斯解看孔著楔果眼親兼手辦將玉轉自珠回鉏斧揮時散櫟朽樗皆大用泥牛呫處鈍輒頑石悉翻身肰廣廈非獨木所支淨業須羣緣共結布地黃金剛始諾本一念以承當六天宮殿欻肰成恣千生而受用冥報捷於響應智者宜善知時欲廣見聞重宣短偈偈曰曾聞一笠葢金身報得梁皇信有因風雨活埋幾代寺還將

功德報同人

寶慶院募緣疏

縛三條篾住山時因道泰傾萬斛廩惠施義出豊年苟能施難施之財頓教黃金滿世果若住無住之處何妨我國晏肰寶慶南公者緇田嘉穗法網逸鱗早侍諸方曾染五味禪指晚趨太白飽喫三頓獰拳顯老之典客十秋囊錐始露會翁之監司再稔香袖時飄聿來金地之招爰點江陵之首肉山傾置淨缾不謾踢翻胡亂由他鹽醬隨時打發金彈換渠泥彈子尚乏百丈之田飯桶空呈漆桶邊若作金牛之舞薄

剫嶺雲片片猶然千古意分明細切春雨絲絲終覺一堂風冷澹欲索廬陵米價乞開盧至慳囊

臨海新興法輪寺募緣疏

佛日將頹法輪竟埋於荒艸梵宮再闢福田廣植乎檀林明堂夙雖插詹香積塵仍封甑口鞘天囊挂壁罄縣無底盎盂虛以往實以歸空丞百城雲水冷竃勝於熱者緩急攸分饑食易爲飽餐懷仰自切但能割寡涓滴滙成巨流況復衆多修羅飲皆滿腹閻浮王有天下無憂之受報何崇供養初由掬沙童子之往因不遠君其善聽我匪謏言

施茶疏

趁餤之鹿每踰歎於有道聖人喘午之牛恆見問於至仁君子兄肩摩轂擊之會當流金爍石之秋蒸氣則成雲揮汗且成雨望梅止渴譚院之機智徙聞偕手行拳趙老之風規具在從鼻入從口入總與八字打開有神通沒神通切忌當面錯過果見微甘回齒頰七盌詎云多直得毛孔散生平通身方慶快覺來襲兩腋須知下載有淸風拈出本尋常誰道南方無者箇攪長河爲酥酪盡在山僧杓柄頭變大地作黃金還他長者阿堵裏大家各出手共結利生緣

啓

復平若陳侍御啓 諱朝輔

譚不二之宗雖資舅殊敲唱遂燈王之座還他摩詰神通道不虛行法寧孤起恭惟門下儒門師匠白社金湯示見宰官之身本受靈山之屬念先師有未了公案俾不弃更斬新例條爰惠德音式頒佳貺但某罷駕下駟粥飯嘗行坐斷太白峰頭終慙先德劃開玲瓏嵒面且付當人肅候來旌恭還趙璧

壽寶慶南禪師五十啓

伏審歲忝五分臘更二毛孔生亶知命於當年遽子亦寡非于此日秋鮑之桂薑益烈性自生然歲寒之松柏後凋質惟天賦恭以某師明珠象荷寶鑑親持願海宏深乘大悲而示見慧光高燭騰金日以流輝袪同鏡水俱澂方趦徹而兩彊不下意並長天共遠匹杭標而二妙難分衣挂千頃之雲氊毺固以久落頭挨大梅之雪眞實爲之再芟南陽之蛇虎無瞋嶽頂之松妖不作卻儼書于夢裏寵辱何驚迷華鳥于喦前玄微亦蕩然口有碑而衆豎薮林戶說勞勛堂不開而道尊保社人仰山斗允惟法壇之傑誕作緇侶之雄某忠告早叨曾沾濡于河潤勛勳繼受況分

焰於鄉先加以稟合司人王復悲傷宛莫盼庭柯之
頹落渙自奏其贍膏六之鬱葱借生晞躍老成欣其
尚在矩矱謚所依存敬獻已章敢式詞而且舞載賡
封祝盍拜手以颺言

請天目湛師作錫磨啓

瞻風日久幸託鄉先憂承接塵之歡敬冒居尊之辱
但君子雖成人之美上賢亦有法爲心是故金粟如
來恆預迦文之會妙先大士敬白摩竭之雜況叢林
夢其如風太社居若槀卵者哉惟茲孟夏將屆安居
有事般若真宗一音尸羅淨學五部雜波羅爲師首
人天盼精祕以鶴冕伏願按下千尺雲頭敷我一潭
苹雨儼然霧山再見庶幾昇莊重與所有微幣敬呈
別幅

銘

默齋銘 有序

毗陵雙白王居士遊方之外徧參海內諸尊宿其
有道之士乎然而肝腸雪皎意氣虹高往往路見
不平未免拔劍相救當濟洞之有煩言也居士則
日掉三寸舌爲之和會盡心調燮精力亦幾頓矣
事竣乃得訪予邗上相從兩月予智識暗短于世
出世間無所置喙所不能刻地埽除者唯一日兩
食而已居士于是廢然自返坐忘睬聽內心無言
忽恍然有造于離四句絕百非之域焉因[illegible]其默
齋且請銘故爲之製詞曰

齋固有本非功莊嚴備萬德充泯表裏絕邊中虛非
倚包太空六窻啓九類同羣相得恣融動而主宰
祖嘗靡因以辨來風心回竭意技窮智莫測識可[illegible]
所以黜毗邪翁唯一默喧羣宗

愼獨居銘 有序

汪君中符孝義敦仁果毅以信始幾[illegible]
不侵爲然諾者也今行年且五十矣自以少年意
氣壯復豪矜行多忤于物理灑痛悔非知卻不[illegible]
尤虞後過寡而未能乃揭愼獨而爲居室法焉時
以自警抑將顯維謨承維烈繼序思不忘肖于是
爲之銘曰

於穆道眞維人之轂離道眛眞人車斯覆需漸[illegible]天
意馬奔馳惟情是征與物爲逐暗室可詠明庭有
昧欺人己安所顧復維彼哲人學非干祿克己存誠
愼爾幽獨指嚴十手睎虞十目發合中和還眞返樸
天地迴高萬有殊族德化霧流以位以育乃知道眞

不行而速褎布彌綸如春滿谷矧伊象賢敎之式穀
如臨濬淵如集于木猗嗟汪君爾居不黷善甚至哉
介爾景福

大鍋銘

西江口吸五熱身膺智愚仰給凡聖恭承絕滲絕漏
日昇月恒出無盡食飽五湖僧

雲版銘

殿閣風微雁堂寂寂三令既申水雲普集金牛起舞
甘贅下食眴目揚眉令儀令色法社千秋欽承遺則

硯銘

方嶽貢玉帛徵陪莊卷件青燈贊與處聖與朋爾作
則永爲程兮
褏大璞吐華英君斯正浥斯清爾弃兮聖賢隱伏爾
出也天下文明夫是之謂山翁老石交而突世稱同
盟也
枕青山漱流泉出輔世育才賢文而質靜而專宏爾
壽萬斯季

右丞硯銘爲子和堅禪人作

磨不磷涅不淄天寶玩出明時王摩詰老幻師咸珍
蓄濬妙思爾子和復有之於乎神物兮不詭隨自兮
伊始兮永受持

提詞

宗門崇行錄提詞有序

宗門崇行錄者爲祁仲子季超所集仲子生華膴
有曠識其於功名富貴猶掇之也當神廟臨御萬
方時四夷百蠻罔不賓從乃聞樂審音郎如南風
不競於是遡邪谿之上流樂平原之膴膴受壽山
舍而居雜石皆爵餐霞味道因得廣讀諸禪典見
其言其行足以發藥當世者彙成是書業問序於
先老人矣後復釐爲十門謬余於老人之門爲有

若之似遂以提詞見屬顧余內炤生平自審歧於
鏡臨嫫母顏若之何余不敢請辭焉去秋復遂書
再督辭不獲免乃褎卷從事訂其定行輒綴於是
門之右門五章章四句

直心

佛法源海語心爲宗心月孤圓萬法先通由心虛僞
四生流轉況復祖關濬固幽遠雲失鳥巢月迷津渡
神有所昏智有所瞀皇皇先達胡征遂克揆厥所由
惟心質直以質直故慧沼漪漣是故道人之心其直
如弦

密保

孔規時習湯儆日新淑人君子懷憂終身吹毛利矣
用了須磨於皇烈祖訓也如何洞明空劫盡卻今時
道未勝習胡不古師乃作乃輟或存或亾豁達致慨
莽蕩招殃纍成山於增簣壁及衣而反裳

厲操

造道惟勤近仁以毅凡百有成伊誰自既傳衣迦葉
苦行頭陀浛航終古載其恩波如何我人便安是規
夫豈無說聖諦不爲恐落階級聊以徜徉水漲船高
在理何妨行解相應趨然曰祖予何言哉請觀乎古

聹養

尺蠖之屈申不趦趄蒼松耐雪千齡斯拔其拔維何
濯濯霧柯上干雲日下覆青蘿罷大成晚早用匪福
道亦猶然寧惟物獨欲隱彌露欲葢彌章非厚於天
果熟自香幸而獲售終喧物論所以至人遯世無悶

高風

霧山佛浛付屬王臣彼交匪紆翳惟道御既徇吾道
式降厥尊褻然㐌護浛以永存歔嗟末季亦孔之羞
引首低眉罄折公侯胡甘而辱爰惡所守冒利沽名
德不增舊麟遊霧時鳳翔天外我之懷矣於焉有在

清節

四大苦本貪欲爲因沙門釋子自古稱貧日中一食
尌下一宿鶴尌終譚云胡致告世情麗都道味脩然
務道于華掘地覓天在昔尼丘會中之叟飯蔬飲水
樂亦忘憂雲霄目睞佛祖飛埃毀形守志予何人哉

雅量

仲父之功匡王定霸器小來譏神有所詑刻雕衆形
澤及萬世予之佗矣何仁何義乃涉境風得器交嬰
顔徵于色詞發乎聲寧乖浛體亦啓紛拏勿謂小疵
己是大瑕地覆天翻我亦只寧何以致之行庭無人

厚德

提婆推山訶利割截左割右塗等心而挐衆人不請
友而安之於乎佛乎何悲而慈比丘師佛當師佛心
況忍報復怨害相尋修己小嫌忘佛大悲鬚髮染衣
抑復何爲爰有至人海函山育表此用箴波旬之族

愼微

破頭往矣華鳥迸迹供來諸天洞山是斥功猶不綴
過何可嬰內省無惡君子維行尸居淵默雷聲龍見
微乎忽乎矚我如電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貴其貞顔
恆無變易一微涉境勢就頹山小德出入終踰大閑

無我

乘別大小飲水分河宗岐南北入室操戈調御善調難調我執盧醫拱手膏肓病入我病入矣寓瞹微霄識且不達見何能踰須彌之高大地之廣睞彼虛空終焉悵惘以空無象萬象兊吞善甚至哉空獨爲尊

蘭譜題辭爲瑞先居士作

茂叔愛蓮淵明嗜菊我敬蘭卿獨生幽谷風雪餐冬煙霞味足吐而爲芳聞者神穆葉挺太阿華孳玉燭安得君王式卿嘉穀燭焰民巖劒誅佞族皇路清夷受天百祿

布水臺集卷第十八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贊一

釋迦文佛

淨智莊嚴百福身出生功德廣難陳譚偏為鑒人天眼示實還宣上玅輪千聖萬靈蒙汰澤十方三世入陶鈞願同含識常稽首百福莊嚴淨汰身

出山相

耐盡青山雪夜寒捏沙誰信不成團眼睛突出明星後海闊天高地覓寬旦起步躡芔灣春色武陵看不盡桃華何愛到人間

靈山分衛圖

執應量器著布衲衣周行分衛滿盋而歸使舍衛沙者種輪王之福俾施弃審者獲來世之貲愍含生之薄祜示七佛之軌儀默而為矩動則成規日用飲食佑我素緇稽首世雄眞大導師

顧氏繡佛

金鍼誰約玉絲輕幻出慈容妙德人桂魄圓時千界月華枝動處萬家春休疑晃晃非眞見須信塵塵盡汰身諸數從來曾未墮青青園鐸又開鈞

無量壽佛

至化宣流龍猛歸神於後淨幢高揭徧吉祈往乎芔益莫大願洪慈固羣宗之所推遜抑淪肌浹髓與此方有莫解之深緣不則夫豈無瑠璃光王之熾盛又豈無勝蓮華國土之長季而窮販下邑販夫竈婦卒莫知戴焉者何也噫六字洪名下清珠於五濁濆流之水十聲寶號徹眞覺於含生八識之田雜毒攪成甘露海娑婆摶作四禪天此則無量壽佛之所獨維其脈者也

孔雀明王佛

靈符曾驗雪山陽妙道今頭辟萬殃七佛同音為證據千魔共攝顯眞常酬因立解多生結愈病還將沒藥方稽首慈威能普濟有誰得似大明王

藥師佛

因源既遠果海今彰富眞汰藥為大醫王深慈莫測至德難量光流汰界惠被十方聞名憶念脫苦銷殃如炙得佩返魂之香願空為口歷劫贊揚覺諸含識咸就嚮將

布袋和尚

晴雨占雙屐大千包口袋逢人乞箇錢天宮都不愛

一笑胡盧天地終合口不知何季代問伊是聖是凡邪得恁無絓礙之無礙咦龍華三會轉頭來未必如今扠自在

三教圖

圓無上覺證極眞空揚聲火宅喚出羣蒙孔敦仁義聃貴虛冲化分迦葉迹現儒童江海川流潢廣雖異日月星宿麗天則同全眞道玅衞世儒鴻十方調御誰與嬔隆三皇遜聖五帝推功范范三界王有大雄

三大士同幢

稽首最勝圜聞大士七佛之師毘盧長子山從水至

且休論以何因緣故集此如我智觀大士身慧目悲胷願力趾同門出入舊冤家狹路相逢那得避行行坐立共儼朕日用勞生詎不爾縈與無盡諸身雲華支搖曳春風裏若將高下論渠儂拈得鼻頭失卻鼻咄

觀音大士

大士玅色身非色而色說體同眞法界對現等一切譬如十方國悉依空布列空雖平等入不起復不滅又如淨月輪一印千江徹濁濟則不彰自與淨輪絕澂濁固云殊等焰無差別是故我稽首敬禮大士月

證法圓通隨心自在拈起淨缾傾江倒海滔滔汩汩紅蓮迸出善逝何來塵壞皆佛

大悲爲體玅智爲胷青山爲髮紺海爲瞳月景千谿印春容萬卉充塵塵三昧裏法法圓通中甘露慧缾常瀉注大千流潤澤無窮梵相垂髮執缾瀉水如注

洞觀無際虉目塵勞躡紅蓮兮一瓣麦萬頃兮滔滔登顯神通來海上將接盲龜入夜瀨紅蓮一瓣承足立大海中波浪如山

綠楊景裏現慈容偏界誰知月滿空欲矚圓通眞戶牖鳥啼華叓笑春風

大士常居五蘊山勞生著意夢中攀十叓打盡南柯曉處處鳥鳴春尌間春尌鳴不須尋好看家家觀世音

悲容藹藹慈意湛湛油雲敷漢秋月印潭有美童子自遠趨參大士無說孰審指南菡萏青荷兩兩琅玕紫玉三三根塵解互相爲用聲自默兮色自譚

論劫橫身生死海爲憐昏墊入迷流悲繒密布縵天網願餌長垂萬里鉤化被魚龍知捧足喚將人世不回頭艤航空載蘆華月彼岸非遙孰上舟褰裳跣足孑立鼇背

不修匪思不波匪相三際剎那大千一葉

支頤坐瓣蓮中

小汎慈舟一葉蓮橫身業海任推遷衆生魚撮知何限千界洪波片月圓

瓣蓮浮海一月印波中

萬別千差觀自在底觀貝葉費神多衆生想實難調治館盡醫方沒奈何咄彼自無瘡休剜肉大家靜處薩婆訶

趺坐低首捧觀貝葉修多羅

非心非色而天而人如摩尼映如聞性均含生縛著根塵留礙大士圓證手眼通身紅輪一等無私焰白晝生涯萬井營

何來大士轍高踞海濤中山本無鼇戴蓮從臘月紅入流因忘所即礙返諸通豈學小乘侶安禪制毒龍

平菴李居士命工手繪大士相立己於旁稽首作禮願言攝受因其乞贊爲之題曰

無緣慈力等赴羣機妙應分身徧周天下蛤蜊勸王金沙嫁馬鬼面神頭千變萬化四生爲銅法界爲冶鼓鑄含霛一眞陶瀉予懷明德有若長夏識驰載驅何以並駕水湶船高泥多佛大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魚籃觀音

愛河千尺輥閻浮抛下雲山擲玉鉤風澹蕩雨綢繆但見紅鱗翻掌上誰知活賣刄貓頭喫一棜金沙灘上艸季季綠暗芳州何似綸竿罷卻休魚行肉市賣風流若箇行家識貨讎高價縱饒馬氏著香魂還惹幾生愁欲鉤頭幻百千嬌聚沫何人識電楞金鎖骨從橫柳標海門日捲碧天潮

石崕倒挂觀音

立準王連州請

赴感殷勤爲解縣春風衮倚幾經季似攫魚龍鵬劈海如分景焰月臨川縣崕撒手忘偏正入市垂鉤任倒顛休因相異生諸見耳色眼聲在處圜

舍利塲觀音大士

觀身實相太虛同圓舍利何來空杲纍肰大士貯存愍我攀緣敬禮無所用福多千

文殊大士

敬禮文殊大智士說法無畏善師貼入塵入剎布身雲佛佛會中揚法化福城寧指善財參列聖菩提由挧發根熟閻浮處處逢如地掘泉泉沸冽當知含生智亦爾隨順無明覆諸有無明不順卽智光皎潔圜明無欠剩大士本以智爲身我智文殊智體同智同何處覓文殊大智文殊亦彊名

血書曼殊大士

非心非色謗疑猜權號文殊玅辨才襯足紅蓮隨地涌印空寶座自天開狻猊聲呫千魔怖智劒光芒萬堊摧透體紫霞光飲日儼從金色界中來

普賢大士

萬行分披願海重象王行處疾驅風身雲彌布難思界毛孔中含一太空智似文殊稍共轍慧如普眼謗句瞳百城參見吾師後春盡落華滿地紅

普賢洗象圖

塵塵剎網行交羅象步崩騰許孰過透體明豪還洗刷吹毛用了急須磨

寒山拾得玩月圖

一輪秋月印晴川闔國同看此夜圓最是心光長皎潔塵勞終古掩人天寒山子實堪憐欲言言不得無物可為詮同人共指高空上星稀河澹露娟娟笑落淸霜滿大千

十八應真大士

髡士膚敏覺王翊贊力拯生死河平陟涅槃岍蜉蝣天地曾無一漚之當情旦莫古今寧有諸緣之在肝遊佛國而如閒步大千其若誕為福人天入闍藍不

圖流作丹青看

杜鵑聲裏急回轀那顧天涯太路長金鐙敲殘千嶂月馬蹄踢破萬谿霜還鄉曲唱無生調離夢人登解脫牀一副骨頭華十八至今擲作玉鏗鏘

風燈脆命泡沫虛骸勞生顧念自討安排嚋放身心山邊水涯況能唾弃知為骶階靡愛而親孰憎而乖天龍供獻猛獸屖柴泯朕自盡一種平懷我贊大士真漚模楷

三羅漢贊 一尊者指端見塔倚二尊者坐而觀之

三界長辭永不干大千贏得掌中觀如雲似鶴翔天外閒坐松陰鮮石盤黃金塔涌指端玩弄神通也太難為問海山無事客霧山拈出底顢頇臨機請下一語看

菩提達磨大士

辛苦萬千來大漠唐言不會卻徒勞饒詞易對黃金闕空腹難遊君子皋落賺魏邦贏有履平欺梁國適無豪度迷好意聊相問若箇臨卷哭馬槽

迢迢十萬西來遠一物無將兩袖空三拜許他人得髓由來齒缺不關風

鳳凰臺上遭攙出少室嵒前受毒潑行道不辭獰惡

世爲人徹底祖師心
面皮鐵作石爲肝九載憨憨著壁觀究竟心原無可
覓何曾有恙爲人安

折蘆渡江

南熏奏罷下龍樓浦口蘆葦正點秋黏天浪打石頭
謗誇一葉等輕舟按雲解接梁天子萬里長江應倒
流
月籠丹桂天階遠霜老碧蘆玉浪平五葉芳聯棲洛
後雲臺何似釣臺嶸
燕子磯頭暗折蘆蕭公明放老臊胡長江把斷如天
塹入地有謀落半途
大江東去如飛箭萬頃洪濤一葦航何事迅流能截
斷不將一語羿君王
不須涉險太儦儦嚙鏃機誰過老蕭寄語折蘆江上
客野狐久己混金毛
一語參差別鳳城君王不顧肯循人蘆葦愁對西風
語尤愴當年太魏塵

面壁達磨大士

坐斷千尋崕壁立洪音落落似雷宣雪庭徙覓安心
詖肋下無人築老拳何賺誤鐕流傳九年漏洩春光

盡剛被人呼壁觀禪

千歲寶掌

跨出虛空得自由人間有願住千秋竺乾汗漫如雲
度震旦蹁躚似鶴遊大士傳心逢少室南天建刹樂
佳丘至今明覺山前過弔古因師起暮愁

濟顛羅漢

布帒定光之亞侶寒山拾得之同流翩翩雲外孤鶴
汎汎海中渡鷗嬾修八定兮秦封不管耿處四禪兮
漢地難收祇贏得布衫零鶻臭扇子破犀牛浪迹湖
山南北寺倒騎驢子上揚州

黃梅五祖忍大師

钁頭拋下得幾春亟亟圖將舊願伸似你不知爺姓
氏青松曾見兩生人

天童開山義興禪師

摩騰始漢達磨未東不有神道孰警聵聾六環飛舉
帝座冥通剏開終古般若禪鼓千燈焰夜百蟄驚蒙
飲師之澤與山無窮

趙州八十行腳圖

拋卻雲山千古寺艸鞋不住丞諸方上門上戶敲人
急倒嶽傾湫探水恡語似寒泉甘亦苦機如劈箭利

還疆蕺林在處遭塗毒何日孤鈴倚艸堂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禪將魁千五百儔刹竿低歇建炎秋玄爐血鮮烹羣象古岍星排下玉鉤試巧天孫繅帝錦觸機三峽倒洪流川勤父子猶推讓震旦何人出一頭

雲棲蓮池宏大士

餖飣百氏醞釀諸宗卽禪爲淨六義三從有聲其默有儼其容金相玉式德鳳仁龍甘露法雨旃檀香風披之拂之以翼以通孔門迦葉釋氏儒童焰明末季光於大雄

紫柏達觀可大師

秉慧劒操智橦金剛燄般若鋒開覺路復禪燈流藏典惠顓蒙精貫日氣吞虹佛幢震魔膽恍道大難容堪忍世千秋法祉想英風

憨山清大師

千經萬論若帝綱之羅胃諸子百家彷天河之注腹思抽蠶繭兮錦繡盈筐筆灑鮫人兮珠璣滿斛所以才大動公卿名高招謗讟冠巾說法兮不殊大慧之謫貶梅陽垂老還初兮有類寂音之流離瘴曲然而玉骨曾埋雪窖堅踰金剛那伽坐斷谿聲閒然空谷

故能生當憂患雖刀鋸在前恬不干懷矧留色身郎幾經泉壤瞽谿仍復夫豈欲聯鑣盧老冀垂百世之餘芳盍庶幾乘願而來殆將顯化嶺南無佛性之髡族乎

幻也佛慧老人

髻抹秦山之黛衣飄鏡水之瀲登華頂而一笑披袪聲傳松谷入皇都而心華朗耀燄續寶燈胷富千章錦繡門堆三尺寒冰清風作伴明月爲朋九十春光趺坐裏高蹤有數大明僧

壽昌無明經禪師

仍西竺而再來後雄峰而繼躅徹底流通大好山雲根斸斷巨鼇足師王奮迅兮高揭精進之幢金翅崩騰兮澒攫魚龍之族木馬雲中贈鐵鞭石人幽後抽金鏃玄音唱絕兮先鳴慧炬光微兮徑續此所以風高韻逸法祉景仰先刑道大德全人天戴爲眼目者也

雲門湛然澄禪師

發自幽潛有類瞽谿之奮迹爽然光顯實同投子之鷹揚憨玄學日以怠弛也則爲之二嚴俱競悵蹄涔羣而溺陷也則爲之宗說並張敎海誰云多所淹貫

機絲元不挂乎梭腸夫是以甄陶凡聖折節侯王廓
禪關于己圯起大法于將亾人天譽之而不加勸佛
祖非之而不仆僵豈僅曰廣無心之哆哆㖿㖿端師
子之踽踽凉凉而師固踵其躅襲其芳哉

博山無異來禪師

寶鏡當天霧鋒焰雪伐諸知見稠林盡彼盤根錯節
恣入理以深譚極門庭之施設道大而允人尊而傑
忝彌天雲水鶩集川趨傾四海鴻儒誠投嫚折皓月
時臨天界來沛肰莫禦江河凌噫化龍門能截冥點
下錦鱗百億梢敎渠頭角自擎揭

天童密老人雲門湛和尚同幢子穀居士侍旁

牙如劒對口如盆並化閻浮只二尊洞示眞元高太
白聊通一線大雲門忠懷論道思先哲飲水分河憎
後昆獨有毗邪泯四相等心擁護奉朝昏

密老人語風信雪竇雲泊山僧同幢禪者繪而乞
題

義與法窟吾師振二覺洪規我弟還法鼓不鳴今霆
蟄千秋大業孰與攀語風不事藂林事浩浩清風扇
宇寰衲被蒙頭都不會嗟余何德動宸顏山一曲水
一彎班荆坐對意閒閒鼻孔大都頭向下鶴長鳧短

幾多般迦葉富釋迦慳父有重牙子無齒捏沙終是
不成團

雲門雪嶠信老人

示生三佛地寄迹梵王家三字古雲門豁開雙眼一
株無影對爍發心華不打禾山鼓不擎祕魔叉口驅
雷公電母手握寶鏡霧蛇無泉大道之怪神偏饒風
韻有皓布裩之瀟散更富煙霞舉頭天外獨汎玄槎
何人兮夸父敢託兮後車咦風卷閒雲歸洞口水和
明月去天涯

不禪而定不思而玄不推敲而詞霏玉屑不臨摹而
墨妙雲煙衣飄飄以霞舉首矯矯而鶴侖其隨也性
其動也天更有高蹤難步武邈將生死等郵傳
紙上山河曾厭殺翻將海底見青天等閒跳上虛空
背罵雨訶風只是顛

天馬駒玉麒麟平趨師子步踽踽象王行風虓一蹴
瑤階碎雲葉紛紛落有聲攬轡誰堪其遠征咦不可
見面只可聞名

受業開先若昧和尚

雲扃一自鎖黃巖百尺猶看手植杉休論道聲喧海
嶽藂林戸說昧楞嚴

雪浪堆中騰躍出生獰頭角邁同儔戒香親向蓮池
沐玄岍時從紫柏遊洽會人天將百座稟承記莂亦
千籌屋頭更有長飛瀑界破青山正滂流

淨名抱樸蓮禪師

子潛阬中縣崖撒手夌霄峰頂豁地開眸親陟五雲
潑處曾探萬仞龍湫羅張教義之天則參橫而斗轉
操縱要玄之句則海立而空浮六月繁霜降三冬華
木稠一默淨名喧海嶽高峰千古韻悠悠

眞寂聞谷大師

覷破虛空開口處帝鉼終不認葫蘆三生戒體優曇
馥九夏禪心海月孤蓮社將頹憑力振宗風欲起賴
陰扶錫飛到處忻魚鳥豈只清光映楚吳

鼓山永覺賢禪師

明教稱華贍爲人乏舉揚嚴頭機警斂著述匪所長
師固福建子卻乃訝郎當風雷生舌筆二比擅其場
輝煌天岍麟熠耀丹山鷟羽翰呈文章周旋中禮樂
元字脚不存胷富天人學精義如貫華說禪乾爆爆
十季闔絕屐牀坐接君公高繼汾陽躅挽回趙老風
石門句險巇鳥道徑何穹遠矣斯人也卓哉眞象龍

佛日石雨方禪師

剛被定光誤賺卻來震旦躲跟石傘峰平空一擲鵠
兒嶺撲地高騫雲生膚寸石雨浴萬華原洗清佛日
再搫龍門雲舟蘆灣櫂煙靄香霧歊夜簾寂寂垂明
月金殿巍巍顯至尊

顯聖三宜盂禪師

眉裏西山煙雨舌生瀚海青飈義幢揭而樞精褫魄
玄挺奮而師子折腰離離奇奇獦獦獠獠顛酒愛呀
轡山恣情放曠清波喜弄船子任意逍遙蹋雪過西
泠狎鷗汎六橋縱有吳道子顧虎頭也則難畫也則
難描 瑪瑙寺請

竹林林皋豫禪師

有美崑山璧發揚石磬光淳風扇一世厚德載無疆
居戎馬騷繹之衝巍然一刹當風火交爇之日話別
升堂吾知師如此耳他何暇舉其長大江東去瀾回
亟可歎伊人水一方

南澗箬菴問禪師

祖師直指心爲宗悟心赫日曉昇空萬法昭宣六寓
融苟其茅塞滯罔通必也曖昧迷雲封末世人根何
淺濮語俚思生機且澀文字尤矜祖不立胡然一口
西江吸設施能令鬼神泣磬山門下僅有師霆遝詞

鋒尖陸離儼如春色在華枝小根魔子知不知此是
吾家眞白眉

雪竇石奇雲禪師

濯濯青藻敷洺亭亭幽谷開蘭雋味淸煩結眞風扇
寓寰把斷乾坤敬嚴天童法道埽除兵燹重興應夢
名山嘉招羨大溈三請辭而不赴最爾嗟南廣首丘
正而思還卜得來朝廸吉依期撒手閒閒此豈與月
祀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席虛雙徑多方力援權
貴冀長驅而入關者可同劫而語哉咦玉骨何人剛
似鐵許伊高躅少追攀珍重聖禪者切忌等閒看

油雲膚寸起婁江化雨滂流遠有洸尖燭簡堂星再
景聲齊明覺瀑飛長無生法坐鋒刀說釋梵宮從瓦
礫煌如林道行難枚舉欲寫須教硯作滄

天童林野奇禪師

擔德山之疏鈔探馬祖之宗風生緣西蜀道契天童
網子湧天布江海盡魚龍愁斷西江歸去路一龕潑
鎖碧玲瓏

陽山松際授禪師

禹門經宿客石磬老頭陀七筆勾消往劫債畫眉聲
轉古陽和論道語無碑記赴機舌有干戈雲蒸五臺

飯月入太湖波問渠端的事如何松際濤翻潮汐上
向陽山子背陰多

尖相高原普禪師

力據向上關單提第一義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胷悃愊而無華語帶悲而重遲耐似蒲牢堅如贔屭
名落聯芳十二人瞎驢那受然燈記

報國茂林律主

以佛口爲胎藏以波羅提木叉爲大師歷歷六環金
錫寥寥三事衲衣霜淸雪肅山峻淵夷除鏟有渠何
所似須彌南畔吠瑠璃

遷居新伊眞法師

生知夙稟玅慧天成融教觀于一心匪空匪假羅義
天于三目不縱不橫故能襲紹覺而嗣芳尤窺基之
于玄奘踵雲棲以後起儼龍樹之于馬鳴若乃處躬
以約接物唯誠鄧林入以擇木天網布而張麟開來
繼往爲法求人桃李分栽續同宗之絕世漏聲再響
復遺祉于圮傾曾浮山之不異何善導之多爭於乎
般若身宣非口說雨華應共石牀平

布水臺集卷第十八

布水臺集卷第十九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黄巖沙門道忞著

贊二

天童四世祖源圖 有序

忞之再住天童也歲一元正必展挂笑嵒幻有二代祖及先師密老人象陳設香華燈燭茶果珍饈以申供養但象皆向背不一乃命東甌王生圖爲一幀而忞拱立侍傍肅雍於一堂之上焉恐後人罔知其故著爲贊以識之贊曰

源渾流濁本大枝繁閻浮對王萬里盤根黄河之水天上澌奔於穆寶祖直接曹谿五宗仆地引手挈提禪天再曜慧日返西禹門誰鑿顯允皇父禿頂修羅柘枝旋舞乳虎方饑孰嬰其怒我師天童兆行金粟排倒天關掀翻地軸熱鐵輪飛天魔夜哭嗟予小子忝附金輪風雷吐納萬古開春乃知厚德高踰九旻高山維仰景行維行我瞻祖考不間絲莖鉛熱爐薰敬獻丹誠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天童三世祖源圖 隆安哲長老請

心宗傳少室嫩桂識西乾二五分張後千燈焰八埏滹沱推異目瓜瓞獨綿綿我祖東山裔親承寶祖傳禹門高巖臬三級浪滔天點盡魚龍頷望嵒孰敢旃我師頭角迥透出淩風烟燒尾奔雷火經旬電影連起爲甘霖雨浛澤潤多千甲以羣萌折枯皆綠萼鮮根莖予最劣溝斷固宜然託彼栽培力因兹性命全生機條且達暢茂成蒼梴敢謂能追匹清涼大封玄盈升旣有實蕃衍更枝聯世德聊申述敬咨爾後賢毋戕眞道本遺蔭萬斯年

敕賜天童密雲悟和尚眞奉旨題贊 有序

己亥菊月忞被名至京師留住内萬善殿

上一日備問先師勤至乃出處士曾鯨所画頂相

進呈上自展觀命學士王熙讀先師自題贊及忞製贊動容久之朕後詔近臣收進内宮臨摹一日語忞曰先和尚道影傳寫極工所題贊果是眞筆否忞曰的係先師手書上曰朕已命工臨下二幅忞因進曰如原寫當聖意可留存大内願賜忞摹本還山俾先師叨皇恩光被當不朽耳至十月之晦依原本臨摹者裝潢始就其一幅則沈香龍座備極莊嚴于元正三日畢工

上皆親送至萬善方丈展挂眎忞并名忞門弟子俱來隨喜于旹皇情極爲歡說指所画衣褶

曰此皆朕手自著墨也復一日晨睬曹王二學士因謂忞曰卽請老和尚題贊於上忞曰謹遵慈旨於乎先師自壬午入滅迨今十有八年尤能道朕人主至人主景懷若此使與上生同一岀對揚休命莫遇合之隆又不知當何如者雖然先師之道誠大矣德誠備矣而今上嗜道好德之心亦萬世而旦暮遇之也嘗神廟手書金剛經爲汗所漬思欲易之詔問達觀可師可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竊謂此段因緣爲浛津梁尧於有嘗故特表而出之以睬後之來者

大浛身縣只一絲拔山有力等閒持鋒以佛祖提綱日舌結天魔妙辯岀毛孔散爲千聖眼道標留作帝王師從茲太白歸藏後殃累兒孫曷盡期

諸禪人請贊

著著逢人要占先低垂鼻孔摩青天誰知更有兒長在倒擦爺頭最上巔咦從此惡形藏不得江湖流播萬斯年

異名楊岐三脚驢踔號臨濟白拈賊赤肉團上壁千仞無位眞人恣挨偪平地不肯棲險處排身入盡翻玄要賓主句一橛頭受之而不辭力鉏身心二見阬

杜宗師罵之而不惜父子兄弟生冤家佛祖人天咸罔測箇是阿誰山翁本師和尚卽應菴祖下一十八代見住明州太白山天童寺裏堂頭善知識也

頭長脚短膽大心麤四十五十而後有聞六十七十而道戢江湖方其畊雲釣月混迹樵蘇也曾一丁之不識殆其纍骨桐棺翻騰禹浪之區始滙百川萬流爲一海波波是水合三百六十骨節爲一節節節如掌月珊瑚用擊虛空之鼓束作須彌之椁陴既堂堂重整三玄戈甲腥風颯颯平施奪命神符假饒臨濟德山老子到來未免遭渠貶剝與他倒捋虎鬚况復劣根魔子毛道凡夫乃憾年來有等羊質虎皮之輩肆行乎橫術之衢蓬其髮鬚假我而販沽則又何異山雞類鳳魚目濫珠故識者以爲渙山大澤式生龍蛇豹貜皮相者方扼腕長吁爲師亢悔之痛然吾今至心稽首贊揚乎師者始能卷而終舒庶幾傳播將來抑信至人之行藏端可灿而可悬

赤手橫拈差差白棒示第一機見大人相苟直其當仁雖佛祖猶不讓乃有凡聖一目之懷海山容納之量道是南閻浮提災障又合受人天供養巍巍巍不可過上夫是之謂天童密老和尚

滅卻正法眼扶起破沙盆有敲朴以鞭笞佛祖無繩
墨而綃束後昆遭之者喪命犯之者滅門蓋太歲之
座蒺藜之園乎若乃廻低流水趂趁饑鷹鹿奔其丞
衲僧于萬里之外也日潛暉而再曙火明滅而復暾
其振興濟北于將仆之秋也樓臺幻出棟宇雲屯其
變荆棘林爲釋梵龍天之宮譬若陶家輪取諸彼而
置諸此也至於逢人則出不作呈身之客撩起便行
羞爲戀掘之蚖直不過土苴糠秕而已焉足爲師校
擧而置論哉
于季白骨露銅棺佛祖難將正眼看凜凜腥風吹大

地等閒觸著骨毛寒
披迦葉上行之衣捻金剛寶輪之詖驅萬象使宣揚
爲虛空安耳穴擎山持杵驀頭來無限天魔俱亂轍
別別箇是人中雄法中將祖中傑豈得不天歡喜龍
欽仰鬼敬說而六師波旬之徒又烏怪其不口銜霜
眼生瞋氣交噎而呪願其殄滅哉
擧頭天外藏身北斗水出高原峰標嶽阜迎之兮不
見其首隨之兮莫得其後三方建最殊勝幢六處作
大師子吼破除玄要解淩擦濟北門庭直指本來人
廓開東山戶牖始焉兎躍而馬驚終亦龍奔而象丞

故道德隆重兮人言一世無生緣甲子兮我道常卌
有咄知音須是地頭人雛雀啾啾空嘔喁
魋顏蹙頞巨肩曷鼻譚玄口不開說法無忌諱可以
遂風易俗者卻然捧出兩拳頭端的喊人叫人時詿
信單明第一義庫房多大而納無邊香水海之赤蝦
白鴿魚鼈蛟龍古寺何寬而盡十方虛空界之柳巷
華街婬坊酒肆畐蔓筆贊明縊匆山中苦切當慈悲
打壽昌古佛和心歐出好言成罵詈稽首堪忍大導
師盆口劒牙眞可畏
入市賣柴日便問中書堂南量甚尋風弄獨露時每

誇天上下唯我獨尊蓋其胸中羅萬有羣象眼底蓋
百億乾坤故能如摩天俊鶻夭矯兎顚似劈海金鵬
直取龍吞者也
銅棺山頂一口吸盡西江之水古鏡臺前掉棒打翻
曹溪之月放行則橫成嶺側成峰把住則七又凹八
又凸立處最孤危而步步蹋實用時無背面而刀刀
見血乃以筆鐵點云本禪本禪彼此膊不外向生涯
況復同條奚必讓者南嶽鄙畔賣柴漢子而爲祖胄
之英標禪門之謨烈哉本悟柴頭請
操德山之戈發臨濟之冢婢子雲門奴兒曹洞吒吒

呀呀骨底骨董血點紅爐烹大冶煅盡諸方禪藥汞
喨你是何人洞徹佛祖鐵心肝始識渠儂眞面孔
輪王髻頂之珠摩醯亞豎之目虛空背上橫行修羅
堀中疊足欲魚龍知性命用折箸攪水族蕞林擾擾
播江湖月印千谿蟲禦木何如熟處最難忘仍上寒
嵒峰頂宿咄如如不動謗鍼錐六六依然三十六
嵒嵒肉山堂堂骨面橫夔石鞏之弓倒發馬祖之箭
生命休言躲一羣從上古錐穿教徧洞穴何異破砂
盆鹽醬搽來將士賤無端瞎驢牽又大江西西江之
上水應如翻電阿呵呵泐潭從此漲春瀾載出谿華

千萬片 泐潭元白可禪師請
定水湛然曾不動純清絕點亦遭訶虛空撥出眉間
骨白棒橫揮佛日戈阿呵呵好大哥毒口傷人休欲
殺百年恩在怨消磨
口似馬箕一吸西江機如鹿足飛攫千王馳霹靂舌
吞閃電光疾雷破山黑風飄舫舜若神丸青鏡頭亾
楚天自出淮濟分張濯濯江漢皜皜秋陽至德在人
不可弭忘
硃砂畫白月萬絲牽大象赤手輓後五百歲禪河既
潰之波譚笑起壽千餘年轉谿潑天之浪故色見聲

求者方驚詫其風行吳楚甌越化偃三韓交廣不知
其道絕功勳淤離言說相幷離心緣相不可智知不
可識識況復繪彩虛空於者幢子上咄直下來也擬
議思量三十拄杖
棒頭指出漗漗圓同春行南國月上高空千谿吐玉
萬壑攢紅今古我師天下天童
意氣吞佛祖聲光動侯王至尊呼不起吾道賴而章
遲日江山麗春風華草香棒頭光燄燄徹骨爲人揚
大唐國裏沒禪師放過渠儂叟有誰燄發寒冰吹火
火條抽石筍長春支重重截斷玄關路著著單明向

上覲瑞世優曇今再見景行千載若爲期
黃金瀉骨生鐵鑄頭捺倒臨濟乾矢橛放行雲門六
不收胡來漢見古鏡生蘿鶡鵙呀處處逢渠佛名問
寫武昌樓有意氣最風流海上橫行三十載蘿林傑
出更無儔 漢陽漢萍傑公請
銅棺體自如如玲瓏妙不俗俗鼻孔常于太虛髑髏
照徹幽夜瓦礫觸而生光黃金當之失價咦謗言登
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天下紛紛徒雜霸醇
乎其醇未有也上天苟無斯人兮方來誰更稱達者
山東達如等公請

南嶽接人磨甎作鏡天台過水以笠爲盆偏渠別有
杜蠻禪化龍杖子吞乾坤三世如來屏迹慧觀之學
何論堂堂獨據無師智人間天上自雄尊

南嶽觀如禪人請

烏藤倒握勢如虯一卓黃河應逆流千聖憑陵齊按
下萬魔衝突敢當頭眞傳麟閣摹將似影偏湖江邈
未周獨許金閶人薦半生緣信道有蘇州

平江靜香周居士手摹半身請題

長沙大蟲象噐鼈鼻白棒臨人耽耽虎眎華劈虛空
出一頭脫體全彰明箇事何如千眼洞然開相逢祇
窺伊半只且道那一半作麼生春歸雪後雨餘初千
嶂烟抹如潑翠 半身

龍從山聳海旋渦平地瀚翻濟北波徹骨爲人神劈
嶽披根揀異禹疏河指呼雷吼匣中劒顧鑑龍騰壁
上梭天下禪流俱蹋殺不知誰叓受冤多咄

眉挂吹毛劒肘縣奪命符鍼佛祖膏肓之疾示人天
衣內之珠一物不將底教渠直頭放下富有萬德者
與伊寶玉裝鋪頭如木杓頸似拗驢舉世扶他不起
千聖誰敢與俱乃有沒思算底禪和子模子脫將歸
義烏殷勤問取傳家漢當來三會龍華上還有似此

倔僵禪師無 烏傷世扶禪人請

龍面鳥嘴大啻大膺須頷兮骨剛調古兮神清空漲
白棒兮擬接何人剖判虛空胎出淨法界身若作奇
特商量兮囫圇測其涯際卽無生之是會兮亦眯目
乎金塵淼淼禹波兮淺渤澥峨峨太白兮落嶙峋十
劫道封兮彈指超今越古兮誰鄰

口喝衮一摑正不會禪祇識病遣佛魔斥心性顯本
頭彰海印湛寂身流泉命冷而苦淡而暎華陰山百
尺井

堂岃賣菓子屋裏販揚州活人不用劒殺人不霎眸
結佛祖生冤家作諸方欸對頭直欲人人蓀眞息見
奚啻鐫頑而厲柔所以神見神怕鬼見鬼愁隱然長
庚之曉亥嶄若海山之屹立乎中淵

眼底通大食眉梢貫五天鐵牛印破瞎驢脊大海波
收活眼泉 天童寺西澗有活眼泉 浸爛虛空將水洗焙乾猛火
著油煎拍盲何足道杜拗實堪憐從上古錐麥滅盡
直頭壞卻少林禪 淨虛監化主請

颺下觀音十二面扶將白棒過千尋木人頭著頂門
楞石女髻抽𡿺後瞥招惹大惹恨淡跳得渠儂圈子
出南辰北斗任披拴 尼行淡請

佛祖近傍曾不得此何人者杖藜隨那伽費盡文殊力彈指罔明出有之須信步勿覷伊誰襯足無三寸地乎趯從上是男兒 批杖步趯師後聖月錢居士請

二寸兮頸短三尺兮頭長密挈五宗領全提千聖綱無煩𥸣錦攢華而裁成造化不倚金鍼玉綫而補綴陰陽淸機歷落兮掌上風月貫穿兮豪芒㖞㬊手虛空曾驀過如何鼻孔自難量珍重陳趯壁子細好端詳 成衣陳趯壁請

如虎之缺如馬之𢒉欠師子申蹴象王步毘盧界內鼓烟塵八臂那吒忿奮怒盔羅孃修姤路一千七百

閒家具都盧東作敗蒿支八字打開縱横爲指註落華薐芳艸渡無限春光狠藉人不顧獨有匙挑不上破家兒觔斗翻將輕輕收拾太𩍐向潯陽江上彭蠡灣頭千嵒萬壑鳥道嵌嵜峰廻路失洞雲滨鎖狠蹄處待伊業滿罪足巧風再吹布繽紛化作天華雨一洗人間蓬焞臭烟霧 像藏匡山黃嵒寺

天台以萬八千丈之高起爲甬越山川祖禰衍以爲蒼山其八支之一乎由蒼山中穿麻𡿺龍飛鳳舞拔禪月度精秘然後辭樓下殿復頓起平田圓滿如十五夜月者則瑞雲山也而蒼山之一大支至此而尊極焉其間爲屛爲翰爲藩爲垣皆霞披黛抹百里奔趨儼如列辟來王而佩玉鳴珂者且也納千谿之注受巨壑之朝東南一大區宇惟廣潤實甸之然稽古元明例甲乙相傳至今戊子忝始弘師之道於茲惟師之道初中後善直指羣生自識本有所以著著單明毘盧頂上一機不尤台山之高顯而卓出乎自飲光至師凡六十七傳師師授手的的相承不尤瑞雲之宗東蒼而峰聯岫接乎其頓起平田圓滿如十五夜月也非幾微而振達磨直指之宗自隱而章臨濟欲湮之旨與所謂霞披黛抹儼如列辟來王者則師

之兒孫徧界一華而千葉者也所謂納千谿之注受巨壑之潮者則師之道充寰宇德被天人而天人由之而歸命者也然則非此山不足以弘師之道非師之道不足以著此山師乎山乎其終焰映閻浮而爲吾人之仰止乎 象藏廣潤寺

密老人車和尚并祇園剛三世圖 尼古鼎請

再起滹沱開金粟潑天之門戶繼興廣慧接禹門到海之家聲是父是子乃傑乃英尤恨鳳雛未老丹穴斯傾起家獨數盱江孝背負東山水上行

屺山五世圖 謚二隱請

禹門太白家聲浩流行通玄到屺山麟五色鳳毛斑燒香定是羽嘉後珍重火傳莫等閒

玄根小師画天童密老人肖像坐于其旁乞贊

眉青彼彼倩誰栽嵩少綿綿似續來渠自荆谿我自粤相逢拍手上高臺咦父子不傳眞妙詖攫雲龍起一聲雷

山翁自贊

横擔徐六版緊捏死蛇頭緣木苦以求魚竕堂必欲行舟卽斯不合昔宊之行藏是皆足以取厭招尤兄觸黨人之忌諱而嫉惡如仇雖盍亦幸而賴佛逃生儻脩金紫行中必縛你而投諸黄河之濁流文安得澂淦似滌眼碧如秋霜弃月下一聲佛陀一聲達磨一聲宛踐乜瀟瀟乎灑灑乎得便端坐看揚州

昔寓刊上

生無佛性處出古獨獠鄉少小不知著底鬼撇爺剛要忝諸方黄梅路六七載浙水濱廿餘霜袈裟粉碎踢底裂歸去來兮萬仞岡何業發惡風吹上者劇場倒惹人描須個醜如何得盍藏憶不妨不妨憑伊貼在十字街頭大路旁縱然當不得五月五日驅瘟底桃符神猶勝打風打雨艸偶人媰媰長竿立埜唐鷩

散無數豖粟黄鳥輩免伊低打低都飛來朶夕陽

攔路菴下院請

赫日破重冥而不爲瑞鹽梅交斲岈而不爲禎四十季肯兆肉身大士之祥而不諾剛六載後叶說泫盧公之夢而不嬰生機一路自別神宇廓落元清非因江漢秋陽之濯暴豈假主賓玄要之褫成浩浩淵淵胷有丘壑肫肫懇懇臆無府城第不審古道照人人言其衙己坦衷遇物物謂其不情又宊何如補苴而猷滿乎生平咦從來共住無人識任運相將只麼行

泐潭濤長老請

骨面棱棱風神侃侃九苞彩鳳舞丹山五色祥麐步天岈立七祖斬新例條翻曹谿陳舊公案不玄十智同眞豈妙一心三觀象鼻兮芯穿龍睛兮豆換咦百億風輪厚逐堅十成好箇金剛鑽

泫慶昇長老請

鑿破崑崙濬濟源洎天活業起家門風雷不送魚龍化要見師旁罣父昆

天童體長老請

紙撚無油曷續楊岐之燄大風有隧徒滅濟北之宗那叟毬人文身斷髮宋資甫披章縫將夢裏生華筆加太虛以藻繪用秦時轅轢鑽雕萬象使玲瓏旣道與時而莫偶兮長應司馬伐檀衞封削迹何柄與鑿

而相入兮顧乃日南景慕海外瞻風咦祁連誰信天山瑛亭午唯觀利眼紅 龍門畫長老請

慈腸繞指柔瘦骨金剛勁一目眎天人無心生嫪敬仙宗呰罔霧古佛嫌非聖胷凸與治平鼻歪與打正頭消演若狂焰覆當軒鏡錦縠裁爲羅瑠璃阡作穽橫拈殃殠刀斷卻宗師命怪者領南人生來無佛性

戒壇旭長老請

坐禪石語丁丁冬冬觀音品笑玲玲瓏瓏胷嵌嵒以律卒齒挾石而生風彷彿兮駘蕩依約兮冲融輕敲檀拍版響落中峰月別翻漁家傲唱徹大江東祖父門風都改詞出頭天外許誰同 素山義長老請

天然茅廣漢眞色住山翁瞋動阿修羅則風驟漁陽之鼓悲生觀自在則月明清夜之鐘多直撞少含容儘有門牆峙峙甚生關鎖重重申出巨霧神半臂太華分作玉芙蓉

鼻孔昂藏頭顱劣別兀坐石頭菴毘盧日點閱出既有淵源用曾無途轍旱地忽雷鳴炎天旹降雪見虎云是你證龜翻成鼈夷木流牛馬出祁山希奇誰審箇條舌 道場源長老請

七坐名藍八開爐韛散妙喜杲之驢脣逞覺範洪之

利倢佛祖爲之騰疑人天洎不見怪那叓以徑直心胷行險惡世界悠然碧嶂雲橫朗若秋空月挂遭毒螫而如恬涉風波而不介咄必將遠竄梅衡流離海外方始了卻平生口業債 普果月長老請

十季保社弢藏全機不露一旦香包憋破道稱天童眞風𠀤匝化日溶融萬頃水光明上下千重山色曉西東 隆安哲長老請

霜露果熟風烟華開狐鳴白晝鬼嘯烏臺爾苞爾趾曷爲乎來青霜紫電一埽黃埃 東山咸長老請

黃金汁捏稱鎚流碧落還加三寸楔不向空王問太程邪偕時輩較途轍別別金雞飛上玉闌干自有嘉聲繼覽哲 龍牙佺長老請

出迦文之後生五濁之鄉天眞既散大道無光絕響山中旹舒嘯咏不萌枝上聊著春芳若夫剖塵內之經大千偪塞淩天河之水四海汪洋尚須雞足高人爲之證據龍華大士相與激揚茅塞旹流多固陋卻言渠獨擅文章 雲門學長老請

怪得電明雙眼徹千尋雪瀑挂眉莖烟霞無數藏衣裓知臥匡廬是幾生 犀焰徹西堂請

丰骨東山昭覺肉杲冠華帶爲裝束橫吹玉笛過錢

唐萬衆人天看不足看得足沈醉芙蓉濯素秋雕鞍
暮入錦江曲 世楷式侍者請

浴身誰具空生眼雅集羣知布水臺豈有春華生筆
底卻因妙道濬霧裁染豪江漢趨溟太虛楮星辰入
夜來那更石松常作伴日朝揮灑兩三回
山谿杲維那請

衣帶雲千片鬢侵雪萬莖驅耕人不顧奪食氣尤橫
季老成精魅眼空轉拍盲如斯揚浴化定瞎廣陵城
氷心雪知藏請

黃檗得大用百丈得大機臨濟佛浴無多子雲門敲
盡嵩脣皮吁嗟噫嘻彼何人斯白手將拈陽谿東風
使撮鹿離問諸人知不知大庾嶺頭親取之
大嶺丕維那請

打發閒神埜鬼不用汾陽一陌錢撈待四海五湖何
須百丈三般鼓等閒推出鐵昆侖直下亾鋒齊結舌
別別千山鳥飛盡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
江雪 伊阢哲侍者請

鹽官破鼓隨方打豆子巴謠信口謌胷浩蕩臆嵯峨
巫峽遙長雲夢闊嶽陽船子洞庭波 雪菓慧侍者請

千斤大浴媿無力以肩承百禩風規殊有心而護惜

七坐名坊副衆求赧顏羞作呈身客爭圖院住競紛
譊那怪笑言渠啞啞應知笑劉東阡西市趙大孫三
鄭七伯好奉三斤麻布一疋价三尺蒼天復蒼天底
事今人異往昝 雪樵樸書記請

晨拓浮幢增天童之式廓鉏攤隄岍通後至之津梁
聲焉浩浩人亦堂堂淸白夜晴千里月肅嚴秋迴一
天霜

瞎驢僧得人憎點胷肋矜己能佛不踵祖不仍蕩玄
學裂師承橫踐藉直憑陵論麤鹵有八斗量細膩無
半升弘濟道河而馮遭滅卻始相應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船高水漲佛大泥多若乃我堅
我白爾涅爾磨則湯臨火熱弗震弗戁豈打鼓山鼓
羅山鑼按東山拍而唱太平謌者乎 神山瀛侍者請

撥定言鋒哀落情調爛研巴豆顆三千瀉卻諸方禪
五味好捏人痛處專犯人忌諱故大不理夫人之口
而橫罹乎謗誹甚而告之同門鳴之官司而尤未也
災諸木揭諸途而惡聲四暨焉乃項强過尤拗驢毛
攢故如刺蝟曾不足以摧其英風挫其銳氣始之汲
沸而瀚翻者終亦雲蒸而霞蔚猗與休哉立天下之
大本者其惟至誠乎於乎噫歔任重而道遠故士不

可以不弘毅也
眞本無相相豈曰眞旡復賫以丹鉛摹景中景形之
贊說識身外身邪然則山僧眞齎白雪梨華春帶雨
臨宵滅卻月精神
梵行全不修獦獠難比論支持獨木橋堵塞大王路
碓觜許生華菩提訂無對賴頑動佛瞋逞俊遭呰妒
如斯出世爲人大似典牛質庫典得庫也是皺眉𦣇
辣薑申棠呷酸酢
須似枯椿古劄如掌樣平落落松風荷雨寥寥地白
天淸萬種生涯獨嫌造作千般受用祇貴見成非底
爲人剗卻是底與你證明雖然不指橘皮爲猛火白
將官路當人情要知三十秊後此話必定大行
曾因鴦掘陳公案勘破霧山老釋迦檀色黃金云是
類連城白璧指爲瑕雲中有寺慵歸太江上無廬浪
作家潦倒風流秊叟甚夜潑踢雪看瓊華

世珍琰侍者請

天宮地府丕如梭不住閻浮咶彔多七佛掉頭殊不
顧觀音地藏奈如何咄心緒要伊寧復帖除將淨域
蓮邦瑠璃地八德池香臺寶對金繩界道側殊交露
慢過叟翻變盡苦娑婆善長元知藏請

空山幾度思投老垂手無端又入塵河北風塵曾未
洗嘉招九處嚮人天屢欲藏而至著每引退而獲弗
寧有可懷之實德多因業累之羇牽然絕意干謀不
圖陞進抑亦澹然無營者是賢乎
道慙傑祖密菴高而風馳七剎德靦隰州古佛厚而
再住天童鉤乏香餌而垂綸紅鱗掌躍網恢九天而
舉罼彩鳳昇翀爲弋者之所慕將馬羣其遂空秊老
浩謌歸太樂從他人喚住山翁
冷面熱心肝臯非殺心之雠仇衲子包蒉無畛域惡
豈慈明之嫚罵諸方乃諸方固畏其碧色眼有角魚
顒惱後彰者寧盡曰於人爲毻祟於世爲災殃已哉
直以智嵌焰膽淩華不揜呰流之妍醜手挈無星秤
子好量佛祖之低昂呰則有之若謂其喜同而憎異
踞高而上頗是則杜撰巡官之曲判夫豈明刑執法
之允詳於乎欲辨妙高眞顯出何人天眼瞋穹蒼

布水臺集卷第十九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贊三

季在垂髫早知瞿僊之可學衣方脫白立詢祖道之玄津得非出家行腳總是正因者乎繼而親師盡瘁荷衆忘勞則較諸同壇尊證上中下座叜復鐵中錚錚石中而鄰鄰者矣一翦龍天推出高踞玲瓏彼耽耽虎眎之輩謗謂名罷可倖而得之動致譙讓而信信及乎退遯將來爇炙奉上則厩不旋踵裁反逮乎其身而後循環往復物返青氈益驗出處光明太酉

正大而不挂人之齒脣焉獨是浩歸湖海恨無東山門下濟濟多士之如鳳若麟耳然而食我桑黮懷我清音調師絃于西吳東越之會乘霧昇霞鼎成僊厺震雷吼于北齊南楚之濱豈遂謂無㳒寧克勤諸子盡屬㳒門之皐人哉

胷中墨漆黑口裏亂胡柴人天遭其揶揄佛祖受伊詼諧本是石敢當囘車而避螳螂方怒之臂元非鄧林木獨力欲支萬仞將穨之厓喫他官酒便臥官街如斯丹青妙手邈者薄福形骸是誰冷眼相看只合卷向屋角落頭千秋萬歲壓封而土蘚

宵忘管帶廓絕瀟灑立地無卓錐葢頭無片瓦偶睗風泉雲壑之間坐茲翠壁丹嵒之下水將落而含秋楓欲黃而蛻夏說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費韶石之雲翻勞德山之雨打直得萬象稽顙聽指呼森羅合掌供攄寫無示而丕彰要玄不說而洩譚般若咄若將恁麼會渠儂負爾何多不將恁麼會渠儂負吾不寡好語無人下得賴有在傍侍者（止木明侍者請）

嬾搖普化鈴猒把龍牙杓養家雖是一般道路剛行別著反張螮蝀以為弓左搓電光以作繳浮天空翠弋雲霄箭筈弦離金鳳落

懷中佳慈樂育只為口裝好傷人大小渾家都不睚峭巍巍處碧崢峋錦簇簇昔華簇簇一語排空來萬人遭氣槃忽然物外彷古高僧慣作白拈名眞賊禿無端撞著上大人乙己丘門下幾箇依仁游藝底陳上舍張學錄又道是苾蒭龍門緇衣山谷呵呵呵天外罕人共舉頭潑藍徒見千嬴矗

咄著山農有季無德少吉多凶派出笑嵒不援鬱谿正脈燈傳太白常非濟北綱宗黑子玩千邦思浮幢以跨步電光拂臂聖擬空劫以拄筇天孫兮嫌未巧造物兮恨未工欲何工磨瑩大地成秋水染就冰華

作絳紅絳雪堂侍者請
生機劈破玉團圞齒潑氷霜六月寒太白山前龍蛻
骨餤摩天上鼓驚湍
秋滿鬢髮春盎肺腸呼山入座喝月回光瞥瞋瞥喜
乍陰乍陽風來震澤雨過瀟湘
宗門九鼎一絲懸誰拄神州半壁天敢道樗材能著
力仔肩强自殢衰季
出語洪爐烹不透摛詞雲漢共昭回千尋意對空刀
斫萬仞我山一默摧巒仰生七衆之心有以也夫敬
畏起三吳之士豈徒焉哉

蘇浙人爭圖焰本道躬自操甚微寒金閶未出吳興
怨冤結多生脫信難
指栁罵槐慣得傝㑩疾雷忽震二陽天一千七百橫該
抹祇許滹沱得一玄是甚玄猛虎舌頭書梵字定華
版上打鞦韆
者毛驢最無狀願大力綿㬹心高意豪曠波傾活眼
滴涓泉鼓作須彌千尺浪當處阬人只活葬那顧奴
來依火葬如斯滅裂行藏底作宗門師匠將知此地
無硃砂固宜赤土也爲上
尊性乖乖崕崕寶裎灑灑落落調御諸方龍象不許

左突右衝横拈七尺山藤一向胡撝亂霍破扇犀牛
珍山門大斧斫觀對經行笑佛癡盤陀石上長申脚
阿呵呵樂不樂萬里天邊飛隻鶩
操活落鉗鎚扇無風爐鞴黃金遇而色增藥未遭之
立敗鼻孔摩觸太虛髑髏常干世界大千無地問生
緣㓜火洞然渠不壞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埽蕩列祖徽猷解太人天黏縛
果然好肉終不剜瘡任是者季叓加艾灼變甘露作
蒺藜之園化醍醐成蠱毒之藥鐺不鐺誰知正法眼
藏被者瞎驢滅卻

驗人不用設三關一句當天百句刪華擘虛空成畔
岸桃源從此隔塵寰
熨斗用煎茶黃河合眼跳自刊法印誰問汾陽十智
同真一味胡柴邪分臨濟先用後炤秋水橫按兮半
提可滅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煒煒煌煌煥乎其有
文章獦獦獠獠兀爾全無孔竅閒名未謝於當世將
比春雷之啓蟄而非倫長語相次落人間擬同孤鶴
之唳空而或肖微雲澹澹綴晴霄素月娟娟生海嶠
月嶠闇侍者請
者漢過卬彌天筆難稱述口生白醭不譚如來之禪

衲衣空閒嬾奉優波之律有眼別龍蛇無心問祖佛
一言相應始開關三問遲疑立趁出箭鋒八搏擬何
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尾羽井臣雲角日
惟善常直歲請
古錐千七供生按那論人間融與聡萬物爲銅香海
炭洪爐一點雪消融 爐雪慧副寺請
匡廬雍染太白開堂八陳洺會七坐名坊金鎔落玉
鏗鏘峩嵋山色侵雲直巫峽灘聲入夜長
西蜀天虞衍知客請
翰苑英姿瑤臺僊骨跛彼有輝光事我空王佛出頭

天外看頻仰更何物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
電拂
胷有垢藏之壑誰分涇濁渭清家無白澤之圖安問
妖差怪別漢陽江上對鸚鵡洲并月等閒拓出古菱
華歷掌清機明倍雪
響霹柯飛神鏃䠶天狼折若木禿帚橫埽碧落天倒
瀉明河珠百斛何似綺霞雲錦簇咄咄咄春山青秋
水綠洞心目
囊半肩而肯來歡騰四衆衣一拂而合舉慘動羣情
業風未息驛馬常征安得千江月印如此焰之萬有

千幅或坐或行色身對現而猒滿乎吳之儂閩之囝
楚之傖也
磨拭秋光肝膽徹嶽色芳鮮牙齒醬無帶空華隨手
折霹鍼倒砭青天血古宿何人推往哲周金剛太龍
驤絕不見所思心蘊結
十載烟䨹海上來把竿曾上任公臺釣絲攪水星河
動穿盡魚龍㺯後腮而今老大與闌珊宿蘆灘一天
風月自盤桓
金梯驟玉馬井底種林檎戶外贏峰秀階并洞壑深
寥寥天地誰同調坐倚孤筇自嘯唫

傲倪萬物糠粃羣倫悲山川之寡德薄天地之未仁
洗劍尚憐青海水看華尤惜錦江春是句亦剗非句
亦剗今豈盡卻空劫俱泯不與諸緣作對豈與萬法
爲鄰哉
夜眠一宿日食三餐逆之則怒順之則歡識甚龍師
火帝人皇鳥官敢道冰華熱曜霹寒牟擲鼇鉤香水
海倒翻筋斗萬尋竿
生平無定力長隨業風歡適脂穆陵車旋買勾章舸
成甚麼亂剪齊州數十峰小摘海雲三萬朵
欲歸匡阜仍環轍待隱中山隱未成責狗縣牟知甚

的柱教天下競頭爭競頭爭無合殺由來順即是菩提將此潑心奉塵刹

賦性天眞曠劫并不彰文彩況雕鐫棱棱玉骨横嵩壁皎皎冰心飲楚天雅道有旹行上國清風終是敵林泉山僧誰把松烟埽繪事知難碧落詮 水墨

無心落髮事空王何意天書下玉堂不貴九重稱本色那驚旹輩口雌黃明河手按從來事濁世風揚此日糠清淨光明衣等著從他濃抹任他裝 水墨

帶雪絲絲餘鶴髮逐雲片片碎田衣饒他佛眼尤窺乎割水吹光任贊誹 半身

仲尼稱勇過誚達遜祈兕爲地翻雲覆雨倏爾霽月光風身罹洽網刑司殘留不以之爲類道弄佛心天子聖靡豪髮而加崇入虎穴處魔宮浮幢刹际菴羅果眼底何曾有大雄

如雷性發迸青天一霎雲收片月圓寘行世多難耐見又因罣罵動眞緣所以願天常生好人降聖座覽願人常行好事無黨無偏存誠履道裕後光前名全節全福全慧全大家齊樂太平年

功成名遂合知機身退何勞遠采薇黃鶴倚節閒就養風規且學老天衣 晢長老請藏佛日寺

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世人空悵望妬殺幾生瞋休生瞋松長棘曲誰爭得君自瀟湘我自秦

瑢實瑠知客請

單明向上一事間習文身句身誰云見超佛祖況乃學富天人使竝駕于昔哲兮或竭蹷兮余臻際旹流之徳瘵兮僅得路而先遵

袈裟不晨翠千峰似画屏開列鑑中未到平原山盡處焉知渠別有家風

打鳳羅龍藝自高鶯鳩誰羨弋蓬蒿恢張天網如空闊不是鯤鵬任脫逃

燈傳太白席繼天童正令行乎吳越化雨沛及寰中踞皇宮而布薩陞帝座以弘宗王侯欽道德天子寫儀容蘭斯茂桂斯穠盡謂膚膚多厚福誰知後福更溶溶嗅天藏發付名坊地秀水佳山遠萬重

具準發書記請

是即打殺老僧不是則燒卻眞推出秦旹方輾轢跛師辣手也難申雷取著元禪和不道千年故紙好合藥吾宗到彼必定大行支那何故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蒲團高閣黃金關拄杖横拖碧玉臺兜率何須升夢

裏天宮親轉法輪來
願爲法王之輔戰退天魔願作中流之砥力障頹波
願復崦嵫之佛日願揮返舍之會戈願大濟北之流
而漢接願扶雪庭之桂以雲摩憎乎髮如此其種種
鬢如此其番番也聞名未識徒動玉珂嗅華雨畫飄
龍座暖袈裟沐得御香多 正句遠維那請
訶殘玉對又春葵仁義之中道豈違法付靈山恩四
一珍珠又撤紫羅帷穠纖子謗相嗤一踢踢翻鸚鵡
岈一拳拳倒老須彌画堂燭燼東君睡你是何人我
是誰 杖林機侍者請

烏王金翅眼橫空瀛蚌何曾在意中一日七龍猶未
猒回翔不住妙高峰咄是誰命盡遭災者阿呵呵一
佛陀二達磨三元和其餘是甚盌躂丘休休不風流
處也風流 曹谿宗長老請
切齒諸方肆罵訶央庠肓育混禪和孤芳素薄西山
亮壯志長懷大集魔淚灑君王留不住苦憐獄戶呰
相過爲人劫劫忙終日罕捻輪珠靜剎那如此行持
稱知識要求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驢季
馬月不爲多
月當斗杓之會身居摩竭之宮與蘇韓而共命實毀

譽之攸同然而語不驚人難並風雷之舌秋徒滿鬢
敢稱雪玉之軀所幸再參明祖道十會演先宗家聲
浩浩門第重重支節放蕩千峰外萬事收藏一笑中
人嶽崑侍者請
詞御釋迦文人天中最上余忝伊後昆兄復爲宗匠
家法祖靈山從來越格量羅雲等飲光䟽孰偏而黨
猶子尤夫人諸方擊置掌恩多反折齡福盡歸泉壞
本闌寫余眞請題留供養我眞我贊題難度難摹倣
憶初志學季生夙結情想爲道出塵樊一朝裂愛綱
子身天外遊一笠一瓢杖烟水歷白城爾乃身命放

己靈曾不珍諸佛且回向七處九會場鞭笞盡龍象
誰能爲子寬垂手低頭相喚天童與麼告報莫是鼠
蹈諸方覆轍恐折汝齡消汝福忝汝災生汝障麼要
且不是者般道理然則畢竟如何不見道師絃奏而
羣音絕師子哮咕豈而祖父母皆惡哉
師奏闡小師請
聖地靡加一簣功心塵不埽宇元空萬緣兀落秋梧
後山自西來水自東
醜形寫出巧丹青口款那堪自著明鼻惡己彰天下
戠凌將東海洗難淸者裏還有爲渠滅迹消聲者麼

捩轉南辰歸北陸天東七曜向西行

生緣南國家在冀州佛性全無作佛是求咄者獦獠根性太利只合貶向獵人隊裏十六秋了十六秋教他長食肉邊菜終身出不得馬頷幷驢頭於是爲之著贊曰除天葢覆一人留蔫地與戎口作尤白首長途空浪迹滿懷文翰待誰疇所以有般揩大也恁稱道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烟據實而論要且渠儂不是者等流 嶺南與慈運侍者請

胷中富有山島腹內蕩無介鱗來往往浤麟經懲逆惡嚴斧鉞剔莽榛口誅兼筆討三令更五申不辭好辯之名目罔顧修羅之動瞋者則慮邪風之廣扇昭大義于千春耳乃有謂其能以無邊量心作人天眼爲佛祖留慧命五宗揚允烈此又出于美成之君子與善之仁人寧不回遑而卻步退恷而逡巡者邪

月浦鏡禪人請

乏煒煒煌煌之度無雍雍肅肅之容忝在浤門者宿謬承帝者師宗五鳳樓前聽殘玉漏須彌頂上擊斷金鐘老而不死閭國憂忪占盡江山尤自可兒孫偏地類頑兕 象輪覺侍者請

有藍田躲石之能不住虎蛇之窟無五熱炙身之火直燒魔梵之宮志在驅邪以反正寧斬罵雨而訶風至若來慰雲霓之切望太當帝眷之方隆卽不竣絕人而逃世亦未嘗淹三季而閏終豈與夫棄固後通者並駕而偕轡彼六師波旬之輩又焉得藉爲口實而大肆其詠訌哉

波波劫劫浪丞風塵有岩石田布種或岩碧嶂垂綸款乃一聲河滿子桃華落盡武陵春

睦州版象骨枷常擔荷受波查累得通身皮肉盡依棄蹋雪在天涯迢遞鄉關何日復長途豈爲愁征逐大千收卷一伽黎帶雨兼雲和霧宿

大統綱宗推濟北兒孫輩輩是英雄杜鑾無過遮僧交繼祖偏渠有父風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真耐耐實難容

佩覺王印爲浤壇將敕點飛龍奔波香象大海揚塵須彌鼓浪萬里雲濳青天喫棒咄你道是誰山翁無狀

菩薩心肝夜叉頭首見義敢于勇爲當仁那問誰某舉青龍以住能仁大刹固愛其道眼之精明也使慧山而紹叅拙戶門直慼彼宗傳之乏後耳依約白雲幾翻蒼狗卻有道渠借華獻佛陀掠美市恩厚者矣

珍重泰禪休學渠學渠到底招殃咎然則渠有長處
別如何敢道高陽大篆元是水中蝌蚪
浪得虛名喧宇宙實無少法可流傳源憑甚續滹沱
脈無位眞人面目全
執侍武原垂五稔巾缾太白夏多秋百華雨足紅初
放萬竹雲深翠欲流美著斐章信有由
斐然章禪人請
彊把瓊華石上栽看看碓觜碧蓮開大風吹到千峯
後遮莫仰山復再來 再來滿禪人請
潦倒藂林臘日高精成季老定難逃惡聲遠徹天南

北古澗松穿響夜濤
直如瓠子彎彎曲似冬瓜儱侗諸佛未萌芽露苗已
徹種毋懷地藏利生之心不學長汀乾而打鬨一任
簡禪持歸九子山中酌龍乳泉烹閩源茶燒楓香爇
香餅香作楊岐第二十四代祖師之供
九華佛萌簡禪人請
毛吞大海鋸解稱鎚行塵㶿㶿玉屑霏霏剎那覯化
電拂洞微城空芥子石盡僊衣
隼䀹鷹瞻㘞後顯太平怕見喜殃災如何也廁嵩山
後親見密雲老漢來

天童再住潦倒疎頑黃昏打睡日裏看山禪流有問
西來意笑指白雲去又還
鶴髮蕭蕭老比丘繼開深自媿弄修稽往業何贖恭
愆允巾缾十載親師久未了案千百暫勾負汝負吾
俱莫論出藍青此好思求
生落炎方邊下國敢來湖海鼓烟塵馬蹄趯軍鄰鄰
脚下曾驚踢殺人英聲增得嶺南氣震旦幾多喜又
嗔
趙州只說蘇常有南海誰言此總無燒卻面弄遮瞪
子不妨處處得逢渠 嶺南渠逢禪人請

辟口悉憑渠樂說潑教滄海也須乾而今長默空生
坐寂聽天龍自說歡
德山棒臨濟喝陳公案嬾提掇劈面火蛇來暗中施
箭筈放下屠刀成佛底目為鈍根隔江招手橫趨者
嫌非敏達薩而斡而搶卜哩悉搶葛第一急性王菩
薩摩訶薩
參同長慶根尤鈍侍並眞如歲獨深長嘯一聲天地
曉驚人鳴豈浪騰音
儒門仲由釋門慶喜水罷相傳鷲嶺譚惡言不入孔
丘耳法藥受而永存六師愁而怖死鞭屍血流叱石

呞起夫是之謂天童嫡胤東山苗裔栴檀林內栴檀師子窟中師子也

生在嶺南無佛地破天荒丕出塵來道心引發癡男女散宅拋家喚不回百城烟水裏波迸困風埃冤孽分明是氄胎

越山斂肩底楚水溢睛眶智小願大步短途長瀘青鳥之才計欲塡乎滄海挾愚公之技思欲徙乎太行三尺龍泉光不夜干霄時復貫天章

吾眞無別樣摹擬失其倫智者見爲智仁者別爲仁誰識我眞實本非根與塵圓伊三點示萬物自鐵新

伊明圓禪人請

生性覡爲欲擅雄心高有願在屠龍技工無地堪施巧百藝由來應百窮

天章散彩寶覺開胷瑟彼玉鑽黃流在中

本章小師請

迅如呂梁險如太行欲往無峠欲渡無航盈盈河漢裏天水兩茫茫 本冲小師請

衣挂越山雲片片頭挨齊嶺雪鬖鬖毒流長河東以北惡毆大江西之南簡點生平實不堪

科斗胷藏不識字要玄啞弃不通禪一椎擊落虛空

齒且聽山河日演宣 本宣小師請

我眞不可讚雲中石壁青侵漢我眞不可毀鐵化雙魚沉遠水讚不得兮毀不得白雲半掩青山色讚毀既都不可得又且如何定當者老子咦泰華何殊牛一毛乾坤不換蜩雙翼

爲生死而染衣綴檗戒而參訪糞壤名韁利鎖之場敝屣毗盧無生之藏固宜翰飛而戾天况復順風而高唱君不見迦陵在鷇而騰音晝度植根于天上

元根小師請

親依太白一十五秊學得搬柴運水頗知鵠白烏玄生平伎倆只如此何以擧首眼盖高天已尋嵐壁臨空盡卻看星辰向地縣

險崖句揭青州錄文字禪流布水臺不知何物爲心地賽卻淸宵月下梅告旹覽莫浪猜一蹋鴻門開兩扇遠山闢插送青來

五老峰高約手攀虢涔頻眎小揚瀾平傾瀑布喦巽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謂是山翁相贏師吞卻南州象謂非山翁眞離離華影欲搖春是非己除卻此外有高著倒騎鐵馬豫章遊蹋碎武昌黃鶴樓

千仞嶽方輕躡足百華菴又放閒身無錢慣跨楊州鶴第一天涯落魄人 泰興水月菴請

金綱輪王一葉輕大千若爲凝雙睛雲僑鶴憩人間世無束無拘自在身

煩惱多無明大世出與世間不消渠一唾祖師意熱盌鳴聲如來禪閒家破火萬燄有誰得共侶西江吸盡方知我 尊素王居士請

有願嶺南開覺路天涯流落未能舟憑將蟾影移東岱溪夜依稀照萬川 族屬子姪請

裂愛網斷塵纓截魔罥折疑城富有百二山河也不

足易其處尊居天王寶位也不足嬰其情所以唾弃世緣如敝屣遨遊天外而長征者蓋爲志求無生之淤藥思葦涅槃之上京殆將弃三界以爲家環四生而作子大衆曠濟大慈誕育咸俾之底於至安至豫至順至亨而後已然則又豈羨夫紆金衣紫徒爲父母妻子而覘一世之顯榮乎哉 族屬子姪請

身似枯株念已灰因誰致得鳳書來白雲外紫絳臺一任天公巧布排

道也無聞禪兮未悟喜栽空裏華慣裀雲門顧況眉宇之蓋人紛奇節以爲度獨其稔期取若月出秋雲

師姑知是女人作則亦有寸長足疏焉愼中情之好修兮羌摶風而上翥縱申申乎女須兮亦彭咸之所必恕 月明比丘尼請

身披七佛衣不事空王道筆語厭雲天舌頭胡亂掃一抹是和非那分白與皁髓敲五色鸞領奪驪龍寶聞者盡攢眉見者生懊惱婁水王昆泉執侍何傾倒馬面画團圞信隨人所好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一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黄巖沙門道忞著

贊四

韋馱關聖同幨

心縣日月氣壯山河摧邪輔正無黨無頗縛修羅于藕絲孔中信天威之莫測悉曹顢于萃容道上豈義勇之有他偃月刀橫兮魂亾小醜金剛杵奮兮膽落天魔使非受靈山之屬累秉智者之切磋又安能揚靈沙界顯聖支那聲流充天壤名滿盡娑婆共乾坤而永久同劫石而不磨者哉

義勇武安王

麗水黄金骨荊山白玉質面帶烟霞之紫心茹海日之紅義結桃園斧斫難開誰問天荒而地老丹凝五內劫燒不化那知爛石與枯松以神怡屋漏之陰舒至大至剛之氣秉燭固嘗達旦以力屈萬夫之勇植扶劉翊漢之忠睞曹奚啻若蠓所以肝腦塗地九死從君豈無張巡許遠比干龍逢至于千秋尊廟須百代擅英風卒莫逮于美髯公者也

大覺開山達滋禪師

俊骨天生渥窪同追蹤直欲步天童盲無慧目憐河北破有滋壇肇祖風銀盌雪盛眞戒體高空月上𣽈靈裒語言不著閒文彩留得清光表海東

緣幻滋主

萬滋皆如幻身心郎幻緣不緣如幻者幻惑曷由鐲持戒修禪慧愣山高戛天緣師最精進自睞胡飲然爲達眞如幻神觀自靜專品梅光歆雪透出春風芔於穆色聲外解空豈浪傳

鹿門西禪師

白雲坐斷幾星霜道望人同山斗仰住近儒壇生其里芔身定是大梅常

雙林山幢懷禪師

壁立孤撐萬仞巑屭峰蒼倩讓高寒一莖不動階芔艸西徑橫開古滋壇

慈藥基滋師

黄蘆苦竹繞階臺留宿鷺鷥不剪裁住老功臣三十載騎牛嬾下郡庭來

海鹽朗印受滋師

講肆騷壇兩擅雄誰誇破句讀安公海門瀕涌鴛湖綠薝蔔華開金粟紅賣盡青松人不問呼來頑石座生風剎竿長挂秦山月耿耿餘光尚在東

清菴澄禪師

尋師踰萬里問道越千關三事衲衣撩盡百城烟水六環金錫踢徧天下名山迷向伏牛鍊行笑從太白溫顏有旹楊州出現或卽瓜埠垂綸海鷗可狎華鳥獨還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別山慧善普應禪師

百城罷訪入烟蘿宗說滔滔似湊河盆洗禁池傾白月經翻古洞涌金波飲人以德同慈嫗荷法唯公絕比阿道影師名重疊賜袈裟沐盡御香多

澹然宙禪師

歷盡諸家破戶庭歸來活計付漁汀輕舠只傍蘆灣宿明月清風富一生

自證現法師　孫古箸請

若有人兮黃髮番番于湘之湄在衡之阿濟修不忒獨證無頗出滋華雨入貢烟蘿椒蕃衍桂婆娑山濬澤廣式生多一夔倒上黃金闕君山點破洞庭波

德宗道上人

言叶筮蔡德孚鬼神化荆榛爲瓊樓玉宇變莖艸作丈六金身非君非公與含生而託命乃顧乃復脫萬口于危津悲如山而鞏固願似海而須濟得不慳者

施而傷者折殘者戢而暴者馴何因修羅之我如斯遺害之我瞋哉豈夙業眞莽定抑彼着固難詢也耶於乎割水吹光徒憤攘海天浩浩自空明

秀文璽上人

法身五分爰以戒歷孝名爲戒百行之魁沙門遯世含章在醋曷從知君我以事推憶昝申酉天地崩頹楊州鶴化蛇虺風厖君憂母積負奔天台僊宮桐柏一往無回季春三月碧磵桃開母思鄉縣還奉歸來顏容母戚肝膽君催始終戀慕五十如孩遠矣君龕白石堆堆青松不賣華老嵒隈宣公遂往僧史無裁

君芳莫擷我心孔悝月生華頂影欹瓊臺對此清焰增我徘徊

護生菴洞如關主

維山嶄嶄維水泱泱爲鱗介主作大悲王化龍者不知其幾何從寸至尺從尺至尋殆十千兮未央噫安得窮四海極五湖咸泳至仁之沼樂終古兮壽無疆

如如上人

覺來天地一蘧廬形影何從問我渠皮帒一霧都掉卻人間天上自如如諸佛如也衆聖如也彌勒如也如如亦如也越國山川齊入画寶林忝得一浮屠

悔菴上人

上人諱泓登癸未甲牓卽雲間沈臨秋也以申酉之變出家披緇後無疾坐逝

丹霞選佛鼎需弃儒膚敏笑殷士常服羞黼尋寄東山兮以嘯傲指慧日兮而歸途噫氣澤蒸雲夢滌袪波盪具區自慶華胥曾打破不須兩眼更愁胡

處空昇上人

寒暑一帔丞百藍歸從徧吉共燈龕如雲行擧生平一王相橋頭六度菴

永明一葦變上人

尤是狄三當日面脊梁豎起道如川先師髯度牛毛衆麟角數君最象賢戒香能芬馥定水更澂鮮橫身宣德門薦過名動公卿豈苟焉

日明上人 無趣老人之孫

小隱青山大隱塵城偶住老竟怱秊祖翁幸有家聲在那羨諸方五味禪

恆實上人

猒住石梁橋畔寺卻來鬧市更安禪花開不管流秊去一任春山響杜鵑

明巖上人

不傳千佛戒不續五家燈潛眞剗覺和光同塵穆如春風之惠物溫如冬日之愛人撮茶能幾何而消豎子膏肓之疾片言猶未了而解娥眉淚娭之顰故德之者以爲僧伽之再世惡之者以爲不託之愚民卒莫辨他是凡是聖又何怪乎疑鬼疑神咄要斷者椿公案分付入法界海之玄賓

梅林戒先上人

纍纍數竿修竹悠悠一片清陰石玲瓏而有竅蘚斑剝而染黔想勞生之擾擾籌世路之崎嶇于斯燕坐時一披袪可謂塵囂俱滌萬累無侵者矣如是又何

必水從船子而撥華亭之擢山追嬾殘而支煨芋之爨乎哉且卽人間開梵宇平疇綠野建梅林

青獅文上人 父之嗣因造旻殊大士相而得者

文殊堂內萬菩薩君降人間第幾流尚喜夙因曾不昧再披田服更何求撥窮敎海非沙數放舍聞思豈浪修臺山有問當秊事薦後三三莫鍇疇

茗柯忠清麥先生

文章秋水骨節操玉壺氷讜言抒直亮之衷逆鱗不諱弼法著春秋之義元惡必懲寧觸權而去位豈阿比以爲朋風裁侃侃正氣稜稜一欸從君歸九土令

名千載譜吳興

三我蔣先生

濯以江漢暴之秋陽溫良恭儉雍穆齋莊德菸春雨
教拂秋霜六月氷室九秋蘭堂此彷彿先生之景象
而非先生之眞實也必欲宛肖先生請以衛風淇澳
之詩而爲之題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
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仲含李居士

天眞旣散霧含穴𪓟機斤械斧日戕其萌誰補我剿
孰息我黥直養無害專一惟誠羹牆堯舜寤寐老彭

庸言是謹庸德之行斯文將喪大樸留貞嗟哉渾噩
爰有先生

同菴蔣孝廉

儒宗茂叔蓮社遺民尋泗水芳而識東風之面設西
河教而非桃李之春樂有莘之道義安王蠋之賤貧
衡門寄傲泌水頤眞千埃涅而不淄百礪磨而不磷
若乃濟人之危出友生于旣死傷昔之薄培孤孼於
將枏則又本之至大至剛之正氣抑豈慕夫朱家郭
解之爲人哉

尊素王居士二

皇皇偉度弈弈丰神賦學把長卿之袂騷壇推正則
之輪百斛珠璣時鎔落於豪素千章錦繡俄經緯于
欠申謂非毓黃山之秀鍾白嶽之英而爲鳴國之鳳
瑞世之麐也邪胡然覽德輝而四顧舉仁趾而逡巡
哉嗟乎憐才無孝武誰賞子虛音緬懷人於異世徒
抱郄以長吟

介立昂霄柏孤芳傲雪梅安貧眞似憲樂道信如回
賦贍三都學詩兼七子才天衢何日步一嘯凍雲開

霞標管居士

上大無人乙己丘杏壇四教賴君留道源自出姚江

派性水曾饕禹海流貪臭懷三非應遠覃思佩九德
宏周曉空雲散霞光在清映人間卒未休

靜涵張司農

白雲郭功甫雙徑馮濟川心誠而一志靜而專清雖
臭乎人知帝心密以簡在道本超諸形外所立如有
卓然占高峰之片席得崇報之一玄千波旣潰介節
斯全鳴珂無復靰天日搢笏猶嚴侍御犇

周臣王內史

謝家瓊玉對天上石麒麟白業步東林俊彥風流厭
江左玄賓抱揮戈復日之湲衷躊躅雙九苦九甞膽

懷攬巒澂清之雅志畱連方策隱若臥新聞逮雞鳴以起舞思將臘盡而囘春江天漠漠白石粼粼鸞觸正與蝸角裏生涯且復付袞綸

異公王居士

丹山羽翰桃浪錦鱗秋水濯其袪裾清歎庾嶺梅梢之月春風入其肺腑秀奪衞原淇澳之猗那夏高才性賦慧業天甄詞工王勃王建墨妙右軍右丞鳳將翥而霞蔚龍欲驤而雲蒸固已朱紫懷探公卿袖置久當天衢躍馬翰苑蜚聲胡爲乎踞胡牀以燕坐耽韋絕于一經於乎鸜鵒賦兮憶正平零露團兮愁夜行長纓待請拘南越宣室何人問賈生

紫嵒周居士

堆堆塊石方牀蕭然摩詰之空其室內釣笠扶筇岸坐卓爾龐公之吸自西江心超超其遠寄氣磊磊其難降庶幾掌圜天以作蓋揭萬象使爲牕于以玩金剛之智劒于以剔般若之銀缸又焉肯逐雞鶩之羣低眉棱于濁世隨衍儀之後求聞達於家邦而已邪

友醇周居士

鮑生不作仲父遂徂山有松兮扶疎下有人兮容與頂樵笠以爲冠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荷漁竿而不釣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而羞與羶逐之夫而共爲徒也

仲雍陳居士

骨聾秋水赤砂肝參幙機曾丟可汗萬里青霜懷馬革十季黃卷歎儒冠時當德祐籌難策夢覺槐都話已闌往事休嗟天啓後付將爐篆對蒲團

師黃陳居士

漆瞳照漢玉骨凌霜胸藏蝌蚪之字劒瑩鸊鵜之肪偺箸栁營倚馬長書露布凌機虎帳軍旉急就符章利建侯兮萬里詎兩躍兮收光側身天地兮顧影蒼凉蒿子房之兩眼兮結張載之寸腸途不窮以致哭綌非效而猖狂乃秣名馬乃峙玄粻紉秋蘭以爲佩製芰荷而爲裳或隨苑風或逐雲將冀沅湘以至止思五岳而徜徉臨絕壑兮陟危岡消半生之嵬磊兮蕩五內之鬱傷歔嗟噫嘻兮不有遠遊天外盡人間何地著師黃

媧石韓居士

不須石上話多生鷲嶺知君夙有盟方戴華巾離少室又攜席帽出神京卽眞示俗晴還雨在欲行禪暗復明拿得電光爲火把何妨日午打三更

卓月朱漳南出師圖

衛霍勳名少小萶天生邁種骨能奇席犇僧著堪籌策馬上揮毫可賦詩紗句驚人風動石高才涉世月臨池上楊柳已侵宮闕爲幹炎荒又出師

正喬崔將軍

家藏鐵券金章實先朝將門之種名載麦臺天府益昭代公輔之儔雅度皇皇成蹊而下不言之桃李英風卓卓沒羽而中昏夜之石虎倚天飈卻寶刀早知立地端可成佛千里勁回騄耳誰問數奇不克封侯岸眉焰白雪河目橫清秋太平不用擐戈甲贏得慫機狎海鷗

慶雲李公 攝政王旗鼓

諸葛歷試倍流離壯志如山屹不移恭謹眞堪追萬石勛名未肯亞驃騎曾無肺腑藏私怨只有丹誠報主知衣錦還歸行晝褒長安共說好男兒

春雨雷金吾

丰神弈弈須桓桓氣自干霄劍自寒間跨征鞍平樂浪笑談夜雪獵三韓亞夫勛業能嗣武太尉家聲正未闌最喜皆人長健羨金吾仍作父時官

平菴李居士

孤鶩稽叔夜超放李通玄落筆龍蛇吞攜詞星斗懸白狂羣欲殺甫意獨相憐吾道窮方甚奇君塞不遷

中符汪居士

孝義敦仁世遜賢獨居邪憂倍乾乾傳家二字唯清白教子多方只敬顓高誼千秋曾想見斯民三代幸依然相胥狗苟蠅營日不有君芳孰自憐

南伯王文學

玉專白璧羆擅瑚璉攄詞追長吉好學等顏淵俄乘風以化太忽騎鯨而上僊舟亾夜壑鶴沒瑤天才兮何富壽兮何慳此西河之所以嚬涕尼父之所以痛傷也咄蝴蝶夢中方栩栩大千覺後一空牀

扶漢程居士

其靜也祇其動也晁其笑也熙怡其問學涔濆其文章陸離其骨權奇其度淵衷其人美且鬒

又乞題早歲行樂

二十君非四十君據今題昝事紛紜何如景子都拈卻華自飄香鼻自聞鼻自聞見故吾達磨元是老臊胡

載甫戴烈士

偶來竹院暫過僧堂有心存家國何慮問閒忄敵子

房巨萬之貲爲報韓以擊政揭賓王號召之檄思反
周而爲唐衷借白日兮同赤志並瑤天兮共長魂遊
故主忠難化血染黃沙草亦香

錫康周居士

秋水丰神志潔霜賓王之國鳳鳴罔滄桑變閱人如
舊舒卷時耍道以常方寸有天縣日月七襄無衮補
虞唐威儀留得漢官美仰止千秋尚耿光

虞卿鮑居士

魚遊荇藻文章動人在林泉道味高案上琴書曾不
御九天風韻落松濤

中仁陳居士

參得餅窰誰字禪不疑鼻孔大頭縣上生何用金臺
接超步還乘脚底蓮

崑石馮居士

亦眞亦俗非釋非僊虛堂隱坐兀爾忘緣美如崑壁
之藏石靜若徽音之在絃乃有不識好惡底諸方東
塗西抹傾盡狐涎可憐摩詰空無語三十二人落釁
筌
薑桂嘗多知辛識辣導師頻遇汲幽造玄仁以裕後
義以光再恆納衆流汚不爲天下先風波險而歷老

世路危而便旋任外魔兮力捍是淴祉兮身肩其尤
虎跑山中之泉潤濡莫盡錢塘江上之月光焰無偏
者也

肖嵒范居士 子文自文圖請

陋巷長甘顏子貧卻疑再是范丹身忮求雪蕩心無
介富貴雲浮樂自親柳下不慙妻謚惠周宗何怪趾
稱麟卽今庭砌多蘭桂天道于卿見大均

子穀居士入山圖

一世才名數獨慳天風不妒遯天山杖頭明月橫千
界笠下清風起百彎將置古今歸旦暮盡情官佛付
潺湲多生受得霧山記只恐松門未易關

雲間徐式澂

不趨朝市不入山林朱明兮正晝泝水兮方滾荷珊
珊以獻笑柳絲絲以垂陰科頭兮箕踞散髮兮披襟
何人兮知此意白石兮識君心

季卿費居士

蕭蕭楚服炯炯雙眸步既再而且卻思方動而又籌
直欲攜節天外夵畏將清景落閻浮

摶九張居士

生天成佛總隨緣霧運徙勞論後再與世浮沈心不

競羨君自作地行偈

道耕田居士繪行樂為道耕圖請贊湧書于上

問君空手底將鋤歎世心田長刺多拈起青原垂足斧斫開忠國倚松蘿菩提揀作靈苗種般若渟為灌溉河謗謂道耕無著莫插鍬叉手任婆娑

聖先朱居士

世路風波日險巇放身只合碧山涯千尋品壁侵雲直百尺松枝偃蓋垂寵辱無驚神自王市朝不問夢恆怡惠連得句有芳艸抱郄何妨更賦詩

秋嵐朱居士

悟有為之非實知夢幻之難停芒鞵半歷江南保社藜杖曾敲幾處戶庭居塵而扮出塵之相在世而懷出世之經咦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有越格超情漢肯耽著乎金鎖與玄扃君不見勘破趙州無字後一回舉著一回新

袒生顧居士

香林柏子了淡經怱卻人間歲月更茶熟過來還逕口應知念底事分明心不競意何嘗逐鹿徒成蕉下夢清修且自課生平

永孝戴奇童

苗而不秀孔茲哀邁種瓊華為孰開遮莫九天從謫降卻歸天賦玉樓臺對清影思悠哉咄拈起迷盧方外擲碧霄長看月徘徊

龔與參乞題二親肖像 臨終念佛而逝

四大空如幻十虛見所緣西方何處是暮鼓日徒懸咄潭影蹋翻入朕迹雙輪杲杲挂青天

徐指菴為父汝仁乞題肖像 諱允壽

芳尋泗水壞擊堯天物齊莊生之論瑟希曾點之絃樂爾智也壽爾仁焉佩玉冠緌何濟美羨君生直太平季

祇園剛姪禪師

自信玉容天賦得誰將五障強名模心華爛熳開金粟法吼髭鬚震海隅未許末山誇半杓肯隨無著道蘇嚧往南作佛嗤龍女站定腳跟眞丈夫

泉首座為母希菴比丘尼乞題肖像 生緣鹿城

夷亭曾閱春瀨上妻水還看涓滴無圓頂而現本來之相方袍為標出世之模月落華胥春夢斷稱州東壁挂葫蘆

師黃居士為母陳孺人乞題肖像

與知陵母廢知嬰誰似高褒見獨貞不計敗成希避

就唯咨忠孝對風聲邦家念重身家念君父情深兒女情淺子參我春再造千秋一別氣何橫

通睫馮道婆

鬚眉粉黛閨閤丈夫矢志參方擦盡百城烟水存心作佛竟忘五障身軀驚普門帀帀之波親探洛伽疑岸後三三之數遠造文殊何事峨嵋尤頓轍豈難萬行以踟躕咄四運濟移誰擧令春來依舊百華敷

元淸胡道人

堪歎衆鬚眉幾許蒙巾幗咄哉此閨閤偏多出世情旣假金襴爲服御還將鎚拂任施呈似恁般訛公案

且道如何斷評咦奮迅始稱師子步崩騰那蹋象王行君不見大道本無男女相至眞亦復越常情又不見龍女當年疇智積彈指南方覺道成

趣德般道人

得毋儀之大者盡婦道之恆然克咸厥家啓佑曾玄若乃專精事佛矢志逃禪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則凌行之流亞而空室之齊贊與咦識得首山無量相騎驢新婦阿家牽復爲頌曰劣相殊形不似他男名女字謗交加一般鼻孔聞香臭摸著道開石上華

牧牛圖

歷劫沒名字彰爲者頭角縱然打得回無繩還自縛要知者般頑賴底任你蹋徧天涯掀翻海嶽撞到彌勒佛下生豈敢保討伊頭鼻不著阿呵呵他家自有好風規畢竟按圖難索摸

羣漁會飮圖

扁舟一葉泛輕鳧日暮蟻將傍葦蘆人世與心渾不管風波出沒慣曾無忘機到處鷗堪狎招飮沿鄰釀可酤千古勳名悲范蠡得魚那必在江鱸

劉海釣蟾圖

金錢作餌帛爲緡釣盡人間朝市倫貪墨難窮如廣

渤情絲不斷若牽銀官居上品尤思進富積千庄尙慮貧垂手玉蟾何大意劉仙端的示迷津

樂川馬居士

大士當年逢海上因君感應道交深爲人造福開永壽與世明宗延竹林一著本來知本據半生功行遂初心五常應復高門第家有白眉又見今

聖月錢居士

玉骨亭亭傲雪梅艸玄誰數子雲才淸言祇許嵇阮共法喜夫容富趣陪迹寄人間恆隱約心遊天外獨徘徊徵君尙復嗤彭澤五柳當門止弗栽

武君求居士

之平也者得儒傳又向吾宗理會禪儒釋兩關都透了更有何事上心田

尤敦素居士

起死回生妙有方濟人還爲作津梁功同大士眞堪羨持地仍兼老藥王

惟寰馬居士

徽恩修了堵波連傾盡家貲事佛仙檢點生平誰得似襄陽在後給孤卉

蔡宗五世家慶圖 子穀居士請

或拕金紫或林泉五世瓊芳葉更聯家洞儒宗因學佛室空幻趣爲逃禪青雲那怪生高足淨洛應定長白蓮欲問三三葊後事一輪紅日正當天

子穀居士行樂圖

不須瑣末論生平一句身心奉刹塵舉世叢林知子穀芳名欲歇也千春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一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二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嵒沙門道忞著

書

復玉齊耿兵憲 諱應衡

台臺踞菩薩地見宰官身苟非般若根深正因力大安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盡瘁家邦而復擷奇問道有如此也承諭夢中問答語合經禪尚存作主與夫揑合之見貧道以爲台臺切忌作夢會若作生死夢覺會則當人脚跟下大事隱矣不見舍利弗問彌勒大士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大士曰誰是彌勒誰名彌勒者所以古先哲人嘗見此道時直得十方三世盡空法界淨贏贏赤灑灑純一眞實人體安可强生節目於其間邪即名品荔支淨剝皮殼之說大慧當時漏逗不少后頭有言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向諸聖求解脫不審台臺以爲何如

又

家瘦民肥心夷政簡雖官署一山林也可以返收聽可以省問己躬第台臺所患不在世緣轇轕而在用世心深不在玄途窒塞而在理障太多苟能絕言思路總管帶心一以老維摩之空其室內龐居士之勿實所無心行而力究之一朝緣起無生方知趙清獻所謂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灼有恁麼事然後即以從前自家底爲諸官民提掇則公堂即妙善法堂豈僅曰一山林已哉

與念尼王海憲 諱爾祿

徃時曾嚮大名於耿玉老齒頰昨歸台次甬蒙虛懷下問得三夕快聆謦欬因知大檀霧根夙種迴越時流第必欲固其形骸然後求進斯道前雖略陳管見尚恐猶懷咎嫌茲復引而申之終希邇言之一察耳詳夫含生所以流轉不息者良由無始世來不覺遺眞循焰因焰生能因能立所於無同異中突生同異同爲根身異爲器界遂使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判然對立乃至四相崢嶸我人見隔生情動念造無邊業受無量苦莫不厲階於此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佛言豈誣也必如大檀煉形固體庶幾長生而久駐焉無論惑夢幻爲自己執苦本爲眞常者何如且一受其成形而不與之變化則一塊然匏繫而已求其身徧十方智入三世如佛菩薩之雲興善利我已失之矣抑亦偏小之見豈通人至

許也邪。即曰。我輩處胎而或昏。隔陰而致迷耳。是亦不然。何也。迷悟在此事相應不相應。而不在形骸之變易與不變易也。蓋與此事相應。則一念可使萬年。縱或舍報還來。決不流向別處。不見雜華有言。譬如丈夫食少金剛。要當穿皮而出。苟與此事不相應。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況復塵勞擾擾。業識茫茫者乎。所冀大檀舍短從長。會萬物爲自己。直向毘盧頂上任運施爲。庶慰貧道之懷也。何如。不盡。

復中柱張相國 附來書

端頓首座下。去冬聞飛錫北來之信。不勝翹仰。即
大覺叢林有主。一切七衆人等。奉金鏡無迷也。達和尚心願亦云圓滿矣。端根器淺薄。傾耳法音。皈依久矣。未能遂解組之志。面奉開示。倀倀奚從。至西來大意。不可以文字求。意見索欲拈疑義質吾師。而媿未能也。幸惠教先之。俾聞所未聞。向秊閒暇。曾修念佛持咒法門。慚無所得。近滯迹熱鬧場中。身心交瘁。覺此事此志。終不容釋。惟日夕念利澤及民。上報君國。庶幾寡過。然此願亦未易遽遂也。世出世不二法門。尤祈方便垂示。令迷途知導。幸甚幸甚。敬具微儀。奉塵香供。破顏存之。亦云不遠之誠而已。臨啓不勝瞻企依切。

去冬辱台命。猥以大覺見招。自審衰羸。曷堪驅策。但念達磨一宗。響絕大河以北者。彌運執殳言邁。亦聊爲法奔驅云耳。閣下少掇魏科。壯居台鼎。不以位須之崇。拒人千里之外。尤復孳孳法道。念不忘心。非夙承大願。則鼇蓬名場之不暇。奚有于空宗哉。來諭欲拈疑義相質。尚媿未能。夫疑者。信之根。悟之門也。是以先德有言。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惟不信故不疑。不疑故不悟也。今閣下既有疑義可拈。正不必山僧惠教。聞所未聞。但打併身心。專一緣慮。切於疑處著力。瞥然打破疑團。則拈與所拈。覓其影迹了不可得矣。世出世不二法門。無別方便。亦只要居士看透張中柱耳。若看得張中柱透時。則人尚不見。誰爲世出世間之法耶。即今張中柱作麼生看透他。但於一切處一切時。能毫忽不自放過。豈直工夫打成一片。即行於世間。且無纖毫過患與人指摘。譬諸刃焉。向外則傷人。傷人斯有悖入之嫌。向內則克己。克己反有歸仁之福。今人處處放過自己。而於他人則多方責備。恐於世出世間。未知其可也。瞽矇之言。唯高明采擇焉。辱貺謹合爪以謝。

復柴菴吳相國

伏承來翰滿紙忠膏義血不忍竟讀於乎先皇英主也乃數窮百六吾厥家邦囘思甲申三月之厰寧獨閣臺疾首卽艸莽如殘衲亦復痛心不已矣抑聞之蕩蕩大千空於覺後明明六趣有若華胥苟正眼觀來則凡爲蝸國楚亦乾城又孰存而孰亾哉雖然說夢癡弄忍成剩法不有閣臺之節義錚錚彼鼠肝其父子豺狗我君臣者必將假託乎斯言而人道不幾澌滅與山僧二十季弄卽知海內有閣臺一人今來昭陽蒙不弃夷卒惠教先我則愈有以知乎閣臺也

昔柳柳州作箕子廟碑而紀其德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夫閣臺不常忤權璫蒙貶黜乎則所謂正蒙難者是也不幸江海濱流明室之鼎且南徙于黔矣彼苗者雀莫不仰承新澤獨閣臺身中乎清廢中乎權孝忠一綫于焉少留則所謂化及民者是邪非邪今天道茫昧洪範九疇之訓將遂湮夷閣臺旣文且獻使有聖者從潭西而索求當必有法以授之矣獨山僧德不足以承先道無能而啓後雖私衷有激而發爲言詞者不過候蟲旹鳥自鳴自己曷足以當大方之一噱乃蒙許與過情不令山

僧媿潑而亾負哉咫尺不獲一聆謦欬慊也如何陞儀謹對使拜嘉臨楮可任企仰弗備

東牧齋錢虞山

不弃幼爲諸生習制藝卽知海內有以文鳴世如老先生其人者矣繼行腳遊方間從碑銘傳志間見先生一二古文詞益歎先生之文非徒咀英而吐華者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者與太歲因貴鄉許子得廣讀先生初學集益如横開武庫如潑入寶山如吳季札之觀樂至韶而止竊謂非留藏萬卷眼碧秋空不可讀先生之文抑先生豈徒以文哉

明治亂植人倫故先生之文爲不可企及也今天下學者尚慴先生之文涉世忌不獲廣傳于旹然古文有抑于漢魏淹于六朝至唐稍顯宋始著極盛尙于元明之世幾同六經而莊誦者遷史是也則先生之文晦諸一旹其章明于千萬世者固有黙司其柄者矣然則嵒穴之士欲聲施後世非附先生青雲不可抑先生至德作人靡間朝埜緬維先師崛興末運振起先宗爲佛滅後再五百世大法光明幢是亦先生之所樂道者矣今先師示寂且十七季墖上之銘亦有操觚以論次者而先師之道德終暗昧不彰也竊

謂人如先師非先生之文不足以光揚至賾文如先
生非先師之人不足以煥若昭回彼長衡異度之流
汰如竺璠之輩尚得僭託先生矧俊偉如先師者先
生豈有愛焉未後光明點出筆尖頭俾伊照天照地
非不孝一人之幸實天下後世學者之幸也猛擬肅
莊登龍請于下執事奈爲山門匏繫特遣首座山曉
執狀牘與不腆之儀代申鄙意統惟慈原恕悉臨書
無任翹企注瞻之至

又　附來書

往在嘉禾得見李節女傳不但文詞爾雅而尚論
閭門風義原本於祖宗之教化當墨穴世界點出
金剛眼睛甚難希有徑山有言子雖學佛者然愛
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正於數行文字描
寫出徑山老人鐵輪頂上圓明自此鄙人八識田
中居盤偪塞種得此一段根苗每至酒闌月落香
銷燈炧此中影子落卻未嘗不與老和尚相晤對
於大圓鏡中也腐儒失學拙集流傳積年餿飯嚌
之便欲嘔噦不知何緣得入慧眼過爲誇許當是
此土衆生應以聲論語言得度如鄙人俚言樸學
臭腐滿紙老和尚亦放倉間白毫相光收入文字

海中邪以此知文字三昧不可思議如此往年擊
節大篇故是霜鐘相應也密雲尊者塔銘十五年
前己諾江上黃介子之請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辭
第以此等文字關係人天眼目豈可取次命筆年
來麤涉教乘近代語錄都未省記須以三冬歲餘
細加簡點然後可下筆具稾謹與曉上座面訂以
明年浴佛爲期爾時或得圍繞猊座覿面商確宗
可於法門稍通一綫亦可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上座還手勒奉謝蕭辰淩山唯爲佛法強飯自愛
山曉同披讀敎箋惠然賜諾許銘先師眞含不朽式
詩且舞蹈踊躍俱與者矣竊惟不孝本一山林枯槁囚
方不諒其固陋無文輒以銘傳見委往往辭不獲命
間亦操觚應其求索獨先師窣堵波卉一片石于今
十有八年未得其當每當鐘鳴漏盡之時未嘗不五
內回遑愁然如擣乃蒙老先生肯撒墨華俾留芳躅
使今狗馬卽塡溝壑在所甘心其他幕說之私又奚
可以言喩哉嘉禾李女傳淺媿不成文理及閱尊集
則皆此物此志方慶如蟲禦木亦自暗合孫吳乃辱
謂拙言影子落卻高懷何先生之與人爲善而顧自
忘其大美也邪經云雅思淵才文中之文如先生讀

五地聖人之所習者彼漢魏以還紛紛諸子尚不足
供垂弃猘不斈之候鳥時鳴者乎再遣山曉擁篲龍
門恭俟奎壁停雨遲雲惟高空莫沛然早及之春風
尚寔有冀頤神善攝以為南邦文獻是祝是禱

又

開歲以來翹瞻雲藻以日為季不意王君山曉奉璋
疊至盥手開函焚香展讀儼若赫赫明明天王復辟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而我師
復生焉中間發微闡幽或貶或諱文約指博義正詞
嚴所謂法用春秋以經當世則又雖有游夏不能贊

一詞矣自惟墓木既拱之先師一旦僧章麟篲遂得
孤光揭露昭千秋不覺情至而悲生感深而涕隕
自今伊始為不斈者究何捐軀而報答也邪至若紬
集加評卷端授弁亂九天之華雨飛六月之嚴霜此
則老先生之正氣丹衷自積自溢卻不關不斈事也
於乎人生在三事之如一而戕倫敗義之夫每每變
易天常斯人道所以鄰亂亾所以相繼孔子之懼
即先生之憂也今人滅裂在三倒披裳服回挪揄先
生之菩薾不有泚抑獨何心哉銘藁即依後命繡鐫
雙白歸恱艸艸布復嗣容專謝不宣

復西遯超道人

星霜四閱不通聞問而臭味相孚則無有間也人之[illegible]
惟天下之無人久矣非無人也人而衛道[illegible]
之乎無人也不衛道不畏真則昭陽黎[illegible]
遯道人其幾矣乎故山僧昔東昭陽曰微若[illegible]
衰世敢保閻浮盡化獰今昭陽且卽昔以天下[illegible]
僅一西遯可名曰人矣以曰人之西遯乃復[illegible]
僧使今山僧縱得一世之名又不若西遯之[illegible]
諒也以西遯人也為人之所見諒其人甚[illegible]
則山僧何修而受知足下哉先師塔上之銘[illegible]

肇創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得[illegible]
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庶幾有以存[illegible]
固信山翁決不辜虞山舞弄筆舌而點竄天[illegible]
三峰為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為同氣連[illegible]
而茂其左葉滋而培其根在他人或[illegible]
辱在西遯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illegible]
書不留餘地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即[illegible]
豁堂如仁菴輩並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illegible]
手勒八行專人請改劖靈嵒之與山僧[illegible]
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覘為布置斡旋虞山又[illegible]

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不虧道不喪眞之西邇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即如命定刊雙白遠來多媒嫂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復靈岳儲姪禪師

千里吳越山川相間不能特託鱗鴻唯從往來雲水詰問與居得知痰疾一發旋愈今遂平康無事以爲慰也殘陽挂對再荷天童從白顚毛無俾䵷祉所幸飽柴足水遠市離囂豐儉可隨其家寵辱不關於慮得偕以遂餘生耳我山突兀鬬諍堅牢道德本荒疎

文章焉可恃惟用道對御野人滄行之數季寂無形影此則山僧自信較似差勝諸方也先老人塔銘𠫊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䇺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旣隂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僧俾爲刪改乃假手張靜翁斡旋鏺枚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苟同心之語文似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𢘤慧山僧淚媿賦性顓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勖無乃太孤老姪之心邪老姪言滿天下道散江湖先老人

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偕允多矣區區十八季來松柏旣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媒嫂得不淚山僧之臯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猶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頒宣口諭即如命施行矣復諫不宣

又

山僧向來於塤箎猶子之中𥅆吾姪最爲厚善以至忩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者愛爾施設文言豁達通暘將來德業聞望殊有可觀故也不謂爾於先師包藏旣心每每掌舌譸張雌黃無忌山僧曰是疎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于今七季太歲閏爾遷金

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峰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額弗紹弗親弗問弗仕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大不敬無孫禮也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梵宇排空香田徧界在他宗之人承而葺之仰瞻俯𥅆不興食德報恩之思且非人類矧爾孫子以兹弘功浩業易爾蠹戟蜂矛直摧枯拉朽耳顧何害不消詎爾梟獍爲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抹之又抹此爾爲人神厭弃以太山僧爲四衆攀援而來之日

覩對諸山檀護剖抉重封而開顯者也於乎爾乎抑何器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昝人謂黃檗勝亦奇衲子但兜率謬耳今爾兜率則一味竊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壑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鄉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埒王侯則采買定窰之鎣羅列而陳饕焉靡靡服御遊從事事勤求精妙罔思歲比荒戎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猶諸天報得要皆信脂檀膏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四大苦本爾之增苦也彌勤五蘊元空爾之描空也愈甚反先聖之良幾成後昆

之惡習不幾謬而倍謬乎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責李四囂虛如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嘗委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尚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支議名桂按君白簡爾時衹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即門封戶閉杳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荅爾後自分臨難不可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季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淩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剛愎自用輕出累爾即爾亦謂此行不是汝叔老和尚小姪不顧有生何事畢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

見之對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illegible]欺世盜名者乎昝也按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勤下[illegible]今則以彌勤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款[illegible]必高叫憲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昝也台邑[illegible]都回影露布長書會打繼起賊禿今則以天台[illegible]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衆生[illegible]曷過黃品偏僻遠遶家子文復何也則是爾[illegible]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illegible]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鐘百[illegible]勢要權謀徑山攘金粟正畫攫金之態[illegible]

羞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illegible]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所以珊瑚[illegible]山僧爲爾不啻日飲千行久欲向爾深規切[illegible]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illegible]故始得乘閒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爲吉[illegible]竟如何即得山僧不妨請爾所自比之妙喜杲[illegible]作五丁力士開山通道置爾康衢不見妙喜之言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又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虛與旹消息所以古之人當血氣盛壯之旹慮危陰之[illegible]

往則朝念夕思戒謹獨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驟之以逸欲敗之以恣情殆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斯言也在時流足稱金石之藥對爾沈痾惡症苟能太忌勤服庶萬死起一生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于頓足扼腕之追矣統惟鑒納無任縈懷

復靜香周居士 附來書

雙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岡歷言和尚待汝姪汝孫之寬大仁厚而歛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負老人處甚多聞督責之語跼蹐無地惶媿欲效辭婉意切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荃叨爲汝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汝歎已勝小汝渠已全受義無再加大杖之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霧岳一書欲付梓工荃清夜思維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看便之心服尤勝刊刻即與萌治天下撫妙于剿況同杖其葉乎嵩衲和尚矜矜之倘以荃言爲不然亦衲過吳門面呈一切商搉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一脈由全之幸甚幸甚

季冬承瑞佛日後將返櫂天童候新春過越其語平陽佳山水不意曹谿金粟後先命至敦偪殺人細思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須以主失其道門徑去無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司俎豆之人始覩霧岳所作所爲百種千端日以陵毀先老人爲賞心快意之事眞令天地雖寬有所不容人神雖隔咸爲抱憤他不具論即密雲彌布一扇糊株至三況其小者便先師尚在人間行道將不淡剏述爻檀之懼而大畏于匡哉此山僧聲辠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所以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賦感有詩讀言有篇移書以切責之苦口叮嚀以訓誡之故語不一二足者也來諭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請自知孤負山僧

處甚多山僧自念道涼德儉何能于尾大不掉之人有所歛植第就楊太史王雙老爲渠經營一事使其山僧左提右挈引渠出于正大光明之域恐終身爲焰提鬼不敢以面目對人矣此或山僧歛植霧岳之一班然負與不負則渠心自有靈臺明神固有業鏡山僧于彼非但無責望之心即彼或謗或誹欲經欲截固不如水遭割如光受吹而忍之弗校也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孫蔑祖以下陵上爲不可去也厲階耳夫自有天地以來便有綱常名教自有生人以來便有父子翁孫今驅三尺童子使陵其祖毀其

翁後固瞿然有所不敢者何也天定之倫性生之分淪于肌浹于髓不可得而攸斁者也豈霧嵒身爲人天知識非狂非惑公然陵毀祖翁必闘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踴躍無地惶媿欲死者豈不零仃洋裏叟歎零仃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哉雖然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或霧嵒賦性中下理固有之然蔑祖戕倫之罪逆又未可以惶媿一言爲之寬恕也所諭治天下撫娍于剿者德布成湯網開三面盍爲赤子無知竊迫弄兵故耳若夫陳恒弑君尼山請討胡氏秉議尚謂此舉不妨先發後聞況山僧忝辱先師門下霧嵒又屬猶子旣非匪人之比則無俟上告天王下請方伯復不口誅筆討故含滿隱忍以觀成其逆惡將蒙出疆不越境返國不討賊之誅趙許世子不嘗藥而弒其君父者罪不赦大哉是則山僧于先師爲敗子于名教爲罪人有不獲戾于上下古今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者乎以上下古今之仁志忠孝未有不敦倫而衞義者也不審居士又何以矜宥山僧耶極知尊意爲先師一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書臘底旣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鄉

傳霧嵒爲感

再復靜香周居士 附來書

獅駕行急未及述荃是夜同雙白至檗菴舟中一段話檗公楚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剩物以通彼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旣剛認過亦勇昨代霧嵒下山之時原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掐指而彼尚不覺悟其不留心於禪門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直提汝既爲霧嵒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合我亦非吳江編氓翻手一掌當機剪截能反手此時似冷水澆背隨然一驚然後知老和尚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疏親相待也舟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尚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師亦知之今日原爲本師而來既承提誨即可云榮及本師老和尚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況

檗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偶鎗要其初來代
一師禮足之誠掌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足仰祈慈
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
老人一掌示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
諸刻不日容同雙白居士再叩函丈代荆何如臨
楮無任悚惕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檗菴一掌及居士規諭檗
菴之故盖山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檗菴若檗菴果以
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抑
山僧縱李邁敢云非沙門釋子然則掌檀越且不可

況掌吳江知縣唯檗菴自任爲霧岀法子則霧岀亦
是我家子姪山僧尚可以家法繩之又況檗菴哉聞
檗菴因居士之言卽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
底知文識墨不敢自越倫常雖然檗菴唐突老僧不
過揩土家一呰腐氣尚屬無心之失不審霧岀又何
心行種種毁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
先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
痛心非但山僧殺然有說卽古南亦正言對使璧還
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默所謂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者乎向使山僧狗馬得隨先師早塡溝

壑冥然幽閉重泉無所覺知斯亦已耳今不幸而殘
喘尤存奈何非木非石聋自褎如充耳不與君父同
仇則亦有靦面目何以瞬息人間故今居士正不必
問山僧起倒唯多方曉諭霧岀克順克孝勿以少陵
長毋以小加大擧從前之當門觸祖翁者悉改弦而
易轍則彼且皮之不存而山僧又毛將安附哉否則
縱令山僧三緘其口豈天下後世盡皆㞐倫滅義相
胥爲獸爲禽抑于霧岀豈眞有暴秦之興遂無心非
而巷議者旣從地倒還從地起唯高明其鑒裁之

柬敬一主人郭子公

相公萬里天各一方而英聲義聞碑著南人之口者
如風傳響語云道無脛而能至名無翼而能飛于我
公王斯爲信之歲在壬寅曾修寸函託鴻問訊想已
達慈座矣公夏因　先帝有山陵之役特遣門人旅
菴輩馳送薊州意　殿下必入朝會葬復修候左右
庶俾親承謦欬少慰遐思不謂奉　旨勞免仍復山
河阻越傷如之何今春有來自瀋陽者聞檀越子祁
生蒙推屋烏之愛遂使怖鴿驚魂依然定魄抑山僧
何幸叨榮施眞勝祁生晝錦還鄉矣然此案遭誣枉
至于家破身亾累遺親族莫甚价人纔曾二一錢子爲

最慘今兩家妻孥與其弟虞仲方叔咸遠配遐天流
離瑣尾殊可惻愴就使山僧縣同陌路忽若途人尚
當興慈運悲效先佛投嵒割肉之思況屬檀那承信
施復有　公王救世菩薩二天可戴慈蔭可依忍恬
然坐眎不一告哀又何顏厠緇流而稱慈悲眷屬也
邪爲此冒瀆威嚴伏冀少舒蓮目普放豪光使其停
酸息苦聽贖還鄉則夙生銜結寧獨錢宗爲然卽日
升月恆之福山僧沒齒亦難忘頌禱矣翹首企仰無
任主臣。

王菩知大乘義自本來有非在古人[illegible]安
後寶往昔藥病俱消不二乘[illegible]一乘中說法[illegible]
中會讚廣流法藥亦如是以大悲普度[illegible]首法華
病差殊非一故方天宮龍鬼及人間教網羅張三
佛如來濟世大醫王隨根說法療諸病如病服藥無不
題血書法華經後
跋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育王沙門道忞著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二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三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跋

題血書法華經後

佛如濟世大醫王隨根說法療諸病如病服藥無不瘥病瘥然非不夂方天宮龍鬼及人間教網羅張三百會廣施法藥亦如是以方便說非眞實稽首法華最後譚從前藥病俱捐弃三乘歸約一乘門彈指圓成正徧知衣珠獲自本來有非作故成離諸過亦如父財子克承受用無有留礙者以無留礙戲論除頓歇火宅入清涼露地牛眠芳艸地春光依舊本風光所以刧根境俱忘絕朕兆聖凡景見大光中萬別千差都一烙法覩面何勞尋專甲大用堂堂知不知鵞王擇乳素非鴨蓮亭亭獨出自天然歘地千華生碓蘂婀娜笑倒東風弃華一塵一佛國一國一釋迦胡越誰云天地異不逐寸步越河沙經解語能言不是聲絲絲柳綫牽長日滑滑鶯梭織曉春一字演經無量旹全經只在刹那宣卷窮空劫不見頭晨滿十虛罔窺尾日用勞生卷復舒夜月晨風光陸離革囊纏繳百千般鎔過頭頭自不知伊余早歲竊知恩金刀曾割紅蓮舌瀝血流丹書此經字字經兮字字血以我身命卽爲經盡未來際周法界如經分布廣宣揚普願見聞同證入今此經王誰手書力禪刺血以爲墨光通榴火珊瑚赤七軸行行如貫珠忘軀以爲法如我卽如我願願力禪分身如願與經俱如空不沒湛然存

題潘天玉所書法華經後

天玉潘子以自善根生正信解信解佛之知見一念相應可以長御大車疾登寶所衣珠宛在淚差客作貧人王饍不餐長笑五千退席於是閉關卻埽覃思繹斯信解之不足又讀誦之讀誦之不足復書寫之書寫之不足更請眞寂永老題跋之總之欲此七軸琅函流散大千之寓俾凡有善根者靡不信解受持讀誦書寫一如潘子天玉此其心也乃申酉變革眞寂之跋且隨兵燹逍遙而潘子旹亦隱如有失歲在辛卯予忝道峰潘子天玉始喜隨以是跋問予予盍未知眞寂何如然聞之先德矣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潘子果若心悟則此七軸者可以建立繇我埽蕩繇我何有於眞寂之跋哉夫潘子抑知乎從世尊臍輪鼓氣齒牙敲磕焉而後有此三周九喻也析音

聲而求之何者是添文從潛子手腕運旋紙墨淋漓焉而後有此千行百帙也離點畫而求之何者是經是則經有旹而湮沒有旹而塞跛有旹而晦而說者之與書者益通往古貫來今充乾塞坤可以塵而說刹而書熾然而跛而莫知其竟者如此則多寶佛搶可以掌置他方可以遂來此土如鍼鋒葉如陶家輪於眞寂之跋何有哉於道峰之跋復何有哉

書石衲道人家藏先司空所誦梵網經後

釋迦文世尊合金輪而登佛位神宗顯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風雲匌帀主伴重重一旹同班鵷鷺之臣咸皆世主妙嚴之輩歟其列在三公九卿臺中省中者莫不留神空宗樞衣禪室所以德行重當旹理學推名世如越之石簣陶宗伯墨池王大司空之類[illegible]有由然也司空周道龍池激揚先子山僧以宗屬瓜葛竊知公之一班逮順治己丑予且承乏大能仁寺則于公居爲甚近矣其子石衲道人復從予遊又從予得納菩薩優婆塞戒乃眎予以公生平所誦梵網戒本且跽而請曰此先君司空公受之雲棲宏老人者也今某以先君之靄復從師得誦茲戒師必毋吝于澤庶幾家世傳之以爲宗龍可乎予謂梵網之流通諸夏也通都大邑無在無之第自司空公以及子之身兩世矣服之無斁此則希有者或疑公與道人皆菩薩優婆塞菩薩優婆塞自有菩薩優婆塞戒此非菩薩優婆塞之戒也予謂千華臺上千百億釋迦所誦之光明金剛寶戒豈即蓮華臺藏世界赫赫天光師子座上盧舍那佛之戒哉三世一切佛三世一切衆生之自性心地戒也心地無相而以事相求之可乎是故經言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悉名破戒者言不違自性無相之心地戒也違自性無相之心地戒則全戒而全佛矣全戒而全佛者無戒而無佛者也於乎正言似反誰當信者使石衲道人一如司空公必知予言之不誣矣石衲道人者字予安盖明之孝廉疊也

書重修梵筴大藏後

此藏經爲商河郡王所請奉安城中心寺者歲久星老僧殘經之壞於風蒸雨溼鼠傷魚蠹者有半寺僧無力修理復不忍其狼藉因捨歸大覺院中適東萊張相國靜香周觀察挽余江南承乏是院乃命僧五十餘輩於中或補書者或募貲者或出手裝潢者自秋徂春凡七閱月用金三百兩復成全藏念因緣非

偈而成功之難如此謹書顛末以告後來凡居是院閱斯經者幸專意護持毋外借毋塵坌毋爲風雨鼠魚之所蠹傷俾是經永鎭山門常爲人天法藥則余之厚望也敬稽首合掌而說偈言佛求半偈舍全身百軸琅函豈小因珍重大家生眼護留將法藥惠天人

書憨山清大師語後

憨山老人居匡阜之七賢峰寺昔余實從之納戒今老人圓逝且三十年矣頃余謫青州大覺院事歸渡大河以南乃于安丘準提精舍得覩老人示念外學公法語手墨淋漓彷若慈容儼覿余既不勝今昔興懷復念公奔丞道途而事老人於艱虞險難之中雖老人有以服其厥心而盡瘁忘勞承事知識有如公者亦可以風矣勒數語于左方而示後之展翫者庶幾見賢思齊幸無作筆墨觀焉可也

書禪燈世譜後

此書壽梨棗在天童其編次也在閩川盖予取福清吳君舊文而筆削者也流通則在崇禎四年至今甲午凡二十有三夏而徑山之嚴統始出則又取予成說而頒爲新條者也嚴統出而海內紛然與之競辨

者無他以不應收天王歸馬祖之門自馬祖之門有天王則法眼雲門皆爲南嶽孫子矣歷來兩宗世系青原廣有載籍可稽徒以玄素之碑夏卿之銘與之徵詰恐然否未知誰屬也雖然青原不以兩宗之太滅其家聲南嶽又豈以二派之留張大戶庭彼睦州啓悟韶陽乃使其承嗣象骨圜鑑亦發明投子而命其紹續新豐則南嶽且爲曹洞雲門之所自出矣有於法眼之區區者如此則歸兩宗於青原而南嶽之爲南嶽者自在也至若壽昌顯聖之允復吾宗後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尤興者遡始流于涓涓尚乃屈辱乎二老況置于未詳法嗣之列則吾豈敢抑嘗曰此書之成予實無所攷鏡故爲之序曰間有說法當世嗣代未詳者但附于其宗之末而先師爲增一語曰俟其詳者補之予敬服先師深長思而小子愚不敏未之逮也或曰雙徑之爲思乃始深長矣汰豈承存實繼禀乎若峻夷夏之防者或又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嚴外而不嚴內尤之乎不嚴也予盖未知二說何如獨歎此書本爲不泯先德孰知其反開諍論之端哉語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信夫

書天童悟和尚語後

此乃先師爲妙玄上人秉苣語也因記崇禎辛未余侍先師住今太白旹頹垣破瓦滿院荒榛中有老屋一區在法堂址而上人與童顚二三輩盆十數春守香火於茲一旦先師至不五稔而復還歷代巨觀上人以從心之餘猶獲見之故雪頂厖眉日渠渠與衆作息樂而忘倦掩息矣而先師實爲之荼毗焉力作於前耿餐於後誰謂耕而無穫哉又十四季予承乏茲席其徒旭初明諒者出而示余且請書軸後志不忘也余嘉乃孝喜而爲之題

書謝氏一門五節傳後

歲在乙酉清師入邗居民罹于屠戮翳倖者蓋有餘家獨謝氏厲生之一門母女子弟後先死者五人咸以節著靖哥趙進士爲作詞五章紀其事足徵青史矣然予觀厲所著狀而知厲妻張氏當高藩困邗旹卽與女希韞籌所以應不虞之榮莫如死長故城陷之日女先而母後其投澱井益其素所蓄積有漸也子于宸從井救母冀有生理不知氣盡寒泉母生則生母死則死親屍在此子將焉往此謝氏三魂與邗溝一月所以長映廣陵之濤而夜夜有清輝者也若夫長子于朝之斃凶鋒也以墟墓出幼子于陛之歸賓壞也以痛念母兄傷死非無爲節則有間矣雖然千秋廟社豈若蒿里之重不有開城而揖賊者乎百世君臣奚啻母兄之恩不有反面而事仇者乎朝也陛也情獨何淺哉故予敬次五詞大書其後將以告夫天下後世龍樓鳳閣之家必以謝世一門爲法焉

書李孝貞傳後

孔子傷明王之不作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鳳鳥河圖特鍾物之祥然且與兆明王矧人瑞而尤卓者乎在明神廟間嘉禾女子有李鳳者生而淑媛四歲罹母卽悲痛踰常及長力肩事父任虞以有行遠父也遂終身矢不字人父固貧儒鳳益工女紅績紝以佐父讀如是者近四十季父適沾重恙鳳則默自禱天祈以身代餓鳳者煮藥飲父乃有青烏銜果落鐺中一劑以起父之危其貞孝感通有如此者故一旹名儒碩學咸有詞詠撰著以揄揚鳳德以予博觀黃虞之遠也漢唐之廣大也人倫生齒之浩繁也詩書所論序史傳所紀載諸子百家所稱述稗官小說所網羅至于仁聖賢人忠孝節義瑰奇之行譎怪之夫顧何類不有獨鳳以幽閨女子非有黃齠

之哀柏舟之感。一根本至孝乃能捐欲廢情反常合
道有上下數千百禩不世見而鳳見之者此豈爲檇
李李氏一家一邑之祥已哉明興三百秊太祖以承
天啓運之聖人洗淸日月釐正乾坤功實不在禹下
復以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鳳益爲萬泰和氣所蒸結
耳鳳鳥河圖出豈徒然者說者曰鳳生萬曆十秊至
崇禎二秊乃卒卒未二十秊而明遂尼者何也予曰
此鳳所以生當其旹亦直其候也歟

書李梵君傳後

節孝李梵君者嘗從予問道天童益甬東李進士仲

偉女文玉也玉生有異迹甫能襁褓聞王母諷經輒
解義旹已知世緣浮幻有願淨修不字人矣父母强
之字一瞧丘氏子節爲夫別置媵自勤自業因夫赴
省試沒于江拔髮沿江號哭三晝夜痛感人神尸爲
之出旣欲絶脰尸旁親族相持亟勸復勉之以義始
旛然念夫有孀母婢有遺胤宜爲夫存宗祧奉旨甘
奈何卽死死易耳要當爲其難者遂以義割情且循
初志因剪髮自比於式叉摩那之列焉故傳稱玉剛
方節孝是也然未知玉益有磊落不羈之致焉玉嘗
一日在城菴聞鄉居同祿屬蕩盡則手舞而足蹈曰

而今以後始稱寸絲不挂矣此其曠懷達識固非近
代士大夫所能勉企萬一者況義烈凜凜如彼也耶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近代士大夫方其揖勞朝堂侃
侃而論聲氣講戶門剛則似矣一旦賊闖都門敵窟
城下其早以妾婦之巾幗蒙丈夫之面顔何求如玉
之矢死從夫何啻九牛而一毛哉夫以祖宗之澤先
帝之明非有甚惡於天地神祇而卒蹈覆亾之轍者
何也惡爲羣狐城鼠社憑而墮之所以別白是輩
抑俾幽潛發迹焉耳此則天地神祇之意也如歲有
春陽而無秋肅則昂霄之柏聳壑之松反不得與芭

緣未節者較厥姸媸及乎歲晩天寒來風之梧桑旣
飄婥雨之丹楓亦落而是二君者始得以靑靑鬱鬱
見焉故玉雖賢女子使其不遭異常變故則與中饋
之里婦相較幾何國莫不願有忠臣家莫不願有孝
子然國維多艱斯忠臣之孤芳乃著家惟不造始孝
子義夫節婦之懿行式彰然則忠孝節義之顯于旹
也其家國之不幸乎悲哉

書幼孺麥生詩後

諸佛菩薩有如幻三昧善能神通遊戲往往出沒天
上人間或爲君公主持世界或爲神王宰制幽司或

以其權示爲同事之攝則或與人爲父母或與人爲
妻子或與人爲昆弟友朋幷其臣虜僕妾而爲之或
順或逆或壽或夭巧設方便開其正信使其修持卒
莫測其從所由來此佛菩薩神力不可得而思議者
也晟舍凌氏有子名正絃季甫十三童而聰慧過人
幼丧厥父以孤子撫孀母其愛之育之不啻如明珠
在掌也宜矣然雖就外傳槃未嘗咄嘔而吟也一旦
有疾忽作七言近體一章從母索紙筆直壁案書之
而後掩息焉其詞有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茆屋自
天開之句豈非以其權行四攝者之明驗與不然一

菩提之童耳此烟霞物外之語奚宜至哉或曰凌童
之爲開士是矣何不常住在世明以佛法開解夫母
必使其惱逝傷懷憐才致感淒其手澤肝膽交摧聖
人不爲已甚之行此復何居乎謂本聖旹遙人心淡
薄當安常處順之旨語以氾氾悠悠之道將恐入而
說者未有見出而喜者已可知矣惟其愛鍾于至性
痛發乎眞情而後重費靡吝悉捐以爲之植福且徧
叩諸方亟求所以研幾乎死生者不遺餘力焉則其
利益夫母也不亦大乎故吾直謂凌童之生也有故
死也有由而有近于佛菩薩之神通遊戲者非誣也

制書後跋

國一標名清涼著號至德下南陽之問鄧山愼奎壁
之章久矣輪王不作吾道寥寥忞生丁末運幸際昌
旹重以道涼德儉謬膺斯典自應閉藏韜晦庶幾無
辱國恩第上曾拈茶頭敕書有勒石天童用垂永久
之詔緬惟皇上遇忞怡顏問道握手譚心每敕近臣
傳語老和尚審勿君王睬朕當如門弟子旅巷望相
接可也於乎管仲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竊
謂上之知忞殆復過之然則言尤在耳念豈忘心此
忞之所以日夜回遑而不能已于懷也所幸先帝位

階十地慧性明敏一旹因馬嘶而知解頓忘習雨當
而得大自在所以升遐之日付託從容苑蓍坐化允
爲百王足法斯可尚耳

書鹿門西禪師語後

鹿門西兄晚弃講席力參先師旹座下龍象甚衆獨
與予交昇稱莫逆迨予繼席天童而兄亦住白雲山
寺相距不一程故彼此意興所至未嘗不命駕相從
後予退耕五磊再遷廣潤尤歲一二見至應越之大
能仁湖之道場山齊之大覺院則相距數千里然後
離悰別況託之鴈足魚箋而已及予再住天童則兄

景迫桑榆未踰季而化太公從此太白之堂兄始音巹
而迹遠矣今歲之秋其門人道元信公繼主延祥以
省于來天童乃出此卷眎予予腸痛西州不勝懷傷
今昔且謂兄一逝爲汝求人之切如此道元旣匪門
外遊人自應力肩師道欲啓白雲奚俟予言而始勖
勉哉因其乞題爲書數語左方亦慫慂之誼云爾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四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說

師蕘說

曰稽古帝王之見於詩書者必堯舜爲首稱蓋堯之巍煥則天舜之恭己無爲而民自化政治之隆斯爲尙矣然孔子復稱舜爲大智固不揭其聰明天縱者奚若濬哲生知者奚若亶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焉邇言者何卽詩所謂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所謂芻蕘必采工瞽必詢者是也今上以菩薩位現帝王身無師智自然智蓋已積劫圓成故能總握乾綱于幼冲之季乂安天下于細旃之上日應萬幾直如庖丁之解牛于游刃之間無不恢恢乎其有餘地者尤復敦兮若樸渾兮若濁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爲心此豈昭昭察察苛細矜能之士足以管窺萬一乃謙光導物不恥下詢而問字于忞雖泰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擇細流抑輕塵足嶽滴水汪洋忞將何自而上裨山海之高深唯是仰體宸衷不自聖神與谷王善下之義謹采詩書所謂敬獻二言曰師蕘云者敢謂下下人有上上智誠以芻蕘固民之至賤而識之最卑者也尙可爲師則凡茲後先疏附奔丞禦侮之譎諫王多吉士我皇有不廣乃忠集乃益虛懷而翕受之乎彼人之好我者又何所顧忌固靳夫嘉謀嘉猷之入告我后哉虛懷以集忠告則我皇無心思而衆人之心思皆心思矣翕受以聽謀猷則我皇無耳目而衆人之耳目皆耳目矣衆人之耳目皆耳目故耳目斯能及遠衆人之心思皆心思故心思可以窮神窮神極遠故無幽弗燭無遐弗周舉九州萬國之情形無告顚連之赤子白昭昭于衮扆之前丞綱之紀之經之綸之勞來而匡直之輔翼而振得之俾咸適其所宜各正其性命將見巍煥則天之勛業可奏于恭己無爲之治也何有於乎帝賚良弼乃在版築之傳嵒釣訪渭濱而得鷹揚之呂尚安知市井魚鹽之內芻蕘雉兔之間無名世與王之佐哉則又不得不爲我皇三致意焉

原辯說

辯天者何辯泰西夷人所立之天主教也何辯之辯其闢佛而不知佛也然則我國何以有是教也自利夷瑪竇者唱也瑪竇於萬曆初年入廣粤稱重譯慕化貢獻方物其國人善制器器多奇巧於是得逗留

中國不亦矣瑪竇死其徒來自廣𡗗者日衆乃卽詔
都洪武間建事天堂指所事之天主名曰耶穌謂漢
哀帝時降神生西洋者也一切人物皆由是主所生
宜敬事可卽還天堂不則天主且怒不可救至矯以
詩書詔事上帝等語遂大誘中國人日有風聞大宗
伯沈公㴶慮之上疏極言其事乃得旨放逐未幾賓
緣復入今江淮河漢間多有其人而廣閩尤甚天香
黃居士者閩人也有沈宗伯之慮而無其力乃負其
書來吉中州人士冀有以詎其說也由是詣我師天
童老人師於座間明其妄執之非天香遂以是意請

爲說以辯之師因筆此

景倩亭說

當山義興禪師道崇天帝特命長庚給師薪水而世
言東方朔亦長庚降迹故夏侯孝若之序贊朔曰神
交造化靈爲星辰本諸此耳茲亭舊名陰𦶜文名鎖
翠而博學深思之士往往議其淺率乃原本天童實
來太白之景仰以朔字曼倩遂以景倩易之於乎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後有來者庶幾顧名思義無忝先
宗常使太白來遊來謌則其景仰寧有旣哉

翼孝說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彼墨家者流尚知有疏戚後先
也豈髡髮染衣法眤天人羣生之類大者如兄小者
如弟固宜於族屬間蕩無纖顧而滅裂其先宗可乎
夫先師與磬山老叔在當世爲二甘露門而在龍池
則有卵翼之功佛祖洋洋天龍陟降則又何可昧也
乃不一世而門分矣戶別矣爲之後者居然有生殺
何必生亮之思於是積忌成毀積毀成讒狎之侮之
不足又陵轢之輕言以肆辱之令不孝輩潸然涕出
無從至不忍審眤何邪於乎先師已矣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持以詔之常寂充士抑豈先法叔之心哉或

曰彼有所激爾也父與伯孰親人方詈其所生彼獨
非人之子與而忍之乎獸死不擇音安所顧諸意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一間耳
彼此號爲人子者甘心於是吾不知其肺腸復何如
也孝子不侮人親其于三寸尚慎之哉

辯謠說

黃檗之心要未章開示學者做工夫教看趙州無字
話三十年嵩常疑其非斷際語矣未暇辯也頃讀佛
祖通載益得其詳蓋斷際於貞元中以京洛獎指參
大寂會寂遷化因禮塔石門得親大智禪師遂于言

下徵證則其說法應在穆文之間遠武宗滅教有口只堪挂壁雖宣宗即復沙門然僅三季當大中己巳之歲而師已遷化矣趙州八十尤行脚曾見臨濟後始住院及遷化在昭宗之乾寧丁巳相去宣懿僖昭無慮四十八季嘗記法眼問光孝覺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直以先師無此語對之且謂莫謗先師好豈六十痛棒打臨濟之黃檗而不遂爾爾邪然則此語非乎曰何可非盖南公以後之黃檗與

法派說

古者僧依師姓而命名故有支氏竺氏之分帛氏于氏之異至彌天安法師則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驗經果縣符遂為永式然而法派之稱無有也僧之有派也其起於中古之世乎按山僧得派之先盖始于燕都戒壇世所稱為鷲頭祖師者其派曰清淨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行理大通無學至受業先子僅十一世乃山僧不從慧而從道者何也由先子自淮揚東隱起家而闡法與建于匡山之開先寺復別衍十六字曰佛道興隆有開必先傳燈紹祖以永萬季者是也戒壇之派盛行天下雖東隱無改其初若江右黃岩淨土諸菴

寺凡屬先師後而遵開先派者正振振不可詰然山僧自以開先既屬他氏而宗派弗易則門牆如故彼語斯笑斯聚族類於斯者將無鵲巢鳩居之恥乎因為之更衍二十八字曰道本玄成佛祖先明於杲日麗中天靈源廣潤慈風溥焰世真燈萬古懸於乎飲泉水貴地脈山僧今忝長育一方矣厥初得厠僧倫從誰脫白而披緇乎開先先子也迺開先先子之先所從來脫白而披緇者復為誰乎戒壇祖師也不有戒壇之祖何以有開先先子之先不有開先先子之先何以有開先先子語云出世之師恩踰父母然則木有根水有源又焉可誣邪是故承之以道庶闡先之流不斷系之以本將戒壇之葉益蕃若夫後山僧而作者其丕顯與丕承與固不敢望夫不可知之人正恐昧宗祖以為弱喪之夫焉故著為說以志之三世四世定作圓成而易為玄成者避天童先和尚諱也(今又易為元成者避康熙之聖諱也)

杜逆說

當山有扁標先師徽號曰密雲彌布者係費隱容兄住持金粟旹屬檀越子穀之筆大書特書懸置碑亭義取旂常鐘鼎以志不朽者也亭為孤雲折廢此扁

無奇業高縣丈室樓若苶春辛丑賫兄父子相繼淪
亡繼起由是乘虛入據罔念先人豐功厚澤而與榱
桷几筵之思公然肆其妄悖乃別開戶牖另安祖堂
竟將先師徽號麻纏紙裹自書親聞室三字揭以滹
沱大宗三峰眞子之印而挂諸侍寮焉忝聞人臣之
禮不敢齒君路馬良生在三事之如一卽使繼起承
襲他宗非我族類然旣忝居先師丈室尙當恪恭先
德況屬孫行而蔑其祖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不知繼
起何物猿梟卒不返思今之我身爲誰孫子此之蔑
祖賴孰中輿乃罨厥心逞逆天背理之如此乎大承

爲人豢養非有膏粱以道其口廣厦以尊其居然見
主則尾搖聞呼且匐起矣豈繼起象子穀之旣推受
先師之遺蔭顧不如豢養之恩乃不聞德報而毁侮
加焉於乎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凡茲蠢類莫不有返
復之心矧人矣繼起何心行之昧昧忍爲大承之所
不爲哉幸忝起請過山稽查此扁得諸侍寮親對子
穀稱升洎諸山大衆開洗塵封始睹密雲彌布之字
迹昭如星日由是同衆縣挂丈室中堂復記其顚末
于祖堂廡後之入室操戈有如繼起之悖逆大無道
而申儆之云爾門人道忞謹述昔壬寅季冬之十二

日也

引

募裝釋迦佛像引

像設周秦無聞也葢自摩騰入漢以其古先世王曰
優塡者所摹之画氎至明帝旣驚夢感良然因命工
圖奉諸霧臺于是眞丹君子之國始睹西方大聖化
儀矣然猶粉本相傳逮桓帝建和中更用黃金寫傚
而晉世譙國戴逵復出自巧思往往注慮累年而後
就則不第陋彼丹鉛縑素抑駸駸乎雅中古樸略而
上之自是生人福業相名遂有地中涌出海上浮來

甚而雕山鏤谷家崇戶設非有徵發期會而羣若嚴
君慈父者何也良以大聖明智之所著與羣生日用
之所習其此固有之性本而恒沙妙德莫不彼此咸
具焉者故天將雨而礎潤母齧指而子傷是皆同體
之感通而世猶謂聖有殊異能巧驚若帝天此有爲
非實所以來達磨之譏而金不度爐木不度火泥不
度水所以致趙州之難譬之世有遭劫而驚悸失心
者雖居密室聞家人子步屐謦欬未嘗不戰掉爾曰
有智者過而詰焉知其故則坐之中庭使左右夾持
爲角貝鞞鼓之震且然至再至三則恬不爲怪而驚

悸之疾愈矣然不問症候之所從起槩以此法施之癆瘵尫羸之肯則亦未有不煩冤致殞者也故在六朝以上人專福業冀于聖也爲高遠冀于疾也爲驚悸法用鼓張角貝之術若夫世道交喪人心日以怠荒矣則法用勸營功德妙嚴像設俾動其攀援哀慕之思此法在補虛損實所宜用也余旣無能退廢尤病吾徒日竊竊焉先德之隳言罔知旹節之畸輕畸重毋欲告之未有路會若虛上人方營聖人之像設于所居曰普度者乞余言爲引因遂書而授之若夫舍一萬報終以聖人之法得度云者則有上人之口在無俟余贅也

重修皐亭中𡎺院引

皐亭中𡎺院者故宋眞歇了禪師之所瘞也禪師爲大陽繼起之孫丹霞克家之子人尊而傑道大而光凡七據緇海五膺天子之命紹興間孝宗師崇尤篤會崇先顯孝禪院成特自長蘆詔師主之開堂日慈寧太后親臨聽法未幾示寂朝廷降香致祭敕葬院之西隖錫以悟空之謚靜焰之典方服榮之宋運旣終元阿术所在伐寢陵虐及師𡎺啓龕見師儼坐如生爪髮周身蔓長阿术驚歎親自抱石掩之自是

中𡎺嵬然垂五百季無恙矣今上丙子臘月之晦兇燿于火𡎺一夕而燼某上人主𡎺者也乃載江五百里奔丞涕洟告余曰維皐亭之有顯孝顯孝之得不沒於皐亭也惟中𡎺持之今中𡎺廢則顯孝一抔土將桑田是變眞歇之風不其泯諸子盍爲我疏其事吾將持以告夫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曾受靈山付屬者余曰噫此葢禪師披露全身爲大地衆生闢福田顯法施者也善夫天童老人之言曰當季屋𡎺護全身一夕火光眞歇了普勸檀那出手新定然必發兒孫肇不然禪師生動宸衷沒感暴虜夫豈無山君水王呵護其間而祝融乃燕然得肆其威哉上人往矣祖燈䫫發大地春回當必有起而肇新之者

匡山蘆林精舍募修講堂引

江南之名嶽三曰衡曰廬曰台雖各雄尊王長不相亞一以金僊氏之道顯葢南嶽以讓匡廬以遠天台以智者然其間法水濫觴則又本諸匡廬故三學未興蓮社之玄關早闢五鐙未耀破頭之紫氣橫分葢自遠公息念羅浮大醫廻車南嶽而後玄工義匠星散名山然則匡廬者豈特聖賢淵藪殆亦法海之岷源也泉流自中子不離母是以天下法運恒𠯁廬山

為消長方宋之隆禪扉大啓天下學者莫不遊匡阜道聲不著遂迄于今探玄之士並馳丞盧山未艾也獨東林改律為禪而天下義學幾浮沈五百歲迨萬曆間受業昧公先和尚至山寺後剎戶知有學而一旹同慕道諸公亦互起東南稱甘露門矣先師沒能紹明其道者吳楚之士多有之然當副貳傳化則匡南之蘆林遠其一也遠公河目海口醬鍭玄微洞無表裏使鼇鉤半擲則金鱗滿載歸矣何煩竿竹重裁而至今垂老無聞邪辛巳之冬予自布臺訪公察公太就固非絕人逃世痛自養高者但所居湫隘為方來

限而蘆林舊有精舍頗明廓方擬新則又工費告匱亦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夫比丘之法住如鶴去如雲一對之安不再宿豈固離牆峻宇而以華軒自適哉特以德眾非鳥不可巢而居也非頑石不可露而處也故正覺垂成艸座斯登人天普集則祇園不廢如使公怠先德棄後昆則在今為有餘必欲坐大講堂俾戶牖開豁則非蘆林不可撣金布地義固檀越非異人任況興衰起廢與培天下法運哉靈山付屬迦陵音在予蓋其旁觀者因不憚饒舌而為公言

募建大能仁寺鐘樓引

妙音遐暢無處不及及而眾生隨類得解各正性命唯佛聲為然其次則鐘鐘以無舌之口匪說之譚弘宣法要大者聲傳百里或八九十里雖小亦不減二三十里若夫願力之所持威神之所被則大千塵間剎海非遙是故精舍之必有鐘也豈曰表章法器增重叢林如故國喬木之謂與實式開長夜之曉警旨之昏警覺幽明息停酸苦焉耳然使其庭軒是設登不發揚如世陋窮君子懷瑾握瑜不獲自致青雲之上即賢如稷契皐夔亦經綸何自以暴布而流膏澤于無疆之域哉越城之西南隅也有名剎曰大能仁

寺者由廢而興由興而求還舊日之觀已于今歲庚寅之八月吉日辛卯鳩工集炭陳大範模開大爐鞲鎔合餅盤敘釧以為一金由是火候既到一瀉而成萬斛之鐘焉鐘成而表裏無瑕徽音洪著蓋亦人天贊仰萬口宣傳矣第無危樓傑閣以承之不克扺瑕其德用則亦與無鐘同先民有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蔽賢之為不祥則顯賢之為大祥可知已況復震茲圓音迪彼遐聽俾有心識之徒審聞性之恆如忻已霧之不欠渙明種智同悟圓常其為功德利濟何如哉聲傳響會是在知音君子

爲庠禪募修靜室養母引

吾佛大聖人設敎必辭親割愛脫逃人世者豈固欲其猒離刱然總本根哉將以求道利親而普濟乎羣彙者也故聖人方生之七日母沒而神遊忉利及成道遂登天以其道諭之母氏者三月旣下復還本國諭其父及闔國之人民咸奉道化大哉聖人達道以度其親故語至孝者莫吾聖人若也聖人旣殂千載嗣其道以爲之後者則有若黃梅之養母盧行者之負薪陳尊宿之織蒲屨班班見諸禪典而世俗聽熒乃以輕弃其親爲吾聖人之敎辠而假我偸安之輩

復駕言以行其私聖人設敎之心愈不別白于世嗟乎今歲之秋予歸省自天童過邗江上人屨慈者訊予睎予有憂色予詢之故曰庠出家淺未疇四方決擇之志然有母焉老矣亦有兄弟匪材不可以據也予曰曷不爲負薪乎曷不爲織屨乎曰庠弱且無爲母避風雨處若得小搆數椽庠則日持盋焉求升合亦足爲母得甘毳之奉無十金之客卒成就之柰何予泫然黙計吾弃親出家卷求聖人之道於四方者且念秊吾伯氏子孺友能字吾子况吾母乎然今不憚修途數爲母氏往還者以先君子啓手足皆吾不

獲承易簀之言也予旣重自創懷復悲上人志乃作而曰嗟乎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廣陵固多慕義君子乃次述其事爲上人一聲告之庶徵好善之有同然且以媿夫駕言行私不顧父母之養者

募住山資糧引

稼穡之于人也功重而勞輕然猶歷寒暑閱春秋其間風雷之所散動雨暘之所暄潤能不中道夭矣又必霜之雪之堅之實之而後賓焉祭焉老疾焉婦子焉歲利其養况君子明道蓄德期恵含生而朝耕暮穫哉五天以往塹山堙谷重譯乃通故諸祖之行言

唯傳梗槩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至于能耳西歸南嶽青原以後之尊宿或親師而筋骸靡恤或研幾而寢食皆忘或求人而萬里風霜道路固以皇皇焉汲汲焉殫精㢢神矣迨其得意之後則長林豐艸石室茅齋動踰數十秊道尊德備不自知偶爾一言露布則天下響應至有不起于座而號令人天者比比而是所以玄途日闢雖今百世下而斯道廓如也所謂炎遠而自他有耀者非與世衰道靡陵夷至于宋元之秊道德之途不勝名利之獵于是遂有諂競苟邪冒昧而行者然未有混淆如今日之甚者也狂瀾旣倒

徧界波流雖欲規以古道而少所見多所怪是以伏首寒嵒口生白醭終不敢以椎魯遲鈍之方闢說于斂人彼土之壽乃雲外澤公從磬山來人事外聊爲擧唱遂爾傾倒者三晝夜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要皆未易解也澤公旣不怪誕于復欲近于半牛呫地縛二椽焉期終身踐履斯言此其志蓋大有過人者但彼此囊空水洗未免告困高門尚非澤公心雖然公惟吾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故送公者自崖而返耳公而尚落今昔則大將保公公才智豈出今昔下哉卽或歲比不登長者猒聞黍盞聲然端不猒夫行

古道之人故敬述數語付公友俾合刺爲寿矛知必有聞而肯可者

募齋十萬八千僧伽引

六度莊嚴施嚴爲首四事供養食供居先蓋人不得食旹則有尩羸之患顚頓之虞口且不能言手且不能執身且不安詳命且不存活矣故施人以食者非施其食也施人以慧辨施人以安樂施人以色力并其人之性命而施之施寧有大如此者乎所以韋天語宣公律師曰世間福田齋僧第一信有由然哉隱山上人苦行頭陀少欲而知足者也乃志募于金簸

僧十萬豈以精進大願顧自爲嚴與實欲諸檀獲有世世長壽獲有世世端嚴獲有世世多力獲有世世安隱獲有世世慧辨通達無所質礙耳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請于上人其毋交一臂焉而失之哉

越州雲門寺興修引

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芻蕘之賤爰自戊戌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予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巽問尤復緬懷先德企慕芳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

韻日理于口殊切景仰之思及余辭闕還山尚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于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耶夫越州雲門寺瀕東望刹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開悟于斯闡法于斯歸眞窆[illegible]于斯吾人遂往曾幾何旹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催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於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

豈理也哉。予還山過越適道濟上人以興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文雲門之遺蹟何如而獨叙宣上意者盖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尚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募修安國寺禪堂悟空國師墖院引

粵惟聖王臨御天下莫不致力民事其在明而著者固兢兢然咨謀咨度矣。即幽而山君水王凡能爲生民捍大災禦大患者必思昭德報功崇其廟貌修其禋祀俾無失墜焉。況復其人道重朝埜德欽鬼神生而陰翊王猷沒而保持世界者乎。海寧安國寺者故唐悟空國師道場也師嗣法馬祖鼓打鹽官聲傳四海。一旹宗門耆宿咸共激揚雖有斷際之恢弘大中之齊聖罔不服膺皈敬由是鹽官國師之名遂與天壤同流矣然世羣稱鹽官而不稱海寧者由海寧舊屬鹽官州治距今縣治四十里元文宗朝州爲海齧無存而殺止于安國寺之封界邑治因安國始得託以建立民社嗣後由元明至大清三百餘季雖斥鹵有消長之候而潮往汐來卒不能踰濠堤尺寸以西者伊誰之力使非悟空一剎捍禦其間即再起錢王萬弩交射恐莫抵其洪濤怒作也如此則嘉湖數十州縣且不能保有桑麻矧區區海寧七里郭哉免萬竈之生竈脫兆姓于其魚功高德懋如此宜乎崇祀而昭報之乃聽其雲寒水冷對老僧殘莫之恤而問焉。不猶戴天而忘天之高履地而忘地之厚乎噫非夫人之忘之也高之至厚之極卒莫知其自焉耳余昨過安國慨悟空墖且委艸莽禪堂數楹又椽桷差脫不可居會監院某公有興修之舉出冊丐余言將叩謁高門。余不敢以固陋辭謹序文以告夫欽悟空之功。食悟空之德者。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五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祭文

告以直禪師文

於乎哀哉兄竟蒙賊難而死乎初兄在天童聞楚寇虞黃檗老人之塔不寧也歸護之弟臨岐握手勉兄以耳兄曰道人家風一刀兩段固心知非兆而不虞如此也去冬弟歸省獲晤令兄玄澤於廣陵旹淮楚交警而訊兄無耗弟旹遂忡忡若負重憂於躬者因約明春迎兄來京隱亦慮兄或有不虞如此也逮抵章江果聞有七月之變於旹霜飛草死東雲欲雪弟且冥冥若處大夜中不辨昏曉矣亟命爵師發南昌遂不克設位告兄而去今春三月再渡章江以兄後事之故趣問玄澤玄澤告弟曰去歲兇黃無寇寇且不至黃檗七月之事直公殆隱乎其權以辭祿也弟則心語曰若所云者亦否亦然蓋兄固語弟我無福於躬無德於朝廷特以國家天潢之故坐享百里侯封之奉如生民膏血何今吾既出家而屢辭屢受余辜也夫此固玄澤之所以有此說也然弟實知兄死矣則又不設位告兄而行者何也亦於百分千分億千萬分中存此莫須有之一念而稍寬假焉耳頃五月十日濟生來言兄被難事甚悉則兄竟死矣不可贖矣縱弟百其身亦無可奈何矣慮今之計祇有設兄之位告兄之靈而已於乎哀哉乃至欲如向者之猶猶耳望倖於一日一旹斯須半刻且不可得又妄望兄貿貿然來語於斯笑於斯陳古訓以規誨弟於斯邪故自聞兄訃以來迄於今動止寢寤蓋不啻日腸迴九矣真如千車之輾我思焉斗血之哽我咽焉不及今引紙長書臨文大號將必有鬱結之疾病中痞滿之症況兄去弟而死又將百二十有餘日今縱不能登穴呼些以招徠兄魂又不能吐一詞焉位以告之此在汜汜者義不敢出矧弟與兄曠世之交哉故由斯以論則神思芒昧不告可也由後以論則歘幸圖存或幾希於萬一不遂告焉亦可也不幸而至於今既思窮望絕之如彼又情無所將義無可追之如此則斷斷乎其宜告矣而猶然不告者何也將謂弟不知兄邪而他人無弟之知兄者謂弟不能言兄邪而他人無弟之能言兄者益能言則必知知故能言也夫弟之知兄非今日始矣益自辛酉交臂於黃檗兄旹以王孫之重幽身叢席方遂薙染則羣言交

媢彼碩大如某某者猶畏讐不弃弟獨以耿耿之躬
奴生荷負卒成兄志抑弟豈爲分榮帝子俾兄有德
於我哉葢知兄洂器不謬爲空王弟子耳因與兄著
槽歷者且三年後弟參天童兄亦再參天童雖吳山
楚水不無屢間星霜而彼此皎然于絲靡隔故凡兄
存之于心發之于言見之于行事以至威儀動靜之
徵瞋目揚眉之故使弟爲兄寫炤捺狀識以臨兄端
如優孟之于孫叔敖衣冠抵掌無不宛肖秪有人疑
其生而不疑其死者非夸兄以誇己也葢習兄之深
實有如此知兄者也然則今又何其交告而不告也

於乎哀哉弟于此極難矣蓋兄之終爲無可奈何者
死無可奈何矣抑此無可奈何之故豈易言哉將舉
世有莫知其故者亦惟兄上下左右之靈鑒之臨之
默而知其故焉耳夫兄旣知其故矣則弟不言其故
可也然兄知而世不知將謂弟于兄遂如此爾爾也
則又不得不言其故言其故弟知兄大不說也夫告
者必有詞無詞以告焉不可也抑弟豈無詞哉有詞
於此必求當于兄之心求當于兄之心則有詞而無
詞矣何也使今弟徒以交情纏綿含悲忍楚哽於瘖
咽于兄之靜非但兄不屑聽弟亦斷不出此矣則必

舉兄生平行業從事乎師友者若何深造乎大道者
又若何以至誠以遇物恭以處己澤人以德飲人以
和木偶聲色之場蟬蛻利名之域大開不踰小德允
敦乃今發最後之光明經旬暑而顏如生歷三日
而癡痕無血變渠魁之色傷同道之心庶幾師子之
風鄰都之藏哉抑所謂求全象于旣隱得馬體于一
豪者不云無之然弟知兄亦不受也葢兄道光月揭
德厚用藏一于聖人遯世不見知故證矣以爲無實
得博矣以爲曉涔之莫窺識達矣而恫焉若顯[illegible]
之無知言可法行可則矣而惴惴焉若無一節之足

錄乎人湘之南潭之北顒顒焉向風矣而甘自降于
鄙埜固陋衆養童禿之倫俾無得以名狷焉兄空何
如爲心弟乃舉向所謂塵垢秕糠者陳芹設藻胡跪
合掌喑喑焉對位而讀則何異韶而鳴缶鈞天而於
於夏而裘冬而葛圜而逗以方者也抑兄掩耳返走
之不暇其誰爲聽之哉吏若援莊生之說釋部之覃
奴生夢幻祈解勉夫兄則又所謂蘿苴爲虛空安耳
宂者矣故弟至今窮思竭慮卒求一詞焉以叙兄無
有也是以告焉不得不告焉又不得眞于無可奈何
中又無可奈何焉者然則弟將奈何哉亦終于無可

奈何已矣於乎哀哉

告寂音尊者文

康熙癸卯季月日天童匏學道忞謹以滌水豁毛之供致祭于圓明寶覺洪公禪師之靈而言曰維師生知夙稟慧性天成書經目而終身不忘思無停而萬言立就早參明宿悟眞淨之高禪匏閱傳燈并汾陽之妙旨頂王證眞三昧文字得大總持蓋自有禪宗以來博通經論學富天人雖代不乏賢然未有如師之出秦入漢左蘇右黃風雷駐其舌錦繡纏其腸者也所以著爲文字之禪林間之錄僧寶智證之傳言

言顯佛祖眞詮字字開古人生面使天下後世之緇流凡有志于斯道者莫不大覽識其大者以發明心地小覽識其小者以資益見聞此師之旹旹教育我儕而爲百世之師我儕亦朝夕承師提命而爲終身模範者也然由宋至今五百季未有自謂因師悟入而附師門牆者有之自靈嵒繼起始夫繼起之師爲漢月藏公實出先師悟和尚之門先師以其馳騁知解恐流爲荷澤神會之宗閒常移書規誨之而藏公遂謂印心于師庶幾叛太先師不妨于天童可以忤言相抵耳并秋辛丑繼起住金粟金粟蓋先師道場也竟公然毀傍先師糊抹先師名號謂曾好言吾祖葉慈芬孝祀倚師爲得法之祖以故不惟先師法眷菴以下之諸祖莫不輕訶妄詆爲不知禮[illegible]負師生平瀝肝雕腎發揮經論所謂光輔祖宗者非以利後昆實爲遁逃藪矣是豈吾師心哉抑忝竊之所由古檜王太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者無數矣始識太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過一書者以傳言行之自若其于己甚重于法甚輕古之人于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于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于[illegible]

百丈故百丈歎以爲不及也夫古檜王太雲門之世睬師爲甚近青華嚴復有浮山爲之證據師且非之矧乎杳茫之世冒瀆之證何所據而援耶是謂自誣而誣人。其爲識亦卑且陋矣。奚啻師言之與古人今悟入之途亦紛而非一。釋迦覩明星而悟明星可爲釋迦之師乎。靈雲見碧桃香嚴擊湘竹鳥鳴鐘響皆上闌干不因柳毅傳書信一聲江上侍郎來豈無上之省發屠家張無盡之觸翻溺器啓人曾不以數者廢師承彼假悟師言乃祖宗夫師則是溺器夫師是屠儈夫師矣。輿僮夫師矣。卑田夫師矣。雞角竹桃夫

師矣。其于己未必重。而于法不尤輕也邪。昔者季氏旅泰山。尼丘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今霧岳毀祖而媢師。豈師顧不如泰山哉。盍師傑出叢林。爲祖園翹楚。一朝罹患難。著逢掖出九死而僅生。垂二十季重削髮。夷險無二致。故山谷極贊以爲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烟。況今歸復常寂光土。肯因粢盛豐潔。反冒昧從人而甘受非類之禋祀乎哉。知師斷不其然然。幽明睽隔。縱師吐弃。曷由證驗。而表白師衷。盍亦薄言震之。俾莫不震疊焉。庶幾少塞覬覦而杜彼僥倖者之心。否則怏怏之徳。稍有不得乎師。其誰不可恩歸往哲而慢易其人。如是則徒可以叛師。子可以叛父。臣可以叛君。三五之倫。將遂澌滅。奚有于佛祖之道哉。杞憂是懷。惟師其陟降而鑒臨之。尚饗

見聞雜記

憨山淸大師遣戍嶺南。因得修葺曹谿。晩季恩旨放還。業建逸老堂于匡山五乳峰下。適韶人再請還入嶺。遂示寂曹谿。蕭相國爲卜兆。厝其全身。旹五乳徒屬夏迎師龕至匡廬。以青烏家言各人人殊。屢葬屢遷。莫適從。會師俗弟子作牧豫章。復舁歸曹谿。將窆之

矣。而總戎宋公必欲易置合殮。及啓龕則爪髮已長。須顏不改如生。由是卽肉身奉供曹谿焉。先師卒未久。卽託生桐鄉爲顏氏子。三歲不語。一日忽呼其父名。父訝之。師曰你盍我弃身弟子也。後其父登兩膀。司李五羊。師又叱其名曰。吾不喜你占高魁。喜你宦嶺南。吾因得至曹谿耳。俄染疾。公署復謂其父曰。你爲我名督學使者魏公仲雪來。父難之。師曰云我有命。渠必赴也。魏公至。與之酬酢。驩若平生。徐語公曰。我不起矣。煩子筆銘我骨而藏諸曹谿之原乎。遂卒。於乎。隔陰不迷。已度越四果聲聞矣。復以往還久窆之身。起聮人天。非夙承大願力。而以死生作大佛事者。烏能然哉。

天台無盡燈法師。匏季說經幽谿。旹魏璫方羅織公卿。緹騎紛紛四出。朝野莫不寒心。座下聽衆閒有竊議其事者。師訶之曰。弃俗爲僧。當遵佛制。彼朝政得失。豈我輩所宜言者。且逆璫擅作威福。不日成皇陵將作投環鬼矣。議彼奚爲。迨先帝登極。師已歸寂踰季。而魏璫之死。一如師語不忒。豈師有夙通邪。抑如蟲禦木也邪。我聞定慧堅持。淨光自發。師其以是也夫。

無念禪師住黄檗日山寺岑寂無外檀歲食力不贍
監寺融公有高行善草書遣爲㔠座用以給衆方慶
賴之師獨譏訶曰多藏必厚亡他日敗吾叢林必爾
屬也後師與融公相繼化去未幾秦淮寇作聞山寺
鐃鼎長驅就食遂殘破焉於乎若師者可謂有遠識
矣

博山來禪師敬嚴法道座下嘗五百衆有聞首座者
依之最久一衆稱聞如黄檗秀應得師衣盋者默叩
師師曰梟不得吾真血脈曰舉衆無如聞師雖無意
聞獨不慮壽昌法道邪師曰便絕何妨遂無所屬累
爲後師圓迹聞亦出世信之嬴山然終不振而浚雖
不可謂師弃譏觀師不肯吳有何授盋與大陽同意
而世無浮山可歎焉然求師眞血脈之一言抑歎諸
方一二愚陋可笑也兩絕黨附在往皆所極斥以爲膚
妄者今皆得之榮名祖壽以爲非是則門庭不浩太
支葉不繁茂其如呂秦牛晉早以絕根敗蒂何然則
諸方雖存實倍屣于師之絕師雖絕實千萬於諸方
之存然則諸方固不存而師又何絕哉若謂其等絕
耳與其絕于膚妄也孰與師

天童悟和尚因淑之豐卧病鄮山命僧饒諸藥餌僧

曰心病還將心藥醫豐公以不蒙師記莂憂懣成疾
耳參苓豈應病與藥者師正色斥之曰吾人生[illegible]
其道眼精明足以開鑿人天也若名位得喪日與于
懷則生死心正未破道眼安在哉竟無所付授未幾
豐亦病卒

海岸端伯黄公以虎林司李趨名入京嘗公日至[illegible]
師不肯可而師于壽昌博山間置微祿於[illegible]
中無事簡先師語錄漫加雌黄且塗抹焉[illegible]
有屬聲而譴告者曰天童悟和尚肉身大士[illegible]
爲者而慢易其語言皐將及你矣公由是[illegible]
徑返匡廬髮𦨕過維揚親爲予言如此[illegible]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公非不知畏之[illegible]
掩于一旹生滅心耳後弘光覲復返初服起爲[illegible]
即淸師入石頭不屈而死天下卒以是爲公焉
淮僧定水蜀僧白鷗越僧蕭山撫州僧鐵牛皆[illegible]
所知見爲六羣輩者鐵牛依淑之豐最久蕭山[illegible]
鷗曾參先師悟和尚一親金粟一近天童[illegible]
出入天童雲門二老之間咸謂于諸師有得[illegible]
禪道詭諮俗諦俗卒遭之莫辨執定水且受[illegible]
雲門信燒香吳俄越州亂清兵掩捕至山遂斬[illegible]

燬其寺焉曰鷗為虎所傷蕭山碟于寇鐵牛亦支解王兵之手於乎使數僧不即死然而得正命焉其混眞諸俗未具論而對大藥生文孰能為吾宗諒者佛法有靈于茲驗矣

明末闖賊寇中原攻城破邑殺人如芥淮蔡有男子憂不自全日禱關聖祠求庇焉關聖見夢告之曰定業難逃非我不你庇也厥後二百日你冤對至矣你與王姓以九行者已六生相賊戕此生合渠殺你或哀求彼有悔心則可免你審記之寤而回皇不去心先是其女兒之夫有浮家外罷者忽得病且殆丞書

督護娣甥扶櫬歸里重以母命行弗樂也及至彼而病者適愈亟同轝而賊至矣因弃所乘隱叢薄間仝隊已過餘一騎耳顧見得之即欲剸刃乃疾呼其姓名泣而丐哀渠魁訝之具述關聖夢告之言渠魁驚曰若使殺人有報復則吾百生酬償不了柰何更殺你邪扶掖就渠揮之使去騎驚而撲倒者三渠魁倒戟卓之曰是焉得此沒用處漢哉歸而傷發于背而死焉復有男子避賊臥于僵尸之下夜有官屬從騎甚盛按簿閱諸殺傷者至其名則曰斯人合有棺不應死此而男子則以有官自負也既脫難矣家族洽亾無所歸有姪吏京畿往依焉且語之故姪曰俾而登科擢第我實不能若異路功名如拾芥耳乃為之納粟例得縣佐俄而病死僅一棺耳噫世儒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抑知自作自受報由業因彼天與命亦安能主張乎人哉

有一士人夢衣褐而黧黯者求救甚切次日入市見縛巨黿適就刀俎贖而放之俄而其幼子隸業鄉塾弄水沒于谿飽而尋求得諸水濱艤舟救之有物馱負盖所放之黿也因得不死焉復有徽商附舟至一處見犬繫于檣問其故則曰索負而償者慮其逸將

入宰屠之肆矣徽商惻然出金以贖露重貲焉舟人利其有夜半縛置布囊投諸淵犬亦赴水盡力銜負得傍蘆灘天明復銜耕者之衣牽至其處解而得救犬與黿固義俠哉而放生得生果因元不爽也彼甘心逞志于一身一口而致冤招永世者抑獨何與

北麻周秉甫者吳江縣學生也因修河舫貰用平望張某桐油近十金以張死親負不還其子從索反相訐告而張氏固孱弱無如何也未幾周亦病死先一夕張氏夢周衣絹領青綿袍匍伏其家宇下天明犬生三子有白項者在焉呼犬故不應以秉甫名呼之

輒復飜跳躍而至或過親鄰舊識則避匿不出咄嗟勞生不良後世方其三寸氣息尤存陵人遠如不勝豈顧謗心昧已哉及乎報盡一朝身毛已出未免搖尾弭耳屈伏昇人。況復三途一入永劫難回再復人身其何日之有業之化人得不寒心也邪

戊子越中變亂民間子女爲官兵所掠者以萬計有小民妻亦在掠中與夫愛不忍割蹤迹得于某部之卒議金以贖卒曰須三十兩乃可及如約而往則又欲五十兩妻曰爾窮漢何從措辦以滿奴腹邪我將死以謝爾矣遂自經卒大怒爲剖腹抉腸復拋其屍以懼諸掠者乃投之廁登時雷擊其卒。死跪廁旁使我當聽天夢夢之時而靈爽如此泰誓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聽自我民聽有以也夫

己丑諸曁大疫有一老者持十金詣市買棺且以直與亭者之家懇畀以歸及門久俟寂無聲響排闥入聽則僵尸八口闔戶死矣而費中有老者益買棺翁也感而殮之夜復見夢致謝曰蒙子收斂恩莫大焉但我家人尚暴露奈何我有七十金在某牆中子破而出之可作棺費而竈下復有三十金足以酬子矣子其爲我善爲之覺而起金一如其數又予家先伯早逝十餘年伯姊將及笄矣適有目疾忽見身存慰爲診脈且灼灸焉遺艾一包金三兩與伯姊藥石聽艾則斬艾金則皆十成白鏹也復咄嗟語伯姊你母不曉事女有疾恬不求醫診聽命渠遠請醫某來伯母稍遲違則怒而擊破家釀一巨甕審所擊物蓋後槽石也聞乳母有絮言復怒曰我爲愛女辛苦來我豈聞神楚鬼者語無狀當斥念乳我者姑忍之又謂伯姊你母不操切焉持家雞逸鄰巷爲人掩捕矣驗之果然如是者經月日始別伯姊我試期在卽今暫去你審自愛遂無聲迹焉於乎幽明一致孰謂死而無知哉

婁東海寧寺有鐵尌一株于萬曆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忽靈枝生幹異葩煥發牆壁瓦礫觸之咸作金色又于崇禎四年寺僧修塑羅漢已裝十七位矣而因竭陀尊者未有檀施歲朝從其指端流光數道達于門衢不日而莊嚴畢備焉九年四月八日州人在寺興修佛寺復感佛面舒光傾動一時順治戊子六月十四日經藏又于中夜放光衢宵達旦夫何州無寺何寺無經像而海寧獨擅靈異者以予觀婁人于三寶特信敬尤復留神空宗厥祥益有自然哉

明末寇起關中社毀武爲予言吾鄕民張氏素驍勇有山砦傍河塘李御史愛其林泉可樂倩人求爲別業張弗許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厥偕所知十八人竄身綠林旹歲大饑人咸思亂一哨而蜂蝥蝗聚孰知其遂亡天下乎山翁氏曰昝之亡也非其君昏則其政弊亂有由然矣明興三百年無失道之君待以官邪敗之安危固不有數哉獨恨彼虎而冠者腰金衣紫貴爲天子命吏亦已父母烝黎矣奈何肆其貪殘剝民之膏吸民之髓遂俾天怒于上人怨于下一朝谷遷陵變身之存者要亦無幾然則彼虎而冠者亦何樂而亡人之家國哉

甲申三月十九闖賊犯闕入據神京宣諭大小臣工俱于二十一日廷見投名牒者職如故是日百官畢集朝堂始聞先帝龍去煤山矣一象故越常儀獨仰睇大內若欲恨然者象奴以鐵鉤牽制准俯首搶地泪如泉注而已四夷館復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名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我受命聘中華吾君知有大明天子不知有易姓之既也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耳賊終莫能屈焉二事葢海陵曾生者目所親睹爲予言如此傳曰夷狄之有君信夫然象眞不媿唐之舞馬哉

吳興王元振者潘大中丞僕也幼鬻昭度家旣長贖爲府吏郡守起義元振與焉昭度子國瓚亦在其中事敗同執縛將就戮矣元振固爭國瓚無辜其家器械悉我儕所藏葢徵餉國瓚實也國瓚父子六人由是得免其弟冀脫兄危復自首爲元振眞身亦怡然受刑焉夫以奴代兄弟誠賢矣彼元振何人乃能身維故主之子況故主乎今之受國洪恩而不知有故主對元振有媿容尙何以眎息于天下哉

孝子張命長山東安丘人也壯爲縣吏任俠覩諸吏受賕多不法知吏不可爲則弃刀筆歸耕隴畮家有産甚薄計俯仰不足以周事畜然性至孝浚畏姘滋疊恥一唯竭力是將故所食恆倍中農叵豫也適母患眼甚苦醫且百方莫効其一尤痛不可忍因黙自禱天儻母夙業報當毀眼願抉一目贖母愆毋使母長嬰痛苦也俄而母患果痊欣然自母抉目母力阻不允自審違命非孝假令昧己欺天或母痛轉劇奈何乃躬就城隍稟明夙誓抉一目焉或曰張命長非孝也孝子之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毀目憂親理固不可抑命長自揣天不可欺不知父母

者人之天也毋天不允亦可以諉彼蒼矣必彊欲抉之是謂執中無權此不學之過也子曰子則學焉而不精未逮乎中其在張命長之下乎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子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知還爲父母酬以身體髮膚則是報也匪傷也又傳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使舜而亦昧己欺天焉且不可以爲人烏可以言聖命長雖不敢昧己欺天斯眞完而素傃目之曰孝子張命長奚媿焉

甲申之變三吳士大夫有忼慨激烈攀先帝龍髯而死者有因財致䤈受李闖酷刑而死者復有屈節辱身微倖不死而卒不免于死者詞林某某差合義而求生者也乙酉夏五清兵渡楊子還挾重貲避地江南自變出萬死入一生矣于門生故吏之家日飲酒高會而閭閻早有聲言爲先皇討不義之臣者一鼓羣從遂縛以投諸江而死焉夫死一耳語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者言死貴得其所也使某詞林知有今日之死則將死于先皇上賓之日而名且與天壤同流矣奚爲受制羣兒而以醃膠至死哉子尤悲夫今之學者本爲生死事大乃返依違姑惜不能抵死忘生與之一凌厥日遷而月化亦遠于死亡而終無救焉爲可歎也夫

小童阿戎臨海鄉民子也受直爲能仁牧豎一日牧牛山磵適虎逸出牛旁戎急高聲誦佛號不去復稱大悲菩薩名久之乃去歸言知事知事曰虎凶獸見當趨避奈何慢易邪戎曰我卽避大牛或無恙其如小者何至哉仁人之言乎道衰民散受人國家與夫荷擔佛法而爲容民畜衆之君子安得忘身爲物悉心阿戎之心庶道法家國其有瘳哉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六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警語

老死至近佛法將滅善來仁者希聽讜言夫念生死苦發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無上覺非千聖出離之本致乎以迷自心無依住本無性妙理取相生著以著因緣起貪瞋癡乃至造無窮生死業報非三界衆生淚流終古往而不返之由來乎所以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土三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間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

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年之內種後世身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間無空地況人身難得異類恆生是故提謂經言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鍼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鍼孔人身難得甚過于是又菩薩處胎經言盲龜値木孔豈尚可遇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太三百三十六一鍼投海底求之尚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舍身復受身不離包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是知風燈

命脆胡蜨夢長電景露華詎堪玩愒又復林林萬井總總羣黎幾人于此念生死苦發菩提心卽發心矣而艮導難逢他岐易惑不見雜華經云一切世間羣生類尟有欲求聲聞乘求緣覺乘轉復少求大乘者甚希有求大乘者尤爲易能信此法爲甚難安似爾我得在宗門以一念相應慧直開如來頂眼然不假方便唯訶己參諸仁者無始旹來波流苦海無益之事尚以行之況有法于此能令一期之內了辦己躬又復推託無由假令千劫流連會須自己著力何不盡此一生早求解脫夫有成佛作祖之勝因如此而

不知求有將來舍身受身之劇報如彼而不知避是尚得爲人倫有識之徒與誦大集淨土之淺經可教石女寒心衣毛卓豎審提謂處胎之梵說將恐木人號泣聲震大千如此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眞吾末如之何也矣

規約一

共住緣起

娥眉羞画嫈嫇兵事猒譚老將法應如是理實當然況山僧任運住持早忝六山承乏隨宜說法曾經八會闡揚今茲罷釣歸來拋盡雲山海月自應橫舟塹

渡從他潑水蘆華蓑笠長閒笑綸竿之盡卷蘭橈不
事顧煙浪以何關但念後學因循日滋于甚叢林法
範漸次將頹挽回潑嵬無能成敗坐觀非義因昔救
敝聊爲約法三章條令斬新壹曰徙行故事勖哉仁
者幸共勉旃咨爾方來各宜遵守

一領定人數

象王之步。圖遶特尊而不見其多師子之行單己無
侶而不嫌其寡乃若經潑誠若要衆者必受衆惱其
故何也豈非枝繁則折獨開省緣一法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哉所以在昔靈山雖甚王化其常隨大

阿羅漢止于千二百五十人俱然皆厥突不黔不過
食昔分衛而已嗣後大法東流震旦即潙山象骨衆
至三千極叢林之盛昔亦自斬荊棘闢艸萊墾土開
畲刈茅葺屋插鍬彰大用虞筏顯眞機初未嘗以日
用身口事事仰給檀膏也身口旣仰檀施勢必勞人
遠化而奔競生焉所以神鼎首山法道爲天下冠有
衆才三十輩衲子非人物精奇不敢登其門者蓋鑑
諸此也況昔丁象法之末人心澹薄國土秏衰奈何
以毛如之德縣若之才强欲張大戶庭蕞至貸積如
山饘粥不繼因而緣化四出奔競百生得不人己之

間交相爲累乎故本山共住之約首先領定人數

二限定住期

夫到處求人火急乃名本色參方是故烟水百城童
子之雲蹤莫定洞山九上象骨之金錫昔搖諸人果
爾價俳若此則入叢林出保社舉足下足無非般若
道場矣奚必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眉毛廝結而後謂
之計明此事乎奈其心船汜汜意棹悠悠遇便風則
飄忽無涯因逆境則徘徊不進適來吳山度夏旋往
浙水經冬半歲之間三回掛搭數旬之內兩處抽單
以至操存不一。出入無昔正念奔爾方與轉盼依然

打失將遂一生空過寧復有成辦之期哉所以僧問
仰山禪宗頓悟畢竟的意如何山云此意極難若是
祖師門下上根利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
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則又不得不
頓定腳跟疊心一處與之著力推排矣故從長酌量
次當限定住期

三楷定住法

夫爐頭熱自三冬。臘人冰于九夏簾垂黃閣迴幌合
紫羅寒當爾之昔燒尾者從此升騰心空者即茲及
第矣。復夏于春華秋月之候聽其撥艸瞻風徧參博

訪焉此先德御衆之弘規善有加于此者乎雖然今古人根之不齊奚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殆有倍蓰而無算者焉何以知之昔人淳誠今人虛僞昔人專一今人間斷昔人願力堅剛今人志氣昏惰昔人師勝資强今人上下偸安以此較量倍尤甚矣不見仰山偉有言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尤曰我惟粥飯二旹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矧行偉根性日劫相倍者夫仰山偉公爲黃龍高弟去趙州雲門之世未久也根性乃爾遠遜豈我輩去聖旹遙之夫爾能高超邃古而欲坐臻斯道哉

則又何異蚊負山而商蚷渡河也邪然則奚爲而可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請卽以此道楷定本山住法

四潔清三業

諸佛百福莊嚴故得多身淸淨衆生十惡增長遂乃九孔常流是以欲色諸天有明同日月而光飲大千者三塗獄種有皮肉爛焦而身毛皆臭者豈非染淨之攸殊馴致雲泥之迥隔乎然端本所由皆自貪瞋等十惡與不貪瞋等十善爲之階差耳故上上十善爲諸佛業上上十惡爲無間業總十法界之若聖若凡或升或墜莫不由此岐分則身口意業之不可不戒懼也明矣而說者謂祖師有言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本是臭骨頭何須作工課又不見道聖名凡號悉是虛聲劣相殊形皆爲幻色如是則山犇水牯任書大潙某僧淸淨法身豈諱爛膿滴滴貴顯超方作者直須異類中行於乎是謂不學而混絕學語言在根而作歸根證據矣第恐木刻鷂子不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畀艸何哉殊不知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者蓋由凡而入聖之梯也隨巷不騎金色馬同途且著破襴衫者乃自聖而之凡之謂也

事相天殊混殽奚可故于行法之中尤務潔淸三業

五敬愼威儀

夫三業聿修則俯仰身世無所負虧寧惟梵行淸白來報莊嚴抑宿霧潛消重昏自廓卽此心月孤圓亦可披雲一嘯矣然白玉以無瑕爲美黃金挾鑛爲類滋多豈大閑不踰小德遂無妨其出入哉夫涓涓不息終成江河兩葉不去將尋斧柯諺規剪爪宜侵膚易訓履霜堅冰至皆言其漸也漸不可長長此安窮必也動容周旋中禮乃名盛德之士乎如使微過無懲則胆膊釘籬亦失之小者何以雪峰記其來衆有

千中無一人禪子而宗靖後受錢王供養迨住六通。果有衆千人皆三學講誦之徒卒如其言無忒也邪詩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我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詎不信然乎哉故更勸諸人各當敬愼威儀

規約二

衲僧行履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如火消冰泯絶心迹固宜捧足諸天失路尋伺障蔽無門奈何哉京觸西觸犯苗犯稼豈無律儀曾畫地爲牢之不足于是增圜土設囹圄更强法令以繩之此豈太平景象也哉。然狂象肆而無鉤騰猨趯而得鎖則又不得不卽其太甚者由爲防閑所謂約法三章與民更始耳幸遵毋忽

訓衆十二條

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趙州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石霜置枯木堂有一生兀坐如枯株者嬾安終身牧牛一回入艸去驀鼻拽將來歷觀從上先德爲者一件事直是盡形拚命抵死怨生與他挨排故得超然徹證亢責千春澤流萬世以至報緣將謝之日。一如門開相似撩起便行者何多

也良以此事雖曰本自圓成非由功勛造作但無始時來情塵識浪和會一團與之生疎日久乍然趨向安能一旹入作不見晦堂有箇悟處詣南公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你如此究尋到無心用處自見自肯吾卽薶沒汝也年來斯道荒唐日甚知識以登壟之術蒙昧方來僧徒亦以稗販之心出入禪社師資道喪古範無存寧惟他日生死不得力卽今擧措施爲大有駭聞驚見處三十年後無人說著此事定矣山僧道慙往哲德媿昔賢不知承何福蔭得寺主印明甄致斯席良田沃壤可歆可餐兼之道鎭破格尊崇縣父母多方曲庇知事頭首極力勛勷旣獲內寧重無外憂息不摩厲一番湔懵艮緣鍇過故敢與見前有志弟兄從長商畧憶昔慈明有言善造道者不出千日之功今矢以三載爲期沉舟破釜背城借一儻邀般若之靈確與此事有相應分則以弘慈大願較古顏風不則各自持經念佛把本修行去若但畏難苟安則山僧卽不敢望如南嶽思大禪師臨終告衆若有十人不憯身命勤修法華三昧隨有所須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逝一衆默然竟爾趨寂之高標亦

卽以此長揖諸人循山房澗便恁自家取性過旹夵請質諸賢計莫容者

僧寶傳稱仰山偉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謙絶交遊有過偉者虛己座以延之鉅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大絶物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誠之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旹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剏行偉根性自劫相倍者寧暇囿世情事滑譚詼說人增我相乎夫黃龍門下雖麟鳳駢集至若仰山偉則尤其出類拔萃者尚以根性不等懷日劫相倍之憂若以我輩較之豈不倍而益倍乃生滅流注毫不警心甚而有因涓滴之流忽起滔天之浪古德云暫旹不在如同死人又云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矧則艸根久鎖骷髏祇恐將來舍身受身佛法二字尚不得聞況能成辦道業得如先德之縱橫自在者山僧道德荒蕪詎堪模範賴諸賢不恥下問相依如此使各各志烈秋霜心心計明大事固不惱己朽之香用熏龍象儻其境界爲緣我人是競山僧縱精嚴遠遯仰山文豈肯以遲暮之季甘謏說人增我相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亦自此遠矣先此豫白

作家相見對衆激揚須是其人非同雜劇所以汾陽例有十八問所謂請益呈解察辨投機偏僻心行探拔不會擎擔置故借實假審徵明默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旹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不得妄心穿鑿彼此無利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則問話之貴審機宜古有明條于今爲烈況祝聖上堂祈禳陞座及四大節臘官員入山禮越設供植福追嚴之類。一一各有旹節安可語無輪次一味掠虛非惟猒聽龍天抑且取笑有識今後凡遇如上因緣須自知旹如更仍舊拍盲造次擯罰不貸

聊此

風月何緣事苦唫擬將英響厭雞林幾回立盡三更月一字挼空萬劫心愛裏忽驚霜入鬢眉邊不覺淚沾衿可憐半世聰明種甘爲浮詞又陸沈讀中峰此偈足爲詩魔鍼砭亦見浮詞之無益于人甚矣乃末法師僧多不根道稍能搦管卽從事于斯廢日荒月惟恨揣摩之未工苟工矣則傲倪當世輕忽上流甚而有鳩呼禪肆社結章縫而詞壇牛耳終爲白衣所操由是追陪俗客衲衣空間身雖出家心不染道可不哀哉間有躡屩蕞林盜法而已山僧行脚旹親見

此輩作薄福業而招短促之報者何限故今特申嚴
諭凡僧堂寮舍一切案頭除經論禪筞外世典詩文
諸人染翰除偈頌外長詞短句一槩禁絶如違此約
連案擯出聯此
若眞學道人身衣口食以至莖緜滴水須知來處今
天氣炎蒸覓流亦斷茶頭早夜井汲肩擔而勤渠事
衆如此則飮之者當自忖量未爲過也乃旣浣衣滌
裳矣又復澆抹身體何也夫濯有淸池沐有香水尤
尙未快于心與晉雪峰嵒頭欽山同行過新吳山下
見谿有菜葉一片欽喜指而示二人曰此中必有
道者可沿流訪之峰恚曰你智眼何濁彼不惜福覩
犇言往行則古人之存心可知也我輩奈何荒唐終
日而不自檢責哉
知安則榮禮奢寧儉可以屢空故庶賜以貨殖匪贊
況我輩出家兒裂世網而寄空門外形骸以求眞道
然欲求眞見道會須息慮忘緣苟其物務是崇況復
豐饒相尙將增馳求之念必開攀援之端則緣曷以
忘抑慮何由息此芙蓉所以分歲入爲三百六十分
而不因人增減者鑒諸此也本寺田畮千地畮百約
賦餉差徭之外參旱乾水溢之間月計雖有餘歲計

則不足矣與其不足以控之人曷若量餘而裕諸己
俗令檀膏靡客抑思安享若消託園木以棲神殷鑒
非云遠爲疇恩而割肉所得較孰多謹陳畫一之規
庶塞浮遊之議一款客除諸方尊宿客司一色四果
四菜增二色以別方丈尊住持也一路燈除風雨晦
冥皆定以黑月十八日起至白月初七日止不點一
諸寮局菓燭五日一發不得越限庫司遵此毋違
堂名雲水所以待十方勝流者也故十方來者不曰
賢聖則曰龍象所以經言若佛子先在僧坊中住後
見客菩薩比丘僧來而先住應迎來送去飮食供養
事事給與若無物應賣自身及割自身肉賣供給所
須雖則先佛敎誡固難責備末法比丘然般若禮莪
有賓有主有禮有樂安可輕意唐突殊無孝順之心
今與主者約凡新到至當體其衝寒冒暑之勞詢其
疾痛資以藥餌間有隨衆不得者則遷諸延壽堂中
安息調養其求單共住者須三日客禮相款後乃俾
同衆作止卽暫至隨喜亦依三日例若拍單者宜看
天色晴明不可驅遣令去反先聖律儀非叢林福也
至于方來師德亦宜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或坐
禪皆或課誦皆或作務皆行來出入故意梗衆不步

趣規繩則于接納無禮者正等均非我輩同流不可
共住此白
不拘堂內堂外諸人凡患病之旹輕者各自調理或
所患覺重則當使人通知客司遷過延壽堂中醫治
如所費不能自辦山僧縱薄福乎苟有可救之方雖
罄竭衣資爲之支承不惜也萬有不幸而至于殆則
延壽堂主預白方丈客司集兩序頭首拱病者舁爲
其說法轉經導其神識不至迷亂屬纊已然後用香
湯沐浴舁至龕室卽鳴鼓三下普請內外諸人齊集
龕前舉經轉呪助彼往生出龕茶毗亦復如是除公
務羈身及病外山僧親自鑒察有一人不到者罰銀
三錢歸延壽堂以爲濟病之資特示
家有主國有君無君則亂無主則爭爭與亂豈國若
家之福哉然竟其原始于政出多門而不稟之一尊
故傳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雖我叢林亦然山僧
道德荒蕪詎堪四衆依歸獨遐邇一致物我無間之
懷葢自摳衣方外以至今領衆叢林未嘗不拳拳服
膺況海衆同居當如水乳斯合而我親你疎可乎惟
主者一念之依違其後遂至疆分界立而山門由之
破壞者何多本寺由破壞而爲袈裟院子復由袈裟

院子而爲十方住持其終變至道尚須後人而始變
至會則自山僧也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
主山僧今延廣潤特命權公座元繼席住持矣誠恐
山僧平日父兄之敎不嚴致玆一二小師子弟之率
不謹恣睢傲兀罔識規繩或獨占一室以恃頑或私
自出入而梗化叢林破壞職爲厲階故與方丈嚴約
儻有是輩許鳴鼓集衆登旹擯斥不得姑貸須至約
者
食則同堂寢則一處此百丈住持家法也在昔叢林
盛旹夏舁出艸單依戒臘分位次故念誦有圖被位
有圖盋位有圖卽一坐立之間旦無絲豪紊亂況其
他乎所以威儀濟濟三代禮樂會儒歎爲盡在是矣
者此也今我不能規模先德已屬大恥奈何恣情適
意起止違衆或就案版而食或打飯便處而食堂堂
僧體下同奴隷之養尚得爲叢林規制乎除柴園廚
下病寮公務寮如有仍舁蹈此習者許執事巡炤糾
察白之方丈擯罰不貸
一默詞嚣尚口乃窮是故弭謗何以惟曰無辨就令
曲以歸己直以與人抑我輩所學葢釋聖師子又不
當恆順衆生如海之垢藏而汚納乎況己是緣誰是

他非我不非哉今特申嚴約自山僧以下有論說諸方及新天童長短者罰油三斤或暫到或自彼中來傳告如何若何卽以生端起釁論登時擯出不容共住退休老人某白。

祿歿祥生本俗夫之常見遺身忘世乃衲子之眞修況宅心于空導衆以寂者哉所以霧源禪師眞歸告云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多見叢林每失此意凡遇長老毋難之辰。兩序輒率衆出資辦供。謂之慶誕夫誕若可慶則是以生爲可戀矣。以生爲戀有不以歿爲悲者乎。歿悲生戀與我學道人已分覿體相違大非長老所以訓衆之規也本月八日葢山僧應緣出生之期恐兩序仍襲舊套先此諭知除四方善信外有刱此議者責罰不貸須此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六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七

住明州天童寺臣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復古南牧和尚

昨在西輿旅次得讀兄手教敎弟之誼不覺百感中來涕淚無從以赫赫天童先和尚道法廣被之區一旦梁木傾頹爲之後者竟晏然僾爽㥿曾不肯一出手整理誠以隱痛塡膺故不知所以裁奮耳乃今奇兄與山中諸昆季過聽兄言必欲弟繼席老人夫弟固罷駑瞠若兄之後塵然間關馳驅闓越之交近十餘季未嘗不追隨步武不可謂兄不知弟之淺者兄但細揣世有愚戇知直不合者空如弟而能儼臨人天否兄當盛德大業之後哉抑弟三四季來放懷林麓山麋之習幾與性成若反其飮啄之嘗束之以名位繩之以禮法將恐有性命之憂則不弟兄不爲弟愛天童且不爲先和尚愛弟矣本弟入山原不敢與聞山中事體以不自揣量不知不覺打入入斗米甕故今弟亦未敢揚袂即行惟日伏首龜蕣俟明春二月四方雲集聽諸兄指揮公擧何人弟惟合掌隨喜贊善而已臨書震悸不知所云

又

殘臘既大玉曆新頒起居多福駸駸與歲月斯長者他不具論如雪竇苦催科天童謀不及夕獨兄棲眞于恬廚盈香積戶絕勾追一味坐法空之牀行不言之化其所得較仲孰豐而孰嗇邪奇兄未審何如弟比來齒復落一而搖者且三四矣聞兄脾有㵒病亦空爲法珍調以其黃中居土如大地所以承載者也茶食二簋聊申鄙念惟慈納不皐

又

承兄推輓濫主天童兢兢業業日夜以幾寧惟上虞顚蹶以負先師亦下恐知人之鑒有累吾兄耳太歲孟秋念霜露之屢降嗟梧櫝以中凋在川之感既殷歸與之思遂決因白罷謙事幸獲從心然細簡四夏一往以來敢謂纖纇悉捐要之無甚大過者則皆慈炎加被之力也聞結冬梅谿禪牀俱折弟在欽風之下不勝爲吾道崢嶸矣即日孟春猶寒更冀爲衆珍攝

又

新正有短章奉候未審達否弟僻處霧峰地既幽深遊人罕到所睹往而復來者惟白雲麋鹿而已故一

往動履雖聞弗詳嗟見旹流性不恒常又乏眼㴱如兄輩所謂當代大有道尊宿也特以手段辛辣尚多恡朒不彀如弟道周秋杜奚論哉極欲攜筇過訪少傾鄙懷而山寺瀕海警告連朝故不敢遽爾輕出特遣允源代訊尚圖後晤筆不盡述

又

山川悠遠道阻且長忽專使辱臨已如逃虛空者聞足音跫然而喜矧翰況寵頒邪夏間聞將過棲梧不勝玄筇欲動就寫中心蘊結乃法幢復東指而西行奈何廣潤處山海之衝羅青錯壤艸木繇條賴福庇頗有桑者之閒閒幸無催科之擾擾弟安愚拙則有餘以之浩歸湖海則不足然師門作人之盛有吾兄輩則弟亦可弛于負擔矣旹寒惟爲法爲人保護道躬不宣

又

厺秋出廣潤風聞法駕將應化江淮一冬能仁俱無實耗春仲抵吳興聞已過南徐赴鶴林矣既而聞復過蘇秀與福與古南與緣厥蹤莫定坐此候問靡從中常怏怏勿適也專使來詳起居方始厺心道峰泉石清曠空舟空車眞不負五山十剎之名然老屋敗椽廢已不堪復承之以寡昧之弟焉或賴藉霖允寵被得遂鷦鷯一枝則饕餮多矣平江堯峰恐亦分身不暇也辱聞問媿感弗既弗宣

又

南徐爲荊吳要地禪林山水富甲羣嶽數季間雖住持者不乏人而丕振宗風尚或有待今得法幢高豎其間寧僅俾東南學者知所景仰而一洗其凡鄙之習卽久護荒藍之米顚亦得藉以揚眉吐氣乎但聞鶴林滄桑屢變殿宇僧房恐非昝日規模而安衆與修得無稍費神思邪特遣知客問訊多福所有佐函不腆幸莞存之弗備

又

客秋踐堯峰之約暫過姑胥聞法幢將返樵李停橈須待者數日竟爾盼絕來旌始玄玄歸就道山不虞以往歲弘法海州之故挂名白簡由是奔丟虎林遂不克杭一葦晤兄梅谿之上今春爲直指使者勾追質獄東甌庭決大杖波迸二千里辛苦歸來形如槁木心若灰自以身罹憲網辱及同人尚且永歎媿艮朋況復孔懷集兄弟邪乃兄獨慰以唁言溫如挾纊曾不以廢臯是弃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何期于兄

復見古人之心哉待臯臬司未能遠出尚圖面謝不備

又

一竹之微託根丙舍其不摧于樵薪朽于林薄者幾希一旦入兄之手憑藉管城君爲之迦其淵源明其利用居然卓出萬峰孤頂矣秋杪因兄攜過天童將見雷轟電掣換人天之皮骨匁佛祖之偸心安知脚下不出般漢蹋殺天下有如馬駒其人者是則弟輩賴伊提挈不少寧第兄賚其實弟收其華歸藏名山大川與兄昔見于雞鳴風雨之候哉敬銘厚誼兼謝

種種弗備

又

別兄谿上舟至吳門閭風鶴警騰洋子因過婁東遂爲吳太史王奉常諸君子暫留海印度歲不審法駕何旹進院竊念天童乃先師允隆法道之所復以先師霛墖在茲凡爲先師後者所當悉力經營者也不意數季以來名實俱喪非兄此番振起將有堂崩搆折之虞矣弟輩理當左右吾兄翊張頹弊但既頹息復更衰殘不堪驅策奈何輶儀不腆聊表寸心非敢言賀也統惟慈炤弗旣

又

徹子來爾麤疎拜瞻慈顏以不賜臯責爲荷乃蒙破格相款何以祇受也衰殘望七久荒筆硯所呈教旨一旹勉應求索者讀兄淸新妙麗之詞益如闡廣打鄉談眞不成話說矣虞山與弟素未謀面亦以半紙腐文遂辱千里神交今歲仰體江上與兄夙念敬遣晳首座以先師銘再徵椽筆會伊抱疴又方在憂戚都不見客及接弟書欣然出相勞苦詰弟行藏竟日坐譚不倦也諾以浴佛就槀仍期晳子先往須己在虞虞山雖健忘想不能忘諸此矣

又

休菴諸姪來詢知道體綏和起居輕利皆由兄遵養旹晦善爲調攝之所致耳若弟則開歲以來旣修鼎湖懺摩復會巢枸葬事爲人所援溺而發瀋陽萬里之書則半夜歸舟僕僕牛馬日罷業緣如此較兄泮渙優悠不幾仙凡之隔哉天童佳城爲兄心謀者七季雖獲吉壤未敢定其土色何如今古雲姪來言結聚之妙而後喜乃可知所謂天生一人地生一穴一本吾兄宿福使然弟亦何能外造物而施設其間唯是先師法脈志願悠長兄之後裔卽弟宗藩所望本

支百世繼繼承承使太白家風千秋不墜則弟區區
微念耳龍池公案浚意誅辭弟不審洽駕何日返轅
俾弟再得傾倒古南一回也艸復弗莊弗備

與雪竇奇和尚

一夏絶無音耗不審道體比來綏健何如弟一病四
十日幾不起矣今稍能瞑目燕坐然臨案則不可也
大約費神費思費氣過甚耳每念涼德菲躬出頭荒
亂之世轗杌匙老成學者趨安息久合引退卽不敢
望景星高蹈庶幾牧兒誅茅古南放浪郁居足矣但
先師心喪未終制奈何天步艱難民生日蹙今維揚
受困屢月故交舊知曾無一字相聞如昭陽在江淮
間想亦不較多也并問

又

寰中雪竇應夢名山幾成荊棘狐狸之場賴道力殿
勢不起于座而千秋之故物斯還眎弟身居摩竭而
屢遭辛螫者何啻霄壤縣殊耶曾妙喜有言安著禪
和子不過錢穀而已大田多稼多黍多稌然則錢穀
既充兒復何憂哉而石屋又一說僧因產業致催科
官府勾追恥辱多我有山田三畮半盡情囘付與檀
那目今並歲科征官追似火則石屋近有一得之長

萁奈口衆食寡天不雨粟如弟之謀不及夕何玉燭
轉青陽應多受福祉敬遣侍僧叩拜卽日恭惟起居
萬安幸慈攝弗備

又

投老空山本期蟬蛻人間世所以一坐百二十日幾
于苔蘚封階而弟方慶自此遠矣不虞教況忽頒旋
復料理則楮生穎伯咸已挂冠失其故套裁誅不莊
尚難追臯躬候之言重何以辨也況寶坊肇闢冀在
力整頹綱餘事嬰寧匪弟敢望

又

㵐欲班荊話舊爲日久矣況寒木向榮黃鳥出谷乳
峰黍十分秀色瀑水增數倍新聲履茲風日和融值
兒起居輕利相與尋芳攧翠拄杖逍遙隨手圖囘天
開縱步千山羅列豈不生平一最愜意事耶乃緣薄
祜日惴惴焉焭崇瑧臻坐未遑席而從者復有莫典
之憂故弗從心奈何因化士歸人事始見北方梨棗
不敢輒嘗敬遣侍僧齋上或試茗品石請卽以此邀
布水一雅賞之而應夢名山又安知弟不可以神陪
哉寸衷耿耿心與書馳惟慈炤弗備

又

雪竇古名藍倚兄再造故審機度宜未免旹費經晝若弟五磊則旅泊而已不爲隔宿謀然每每絕處逢生似有天幸豈襲成之鳩固應得巧緣以庇其拙生與聞夏多蹇屯劫濁世中常多缺陷無足爲兄道者但佛滅又第四五百歲正法垂危唯加意作人爲道珍調是望偶閱淮海集得并住雪竇圜通禪師狀謹命小師書上以便志乘參考

與龍池萬和尚

龍池爲吾宗祖山自先和尚拂衣之後法鼓不鳴艸深庭際者天運且半周矣今幸山川效靈得兄遂幢坐鎮非但三門之幸卽弟輩與有寵光焉極欲附人天之末三請座并聽大法輪奈節屆安居諸未周至特遣侍僧代訊兼申賀祝想在慈光有以炤察也聞山中勤舊同心在城諸檀其德以兄道力斡旋其間當如五味均調所冀敦持大體爲法爲人至于瑣末纖悉。一付諸司寬嚴得宜自然渠成水到芻蕘之言伏惟采納不盡

又

佛法下衰甚于申酉之變祖途殆將充塞豈特道路艱行哉然究其厲階則兄一言蔽之矣不念從上付

囑之重未免出生無量異端耳大哉斯語主導一方者所當勒爲箴銘不謂兄先得弟心之所同然也老子云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兄以仁言逮弟己受賜渥矣矧辱惠嘉貺謹對專使拜領謝非筆墨所申

又

道峰阻龍池僅一太湖水叨庇承乏方慶奉塵有辰詎謂忽慢不思竟遭吏議流離遠道瑣尾公庭所不屈辱同門者數莖骨一寸心耳然世多成敗論人獨兄以手室見原賜何如之矧重以資斧邪謹對專使拜嘉餘容報謝弗備

與竹林晦夫和尚

於金粟稠人中。一瞻矩度便弟心容俱肅自此以往如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矣庚辰夏五寓邗溝公南徐一衣帶水耳又方放浪形骸圖廢退終不敢效他青蘿貪緣千尺之松然淳風扇物之化行江南北湖東西則所至之處未嘗不歷歷對慈顏也今歲不幸先師弃諸孤而弟又不幸之不幸謬爲檀護同門覥主天童匙才寡德之夫一旦同升諸公其不爲當世腹誹而目攝者幾希乃仁兄獨愛屋及烏齋惠重

臺施溢存沒念何以當之久欲裁謝會聞遠人慕德法幢已指類外復傳說在秋冬之交故遷延至今慢情之愆統惟慈恕弗備

又

南徐山水之觀甲天下然四通而八闢昔丁用武則登臨之適志不償鋒鏑之摧心況申酉爲乾坤何等旹卽生性自喜占鰲頭尚入山恐不深乃法兄獨烹金琢玉其間無少遜雖毛呑海粟包坤爲至人能事之秘康而魔外罔或睥睨焉抑何道致之也方今學者日就澆漓賴法兄眞淘朴汰耳使皆如兎近波流

則祖道殆將斬弟固工優而未肖夫孫乎亦庶幾其千百而十一者乃多得詬厲而終瞠若乎兄之風行而艸偃豈弟之揣摹未工與抑兄性成而上不可以聲音笑貌爲與幸卒有以教弟焉孟春猶寒卽日恭惟起居多福臨楮可任拜手贊揚之至

與金粟費和尚

太白名藍甲海邦而丙季乎中州又以先師道德所被聲光益與天壤同流矣詎涼德如弟者而卒濫膺之誠以先歲爲諸兄所推遜抑弟心惓之志未疇也今鑽燧改火期而更周者且四子曰臧武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況開堂爲國陰翊皇家而究竟無裨宗廟百六之災弟實有媿焉輒于七月十三日撾鼓退院力言罷侯舉兄自代幸旛然與闔邑之士紳詞均而慶一矣尤恐吝慈復隨四衆之末同申勸請惟左右曲徇而俯受之轄儀佐函願無摽卻弗備

復南澗碧菴和尚

恭惟座下中和善誘得之往來誦說者多矣方以不獲見提唱語爲憾忽教兄下頒拜惠新錄一披晨耳讀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眞古老所謂弄大旂鼓手者

非邪敬爲禹山忻慶曷量累謗劣無膺詎堪齒錄乃兩奉手示過于獎藉豈非慈悲太殺無所不用其循循者與敬領厚愛拜手以謝餘希恕悉弗備

又

幷歲山兄始趨寂客冬晦老復眞歸賢人相繼隱淪天地豈眞遂閉乎淮楚素輕僄復奪乃良導弟知其從冥入冥也必矣聞兄悲慼遂座竹林庶幾慧炤復懸不審然乎否邪本欲親詣寶坊躬申弔問奈東作方興會有百晦不易之憂特遣侍僧代慰所有俚言薄奠乞爲弟陳挂靈堂聊表寸心而已臨書無任淒

零之至

復天童浮和尚

弟自先皇癸未中春濫主天童而拂衣于清師入越之日衰葛幾四夏矣無能俾益禪藜爲歉所不負玲瓏嵒石者從唯法鼓音鳴而已乃若風雨飄搖艱虞百出者今回想尤自神悚也聞法體初有倦色及聆篆長庚反精思日加健爽又復山門鎮靜百事如安則兄因緣合在此間自應聿旃高豎長爲三佛導師似不煩過于靖退而遜推不肖抑弟生季甲子雖則差小于兄而老眼昏華尫頹實甚得無以互霧重負

卸肩愜恢之夫哉然揣兄盛意已決覃思先業攸存不當違命自將坐觀成敗但昭陽邪水公案重疊卒難一旨了辦瓜期之代有願再夏爲期一載流慈弟敢爲句甸之人轉更申請想大衆曠濟必轘然首肯也臨書可任傾注之至

又

律應金商炎涼始貿栭凋梧落道體何如今夏承兄高誼合同檀護命弟再住天童輒對使謹辭不啻至三而泿古二公苦勸不已遂自吳門相隨過邪以必諾乃返所以有開歲之復者此耳然滚自惟忖天童非復盛旨矣業浩主多廢頹必甚奈何以福輕尤羽之人負茲艱鉅其覆敗可知況顛毛如雪之絲絲者乎此弟之不堪應命者一也生平厲于作始多不追終從拂衣太白抵今十春已六遷其處矣縱弟竭力爲兄代庖向太瓜期誰則爲弟釋擔勢必枚卜諸方旁求族姓得無自將官路私作人情而誚我者衆與此弟之不堪應命者二也當季繼席先師昔祇有雲水躋蹌曾無吏胥擾擾者以先師所擭在道德不以產業是圖耳今因產闢戶而里役且加二矣生性惡聞催科如虎叢至官府勾追隸人呼喚其何以堪抑

自壬辰謝事道峰于今五稔矣與道俗勸請還山説無虛歲不寧爲弟營菟裘今且爲弟卜塋兆焉語云天昔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攸同違之獲戾此弟之不堪應命者既三而且四也痛先德語言散失後學將遂無聞每欲竊比古尊宿之例廣蒐宋元以下諸錄刪繁就簡彙輯成書藏諸名山以俟來者此心懷之二十季矣逮今夙夜惟圖尤恨桑榆已逼若一行住持此事終廢此弟之不堪應命者五也區區鄙私敢布肝膈唯高明恕悉不皐是禱

興通玄林和尚

法駕來山適弟百冗交集之候莫失干尙虔者固不待言方冀少爲亭驂得舒情素不意撩起便行使我心癖至今未已自兄返旆後以費神過度旋卽臥牀席不能起者半月餘如兄舟車勞頓正未知更復何似特遣侍者丞候外先和尙比量衣裁二奉上爲說法者披之益依金粟舊案諸兄一例同然正不必過爲退遜所謂吾從衆者是也彼此荷擔先人千二百斤擔子不知何日息肩念之殊覺神愴惟冀仁兄珍重爲法自愛

又

春間曾修小簡問候左右會兄出隊嘉禾一夏以來音問寥寥屬今黃華破慈白露橫江旣當雞鳴念切之次又驚海屋籌添之候然見彈思炙不無太早計而自秋徂冬則亦翹企可待也特遣侍者行心代弟颺言拜手所望龍猛爲期趙州共算造我小子壽彼將來俾滹沱有方至之流庶太白無騫崩之患不腆侑函敬呈別幅

又

夏五之交始聞道體違和正緣風鶴騰疑未遑訊問況今普天帶甲悉以菲躬耿耿馬齒更長之日乃遠勞專使重辱厚遺邪爲卻不恭負慙以謝

又

寰海名藍韋宗法社曩因主者馭失其道遂至諍訟紛紜諸方幾瞬爲畏途不有吾兄毅然擔荷將見瓊樓玉宇幾被一莖艸葢卻矣揖別霧峰倏爾暌違數載待入院旹擬趨迎萬松關左二寫往懷以初始還山未便輕易舉動然促邸新新堂中當有日也院門新蒞不無煩劇費神思所冀一持以鎭靜被以惠風淑德則內外自無不咸宜者端知高明之寓應有妙裁而塑人獻芹葢自忘其固陋耳遠辱專使承厚貺謹拜手以謝不盡

又

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爲說法者誡當知親近國王大臣者必不安樂者也但弟知直無營之人偶爲憲臣所知耳非弟有以親近之也乃亦橫遭吏議此則宿業所名語曰作福不如還債弟實深慶從此往愆尤又得清楚一椿矣不意遠辱存問重貽吾兄之憂也公案結絕須待來春專報艸率勒謝統希恕悉

復翠岩古雪和尙

不慧執侍先師凡一十四秋所閱鳳毛麟角象蹋龍騰之輩無慮數百千獨于後起之英心愛伊菴與足下爲權奇可羨故每每逢人說項謂他日支吾道之衰者必足下也雖今十數季來君吳我越而果熟之香未嘗不日望其悠揚一世蓋獻枯侏裹非有志者莫與共相著力耳昨披來翰讀新錄喜宗風再起南州抑亦知人之鑒竊有私慶焉辱命定刪媿非麟筆姑鏡先德之成規而參校之諒不以爲專也

又

自慚怠廢無益方來復以業風鼓吹精日銷鑠所謂

臣之壯也尤不如人況其老乎先師頂相寧直趨丹青傳寫弗的卽我輩及門之士求其行言磊落宛爾克肖早己指不多屈矣何幸清關溢涌漲起西江讀尊錄而後滚慶先師之靈骨尤在也豈僅紙上之焰容如生哉玉淚慶公遠丞青齊索語弁首珠林標礫知爲不可缺又不敢峻拒來誠艸率應命統希焰諒不宣

又

音疎問闊八閱暑寒嗟我懷人徒勤夢想唯從禪者持來尊錄得知杖錫南飛廣化閩粵莊誦法言眞如塗毒一擊聞者俱喪豈更有聾瞶不醒之夫哉大白一燈因兄手剔可謂光增十倍矣弟才非佛焰道媿南陽特以虛名博譽致聳宸聽一期對揚紫閣不甚取辱宗圖者賴先帝聖德海含耳弟何力之能爲奏請語錄入藏一皆先師道德所感弟非洪造且置身法社無從況復演宣大內知恩報恩庶幾如兄殫船行道萬酬其一無奈季將望七百事廢弛太秋業以天童院務委之門人僊予少得縱情山水樂其餘生第恨無因縮地一聆教言接塵快譚徒有待之三生石上己耳專使忽從天降得悉起居爲快種種惠頒

肅此具謝

又

去春遠承遺問媿忘之餘緬懷故人不我遐棄又復滚以爲慶也專人別後旋卽就養佛日清峰碧澗頗遂閒身僅一夏秋耳而業風鼓吹繼有金粟礬谿之命後先敦逼推託無容因念金粟實先師起家之地門庭高啓戶牖別開況乘之非人安忍聽其引類呼朋相與日顚倒我衣裳也乃强起經理不覺三百斤鐵枷又入項領奈何海內知交頻季凋喪先師門下惟兄與弟寥寥五七輩春初雪竇復長往矣弟雖殘

息尚存歿晨星曉月餘光幾何今叢林所仰止者獨兄一人。方登知命之季典刑未艾足當泰山梁木爲可嘉可賀耳未定縣弧何日。因亟欲聞問特命侍僧丕候有願道對彌嶸覺華愈茂壽考康寧保我後生不惟湖海有歸。抑俾宗藩倚重多矣別呈不腆聊獻芹私統希鑒納可任躍懽

復雲門徹厓禪師

彼此叢林際玆凶歲想桂辛荼苦知不較多也先沙叔千秋慧命實于座下攸寄所俾長生久視而眉壽無有疆者亦惟座下吐故納新充其營衛壯其元神已耳乃欲退守丘園僅灑供而埽奉焉恐非人天所以仰望座下之心至于不慧罹橫逆不自苟免者盍嘗學〻而知先德于一闡提輩苟凡可以下金剛種子。則爲其入泥水運冥權乃至觸諱犯嫉身蹈白刃而如飴因稍師其意而自廣云爾敢云險夷一致同風太上哉承惠謹謝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七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八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黄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與化山三宜和尚

鵬梟狐兔充塞祖園賴有二三老成輩爲後學典刑奈何哉石兄又長逝邪棟折榱崩弟不勝有將厭之之虞聞兄爲主後事極欲親獻生芻兼申慰問特以廣潤之行無如馬首己東何石金峰唯兄一柱擎天尚冀慈愍聊通一綫俾方來有所棲泊也薄奠乞叱辦霧堂餘情萬種不盡依宣

又

天台眞在天上弟自入廣潤來卽甬越近事固或知聞况錢唐以外江西湖南直付之夢想而已兄歸化鹿邪與席雲門邪抑卓錫皋亭邪憶初度在桂子黄昔預遣僧拜祝者欲亟聞眞耗故也曰壽于呫山獲讀尊錄稾本竊自望洋而歎復愍當世學者卒多河伯知見因不揣珠林標礫之嫌敬著叙文弁首壽梓山中以殺青未竟先呈數紙奉覽其有亥豕譌謬則不妨明以教弟也寸函千緒神與俱馳

又

獸蹏鳥迹交徧國中想西子湖方在顰眉捧心之候雖妍媚未必倍常而水光瀲灩山色空濛應不失當年態度况風流蘊藉有如兄者爲之朝夕哉弟本固陋無文而台山卽烟籠霞抹勉而效顰其如十里一岡百里一曲登臨則汗流至踵周覽則四望無涯又安從獲盡其槩邪雖然祖園洞照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兄如起而振興尚敢附于同風千里之末若曰嘲弄風月寧直不韻抑豈弟同化者所願望于兄之心乎梓壽法錄輒以俚言贅首兄不之鼻則弟不朽矣遠辱專使承厚貺悚惕拜嘉北風漸肅尚冀爲法珍調以昔自愛不宣

又

西子湖頭著一愚菴和尚所謂金屋貯阿嬌縱日闔戸高眠多方謝客亦此地無金二兩之說也太白山門八字打開成季論月曾無軒車一過空山寂寞敢兄似勝一籌然鐵枷在項脫卽無因則相去兄之息吹野馬其間又不能以寸矣何日愁人相見愁人愁肎共結爲痛說一番哉蒲輪之名果爾爰下崆峒弟當首疏集福力泼西湖之水俾同江漢以朝宗然後甬波自赴東溟恐終不能逆流而上遡彼曹娥三壩

也呵呵一笑。三春好景消盡淒風苦雨中山色空濛當別有奇趣應健飯爲慰

復天界覺浪和尚

翹瞰之餘忽承手翰何啻晤言一室及閱雪嶠大師末後定議殷殷懇懇所以爲先法叔者至矣某不揣愚蒙謬爲臧中諸君子勉襄後事非敢于雙徑雲門二山之間輢輕輢重但相旹度勢只應如此耳迦葉師兄有言金剛舍利非吾等專邀師之靈俾先法叔得配食國一之庭乃爲僧俗弟子爲其師者所急先務至于己朽身餘總之布水後山又安往而不可者

高明以爲如何

又

向聞座下以弘法嬰難某旹僻處海州不獲丢一介使通問左右然深仰剛中浩氣足起後昆怠頑增方來志力矣昨森鑑歸自分衛讀策頭賡和具見法道爲公萬物一體之懷吾與座下復何間然哉若某直道不勝業耳亦近爲所識株連敢謂御長風破海浪有如座下者第安常處變直行吾素覺一往晴空無謂似得微雲點綴差有光景可覩云爾遠承遺問深媿先施敬因封祝聊達鄙誠弗備

又

道以情封。知以見隔舉世類然獨不慧袁鳳自懟乃吾師逢人說項曾不以雲月是同谿山各別爲限直欲混四海以爲家破町畦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識哉匏繫一方無緣奉塵專使來正有東甌質獄之行方在飄爾晨征報謝未遑款曲深媿不莊餘唯珍嗇不盡

又

專使去後卽與靄嵓繼姪赴鞫東甌庭淩大杖歸聽臯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唯吾師

未出姑孰竊以爲憂昨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羣彙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巷人心正危尤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尚冀吾師斂翮集𡿺相旹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誕也

又

文王居羑里而演易其有憂患之思乎然孔子生晏逆之世明王道作春秋予奪人之爵賞褒貶人之君臣而當世諸侯反以玉帛見者不敢奸其禮以干戈見者不敢逞以兵刑則又何也得非三分有二西伯

以旺化動殷疑。匹夫空言尼丘以無民免世忌哉雖然過在忽慢不思先德嘗以此責棲賢舜石門聰矣竊觀來教獨抱深長思如此即不慧某亦得從茲寡過况吾師寧復有後憂如弇紬見之所云然者承雅和後世苟或從果詰因則不慧三十韻將必賴藉以傳豈僅曰拋瓢引玉而已也邪

又

先博山老人無恙旹秃天下禪流幢幢如鶩而叢林遂為天下首冠今化去未三十年法雷不響法雨無施法堂弇徧有衰艸彌天與啞羊一輩食息于斯為

可歎傷文孰甚焉客冬聞大師將應信州緇白之請往主其席寧直博岫寒烟藉以獻陽抑十八灘之水將從茲氾濫矣既為則範公至自越州復聞法駕返櫂白門。正在憂疑。頃承翰教乃知藏經傑閣陳案未完然博山泉石豈真不霑遂不能令大師為一移幢乎專使來第適有青溜之行人事紛拏媟慢殊多艸艸裁復統惟慈原弗備

復華山見月和尚 時詔證雪竇八三昧法師之前座

衆侍者從華座納戒回邪極道慈悲款接與夫壇場之整肅軌範之周詳可謂今日南山再見華峰矣。禪

門學者病在莽鹵承當故多豁達致禍。而毗尼之師恆為律縛或不能造極玄關。何幸大師慧山高隆。智海深瀿起而闡化東南此法門之頹可使振替而可立張者也。若夫愚紬如某雖有此心抑年運既往徒懷慕說之私恐終無所裨益後昆耳。猥承獎藉益惕淵冰

又

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長江一睹記先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散致封

祝殊為歉然然每于　上前揄揚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　旨還山水洄途遙遷延抵邗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主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慳何如謹遣侍僧代問興居外　上所賜佛旹披之幸邀福德為　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敬呈別幅臨楮可勿繾綣之至

復靈嵒儲姪禪師

兩書勞問備至兼以廣潤成褫惓惓之意辱念何深但去秋謬事天童原欲烟波湖海雲水江湘即遯迹

五磊非素志矣。况退廢之餘旣病且朽復要重理舊
案邪閒郡將歸心台人戴德令行吳越在賢姪一人
指南足矣如𪐴輩瘦瘦羸羸者聽其恁麽過昔何如
專候起居敬此辭謝雷始收聲天地己肅惟萬萬以
昔自愛

又

霧鶩一袈裟地印都寺之盡心焉于是益老姪之所
稔知矣。自奇兄散席已來同翔天下尊宿不無其人
而卒屬意于老姪者誠以道德問學足以起寒烟衰
艸而被之使風霧雨者也然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正

以老姪方在四絶名藍爲之姑徐徐云爾適今介在
堅壁淸埜之候矣。則其灑埽奉迎又安可己哉先德
有言卞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而尼丘孔
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唯老姪亦以是意以
踐往哲住則隨緣去則亾矣之景况遣情不作方便
直腰包頂笠拽杖橫趨豈不出他今人一頭地邪要
副以七言八句流水無心江海赴山霧常望導師來
當季默禱眞如響此日天閽應未開雲裏錫飛千嶂
曉。松門虎出百神陪楊岐栗棘好將護珍重迻來鷲
領栽

又

賤恙以脾弱血虛不能將氣。故致厥橫下墜乃廣醫
不詳脈理。一投以溫燥之劑遂幾于殆益從知膀胱
過由冷溼而不知歲月殫臻風勞鬱結之蘊崇所患
非一候。所傳非一經矣尤硜硜按方以治彼豈以人
之疾爲儌幸直守古不通今抑禍烈至此何幸老姪
以痛癢關天下之心命來禪人。無煩愼䏈藥到病除
然究竟無他妙巧不過六味地黃變通而已遂爾取
效如響信知盡大地是藥非善財莫采亦能殺人亦
能活人。非文殊莫辨耳。謹謝弗備

又

兩度出山動涉春秋佛隴原上曉猨霧鷲峰頭夜鶴
不勝淒淸哀怨矣。然爲父擔棺爲母執斧曲盡釋尊
茶毗淨飯大王之禮使一闡提輩觀之知吾門大孝
如此。從茲弃倫絶物之譏無所置其橫喙則夫裨益
生民。詎不大哉。台徑萎華天風吹去而山川明淨如
洗道鎭欽風遠迎歸櫂不日霞城梱踰將使盲者䏈
聾者聽疲癃殘疾者頫仰而得正焉又何必三聖推
僧吹毛電卷而後謂之瞎卻滿城人眼邪法門運泰
抑何幸于吾身親見之哉。耿玉老今世馮張第于己

躬下事尚未脫灑俾伊一口西江等閒吸盡舍老姪其誰爲之肅候弗備

又

别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忝誠今詧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揭狂瀾而東之惟老姪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在老姪春秋富强正可行道利生故今不必問其事之眞假禍之重輕縱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益木陳叔也繼起姪也姪徐行而後叔耳責在家長言之自

然順聽千祈老姪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即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餘惟珍重弗備

又

子輿氏稱夷惠尹丘皆古聖人然尤德同而道異若山僧之與老姪細簡生平則師同開先道同教外燈同臨濟源同太白住同天台及其弘法嬰難也則皐同條款所不同者靜躁之天殊出處之途異耳然日者同有西江之行老姪以霧㽞羈滯山僧復以淮海淹留均于中道頓轍則又何也自笑生無定力益之業風鼓蕩客歲承淄青當道紳士兩辱見招推免不

獲自今將度大河而北維茲中春慶逢嘉運遂不能班封人而致頌慊也如何所望壽彌高而道彌大臘日尊而福日長造人等馬師住世方寶掌丕承先德錫類後昆則我願也所有不腆敬遣侍僧布陳雅莞爾而貯存之臨書可任縈懷之至

復神鼎雲外澤姪禪師

聖賢不作大法垂秋寧曰陽山如綫即先石磬亦大都寥寥所賴支撐門祚如老姪之英霧後起者又安辭厥責哉數秋雁斷衡陽煌寂持手札來乃知移幢神鼎嚴寒沍凍不減謹老舊詧家風山僧聞之喜而

不寐者累夕矣然竊惟至人化物不專孤高峻已而在大慈近人者誠以勞生薄祜昧者衆明者寡小知劣見者多上根利器者鮮也若使輩輩如我則諸佛無煩出世祖師不用西來即覺帝又焉事脫珍著弊含容巽遜而汲引乎窮子哉足下自是高明然山僧必以芹曝爲獻者益欲老姪光闢化門以大吾家戶庭耳可以光大戶門雖如佛果老人之闡化皇都未爲分外苟其路絕人荒即法昌之萬壑單丁恐無益乎祖燈也紛紛裨販不耐見聞誠如尊札所云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醫門多疾自古類然彼眞學道人

不見世間過登老姪式秉化權願于此輩反動生心念乎所冀大京曠濟不耿水泥寧舍己以從人。毋俾人而就己浩歸湖海。壯我宗猷此則山僧所日引領而西望者也道遠鴻鄰直攄衷曲統惟炤悉弗備

復寶掌白姪禪師

青齊之行。因北方道法久湮慮不自揣竊冀爲之少挽頹風耳。不意邦上紳士數次來迎只得返權維楊想老姪穩坐空山霜飛木落雲度秋窗其清況當何如也大能仁寺自得百公繼席之後喜山僧無復返顧之憂孰料老姪洎四衆又欲挽回南國復欲將雲

門爲山僧逸老之計若邪秦望在他人或眷其谿山勝常流連不舍而一寺兩門庭建置又失守山僧夢想久不及此矣至于能仁居在城郭以昝季之山僧尤尚惡其煩喧況今龍鍾已甚之人邪居期未卜曷勝神馳

與景星湛菴常姪禪師

覺帝金槍文王羑里人生厭患焉可苟免唯實姪往往罹諸蹇屯恬然以義命自安是矣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雖守道如尼丘不諱微服過宋之行彼台封之危亂如此山僧久思安頓吾姪之地蓋未嘗忘心也今幸象峰席虛而南師諸弟子固奉山僧爲荒表之營因而再三慫恿轉請賢姪所謂借花獻佛。殊非官路當人情者也緬維南師與山僧交契三十季象峰之不得其人。實山僧之憂也所以南師化去即命諸子仗庇吾姪不意謀之不臧風吹別調致象峰一袈裟地淒迷于寒烟衰艸者又八季今者之舉天實相之足徵吾姪因緣在此抑天童雪竇刹竿相望而象峰大梅爰處其中在雪竇不妨實姪節臘四序得展殷勤省問之禮在山僧則衰頹暮景豈栻拂盤輿一過從禪室豈不閒消白日笑落空山也哉統惟是

言夙駕無任跂予望之

與大梅懺姪禪師

昨在乳峰不期與老姪同聚山中法門骨肉笑語一堂之上雖三日足使芥城頓空劫石消盡矣不審別此以往更有此番樂事否邪東嶼王山人到寺爲諸禪傳寫先師道容及山僧幻質不覺留連數月其計百十來幅從此分形散影布滿湖江但穢惡無似之狀不應與先師共宣流傳豈不閻浮提中又多卻一場笑具哉。山舍澹薄媟嫚王君昆弟統希鼎言曲爲山僧謝過弗備

又
雪竇山水霧奇。輿建弘傳加以季代淩遠事蹟浩煩
又今奇兄和尚從劫灰之後重安刹海再尊風輪功
鴻業大尤難頌說竊謂雪竇中興一銘雖作者如韓
栁。荀非抛擲才力未易鋪舒也乃責諸蒙昧之山僧
則又何異羊耕而牛使之馳哉。然既承老姪慫慂再
三復不敢固違明命胡話呈覽所謂醜媳婦不免見
公姑耳。幸教我弗哂我是祈是禱

又
悟公西堂遠陌度阡爲修歲好致感風寒。匆匆歸復
明命殊不安也春行冬令寒嗽可痊否來翰上堂二
字以未拈香終不敢用是矣然尊錄卻又大書特書
陞座云者抑復何也夫座者卽堂中之座也離堂無
座離座豈別有堂乎且禪典所謂陞座者卽朝廷登
極皆及國家大喜慶受百官朝賀皆與今之官府朔
望排衙皆始登斯座者是也所謂上堂者卽天子臨
軒顧問羣臣與今官府坐堂比審者是也例知上堂
二字凡早參晚參皆可稱之若夫陞座則非爲國開
堂與降生成道涅槃祝釐皆不可稱也藂林凋敝古
規罔聞數季冉有般杜田漢湯以陞座列于未開堂

之日。此其人皆斗筲庸妄目不識丁如吾姪則出入
承明飫聞典故當世號爲其文其獻者矣。今復入我
法中。則當力行古道。式是方來豈可濫同此等而一
錯永錯乎故老姪謂上堂二字不敢用山僧直謂陞
座二字尤不宜用也然則如何而可當如大慧住雲
門洋嶼皆稱示衆爲近之尊錄已如翰披讀了璧此
還趙。

復凉泉承關主
某弱歲入宗門。曰稽古太上高風逸韻若汾陽趙州
輩心竊向往之凡就大有道者十餘家中間五季黃
檗文十五季先師摩厲藂林須白矣。乃道不勝習思
日朘月削而學無成焉亦辱賦豐艸己耳又爲同門
推輓主天童遂有卮言重語若干秩露布諸方則皆
某之黜欲息劓欲補而莫由者也忝秋感皆謝事願
遂閒身正欲一人半人所在俱到庶幾茂布帒盛米供
養知痛癢漢況凉泉相忝宿春可造則詣座迫將有
日不謂虛懷好問教況先施而美溢箋頭尤湊苾負
惟勉近亦猶夫人耳而行言焰往牒終晻曖而不章
雖其志趨縮朒無堅操而以河伯之知自封者比比
若也今座下歆然存乎見少。若此則古道于是乎在

以古自汰未有不逮夫古者也法門氣色謹爲座下
企仰不淺矣臨楮軒翥可任神往
復大中禪師
別後每訪雲蹤聞不住平田淩州復出鏡水秦山正
未審孤笻何託忽接手示知在雙髻遠承天目流芳
近挹雪嶠雅韻想造詣當益粹美第恨無因少奉麈
譚耳辱諭淨明所以爲某地者善不可加但日有台
寧廣潤之命且聞彼間陵廻阜轉山高隴長雖曰梵
刹其實即湘衡間一龍山也可以潛藏愚知意頗樂
之若淨明則襟帶嘉湖鹽官一派鍇落如錦而某復

鱗厠其間彼耽耽虎睨者能遂晏然乎是謂避溺而
更趨焚也邑斯舉矣在集空翔妨命之慫恿所由肯
弗備
復六輪座主
山僧道慙往喆德媿昔賢徒以年運既往謬爲諸禪
尸祝奔蜂不能化藿蠋在高明固當擇木以棲如必
欲謾相依託則雖無旨酒敢不奉以趙州之茶京山
鐵酸之餡而道緣未偶殊可憎也然歲月不可把玩
老病不與人期與言及此即一刀兩段未名性燥矧
其忽諸所諭風鶴懷憂擬山僧振以道力不更誘之
業報使然者殊無別法但冀高座內不放出外不放
入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忽爾一朝瞥地則自然如露
山會上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于夢幻中無
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
殺除此欲山僧別作別爲是猶病眼者自見空華而
倩不病者代爲之除則非山僧之所知矣
與黃檗出谷上人
滄桑迭變世界更翻幸黃檗一抔土賴先老人感德
之需不一敗而塗地然危而卒定隍而復平者伊誰
之功則又皆道力有以使之然耳不慧向年參侍老

人于此朝斯暮斯寢斯食斯不第教詔之恩而育養
之德亦旣中心藏之無日而可忘者也獨慙謭劣謬
爲江湖尸祝尤苦業風鼓吹南北徂征迄無寧歲所
以先老人墖頭與座下寒暄皆不獲拈瓣香及通一
音之好負咎厥躬匪一日矣今夏素山義長老以省
覲來天童因其歸楚特遣躬詣墖前代晨雨露之思
薄具齋金佑函俱不成禮庶鑒其一往積誠而已將
子無悐尚復能來不審何年邀福庇得一注瞻剎竿
以遂生平哉臨書可任神往之至
與基隆神英上人

緬違道範幾三十餘年寧止人面改遷而疇昔江山且不可復問矣獨基隆一刹半賴道力加持幸湛然不動其俾常寂光土笑含先老人者不必論而來遊來止如不慧輩之凡在依蔭中者莫不荷戴有加也雞鳴風雨春念當年未嘗不欲命駕西陵問津沮溺而無如業緣羈絆行止非人何今夏以素山義長老省覲來天童因其歸棹特命躬詣座旁問訊起居外有齋金侑函聊將芹獻儻邀福庇犬馬未即填溝壑得把臂兩山倢譚十日斯乃生平至願也臨書懷想不勝神來

復佛可式姪禪師

來翰娓娓籌策禹門院事以諸方謗議皆出自嫉戶妒言欲山僧全身坐斷者極感老姪一片苦心然山僧雖愚憃不慧于大本大原亦嘗奉教于君子矣使今以一己名聞獨畏人之多言至于濯濯祖霧皇皇父業赫赫兄功竟爾弃同敝屣置而不問恐小夫硜硜義難出此矧山僧頗循理道者但惟伏櫪餘生不堪更受驅策重以近沾齒疾一痛幾斃今稍涉事經思則炎炎火動食飲俱艱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今也雨雪其雱矣奈何猶戀臨頭卒不自圖歸休之地也邪所以日夜促諸檀護早定代庖之人乃晦齋諸君子又以車勞馬疲不能再陟諸方之庭計惟星裏販揚州咸以旅菴月子年富力強且受知先帝或可釀致太平諸檀雖有此議然山僧若以為可是開蔟妒之門也若以為不可則搖搖身心有同臨崖之木念水之龜又不能坐俟河清矣專盼來旌為一商確之立候弗備

復報國舟姪禪師

專人去後復取你討孔聞之檄與所寄吳興諸書為之披閱一番不覺喟然太息益歎你介為之愚而杜田之甚者請得以辨釋之夫稱人倫之至而為百世之師者孔子也嚴善惡之條而示勸懲之法者春秋也然為親者則諱之為尊者則諱之何也重君父之倫而大生成之德也是故昭公娶于吳為同姓孔子寧為己君受過必以知禮對之豈非為親者諱乎河陽之會晉文實以諸侯名天子矣孔子則為之微其辭曰天王狩于河陽豈非為尊者諱乎此尼山作春秋之義明尊尊親親之道以垂大訓于天下者蓋如是也今你為攻擊孔聞暴揚師過則于春秋家法大相違戾反謂山僧為一孔聞忘生平道義雖塞春秋

之責今山僧卽取春秋之義著爲說以聲古帆之辠勘你介爲之愚中間于孔聞則或隱或躍于你師則極口揄揚所謂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此則山僧之所飽習而淹貫者盖孔子之春秋也若你暴揚師過而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或出盜跖之春秋則非山僧之所得而知矣亶言以城狐社鼠爲君側之奸謂攻之則有城壞社崩之歎你尙未明其故又焉知春秋之義哉謹將斯說書出就正于你高明之介爲佚後付剞劂以徧質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設有叛鱗經袓介爲以非山僧茲說則當負荆請辠于報國之門領取介爲手中六十痛棒何如何如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八

布水臺集卷第二十九

佳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與空林遠禪師

士變憂生蒙莊樂死雖拘曠不同至于均忘其年則臧之讀尚未見其多于穀之遊也況惑志于罨得咎休哉乃今之若爾亾年者又不專在横目而在吾黨之碩大者矣山空水涸萬木凋殘獨兄一人徹本無生太華存實惟能齊物我一禨祥蜉蝣人間世出世等舉無足以嬰寧又何貳于天壽而云慶且賛邪雖

然麟鳳之爲祥也珠玉之爲貴也不自貴祥而不能必世之不貴與祥也稱觴九頓三祝華封所謂我用我法兄弟任之己耳俚言微幣具存別幅惟冀慈納弗備

又

手教所訓諸方事非愛弟深至不爾然愚衷竊計外寧必有內憂幸諸方藥石弟則弟生矣辨云乎哉兹者山中勤舊勛弟臘八開戒屬先制不可擅廢而天童動止向爲諸方繩準非大方名德如某師爲一師亦無以光昭先烈弟爲感然曰如我空兄者所謂佛祖不爲以瑣末干之可乎況某何如人者屈無上之尊卑莫大焉請更計定者則又進曰首開滹沱之席者顯普化也而兄踵運公恒白鷲嶺之椎者妙吉祥也而師兼七佛彼空師養志就閒以荷法耳豈眞傲倪萬物不空我相哉且方丈與彼所謂相踵而笑莫逆于心者苟藩垣未破曷稱焉弟卒無詞以應謹遣侍僧告白惟辱命之

又

靖退之節雖知足之分生而素植然自友朋之教益多矣而兄之教弟尤甚故今獲放懷于青松白石之下豪毛兄賜也客秋屢欲過訪但未卜雲蹤攸寄茲鹿宕來知在姚之山南北間則弟患濼瀕死雖今艸韈稍健聞方受供城中恐過而勞煩主人則又大不便也特遣侍僧丞候區區豪素不盡欲言

復白雲鹿門西禪師

六十不造屋七十不造衣此方內常譚耳若夫出格而遊方之外如趙州八十猶行腳寶掌千歲丞支那則兄與弟輩不過出幼捩穉而已六十二而造殿矗雲霄正是其昔彼五十稱壽而勞人遠祝不亦笑殺二闍黎哉悵不及丞候恕不過督

又
承諭四明法道全仗天童雪竇五磊三老掌持丕天
下衲子造福一方此在我貴石二兄良然若弟者本
錄錄無所能人須以風波屢閱憂畏嬰心彌益廼遁
徒彰殘朽而已況毁求全而日至過欲寡而未能進
退方維谷敢曰不采無窮高自矜伐哉白雲古香火
幾羨賴法力復然耳然山在有力之家終必負之而
趨何幸掇而聽贖此殆天誘其衷語云鄰有喪舂不
相況兄以稱貸命但環琢周身除榔栗敗天公外無
長焉盡底掀翻得綢一匹布一端附上聊充支關酒

水之需云爾統惟海含然鼻然鼻
又
法駕入錢唐半載矣每念白雲出岫嘆莫斯還豈長
令碧嶂丹嵓寂而無侶邪道者來知返錫𣏌城不能
出山叙闊奈何辱諭𣏌侯韋君須弟同入天童為二
家取和之説使弟聞之不覺仰天長笑且頻而淚悲
也夫貴兄不知何如若弟自顧竊為佛法中人業唱
道二山矣職在開鑿人天俾蔫本有而超然塵勞之
外者乃不意自有怨結致煩塵勞中人為我輩取和
答阿難晨朝乞乳為世尊身小有疾維摩詰責言默

住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麤言於乎身為知
識須人和會是非如斯麤言又堪使異人聞邪韋君
幸無維摩詰護惜佛法心使有此心將以我輩為彼
恥又肯親出此麤言邪兄得無近韋君而謬聽乎請
更詳之
又
正想先儀忽辱手教彷彿如同面晤第恨經年以來
異見異聞之事不獲燕膏繼晷為一長譚耳兄為豈
君留城數月卒就空王寶殿而弟自先大師告寂至
今將百日中間弄丕雲門退五磊虛廣潤勞而無功

如此從以後事襄大師博道路之言然則弟之虛名
又何如兄實效也大師蒙厚賻而餘波復及不肖何
邪謹此復謝無任神馳
又
歷攷古今弘法嬰難自師子尊者以下無慮數十輩
類皆瑰偉權奇生知博達之士豈大川利涉必需善
水舟師而艱險危虞天固不以等流嘗試與夫弟本
碌碌常行乃膺天私篤亦得隨墮其中顧何福要天
而幸躡笞躓芳躅哉今兄獨為弟摘膺致歎者得毋
以弟尤存世俗知見卽以世俗所應唁傷者而唁傷

弟乎滚荷厚遺叓銘雅愛不盡不盡

與臺山梅菴空禪師

廣陵一別不覺四見青黃仁兄雖善藏六其如豐干早已饒舌故弟稔知松門寒石之間有所謂伊人久矣然彼此貆身千丈岳莽無因攀躋造謁日惟引領遙望赤城一片霞而已去歲之秋忽接老人訃音吞悉涕淚方殷泰山傾頹之感而私心自討竊有之子我覯之歡乃舟抵曹娥又以霧輿歸四明不果願然猶冀事竣言旋尚得從兄一步石梁之梯詎意風業淩重陊茲彌吳車中雖今天台咫尺雲連太白之峰

而俗務羈人無由擺撲加之神勞病作趦步難前故特遣侍僧吞候春滚霧重萬惟珍重四大為法為人自愛弗備

與雙林山幢禪師

前渡江邀金粟昔于虎林得接手詔愍然見黃居士不泯先和尚德業與兄存沒無二之心即欲具箋裁函以季譜雖已脫藁業鋟刻未完是以遲遲至今前書所以有援雲菴之說者蓋山中兄弟正惡有以私意具述如來教云云故耳今幸屬居士直筆吾兄相與討論則先和尚末後光明自應與歲月不能老矣

彼此同為佛祖兒孫以筆舌不相饒至今雌黃無已昔弟心為之恫然日久況同一師學奈何其抑人揚己狀中千祈勿以片字加人庶泯末世諍競之風則法門幸甚惟兄與居士斟酌之季譜率略恐無以表章和尚冀裁正為感弗備

又

阻江越邑烽火連年去歲稍通魚鴈聞法駕復出隊江淮邇來想已還山矣雙徑兵抄盜掠無寧日而上刹在臨餘之交不審鼓鐘無警何鐙然水含山翩回或差叙否匏繫一方動止有礙既乏凌雲之錫又無

縮地之謀何昔對譚一傾倒耶特遣小師吞訊乞惠德音以慰饑渴

又

黃介老履道存誠期紹千秋絕學乃父子遭異變豈既生有自邪抑無妄之災與若無妄之災則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我善矣而彼不自以為寶于我何若既生有自則無論學道人不得為君親報復律有明條抑天昔人事何如而甘自冥冥凌事或可哀亦可悵也兄從江上來或知其故幸以語弟弟思白衣操三寸管能表章吾道庶幾斯人焉

復淨遠禪師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託幽玄扣關問故歔最上之高流飫稱心之雅論開窻對古碧逶榻疏青陰弟于茲昔盍忩今夕是何夕矣乃塵纓未脫仙苑難留徘徊松徑話別谿橋則又何啻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而已哉次日即趨神道路訪靈兄于臯亭之西暘承翰簡遂不能以眥裁會媿惋如何武林谿口弟已處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還識桃源路否

與隆慶唯一禪師

語風老人開法從心之餘可謂八十翁翁入場屋矣但其眞率不事事過慈明莫于紀綱叢林弟竊有杞人之憂近聞在嘉禾得兄爲第一座此眞所謂庶之有水法社之隆弟將計日俟之但今叢林師法大壞而學者知見如惡叉聚弟每思得南公舉上演祖手眼之宗師而又挾先師之位望者數十布滿天下則法門痼瘵庶可救療然上之化下捷如影響況語風法匠耆季又有兄之俊拔者爲之激揚鏗鏘乎所嚮放出南山鼈鼻長沙大蟲或入室或垂示必潑錐痛劄去其膏肓必死之疾則吾人幸甚後昆幸甚

與寶慶南源禪師

還山四十日中間開戒結冬分身支應不遑有失候問然每詢之往來禪者知山門鎭靜道體如空想今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即日恭惟起居多福必有征而無己也梅惠連以纍代簪纓一朝落魄旅寓江東殊可惻愴幷儆屋延壽王界盍太天童十里而遙以地方寡偶不果居客歲白雲兄及黃鑫老與弟商量惟側近上刹處最幽深得山舍數間安其妻孥彼既樂嘉遯則鴻鴈有中澤之集復朝日夕月乎兄當自忩其遷徙之憂矣瑞艸生庭不無多兄一事但念其家世奉先黃檗老人虞卿慕義彼何爲者況流先德之慈哉乞尊裁示下何如

復寶壽遠門禪師

去秋之暮遽以弘法嬰非常之厄由是奔丞東既往來祀會者凡十閱餘月即龍唐新住皆不能遺一介行李致訊左右媿歉媿歉令先師石兄和尚一代宗匠豈人微言輕如蒙輩者所能表揚一二且又經浪師如椽愈難砥砆並玉矣然既辱明命兼承好木材公遠來不敢以鄙陋固誘謹按令師生平得序文二千五百言銘詞四百言附東塵覽不審堪上石否幸

賜教餘惟珍育不旣

復東隱玉如洽師

天上揚州一旦鞠爲茂艸獨東隱賴道力巍然于破戶頽垣之側董氏持來書知與居與洽眷勝常喜躍可言退耕山寺盎乏升斗之儲而口門饒有數丈闊加以累歲禾麥無秋民間道殣相望苾蒭與檀林俱斃奈何孟擬燈後以分衛來兼省諸道友乃爲大衆堅不聽并故某禪特分句維揚所望鼎言吹歔如同晤對爲感乾師傳侍者失簡收己逸并狀煩再書來當有以報命也

與石孟慈築洽師

別來數載道躬何如若弟則髮白面皺居然衰頽老翁矣返思三十季并休夏寶山散步黃蘆苦竹閒一一誦功臣政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之句則寒清入骨至今牛澗頷下路猶或夢寐踐之乃匏繫有衆之累不獲重理舊栖一探往迹奈何溯想高誼無緣對面短函候問不盡鬱思

復全一禪師

一月霧峰竊聆緖論心神俱爽卻爲業風飄蕩更墮羅刹鬼國昨帝城來詢知道躬多福淸白之家風愈舊赤窮之活業轉新獨弟不解作何皐皓桎梏天童雖今能一筆勾下趁步霧峰其如四方恐亂分衛無門未免多卻洽如一番波吒也相昔而動動罔不臧兄必爲弟肯可矣蘭若固淸幽終是瀕海之鄉密邇一步似更淡穩己語霧峰知事代弟埽榻恭竢惟冀不吝慈悲是禱

又

蒙兄成褫得遂肥遯之思靑松蔽日碧澗長流可謂安其所樂終產矣奈負乘致寇䞘蜴爲災幾欲奮翥長征遠翔天外復虞孤兄三載周旋所以措置霧峰

之意然陟險蹈危未免以日爲季諸般廢閣候問差池正復臨風悵望不虞手示下頒又審道躬嘉勝殊爲快慊但論月留雲之致日就荒唐尋梅問水之緣己成茅塞非但曉猨夜鶴共佇淸塵而屋角新篁尚有待于披拂也敬迓玄旌速期命駕

與本愚禪師

倏違道範三見靑黃然高明之宇冰雪之懷未嘗不在羹牆寤寐中擬以道路稍坦夷非過訪則邀迎庶幾風雨雞鳴相見匪遐乃本體來聞己沒婁江涌石頭城豈不益令人瞻日月而思悠悠邪茲因侍者句

延康想虎座猶在三山二水間敬遣問與居南山南北山北雲蹤所憩定以語我俾他旹得鶴鷚寄一枝也若弟之謏事天童知聞飫矣故不贅

復鑒吾禪師

客冬有短章奉候兼奏謏事退耕之說想已達之慈座矣昭陽賴道力不惟無首領之虞而雞犬桑麻猶然化日允天遡來聞益歸命三尊從此天人將熾盛庶幾修羅亦衰殺恚瞋獨弟四載天童毫無寸補迨今投老空山復受有衆之累支緜幹折得不閔傷然叨在月愛三昧中或幸而免耳茲因化士匄淮揚豈曰九里僧河潤正以春風改律節日恭惟起居多福特申訊問可任葵傾

又

翰教諄諄極承雅愛然至人化物不有己躬所以地藏恆居地獄迦文亦降迹娑婆夫地獄陋矣即娑婆亦異方賢聖見聞隨喜多生下劣心者則何利何名而迦文願樂生此土誠以佛心所緣緣苦衆生蓋思有以拯拔之耳彼青齊僻在海堧禪道佛法不聞可知因客冬大覺之請自鄙愚蒙敢云吾道其東亦或爲之兆乎且歲值奇荒抑弟不佞又不能卻夫慕羶之徒人貧智短詎惟暫應山東少弛祥允負擔不謂其不可遂有如來教所云也語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當此紛拏之世弟亦將三思而後行若夫冒利沽名辱乃宗黨吾知免夫冀寬高明之慮幸無憂勞是請

與同參友人

違教多日昔一往動履蓋得之唯兄者甚詳頃歲來非但側身西望即積翠亦邈如山河矣豐岬之壄免正喧高崖之蒼鷹未放豈道不與昔强邪抑老漢無意後昆邪然今世道方交嚣學者側乏行腳正因而一等爲人師復大張聲利而綏之來如二豎子既據中堅矣彼庸醫復讙譊其側雖俞跗奈何則兄之引退蓋宜而未可訕議者然孟軻氏又曰兆足以行何也亦盍爲之兆乎因風候問尚冀順旹保愛弗備

又

范蠡爲越謀吳卒滅吳俾越以霸矣復逃越泛江湖自號鴟夷子皮凡三而舍去皆致產千金何經綸之宜于國家若此閣足下亦然募湖山不食之田而對藝之地力自盡故凡所以鉄四來者皆不擅而辦雖足下三十秊諸方豈以钁頭邊事與圃農自老者較

賤艮。然在阬滿阬在谷盈谷道之施設亦無往不然有如此邪或疑足下有道是矣。不大行而小試俾媟吾者爲并聲奈何弓謂此正足下之有得于道者也今之城隍聚落三三五五豈乏拈椎而豎拂者使足下不爲此而爲彼則人之媟之也將愈甚廢而中權足下有焉亦以我爲知言乎否邪

又

兵戈繹騷連季饑月而寶坊適當孔道非法力則蟏蛸將在戶矣鐘磬誰借金鼓齊鳴哉矧珠米桂薪之日食堂鶩太雲來猶覘悲願之深者獨某并後太白霹蜂豪無佐佑而兩地禪者日往來行李踵接于庭雖滄溟無不翕受而沾溉莫已得不太無猒生邪近況何如敬此訊問

與秀崑道舊

奉違教言倏已五夏裘葛多傳六環金錫或麦邪水或挂八公不定在木一方故每每徙向蒹葭結想耳上刹旁城隅兵火之後可保滿架薔薇沿隄楡柳青青依舊否某邇來誅事天童退耕山寺不異出岫雲麦霄鶴庶幾今春散步蕪城定與高座再酌廣陵濤上方水潦倒尊并有日矣。又以大衆留夙懷莫展可如何因鴻便敬此候問與居曽寒更冀爲道珍愛

與聖皐上人

往歲秦山過煩神用調變文以下急之故潑貟雲門諸公。呵呵。所不負者惟大師一人而已上人弃儒從釋固知不爲刊落情封然旣墮身三寶則天殆假上人以入道之緣也無常生死摩竭大魚凡在有識誰免噬呑所以遠公有言生由化有化以情感乃至靈響失御生途日開方隨貪愛于長流豈一愛而已哉如此則雖爾我極生猒離尚恐錮習難痊況褰而增之洹饑而益之薪乎所願上人捐國弃俗膏智車秣明馬涉江浮海庶幾送者皆自崖而返則上人自此遠矣若復徘徊眷顧昔與世緣俱盡正恐厥將彌遠爲之奈何刹那變易會面難期肝膈之語統惟神炤

與澄霽上人

別來嘗想高懷幽韻第恨無從促厀使譚耳大隱巷庭并梅當益蒼軒後竹當愈翠以至敲風而唫邀月而嘯在二君必倍有佳致而無如我輩季運往矣鶴髮龍鍾生意落穆無復昔季態度何然足下方富有春秋及昔有爲正其宜者因風訊問曷勝神來

復南山壇主

先師墓銘上石承諭出貲相助夫爲人後者以丕承
先烈爲孝况不孝非僅傳太白之燈且又忝繼先師
法席豈于身餘敢懷鄙吝正以有悬不孝名襲先師
餘芬欲多方而排擠者若如命祇承將謂于足下有
所闕通故沉淹至今耳然不孝聞昝古德有入西山
者有菴大梅者有眯其雙瞳如歸宗常者有終身不
道其姓族鄉邑如三祖粲者初未嘗不願其聞名立
誠而流芳遺烈至今未沫豈非逃名而名我隨避名
而名我就者與僧非其人縱鑴泰華之山勒龍門之
碣將見人同勢滅骨逐塵消又烏識其誰氏之子哉

故不孝嘗詠龍山有曰碑版尚空專甲字江湖徧譜
隱山名堪嗟無限方憒客春艸年年帶雨生盎此意
也耶 不孝之從違可知矣伏乞足下卽如娟嫉者之
心抑恆順衆生不孝將從事先佛之訓焉聊助不豈
淺以爲媿

與徑山古囊監院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孔氏家法也况
我輩出家見漚觀刹海電拂聖賢者哉且人生一飮
一啄莫非靑定使山僧依報合在寶山遲速要當有
日設若不爾雖奉敕住持而雲居一粥之緣早預識

于瑶田莊之土地神矣聞賚和尚目下已入院足下
自是高明恐稍存意見則傷山僧法體非小故特遣
圓鑑以鄙意來疏通幸足下卽以提挈山僧者擁戴
賚和尚則銘刻正復不淺矣短章如面有冀注存

復月章瑜侍者

聚散風雲浮漚起滅從何而得山僧之壽誕而足下
與衆檀必欲行世諦禮幷白將秦山邪水之官路當
作人情哉一行作住持卽苦多樂少寧有柔乏他方
院子傻憂天下之憂而憂荷擔越州之大能仁寺願
反樂天下之樂而樂乎山僧年登耳順百事灰心卽

今還轍廣陵不過圖完向歲之殘局至于興建法幢
非但無福亦無此心力也結箇鐵頭茅屋于長林豐
艸之下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庶幾畢此餘生斯爲厚
幸矣不審有此大因緣否鄉紳諸大檀護處乞爲我
致謝不敏餘不備及

與秦雨徹上人

客冬過我匆匆別去殊爲媟嫚日者歸與念動竊欲
取道瑯琊則九仙五朶之空翠浮天忝縣馬首細懷
昝人遵海遊觀不勝憑弔往迹之思矧辱金地主人
遥從海上招手也邪弟參隨旣衆未免取擾上方爲

可媿嬾焉耳相見伊邇統惟垂炤弗備

又

一夏之中叨蒙雅愛得放懷林麓日披襟以當無價之松風天上卽不可知人間清福已受用極矣瞻茲靑山白雲顧欲別而難離但揚州專使再來越國簡書旋至人旣勞于奔命覺高臥殊爲不安秋後三日將俶裝就途念星月天同河山地異從茲會面未卜何期猛擬造城言別又恐炎蒸酷暑應接爲勞謹託管城君專申致意人事紛拏惟冀善爲珍嗇金玉自愛臨楮可勝縈懷之至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

住明州天童寺臣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與霧峰權長老

杖錫出山後每遭六羣搆畀想八部神王隨錫而往不然何物非人乃爾覘圖得便邪彼衆師首雖今暫出未必妒心遂歇然山僧近讀大乘修多羅所說波旬共俱賒鉤大略十有二種心懷我慢瞋恚無舍其一與樂住阿蘭若志存煩惱不動亦一而惡魔伺便反不與焉者何也內心不著外終無障耳戒期結夏旋至。一衆咸思表率而歸安化士歸復有米若干石差足支持兩月向後闕乏安可預憂所歎爾我不幸生末法中。為佛弟子若不堅佛利生之志弘佛接物之心是謂孤佛恩德縱有別作別為而十二魔鉤在所不免為可懼也期早返幢無勞衆望

又

跋涉如許山川往來泥濘中行使我極不安也歸山少病少惱不疲勞邪此旹結夏否早晚與兄弟說話要須十成嚴密登千仞囷九淵極必與之俱此黃龍道法所以光大一世也然潑雖痛劄之餘尤宜導以佛祖行言。一俾沈痾錮習潛消默奪之淘汰功潑或有羽毛相似者蓋今昔學者卑固而頑而鄙高亦為戾為慵種既敗于今既必鍾于後雖山僧尚有一二不免況末流乎演祖嘗云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眞法門中皐人矣不覺叨咀如斯者想能備悉此意耳

又

你我既忝為佛祖兒孫當以道昇為主豈可以勤省儀供為事蓋先和尚素有明訓矣道遠途艱且尋常改歲又非大吉慶事而願人悉數百里何也山僧二嚴多慽浩歸湖海雖抱龍門之悲而老病相仍可奈何聞慕說及遐邇駸駸竊有風行艸偃之意豈以寒冰三尺戶門與人爭旺化抑衆知向方則兆足以行為可喜也所引魏公焚諫艸以況近事是矣然佛果作偏評唱佛鑑力言極諍使其章疏焚祕不傳則緇門警訓後世何從見而載之應知二老當季殊無所忌以為作既自我矣而欲諱之人也何為昌言拜而聖聞過喜而賢噫嘻聖賢我知之矣今公既以為言旋卽付之丙丁童子無煩致慮不一

復道峰清長老

可止則止可速則速察人心之向背為杖底之太雷

稍有濡忍不洗即爲吾輩楷模此住持太就當如稍
子之輕斯則善矣者此也既本山檀護力挽何妨仍
舊解下腰包已甚之行至人亦有所不爲焉山僧青
淄之越以大覺專使相守一季迫而後應然桑榆景
晚那堪長苦風塵亦匪久即拂衣入山耳江南江北
相去途遙爲法爲人尙須自愛

與廣潤融長老

凡爲一方主者貴在弘道德張敎化其次在知人情
識世務至于落筆成章吐詞爲訓亦其次也故或有
志于道德敎化而不周知人情物務祇名本色擔版

其或人情物務頗亦周知而道德敎化缺然未免世
諦流布間有二事無虧矣而落筆吐詞不雅馴老師
宿儒難言之則亦不能光遠而聲實有燿今你不幸
忝主一方則三事在躬無容推託其敬之愼之毋貽
山僧之憂爲切屬

與大覺昇長老

度夏五蓮雖爲泰雨徹公苦留抑聞北兵駐邪諸菴
寺鞠爲養馬之場故遲遲吾行耳五月初旬揚之紳
士催符復至始知淨慧一刹獨保無虞但既放下藤
條不當曳起又行俟夏末動身則可少慰主者之心

矣爾我雖急于行道而北方所重唯在一往動履所
謂道眼精明不知復不問也今你不幸而行道于北
直須身身矩度步步威儀久而弗渝當有信而歸從
之者然爲一方主者法應如是不專北地爲然也至
于用人之際尤宜寧質毋文寧拙毋黠葢文與黠者
多失之專意妄爲而質愚之夫辦事或不足于以壞
事則罕矣道途懸遠不能多屬你其善爲住持庶免
山僧憂勞斯爲孝順之道也

又

執事輩來以江淮戎馬騷驛欲山僧還轅北海化彼

東方理固不可抑廣陵專使相守月餘日催渡河之
不迭矧化人擔子山僧出門之日業已卸肩于你語
有之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你惟自著力負荷之
耳法社傾危莫如今日你我忝爲佛祖兒孫豈與有
其責之人忍見門衰祚薄徙含垢包羞而瞬息人間
哉又男兒自稱丈夫子既生閻浮提中苟不垂敎法
于千秋轂芳名于後世磊磊落落自利利他是謂空
忝人世一遭其可恥又孰甚也邪山僧衰朽無能恥
實有餘所望幹乃蠱洗乃羞則在你之臥薪嘗膽矣
聞明首座既住濟南宜遣一介使者通聞問爲是

又

山僧忝託雞峰末齎則歸山謁命爲有攸關頭者謝事青州竟以大覺全肩委荷于你者亦惟你側身行道克己惠物俾濟北沿流霧長不止則山僧與從上列祖方賴你岡陵聯息奚啻黃髮台背眉壽無有害而已哉苟不如斯縱使山銷海竭大地爲盤奉獻將來抑夭折憂虞之不暇尚何心而納受乎你既函丈空疎復勞專人遠至得不益動山僧怛怛之思也邪後凡世禮宜一槪俱蠲你當體悉此意

復神鼎僊長老

秋邑至自常德持你手書述你近況頗慰遠思神鼎寺古山澇田腴壞廢塵囂既遠支卒不呼于此堅志行道未必一旹聲名暴起久久自有一分光彩出來山僧可庶幾免西顧之憂矣但恨年運既往日就衰殘分心代勞之人益希且急雖今普化直裰象骨難提所有末後句子無不一一理會得當便饒遭他授記不妨祇活三年其奈院務殷繁瓜期無代當此西山暮景詎堪軼掌爲勞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正恐好音有懷而西歸難待耳與言及此可勝傷嗟

復幻機濟書記

別機來見你手字具同今旹弃南走北騖利馳名之輩故晦迹湖山灰心林下許你於是輩獨出一籌矣因是輩卽甘爲本色擔版亦尤之乎五十步而笑百步者耳釋迦老子不勝衆生頑慢之憂尚特生五濁惡世與調達尼乾輩共王閻浮益我之道德果超於彼則邪不勝正彼將自化不則我之負慙於彼也多矣當亟求所以化彼之方況因噎廢食而欲離異之乎故山僧尋常語學者你輩不須學佛但學水牯牛則善矣夫水牯牛者當東作方興之候不惜爲人牽犁拖耙帶水拕泥及其千斯倉萬斯箱而西成告畢也則大功不宰曾無粒米之沾濡至不幸而摧於龍鍾煞於刀砧也則筋骸血肉骨角皮毛咸爲世用而無或弃焉水牯牛乎吾師乎吾師乎水牯牛乎是故學者苟不以水牯牛爲師則豚犬而已今之騖利馳名者是也猒豚犬而復願乎其外抑不過如獐獨跳之徒耳何益於旹哉請詳之愼之當不以山僧之言爲誣也

與冰菴張居士

自怪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應菴老祖葢爲

山僧狀厥生平可怪去秋邗溝住未席㷀而青州專使銜命至再春杪將弔東海之風首陽之蹟於臨淄卽墨之間矣不亦去國滋遙而思人倍甚乎權長老出世未久後嗣無聞慨行業莫有爲之掇拾者今其語錄乃得居士不辭潦倒曲爲叙首非直不朽五磊殆將不朽山僧也幸何如之世界滄桑先德語多散失人間久思彙刪宋元以來諸錄定爲一書總名續古尊宿庶幾不隨兵燹湮沒念此非足下莫與共也俟明春歸邗舉之衲衣一領非作人情物事願言輙夕服此無斁乎

復大潙慧山海孫禪師

五峰老人法脈如一縷繫千鈞汝師養拙獨承記莂厥荷匪輕矣惟汝服勤最久潛符密印業亦有季在今潙山法道之隆替責在汝躬苟能如應菴之起虎丘厥後當浸昌浸熾又何必以門衰祚薄爲創心也哉拙公圓逝後汝獨毅然丞使五千里外奉迎雪竇老人主席識爲盛舉緣雪竇本山修造未竣故不果行今復十載使者頻頻相望于道則汝爲潙山一段苦心人神當亦共鑒聞雪竇和尚尤然力辭不赴山僧以爲汝雖監院業已說法傳戒亦卽匡徒領衆之長老也法席不可久虛汝自住持名實俱稱而紛紛外請似爲不必來儀種種過于腆厚令人素受難當謹對使登嘉致謝小參數則生機儘有語脈亦清但中間欠于脫換未免有重複之病當自知之

又

先師門下十二人中長恨五峰法兄道韻孤標而後嗣不蕃披蓁同慶僅接得一養姪明公紹修其家又復溘先朝露明公旣爾付授於你然則千二百斤擔子非吾孫誰克肩承巨業此老僧去秋所以因專人三復叮嚀申命你者總爲五峰老人法系不忍聽其

中斬耳今吾孫能遵祖命慨然瓣香拈出可謂繼志述事善能有加哉但先德有言明道易守道難守道易行道難唯吾孫轉難成易毋使慢易滋難日就月將光崇裕後則老僧亦與有榮施焉吾孫其勉之

復雲居顯孫禪師

丁丑之春獲晉光儀於太白山中一往駿賞之懷自信不滅支公道林但此旹足下方銳志功名未敢以選官不如選佛之言進耳詎意陵谷代遷天若驅足下以從我語云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人如足下何如人事如佛祖之道何如事所冀資深以造臻於

巧力不到之地然後起而恢張吾道則法門幸矣若寡陋如老僧者直道周杖杜而已寧煩高明依託哉願言勗德不盡鄙思

復季趍祁居士 附來書

駿不肖雖未獲涘託道羿之末然久遊老人座下獲瞻仰浩氣勁骨如泰山喬嶽可望不可攀者非一日矣數秊以來道風遐振皆古人之厚德高致非晩季末法可一二見者企溯之私益切寤寐不肖每尚論古今之際雖代不乏人大要較之古人漸遜漸下者蓋古人皆唾手名利之人其氣骨高

出于名利之上故弃若敝屣耳入此一門自能主張大法振起先宗後世之人每每不及名利之格而退處于空門之中間有一二發明大事或未能盡脫流俗鄙劣之習焉得不遠遜古人而出其下哉如大師者正所謂唾手名利之人而浩然弃若敝屣者也早已具古人之器量焉得不遠出今人之上乎法門似盛而大衰何幸得大師爲宗門柱石使末法庸流猶得見古人存心行事此眞法門之大幸非不肖一人之私慶私慕也又念古昔遙或坐龍侗之大途或墮穿鑿之稠林如大師久得

老人迅絶之旨固不必言近聞一二拈提皆古人閫奧中事仰窺大師于迅絶中自有古人潑窓之妙用此又豈近昔可望一二哉救龍侗穿鑿之二弊非大師而誰望乎極擬趨聆教誨奈病廢已久跬步難犇坐是不能渡慈水登五磊以申翹溯遙望慈雲曷勝炷香頂仰之至

先師無恙昔蒙昆季種種弘護以至餘波及于不慧癸未開法天童尚荷寵光加被可謂德周兩世豈曰尋常知遇已哉然五載以來無寸楮相問問者誠以君子千里同風且重煩左右裁答故卒安其愚陋耳

乃辱教箋多所溢美之言極知高懷與人爲善而嘗聞過情不慧又何以對當天人耶竊謂入此一門非但名利關頭而坐在埽除名利邊無入泥水爲人心亦未免流爲定性聲聞總之意中纔有所重即過犯丘山自非髑髏粉碎者未可語于佛祖之道也法門將及百六之災矣嗇似盛而衰使我輩今日之爲法門者咸如令弟世培先生可濟則濟不可濟則捐七尺以殉之然爲法門存典刑則可尚不能與波旬爭旦夕之命況苟且依違其間此不慧所以慙披來教汗流至踵而頻仰爲之不可者也晤言何日尚冀後

圖

又

別後不謂龍蛇起陸血戰郊圻獨平原滐居無恙豈非道與之城德爲之塹所謂長安甚鬧而我國晏然者邪搶襄雲門克終其緒皆自諸檀弘護與居士之靈耳又其弟子能自拮据若不慧勇斷徒觸忌債事何足云然然頻仰內省生平唯不敢以私滅公一念溥云不疚卽發揚化山和尚之美皆是物者但人微言輕章而得闡正自囘皇乃居士褒爲千秋絶舉洎紬錄題詞中又復極其嘉與造物不忌其餘若斯不虞之譽殆有忌焉者辱命叙徵序及崇行錄提語人言不足以重壽已道之矣如封韭不弃報命尚圖後音

又

海天涯角住既幽滐復有風鶴之疑故致鱗鴻之隔春芳載吐福履如何承委崇行提語叙徵錄序自慙動止多與道違況更佛頭著糞乎文以妨命是憂雖則勉爲從事然率略香矣書上塵覽尚冀有以造我也溘門不幸日就凋散讀三和尚語卓然一代偉人但此老頗有慈明不事事之風居士既在門下力能

匡輔何不擇一名刹處之俾得力行祖道以福後昆不一善乎化山薪木何如亦有修我牆屋之旨不願聞清轍謹此附詢弗備

又 附來書

不肖駿向侍諸大知識座下每每於出處之際勸退不勸進勸靜不勸喧勸山林不勸城市乃今日者獨以越城能仁大刹衆情翕滙之地竭誠勸請豈頓違宿志與豈姑以相嘗與豈僅以世情附諸公之同聲而和之與不肖生平所心服者惟大師一人諒不作是見也卽大師亦能信不肖之必不然也則今日之勸請其必籌之熟矣酌之審矣見之眞矣知之確矣大師苟能信不肖非狂昧輕率之人則不待駿辭之畢而有惠然頻允者矣所媿者病軀趦步難前不獲冒險親迓洊駕仰冀頻諒于形迹之外耳

不慧道德荒蕪識學疎淺無論仰媿先哲者如何卽當世導師所謂機語淵玄媿吾與福牧兄作用峭峙媿吾報恩林兄縱橫辨博媿吾寶華蘄兄稱心肆口媿吾化山三兄之越量超情而吾媿焉敬嚴洊道如吾雪竇奇兄之澄金汰玉而吾媿焉負媿之多如此

而來敎獨謂生平所心服者唯不慧一人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豈信有異乎人之口哉雖然二公好尚未易致詰而羊棗芰之受知于二公也則已深矣知深而報重亦恒物之大情也顧不慧獨無情乎況復以名藍相甄拔哉則來敎所謂不待詞之畢而有惑然肯諾者又何說焉惟是廣潤坐未席煖遽拂袖宅往無論情理有所未安其奈銅鉈會見蘊靑艸若之何故卻則重違知己赴則荒卻雲山或高明相體諒不以院事羇縻使獲春秋旹睿允儀則善矣必欲據款結案則雖妨命亦無所逃辠焉

又

居士之捐有平原也割家之半與半生心力以營之故得原田每每棟宇參差乃一旦舉以捐之貧道且言貿而不言施不叨許王舍宅爲寺之名而欲貧道于中耕雲種月遠追神鼎近步圓通人非木石誰能已已顧貧道聞之德薄而厚膺者名災人微而顯寀者致盜德人如貧道皆災與盜之所必尋者也又數季以來住經五剎坐未席煖旹復斂還則從者已倦於追隨一番提起色色皆新禀非天雨杓不對生卽貧道亦勢難於作始語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揆

貧道之初終固無一而可者是以搔首躊躇空壞則不敢遲早又難春夏若付之悃然則又廢墜居士千秋勝舉故特浼白姪雪厂者應命益其人乃鶴林牧兄之嗣抑亦本色住山而無刀斧痕者曾大覺道允仁膺天下不多璉而多訥者謂其知人能舉賢也覺之雅懷想不以專輒爲嫌焉

又

恭聞和尚重舉金槍馬麥公案了卻一主急債親證本來空寂和尚分中正是順逆皆夢幻苦樂皆影響且從上黃龍歸宗大慧徑山洤量大人偶爾因緣相值指不勝屈不唯道價無損亦且增金增光烏足爲和尚歎惜憤鬱哉唯是宗風秋季假衣貿佛者比比砥柱洤門爲人天表帥者自是首推和尚次則繼師耳肅肅泛泛者穫稲如彼皎皎表表者受亂如此則洤運之修短可卜矣洤門之盛衰可見矣得不爲洤運傷悲洤門痛哭哉急欲西訃幾擬僧翼奈夏病將發決計深秋但縣縣之私不能自己不但夢寐以之也日來道體不甚病否此後葛藤不牽纏否傳聞無的幸備示以慰縣切山僧近事風落江湖莫不心寒股慄親者諱密者歎

高尚者皆議憎嫉者非笑求卽左右解嘲尾曰言言
爬搔湊著癢處不道全無直萬一耳但山僧今我非
畣我愚意近復不然如往讀南公傳我繫星子獄百
日親證法華三昧非不服膺此語亦固然聽之云爾
幸而叨嘗此番境界然後明見殺盜婬妄無非大用
堂堂魁儈屠兒悉屬眞善知識故今于苦樂順逆修
短盛衰不生二法見于表師人天者假衣貿佛者卽
授罰受罰者亦不作二人見頭頭讞議葛藤恰恰拈
椎豎拂又豈有日來此後之見哉咄不合私用官物
更與三十竹篦

又附來書

某季來渾身保社中益衙備悉諸方知識道德佛
法眞可以師表人天砥柱末流者終無以踰我和
尚益信平日決擇之不謬而此衷仰企夢寐無間
每思越中得以一席地攀邀杖屨俾終身近侍焉
葢朝夕爲念如有重負不能去懷特以昔值多艱
兼之力綿身病願勇而機未諧悒悒者久矣天龍
有霧感得耿玉翁俯鑒鄙衷力任金湯徧告之現
任道府各廳諸當事無不人人欣諾至于紳士之
歡仰更難枚舉也卽本師三和尚身雖越境每有
字及必諄諄以迎囘法駕爲越中造福今得此緣
會出于萬全又遐邇緇素無不愜心豈非天龍一
大作用哉又豈非浙越一大福緣哉某睽違芝顏
五載于茲積懷奚止八斗要非楮墨可罄統俟親
侍座下一爲傾倒耳

專人至接翰教殷殷如同面晤洟媿衰殘無似之人
屢承足下推重過宜曷由而報知己之萬一哉定光
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況能仁一刹殊費神
用經畫復煩耿玉老周爰咨度謀諸當事重以士紳
弘護合詞共挽奈何晦養自高負違長者之心但山
僧日者返轅邢上本欲了淨慧未完之局一旦因緣
山絕勝之雲門遽更初念是謂見得而忘義直一商
賈之道耳撫躬循省誠有所未慊于中焉寤寐光懷
心焉如擣遠蒙垂念兼辱厚貺拜嘉之餘不勝惓然
之至

復聖月錢居士

日者光賁林泉奉塵三夕至今彷彿間猶有十影神
駒在心眼中以貧道風波摧拉之餘所謂爨後焦桐
耳不謂賞音有足下人亦有言衆人皆欲殺吾意獨
憐才足下第憐之己耳翊揚雅度則遂彼之怒恐非

所以愛貧道也冬風漸肅惟珍重四大弗備

又 附來書

癸秋一別倏忽五季玄黃異變傷心酸鼻偶從雲水緇流訊知道體清佳宗風弘暢大慰遠懷若繡三載之內罹父失偶破卵覆巢與死俱生與憂俱老屢欲皈命導師芟染從事而三罹未舉胤嗣乏人不能遽逃世網然百念已灰在家如客非久終當為所欲為耳為法鬪爭已屬師門不幸近者復欲牽入世諦為人臯柰清友捫心何以自解兌繡路見不平出語每多憤激知我臯我自可聽之若

和尚汪度天淵諸方贊誦僉切皈依仲尼日月也其何傷于日月乎頃因鴻便艸率泐候秋冬之際當晤足五磊受和尚棘手鉗鎚圖箇出處慈腸或不我弃耳外附小刻詩箋呈覽臨楮不勝瞻戀

世界等空華人生如幻夢幻成幻壞幻生幻死幻合幻離乾坤之內身世之交無適而非幻者惟至人了知是幻故在哀而不傷處樂而不淫遇寵而不驚當辱而不屈皎若麥空之月飄若出岫之雲雖汨爾塵緣之中而塵緣自不能為之纇也門下曠心達識固有芥于此乎若夫貧道求全之毀敢謂能自超然幻睬抑潑知薄福所召曰惟反躬是省乃不意動高明激烈之懷則臯過正復不淺矣披讀先帝哀辭令人哭不成聲昔情隱中自當與麥秀黍離共播千秋豈曰一昔傳誦已哉何日晤言寫此鬱思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一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復蠡源黃司馬諱日芳

隋珠趙璧處於莊嶽之間雖欲什襲以藏知不可得然入則龍蟠出則霖雨圜轉無方自在門下環樞以應豈可定合山林塋逸之見也梅惠老弟有手教浚意天台之行故遂因循廢閣歲云莫矣俟新正與敝友商確報命間關流寓費日不貲貧道自恨不如宏智佐佑四來乃過蒙遣問慙何如邪筆語遲日遣僧齋上弗備

又

臘底聞寶眷俱遷至山莊既無事分身兩處則生涯自然成片況復冰消北岸華發南支疊巘堆青層巒鎖翠翩翩蛺蝶戲恰恰鸎嗁處皆建化玄門豈不田地益寬腳頭愈闊雖則玲瓏嵒太白峯為君舊遊之鄉安知不一番提起更一番新哉非熊叶卜太公已望子之久彼蟠谿一滞水計不足留連乎君長劄餘閒而與我輩山僧塋客平分風月亦安可得邪謹埽榻拂石以俟未後一遊

又

甬江分櫂敢期千里洋子竊附長風庶幾瓜步南徐猶得追陪名勝不謂貧道以四衆留慈居士亦虎林頓轍瞚息之間夢幻千岐始知般若六喻信非由謾故今貧道願居士以華藏為牀不可說須彌為枕子無邊浮幢王刹為茵褥十虛為被太來今為五更譜鼓世出世間為三春夢從他順也得逆也得如是則有極寵極辱之事出吾弟亦如木人見華鳥矣否將嬰寧抑且如之何也雖今世路風波在貧道亦何所不有然稍能墨守不至見須言如今之流俗一等者亦未嘗不作此觀耳春寒乍雨乍晴最宜珍調四大為禱

又

聞歸楚之帆已飽春風而南矣方恨不能提手江干訂此生再晤之期乃既發而中留何也毋亦天故幻出奇緣俾居士極生厭離之想而堅固出世心耳呂嵒丹成于下第黃龍定證于獄中古之人豈有不遭憂患而獲大寧者所以酒僊和尚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以此參知貧道之言未謬也匏繫有衆之累怨

我候不躬親天氣正熟梅尤冀加餐自愛

又

答元微之與白居易云自識君來三度別者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貧道與居士交情未敢竊比元白然常駿賞亦略驪黃矣乃僅一別而雲山飄渺會面無期豈眞人生動如山與木。一分而不可復合者也去歲晤王念老得詳起居且知長君已稱弟子員今秋化變龍門會看肩頭迴出未審大翁肯㠯先朝刑獻襲受昭代恩榮否邪別後數年屢爲業風飄蕩爰自廣潤能仁及今湖之道

峰雖則遷徙靡常但喜面顏不改可對故人耳吳地兵凶日見全楚賴德星想己民豐物阜矣玄鑒禪人以分箭來敬修短箋問候鴈遠魚艱餘不備及

與惠連梅職方 諱之煥

延壽王太天童咫尺耳入山之駕未卜何日始命也聞欲轍環之台恐此邦亦猶吾大夫況今皇路未清夷我瞻四方正蹙蹙靡騁之時毋亦暫登太白少憩玲瓏一觀海嶽之雄乎專聆來旌可勝翹企

與春曉紀海憲 諱騰蛟

年積首魚賴尾正緜霜臘不雪災祥之類斷繼見者

頻年自台臺下車以來非但與人之誦孔邇有評而昔雨同雲曾無失候人事感于下天道應于上從此兵銷甲洗四海將見同文之治矣但撫字心勞簿書鞅掌尚虞貴體未暇攝調然萬井翕而尊俎百神自當呵護即貧道輩之枯木受陽春者亦未嘗不冥告佛天況台臺之禱久矣者乎入山窮忙有失拜賀敬遣僧訊問興居惟鑒炤弗備

又

客秋辱教言貧道昔出天童已逾月矣所諭令姪至今未面意歸東將日久近有來自錢唐始知亭駿未

稅鄉土情關旋丘葛誕牢騷之緒尋常在所不免乃居士固用佛治心者寧不知三界等郵傳人生如過客齊之偽楚之旅何所欣猷其間況行之與止非臧非樂要有默定之天焉故今貧道願居士始終以天自信總他方此界爲一旅邸以自泯懷則安往而不自得其得哉未能造訪潑懷寸私輒奏短章有冀寬廣耳

與慈谿昔邑侯

靄山佛法付屬王臣誠以苾蒭孱弱非憑託高顯則無以蔭庇其根荄況落穆寡合如貧道者處處強之

日當積毀之秋復與大檀無傾蓋之歡半面之識必
覆護之安全之多方而回互之夫以民物爲與包在
大檀固無所不用其樂只而施之方外則己奢矣非
受屬霧山而以宰官示見者曷能爾也極欲詣臺致
謝然既以晏子待君侯矣又不敢不以越石父自待
准終身行道期於冥酬厚德而已臨書感慨曷勝惓
然之至

復清海曾太史

夫子㠯匡徵服過宋至人之道之龍一蛇彼桓司馬
曷從得其便哉然託在知愛之下不能不作於然疑

耳承翰而後喜乃可知廣潤𥁕山帶海僅以瓦全非
之是輩也是知濁惡世中無適非苦所貴慧心人冷
眼看破然後和盤掇轉直向自己命根上力下一刀
則淨贏贏赤灑灑沒可把自然乾坤依舊日月重明
舍是無爲也不慧薄福應宜長遯世無能只合住潑
山法幢高豎重言不當㬅況卓錫西來平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潑甎知集潦艸乃不鄙夷儼然重以珠璣
弁首庶將賴倚以傳矣幸何如之望風懷想不勝依
依

又

一夏貧病交煎苦惱無量幸而富有風泉雲壑節巘
明湖差足樂饑耳吳興之轍雖未有期然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君乎君乎候不邁哉余較相如病尤激者
敬以來歲春煖爲約

復玉齊耿兵憲 諱應衡

鵞換丹經韻流千載何虞琅函梵筴博以泡沫生餘
況鐵畫銀鉤字字永和真蹟復壽梓以廣流通則熠
燿非禪蘐一處荷戴亦非不慧一人矣遠辱使星諄
諄返杖見命若論有懷晤言之思何啻櫂舟雪夜而
往乃歲云莫矣不慧遽儵然就道其若方來萬有餘

指將何依託邪敬訂春風乍扇重沐分榮也并後尊
稿詠而珍藏之矣裁復不莊統惟涵鑒餘希自玉以
迓天庥

又

建法幢于法運垂秋之季雖二嚴素望無虧者未免
波旬側目矧福慧既涼且薄如貧道復丁茲兵凶荐
至顧隱然半千緇侶得超遙容與于長峰怪石之下
苟非光明遠焰曷克臻此乃復顧慮殷殷不遠千里
遺牘當事諸君子屬以弘護惸嫠之文從而雨露之
何台臺之爲人徹抑周回顧盼且霧𡍎之細密如絲

也所媿貧道荒疎無聞無能補報萬一耳五屇斟役旣蒙留念終戴二天必矣承惠謹對使拜嘉弗宣

又

娑婆險惡非得忍菩薩未易站脚况行道設教其間家波旬之生憎嫉也然欲入虎穴取虎子寧惜橫身虎口所以山僧到此不敢存絲毫利害於衷直素乎其患難而行乃總憲公即以澤雉蓄之返得飲啄自如焉幸矣聞駕抵永與本圖便面但有數百衲子結冬在山朝夕無見糧不忍使其獨受饑寒特同與之共守寂寥耳艸率通候弗備

又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雖古聖不免特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則未易時常齧襲耳昨訪寓次澱憇齋施汪溢矣而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之風尤足生人曠遠然則般若有靈不于台臺茲益驗哉別後旋歸道峰駕至即菴殊失陪奉罪歉弁謙

與子寅韋明州

武林會晤正在霢雨方零之候別來幾何時颸颸秋風又將入戶矣歲月如梭人亦易老不審比來福履勝常靠案結絕否聞郎君翰林公已屆臨安則彼婦之口庶幾見覘曰消冤業一釋天宇迥高頫仰身心更有何累邪從此超三界越六凡塵點劫來結末梢頭事亦當料理清楚不可更復因循矣萬望留神伏熱珍重不盡

復文載祁南平 諱熊佳

尊嚴僊逝憂出非常山僧未能遣一介使用手左右者以居士見越常情亦以山僧迹居方外者也不意疎紬嬰難反辱教札見唁悚惕有加耳况復達識高論尤足發人澱省如曰末劫正臨古之至人如羑里㬥匡俱從逆行持世夫子之說洪範也第曰僅云逆順不嬰尤非澱知和尚者則山僧豈敢當哉相公曰以遠相見日以疏回首能仁有同隔世矣春末夏初乍寒乍暄唯珍育不盡

復皜菴費内史 諱景焼

比來江上風鶴騰疑貧道方停櫂吳門忽接華翰知愛念我者澱至馳仰之私何啻春茗方增也邪別幾西堂旣荷栽培則道峰片席與繼席之者貧道更無復返顧之憂矣所恨華髮一天霜而殘雲莫鳥志在依山歸對弗克長侍左右耳諸餘朧不勝旣金風瑟瑟惟珍攝弗備

又

屢辱慈念感不忝東方媿僑寓行間未遑訊問爲歉
而又先以華音示我何情之渡而渥也隻東邗上等
是雁落沙汀宿水餐雲之志終當償之金輪五老間
耳福無雙至既有蘭孫之慶合膺尤子之虞此堪忍
娑婆所以爲缺陷世界也抑人有言知事少皆煩惱
少令姪喜知事故應多受煩惱第不當憂及居士耳
雖然周處反轍卒爲晉代名儒安知今日之哭又非
將來之福哉別機質陋無文叨承曲庇厚矣譽多溢
美得無過情也乎梅綻新枝皆有暗香入座梯含春
意不禁青眼撩人明取餘中消息何間千里同堂吳
門之櫂萬乞停舟臨青無任戴仰之至

又

闊別故人三見庭梧葉落眷念之私非不中心如失
而奔丞淮齊山川爲間正莫詰與居之安否如何耳
清長老來辱手教始知有鼓盆之戚家復多難苟非
高明勘破空華幻影詎能堪忍如斯苦境惡緣也邪
山僧識疎材淺既無神龜藏六之用復多業緣鼓蕩
之風未必動而不遷亦曰物誠斯應不意居士曠識
亦竟以爲猶然棲棲也且道峰片席清長老既能勉
承堂構復賴藉弘護威靈使山門不致寂寥化儀或
將綿衍斯善矣文何必再三致逼垂老無似之人哉
江山悠渺恐增跋涉萬勿命駕庶不絕我苾蒭竹杖
尋洞中人于茗溪渡處也賤齒何足爲念謹拜嘉賜
秋風漸肅唯冀若時自愛不備

又

弃有還山退居瑤席之復者蓋爲辱承眷念之殷重
違長者故耳一則欲清長老再領院事俾山僧得超
遙容與時駕廣陵之鶴時揚雪水之舲相從香山九
老或聽雲嵓下或賞雪峰頭庶幾頤眞葆和以不夭
札其天秊而已今清長老既堅志不還則一任燈龍
騎佛殿出山門抑山僧何苦龍鍾僕僕甘爲兒孫作
馬牛哉故定計明春二月祇可一到上方少慰勞勞
闊別之思常住事宜不敢與知也先此布聞統惟恕
悉不宣

又

到山數日聞大維摩示疾毘邪屢欲遣問正恐反更
勞神然私不忝心也適諸郎姪及兩張先生至知竟
霍然殊爲慰慊日者山僧弃昭昜邗水萬有千金之
功業直飄然歸臥空山者豈有所眷戀其間特以爨

劫與居士有淺緣而一往弘護之誼不忍違負耳山
僧且不忍負居士顧于先師半生締搆之叢林忍見
墓木未拱日就傾圮今往者拂袖已行來者皆掉頭
不顧使山僧溘同朝露則亦已矣尚狗馬未塡溝壑
將宜何如爲心者夫此安彼危此飽彼饑此簡閒彼
憂勞寧獨灼如高鑒卽至愚之夫亦知此行必凶多
吉少然山僧所以爲此極難者正如石齋今座師本
一帖括書生當君國危亾之際必躬就戎行卒𨻶死
而如飴誠以國宜忘家君宜忘身臣子之分當如此
耳將遂渡江而南不知奉教更復何日臨書愴懷曷

勝淒淸

復靜香周觀察 諱荃

炎荒擾亂北地災仍唯青齊四境之中賴德星高焰
屢見豐年穰穰夜戶不扃矣復軫念蒼生之盲無慧
目也必欲偕大法金鎞而開鑿之非內聖外王之道
備乃厥躬何以臻此第媿山僧利衆乏珍無以副台
臺之請求耳夫感應道交理無固必旣承呼名敢不
奔趨所以遲遲吾行者屬此間有未了之案然亦隨
宜註銷行將曳杖就途矣相見匪遐率爾報命統惟
慈原弗宣

又

勉承台命竭蹶赴青不謂遽逢居士之大故弗克安
止檀陰之下相與光揚此事則我法可知矣道中獲
一傾蓋無以爲情復不能少致生芻之獻然居士方
以道義廣交遊知不以世俗相期焉山僧安敢希蹤
古人特以年運旣往謬爲諸方推許庶竭駑鈍少挽
末季頹風是所報于萬一耳抑聞至人不以存沒間
念不以生死縈懷惟望凝神自愛葆我天眞儻後緣
成熟再託弘護之中爾昔唱拍相酬豈不寂莫中一
段快事也臨楮曷勝神企之至

復開來蔣萊州 諱代尙

猥承賦贈及法殿之顏高挂雲堂頓覺華而彌空龍
蛇飛壁正使藏之百葉且有考往蹟而興弔古之思
者況此日之瑤章璀璨乎哉竊惟門下孝以作忠慈
以使衆其于家國之間擧人道之所宜然者可謂罄
無能事矣至若山僧之株守林泉罔裨宗敎亶一衰
朽陳人已耳顧何煩高明齒頰而揄揚累幅也邪初
夏賦歸來暫寓邗上小菴佇聽萊績告成行將潛蔽
江南奉塵或當有自乎春光溢目想興居凡百如宜
謹此偕候餘希珍玉弗備

復松交顧比部 諱子咸

向者承乏越州大能仁寺幸依檀蔭因得算安厥居于萬有好惡之中嗣後弘法台垣竟以無妄罹災復藉讜言賴昭雪則又非僅託庇甘棠且將肉白骨起死者而生之矣乃數季之間萍蹤湖海浪迹淮齊遂不克以一函訊問興居臯也如何蒙慈宥弗弃夷夏以報國禪院相推挽國未云報報我知己此其旹矣其奈衰殘無似固利衆乏珍而邗江吳會抑多未了之局坐此分身不迭可若何或因便得一造龍門話往昔爲厚幸至于金閶把斷化導一方則智短神疲恐雖方命亦有所不暇憎也死罪死罪不盡不盡

復爾壽汪進士

仰惟逸韻孤標聞諸儆檀貴嶠菴者飫矣昨過鴛湖得晤光儀如坐春風愛日中不啻錫我百朋之惠矧茲德音不已哉承諭欲山僧由垂方便得唱還鄉曲者不妨居士即今磊磊落落作一破家散宅漢則自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又豈有鄉邑之可還也邪不見古德道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是在居士留神而已旅菴月子在山僧門下未逮賜由之輩而盛德作人遂蒙獎藉乃爾然苟能堅自樹立其太

旹流也遠矣秋暑至潑委近履殊爲慶慰李道臺弘護無斁潑荷鼎力吹歔并謝弗備

復明州衆護法宰官

先和尚典主斯席近十載餘荷大檀呵護之靈故得梵海無波道山高出今者天不惠弔哲人云逝閔予小子方潑梁木之悲未諳父薪之重乃門下不泯先德儼然念其固陋重之以堂搆是仍之命撫躬循省百慮攢塡方欲山藏海竄曲匿高潑而山中同門昆季過奉明詔霜督愈嚴今則山僧自知業緣無避抑以白楊蕭蕭先靈在望築室反場伊何人哉故敢勉承台命俟三季心喪之後度其可行則行之不可則與大檀共戴有德以不昧先和尚屬累羣公之誼斯已矣所冀大檀弘護無斁保茲清衆俾不孝得安山鳥飲啄之嘗則食德寧有艾哉奉教有自弗復不虔統惟垂炤弗宣

復常熟衆護法宰官

承翰以勝法見召固當從喚自惟駑馬伏櫪不堪有所驅策矧廣潤殘局未終當破壞之餘一旦太其司守非但刹竿倒地將恐佛面生苔矣妨命之愆統惟慈炤臨書無任主臣之至

復檇李諸護法宰官

鴛湖浩渺秀水泚清所以蔚爲文邦佛國者雖地靈乎亦由諸大君子動之以光風臨之以霽月遂如是其泱泱大風哉嘗謂諸安養人之所樂生也復有觀音勢至垂手提攜焉不即往惑矣更掉頭不顧豈夫也哉然則貧道辱諸大君子棲眞之命又何異是但日者謙事道峰期于投老匡廬金輪五老實聞斯言無幾而遂食之此固諸大君子之所不取也所冀玉成乎其大者庶不敏之是釋抑或相共諸大君子對臨乎空生嵒畔焉其不遯耳矣謹復弗宣

復李灌谿姚文初吳上齋隙皇士諸護法宰官

恭惟衆檀德合民望文爲士宗正氣彌天旣潔身以持世〻風市地尤起儒而鑄頑百州出麗蘊之家章明祖意天女入維摩之室妙發辯才洽喜逍遙豈等蘇黃以有間玄機旁礴將追楊李而上之某佛蔭叨承宗圖濫廁人非廣慧難酬龐尉之禪智遜金山敢下端明之帶辱諭般若廢寺欲侍者葦燈效恢復之勞且以中興文字委之山僧班門弄斧某固不敢即葦燈宗子學齒未長德能俱淺夫以白雲之洞徹見元發用太早尚來咎人非福之譏矧其下乎某聞君

子愛人以德果諸檀愛其慧辨英敏可臻斯道當勸其竿頭進步再見文殊不應使彼坐向彌勒閣中生滅度想也抑道邊廢剎殊費經畫吳下叢林又近多奔競之風以血氣未定之人染其惡習名利薰心必致枉道辱身敗傷風教得不求益無幾而害實弘多哉尚冀諸檀榮發而謙遣之則戴德之思當有倍于銜結者矣臨書無任主臣

與祈遠唐孝廉 諱元竑

欽風慕德之久僅于天童一睹光華自此如武陵春色杳不重逢矣辛巳隱匡南遠承敎札及黃檗老人碣上之詞拜跪展讀朗詠嵒壽則猿啼危木鶴唳青霄會某適刪潤從兄伯子狀于岸鶺鴒原上之思遂合作風雨雞鳴之感但幽棲旣荒遠而懶癖復中心膞不覺因循廢閣于今頃拮据天童先師銘事重嵒之感欻復見壽方冀匈言左右不謂惠貺下頒謹此特遣侍僧丕謙兼展夙懷伏望矜哀愚誠一字之褒非但先兄榮于華衮庶俾遠方殊俗聞風之下廉立而敦則凡自今以往之人心旣死而之生者皆門下之賜也若謂誓言始出方三合而五申之不應自某淩撤籓籬則此乃風世之言何與諸方之事敬以爲

請㝵涉葛藤不敢縷縷

復尋安王孝廉

緬懷玄致瞰想殊深忽教札遠頒箋章寵被兼䋎錄重辱題辭顧盼之間何止風清四座直令品鑿尤生矣先德有言功名美器造物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矧內無實德而浪得虛名者邪褒嘉過遠與夫巨刹濫膺皆所謂負乘致寇者然藉是得以朝夕祇承大教非不願幸但廣潤住僅一周寒暑無尺寸之勞足以報效山林泉石正難撩起傻行而恬作負心漢耳儻邀居士之霧主者或聽以客情相處則奉

塵當在霜老華黃之候否則不敢與聞大命矣謹布腹心統惟裁察

又

明夷象難在昝聖賢莫可殫紀至若山僧又不足言矣東甌之質自是業種五百生寿豈當事者有成心于我輩哉即有成心愈徵夙負難逃此我輩學佛之徒明見三世果因而不從違世儒諉天與命之說也如此則尚恐此番償酬不足致有餘殃可畏又焉肯打向別處流轉乎辱念殷殷至形諷詠是將不朽山僧也抑山僧何幸小出而大遇哉

又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來翰非不籌之至當山僧亦非不委悉深情但既承當箇事闡化一方不能洞察幾微綢繆未雨矣從于舵折檣傾之後方識收綸罷釣未免貽譏有識抑山僧佛氏之徒而學夫佛者也夫佛必以深悲大願為心悲願之重身命是輕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又曰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而非菩薩舍身命處審若如是是則欠債還錢況己不中矧爭潛見校夷險而為趨避之地哉故識者謂山僧宜捐道峰而不知山僧早已捐夫身命矣葢

不如是是謂離悲弃願而佛必曰某非吾徒也然則在彼不妨已履不收在我難持退而不進庶幾將此身心用報佛恩酬知己耳唯高明其鑒諸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一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二

住明州天童寺臣盧黃巖沙門道忞著

尺牘

與同菴蔣孝廉

數載阻胡隔越久乖魚鴈頃接玉如弟書始知借竇眷歸自江上闔門俱慶福履如宜忻慰忻慰念自帝京版蕩來秕縣之覆亾者十而九抑不似揚之埽土盡也民至埽土盡豈非樂潑而哀甚者邪于最甚之中無豐德厚福而獲安全焉有是理哉則謂非天之眷居士不可獨公車頓于癸未之役猶恨甘泉淑靄之氣未發越居士耳然貧道邇來親睹宰明屬以癸未起家者數矣非其名捐則其身敗者有之甚而身名俱敗者亦有之則又安知非天之與居士後而實與居士先邪所冀懋昭明德以終迓天之庥己耳天步尚艱惟冀順昔珍愛

又

淮揚稱天下金穴素封之家奚啻千門萬戶如居士之澹薄明志有何偒藏乃家貧而亦遭劫邪盜而無良至是其綠林之最下者乎雖然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然則今之所謂民賊古將無名而命之

矣應知世愈趨而愈下則人亦安往而不下哉經云佛心所緣緣苦衆生彼劫掠贓人之辠當如七遮議條辠大苦潑則亦何由解脫唯是既因地倒還從地起所望居士以地天爲量慈氏爲師生大哀愍發潑悲願翻彼劫奪之想與我喜捨之心願令此輩過茲以往處處富有貲財身身得大自在精嚴不與取戒盡形盡壽而堅持潔清尤巢許受用等諸天斯乃至聖大人成己成物之懷也想高明志有同然或不以爲笑其以我言爲服乎

與安丘三如源思馬二孝廉 長諱長春次諱澄

昨過貴邑猥承加意接待或居士引誘多人爲善則可在山僧覺難消受耳別來掌福庇一路康安奈爲泰雨徹公苦留五蓮度夏然淮甸之催符旋至秋初當卽策杖南邁矣雖彼此出作入息共一夙與夜寐而齊楚異方未知會晤更復何昔所冀精勤在道期于覺岸同登斯善焉辱命撰準提菴記意思生澀勉爲搦管殊媿不文謹書上取裁度餘弗備及

與搴玉孫陽江 諱自修

春回大地山尖明媚而白駒忽來天外偶語小立坐對品茆雖半日千載也門下自是血性漢不作廉纖

態度然既欲留心此事當向千聖萬靈分疎不下錐
劄不入處透頂透底始得所以古有懸崖撒手絕後
再穌之喻夫云撒手絕後則放舍身命如大死人雖
有耳目實無聞見而來偈云舊云明云三生皆違無
生之旨不揣愚蒙并前長謌一倒奉和幸惟炤諒無
嫌續貂

又

前夏聞出山後北騎已渡江閩浙潰師沿途劫掠潑
為相遭憂幸京邑不大蹂躪想闔門清吉適來起居
佳勝有生歸竟不面別殊失申候中間謏事顛末必

為居士言之詳矣尋念俊骨天生澂詮似滌肯捹遐
官不如選佛則丹霞老子直拜下風豈特跨抝鄰上
哉貧道固望之久而般若六喻可謂屢見經年有識
復不當自裁邪退休山寺頗愜幽情乃為呑聲者累
雖耕而反餒抑未免告困高門耳故某禪特為衆伻
石頭謹此訊問多福尚冀有以導引之

與介子黃居士

不肖忝于門下雖未識荊然耳熟大名三十年益胸
中有江上二黃之日久矣況彼此得預天童籌室業
為法社連支則又何啻君子千里同風已哉乃者不

幸夫器哲人先和尚奄就後世閔予小子儼然憂戚
之中自惴惴先人行業放失無以昭布來茲適吾憧
兄遂檄山中徵不肖所述年譜且雅稱門下高誼肯
以筆鐵頭點出先和尚末後光明雖則門下于先師
有無縫墖樣不欲益覆將來然俾不肖輩榮施多矣
敬當匍匐江上頫泣涕與以請于下執事然有憧兄
懇告在前則不肖輩惟據歲譜依實供通而已忝辱
同仁知必有以炤諒也

又

開先明法師忝受業先子也當其無恙昔道法廣被

荊揚益與一雨潤蘊璞愚中分震旦焉乃沒且一十
三載未有碣上之詞頃拮据先和尚銘事不覺自感
中來泚達于面頫仰先子所交天下名公卿皆相繼
化去無存間存矣而言之不文言文矣而擇法眼無
與焉求其海內兼而有之足以行遠惟法兄一人先
子固未奉塵乎或哀弟之誠為一開生面庶幾後世
學佛之輩尚有聞風而踔厲者敬以為請

又

違範幾何昔滄桑之變不意屢見頻年聞洛邑頑民
獨推江上則其蹂躪也將必甚如是為吾道兄憂不

汰心者纍月然周身之防無論綽能包孔而昌文旣沒天豈忍當吾世而中斬乎迨新秋訪眞耗而後喜乃可知弟亦以忝主天童有媿陰翊之言因識事今己退耕慈之霧峰精舍矣先季爲受業先子圖不朽冀一言以傳幸蒙賜俞乃久不禱下豈先子地卑邪或弟駑不足進邪抑略而忽之邪今因申候輒復奏請者庶幾必不吝慈焉臨楮不勝神與之至

復爾寧楊居士

兀菴來具道門下高才俊骨令人不禁神往左右及披翰簡乃知汜分江上益知淵源之有自也黃溦江

貞忠勁節根於至性故其託之豪素見爲詞章者非獨嚴冠屐秩君父之彝倫固已罾羅今古學貫天人矣山僧偶獲此豪於畸人之手淚藏祕笥日惟壁梭化變有所遜逸是懼何幸儼然賜教重以壽梓之舉此益天不欲泯其芳躅而暴揚於門下耳敬授兀菴齋上弁首即請如椽發攄文而行遠不倍屣於質壄固陋之言乎翹想光儀艸勒弗備

與荊二哥

汰夏聞尊翁大故不勝爲居士悽其以居士方謹周身之防又不敢爲尊翁即位而哭蘊結之懷徒付之浩歎而已居士主退尊翁主進畢竟進者不如退者之高然當爐不避火使尊翁得如居士固九動而十全抑天下後世其謂尊翁何無論馬革裹屍自合英雄本色與其公案很須于今曷若大事了辦于晉則尊翁之進又未見其少遜于居士之退也故鄉丹陽已安堵矣聞復棲遲檇李何邪因風候問尚冀以旹自愛

復爾保程居士

鏡水秦山淨如淩華新焰不謂別來無旹翻成鋒鏑危亾之地保障生民恨無睚卅亙屐有大神變其如汰幢徙建何客秋以賤恙欲就醫江外所謂出隊云者亦因行掉嘗之說耳乃居士責以厲滯磨昏未入作士急救宗門縣絲爲務顧山僧非其人者然明諭則皆忠言讜議也若云暑往寒自來冬藏春自發穉迦老子何日不放光動地谿雲泉石無旹不說法如雷如旁友所昌言正是昔人寀曰何居士亦雷同近日遽印可作佛門宗子哉呵呵若在廣潤門下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請即以是意訊之旁友何如

復仲英楊居七

遠辱魚箋褒嘉過甚益居士徒向山僧虛名耳使見山僧實面將恐醜拙難看未有不廢然而返者也如來教所述種種亦卽是未見得楊純粹如果覿面一見則生死一著不可得變難艱苦不可得以至夙稟愚鈍汨沒塵緣底悉皆不可得矣不見龐居士于一口吸盡西江水語下豁然大悟便道有男不須婚有女不須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豈不是親見目弃無可得便有可得又安能湘水沈金而以攏籬自賣哉雖然千里馳香法音求示豈可徒然山僧記得古德問僧向甚麽處來曰西山住菴來古德云我向東山頭喚你你便來得麽曰不然古德曰你住菴未得在請居士向者裏通箇信與山僧然後山僧開示居士未遲也

復次牧馮居士

伏讀來教自笑饒舌無端然再四惟忖不得不更饒舌一上也先子輿有言君子所爲衆人不識諸方如是則可門下亞聖大賢心眼迥殊豈亦惑夫悠悠之說邪夫棠舉止非敢曰君子但以法門爲公正不敢認作一家一己事所以今夏有唯一山幢高原立僧之舉輒以己衣分授先師者衣之俾說法舉揚貴夫

宗風不墜耳昝竝喜謫梅暘昔有傳瞎堂遠公偈頌提唱以往者竝喜駭曰老師莫季有子如是邪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圓悟所付己衣然則在古明眼尊宿有行之者矣而棠亦只如蟲禦木不意後先一揆合他古聖若符節然良以此心苟公未有不合者乃諸方反見非謫甚至比例父亾兄爲代父生子於乎噫嘻何從得此傷倫滅理之譚則又不止令人胡盧絶倒矣夫代父生子所謂昝無而今有者也若夫三人者皆十季二十季親炙先師又先師屢言之棠者故今夏之舉諸方當儕其提唱之是與不是不必論棠授衣之當與不當也何也苟其提唱無據雖坐脫立亾九峰擠背不肯奈何果若合乎先師意旨則眞父所生子矣安可以父沒一旦未與卜其家室而遂弃其孤哉世有畏心之兄焉如此而諸方亦肯之乎否邪以此固知古人重道不重衣重道故心公心公故眼明眼明故不與其子彌先輩而與其居恆未一睹面之同門者是也今人重衣不重道不重道所以識暗識暗故心私心私故惟貴遞相傳受之子徒雖有同門超卓如遠公者槩不齒錄也然棠聞之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彼衣者政也虛器也行

解者人也眞道也故行解相應卽門下所謂苕帚柄亦可當柱杖如其不然諸方縱曰親相付授不亦臨濟送直裰寶八脫布衫之多事中更多事哉請以質之門下更請以質之諸方何如

與開陽李居士

予瞻作圓澤傳具載三生石詩今一讀之猶然酸鼻乃者公燕之會與居士別蓋二十餘年矣僅一餉而分岐身耶身後耶苾苾大有因緣蓋有不可問者雖然君子千里同風安用碙碙拙毗邪與占波鬪額而春寒秋熱鼻孔自昔昔相拄況三生亦世諦有耳于第一義諦則無何也世諦以有念爲念故一念涌于波至人以無念爲念故一念包三世三世旣爾十虛類然十虛旣然則可謂壁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故吾與居士亦遊于至人之天而已當年嘗示戒殺文祇當寶鼎一臠遍來筆陣想追屈宋而上之然文亦道之華也黃檗老人唱道于光黃之日久矣予與氏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孰與生同井里有如居士者然則茹其英而吐其華又安可遜彼私淑而曰無有乎爾哉臨風悄舊可勝縈懷

復天中沈居士

敬披來敎用心至切入處甚深說理極透子細簡點將來不出仰山道底咎雪峰目臨濟爲白拈賊雪竇則道夫善竊者鬼神莫測臨濟旣爲雪峰知道未稱好手況山僧痠痠羸羸且恁過時卻遭居士無端扭捏一上令人太是不甘雖然山僧內中更有竅緊一則因甚居士偏拈不著邪

與虞尊高居士

尊翁丁年宦楚皓首方歸生入玉門之慶文不當與足下斑衣載舞之歡合作傳奇一部邪流聞道路正復淒淸不淺況叨知愛者因足下之讀竊傷尊翁爲國忘家數十年廉如孫叔敖而功不獲食守如田卽墨而烈無從歆思作天問乃星辰則已易位矣兩曜且復東行矣彼蒼告余以無如何可奈何於尊翁未識荊不敢通箋奏惟左右道達之託瀉訊問不盡依懷

復長卿姚居士

貧道以非船耿德儼然錫卓霧山得不觸忌波旬乃累大檀弘護卒俾傾而復峙隍而復平然揣魔軍嫉妒尙未銷歇幾欲摶風高翥非敢逍遙物外庶免蹭

纖之憂而無如金湯德厚未忍恝然孤負也慙媿教言褒嘉過甚不覺回惶稽手裁畣統惟慈炤諒縣父母一片護持苦心聞尚僦居城中謹奏箋致謝幸轉達之餘俟面傾弗備

復奕遠祁居士

往歲在雲門側聞倜儻不羈之風飫矣方罷免未承爲恨至若令先君以翩翩佳公子當佛滅又後五百歲非內交于緇侶非要譽于鄉黨朋友乃不吝割捐巨貲頓復千秋已廢之名藍誰在見聞之下不生隨喜之心況儼然重以典席之命屬厥眇躬然則甬句捐糜以圖效焉未𤼵知遇也抑何敢優游怠忽致方明詔所媿摧殘樗朽利生之珍而廣潤復有未了之緣儻大檀宥其顓愚而寬假之不以官守是責俾聞身得轉徙于縠江鏡水之濱庶奉教有辰矣如不弛其鞭箠則廣潤傾頹亦檀護之憂也恭候後命謹還趙璧鄉老先生書亦祈道達愚意

復萬弢宗居士

伏讀來教知一往嗜道之懷不以人廢言耳若謂寰區衲子學識盡羅胷中非惟山僧不敢承當抑不試故藝尼丘益賤之久矣剡山僧忝爲臨濟兒孫哉重辱勝法見招海鳥畏享大牢雖其天性固宜而廣潤屬有未了之緣正難拈一放一以卒妨大命奈何遊退無私更推有德惟高裁其折衷之弗備

復彥遠胡居士

每聞河渚之間有偃蹇風塵若楚士悲曾儒泣其人者其向詣則未知何如也旣而稍悉其行藏于子山與然之口益向往久之不自謂今春西子湖頭遂獲劇譚傾倒邪但恨一見不再見惆悵實深耳荷惠手教無便鴻抑譽太不虞莫知云答非怠也貴蘊老熱腸冷眼眞可謂素心人其于道峰外護亦已畢殫其力矣韓子遽錢允武潘天行呂半隱數君子忝枉顧亦可人餘則教顏尚未奉祇挹清光耳謹復弗備

復鄭嗣李居士

江橋分手寒暑條更貧道固東西南北之人也兼之業風飄蕩頃復自能仁而之吳興之道場山矣道阻且長鴻魚益寄未審比來佳況何如忝屬梵君傳後之書人事紛拏久虛報命今夏屬山中靜閒無爲方始就稾因觀生感未免有過激之詞然東坡夢作祭春牛文或以爲太殺傷時或以爲喚醒無妨隨色摩尼亦就他人看今不揣鄙嗣高明更復以爲何如也

侍者乞明州特遣馳上兵凶繼見風雨不常萬惟珍
攝弗備

又

周生脫白辱翰先容美厥成人孰大于是然空山惟
寂歷六戶絕喧囂而以殿艸未芟櫓厰先著固非說
紛慕華者之所服又豈持梁躍駿者之能嘗乎但旣
承嘉命汝無拒人鼯翔羽泳聽其自化而已謹復

復幃燈凌居士

貧道謬託人師德實涼儉所以循山傍澗散髮采薇
之志益自滄更桑變以來已矣敗靡他矣不謂業風

鼓蕩爰自甬徂台自台徂越木偶翻爲士偶所笑竟
莫知稅駕之鄉邪今春之仲又以吳興諸大君子挽
兹道嶠對篙風王盞切顛殞之虞所快門無俗駕座
有鴻儒以爲此生遭逢幸雖以居士之美如英美如
玉未卽奉塵而譚而令先君之精忠峻節早知大德
者之必有後何意假令娣之善緣辱德音之下逮淸
風披拂如挹光儀第媿闇昔富貴見後貧窮不副來
敎之注存耳所諭一如命安排謹復不盡

與荆谿諸護法書

山僧季登望七百念俱灰并冬有金粟之赴者以先

業爲僥梟剝啄萬不得已强起一撥而反諸正耳迺
太秋復棠大檀再過武原苦以龍池見挽無論峻阪
鹽車力非罷駑所堪抑天道好虛地道流謙今寰海
名山東南望刹不幸諸子往往有尸而祝之者矣山
僧又于祖父三席總一肩承紹縱瑤田叶夢一瑞皆
緣其若祀天地盈滿之戒招人神嫉妒之愆何然終
諸大檀上荆谿者以萬兒諸子方在鬩牆不得不暫
過而調劑之及造龍池復如命議安兩序者以此間
羣情欲散金粟又嗷嗷待餔山僧不能曠日持久以
候立住持故耳今此來雖爲海印道場亦爲繼席之

人伏望大檀早推賢者德愛山僧則成我之恩等於
生我之厚將殞身而效命尚銜結以何辭否則惟有
棹臂長往而已恐大衆一鞠星散禹門依舊鼂藏先
此披瀝丹衷統惟高明炤察是禱

復獻吉沈居士

貧道徒有空名而無適用方負非違而聞之媿不謂
樂道敦仁如居士固亦謬聽人言而尤揩意于區區
者乎并擬就梓構李益有成說旣而潑思征帆未北
馬首欲東戀堀之蚖何以解嘲于當世也邪卽日過
婁東統承慈炤則已有爲孺子而下榻者矣潑銘雅

愛敬譈嘉招弗備

復香城姚居士

汯城賴有牆塹自先棲眞開社鴛湖早已神交左右矣不意金地之招遙及無佀江陵點首致自沈唫第才脫夏天衫又穿冬月襖得無令人不堪惆悵只堪憐者邪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想在高明必能原之諒之蘆譈弗敘弗備

復尊素王居士

浪迹湖江閱人如海非無淵才博雅之士至若門下之胸藏山澤氣薄雲天則寥寥罕見矣祇抱清光恨

以爲晚乃塞鴻越燕各有天涯遂不能長茲白社其闡大猷愾歎如何山僧衰頹易老豈堪北地風霜靑淄之轍旋即言歸所望了諸未了亦駕出天都三十四橋風月尙有待于玄賞之人也

復黙全張居士

客冬承以僊尨見惠藥我孔多自審衰暮之季似難少此殃安得移家東海長就倉公之市邪春杪將赴靑州太平江且三千里矣廣川飲片愈難索求度惟頤神嗇思節飲旹餐或能保有殘息再與居士軒詹一笑乎希勤道業長此永懷

復明卿劉居士

途間忽爾沾恙匆匆別來心日搖搖如縣旌不置也本空至知即康安殊可欣慰山僧道德輕微無能闡化大東小東徒費居士心力周旋貽累實深北兵暫駐淮揚今已渡江多日而廣陵專使復日催上道北海之轍覺似難回馬首或憑仗道力以提挈新長老者福庇山門則受賜多矣流光似箭人亦幾何惟勤證無生庶相見有期耳幸加意弗備

復天石施居士

承乏天童四載滄桑遞變饑饉薦臻而食堂萬指人

無菜色之憂念賢喬梓弘護樂施之高誼蓋未嘗一日忘心也乃者浮兄急流譈事復慮蕺席虛曠特于寰海宗工之內遴選山僧卒惠教臨之雖門下爲千秋汯社計長久而山僧掌茲寵名不亦榮施多與旣辱知遇之隆遙思先業之大抑焉敢徘徊顧惜其間但無奈老眼昏華龍鍾已甚且業與昭易衆檀期修華嚴大懺往有成約或仗庇威光了茲勝緣而殘喘猶存得以祇奉塵譚其在來歲朱明之候乎趨命期期統希恕悉

復包兄元孺林居士

自甲午春因含芳弟郵致魚箋于伯兄不通音問又復五見青黃矣喜客歲雪標來得讀手示知伯兄鮮健合十加額者再至若生世亂離家園破壞此堪忍界之所以爲苦娑婆也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今土之不淨如此豈天殃人禍之爲與皆由我輩往昔縱貪瞋癡恣無明燄不自淨其心之過耳居今之世苟能改往修來自可轉禍爲福業旋消故殃不造新將見天宮佛國不難隨願受生亦安往而不得其樂郊哉雖然世界等空華諸佛同幻夢自弟觀之佛國天宮且如海上蜃樓假有非實而況其凡乎古之至

人在樂不荒處憂不困明斯道也願伯兄與諸眷屬亦以此道牧心自忘薺之甘荼之苦矣弟慚道德荒蕪陋爲業風鼓吹岔自吳興之淮而之青齊今復由淮之道嶧且夏再住天童敵北遷南迄無寧歲未卜何年一筆勾下尚得以衰暮之餘從兄于盤湖之沚掬水瀹茗一暢其生平哉尚冀聿修明德以迓後祉焉

復族弟含芳居士

聞過南徐卽洩下不止葢此身虛妄積劫以來衆苦蘊崇所患非一日矣然知苦斷集慕滅修眞從上佛祖鮮不因之而了辦己躬大事者是故經言病乃衆生良藥豈不信哉如今不用苓芡白朮理氣壯元但自內觀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何所生如此鞭辟如此起疑如此考究忽然洞徹根元則千生萬劫所有苦本莫不霍然病已馬首趣東弗及遣候旅次客途尚冀善爲調攝不宣

復妹八姑晁道人

去春雪標來讀八姑手信知令伯母與你殷勤事佛專精向道之心此心卽是道心亦卽成佛作祖之正因也若云福緣淺薄思先母而不見反欲聞山僧法信又不知要在何日者此則著乎世俗情見情見若著斯塵緣之所以徵逐佛道之所以背馳世界之所以哷嚛衆生之所以往復也今承專懇無別開示只要你與令伯母當下斷絕諸凡情見情見若盡方知春寒秋熱老僧之法信不次傳來夜寐夙興先母之眞儀不謀覿面矣知此寧惟通晝夜而知且無今古之間然既無今古之間然豈有東西之睽隔東西不隔無去無來又何生而何死哉你與令伯母其尙勉之

布水臺集卷第三十二終